
儒藏



精華編二六七册

集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二六七/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1

ISBN 978-7-301-11985-3

Ⅰ. ①儒…　Ⅱ. ①北…　Ⅲ. ①儒家　Ⅳ. 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03333 號

書　　　名:儒藏(精華編二六七)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 任 編 輯:魏奕元
標 準 書 號:ISBN 978-7-301-11985-3/B・0671
出 版 發 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電 子 郵 箱: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4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54.5 印張　510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500.00 元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六七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趙伯雄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精品購物指南》報社常務副總編　《優品》雜誌主編　王明亮先生　貳拾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审稿人　李劍雄

本册責任編委　甘祥满

《儒藏》精華編第二六七册

集部

乾初先生遺集

〔清〕陳確 撰

朱茂漢 校點

目録

乾初先生文集卷四……一一四

乾初先生文集卷五……一三〇

乾初先生文集卷六……一五二

乾初先生文集卷七……一六八

乾初先生文集卷八

乾初先生文集卷十二……二四四

乾初先生文集卷十三……二七七

乾初先生文集卷十四……三〇一

乾初先生文集卷十五……三三〇

乾初先生別集卷十……四八八

乾初先生別集卷十一……四九七

乾初先生別集卷十二……五〇四

乾初先生別集卷十三……五一九

乾初先生詩集卷二……六一四

補遺……六六三

乾初先生詩集卷四……六六六

七言古詩……六六六

乾初先生詩集卷五……六八五

乾初先生詩集卷六……七〇一

乾初先生詩集卷七……七一八

乾初先生詩集卷八……七四四

七言律詩……七四四

乾初先生詩集卷九……七六七

乾初先生詩集卷十……七九〇

乾初先生詩集卷十一……七九二

乾初先生詩集卷十二……七九五

校點説明

《乾初先生遺集》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陳確的詩文集。陳確,初名道永,字道玄,後改名確,浙江海寧人。生於明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卒於清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確年少時,穎悟絶倫,過目成誦,爲邑諸生,聲名藉盛,傾動一時。不惑之年,始受業於理學大家劉宗周,與黃宗羲同爲劉門高足。

陳確終身布衣,以躬耕隴畝和教授生徒爲業,生活頗艱辛。這種經歷和生活環境,使他有較多機會接觸下層百姓,體察他們的苦難和不幸。他在不少的詩文中對他們表示了真誠的關切和同情。

在學術上,陳確是一位充滿創新精神的勇士。「其學無所依傍,無所瞻顧,凡不合於心者,雖先儒已有陳説,亦不肯隨聲附和,遂多驚世駭俗之論。」(《墓誌銘》)陳確一生旗幟鮮明地反對宋明理學,進行不懈的鬥爭,表現出極大的學術勇氣。

陳確認爲被宋儒奉爲經典、視爲儒學入門的《大學》並非聖賢之書,謂「《大學》,其言似聖而其旨實竄於禪,其詞游而無根,其趨罔而終困,支離虛誕」(《大學辨》)。他批判《大學》所宣揚的「知止於至善」的觀點和朱熹詮釋《大學》所宣揚的「一旦豁然貫通」的説教,認爲學習是一個永遠沒有窮盡的過程,所謂「豁然貫通」,「是誘天下而禪也,亦不仁之甚者矣」。

陳確是一位性善論者,他認爲「人性無不善」,但這種善性主要取決於後天的「慎習」。他説:性「只廩廩慎習,孳孳爲善而已」(《知性》)。同時,他認爲「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氣情才辨》),三者密

不可分，反對宋儒强分「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的做法。

陳確反對程朱「知先行後」的觀點，同意王陽明的觀點，認爲將知行分爲兩截失卻了「知行本體」，强調知與行的緊密聯繫，深信「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古理，批判《大學》强分知行、重知輕行的荒謬。

陳確還否認宋儒「天理」與「人欲」對立的説教，認爲：「人心本無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可言矣。」他指斥周敦頤的「無欲之教」是「不禪而禪」，是爲異端立幟（《氣情才辨》）。

陳確死後，他的孫子陳克鬯把他的著作手録一通，編爲文集八册，詩集二册，寶藏於家，不輕易示人，但不幸還是丢失了三册。陳確的族玄孫陳敬璋費盡周折，搜集到了這十册詩文集，又從陳確六世孫陳錦處得到另外幾册陳確著作的原稿，「凡積六七寒暑」，於清嘉慶三年（一七九八）編成《陳乾初先生遺集》四十九卷，分文集十八卷、别集十九卷、詩集十二卷。

此書現存版本有如下四種：

一、嘉慶三年稿本，藏上海圖書館。此當爲陳敬璋編定時的初本。此本原爲四十九卷，然上海圖書館著録稱别集缺前四卷，只存五至十九卷。

二、餐霞軒鈔本，藏上海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收録此本。此本總目録亦著録爲四十九卷，與嘉慶三年本一致。

三、一九七九年，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陳確集》稱曾從上海圖書館鈔得一份鈔本，並擬名「上海本」。據其《點校説明》中所言，此上海本不知録自誰手，舊藏海寧吴昂駒家，後又由杭州王氏九峰收藏。《點校説明》隻字未提「餐霞軒」，而且該《陳確集》别集部分的内容和編次也與餐霞軒本不同，説明此「上海本」與上海圖書館所藏「餐霞軒」本非一種。此「上海本」内容完足，但查現在上海圖書

館古籍部，未見著録，無從獲知底本情況。

四、惜道味齋鈔本，藏南京圖書館。此本與餐霞軒本及中華書局所稱「上海本」内容大體一致，只是編排上文集、詩集和别集的次序不同，且此本無陳敬璋注文。

此次整理，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餐霞軒本爲底本，以南京圖書館藏惜道味齋鈔本（以下簡稱「惜本」）爲校本。《續修四庫全書》所影印的餐霞軒鈔本缺失别集部分前四卷（依次爲《辰夏雜言》、《俗誤辨》、《叢桂堂家約》、《補新婦譜》），而國家國書館所藏餐霞軒鈔本《乾初先生遺集》正是此所缺四卷，故據以補入底本，並依底本原總目録置於别集之首。

需要補充説明的是：

一、底本既有作者自注，又有編者陳敬璋的注。陳敬璋整理時，爲了區别這兩種注語，對陳確的注加上了「元注」或「本注」字樣（也有漏加的），之後「元注」和「本注」上又加了删除符號。此次校點，不管有無删除符號，一律保留。陳敬璋的注語，有的標有「璋案」或「敬璋案」字樣，有的没有，均維持原貌。

二、底本中陳敬璋的注語、東隅子的評語、標題下的干支以及首卷中的部分標題加有删除符號，此次整理，亦均保留。

三、底本是手鈔本，文字書寫多有不規範之處，異體字、俗體字甚多，校點時盡力做到一篇之中用字一致。

四、底本於文集、别集、詩集前分别撰有目録。今另編一總目録置於書首，各集前的目録删去。

校點時參考和吸收了中華書局《陳確集》的一些成果，謹致以誠摯謝意。北京大學陳培榮博士爲校對工作付出了不少勞動，亦致以衷心感謝。

校點者　朱茂漢

陳確乾初先生傳 見《海昌備志》第三十一卷

陳確字乾初，又字非玄，號確夫，初名道永，邑諸生。早見知於許同生令典，目爲任道器。後與祝開美淵游蕺山劉氏之門，奉慎獨之教。乙酉後，静修山中幾二十年，足不入城市。

《大學辨》四卷。見《渤海著録》。《經義考》作一卷，並云存。《餘聞》作一篇。　朱氏彝尊曰：「乾初，蕺山高弟，講學海壖，晚著《大學辨》一篇。其略曰：『子言之矣：下學而上達。《易》稱蒙養即聖功，學何大小之有？《論語》二十篇，於《易》、《詩》、《書》、《禮》、《樂》三致意焉，而不及《大學》。《小戴》置其篇於《深衣》、《投壺》之後，垂二千餘年莫有以爲聖經者。而程氏始目爲孔氏之遺書，又疑其錯簡，而變易其文。朱子又變易程氏之文，且爲之補傳，以絶無證據之言，强以爲聖經，尊之《論語》之上。即其篇中兩引夫子之言，則自聽訟兩節而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而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乃自漢至宋並無一人稱是孔、曾之書。謂二千年來無一學人，吾不信也。』於時聞者皆駭。桐鄉張履祥考夫、山陰劉汋伯繩、仁和沈蘭先甸華、海鹽吴蕃昌仲木，交移書争之。而乾初不顧，具言《大學》言知不言行，格致誠正之功，先後失其倫序；且以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近於禪學，宜仍還《戴記》。其言雖咈於衆心，然其人不失爲躬行君子也。」　張楊園與吴裒仲書云：乾兄《大學》之辨，竊以爲疑非孔、曾親授之書則可，謂非聖人之學之所傳則不可。弟乾兄學問，得力於姚江，而於洛閩之書，蓋嘗讀焉而未詳也。

《葬書》四卷。同上，云存，有自序。《金志》僅載《葬論》，無卷。　許氏楹云：乾初先生著《葬論》、《喪實論》諸篇，其言激切誠懇，有裨世教。　錢氏馥曰：《葬論》已刻入《葬社約》。　管氏鳳苞曰：余家藏有確夫先生《葬書》二册，後附《先世葬事》一卷，其言皆懇惻，慎終之意盡矣。

《叢桂堂家約》一卷。

《俗誤辨》一卷。寫本。

《先世遺事紀略》一卷。

《辰夏雜言》一卷。凡四十條。

《講義》二卷。

《瞽言》四卷。自序云：客有問曰：「子赫然兩目，而奚以瞽？」曰：「今吾目若不瞽，而實無見也，而吾八年矣而彌甚，而猶日屑屑著《葬論》、《大學辨》不輟，咸惟西鏡之恃耳。人又無以知吾目之不瞽也。且吾既瞽矣，吾言《葬論》、《大學》，則世皆切切然莫不以吾言之瞽。人瞽吾言，吾又不以瞽言自命乎？」以上並見《渤海著録》，云存。《勝覽》云：《瞽言》初集二卷，發揮聖學，今失傳。

《補新婦譜》一卷。見《渤海著録》，云存。有自序，凡十二條，補陸麗京《新婦譜》所未備。邑士查石丈又作譜，補四條坿於後。

《學譜》。見《金志》。

《蕺山先生語録》。見《餘聞》，後附《禪障性解》。

《乾初道人詩集》十二卷，《文集》十八卷，《別集》十九卷。見《渤海著録》。《愚谷文存》作《乾初先生遺集》三十卷。《餘聞》作《乾初詩文集》，無卷。吳氏騫序曰：「先生六世從孫仲魚，訪求遺書，久而未得其全。頃者先生族玄孫奉莪再三索於家，併以騫與仲魚所得本合之，竟成全稿。復細繹其時代出處，爲世系、爲年表於卷首。」陳氏敬璋跋曰：「兔牀吳丈，博學好古，發潛闡幽，於先輩尤服膺乾初公。一日出其文集一册、詩集二册見示，謂公之撰著極富，而目所得見，惟此而已。❶可不爲之珍重而愛惜之乎！其後更求全書於公之雲孫錦，果得之，文集凡七册，合之吳丈所藏三册，遂爲完書。私心爲之狂喜，遂並叚以歸，悉心參校而手録之。其間又或爲人事所間斷，凡積六七寒暑，迄今始克成編，共得四十九卷。公之遺集，皆公之孫雲怡子手録，無別本也。或藏於家，或遺於他所，一朝而合之，豈非天耶！」《勝覽》云：《乾初詩集》一卷，格律清老，蓋兼資陶、杜者。又《拜經樓藏書目》有所著《竹冠記》、《湘冠記》，合一册，亦附入文集。

❶「惟」，原誤作「世」，據陳敬璋《編次遺書敘》改。

陳敬璋奉羲先生傳見《海昌備志》第四十一卷

陳敬璋字奉羲，號半圭，諸生。

《詞林輯要》一卷。記康熙己未詞科事。

《渤海家乘補》三十二卷。自序。

《渤海陳氏著録》八卷。自序略云：寒家自唐宋以來，代有聞人，纂述甚富。於是廣爲蒐採，由庚戌，迄今，十餘年來，已得三百八十餘種，凡一千七百餘卷，其未定卷次者不與焉。竊仿朱氏《經義考》體例，各書下附列名賢緒論，以補《家乘》所不及。録稿甫竟，而吾宗有重修譜牒之舉，乃亟鈔撮《提要》一卷，以質諸宗老之多聞者。

《逸名類鈔》。

《朱子文鈔》。

《楊園未刻稿定本》十二卷。自序云：亡友錢廣伯私淑楊園先生，嘗録其未刻文目六十八篇示予曰：「先生《文集》十八卷，《雜著》十種，已刻而傳之海内矣，然非其全集也。茲目得之陳子膚公所輯先生年譜中。馥嘗廣爲之蒐採，卒未可得，以爲恨事。」庚戌歲，予客鴛湖，友人丁誠之以未刻稿三十四篇見示，録而存之，則視廣伯所鈔之目，僅得其半。己未秋，吴子安來澉上，示《楊園文集》一册，共讀之，則先生門人吴子復本所得於先生後嗣，爲手録而藏之者也。其中已刻未刻各半，未刻者凡百餘篇，雖不盡合六十八篇之目，而其數則過矣。余爲之狂喜，亟欲録之而未暇也。今年秋，山館無事，爰詳加校正，更以别本參補，釐爲十二卷，復摹《考槃獨寤圖》於卷首，將與同志刻而傳之。

《初白先生年譜》一卷。吴氏騫序略云：奉羲爲先生外曾孫。母查孺人，先生弟某女孫也。夙通書史，熟諳家世舊聞。奉羲幼孤，禀慈氏之教以有成。居恒耳目濡染，斷虀截髮之餘，側聞緒論，輒謹識之，積以歲月而成是書。故於先生出處事跡，皆信而有徵，無少文飾。可爲讀敬業詩者，得知人論世之概。

《信天巢稿箋注》。《小學盦遺書》云：奉羲注其先菊礀先生《信天巢稿》，繪遺像於前，屬馥爲之贊。

《歷朝詞選》二册。有自序。

《重次千文》一卷。吴氏騫序。　案僅《勵志篇》及《論詩約言》二首。

《爾室文集》一卷。舊訂《四勿居古文》，已燬。吴昂駒跋云：丁卯、戊辰間，余客桃溪，間爲詩古文辭，歸質半圭，一一爲余評論，由是情好益篤，彼此投贈詩文愈密，方謂他山有助，學業可以漸進，不意今春遽赴玉樓之召。吁！可歎矣！爰從其舊篋中檢歸手稿數册，急爲録存如干卷。半圭生平所著，原不僅是。第從前詩集，厄於辰秋寓齋之火，所默識而追録者，不過十之一二。古文數十篇，大抵舒寫性靈，發揮義理，邑前輩松靄周丈謂可與《楊園集》並傳也。癸酉季秋識。

《四勿居詩稿》。彭世喆曰：半圭詩文，盡燬於寓齋之火。醒園其妹壻也。手爲追録古文辭一册，《四勿居重集千文》一卷，及晚著《葵陽詩鈔》三卷，《麗山吟草》一卷，藏於家。

陳乾初先生遺集序

乾初陳先生没百餘年矣。　騫也鄉里後生，恨不及親見顔色而承其教，恒切嚮往之願。嘗總其生平事迹，仿吾家斗南翁于靖節故事，爲年譜二卷，猶慮管窺蠡測，未免挂漏。與先生從六世孫仲魚訪求遺書，久而未得其全，意殊嗛焉。既先生族玄孫奉峩再三索之其家，❶並以騫與仲魚舊得本合之，竟成全稿，譬猶豐城之劍，久埋復出，喜可知也。亟手爲編耆，凡詩文集三十卷、別集一十九卷，通四十有九卷。更細攷其時代出處，爲世系爲年表于卷首，視拙輯年譜加詳；并旁引諸家載籍，各注當篇之下，以相證明。寒暑無間，荏苒六七載始輟業。間以相視，且屬之一言，用識梗概。於乎！先生之書，至今日殆可以無遺憾矣夫！

嘗觀有明之季，士大夫往往以聲氣相尚，雖一二魁儒傑士，且不免稍存門户之見。惟蕺山劉子從容中道，講求聖賢實踐工夫，出其門者，均束脩自好，爲直諒多聞之士。使劉子得行其志，佐以羣弟子之賢，安在其不能宏濟時艱！乃卒爲僉壬所排擠，致身殉國社，抱長恨于虞淵，不重可嘆哉！　先生事劉子之日雖淺，觀其與祝孝廉開美一再渡江，預聞證人之旨，便慨然以斯道爲己任。逮劉子正命而後，開美飾巾待盡，先生獨受遺書之託而不辭。

❶「玄孫」，底本因避清聖祖玄燁諱作「元孫」，今回改。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然則先生之學，以爲直接山陰一綫之緒，夫復奚疑！

昔舜江黄晦木徵君與先生有游、夏之好，先生既殁，從其孤之請爲之誌墓；厥後讀先生遺書，乃别撰一通，刊于文集，反覆二千餘言，發揚其論性之説，謂於聖學已見頭腦，愧當日知之未盡，負此良友。其推重也如是，則先生之書其可以弗傳乎哉！有宋遺民若謝翶、林景熙、鄭思肖、王鎡、鄧牧輩之書，往往摭拾于兵燹殘剩之餘，人争寶貴。矧先生斯集上可以尊經衛道，下可以風世勵俗，幽冥之中豈無嘿爲之訶護，待其人而後顯哉！《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學者苟於此沈機研討，以上泝劉子，庶幾可參誠意三關之微旨，而奉峩勤勤蒐討之功爲不没矣。

嘉慶庚申長至後一日，後學吴騫謹識。

編次遺書叙

璋自七八歲時，從先君子受業，先君子亟稱乾初公之爲人，且告之曰：「吾家自遷祖已來，科名禄位甲於兩浙，然而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乾初公一人而已。」璋以是竊心慕之，欲從而求其遺書，不可得。既長，得聞父執吴丈兔牀之緒論。吴丈博學好古，發潛闡幽，於先輩尤服膺乾初公。一日出其文集一册、詩集二册見示，謂公之譔著極富，而目所得見，惟此而已。零珠片玉，可不爲之珍重而愛惜之乎！其後更求全書於公之後人東畬之子錦，果得之。考其世，錦已爲公之晜孫。少陵詩云「吾宗老孫子，質樸古人風」，蓋惟東畬昆弟父子有之。於是而益嘆乾初公之遺澤何其久且遠也！文集凡七册，合之吴丈所藏三册，而遂得爲完書。私心爲之狂喜，遂並假之以歸，爲之端坐以讀之，則信乎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也。於是悉心參校而手録之，其間又或爲人事所間斷，凡積六七寒暑，迄今始克成編，共得四十有九卷。

嗚呼！斯文之盛衰聚散，莫非天也。攷公之遺集，皆公之孫雲怡子當日所手録，固未嘗有別集也，而或藏于家，或遺於他所，見之者目爲斷簡殘編，不可復合，而百餘年之後，一朝而合之，豈非天耶！抑又聞之，公之家嘗有祝融氏之禍，而斯集獨幸而得存，則宜其有今日之完好如故也。或者天牖愚衷，獲讀公之全集，以仰企夫公之爲人，而稍

得其萬一焉，則庶幾哉上承乎先君子之訓，而并以慰夫父執拳拳之意，尤璋之厚幸也夫！

時嘉慶三年歲次戊午冬至後五日，族玄孫敬璋半圭氏謹書。

編次遺書例言

元集七册，爲公之後人家藏，略加詮次而卷帙不分。今定爲文集十八卷、別集十九卷、詩集十二卷，共四十九卷。

吴氏本文集一册，僅有傳文一類及雜著數篇，而家藏本獨闕。況鈔録本出一手，則爲元本無疑。今以少補多，遂成全璧，而於文目下仍爲詳注，不敢忘所自也。

本集之外，更從族孫錦家得公元稿數册，因是詳加參訂，又得詩文數十首，以類補入，而公之子敬齋之文，間亦附焉。

誦詩讀書，尤貴知人論世。故卷端首摹遺像，仰道範也；次載傳誌，考德行也；次圖世系，詳自出也；次列年表、遺事，而公之生平略盡矣。

公本爲山陰劉蕺山先生高弟，而學宗陽明，是以有《大學辨》之作，固自成一家之言。璋以後生末學，何敢妄議，謹以附于別集之末，而書之論及者附録末卷，從其類也。

公生平不妄交，凡諸先哲見於集中者，稍附箋注，疑者闕之，第以見聞狹隘，不無挂漏之譏。

先儒贈答之文，半多散佚，一時難以搜採，間録一二，別爲外編，有可附者，附於本文之後。

箴、銘、贊、頌之類，文也，而非詩也。元本在詩集中，今列于文集第十五卷。

公詩集向第分古今體，而亦无卷次，今定爲十二卷。此外有沈氏東隅子選本，及蕫畦族父《編年詩》，並爲附注其下，以

備參攷。

家譜大傳，例皆稱公，獨於公則稱先生，崇理學也。遺集特倣譜例，冠以先生云。

長至後六日敬璋謹識

首卷

聖人之道，夫婦與知。五十無聞，爾生胡爲！吾方憂子，子則嘻嘻。象曰吁哉！予豈有欺！一言一動，咸惟爾師。不正其形，而景之嗤。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反求諸身，念兹在兹。乾初道人自題

海寧縣志理學本傳

安楊許三禮脩

陳確字乾初，原名道永，蚤歲見知于鄉賢許同生先生令典，目爲任道之器。後與孝廉祝淵游蕺山先生門，奉慎獨之教，用功于見善必遷、知過必改，求無歉于所獨知，兼動静，合人己，無往而非獨，無往而非慎；已而踐履卓然，矯立風塵之表。幼以孝友稱，長以文學著，器韻拔俗，詩文清真大雅，寄托深遠，其論學明理，尤多心得。爲人剛直，尚氣節，遇公正，發憤爲鄉邑去害，不撓于勢位。自幼寄興瀟灑，書法得晉人遺意，撫琴吹簫，時奏于山顛水涯，篆刻博弈諸好無不工。自奉教蕺山，一切陶寫性情之技，視爲害道而屏絶之；其勇于見義，遇不平而輒發者，亦視爲任

氣而不復蹈。惟皇皇克己内省，黜僞存誠，他不暇顧也。

乙酉之後，祝淵既從師游地下，確棄經生業，與同志静脩山中，本蕺山證人之旨，爲闇然之學。尋病廢幾二十年，足不及中庭，君子謂其不異袁閎之土室。蕺山之學，傳于海昌，確與淵庶幾同所歸乎！

一時同道，志義切劘之士，如甪里蔡遵、《義行傳》：遵字養吾，幽棲談道，率二子耕且讀。龍山許齋、洄塘徐孟鋗、《隱逸傳》：齋字大辛，令瑜子，遵《人譜》爲省過會。孟鋗字炯一，文行卓然，學者稱紫海先生。確兄子枚，父伯衡。《家傳》：賁永子枚字爰立，號補菴。孜孜好脩，沉冥没世，皆先確卒。

璋案：《名宦傳》：許三禮，字典三，號西山，河南安陽人。順治辛丑進士，康熙十二年任海寧令，多善政，建正學書院，朔望率紳士講學其中。以循卓上聞，擢御史，歷官督捕、侍郎。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餘姚黄宗羲纂

海昌陳乾初先生卒，其子翼件繫事實，以余爲先生同門友也，丐誌其墓。嗟乎！蕺山諸生，今日凋落殆盡，浙西獨有先生與惲仲升尚無恙，又弱一个焉。余方有殄瘁之嘆，何敢辭！

先生諱確，字乾初，初名道永，字非玄。陳氏爲浙西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妣葉氏。兄弟四人，先生其季也。幼從伯仲學舉業，即能過其流輩。已與叔同試于學使者，伯言季文優于叔，先生不悦；案發，叔録而先生不與，先生悦甚。父兄怪之，先生曰：「吾不欲弟先兄舉也。」黎博菴爲學憲，賞識之，充博

士弟子員；許平遠又高第之，廩于庠。劉守雪濤遇以國士，一時聲名藉甚，而先生介然不欲以猪肝累郡邑。劉守知其貧，欲有所贈遺，累問以事，輒對曰：「無。」然廉勁疾惡，遇事發憤，有大節。崇禎末，昌邑不飭簠簋，莫之敢指，先生舉旛號衆曰：「吾邑之人何罪，而使一人横行于上乎！」同舍生集者數百人，走訴行御史臺。繡斧不聽，沓吏坐先生以罔上。同舍生斷斷不退，沓吏始敗。論者以是比之瞿九思之事。

甲申，與族父令升璋案：《家傳》：公諱之問，字令升，一字近思，贈大學士無爲公之長子。渡江，受業蕺山劉夫子之門，潛心力行，以求實得，始知囊日意氣，用自刻意破除，久歸平貼，家庭鄉黨之間，欽爲坊表。故雖事夫子之日淺，而屈指劉門高弟，衆口遥集，晚得拘攣之疾，不下繩床者十五年。

先生天才絶出，書法篆刻擘阮，洞簫彈棋蹙融，雜藝經手便如夙習。居喪，書《孝經》百卷，體備晉、唐。截竹，取書刀削之成冠，以變漢竹皮冠之制。其服也，不屑爲唐以下，突兀遇之寒田古刹之下，不類今世人也。其學無所依傍，無所瞻顧，凡不合于心者，雖先儒已有成説，亦不肯隨聲附和，遂多驚世駭俗之論。而小儒以人耳出口者，囂然爲彼此之是非。先生守之愈堅，顧未免信心太過，以視夫儲胥虎落之内，閉眉合眼，矇瞳精神者，則有間矣。夫聖賢精微要渺之傳，倡一而和十，悉化爲老生常談陳腐之説，此先生之所痛也。

余庚寅至杭，從陸麗京璋案：陸圻字麗京，號講山，錢塘人。案頭見《女訓》而嗟嘆。麗京

曰：「此海寧陳乾初先生所著也，余家奉爲金科玉律。」璋案：公所著無《女訓》之目，疑即是《補新婦譜》一卷，今已刊入《檀几叢書》。丙午，余與陸冰脩。璋案：《州志·文苑傳》：陸嘉淑，字冰脩，號辛齋，明舉人鈺子。又案：此下當有脱誤，疑是「過訪」等字。先生已病廢，劇談終日而精神不衰。聞劉伯繩璋案：伯繩，名汋，劉念臺先生子。將葬，先生曰：「吾不能執紼引路，有負亡友。」涕泪爲之交下。時浙西有與伯繩友者，余約之渡江，其人漠然不應。余因嘆曰：「人情相懸，固如此哉！」臨别以所著《葬論》見示。先生主于族葬，痛世巫之惑人也。第深埋恐不宜于閩、越，惜未曾與先生細論耳。丙辰至海昌，聞先生攣疾如故，私喜話舊有日。先生亦以論學書致余，鄙見不無異同，先生欣然往復。明年，將踐前約，而先生厭世矣。余之不得見先生，❶寧非恨事！卒之日，爲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殀。女一人。孫二人：克鬯、克爽。翼字敬之，侍疾能盡其誠，先生可謂不死矣。以其年冬月，葬於沈家石橋之西。銘曰：

桑海之交，龍山渠渠，死者開美，生者乾初。死爲義士，生爲遺民，皆無媿爲蕺山之徒。

璋案：《州志·寓賢傳》：黄宗羲字太沖，號黎洲，餘姚人。父尊素，明御史，死閹禍。宗羲年十九，袖疏入京師訟冤，歸而受業劉念臺之門。於書無所不讀，著述等身，力辭徵聘，海内推爲東南遺逸之冠。康熙丙辰，至海寧，前令許三禮戒邑中士大夫胥會於北寺，聽其講學。宗羲留兩月餘，已而省親還里。海寧諸遺老傳志，

❶「得」下，《南雷文案》有「再」字。

得其表章之力爲多。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餘姚黃宗羲纂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羲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絶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不能當下決擇，淺識所錮，血心充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四五，恨交臂而失之也。

其言性曰：「性善之説，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老老幼幼，以及人之老幼，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中庸》『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繼之即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皆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如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雖然，未可以爲善也。從而繼之，有惻隱，隨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之心焉。且無念非惻隱，無念非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時出靡窮焉，斯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由是觀之，則仁者見之謂之仁，即不可謂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即不可謂智；猶《中庸》賢智之過即不得爲賢智也。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并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蕉萎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𥝩麥之性有善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有善惡，必不然矣。」

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人物之性，豈可同哉！《大象》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稟清濁，果有什百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誣？曰：氣之清

濁，誠有不同，然無乖于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

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説者立幟也，而可乎？」

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脱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即屬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才説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説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後儒口口説本體，而無一是本體；孔、孟絶口不言本體，而無非言本體。子曰『性相近』，則近是性

之本體；孟子道性善，則善是性之本體。而此本體固無時不在，不止於人生而静之時也。如曰『人皆有不忍之心』，乍見孺子之心，以至四端人皆有之心，皆指本體言也。曰『平旦之氣』，則雖牿亡之後，而吾性之本體亦未嘗不在也。曰『乞人不屑』，『行道之人勿受』，則雖下流行乞之徒，而吾性之本體亦無時不在也。則亦何時何處而非天命皇降之體乎？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即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着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箇人生而静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無論人生而静之時，黝然穆然，吾心之靈明毫末開發，未可言性；即所謂赤子之心，孩提之愛，稍長之敬，亦萌而未達，偏而未全，未可語性之全體。必自知學後，實以吾心密體之日用，極擴充盡才之功，仁無不仁，義無不義，而後可語性之全體。故曰：『成之者性也。』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佛氏言雖夸大，卻無把捉，儒者言極平實，卻可持循，將何去而何從乎？」

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

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

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充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鍾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宜，皆黃鍾之本色也。

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闚。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鐫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迨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闚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鬨，不顧也。

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爌、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衎衎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强與國事，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着，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

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殀。女一人。孫

二人：克毖、克爽。

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填淤。惟我蕺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飫彼書蟬，欲抹微言，與時浮沉。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從遊雖晚，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陳氏理學乾初先生傳

族弟元龍譔

先生諱確，字乾初，原名道永，字非玄，文學覺菴公之季子也。覺菴公生四子，俱遊黌序有名。先生弱而才，父兄特器重之。從伯兄授經。鄉賢許同生先生璋案：《州志·文苑傳》：許令典，字同生，萬曆丁未進士，守淮安。目爲小友，且指示子弟曰：「若曹雖與陳生同學，不日即當師事之矣。」其見重於前輩已如此。讀書不屑屑章句，毅然期至於古之立言者。尤厭薄舉業，姑爲之以副塾課之望。嘗受知學使者黎、許兩公，舉茂才，廩於庠，後遭喪亂，敝屣棄之，泊如也。

明季有觥法吏，先生唱義，聲籲當事。當事庇其人，欲中先生以法，先生色不爲

動。尋太府劉公雪濤捄免，事聞輦轂，當事與吏俱坐黜，先生亦不色喜。

早年論學，於諸儒中最喜姚江「知行合一」之説，謂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後與祝孝廉淵遊蕺山先生門，奉慎獨之教，躬行實踐，重規疊矩。既而祝以節顯，先生則巋然長德望于一鄉，皆不愧師門心印，所謂其趨一也。接引後學，娓娓不倦，一時志義之士，從遊日衆。與兄子潮生、璋案：《家傳》：易字潮生，我旋公子。爰立輩《家傳》：枚字爰立，號補菴，腹貞公子。表章家學，酌立族規，講明宗法。建遷祖祠宇，宗人既庬其材矣，其堂寢規模，主祏制度，一出先生釐定。晚年搆地十畝有奇，營葬考妣，奉其三兄雁序以祔，而已亦置生壙焉。令支下子孫艱于覓地者皆可祔入。先生蓋倣古族葬之法，以爲支分本一，血脈相聯，生則聚廬而處，没則共域而葬，且使春秋展墓時子姓兄弟咸在。其酌古準今，法良意美，皆類此。

詩文清真大雅，寄托深遠。其發明理學，尤多心得。下筆立就，無纖毫障翳。書法直逼鍾、王。撫琴吹簫，時奏于山巔水涯，篆刻博弈諸好無不工。自奉教蕺山後，一切陶寫性情之技，視爲害道而屏絶之，向之勇於一往，遇不平而輒發者，亦視爲任氣而融釋之。社集講會，以爲無益身心，每婉辭不赴。尋病廢幾二十年，足不及中庭，君子謂不異袁閎之土室。

所著有《大學辨》、《禪障》、《性解》、《學譜》、《葬論》、《喪俗》、《家約》諸書，其餘雜著，不下數十萬言，俱藏于家。居母喪，手寫《孝經》百餘册志痛，戚友争寶藏之。

於戲！先生爲余兄，而五十年以長。余少時每見先生過從，先大夫必肅衣冠迎之，指爲後生矜式。今先生下世六十年矣，而古貌古言，髣髴如昨。《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宗之人有仰老成而遡典刑者乎，則有先生之遺文在。

璋案：《家傳》：元龍字廣陵，號乾齋，之闇子，康熙戊午舉人，乙丑進士，榜眼及第，歷官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具疏致政，特加太子太傅，子吉，累授光禄大夫。乾隆丙辰，恩給全俸。卒謚文簡，年八十五。

乾初府君行略

不孝翼述

嗚呼！不孝翼禍鍾所天，煩冤荼毒，未即賈喪。緬維先君子生平闇脩獨善，孅不勝載，欲俟卒哭後，喘息稍定，博稽親友，悉所見聞，編蒙次其略。茲蒙朱子人遠璋案：《州志·文苑傳》：朱爾邁，字人遠，號日觀。止谿先生嘉徵子，諸生。工詩，奇俊雄偉，不名一體。過弔，奉其尊先生語，欲急得先君子一生節略，載之邑乘。命難久稽，謹啣哀濡筆，綴述顛末如左。然情思惘惘，詞旨哽澀，略甚不詳也。

按家乘，予家自遷祖高東園公贅于陳，冒今姓。數傳而至司訓梅崗公，文章理學，屹然爲世儒宗，爲海寧陳文獻所自始。梅崗公而下，高祖鳴梧公、曾祖理川公，以及王父覺菴公，類皆績學敦倫，歷試不第。覺菴公娶王母葉孺人，爲萬曆己卯孝廉淳宇公女，璋案：《州志》：葉霈字仁宇，明神宗萬曆七年己卯科舉人。生四子：長伯父腹貞公，諱貢永；次孝章公，諱思永；次我旋公，諱祥龍；次即先君子。

先君子庠名諱道永，字非玄。璋案：《家傳》：原名箴永，字原季，號遜膚。國變後改名確，字乾初。幼穎異，見解不凡。五六歲時食肉必正方，數必五，其有不正者，必請易，有餘則反之。常從羣兒游戲，聞有訕詆王父母者，撩耳疾趨入，王母問曰：「汝在外有聞乎？」曰：「無聞也。」然心竊不安，謂母問不以實告。已而有告之者，王母怒不已，則又大安，謂吾不告爲是，告之者非。其朗識夙成，類如此。

家貧不能延師，間從伯父腹貞公、孝章公出游學，講解略過耳，即能領其要，命題課藝，卓絶等輩，兩公絶賞愛之。甫就童子試，即大有文名。嘗與伯父我旋公道試歸，伯父腹貞公閲試卷，謂叔卷不若季，先君子大局促，心怦怦然，惟恐其先得雋；及案出，伯父我旋公竟列名，先君子遺不録，乃大喜。王母怪問之，曰：「此兒志也，事符其志，能不喜乎！」

年十八，取先母王碩人。璋案：《家傳》配庠生海鹽王廷策女，詳公自撰傳。碩人至，能以勤儉佐家，家中事先君子纖悉皆不問，得益專志于學。二十以後，試屢蹶，遂薄視一衿，放浪山水，恣情聲律，韻管譜琴。時共一二知交，吟風弄月，超然遠寄，有點遊舞雩之致。間以雙陸圍棋，篆刻臨池，得心應手，無不窮極其妙。視帖括操觚，絶不經意，偶一爲之，更爾超脱不羈，以是爲適志之具已耳。故先君子即當童子試，已不知功名爲何物。

年二十六歲，遭伯父我旋公之變，閲歲，王父覺菴公又見背，悲憤激中，欲絶意進取事。至癸酉歲，伯父腹貞公强之甚，不得已勉一赴，博菴黎公賞其文，拔第三，

補弟子員，非其好也。庚辰之歲，又遇知學憲許公，廩于庠。時太府劉雪濤公與先君子用文字相知，款洽無比，察先君子貧，意欲周全之。先君子每進見，退出外，則使其左右問先君子有事見託否？先君子謝無有。生平節操凜然，蓋不待晚年進學後也。

先君子時藝精工，可與歸、胡諸大家相頡頏，遭亂棄去，不啻塵飯塗羹，時從家庭論説，絶不道及一字。翼近課子，私發其篋窺之，從入泮至告退，不及十年間，約千有餘藝。其精醇變化，出經入史，領章脈，抉題髓，抒寫性靈，源本道德，無剽竊摹儗之狀，有左右逢原之樂，非近日帖括家所能望其項背。

壬午秋比，先君子以命中之技，值貪尹煽虐，輟所業攻之。當事庇貪尹，欲罪首事者，文移褫革，學憲執不許。雪濤劉公力薦科試，亦不聽。是歲竟不與鄉闈試，先君子夷然不以爲意，謂：「捐吾生以捄一縣之民，亦何所惜，一鄉荐何足道哉！」諸與貪尹比者，百方恐嚇，先君子屹不爲動。邑衆庠生感先君子義，羣聚不散，當事者心惕，卒解其事。未幾，風聞輦轂，當事與貪尹竟中考功去，先君子亦不以此自喜。蓋先君子至此而學凡三變：始崇尚夫風流，繼絢爛夫詞章，繼又矜厲夫氣節，自後一變至道。要其淡功名，薄榮利，則固根原于性天，歷盛衰、閲老穉而不渝其初者也。

甲申、乙酉，滄桑變革，動魄驚魂，先君子思儉德避難，挫明用晦，與祝開美璋案：《州志·忠烈傳》：祝淵字開美，號月隱，明崇禎癸酉舉人，年三十五，殉節死。同游山陰先生之門，璋

案：《明史》本傳：劉宗周字啓東，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官左都御史，乙酉六月不食死。奉先生慎獨之教，益從事於闇然之學，而操其功於知善必遷，知過必改，以無歉其所獨知，兼動静，合人己，無往而非獨，即無往而非慎。已而學益邃，識益卓，則見其胸懷恬曠而踐履真篤，議論切實而理致精微。於諸儒中獨喜陽明「知行合一」之説，謂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

其所論述，前人所已言者不言也。故即偶然落筆，出其心得，具有發明，理歸一貫，絶非支離駁雜，依傍裝排，如近世儒者拾古人牙後，附會影響，出口入耳之學，以自欺而欺天下也。其大者，論學則有《大學辨》、《禪障》、《性解》、《氣情才辨》、《原教》、《學譜》，無不折衷孔、孟，衡斷羣儒；坊俗則有論葬諸書，《喪俗》、《家約》，率皆言近指遠，黜僞存誠，與《中庸》素位之學、孔子有恒之訓，互相印證，大有裨于學者。其餘雜著，不下數十萬言，俱有關世教。談道之暇，間爲詩歌，清真大雅，不過自寫其安貧樂道之懷，悲天憫人之致，讀其詩而其人如在，豈苟焉已哉！

事王父，不待告戒，能先意承志；没後二十年，遇忌月，必斷酒除腥。王母年高就養，寢處飲食，必躬自調攝，承歡朝夕，若嬰孩之未離懷抱者。於王母喪中，哀禮兼盡，手書《孝經》百餘册以誌痛，真、行、艸法，各臻其極，爲世所寶重。事兄如事父，終其身無違言，事關倫紀之大，必力請命，得請然後已。事孀嫂寡姊如事母，禮敬問遺，老而彌篤。視兄子如子；伯父我旋公蚤夭，諸兄幼孤，先君子教誨撫循，更不啻如子。視朋友如兄弟，然恩不揜義，

面稱其違而隱成其美，死喪患難，盡力周恤，雖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訓誨翼等不急於詞章之學，惟嚴飭其行誼。翼愚下，未能率其教。

年四十七歲，先母王碩人棄世，念昔時勤苦，中道棄捐，終其身不再娶。至六十左右，得顫攣疾，拘困者十五載，委心任運，翼晝夜承奉，絕不見因疾苦有忿戾之色，變其常度。其節情理性之功，人而進于天矣。今年五月，轉脾泄證，拒絕醫藥，翼涕泣哀懇，不聽也。七月初，漸不支，命鬯兒書《喪約》二紙，呼從兄潮生、璋案：《家譜》易字潮生，我旋公子。許子欲爾，璋案：《州志·文苑傳》許全可字欲爾，令典之孫，鍵户隱淪，肆力于學。面授之，餘無所言；然猶日起坐，至廿四日，發吐二次，遂瞑然而逝。嗚呼！痛哉！

先君子人品學問文章，一真焉盡之。蓋剗削于名利者盡，故其所得于性天者，具有一種光明正大氣象，流行於語言、動靜、筆墨、文字、疾病、生死之間，蓋無往而不存者也。

先君子生萬曆甲辰，距今歲丁巳，享年七十有四。二子一女，弟禾早夭。孫二：翼子克鬯，禾子克爽。擬於今冬扶柩合葬于沈家石橋西半里祖塋之次穆。伏乞當世名公鉅儒，同門執友，誼隆生死，道廣錫類，不拘墓志、傳贊、誄表，俾先君子一生行誼得上光國史，下垂家乘，不孝翼啣哀艸土，即旦暮入地，死且不朽。

敬璋案：是篇爲乾初公長子敬之公所作，較墓志本傳尤爲詳備。蓋當時志傳，即本此而出者也。而是篇幾湮没不傳，璋於戊申孟冬得之敬之公文集元稿中。爰附載卷首，得以識公之梗概云。

乾初先生世系表略

族玄孫敬璋纂

始遷祖 諒 宋武烈王十四世孫，字克貞，號東園。贅海寧東里陳公明誼女。元末，自黃山徙居趙家橋。

二世 榮 字世宏，號月軒。少依母家，始蒙母姓爲陳氏。敏達多材。生明洪武壬子，卒宣德丙午。子三。

三世 亮 文字亮，號樂耕。誠信慷慨，好結客。生洪武甲戌，卒天順戊寅。弟清、聲，數傳無後。

四世 晃 字宗暘，號賓暘。鄉飲大賓。生正統癸亥，卒正德辛巳，年七十九。子五。

五世

魁 字士元，號養閒。生成化丙戌，卒嘉靖己酉。

紀 字士常，號柳庄。子二。

經 字士綸，號南竹。子二。

繪 字士文，號素菴。子一。

緒 字士延，號蕙溪。歲貢生，河南固始訓導。子二。

六世

中益　字守裕，號梅岡。廩貢生，江南吴江訓導。子三。

中孚　字守信，號雙渠。庠生，中正德癸酉舉人。子三。

中節　字守安，號凰岡。嘉靖壬午舉人，官霍邱知縣。

中謙　字守重，號桂西。邑庠生。子七。

中臨　字守厚，號龍洲。邑庠生。子四。

中有　字守載，號少岡。子一。

中萃　字守聚，號南洲。子五。

七世

公陛　字曰丹，號對梅。歲貢生，河南信陽訓導。子三。

公廷　字曰臚，號鳴梧。邑庠生。生正德戊寅，卒萬曆癸未。子二。

公階　字曰升，號望梅。子一。

八世

侯佐　字維相，號理川。邑廩生。生嘉靖乙亥，卒萬曆癸卯，年六十五。子四。

侯儀　字維敬，號鳳川。邑庠生。子一。

九世

醇伯　字師孟，號凝菴。郡增生。子三。

穎伯　字師端，號覺菴。邑庠生。生嘉靖甲子，卒崇禎庚午，年六十七。子四。

震伯　字叔奮，號迅菴。子二。

俠伯　字季傑，號慎菴。無嗣。

十世

賁永
字腹貞，號元禎。邑增生。子三：長概世；次枚，字爰立；次栻世。

思永
字茂脩，更字孝章，號嘉徵。海鹽增生。子二。

祥龍
字我旋，號龍徵。郡庠生。子三。

道永
字非玄，原名篮永，字原季。子二。

十一世

翼
原名滋世，字敬之，號敬齋。隱居力學。生崇禎壬申，卒康熙己巳正月三十日，年五十八。

禾
字若木。穎悟，有文名。生順治甲申，卒康熙辛亥，年二十八。

十二世

克邕
字震脩，號雲怡。邑庠生。著述甚富。子一。

克爽
字艮輝。子一，綸，字雅操，無後。

十三世

孝纘
字曾貽，號安宅。工詩。子三。

九高
字孟嘉，號耕閒。太學生。子四。

景元
字次山，出嗣山西王氏。

起鳳
字文叔。

乾初先生年表

族玄孫敬璋編次

紀年	時事	出處	藝文
明神宗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年一歲。		冬十月初七日未時，先生生于凰岡埧之故居。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年二歲。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年三歲。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年四歲。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年五歲。	夏五月，大水，不害稼。有旨改漕，仍發粟賑饑，從邑人董時等奏也。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年六歲。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年七歲。		始入小學，與姊氏同在家塾。姊後適澎墩處士陸允忠。早寡，守節，志行與先生絕相似。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年八歲。	秋七月，米涌貴，石值一兩二錢。		
四十年壬子，先生年九歲。		夏五月二十日，伯父凝菴公卒。公諱醇伯，字師孟，郡增生。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年十歲。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年十一。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年十二。		從伯兄腹貞公、仲兄孝章公問學。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年十三。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年十四。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年十五。		從仲兄學于園花祝晉武家。是歲正月二十一日，叔父迅菴公卒。公諱震伯，字叔奮。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年十六。		始應童子試，有文名。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年十七。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先生年十八。		娶碩人王氏。碩人，海鹽諸生槐心公廷策長女。	
二年壬戌，先生年十九。	春二月癸酉，地震。	從伯兄學于靈泉山。	
三年癸亥，先生年二十。	冬十二月二十二日，地大震。	從仲兄學于審山之陰。先生兄弟始以父命析箸。	
四年甲子，先生年二十一。		讀書菩提寺。	

五年乙丑，先生年二十二。		秋，遊武林，與董子爾立同寓湖上。時八月之望，董子與先生坐段橋，董子發歌，先生吹洞簫和之，環而聽者數百人，皆稱善。	
六年丙寅，先生年二十三。			
七年丁卯，先生年二十四。			
莊烈帝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年二十五。	秋七月二十三日壬午，浙江風雨海嘯，潮決入平野二十里，漂溺人畜屋宇無算。撫臣上其事，秋糧折半。	七月廿三夜，先生家被潮患。時先生兄弟俱在館，不之知也。獨覺菴公在家，扶老攜幼，遷置衣物，竟夜行水中，水及肩頸。	
二年己巳，先生年二十六。		秋七月六日，兄我旋公卒，年三十三。公諱祥龍，覺菴公第三子，郡庠生。	
三年庚午，先生年二十七。		秋九月十九日，遭覺菴公喪。公卒年六十七。	

四年辛未，先生年二十八。		居喪。冬，始與祝孝廉開美定交。	
五年壬申，先生年二十九。		冬十一月六日，長子翼生，字敬之。	
六年癸酉，先生年三十。		是歲，始補博士弟子員。學使博菴黎公賞先生文，拔第三。公諱元寬，江西南昌人，以按察使僉事兼提學道。	
七年甲戌，先生年三十一。		春正月，偕許子元五渡京江，道虞山，訪盧龍韓子有不值。	山夜候僧不至　輓包素娘歌　樸巢中人歌　夜宿枕濤莊
八年乙亥，先生年三十二。	冬十一月二十六日，地震。	時與友人結社于黄山許氏之枕濤莊，唱和尤密。	滇茶行　贈貞素　過老董韻絃樓飯歸
九年丙子，先生年三十三。		冬，移居泥橋之西。許子元五爲作移居圖。秋九月十日，季父慎菴公卒。	耆亭遷　耆亭記
十年丁丑，先生年三十四。		春，至武林，寓湖上。先生學行，雅爲太守劉公守謙所知，遇	四遊西谿詩　斷橋步月歸途就石臺索飲

		以國士，而先生介然，絶不以一語干謁。公益敬之。	
十一年戊寅，先生年三十五。	夏六月辛亥，大風雨，湖决城西至赭山。	讀書邵灣山中。澉浦韓子卓甫來從學于丁園。	東老董　東樓
十二年己卯，先生年三十六。		春，始交鄔子行素于山中。	
十三年庚辰，先生年三十七。	夏旱飢，米涌貴，一石值四金。	食餼于庠。學使許公名豸，福建侯官人。	
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三十八。	夏，大旱，蝗。		
十五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九。	春夏米涌貴，石值三金。	時邑苦墨吏殃民，先生率同志數人，走訴上官。當事欲中先生以法，先生屹不爲動。尋爲太守劉公救，得免。事聞于上，當事及吏卒以劾落職。	
十六年癸未，先生年四十。		秋八月，與祝子開美同遊西湖。九月，又與祝開美、吳仲木至山陰，受業劉念臺先生，授以《古	秋游記　江水二章　自吾之出三章　游天池寺　游雲門諸山　九日登秦望

		易抄義》，凡五旬而歸。	平水謝別先生　歸渡有感
世祖章皇帝 十七年甲申爲國朝順治元年，先生年四十一。		春正月，復與吳仲木渡江至山陰，謁劉先生。夏六月二十日，次子禾生，字若木。冬，女歸于董，名世琮，字典瑞，號八公，爾立姪，郡庠生。	寄韓子有書并係以詩
二年乙酉，先生年四十二。		春正月，復與祝開美至山陰，謁劉先生。夏四月，同張考夫、朱韞斯諸人至澉浦，送吳公麟徵葬。六月，祝開美以山陰先生手書及所記録授先生，先生泣受而藏之。閏六月朔日，省母于澎墩陸氏姊家。始聞山陰先生之訃。	侍山陰先生　哭吳秋浦先生　哀江南　哭祝子開美　哭山陰先生　哭許元五　祭祝開美文　奠許元五文　祝開美傳　許元五小傳
三年丙戌，先生年四十三。		春，與同志十數人會于道士韓養元黃山嶺閣，分韻賦詩。三月，同人集莌茂堂。夏五月廿五之夕，有盜入室，先生中七鐵	蠶謠　蒼天七章　遇盜吾生　許欲爾過訪　郙酒　世事篇　間日瘧　春晴過近思叔池上　登龍山

		尺，流血被體，既而瘧作。祝季寧、沈用晦避亂至先生家數日。秋，同人復集莌茂堂。冬，挈家人避亂海鹽。	次樸菴叔夜警詩韻　鯤濤東樓　九日風雨　秋游即事　祭劉先生文　告先府君文　道士韓養元傳　我旋兄傳　韻絃老人傳
四年丁亥，先生年四十四。	夏，大無麥禾，米涌貴，石三兩。	先生更名確，字乾初。具呈本學，求削儒籍。作文告先府君。復攜家避亂于東隮。梁谿唐有功過訪。	正月二十日雪　朝入城東門　晤張石渠于硤川　拜山樓見月　萬古樓晤鴛水屠闇伯　悼許元五
五年戊子，先生年四十五。		館洄塘近思族父家。秋八月，由東垞攜家仍還泥橋。時有推先生爲糧長者。	秋興八首
六年己丑，先生年四十六。		春正月，同近思族父過訪老友徐季嘗于北郭。秋八月，會同人于黄山。	酬徐季嘗　禾兒敘諸子省過録　與韓子有書　啓閔辰生先生　與許芝田書
七年庚寅，先生年四十七。		春三月三日，碩人王氏卒，年五十一。夏四月二十六日，葬王碩人于沈家石橋西祖塋之次。輯《喪實論》、《葬論》。先生平居凡遇家忌，皆立忌月。	悼亡詩　撫松軒松忌日詩　裕菴小憩　公奠許元忠文　祭婦文　告捍沙土地文　婦王氏傳　祝古菴傳　查醉白傳

八年辛卯，先生年四十八。		春三月，游天開圖畫，友人張松民攜酒至，盡歡而罷。冬，長至後一日，同人集南湖實綸閣。潘逸民過訪。	獨立　種秫　大道　米至　天開圖畫次韻　蔡上生名字説　南北墳祭議　東溟寺異人記　獨山遺韻記　駁省過解　送故友許元五墊文
九年壬辰，先生年四十九。		春三月，渡江至山陰，弔劉先生。秋八月，同人復集實綸閣。製竹節冠，有記。冬，同人復集實綸閣。是年秋，爲子翼成嘉禮，娶沈氏兆鳳女。	雨渡錢塘　九日和許大辛五噫亭登高詩　社集和從吾道人韻　尋陳時夏郊居　省母陸姊家侍竹園　東山看女歸示翼兒　致吳仲木書　誄查母許碩人文
十年癸巳，先生年五十。	夏，大旱。	春正月，同吳仲木至山陰，校蕺山先生遺書於古小學。與諸同學脩祀事。謁禹陵。再游雲門寺。二月，還渡錢塘，謁六忠祠于湖上。送徐敬輿之喪。秋九月，率子翼過桐鄉。時考夫舉葬親社會于清風里，延先生主其事。屬定海張子游寫小影。	題廣孝寺　耶溪道中　五游西谿詩　西湖書感　別劉伯繩世兄序　卧草序　祭山陰先生文　哭徐敬輿孝子文　答查石丈書　致查静生書　答陸麗京書　與吳仲木書　與老友董東隱書　生日自題小影

十一年甲午，先生年五十一。		春，同吳仲木至武林。與祝二陶、許大辛諸人爲輪歲之會，以膳貴池蔡來雲，作山中約。夏六月，作《大學辨》。殤一孫，以詩哭之。秋八月，至黄山，登尊經閣。冬十一月，葬祝開美，與子翼經理其事。	臨平道中讀吳仲木日譜　寓湖上書懷　和仲木西泠獨步　良夜　吾道　答來成夫書　寄劉伯繩書　復徐徽之書　與蔡養吾書　竹冠記　送祝開美葬管山祭文　哭韓卓甫文
十二年乙未，先生年五十二。		輯《山陰先生語録》。夏四月，同張考夫、沈朗思、朱韞斯會于翠薄山房。秋，輯《先世遺事紀略》。作壽櫬。朱韞斯過訪，述龍山近事。冬十月，張考夫復舉葬社於甑山，延先生爲賓。時東南社集盛興，先生並辭不赴。先生少腹患一核，病卧久之。	候考夫不至　喜東隱翁歸山　登祝虚齋先生祠樓望海上諸山　龍竹墳看桂　東里謡　病吟櫬成偶占　與吳仲木孝子書　寄劉伯繩書　復吳裒仲書　答沈朗思書　遺祝鳳師兄弟書　送周子和歸山陰序　哭亡僕顧忠文
十三年丙申，先生年五十三。	夏六月，螟。	春二月二十五日，長孫克鬯生，字震脩。三月三日，伯兄腹貞公卒，年六十九。夏四月，會張考夫、沈朗思于龍山。	元旦壽母九十　壽沈三叔七十　病中辱徐邈思屢顧　夢訪劉伯繩世兄　病起書懷　天地　子輿篇　志喜篇　答吳裒仲書　答來

			成夫書　哭董立翁文　自盜説　暮投鄔行素山居記　完璧議
十四年丁酉，先生年五十四。		春正月，復至山陰，訪劉伯繩病。伯繩留訂先生遺集。同劉子本謁禹陵。還至武林，以陸麗京《新婦譜》歸，補訂數條。著《性解》、《禫障》。三月，過黄山。作《家約》。	東渡書感　游東皋别業集中野草堂　西渡書感　春游記　答張考夫書　與吳裒仲書　再作湘冠記　送謝浮弟北上序
十五年戊戌，先生年五十五。	冬，海溢。	春三月，過舊居候仲氏。同許大辛欲爾、查石丈至澉城，弔吳氏兩夫人之喪。還至葆光居賞牡丹。輯祝子開美遺集，序之。作《誓言》。	春賞咏　山中次吳裒仲韻　長夏篇酬祝鳳師　寄張考夫書　與吳裒仲書　與劉伯繩書　與沈朗思書　寄蔡養吾書　柳柳州論　嫡庶喪服議　老實説
十六年己亥，先生年五十六。		春正月十四日，仲兄孝章公卒，年六十七。得吳裒仲訃，往哭之。秋八月二十日，母葉孺人卒，年九十三。九月，葬葉孺人于沈家石橋之西，與覺菴公同兆。時先生欲深葬先塋，筮之	春正書感寄祝眉老　與祝鳳師書　復韓子有書　致張考夫書　脈變記　哭仲兄文　哭吳裒仲文

		吉，遂改葬焉。	
十七年庚子，先生年五十七。	夏，螟，饑。	夏，卧疴山齋。復至枕濤莊。登黃山嶺閣，重游真如寺。訪庚友董治升。	答徐孝先見懷　重九日簡友戲成　祭上壽祝伯母文
十八年辛丑，先生年五十八。	夏，大旱，艸木枯死，斗米四百錢。邑令姚公夔以全災報，得蠲糧銀萬五千兩有奇，民困少蘇。	夏六月，與祝眉老避暑姚昺菴山寓。冬，過祝孝廉墓，以詩弔之。是年，又殤一孫。	雨阻硤山　游梅園　禱雨未應感賦　和昺公望雨詩　山中呈眉老　道鶴山瞻祝子墓書感　贈韓石耕　七夕　海上看菊　送周子和東渡　祭陸伯母裘孺人文
聖祖仁皇帝 康熙元年壬寅，先生年五十九。	春三月，大雨雹。夏、秋，復旱。	春，里中乏食。先生與同志數人貸粟于富室以賑之。秋，過眉老山中看桂，與同人限韻賦詩。得臂疾。	送陸景宣北進　世事　陳彬子子季離合傳

二年癸卯，先生年六十。	夏，復旱。	春正月三日，設姚江、山陰兩先生像拜之，呈《性解》二篇。蔡伯蜚過訪，致壽儀，却之。十七日，同許欲爾、查二雅至武林，訪陸夢明、夢文于司獄中。二公俱明孝廉景宣之諸父也。二月，訪祝二陶于葆光居。三月，入澉城，便道訪丘公維正。夏，得腰疾。秋，風疾始作。時獨居楊橋，朝夕惟一小僮侍役。八月，復設王、劉兩先生像倣古小學祭之。投當事揭，言水利、墓埋二事。冬十一月，至武林，寓天長寺，訪陸景宣、陳貞倩、沈朗思。	元日漫興　甲辰雪乙巳猶雪感賦　掃室四章　贈凌貞侯　次茀孫諸詩韻　伐園　久旱　又詠　題李靜初山樓　秋日漫成　連日飲花下遺眉老　留致張石渠書　復朱康流書　寄張考夫書　悼錢厚菴文　辭慶生帖
三年甲辰，先生年六十一。	夏六月二十六日，雨雪。閏六月三日，海決入城壕。秋八月三日，海潮大溢。	春正月，入黄山看梅。二月，復入山。還，同許大辛登龍山，宿祝鳳師齋，晤陸景宣。同葉靜遠至半邏，訪張考夫、錢雲耜。三月，游鹿苑寺。書《孝經》一	破帷　病鳥　和茀孫春鳥未春鳴二十首　翠薄山房看梅　贈靜遠　元日書感　宗祠即事　大雪漫成　哭爰立姪文　雜言

年	時事	事蹟	著作
		百册始畢。夏，過龍山，爲鳳師兄弟書《省言》一則。冬十月四日，兄子枚卒，年四十二，先生哭之慟。	
四年乙巳，先生年六十二。		春二月，往佛山送蔡養吾之喪。是役也，童子得一竹，歸，製爲杖，先生呼曰靈杖。秋，梁谿高彙旃過訪。	元日過舊居書感　敝屣補古詩　大道　學老實歌　感懷查石丈　柬懷夢弼姪　蔡養吾子傳　佛山靈杖記
五年丙午，先生年六十三。		春正月，重葺楊橋室成，招諸楊氏及宗族同落之。時先生風疾寖加，餘姚黃太沖同陸冰脩過訪，言劉伯繩將葬。先生曰：「吾不能執紼引路，有負良友。」涕淚爲之交下。	十一月十七日早漫作　義社告成漫記　恕説　哭長翁叔父文
六年丁未，先生年六十四。	夏六月十七日，地大震。次日，地生白毛。秋，大水，潮溢。		書潘烈婦碑文後
七年戊申，先生年六十五。		冬，聞海鹽彭觀民先生之喪歸自江西，先生同門友也，病中爲	窺鏡

		作《歸骨記》。	
八年己酉，先生年六十六。	夏，龍風爲災。		病夫前篇
九年庚戌，先生年六十七。	春正月二十八日雪夜，流星燭地，聲如雷。夏四月，大雨，河水溢，禾稼渰死。	時先生久抱風疾，動止常須人扶掖。子翼晝夜侍奉，不離左右。	五月命童子出羣杖拭之慨然有述　與張考夫書
十年辛亥，先生年六十八。	夏，大旱，赤地。	夏六月二十八日，次子禾卒，年二十八，無子，以伯兄孫克爽後之。	元日　悼亡兒二篇
十一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九。	秋，霖雨傷稼，生螟。		元日
十二年癸丑，先生年七十。		春，預作詩及書，辭戚友之祝嘏者。	新春詩　病夫後篇　癸夏漫述
十三年甲寅，先生年七十一。	春正月，霖雨至四月。		
十四年乙卯，先生年七十二。	夏，旱。		十一月雪晴補壽老友祝眉翁七十初度詩

十五年丙辰，先生年七十三。	十六年丁巳，先生年七十四。
夏，霖雨，害菽麥。	
姚江黄太沖書來論性學，先生力疾作書答之。	夏五月，轉脾泄證。子翼泣請醫治，先生力却之。至七月初，漸不支，命孫克𡿺書《喪約》二紙，呼從子易及許子欲爾面授之，餘無所言。然猶日起坐。至二十四日，發吐二次，遂瞑然而逝。冬，合葬于沈家石橋西半里祖塋之次穆。姚江黄梨洲先生爲誌其墓。乾隆初，紹興守方宜田以蕺山講堂爲念臺劉公祠，又以受業弟子三十五人、再傳弟子一人配享。鄞庶常全紹衣爲作碑，先生名在其列。

璋案：兔床吴丈嘗爲公作年譜，别録成帙，頗極詳贍。璋復本其意稍爲參補，作年表一卷，録於遺集之首，亦欲文簡事賅，以爲論世之一助。

乾初先生遺事

楊園先生履祥言行見聞録

族玄孫敬璋輯

陳乾初居家有法度：天未明，機杼之聲達於外；男僕昧爽操事，無游惰之色；子姪力行孝友，雍雍如也。

崇禎甲申之變，仗節死義者，一二十人而外，率皆汙僞命者也。其棄職守逃竄者，猶爲知廉耻事。弘光時，❶謀國者以軍需不給，首行鬻爵，令甚至童生赴試者例納銀三兩免郡縣考。大江以南，每提學出巡，府庫成市。海寧陳非玄道永曰：❷「此輸銀就試之心，即異日迎賊獻降之本也。父兄爲子弟輸銀，必不欲子弟之立節義；子弟欲以是進取，必不願以節義自勉。人心如此，天下復何幸乎？」

辛丑，三吴旱，瀕海高鄉禾盡槁，來春乏食。陳乾初貸米於富室，以食里中之飢者；不足，又勸族人與鄉之富者出粟濟之。且約曰：「鄉鄰之貧者得食陳氏粟，陳氏之貧者無得食鄉鄰粟。」人咸義之。

陳乾初有耕田之僕死，哭之甚哀，食不重味，與人言及即淚下，爲文一篇以告之，詞甚真切；璋案：公有《哭亡僕願忠文》，見集中。任其妻麻衣白兜頭。近今待下不失恩義，不多見也。

祝開美將自盡，出一帙授陳乾初曰：「此吾師所示筆札，及師門講論吾所記録

❶「弘」，原作「宏」，避清乾隆諱，今改回。下同，不再出校。

❷「非」，原作「匪」，據《乾初府君行略》、《乾初先生世系表略》改。

者。吾死，子幼，未能守，今以付兄，謹之勿失，無恨矣。」

黄梨洲先生宗羲思舊録

乾初以《大學》層累之學，不出于孔子，爲學者所諱，不知慈湖已有是言。古人力行所至，自信其心，不須沿門乞火。即以「圖」、「書」爲怪妄，《大學》爲别傳，言之過當，亦不相妨，與勦襲成説者相去遠矣。

乾初於先師門下，頗能有所發明。余丙辰至其家訪之，時已病風，不能下床，信宿而返。

朱竹垞先生彝尊經義考

乾初，蕺山高弟，講學海壖，晚著《大學辨》一篇。於時聞者皆駭，桐鄉張履祥考夫、山陰劉汋伯繩、仁和沈蘭先甸華、海鹽吴蕃昌仲木，交移書争之。而乾初不顧，具言《大學》言知不言行，格致誠正之功，先後失其倫序，且以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近於禪，宜仍還《戴記》。其言雖咈於衆心，然其人不失爲躬行君子也。

許季覺楹罔極録《州志・孝友傳》：許楹字季覺，全可少子。幼有大志，後從何商隱受業，一洗豪邁之氣。居父母喪，毁瘠倍至。東南千里無不知許孝子者。

陳乾初先生，先君子之受業師也。先生品行文章，推重一時，深痛世人惑於風水，暴棺不葬，著《葬論》、《喪實論》諸篇，大聲疾呼，責人速葬。其言激切誠懇，有裨世教。後舉葬社，集諸姻黨之未葬者，各醵金爲會，俾直收者挨次營葬，具見錫

類苦心。遺文尚未付梓，特録此以廣其教。

張元岵次仲竹窗解頤雜録《州志·儒林傳》：張次仲，字元岵，天啓辛酉舉人。私淑陽明，窮經好道，自表讀書處曰待軒，學者稱待軒先生。順治中，舉賢良方正，以疾辭。康熙十五年卒。年八十有八，里人私謚曰文介徵君。

陳非玄名道永，後改名確，號乾初，名家子弟，善屬文，食餼於邑庠，廉勁疾惡。邑令曾某不飭簠簋，一邑莫違，乾初率先白之臺憲，屏其羽翼。友人某狹邪，爲土棍羈絏，乾初排衆救出，而後面責友人之非。少年時，遇事任性，衣食言動不能盡戢，游蕺山之門而歸，爲之一變，安静和好，能以其學教其子弟。善篆刻、擘簫、彈棋諸技，不以自詡。不作佛事，不信堪輿。自擇地之乾燥者葬其父祖，倣古族葬之法。家貧，止有田八十畝，割其三之一以與寡妹及孤姪。母喪，手書《孝經》百卷，以贈親友。書法酷似孟頫，而得晉、唐遺意。但以《大學》爲僞書，則嫌其多事耳。晚年與余有同病之憐，時相詢候。後患拘攣之疾，不良於行。桃李花時，載酒乘籃輿，二子一僮肩之而趨，往來阡陌，與田夫野老占課晴雨；遇竹木蓊鬱，花艸鮮妍，輒飲數杯，頹然而醉。余有鬱悶難遣，或天色晴好，乘籃輿，持竹榼，晤談竟日而還。年來力憊更甚，亦不能作此矣，不知孰先著鞭也。

全紹衣庶常祖望子劉子祠堂配享碑吴氏騫曰：「乾隆初，紹興守方宜田以蕺山講堂爲念臺劉公祠，春秋脩祀事，以受業弟子三十有五人，再傳弟子一人配享，而屬鄞全紹衣庶常爲之作碑。」

子劉子正命踰百年，有祀典而無特祠，大府方宜田涖浙，以爲言。時予方主蕺山講席，謂是故子劉子學舍也。其生前嘗自稱蕺山長，則祠之莫良于此，且合乎古之祭于先師者。乃重新其堂，奉栗主焉。祠成，率諸生行釋菜禮，因議配享諸高弟子。顧其弟子之見于遺書者甚多，蓋殘明講學，即以爲聲氣之藉，未必皆真儒，勿敢濫也。若其後人所稱爲高弟子者，又多不審。如劉公理順、熊公汝霖，皆非受業者，而濫列之。乃諦定其學行之不愧師門者三十五人，再傳弟子一人，或反不甚爲世所知者。乃甫三月而予去。先是，宜田欲予校定子劉子諸遺書，因並撰《蕺山講堂小志》。至是不果，則竟因予之去，妄芟去其中數人者。諸生以爲恨，請予誌之石以存之，乃仿《家語·弟子行》之例，撮其大略，爲文一通，存之祠中，以志見知之統。三十五人者，自海鹽吴先生麟徵以下，曰海寧陳先生確，字乾初，畸士也。説經尤諤諤，詳見墓誌銘。右諸先生，俱卓然可傳于後者。雖然，諸高弟之死，不過六十年，而山中講堂，其誰爲誠意三關之學，則亦無有乎。爾諸生登其堂，能無汗出浹背也耶！

乾初先生文集卷一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書一

與陸冰脩書

兩浙賢豪，無不嘖嘖誦冰脩之義，然某竊掩耳不忍聞是言。伏波誡子姪書，不可不深省也。某非忘情世道者，然竊觀今日事勢，自閉户讀書而外，他無可爲者。况吾兄斬然衰經之中，尤宜以先王之禮過自束縛，不可不慎也。

大舜佐堯平天下，只根柢一孝。伊尹相湯，以割正有夏，只得力於「一介不與，一介不取」八字。俗儒不知，以爲吾學古人，當學其大者遠者，若夫一介不苟，特硜硜小節耳，不足學也。不知伊尹一生事業，單靠此八字做起。辟如精于弈者，彼無它長，只是一着不差。一着不差，便是國手，便無敵于天下。堯之精一，舜之執中，即是此理。此伊尹之所以善學堯、舜也。

吾兄才高天下，意氣如雲，區區四公子不足比數。竊恐世態甚薄，人心至險，一旦財盡懽窮，變生不測，可爲寒心。昔吾友祝開美蚤年慷慨好施，役財如糞土，交天下之士，惟恐不及，僕嘗以前言告之。開美夷然不以爲意。後數年而大悔之，謂弟言「殊有至理，某初見不及此，雖聖人復

起，不易子言」。竊恐弟今日之言，未足以感動吾兄，猶吾前之初告祝子者也。

夫居父喪而違禮，老母在堂，遺以煩憂，殆非所以爲孝也。「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然則兄今日之所爲友，非友也。願且閉門謝客，深思前過，大養其有用之身，待時而動，毋浮動以貽所生憂，幸甚！吾兄非世俗士也，故敢以非世俗之言進，亦慎勿示世俗人。惟裁之，秘之！

與韓子有書 順治六年己丑，公年四十六歲。

六月中，得錢聖月書，知吾兄爲破甑庵徵詩海內，必有名作傑然可讀者，恨弟未之見也。弟固拙于詩，比尤絶無此興。今年課子弟作八股，復覺八股之興勃然，然亦太疏淡，半歲以來，不滿十篇。所謂勃然者尚如此，而況詩乎？以此不能慰知己之望，慚愧，慚愧！但破甑庵詩滿天下，而相知如陳乾初獨不爲作詩，流傳後人，亦自一段佳話也。

辱去歲之扎，得「絶慾」二字教，深服吾兄近功，兼惠及同年弟之意甚篤，至今不忘。但云絶慾者，必猶有慾于中，故絶也，則是徒絶之以形，而未絶之以心。苟徒絶之以形而未絶之以心，則其不能絶也益甚。若弟婦老醜而病，去死人不遠，雖與乾初時共衾席，正自蕭然有旅館風味，無絶之形而有絶之實。非真能絶慾也，以無可欲故，較仁兄不更進一籌乎？

喪亂以來，一昏一嫁，自以粗了人事，可以優游終老；不意又有一小頑兒，只五六歲，方謀上學。看此等意思，似未肯放鬆老頭皮也。當亦是絶慾之效耳。吾兄

補闕事，與絕慾正不相妨，它日儻終負前言，弟亦必不以相訶誚也，放心，放心！

承示欲爾前途，所以與朽弟不同之義，甚是，弟亦深以爲然。而今年春，欲爾忽奮然告退，從好而不從令。作俑之罪，弟復何辭。但士各有志，正不必相强。此極是士之小節，不足輕重。孟夫子不云乎，「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要觀其進步若何耳。如何，如何？

弟近頗無善狀，惟老母八十三歲，視聽不減，能日進郫酒二升；兩兄皆六十外内，鬚髩皓然，長侍老母，驩讌小酣，往往叙少時勤苦，亹亹不休，如聞異代事，此深可樂也。今冬擬作二木，一以待病婦不時之需，而弟之無病者，亦豈真有百年之壽耶！此外更無他妄想。闊久，思一晤。聞今春駕過西湖，何不一枉東隮，尋對床之約耶？晤對未有時，豈勝翹注！

上閔辰生先生書

某敬啓：時從近思家叔處得悉吾師起居，知福履康安，極慰馳系。某在門墻，最沐知愛，而十年以來，未嘗一通問候，洎太先生、師母之喪，俱不獲匍匐一拜。背負厚德，長恨何言！

自吾師去後，寧學中即有公擊奸生之舉，會公道湮滅，草草結局，未及奉聞。由今思之，真是浮氣害道，未足以云義憤也。自是之後，隨引咎自退，無心進取。變故以來，意尤決絕，但不欲造學具呈，謂歲試不到，將自除名。繼值學廩開支，勢必濫及，未有絕意功名而猶口食公家之餼者，遂不獲已，具呈告退。某自老病失學，分

所應爾，而舍姪輩及諸通家子後生有志者，亦復紛紛告退，此當别有所見。議者不察，或謂生爲之俑，實不然也。生嘗語諸子曰：「是舍簞食豆羹之義，絶不足爲名高，要觀進步何如耳。」吾師以爲然否？

邇來積惰廢業，鹿鹿無可呈教，謹録得《省過叙》一篇附正。望吾師細加披削，仍付便人，以開迷謬，不勝幸甚！

吾師清風峻節，夙昔所儀，而松栢之姿，經霜彌茂。側聞輿誦，寔切夢思。雖販夫野老自貴里來者，未嘗不敬吾師之名，誦吾師之德，而嘆吾師之貧也。夫道高而貴莫加焉，心安而富莫加焉。然則生之寡陋，雖日鰓鰓爲吾師憂其貧，而吾師則未嘗不有以自樂也。其然乎？其不然乎？

日思造謁臺階，快領仁誨，而道路風波，不敢出門，瞻望之誠，以日爲歲。先附便足，稍布候私。臨書豈勝顒切！

寄祝二陶兄弟書

頃有宗人過我，問馭僕之法曰：「吾雖有羣僕，而實孤立，無忠我者，奈何？」余曰：「君之僕則然矣，敢問主人所以求忠之道奚若？」曰：「人日給米一升，不爲不厚矣。」曰：「人日給米一升，不爲不薄矣。」主人曰：「何謂也？」曰：「今獨米賤，升米八厘。而百物湧貴，君知之乎？」曰：「知之。」曰：「以升米易柴幾何？」曰：「八觔耳。」「以升米易油幾何？」曰：「一兩耳。」「易豆腐幾何？」曰：「一觔耳。」「易酒幾何？」曰：「淡者一升耳。」余曰：「既知之，則君何以責僕之深也？平情而言，爲富

者之僕而日燒柴八觔，用油一兩，飲淡酒一升，未可以云侈也，而已去四日之糧矣。將舉四者而盡去之，可以不火食乎？ 寒夏衣履之費安出乎？ 而又一升之中，以事出外則免支，疾病不能供役則免支。君之僕而曾從赤松子遊，學辟穀法則可，不然，則雖使曾、史爲君之僕。吾未見其能忠也。」宗人惝然自失曰：「是吾之過也。請歸而益其食。」

既以言于宗人，又欲獻之二陶兄弟。日給升米之外，須量益薪菜衣履之費，使得稍展其手足。此近來治家第一要義，不可不急體恤者也。凡相知家有可以進斯言者，乞人録一通示之，尤推心及物之道，幸毋忽視！ 二陶，志乎陶者也。陶之言曰：「此亦人子也，當善遇之。」斯言良有深味。既益其食，然後嚴緝羣僕，勿令生事，則在彼必樂從，而主威亦易振矣。有得不敢不獻，惟仁慈財擇。

寄陸麗京書

夙企高懷，思相酬對，卒未能也。出處之事，人行其志，不可以口舌争。有來問弟者，輒不應。再問，曰：「子自籌之。」此外不更置一語。聞頃過寧城，遇友人之出試者，每相非詆。意者仁有餘而知未足乎！

弟近痛戒同志，謂一衿之棄，何關名節，力須勉之大道，以無愧古賢。弟邇來荒落殊甚，雖日用細微之事，俛仰多慚。德不加脩，而年齒逾邁，吾是以懼。自責不暇，而暇人之責乎！

願吾兄同此遠懷，益務闇然之學。凡

西泠同志，皆以此告之，或亦千慮一得之助也。向非麗京，弟必不敢與爲是言。非麗京而爲是言，猶之麗京諄諄向諸出試者而正言之也，必不入矣。想當一笑受之也。

聞近來醫學大進，然亦不可不慎。《韓卓甫傳》一册，附覽。張尹來兄過，每道兄雅愛，使人夢寐爲勞，先此代面，更圖晤言。

與許芝田書 己丑

八月十八日，曾一入山中，與仁兄交臂而失之，怏怏不已。時兄翁體中微不快，知旋即平復，又歸心甚遽，故不復趨溷也。秋氣蒸蔚，桂香漸酣，山翁之樂，如何？如何？石齋詩云：「桃花水記漁人棹，桂樹香留明月山。」每誦此兩言，輒神馳東隔翠薄間也。

近大辛、欲爾與諸子爲省過之集，具約甚嚴。後生志趣迺爾，故是爲父兄第一樂境。科名豈足道哉，而仁兄與家伯氏兩得之，豈非家學淵源之不可誣耶！黄門先生世德之未艾，惡可量也！但諸子皆質美近道，而虛氣未馴，正賴賢父兄鼓舞而玉成之，毋折其方新，而徐鞭其中惰，則荆山之璞盡是連城矣。

弟以母老，欲辭館歸養，間以定省之暇，東從諸子遊，樂觀新驥之氣，兼策老駑之頑，生平志願，粗畢於此。自去歲已固辭，而主人苦留不放，願與時違，二載于此矣，我勞如何！仁兄優遊山中，正可時時課督，以觀其成。百年之計樹人，殆謂此也。望切！望切！

大辛《省過集叙》極奇矯可觀，又要弟作一篇。頃病中，亦老艸書滿幅付去。弟文遠不逮大辛，而弟意正不在文，幸于過庭時並索而正之。

大辛詩文，奇逸之氣，餤餤欲發，其才正未可量。昔坡老嘗極口譽諸子之文，至謂「海外孤寂，過時出一篇見娱，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其驩賞至于如此，而今未見有傳文，遺之耶？抑本無其寔，而蘇子姑假借之以作其氣也？今大辛之才如此，而仁兄默然未聞有一辭之譽，又時時督過，不但不譽而已，則所以期大辛於不朽者，豈區區如坡老所云哉？過古人遠矣。

頃歸家，嘗問家伯兄東遊之期，云「須是桂花發乃往」。此當是二老科頭，樹下對弈浮白時也。

附答書

相見時，正下痢，氣虛體憊，不能與吾友快談，若失者久之。後於東嶽一見元岵，一語三日，差堪償此。歸復忽忽不樂，中夜遶堦除走，不自知其何故。豈吾有心病耶！

廿一日，欲爾姪孫傳示來教，併叙言一篇，讀竟，乃躍然起。古人有云：「讀得意文字，可以卻病。」此不獨文也。今人捉筆能言之士，車載斗量，誰能從血心中道得一字否？

《省過録》極是聖賢路上事；《省過録叙》乃字字指授墮坑落塹處，令人寒毛倒竪。師乎，師乎！凡人百病不能死人，一病乃至不起。此一病直從父母

生下時，便自帶來與他過活，日久不但不以爲病，反安樂之。安且樂矣，亦何知其爲病而得治之乎？治之之法，無過于讀書。讀書而後知過，此從染習中來，此從先天雜氣中來，皆能歷歷自詳其故。久之義理深，筋骨鍊，雙眼明，病根自然拔去。《省過録》亦到處體認，法向上人，自不可少，而讀書更能使體認不錯。蓋未省過時之過，能自以爲過；既省過後之過，將不自以爲過矣。各趁一種道理做去，而其寔道理之誤，與私慾之誤，相去有不能以寸者，乾初各以一字道破。諸子欲其因病下藥，而吾更從治病下藥時進之以方。非曰諸子於書有所未讀也，然而讀書之功苦，讀書之程遠，讀書之心虚，苟未能然，亦在所省也。吾得因乾初之意而更益廣之。

今日不幸處此世界，事業文章都無用處。今之人有志氣能向上者，胸中皆能自立見地，不染惡趣，期所生無忝，如此，可以寡過矣。然而壯夫心事，志士熱腸，古人所稱不虚六尺者安在？吾身上擔子放在何所？未可謂身閒志曠，到底不講也。

吾嘗謂今日極閒時節，乃有志人極忙時節。而微觀今人，六時虚擲，「子曰」盡抛；其賢乃寄意於俳諧聲調、風雲月露之間，口不談六藝之科，學不循八股之業，曰「吾無所用之」，全副精神，忽爾委頓。一旦雲蒸龍變，以其時則可矣，何以應之？過矣！

經生舉業，今日周、孔復起，不能不向此中進步。秀才家謂八股爲敲門磚，每厭之賤之。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不將八股敲門，欲將紅頭白刃敲門哉！過矣，過矣！

吾又謂我明養兵無法，因循日久，無計以復漢、唐之舊；文章日敝，社餤孔熾，無力以削名士之習，得此一番混沌，皆可藉以復古。間嘗揣摩，圖效所知，而身已老，不能忍死以望太平。後生可畏，將必屬之。人有恒言：「閒裏辦來忙裏用」，諸子將無意哉！

至於龠兒近詣，覺似小進，觀其用意，亦似向上一邊。吾友過而與之，亦不爲無見，而如前所云，正恐悠忽之意未除。不欲敲門焉則可，門之中諸忠臣賢相，如吾鄉先輩忠肅、文成諸公，不欲取法焉則可，然而不取法焉，則又過矣。吾是以一無可詞，將以抑而進之而未能也。以告吾友，冀吾友呼而告之，併以告諸子，以志吾屬望之殷，可乎？

韓退之爲高閑上人作叙，許其爲心泊然無所起，于世淡然無所嗜。浮屠氏得此，又何求！廼不亟與之而更危之，恐其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今以龠兒視此，豈不然乎！今以諸子視此，固萬萬無此，而既有省，將不爲省中之一事也乎？故竊因吾友之旨而益廣其説。

與朱岷左書 順治七年庚寅，公年四十七歲。

弟近來深戒妄言，獨於醉白之事不能已已，弟亦不解何故。原本作「弟亦不能自解」。別後，又反覆思之，思之不已，寢食若失。家人見而怪之。雖陳子亦竊自怪也，曰：吾豈有狂病乎？彼父母者安之矣，兄弟

者安之矣，親戚者安之矣，吾獨何哉？反覆不能自安，非病而何！處今之世，爲今之人，從俗而已矣，逐利而已矣，何知父子？何知兄弟？何知親戚友朋？而吾獨爲此迂重不可復之言，真病狂之人矣！豈惟陳子，彼古之所謂孔、孟，皆病狂之人而已矣。秋夜無寐，草得《查醉白傳》一篇，盡是病狂之言，童子怪而書之，用寄左右，以發達者一笑也。

與吴仲木書 順治九年壬辰，公年四十九歲。

諸兄不以弟衰廢，收之白社。枕濤諸子，皆勸弟無出，弟竊不自知止，强顔出赴。而愚頑之性終不能化，一會再會，無過衎衎醉飽，絶未有以受諸君子之益，深自悔恨。此後便當閉閣思過，不敢復赴社集，以終枕濤之志，俟弟稍有進益，當更出正有道耳。前於麗兄前已略言之，敢先布之執事，使他日不以負約獲罪，幸甚，幸甚！

吾兄鄙外馳本作「飾」。之學，深求獨體，最是山陰先生第一要義，而力行工夫自不可闕。譬操觚家一味研究體理，不輕下筆，終是眼高手生，鮮能入彀。力行之功，莫先改過。吾人日用，過失最多，自聖人且不能免，何但後學？細心體察，當自知之。知之即改，改而不已，功夫純熟，漸不費力。聖賢學問，端不越此。若明知是過而不即改，曰「此特在外者，不須亟亟，吾當求之獨體」，此自欺欺人，不可之大者也。知過之心，即是獨體；知而不改，便爲有體無用，非真體矣。又於此外求獨，何翅千里。亦如作文，愈改愈穩，雖一字之

疵，不輕放過，方能入妙。吾兄於此道甚深，當不以弟言爲甚繆也。相知中可與言此者絶少，惟兄勇于進學，又辱繆愛，略有所見，不敢不以相告，幸更有以教之。

詩文小道，學者亦當留心，但沾爾求工，亦關係一生人品，于「文人」二字上更加不去，最是恨事。生平尚論古人，不能不遺憾于韓、蘇二大家。謂以彼其才，縱不能追蹤孔、孟，亦當如管仲、國僑輩，使文以人傳，不宜使人以文傳。以二子之人品才學，而獨未免此譏，豈非竭一生之精神力量于此而不能自拔，以至斯耶！況下此者，可勝嘆悼哉！每愧昔人之言，謂此輩宜束之高閣，未審吾黨之學與高閣中人物相去幾許？言之可爲于邑。

前者山樓之會，闇兄昌言，謂「士人立身，一道德，二經濟，三文章」。本末井井，當時莫不聳聽。于弟之臆見，則祇是一事，未嘗有三，必欲離之，則後二者皆病。今之學者，競言經濟，適本作「寔」。長機僞，無益雄圖；即或倖而集事，而蹶不旋踵，可爲懲戒，未可便相稱道也。

《學》、《庸》二書，純言經濟，而世不察，謂是言道之文，真可啞然一笑。若只欲立苟且之功，擅風華之譽，則惟其所尚；必欲建不拔之業，垂不朽之文，舍道德奚恃哉！

學者通病，大率是一「假」字。其馳騖不知止者，三分是名，七分是利。進乎此者，則七分是名，三分是利。究之，名之與利相去幾何，總成十分，假人持此僞質，獨安所之！幸而世方擾亂，名寔淆溷，假人際此，聲光爛然，倘遇真人出世，則此輩便如白日魍魎，不敢現形，亦足悲矣。嘗自

謂人生世上，如金之在鑪，成色高低終當自見。大抵處今日世界，五成、六成、三四成銀，通用得去，及其用去，輒又自得計，以爲從今用銀只須如此，良可悼也！今學者之過自菲薄，何以異此？相知中萬萬無此等人，倘有分毫洗刷本作「脱」。未盡，便須急自省察。

亂極必治，吾輩正求志之時。弟老矣，無能爲矣。吾兄壯年力學，仰望甚深，決當一日千里，繼先生之學而光前人之業，爲交游光寵，不勝幸甚！狂言罵俗，不祥孰大，幸勿示人，以增罪案。切囑，切囑！

寄張奠夫劉伯繩兩兄書順治十年癸巳，公年五十歲。

别來忽復半歲，馳想極深。兩兄奉先生之教，最親且久，宜其引伸不倦，日進高明，企慕之誠，非言辭能喻。弟則習成頽廢，迄無聞知，兼今衰眊，復何能奮！上負吾師，下慚吾友，夙夜念此，悚懼而已。

祝鳳師已從父命不試，其弟豹臣則從母命出試，謂之調停，弟未敢云盡善也。唯鯤濤兄下帷發憤，潛心舉業，誦其近文，可爲工妙，徒以欲禁兩姪出試，躬先告退，真是克己之學。告退，弟所能也；揣摩成而告退，則非弟所能也。兄亦當聞而色喜乎？

仲木之才華，力劃積習而歸之切近，

雖賁、獲之勇，何以加諸！考夫兄造履彌篤，幾于顯微無間，尤是師門曾、閔。弟敦本不及考夫，好學不及仲木，拔俗之勇不及鯤濤。而三子者不我遐棄，每欲進而教之，藉其漸磨，或可妄希寸進。然非如兩兄者開我迷謬，示以周行，何由得比肩門墻之内乎！先生往矣，弟得見兩兄，猶見先生。兩兄不鄙而惠教之，猶之奉先生之教也。然則，弟之感佩兩兄當何如？而其所私心願望于兩兄者又當何如？兩兄有善，不敢不揚之于人，弟有疑于兩兄，亦不敢不進以告也。

聞之友人，謂奠兄之子亦隨俗出試；又謂奠兄曾拜一某和尚。此二事，弟必不信。然既聞之矣，又不敢以不信而不一以告也。向者曾聞奠兄責鳳師兄弟不可出試矣，以其爲開美之子故也，吾不知奠夫之子何以獨不得如開美之子也？此未能無疑，一也。

不知所謂拜某和尚者，彼來而答拜之耶？即不來而往拜之，亦隨常相揖之爲拜耶？抑若門弟子拜而受教之拜耶？如前二者之拜，吾無責焉耳；萬一如後者之拜，則爲某和尚之弟子，即非吾師之弟子矣。此未能無疑，二也。

苟無其事，則是弟妄言，置之已耳。若其有之，何以自解？雖然，倘能同鯤濤、仲木之改過不吝，則是二者曾何足爲奠兄累乎？益以類推之，或有在二者之外而非弟所得聞者，又何憚于悉改也？

自與仲木受書西歸，分部校讀，愧未有分毫之得。《古易抄義》曾于癸未年秋蒙先生授讀解吟軒中，甫十許年，遂茫然一無所記憶，開卷如讀所未見書，弟之不

能專心致志于先生之學也如是。此書具有心得，又成南洲翁、秦臺翁兩先生之志，不妨先行否？

《年譜》出繩兄手筆，自另成一書，不妨參以己見，然關係先生學術處亦自宜過慎。至於《遺集》，言理之書，或去或留，正未易言。無論弟之淺學不敢任臆，即如繩兄之家學淵源，表裏洞徹，恐亦遽難裁定。子不云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夫仁知之於道，豈云無得，而不能不偏于所見，然則道豈易言乎？然則先生之學亦豈易言乎？與我見合者留之，不合者去之，然則豈復爲先生之學乎？以繩兄之明睿，萬萬無此慮，而弟猶不敢不鰓鰓過慮者，祇見其不知量耳，而不能自已。

開兄葬未有日，豈勝愴而！兩兄果不忘先友，幸偕紫麋兄同過，一慫恿之。以諸兄之道望，又不憚數百里命駕，當必有感動處。若弟之庸碌，則已不啻舌敝矣。不勝厚望！

別繩兄序一篇，曾先以稿附歸舟奉正，到否？茲另書呈上，並全録《春游詩》八首，附以《哭敬輿》、《祭查母》諸文。以同學中多有奉行先生之教者，故並塵清覽。前書大半在仲木處，弟止受《抄義》二本，便率爾寄完，容俟後信。帶水之隔，覓晤甚難，有可教者，幸不惜詳示。臨風豈勝馳系！

答查石丈書 癸巳

讀來教未終，吾淚欲隨之而下，況石丈之仁孝性成者乎！前者同人之集，不

覺多言，石丈不以爲罪，而益懃懃欲求其未盡者，原本作「而人欲進求其未盡者」。何石丈之欲善無厭也！

自夫禮教不明，人心盡汩，僕之少年，性益粗放，居先人之喪，全無人理；後稍知痛悔，恒斷腥食于先忌之月，支離補救，終亦何裨。以此欲徧告同人，一洒此恨，《喪寔》之作，誠痛結于心之至也。

頃吾石丈不幸有母之喪，區區之心，不啻如大旱之望時雨；謂自此得振行久廢之禮，提撕既死之心，於人心風俗大有拯救。又不意石丈以多病之後，輕聽婦人之仁，於七終之日，暫用酒肉。友朋讌集，間一預之，於禮亦未有大害，而鄙人硜硜之性，獨以爲斷然不可。何者？世俗望深，謂石丈之勇于矯俗若此，而能黜佛事、禁鼓樂若此，不以酒肉陷弔客于非禮若此；而石丈兄弟復不能自卒于禮，然則向者非真能行古之禮也，儉其親已耳，慢客而已耳。僕雖甚愛石丈，安能爲之解説乎？

雖然，此猶爲世俗起見。君子苟反躬無疚，雖舉世謗我，猶欣然受之。

獨恐于石丈之心亦必有時刻未安者。此未安之心，即聖人與我同然之心。知其未安而必求其所以安，即是禮，不必又從鄙人問所以善後之道也。苟真能改過矣，僕雖無一言，不患石丈之不即于禮也，如其未然，僕雖言之詳，無益也。人苦不知過，知過而改，即復于無過。僕悔過于十年之後，欲改無從；而石丈能悔過于旬日之内，真所謂不遠之復也。石丈雖過乎，于不佞猶不啻倍蓰而什伯之矣，石丈何患？石丈以今日之所痛恨欲改者，設誠以行之，益推類而廣之，有餘師矣。不贅。

致查静生書 癸巳

確積懶成痼，不能振起，妄意吾友或有同病，每欲於讌集之日一發狂迂，而前者酒間之論，微有未合，於世俗則置之已耳，於吾静生則未忍默默已也。

静生之心，君子之心也；静生之學，君子之學也。而生平立論，率歸平恕，弟不盡以爲然。恕于人可也，恕于己不可也；恕於世俗可也，恕于朋友不可也。君子之立言也，惟其是而已，不忍逆計其人之能不能也。其受言也，亦惟其是而已，不必復計夫言者之能不能也。

如前弟之所以責石丈者，即弟之所萬萬不能者，其誰曰不然？然常人之情，責己則昏，責人則明。君子當矜其昏，而嘉其明焉可已。苟今日以乾初之所不能責石丈，而石丈他日又以其所不能責乾初，交相進于不能，不亦朋友之善道乎！今乾初曰「孝子之道，吾猶有未盡也，而不可以責石丈」；静生曰「孝子之道，吾猶有未盡也，而不可以責石丈」。推之石丈之友，無不人人云然，則亦相率而入于不肖已矣，又何朋友之賴乎？

嗟乎！交道至今日，不可言矣，詩文而已矣，酒食而已矣。雖前日葭茂之集，猶不離斯二者，而即所謂詩文，亦掛空名。惟静生稍稍出言，徵其闕乏，于諸友之中，最爲認真。則静生於詩文、酒食二者，已不純用平恕之學矣，而獨恕於道義之相規，何也？

三年之喪，宰予欲期之，夫子猶謂之不仁，况又減而爲四十九日乎！真可爲

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頃辱石丈一札，拳拳請益，悔過之誠，可謂一字一淚。以此知仁孝之性，人所固有，向爲習俗所蔽耳。雖然，此豈獨石丈兄弟之責乎？而人子原本作「吾輩」。之所以孝其親，又豈止居喪一事乎？恐吾輩今日悠悠於詩文、酒食，而茫然不知爲身計者，皆不孝之尤者也，亦大可懼矣。

靜生又云：「聖人之心極虛。」豈以弟但知責人，不知責己而云然乎？敢不敬承明教。而確又有所質者：謂聖人之心固虛，然虛心於道，非虛心于俗也。虛心于俗者，是鄉原之學也。道之所然，而吾不敢不然，夫是謂之真虛心。苟唯是調停道俗之爲見，幾何而不流爲鄉原之學乎！靜生既以吾或未能盡孝道也，而推之於石丈，而不欲深責之，可謂能虛心矣。何不又推吾不欲試之心於子弟，而岐視同體乎？勇于詩文、酒食而怯于道義，恕於相規之善而不恕于子弟之干祿，則靜生之所爲虛心，又得毋認賊作子乎？生平道義之交不多幾人，恃愛輒復盡言，亦猶向者所效于石丈之意也，想不深罪。原本此下有云：「又嘗欲集一編，以祛封婁風水之蔽，在別録，未就。希先道意，餘再俟面盡。」

答陸麗京書 癸巳

太夫人老伯母之純孝，六十致毁，仁兄驚憂，遽致危疾，斯皆上天神靈之所嘿佑。雖無虎臣、際叔諸君爲之營救，兄其不霍然乎！病後補養，益勝平時，於此倍加調攝，俾元神完足，無窮之筭，將於此乎基之，則《大易》所謂顛趾出否，因禍獲福

者也。尤不勝厚望！

伯母六袠，稱觴致頌，子道所宜。惟徵言一事，殊爲近俗。兄前于近思家叔坐中固徵及之，弟以稠人廣衆，未敢直告。然弟向者之辭於閻伯，兄之所知也。弟之辭閻伯者，非絶閻伯也，所以敬屠母而愛閻伯，不敢以世俗之交交閻伯，以世俗之壽壽屠母也。而閻伯不從，弟不以閻伯爲孝。弟沐吾兄之愛深于閻伯，而弟所私心屬望吾兄之意亦深于閻伯。使弟一旦易初心而趨近命，曾不足爲伯母毫髮之重，而徒使大負於閻伯，雖吾兄亦當惡其反覆而痛絶之。確自此將不得爲麗京友，又何詩文之足取乎？

確自惟生平過累山積，又以狂迂，動與物迕，獨麗兄略其玼纇而深交之。弟嘗不解所從來，每欲一自淬勵以報知己，而年質衰庸，不堪鞭策，則又以爲苟可竭愚本作「愚夫」。之一得，以贊助高深，亦所以報也。故向嘗以社事薄有陳請，過蒙採納，喜不自持。而弟竊以爲今者徵言之舉，正復與社事相類。于世俗則以爲孝，于吾麗京必有夷然不屑者。何則？以伯母之賢德，麗京兄弟之文章節義，海内操觚家慮無日不抵掌鼓筴，思以發揚盛美，苦未有會耳。今日之事，正恐卻之而愈至，削之而愈多。不意麗京復下徵言之檄，反令懷誠欲吐之士濡忍不前。何者？華封之祝，本是千古美談，向使出自九男之意，則此三言者已黯然無色久矣。即必不可已，堯作《大章》，一夔而足，又多乎哉！今吾度方内文人之才，未必即有過西泠諸子，而西泠諸子之才，亦未必即有過麗京兄弟。以麗京兄弟而徵文于多士，是無異薄

内府之珍藏，而搜閭閻之小玩。此吾所謂必麗京之夷然不屑者也。縱麗京欲之，得毋爲賢母之所不樂聞乎？

謄書四出，殊累静攝，即非守身之孝。此弟益推而廣之，百凡應酬，儘有可省。此弟前札所拳拳于吾麗兄者，謂麗兄之孝尤有切于此者也。賢人君子欲自拔于流俗，當斬斬截截，宜行即行，宜止即止。如是，猶懼其汩也，况可隨流而不返乎！爲人爲己，界限自明，度吾麗兄非闇而不知，正自知之而不免耳。此知而不免，是時賢通病，爲害最深。麗兄試深思而猛省之，必有一朝霍然者。此又虎臣、際叔營救所未及者也。恃愛，遂深言之，不罪！

與吴仲木書 癸巳

弟近奉多言之戒，謂鋪費紙墨，悉是罪過，非徒口舌起羞也。以此，欲絶口不談一事，絶筆不作一字，而戒力淺薄，時復犯之，慚恨而已。

前論虚心一紙，支離特甚，已即悔之。故雖屢奉後教，未敢一一詳答，知吾兄必能諒此惓結也。仲謀之勤，仲木之虚，並是前賢得力處，未有相非，而可相益。大抵心之虚者，必不可不勤；而勤者之心，益不可不虚。虚而不勤，終鮮實得；勤而不虚，必闇精理。故山陰先生獨主慎獨之學，似兼勤與虚心二義，差爲無弊耳。

《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强不息」，朱子解之曰「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

强而不息矣」，則可謂善言勤矣。苟爲未然，則勤之流弊正與虛心等。凡是日用當行，即胼胝耕稼，儘足風流；一爲習俗所移，即丙夜親書，益形穢鄙，在義利之間而已矣。故士有所以爲士，農有所以爲農，商有所以爲商。而士之所以爲士者，以非止讀書作家而已也。❶ 忠節先生原本有「之教」二字。曰：「備百行而爲士，何容恕己責人！」瑋案：此二語見《忠節先生年譜》。其出聯云：「參三才之謂人，嘗愧頂天立地。」然則士豈易言乎？然則士可不勤乎？而百行之中，又有緩急先後，故又曰「君子務本」。故其心益虛，則其行益勤；其行益勤，則其事益簡；其事益簡，則其德益懋。意者，此足爲仲謀兄告否乎？然在弟已犯多言之戒矣。惟兩兄不以愚眊棄之，更賜駁正，不勝幸甚！

弟看古今道理，多被先聖賢説盡，吾輩復從何處開口！弟所以深戒多言者，非惟不敢言，直無可言耳。獨論及葬事，又不覺嘵嘵有口，以爲近世之禍無迫于此。頃以二書奉正，曾爲弟一批駁否？欲併前《族葬圖説》合刻之，以呼世之昏昏醉夢者，而力未能也。

弟嘗謂先生之仁政，自封建井田之類，揆之時勢，終未易復；惟族葬之法，決宜脩行。而今天下葬師如織，殘民以逞，賢愚胥溺，罕能出頭，某誠私心痛之。今人棄粒米于穢土，便共以爲不仁；若廼良田連畝，歲出米麥豆數十斛，耕夫一家之命咸仰于此，一旦奪爲墳塋，永廢農業，較棄粒米之罪，已相去幾萬萬億，莫可推算。

❶「作家」，依文義疑當作「作文」。

自非大不得已，何忍議此？而民之狂惑，以爲舊塋決不可祔，葬師決不可廢。「王之地有限而秦之割無已」，遵斯道也，必復反上世之不葬矣，真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故拳拳之心，欲懸此書以俟明王之作，而智力短淺，終未有當，深有望吾同志之士共相審究，定爲不刊，以少捄貪愚之萬一。弟竊以爲今學者求仁之功無大於此者，因併布之，吾兄幸一留神。

考兄不果踐哀仲之約，豈惟君家兄弟之憂，弟亦有私憾焉。豈天不欲成就吾輩之學歟？何緣之薄也！

山陰之使，稍緩無害，雖遲之新春，亦無不可。龍山祠地，大約脩理爲艱，以兄未至，弟亦未嘗一過而問。近胸中覺更有見，正須面議之。

開兄集，竟亦未能即就梓。前得子霖一函，並是開兄侍先生時所手記者，似皆宜登集，兼足以補師集之未備。弟以爲還須攜至山陰，與伯繩兄一商。刻事誠未易草草，以此益服伯兄久持先生之集非無見也。

前札原本此下有云「寄封婁者至今未到，所謂擬康節先生語，亦未能臆斷」，凡二十一字。「憂勤惕勵」四字，真是吾輩金針。以兄病體，還宜優遊節養，不當過勞。大抵吾兄之病，猶患躁急。躁急之故，亦只坐不切實耳。嘗誦考兄之教，有曰「不着緊則不進，太着緊則有進鋭退速之患；不優游則不安，太優游則有因循怠荒之弊」。亮哉斯言！弟病在不着緊，兄病在不優遊，吾兩人其交勉之可也。

頃奉近思家叔一椷，深相規切，砭入膏肓，得此于同人中，何翅跫然足音。弟

多言之戒，亦自此始，而痼疾復發，以爾覼縷此紙。以仁兄之愛弟，必不下近思，望更有以藥之也。

嘉禮伊邇，慎言自保。晤期想須俟之來春矣。臨楮不勝懸切！

與老友董東隱書 癸巳

一二十年來，舊遊零落，至稱真相知如兄翁者，尤指不能再屈。每恨山川阻脩，相見不數，及乎相見，言論往復之間，又不能違心以阿兄指。區區之愚，以爲朋友之道貴於相成，毋貴于相棄故耳。

頃從邑城歸，獲讀吾兄手教，有「名教外人」語，爲憮然久之。名教外兄乎，兄外名教乎？何其言之戾也！既又自謂「烱烱不落第二義」，則益過矣。聖遥弘遠，固非弟等末學所能幾及。至于佛氏之學，吾黨羞稱，然而登峯造極，猶需苦行。吾兄雖篤志信脩，終是係籍佛子，于彼教尚遠，遽以第一自居，豈其然乎？聖王之教，如布帛菽粟，雖平淡無奇，自有至味。佛氏之道，如龍肝鳳髓，縱極天下之珍味，要終不得上口。其爲第一第二，亦無從辨。吾兄天性孝友，孳孳爲善，固是吾道干城，而信夷人之誕書，習里婦之蟲說，根深蒂固，固知非筆舌所能争。要之，是非邪正，有識自見。弟嘗謂今世佛教之害，百于楊、墨；葬説之害，復百于佛氏。弟方併力以攻葬師，未暇闢佛，因感兄教，故偶及之，非敢護己而求勝也。猶望仁兄回龍肝之妄想，尋菽粟之恒味，還歸故山，弄孫教子，桑榆之收，尚爲未晚。

彼俗士營營苟苟，名雖爲儒，實畔儒

教，固宜爲兄所厭棄，獨不有真儒自得之學在乎？ 弟觀今之善知識，悉染時士習氣，題箋寫扇，狼藉人間。 高座伎倆，不過如此，弟深鄙之賤之。 至于貪嗔穢鄙，更甚俗輩者，往往而有，又不足言矣。 兄與此輩周旋，日久當自覺察。 求其服膺之故，竊所未明。

至於嗜慾淡薄，吾道固然。 兄若教以絶慾，則鰥夫有不能不絶之勢。 教以斷酒除腥，則弟亦非貪口而不能，特不敢以無故而守凶喪之戒。 兄獨非人子者，而忍以勸弟乎？ 無故斷殺，其罪正與無故殺生等。 更願吾兄廣此胸臆，稍開夙戒，以潤枯腸，尤是衰年之助。 其自夢徵先生而上，數世之靈，寔式憑之。 倘食肉果有罪業，某矢以餘生代知己受之，天日皎然，決不食言也。

《簪言》尚未敢輕刻，惟有《族葬圖說》數篇，欲急刻以救世，尚須正之吾兄，歲冗未暇録上。 蓋士人之信風水，與婆子之信佛，其受害淺深雖有不同，要並爲貪心所中。 佛之無生，乃是有生，兄細勘自知。 語云「利令智昏」，亶其然乎！ 恃愛，輒盡此紙，想不深罪。

與張元岵書 癸巳

敝佃事已得小懲，附慰拳注。 自反終屬褊衷，深乖古人不校之義。 舍此更言學問，徒欺人耳。 慚恨復何可言！

前辱面誨，諄諄進以「妥貼」二字，伏而思之，最難體認。 苟詣其極，即是「可與權」、「不踰矩」境界。 某賤儒也，何足以知之！ 顧其中有大分別。 有妥貼于俗者，

有妥貼于道者。蓋妥貼于俗者未必妥貼于道，而妥貼于道者亦未必妥貼于俗，二者相非，莫能衡斷。然而由前之言則爲鄉愿，由後之言則爲聖賢，何翅毫氂而千里乎！要之，真妥貼于道者，自無不妥貼于俗；由俗人觀之，覺得未妥貼耳。妄見及此，敢以正之有道。惟不吝開示！

寄劉伯繩世兄書甲午

四月廿日外，西泠沈甸華兄過舍，謂欲於端午後數日謁先生於古小學，以亂後未得一弔奠故也。弟故亟附一函，而甸華竟不成行。甸華名昀，亦先生門下士，此行想尚須至秋間。而貴邑周子和兄館於確近地，春初辱帶來成夫兄一書見教，弟亦報以一書，俱未得達。今子和兄以暑假而歸，遂并寄之。此夏早熱，念吾兄較輯勤勞，道體倍復清勝耶？

兄向素食，自今決宜稍進滋味。弟必不敢以非禮强兄者。弟嘗謂絶慾非難，寡慾難；素食非難，節食難。兄自驗，當知之。弟比年差能絶慾矣，非敢偷爲易也，蓋天所制矣。願吾兄勉其難者。此吾道之大所以遠過老、佛也。

弟鄉居，不能不學稼，而久旱不雨，農事良苦。小暑日略雨，身心少泰，遂得復寄此書。仲木尚留武塘未歸，歸亦不越兩三日。度初歸又多事擾，恐未能即發使書耳。《易抄》、《語録》、《會語》，俱送考夫兄處，未返，確于先生《語録》，亦略有參訂，欲私質之吾兄，非面晤不能。甲申六月間，曾拜先生一手書，論開美出獄事，似亦當補入集中，統俟嗣寄。

開美葬地，已定於管山，距所居猶不出五里外，然大非開美意矣。弟屢争不能得。「不誠未有能動者」，不其然乎！以此益欲刻族葬諸論説行世，竟踰年未果，亦坐不誠之病。開兄交遊雖廣，然最心許天錫及不肖弟兩人。今天錫已負開美，弟之負開美與不負開美，尚未可知。然即此葬事與其仲子之試事，弟皆不能力争，便已大負開美，何論其它？言念及此，真慚悚無地。幸杭、禾兩試皆不獲雋，當是天佑賢者之後。萬望仁兄特札救正之，猶可及也。

考夫、仲木皆善病。考兄有館，仲木家累重，俱未易出門。獨確無它事，而母老，近九十，最念不肖，弟亦不能獨出門，山陰之棹，迹久不發，然終不忘于心也。

《别叙》皆肝鬲之言，非敢爲諛。至所要于吾兄者，皆是兄分内事，又安所推讓乎！已另録一紙，封前所寄仲木處書中，于前稿略增潤一二段，然亦無大異也。要之，夏秋間决並達左右矣。成夫兄書已另寄。成夫壯士而貧甚，此天所以抑其氣而造之也。望仁兄時加砥礪，爲師門護養此狂簡之材，幸甚！餘再俟續書，不盡。

復蕭山徐徽之書甲午

恭惟伯母之賢節，加以耆壽令辰，雖吾兄兄弟之慶，亦即弟之慶也。屬在同人，無不獻詩爲壽，况弟沐兩兄之愛尤深，何敢自外！但弟之鄙見，以爲母壽徵言，絶是晚近習氣，非吾輩所宜。故昔歲壬辰鴛水屠闇伯之母壽六十，徵言於同志，弟曰不可，闇伯不從。明年癸巳，西泠陸麗

京之母六十，又徵言于同志，弟即以告闇伯者告麗京，麗京不從。而弟亦終不敢獻詩於二母，闇伯、麗京亦絕不以是罪弟。何者？以弟言雖戾乎俗，而未必無當于道也。今其重敢欺屠、陸而勉遵吾兄之教乎！知仁人君子必有以諒之矣。仲木亦同鄙見，並元本作「偕」。請方命之罪，竦息，竦息！

學不反之切實，雖人子之於親，有漸流于浮僞而不自知者。此種過失非小，願仁兄於此痛下一砭，而進務其遠者大者，不勝禱切。

仁兄道體素羸，兼以久病之餘，幸萬分保愛，不宜全恃藥餌。是即守身之孝道；豈有外此者乎！

弟學不加進，而日益衰耗，幾同廢人，嘆恨而已。老母食飲幸復如常，但前月忽喪一孫，屬家中兄之長子，孝養甚恭，年未四十而奄逝，此老人所痛，神氣遂爾少損。且八十八歲人，雖健，庸可恃乎！辱遠念，謝謝。

開美兄定於元本作「遺骨以仲冬」。仲冬十六日葬管山，以吾兄兄弟所欲知，敢附以聞。一書寄來成夫兄，乞即致之。寒風甚厲，諸惟爲道自愛。令兄令弟通祈致歉負之意，不盡。

復來成夫書甲午

辱教殷殷，進諸名士而重黜腐儒，意良深矣。然黜腐儒可也，進名士不可也。腐儒形腐，名士神腐，神腐之腐，更甚形腐，足下殆未之察耶？

蓋兵不可談，談兵者即不知兵；詩不

可矜，矜詩者即不知詩；禪不可逃，逃禪者即不知禪。要之，皆具腐儒之一體。後生罔識，轉相慕效，于是腐師日多，腐徒日繁，而吾先師之門庭始闃其無人矣。嗚呼！可痛也！

格庵、徽之、木弟諸子，皆有卓然之行，吾所深敬者，彼非徒名士而已也。使其不談兵，不矜詩，不逃禪，則三君子必更有進于是者，惜乎其多此也！

至欲寬闢便徑而益進時文名士，則吾成夫之意愈苦，而途愈危矣。君子成人之美，雖傭販屠酤，下流乞丐，皆可引而進之於道，况能文之士乎？聖人之道，若大路然，人無不由；而有不由者，正以其多便徑之故。故距之則吾不敢。且道，人自有之而自蹈之，又豈吾之所能距乎！若多闢便徑以收之，則非其收之，正距之耳。便徑愈多，則大道愈塞矣，不可之甚者也。

大抵聖人之書，無一語入腐，俗士則無一語非腐，無一事非腐。棄聖人之言，以爲非吾性之所甚便也，而津津焉惟流俗人之趨，雖趨有不同，要之不離乎腐而已。形腐且不可居，况神腐乎？三名士猶未免於腐，况時文名士乎！吾成夫固絕遠乎腐者，故敢進其腐説如此，惟留意。

與蔡養吾書 甲午

弟離羣索居，爲日已久，歲月逾邁，而德不加進，慚恨無已。昨承兄教，以待暇裹餱入山，爲静坐計。此是弟之夙心，敢不聞命。顧弟爲之兆者，已不翅一而再而三矣。同志寥寥，與弟昕夕山中者，惟來老一人已耳。《易》不云乎：「非我求童蒙，

童蒙求我」，弟固不敢不以童蒙自居。意者，再三之瀆，而諸君子之必不我告乎？何應求之寂寂也？

弟每自恨五六年來獨處無偶，反不若它日爲章句師時，猶朝夕有師弟朋友之樂，而今已矣！學道者必不如學舉業之專，此自昔已然。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弟之不德而失其鄰，又何尤焉！緬維翠薄之約，已及一年，如期月已可，則考德問業，正此其時。然弟不能自問，安能問人？以此，每望望山齋，元本作「比弟所以望望翠薄山齋」。欲前且止。非弟獨敢忘翠薄之約，宜諸君子之有以諒我也。

夫道非求於吾輩，吾輩者求之。果其自反而道足於己矣，無它求矣，則吾不敢請。如其不然，吾未見其可以優游安坐而不惑也。疑若一歲之中，除處館之友自有常業外，其餘或久則數月，少則兼旬，往來山中，禪續不絕，相與砥礪切磨，共究千秋之業，此必吾先師先友所禱祠地下者。如是，庶不失當日相約本旨。若但擇花晨月夕，乘興往游，飲酒賦詩，自誇勝概而已，此則吾先師先友之罪人，而豈不肖弟之所敢出哉！

久不獲入山，恐吾兄見怪，以爲失其常度，故略叙情事如此。吾兄得無笑其迂妄乎？《北山移文》今必出自來老，亦且聽之矣。諸相知中，望即此道意也。不罪。

復吴仲木書甲午

違教半載，積想良深。朱蘊兄過，得拜兄初十日書，知道體逾勝，兼聞新嫂之

賢，欣慰可知。半年勞攘，正是磨練學人處。于此得事事無愧，方爲顯微無間之學。不則平日所講究者，盡屬虛知見耳。先生云：「行立坐卧都作坐觀，食息起居都作静會。」而兄更欲於勞攘之外求静坐乎？弟在家無事，坐成悠忽，真是學無本領，動静俱不得力，念之惘然！

弟自辨《大學》來，僅拜甸華兄一書，視亦未有所開發。餘子碌碌，無所短長，視此道晦明絶續若無預我事者，直麻木不知痛癢人，亦足悲矣！爲己爲人，本非兩事，諸君只是無切實爲己之心耳。苟能切實爲己，於此事那肯輕輕放過耶？頃日間嘗謄一書，偏告同志，以相警發，不審其亦各有動於中否也。吾兄體道逾密，想已從勞攘中洞晰斯理，必有以詔我矣。學者只爲重重習氣所蔽，去得一重，又深元本作「染」。卻一重，不得出頭。時時提醒此良心，常作得主張，便是一日千里之學，願仁兄先我着鞭也。

近日老母初到舍，草草晨昏，未遑造晤。臨風馳想，無任依依。

乾初先生文集卷二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書二

與吴仲木孝子書順治十二年，乙未，公年五十二歲。

時念孝履，不能去心。恨里役羈身，不獲假一日之暇奉候喪次，歉愧無已。初旬，沈左之表兄過舍，寄一緘附候，到否？望邊過祝二陶齋中，見其家人有自澉城歸者，詢知仁兄近日已進少飯，喜慰之極。自此徐加調節，漸可復元。總之，一敬之功，無微不到，惟仁者善體之耳。

弟前《哀詞》引「敬爲上、哀次之」文，非欲吾兄持敬而去哀也，敬固哀之所從出也。敬故能盡哀，敬故能節哀。盡哀以忠乎親，節哀以愛其身。匪愛其身，愛其父母之身，乃所以忠乎親也。若一往不顧，必致生疾，未免賢者之過。蓋疾則必藥，必滋以食味。不飲藥，不滋食味，則將有不勝喪之懼。元本作「則將終傷其生」。必飲藥，必滋食味，則甚傷孝子之心，然正無可如何耳。哀毁之過，反歸不及。無過不及，元本作「故君子之居喪不可不及，亦不可過」。非敬，烏能全此哉！嗟乎！

吾黨之有志者多矣，未有若吾仲木、吾哀仲之勇於義者。祝二陶云：「吾見仲木之居喪，直欲愧死。」豈惟二陶哉！聞吾仲木、哀仲之義而不感且愧者，無是心

者矣。凡弟之惓惓無已，正如末學之議夷、惠，妄爲求全之論耳。想仁者必能鑒此愚塞也。

忠節夫人之壽，同人擬代吾兄稱觴。此考兄之意，弟遵而行之，不忍以聞之吾兄，亦不敢不聞之吾兄。舍姪輩奉弔之便，率爾附候，并佈積心，殊不能盡。

寄劉伯繩書 己未三月六日

入春，想道體逾勝，詣學益深，馳戀無已。確擬於正月中旬同沈甸華兄渡江奉候，以里役爲累，竟不果。比又喪一耕僕，八口皆恃此僕以飽，今忽奪之，甚傷懷抱，幾同骨肉之痛。奈何，奈何！ 案：公有《哭亡僕願忠文》，見十四卷。

正月初二日，吳仲木遭嗣母之喪，哀毀過禮，雖先生之居章太夫人喪，幾無以過之。吳哀仲讓還繼産二百卅畝，遂爲赤貧之士，尤人情所難。

哀仲，秋浦先生之仲子也。往吳司寇公之子孟佳君無後而後仲木，及孟佳君之死，而哀仲已生。忠節先生曰：「兄之子宜爲後者也。」秋浦先生曰：「吾子尚在懷抱，不能執喪，且未有死者之命；而子先立，且長，能執喪，宜終爲後者也。」兩先生相讓，卒並繼之，而中分司寇之産。已而秋浦先生之長子節侯無禄，爲秋浦先生子者惟有哀仲，秋浦先生既已悔之。後秋浦先生死，而哀仲固行三年之喪矣。若終遂前議，則哀仲宜又隨仲木執嗣母之喪。哀仲曰：「是文過飾非，以自固其非分之産而已矣。」卒不執喪而盡捐繼産還仲木，亦必不責償于節侯之子。其母夫人甚安之，其妻

與僕皆安之，曰：「願同子食貧也。」

異哉，袁仲之家。袁仲甫踰弱冠，脩齊之功，遂至斯乎！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于仲木兄弟，益信之矣。無知與不知，咸嘖嘖仲木兄弟之義不衰。孰謂三代之直不尚在人心哉！

祝仲彝兄弟，亦並進于克己之學，鳳師駸駸有乃父風，仲彝之弟子霖，質學更純，亦猶仲木之有袁仲也。 此皆我先生所含笑地下者，故不敢不盡聞之吾兄耳。

弟衰耗日甚，近又碌碌糧務，益加荒落，深負吾兄拳拳顧愛之意。 承駁示《大學辨》義，至爲詳悉。 極知眷切無已，而確愚蒙之心，未有醒悟，尚須面相參訂。 萬萬不敢自是，亦不敢苟同，仁兄必素所鑒也。

仲木以四月初七日合葬嗣母于溦山，敬附報。 張考夫近體漸勝。 家母今年八十有九，眠食尚無恙。 餘情縷縷，非筆能悉，臨風懷想，無任依依。

寄吴仲木書 乙未

病中憂我仲木甚于自憂，今知已瘥，吾體爲之加輕，殊快慰也。 然須益加保養，俾元氣全復，方無他慮耳。

弟腹下患一疽，伏枕二十日，猶未能起。 弟心境亦不大惡，且疏脱性成，每不能爲無益之憂，而此病所從來，又非偶然，殊不可解。 惟自去夏作《大學辨》，不敢不竭吾思慮，要爲斯道計，不得不爾。 雖高明如吾兄，猶未見察，況庸庸者乎！ 長夜將不復旦耶！ 此褊衷所未能忘。 要之，義理同然之心，久當自曉，何用致憂耶！

弟知過矣。

病中見吾母憂形于色，益不自安。以此，知吾輩罪戾尋常時有，苟非戒懼功深，鮮克自免耳。吾兄病中體驗此理，想益親切也。今且無言學道，即此「遺體」二字，能時時處置停當否？苟得其當，雖離道元本有「亦」字。不遠矣。

數詩附政，季容、哀仲同此寄懷。諸惟自愛！伏枕口授，不盡欲言。

復吴哀仲書 乙未

弟腹毒之後，繼以傷寒，伏枕四旬，猶未能起，皆因妄投藥餌，不節食飲所致。遺體行殆，慚恨何如！即日試飯一琖，略有起色，想可弛知己之憂矣。

讀教，益知虚懷若谷，求益無方，彌深感歎。弟非能爲諛者，但弟年來眼孔愈窄，見天壤有哀仲，便如空谷足音，遂不翅若是其口出耳，不自知其言之過也。

吾輩學問，只緣「因循」二字，斷送一生。就如吾兄歸田一事，極平常，義理亦極顯易明白，兄非不早已悔之，然至今春始決者，雖事行有漸，須機會乃發。假如令先叔母百年未艾，兹事將便已耶？以此，知因循之病，賢者不免，况世俗乎！推之日用事物，莫不皆然。凡義理之已明，有顯然不待解釋者，奮然行之。宜遷即遷，宜改即改，使必無遺憾焉，而後益進求其所未明，則德日進無疆矣。

今之學者，大抵皆舍其所已明，而日求其所未明。無論未明未必能求，藉令求得，猶只是已明故智，要皆未離乎虚知見而已。未離乎虚知見，即未離乎禪。此宋

以來學者大病，弟每痛此入於骨髓，深欲與同志一洗斯惑也。

善乎！吾兄致考兄書有云：「近日用功，只事事不輕放過。」果爾，則吾哀仲安得不聖賢乎！此確所以服膺而不已者耳。事事不輕放過，是時習真傳，是求放心要訣，是戒懼不睹聞實功。由斯以進，吾哀仲豈特宋儒而止耶！然則弟詩猶爲擬非其倫耳。

此事事不放過工夫，又從一種真切向上心生來。學者立發个真切向上心，時時惟恐墮于禽獸，那敢因循，那得輕放過一事，那能不深求義理之精微！此真切向上心，即孔子所謂志學也。此志未立，但云讀書窮理，無異作夢，所謂有知無行，卒歸于無知者也。此志既立，自然知之即行，行又求知，所謂知行並進者也。二者相去，何啻天壤，而儒釋之辨即在其中，惜同志中未有能承當此意者。由此言之，確輩且未可元本作「敢」。謂志學，何暇高談性命乎！言之可爲於邑能承當者，非哀仲而誰？以事事不放過之心體之，必有泮然冰釋者，當無復疑吾言也。恃愛，輒復縱論及此，惟高明有以教之。

答沈朗思書 乙未

伏承吾兄教弟以及時進學，非相愛之篤，何能及此？感切，感切！弟亦非欲兄掃除讀書之見而終日優游，略不展卷也；但不當以事親、進學分作兩事耳。既承良誨，敢不益自淬礪，以仰報明德乎！

來教于事親之際深爲引咎，不肖弟亦爲之廢書而泣。至性感人，有如此者。至

豔稱江革行傭供母，王延體無完衣，親極滋味，事固爲篤孝，然由君子觀之，亦漸與割股、寢冰、十年廬墓等事相類。弟固不能學，亦不敢學也。子父一體，烏有子無完衣而親極滋味，能下咽乎？在吾輩分上，竊以爲未若禮所稱「啜菽飲水盡其歡」七字爲得天理人情之至。兄於此求之，有餘孝矣。盡父母之歡，盡人子之歡，便是太和。宇宙在吾兄家庭日用間，何快如之，而當遠慕高遠難行之事乎？

中又分別忠孝難易，尤爲未妥。兄論事親之難，一則曰「惟經歷後始知之」，再則曰「惟身歷其事始知之」，可謂極體道之密矣。至于事君，兄固未嘗身歷，而何以懸知其易？豈惟事君，雖一技一能之末，苟求其至，便費手脚，而況忠孝之大乎？果爾，則子嘗云「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祇欺人爾。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吾輩學問，須一味切近精實，涉分毫浮僞，便去道萬里。吾兄既不能不處館，即當以處館爲事親中一事，盡心職業，亦所以爲孝也。但恐事親既乏承歡之實，而處館又懷不屑之心，則吾身吾心便終日遑遑，無一安頓處矣。以吾兄勤學好道，知萬萬不至于此。承休問及之，元本作「之及」。不敢不以臆對。惟深加反求，益從事于近裏着己之學，爲確等模範，吾黨幸甚。

臥病四十五日，來教久未能肅答，日下始飯，率爾附復，又不能親書，統惟慈照！

遺祝鳳師兄弟書

順治十三年，丙申，公年五十三歲。

僕與令先子交分不淺，顧非僕能交令先子，令先子能交僕耳。僕性疏冷，益不喜暱富貴人。令先子雖非富貴中人，然始家素封，又早荐賢書，僕雖心知其賢，嘗益疏之，而令先子顧益親之。僕以令先子之我親，非徒然者也，而亦親之，自此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夫以令先子之聰明過我，好學過我，而虛受猶若此，故令先子交天下士多矣，而終獨予暱者，或有以也。

不幸令先子早世，冥冥之中，負此良友，則僕所欲效其未盡于鳳師兄弟者，豈有涯哉！元本作「豈其微」。而遺言煌煌，惟祔葬、止試二事，屢争未得，遂使僕之跡日疏，僕之口日緘，元本作「默」。雖聞有違，不敢喋喋以貽失言之誚者，有日矣。頃過龍山，聞張白方有粵游之志，因考夫言而止之，僕爲作《志喜篇》以貽二子。因念鳳師昔遊四明，繼游維揚，亦猶白方之志；而僕與鳳師之誼深于二張，鳳師之聰明必不下白方，使僕當日能效考夫之言，安知鳳師無白方之聽！而僕未嘗一言，則鳳師之浪游非鳳師之過，而僕嘿而不言之過也。則又深自咎責，謂既無觀感之德，又罕肫切之言，以大負鳳師兄弟，並上負令先子。每一念至，淚如雨下也。

人非堯、舜，安能無過？過而能改，且改之又改，即是聖賢功夫。鳳師兄弟其早夜以思，謂爲有過乎？無過乎？宜自知之。過而能改乎？未能改乎？亦宜自知之也。所謂君子，只是戒慎恐懼時若

有過而已矣；所謂小人，只是無忌憚時自以爲是而已矣。使鳳師兄弟而不欲爲君子也則可，如欲爲君子，何得不孜孜内省哉！

願吾鳳師兄弟每月朔敬讀令先子《歸囑》一過，曰某等庸有違焉者乎？每日早敬讀《私室戒言》一過，曰某等能心先人之心，言先人之言，行先人之行乎？猶未敢即安也，元本作「猶未敢自以爲是也」。凡事行止必入稟之高堂，出稟之諸父，質之明師友。猶有疑焉，則益以書遠訊於僕。僕雖愚，不敢不盡其誠。僕前不敢以欺令先子，今敢以欺鳳師兄弟乎？

事無大小，務求當于義理而後敢行。不然，衆實有口，誰能掩之？良元本作「真」。可畏也！夫子論閔子之孝，曰「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又與子貢論士，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夫豈求爲此名而已哉？孚衆之本，自内及外，不可誣耳。勿謂一言，衆耳所聞；勿謂一動，衆目所睹。慎之又慎，凛乎若朽索之馭，則多福自求，令名無窮矣。

欲言種種，每有不忍元本作「能」。盡宣元本作「抒」。之紙墨者，惟兩姪深思憬改，克光前德。臨書不勝望切！

答吴裒仲書 丙申

考兄久别，始聞其病，繼聞其劫，懸憂無已，而大辛家亦受劫，且方當遣女之時，慘毒何如！然弟欲爲大辛轉一語曰：「人盗有限，自盗無窮；人盗不可治，自盗猶可治。今大辛能以人盗之故，轉治自盗，乃是將來受用張本。苟爲不然，流毒正無已

時。」弟懷此忠告而未得間，兄西來，能先爲弟一罄此悰乎？所謂自盜，日用飲食，無處無之；而其大者，尤在子女昏嫁間。弟於四五年前，曾爲大辛效一苦口而未見聽，今其害可睹矣。先儒有云：「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大辛氣質之偏，無過于此。舍是言學，何翅千里耶！

久不晤我哀仲，懷思甚殷。翰教忽頒，喜自天而降。詢尊使，知自尊堂夫人而下，闔宅迪康爲慰。木兄遺札，俱一一檢到。讀教，知道駕有意過訪，不勝欣慰。乃復以近況窘惡，經營艱苦，暫阻放舟之興，悵恨靡已。日用不給，惟有切實料理，窮治自盜根株，外此便當優游任運，勿爲窮困累心。芻蕘所見僅此，別無精醇之旨可以相告也。

伯繩久病，望我江下故人如望歲。欲約張、沈兩兄一往候之，而兩兄似必不能出門，則弟當獨往。頃爲家母追一九年逋婢，冒暑而病，今雖稍安，尚未强飯。加以資斧空匱，未能即行，恐須少俟之。而相愛者皆以貧士好游，正坐自盜之律。弟自勘，殊不謂然，正恐其行之不果耳。吾兄當以爲何如？奉訪之期，欲俟之渡江以後，故未敢便訂。先令兄書，復簡得十六件，謹附上。每讀竟一幅，爲愴然久之。遺稿曾爲整理未？甚一欲見之，何以慰我飢渴耶？附呈三詩，粗見近況，並文二篇，皆夏秋間所作，所謂滿肚皮不合時宜，惟不吝斧正爲感！季容令兄在溆乎？在邑乎？并爲道相念之私。餘惟晤盡，率復不既。

寄吳袁仲書 丙申

尊堂夫人瘰癧，得盡平未？馳念無已。聞之老醫云：「此全是不足症，法當治本。」似不應竟任外科。又六十外人，氣血已虧，益不宜茹素。今須亟進養元之劑，而固勸開戒，稍滋肉味。母子至情，再三力勸，決當俯俞。如不獲命，則繼之以痛哭。且萬無老者蔬食而少者安然肉食之理。以情理而言，母不肉食，則人子便不當飯食矣。此弟所謂日用切實工夫，有宜致力焉者，爲此類也。

推此意於家庭間，則季容、汝訥試事雖不可以口舌争，亦未應度外置之。所懼傷手足之情者，仍是意氣用事，不能以至誠相感，故有此患耳。季容之出試，❶較之白方之粵游，親疏緩急，必微有別。考兄既不舍白方，而反謂袁仲當姑舍季容，疑亦非理之所甚安也。兄固以事事不輕放過爲功，故敢就事言之，則其餘可類推矣。

即如權量之微，聖王所謹，今云一時改易，亦有未安，恐非情論。日用之間，如量斛等類，所宜較正者何限，此而未安，則疑兄之以不安爲安者，固已多矣。此亦不求諸本心，而苟安習俗之蔽也。元本作「此亦不先求諸本心，而徒求之物理之失也」。弟《服議》固爲嘗爲人後者言，兄若實未嘗爲後，自元作「固」。當別論。然在兄正不必沾沾置辨，恐涉文過也。五百畝之膳，詎是細事，非惟兄一人之身，雖父母兄弟妻子，實受其養焉。辟如君臣之分，固義無所逃，然亦必

❶「容」，原作「融」，據前文改，下同。

食其禄而後忠其事，亦所以云報耳。烏有二十餘年食租衣税之恩，而漫同戔戔者哉！試求之本心，必有惻然難安者。此弟所以猶欲比之于恩養也。彼曾爲人後者，又無論矣。

承教作詩文亦必有所不爲，弟知過矣。其病仍在平日曾致力于此，故習氣難除。真所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者。若迺祝壽之事，親族之與朋友微有不同。弟於麗京、闇伯之求，皆斷然辭之，而於親族，亦未能概絶，雖求之本心，亦有不能已已者。弟去秋今秋曾兩作壽詩，一爲表叔，一爲族祖母，皆求則得之，亦足爲作詩者之戒矣。至于已既爲之，又代仲兄，又代諸父昆弟，習氣一動，不能復静，尤爲多事。若既爲之而又盡去之以滅其迹，其爲晻昧，益不可言。弟所以存之於稿，以誌吾過也。

然弟悖道之言，又豈止壽詩數篇而已哉！稿中凡可指摘者，乞一一教之，毋有所吝。濫作詩文，固甚害道，然必擇好題目、做好文字亦害道，以其不離名心，不離文字之見故也。古人作文，只如風來水面，自然成文，言乎所不得不言，止乎所不得不止，是爲佳耳。明者以爲何如？率爾一晤，言不盡意，故復瀆此紙，還祈高明駁示。臨書不勝翹切！

答張考夫書 丙申

小人有母，辱賜贈言，過情之稱，兼及孫子，悪不克當，感無能喻。至於卒章，歸之諷諭，天人之説，相勉益深。元本有云「以確辨學褊心，未蒙格化云耳，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敢不

夙夜祇命，以祈無忝所生乎！

手書又責弟以兩番叙晤不能有所發明以求教益爲罪，詞旨肫切，汗愧彌旬。元本作「聞之悚惕，竟夕靡寧」。夫豈不以恒人之情惡常喜新，確之腐元作「簪」。論，於龍山諸子既已習聞厭聽，久等之老生常譚；仁兄新從潡來，諸子洗心滌慮，竚聞鴻訓，謂當如光弼之馭子儀軍，壁壘旌旗皆爲變色，顧亦未聞有厲詞嚴旨以肅羣聽，元本作「峻詞偉議，以聳衆心」。而獨以責愚蒙無知之弟乎？

至若確之狂躁，使漸化爲喑默，蓋亦有繇。大致以我德未孚，多言取困。夫反己寡寔踐之功，而悟物多正容之論，人誰可欺，如見肺肝，其不可一也。案：吴哀仲先生記曰：「頃日所承面誨，無非以道當反己。『反己』二字，誠爲篤論，古人所謂學至于不尤人，學之至也。若反己之功益切，則知于人固無可尤者，惟當益求諸己，未可謂其無不盡也。謙牧燈下讀至此，僭書求教。」此段見元本，乃吴先生親書。又《禮》聞來學，《易》著蒙求，故雩遊問德，昔嘉樊子。簪人既無啓發之能，諸子亦罕有憤悱之實，其不可二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確年雖踰艾，而學未及乎成童，妄爲訓迪之詞，强人我聽，非愚則誣，其不可三也。

確向者亦嘗狂言風發，益復肆爲文詞。如《葬論》以爲先友，而暴骨者十年；《喪實》以譜私痛，而僅得諸吴子；《産論》之述，恒不滿於大辛；《子弟試議》，猶未孚乎石丈。至于鳳師兄弟之未若先命，言論反覆，不翅百端，而終褎如充耳。不誠未有能動，于斯驗矣。仁兄其更如確何哉！

後教又以確《大學辨》比之白方之粤游，不覺失笑，而復繼之以涕零。嗟乎！謂《大學》是聖經，甚安而易，謂《大學》非

聖經，甚危而難。辟之與釋子非佛教，與婆子言無閻王，一傳衆咻，祇自取困耳。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夫道者古今所共，非一人之所得私，攻擊之與附會，均屬私心。是曰是，非曰非，辨所當辨，嘿所當嘿，乃爲天理之公。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求之今世，故未易言。

確生平筆札紛紜，了無足取，唯《葬論》、《大學辨》二書差有關于世教，故亟欲正之同人。而知《葬論》者猶十三，知《大學辨》者未見百一。昔人有云：「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使天而不欲斯道有明則已，如終不没斯道也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秋暇還欲與吾兄洎諸同學面晰斯義，以要於至當。元本作「以求至當」。弟不敢求勝吾兄，况敢求勝程、朱乎！惟道之歸而已。臨書不勝悚惕！

又答張考夫書

某别後多病，每晝夜發熱，每發輒三四日，氣力大乏，衰蹇無成之狀，殊自憐也。兄體必日强，并夏間得子之信若何？幸有以慰之。

辱委元龍兄事，即呼一舍姪往語之，已祇遵來命矣。但云：「到冬萬不能再挨。」所以然者，謂已屬主地，又逼主厝，懼以擅容客棺獲罪，非有他也。然以某爲元龍兄謀，則病已之後，即當議遷，奈何委骨他所，致費口語乎！貧士舉事，誠難爲力。但養生送死，事極平常，只緣學者以私意求之，遂動多荆棘耳。大抵皆門人欲厚葬之，子路使門人爲臣一種意思也。若能從夫子對子路傷貧之言，則亦無難者。

此學不明，雖人子之於父母，不勝浮情客氣，苟不自深勘，必反以爲慎重，爲孝誠。蓋認賊作子，春秋以後學者恐皆未免兹惑也。

春間嘗作《養生》、《送死論》二篇遺哀仲，兹録以奉正，併一寄元龍兄。東歸即欲刷《族葬論》，以《葬經》一篇尚未刻，欲俟刻成併刷之，故未有以寄正爲歉。

仲春奉訪，極欲一攄積悰，而嚅忍未敢，正懼兄之以妄言見督耳。某《大學辨》求名乎？好勝乎？立異乎？有一於此，先聖賢、先師友之靈，是糾殛之。縱先神仁恕，或不我過督，而某之心亦何以一息自安於形影寢魂之間乎？然且屢蒙嚴誨而未能釋然者，蓋弟憂道之心與吾兄憂弟之心同出于至誠，未易以口舌争也。然弟方竭誠請教，祈各相辨析，以求至當。昔賢且不能拒弟之辨，而弟敢拒友人之辨乎！弟之褊衷，略悉去歲柬中。其間悖繆處，兄何不一一明示之？使某與程、朱之是非若黑白然，則弟退而伏妄言之罪，固不待其詞之畢矣。

今之議者，但云「《大學》之爲聖經已五百餘年，更何待辨」。夫不論是非，而但責以倍古，無論無以服弟之心，并不可以服程、朱之心。何者？程、朱人品，自卓然千古，《大學》之誤，曾何足爲累。辭而闢之，上之爲程、朱袪一蔽，下之以解千百世無窮之惑，固宜爲程、朱之所快甚於地下者。區區之心，實欲忠於洛、閩，而諸兄必欲弟三緘其口，恐亦非程、朱當日所以與千秋萬世公是非之意也。使《大學》即是僞本，而其言實與聖人合，亦不必辨。即微與聖言未合，而無關于千秋萬世學術

邪正之介，亦無待辨。而區區杞人之憂，實更有甚於諸兄之所以憂弟者。嗟乎！自佛教入中國，千數百年間，禍世甚大，錮人甚深，賢者不免，况流輩乎！大儒輩出，雖嘗極口攻辨，而不覺陰入其窠臼，如《大學》致知之類，未易悉數。他日晤時，尚容一罄此鬱結也。某之情愫，兄宜素鑒。其爲荆公與非荆公，來書以《大學辨》比于介甫之廢《春秋》。亦難逃後世之公，某萬不敢避迹違心，以負兄夙所教督之意。諸惟面盡，無任紆結。

答來成夫書 丙申

本擬于七八月間東候伯繩，因訪成夫，一舒悃愫，有生之願畢矣。竟因脾病奄奄浹月，願與心違，歆恨如何！今賤體粗復，又迫冗累，尚擬于月杪問渡，不審爾時更無他阻否也。

繩兄殫厥心力，訂輯遺書，致滋劇病。弟輩不能少分萬一之勞，坐使至此，確之罪也，夫復何言！子和兄至，得拜兄書，讀未終幅，便令我心脾俱裂，馳情奈何！先生純養粹節，昭如日月，今日之計，患無傳人，不患無傳文。家有繩兄，可謂傳人矣。奈何徒以身殉，得毋復蹈仲木愚孝之罪乎！得間，先爲弟致一言。弟晤時終當力勸之也。

翼兒頑懦無似，屢辱翰教，提攜無已，感何可喻！細繹吾兄詞旨，牢騷之感未平，極爲心惻。世路雖陂，人風雖惡，要之，吾輩未有大勝于彼者。君子只宜反己自脩，正是人人吾師，事事吾師，何感憤之能生！燈下草勒，紙盡不能復贅，總俟

晤悉。

與吴哀仲書 丙申

弟於四日早已東渡矣。兄即有所寄，不及帶去，奈何！ 憶壬辰春與仲木令兄往返錢唐，兩人中流擊楫，莫肯以千秋讓人。言猶若在耳，而今安在哉！ 横江獨鶴，戛然長鳴，悲可知矣。又四五年來，衰蹇積落，所學不就，自以無面目見江東故人。而向者郵寄中每盛稱我哀仲之義，偕兩兄子抗節不試，鋭意古人之學，而季容已自有不試消息，以爲美譚。今汝訥未免褰裳，而季容意復未果。若伯繩見問諸吴子行藏，使確何辭以對乎？ 然前者果而不果，以傷陳子之信；後者不果而果，以證陳子之欺；是在季容。則陳子且欣然謝妄言之罪於伯繩，而季容又復奚憾哉！

不試未即是義，而出試則殊害義，弟嘗有是言。此汎論學者則然，至季容與鳳師兄弟，更自有不同者。開美遺命，戒習舉業，有如違逆論之語，而忠節先生家訓云「後生讀書，只明義理，曉世務，且莫就科舉」，並遺言煌煌，炳如星日。此無待格致之功明矣。

即仲木病中，拳拳屬弟作《固窮論》遺季容，以相勸勉。既而悔之，謂兄弟之間不能以至誠感動，而外假友生之言，于義未安，引咎不已。弟亦深是之，然其設心，則已苦矣。今忠節先生死忠，仲木死孝，即無成言，爲賢子弟者宜何以承之？ 而詞旨諄篤，又復如彼，則意所爲炯炯寸心，藉以瞑目者，或其又有待于此乎！

弟于季容，本不當有言，淩恒之凶，

《大易》所戒。故前晤時雖辱尊命，咨且未敢。歸而思之，弟與季容交雖未深，而仲木之弟即吾弟也。考夫兄猶不舍白方，而況僕之於季容乎！又將有山陰之行，思維前言，不勝悃悃，故復瀆此，以所不能得之豹臣者，欲轉得之季容，且又欲以季容之力，將終得之豹臣也。敢先布之左右。如確言有當，即煩轉致；如其無當，即就火焉。確它日山陰歸，哀仲其有以復我矣。

聞仲木改先生年譜已且及半，弟既未得一見，又不得持奉伯繩，如何，如何？臨書不勝泫然。確頓首，頓首。

與戴一瞻書

極荷道愛，流連浹夕，感飫良深。頃習賢叔姪並篤實好學，末俗罕遘；而吾兄尤茹素，不出與宴，讀禮惟謹，嘆服靡已。乃反以弟故設酒，又違喪次，追送數里。即此便爲兄之損友，歸路思之，不覺汗下。它日幸勿復犯此，益重弟罪爲佳也。日下只切實料理葬事，弗遑他務，弗事虚文。即此是學，又多乎哉！

《葬經》附正，或足少助高明之萬一。有未盡者，以類推之。總之，吾輩功夫只須謹奉先生《人譜》，刻刻檢點，不輕自恕，方有長進。舍此，別無學問之可言矣。

弟下愚無知，尤闕躬行之實，承下問殷殷，姑妄言至此。惟勿罪。

答張奠夫長兄書

確無知妄言，不蒙罪責，益隆謙受之誠，慚負何如！《大學辨》請正有道，以辱

肺腑之愛，故不敢自掩覆，惟高明有以教之。來教進以反躬，可爲確頂門一鍼。至弟之不敢不辨，又自有苦心，實不從本頭起見耳。

讀新詩「避凶」句，深知不得已苦心。然先生解《易》趨吉避凶者，謂趨善而避惡也。若惟避害之爲見，則凡可以避害者，何所不至？彼昔之紛紛從闖，今之循循仕□者，必皆有説以處此矣。

先生臨殁時，拳拳以學問之事相屬，不宜妄自菲薄。還祈裁以大義而益進之剛斷，庶令後學知大賢舉動已有不同於尋常萬萬者，確且洗耳聽之矣。

答張考夫書 丁酉

聞兄得子之信，喜而不寐；又奉抉賢長之訓，重自懲艾。已復草一復書，又不覺太冗長，未敢遽達。適鄔天則過訪，即録一副寄哀仲，屬其斟酌，渠或轉從郵便，亦未可知也。

此理未明，終爲學之一蔽。凡論事理，皆以井田可復之意求之，則得其正矣。考夫獨以井田爲必宜復，必可復。兄於四家之學，程、朱、陸、王。正所謂「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者。苟虛心以求之，則是不掩非，非不掩是，豈復有所蔽乎？弟又有《性解》、《禪障》二篇，在哀仲處，雖不言《大學》，而於《大學》亦思過半矣。寄到，幸一目之，必有會也。硜硜略具前疏，率此附寄，殊不盡。

與吴哀仲書丁酉

天則過，備知道履清勝，極慰馳係。惟汝典喪偶之痛，自尊堂太夫人而下，舉傷懷抱，如何，如何？汝訥未昏，[1]而汝典又罹兹變，皆仁兄它日之累。然憂傷無益，只事事循理，而以不可知者聽之於天，此外亦别無可縈吾懷者。不審仁兄近來體驗復何如也？

弟前月九日書托舍姪者，亦久未達。以兄前信謂天則當即見顧，遂索前書歸，欲俟天則到親致之，而天則竟久不至。兄書寄大辛處，亦未到，亦可發一笑也。

考兄舉子，在五月初八日。所教弟春夏兩書，俱呈覽。弟近亦草一答書，太冗長，不敢遽致之，先以求正於兄。倘無大悖，即從兄處覓便郵，併《性解》諸篇竟投考兄可也。

嗚呼！此乾坤何等時，尚容吾輩嚚嚚言學乎！所可通語言者，獨龍山諸子，泊張、沈兩兄與哀仲耳。然龍山友人亦皆優遊歲月，莫克鼓勵。好學篤而愛弟深，肯直攻不肖之過者，非考夫、哀仲而誰？是則弟與考夫、哀仲非三人，一人也。一人之心，猶未融洽，何得不憤悱以求通乎？此弟之至誠所必欲盡于兩兄者。考夫、哀仲義無彼此，故敢畢獻之左右。唯我哀仲爲精思而審處之，並前月書俱附天則去。臨書豈勝馳切！

[1] 「訥」，原作「納」，據惜本及本卷《寄吴哀仲書》改。

寄吴裒仲書

省近寄，知道體尚爾困悴，馳念無已。今定康復耶？

承訊致罏溪書，有欲人同我之意，此吾裒仲之蔽也。凡聽言，第當審其是非，毋徒求諸同異。其言是，雖異可也；其言非，雖同不可也。今僕之所辨者是非，而兄之所求者同異，此其所以愈錮也。承前月廿九日書，亦不勝形骸爾我之爲見，正是傴仄鄙吝之病。來書嘗自言有此病。于他人則置不答可耳，於吾裒仲何能已已！

斯道之在吾身與在天下，豈有異耶？道明于吾身，即所以明于天下；道未明于天下，即是未明于吾身。今日之辨，正求明道于吾心。而裒仲望而距之，不亦悲夫！

聖人之道，未始不如白日中天，有雲翳之，則天日頓移。其照天日之體，非不自若也，獨無如人見之翳焉，何也？聖道非不常如天日也，獨無如衆説之訛焉，何也？此學者思辨之功，在儒者亦未可遽廢。必若兄言，則孟子之辨楊、墨，韓氏之闢佛、老，秪多事耳。嗚呼！其亦勿思而已矣。

兄今日困于貧病，不能自拔，正坐學術未明，故功夫尚欠切實。弟前後請正諸論説，頗悉源委，兄殊未能領略。所指一二病根，似皆有見，兄亦未肯招認。此吾所以深爲裒仲憂也。

弟言極明白顯易，絶不敢含糊一字，以欺己欺人。而兄指爲一時拘虚之見，想已灼知其故。願聞何論之拘而何語之虚，

俾弟得自知而痛改之，毋徒爲泛然之詞，使瞽人摸索無着也。前教云：「知其是非邪正，擇而行之可矣。」斯言誠善。既知之，願悉以教之，毋吝！弟致鑪溪書，有左右手之喻，極爲親切。勿存彼此異同之見，而一衷之正理，則不祈合而無不合矣。臨書翹切。

與祝鳳師書

比來病困浹旬，衰蹇無成之狀，真可以爲後生鑒也。僕前從許山歸，便道復一進宅，行急不及奉别爲歉。尊公手録一册，仍帶歸，又有《原旨》一本，俱是大陸華書，後數葉亦屬尊公手書。二册必終歸鳳師，今尚有數段未録，故未能即奉。且區區之意，亦姑欲留此爲質，以俟我鳳師學業之成也以歸之。鳳師勉之哉！

學問之事，真無窮盡。鳳師若肯流俗自安，則目前儘無錯處，儘可自慰。苟不僅安流俗而已，則日用動静之間，處處是過，必有怵然不敢一息寧者。足下第先求之事母、事諸父間，次求之夫妻兄弟朋友間，旁求之宗親里黨間，下求之僕隸童婢間，處處克己盡道，一言一動莫敢任臆用心。若此，我鳳師雖一日進于聖賢人不難矣。

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自羲、軒至春秋，數千年間，所謂神聖賢人者不知凡幾，顔子何獨自比於舜？蓋以舜明物察倫，爲古今第一人。但觀舜當日處家庭間，到底唯認自己不是，曰「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夔夔齋栗，終收允若之功。此是何等志氣，何等學

力！顔子所以企慕不已，此最是顔子學古有分曉處，故夫子獨以好學許之。鳳師試于此處着眼，便時時有自反功夫，便是世間第一流人品。今而後，某之喜可知也，喜而欲狂焉可知也，而尊先公之喜而欲狂於地下，又可知也。然後更以二書印之，知鳳師且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之樂矣。某雖愚，然言有不誣者，幸勿以常語置之，某且拭目俟之矣。

《師説》俟索歸另奉，《傳習録》、《卧子詩稿》，先附璧，幸檢藏。

與祝鳳師書

聞鳳師殤子之信，痛念無已。每欲造慰，緣盛暑，兼時有脾病，困頓未能耳。願仁者節哀慎變，以上慰高堂之心，望極，禱極！

今年每過尊齋，心喜鳳師兄弟之學日進，時見於眉宇間，歸必爲兒道。前月以弔友人之喪入山，山中人稱鳳師兄弟之德不翅口。《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焉可誣也！一以鳳師能嚴戢家人，勿擾死人之家，保全極多；一以豹臣社事卒聽諸父之言，止不復赴：皆可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

然此特外事耳。君子之學，由中達外。外事理，則吾鳳師兄弟之內事脩，亦愈可知矣。願益隆其敬德于母子叔姪兄弟之間，則本立道生，日充月盛，然且有一事一物之處置失宜者，確未之信也。初涼，惟力學進德以紹前休，不勝翹切。

寄劉伯繩書

八月二十有六日，承貴邑周子和兄過，述成夫言，繩兄近體殊勝，宿痾盡除，確爲之狂喜。即此召兄日進之學，敢遥拜以賀。

學問之事，先論真假，次論是非。其真之至者，雖偏不失爲聖，夷、惠是也。假之至者，雖中不失爲奸，鄉原是也。古來王伯之辨，聖學曲學之分，悉于斯判之，可不察乎！先生之學，只是一真。今學者反求功夫，只向一「真」字搜索，庶爲善學先生者。確于此字愈求而愈失之，此其所以憂也。

今世所謂假道學有三種：一則外竊仁義之聲，内鮮忠信之實者，謂之外假；一則内有好善之心，外無力善之事者，謂之内假；又有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内外雖符，名義亦正，而于道實隔，雖真亦假。破此三假，然後可以語學矣。非仁兄好學篤至，其誰任之乎？

真假之辨，只在日用常行間驗之，最易分曉。弟近日每樂與同人言素位之學。「素」字是中庸之髓，大抵離素一分，即非中庸。確兄弟之子共十人，此十人所生子女已二十四人，勢尚未止。今昏嫁伊始，確告家仲氏立一家約：聘不過二十金，(無聘金，但備釵幣及牲菓之類。)昏不過十金，嫁不過三十金，力不足者任減之，有損無益。大抵不離素位近是。嫁女所須衣飾等物，在約中者，勒爲一單，諸兄弟照單分任一兩物以助之。後有嫁事，各輪流相助，略如今之義會。昏喪亦然。毋論衆輕易舉，而

一家血脈亦得時相灌輸。比與諸相知言之，無勿踴躍願效者。寒家族葬，粗有就緒，若復行此，庶成貧士家法，未審能卒踐吾言否也。兄多男而孤立寡助，然從儉之道，决宜力行之，故敢舉以相告。蓋非禮之俗，雖力所優爲者必不可從，况强以力之萬不能爲者乎！舍此，亦無復學問之可言矣。

沈朗思信來，言明歲館事已心許吾兄，未審有成約否？教子讀書，只教以明義理、習孝敬爲本，尤須常困以苦勞卑役之事，以資動忍。一友云：「吾輩學問，須實從刀山劍門過，方有用。」此至言也。讀時文，作時文，廢時失業，荒悮後生，不甚無謂乎？

念先生遺集，每不去心。鄙意只欲少之又少，以行其至精至當者爲佳。孔子與門弟子終日言不倦，豈止如《論語》中寥寥一二十篇文字而已，而門弟子所輯止此，良有見。使孔子自輯之，不知還得削去多少。然則今日此戀不忍割之心，私心也，非公心也。吾兄遲之又久，不敢輕出，正爲此耳。

世道交喪，吾輩無一可措足處，亦無一可開口處。雖同志數人，亦復寂寥星散，不獲時叙一罄積素，恨結何已！近稿二篇附正，所謂滿肚皮不合時宜。非快聚數旬日，昕夕辯論，斯道恐未有合并之期。臨風豈勝馳戀！

寄劉伯繩書

秋杪，辱周子和兄賜顧，備述成夫言，言吾兄近履極安，夙疴盡釋，弟爲之狂喜，

隨附一函奉候，不知曾到否？ 又聞與沈朗思已訂來歲之約，而吾兄微未許其次子從游，朗兄猶在遲疑間。 此亦得之友人之言。 弟西歸後未嘗見朗思，未知其果遲疑與否，且未得急解其遲疑之心，中情甚歉。然以鄙意度之，朗思貧士，艱於教子，攜之同學，極非得已。 且性甘淡泊，一飯之外，必無多求。 兄家亦貧，計膳減折其脩資，實兩便之道，亦何憚不以此一慰其遠游之意乎？ 如以弟言爲可，乞即明示，俾弟得從便轉致之。

吾輩遲暮之年，精力日衰，不能無望于後人，子弟之學，不得不汲汲求之。 夫學，非第以讀書作文爲也。 陽明解時習之學，謂「惟存天理，去人欲」。 雖朱註謂「效先覺之所爲」，陽明猶以爲偏，況讀書作文乎！ 子弟之患，不在無文而在無行，行立則文從之矣。 古來但有無行文人，必無白丁聖賢。 弟嘗謂士人脩身立行，使盡如今日子弟家之學文，耑心致志，則漸靡之久，必有可觀。 正恐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學，常在彼而不在此耳。 願兄與朗思時一振勵之。

《學解》一篇，並《歸渡詩》一首，補正。子躬舍弟，即家近思叔之子，茲來貴府謁其本房，屬弟爲先容，欲一觀前輩典型，并欲往古小學一拜先生神主。 此後生向往之誠，幸勿阻之。 舍弟此來，自謂絕無所干謁，留不過信宿，回教幸即付之，道況不厭詳示，以慰遠念。 奠夫、成兄近履俱佳耶？ 並爲弟道相思之誠。 臨椷曷勝馳望！

與沈朗思書

聞朗思、孝先西溪之興不薄，龍山諸子貧甚，至無以卒歲，亦不遠數百里來同此游。所謂有志者事竟成，君子之志於道者，不猶是乎？千聞不若一見，以此益信「知行合一」之説。朗思西溪歸，必深有所得，知有以教我也。

弟新有遷居之役，不獲從遊，良爲悵然。諸子行急，亦不及附一山陰書，尤爲闕陷。去秋欲寄繩兄一函，未得達，兹原封附去。中及教子及輯遺書二事，皆不能無深望於吾兄。

教事只依先生塾規行之，惟時文習氣急須湔除。要不脩其本，則詩古文之病正與時文等；苟隆其本，雖爲時文，亦何不可？隆本之學，非仁兄誰望乎？

《年譜》、《語録》所宜删之又删，極於簡要，盡掃近來年譜語録習氣，庶不負先生一生實學。先生拳拳戒刻遺文，正爲今日，可勿慎諸？大抵學者之病，只是習氣用事。世俗之習氣易除，學問中之習氣難除。要惟無實爲聖賢之志，故有此病。亦如吾人終日説西溪梅好，未始決一日之行，安得親切！若真志於學，則一言一動自然著實，豈肯漫然！古之學者爲己，只是有志；今之學者爲人，只是無志。誓從衰年與吾兄交進此道，勿我遐棄，幸甚，幸甚！

乾初先生文集卷三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書三

與張考夫書順治十五年戊戌，公年五十五歲。

改歲，吾兄兄弟新履清勝，新兒知識漸開，驩慰可知。弟于是月十二日東遷，稍近母兄，庶足以謝知己。惟老母痰嗽未除，仲氏病瘧已踰十旬，困憊殊甚，爲心痗耳。去冬附韞兄一書，真是躁人之詞，不審吾兄能容之否？亦恃道愛有素，不敢匿情，輒自披露耳。

《氣情才辨》並《侮聖言》二篇奉正，可與前《禪障》、《性解》參看。深知不合時宜，而硜硜之心不能自已。仁兄復何以教之？孟氏而後，性學日淆，學者認賊作子久矣，久則難變也。要之，是非邪正終自明白。弟言極樸直，雖三尺童子讀之，皆了然言下，而學道家每格格不入，未知何故。亦如論葬諸書，正之同人，莫不謂然，而稍知風水者便用爲仇，要是中有所蔽耳。學者大病，只是護短，既欲護己之短，又欲護前人之短，謂是長厚之道宜然。果爾，則孟子之不長厚亦甚矣。弟非敢爲異同者，曷爲嘵嘵不置也！望我仁人虛心詳察。

昔先生深病末學之支離，每形辭色。弟與開美嘗共承教，確時未以爲然，要之

非妄發者，第粗中者未之覺耳。碌碌竹頭木屑間，率爾附此，殊爲未備。

與吴裒仲書戊戌

改歲，知尊堂夫人新祉彌勝，吾兄道履清吉，懽慰何如！弟於此月十二日遷居迴龍橋畔，乃是家姊所居。向潮生兄弟同居于此，今渠小築舊居，亦于此日遷去。姊氏獨居無依，弟攜家就之，去舊居不過一里，較近母兄，奉養爲便。又老母絶愛憐吾姊，常就款語，兹姊弟共處，亦省老人往返之勞，故決計遷之。惟老母入春痰嗽未平，仲氏瘧患已踰百日，困憊殊甚，竊用心憂耳。殷人五遷，弟一人之身實兼之，流離之苦，略可想見。加以壁垣破壞，百堵皆作，自始遷至于今，尚未得了，甚録録也。

《遷居詩》一首奉正，並《氣情才辨》洎《侮聖言》二篇，❶附塵清覽。《性解》、《禪障》未蒙許可，兹復嘵嘵，何能遽入！然弟決不敢以此遽舍吾兄。此道自開闢來，便公之天下萬世，且非孔、孟之所得私，況程、朱乎！今學者守一程、朱而廢千古，誠非弟之愚所可解。以吾兄之志行，決可一日千里，而執迷不寤，弟竊爲之痛心。良由吾學虚浮，難相感動耳。弟細反病根，只欠切實功夫。略欠切實，便是不誠，便是虚浮之學。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只争切實不切實耳。顧弟所爲切實之學，與今世俗之所謂切實又相燕越，惟真志于學者自能辨之。非吾兄，誰望乎？

❶「氣情才辨」，原本作「氣才情辨」，依上篇文改。

弟雖遷，而將母之暇，仍子父耕讀于楊居，在家離家，有足樂者。惟恨里居隔遠，不能時奉清誨，東首惘然。去冬韞斯過，復寄考兄一書，輒至數千言，尚口之羞，屢違明訓，極爲悚仄。不審迂愚何日得與諸兄相合并耶？臨書惟有惆悵。

與沈朗思書 戊戌

山陰有朗思，吾龍山遂無朗思。會城握別，已一載加半，日月如馳，衰殘彌甚，慚愧，慚愧！兄年齒方壯，及時進學，何快如之！

去歲考兄書來，復及《大學辨》，遂各有往復，輒至數千言未已，惜不獲與我朗思共參此論也。玆誠大事，彼此俱未易承伏。然是非邪正久當自明，弟亦正不須急急耳。惟「素位」二字，各宜承認。昔賢所謂坐下功夫，在家言家，在館言館，各求心安理當。且于既安中求未安，已當中求未當，乃是真學問。用力于此，始知陽明子合知行之妙。彼空言學問，未足與語此。

哀仲有母之喪，哀毁尤劇，弱質奈何！吴夫人之喪，並在二三月間，季容亦毁，每至嘔血。一門仁孝，凡在同人，咸爲抱痛。此兄所欲知，敬附以聞。弟近況略悉繩兄書中，此不贅。

拙稿欲求教，幸從繩兄處一索觀之。並前寄《禪障》、《性解》二篇，皆是辨《大學》來一種狂愚之見。吾同志四五人外，絶不敢輕示，亦不敢不令我四五人知之。書到，知不吝駁正也。西歸定爲弔吴之行，便道萬望一過教之。翹切，翹切！

與來成夫書 戊戌

數載神交，一日得見，自謂生平極樂；而奉別以來，又再易寒燠，別易會難，我勞如何！

弟近欲盡火平日所作詩文，惟論學數篇及言葬諸書，關係不小，稍欲簡料，以待來者。前晤匆匆，亦未及請教，又不敢謄寄道路，恐誤入時俗之眼，正須後會耳。伯繩兄處，略寄近文數篇，面時可索觀之，則疇昔之作可以類推。兄之明眼，必能鑒弟苦心。不然，未有不罪其喜新立異者。學者賦稟不同，要之，愚魯狂狷加以學問，並可入道，只不可爲俗儒腐儒耳。吾成夫之學，可謂不俗不腐矣。顧腐者無用之稱，俗者反道之稱。吾又烏知日習言動果事事合道而有用乎？則吾所自以爲不俗腐，實時有至俗腐伏于其間，非好學深思，鮮能自察。弟實有之，故不敢不並獻之于兄。顏氏之學，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吾師乎，吾師乎！願與吾成夫交進之。

沈朗思直諒多聞，吾之畏友，今在繩兄家，必時時相晤，以廣麗益，不勝遙企！率爾附勒，不盡欲言。

答沈朗思書 戊戌

欲爾歸，述道履清勝，兩尊大人而下並迪吉康。善門餘慶，同人之中鮮有如吾兄兄弟之全備者，樂何如也！於此能承歡養志，視無形，聽無聲，身雖在百里之外，而孝子之心則未始一息有間，此吾兄

所謂慎獨之學矣，豈勝遥企！

弟近以種種臆見，頗爲同志所疑，誠無以自解。仁兄至不惜以身示教，謂但見己之不脩，未覺人之過讁，善甚，善甚。何仁兄之遷善悔過，好學不倦如此，而弟之狠愎不肖竟如彼乎！非兄之愛弟如其自愛，安能苦口及此！敢不益自惕勵，以祈不負明教耶！

但弟有他過失，豈但親友之言不敢不從，即下至男婦僕婢，日用違言，亦不敢不嘿反而速改之，况良友之箴規哉！至于辨學之言，則千秋萬世之事，非弟一身之事，當相深論其是非。在吾兄固不宜苟同，在弟亦何敢輕於引過以阿同志。其説略具繩兄簡中，此不復贅。惟仁兄旁覽及之，再賜明教爲感。

老母近體亦清適，承念，謝謝。弟遷居，爲就近母兄，敢其便于奉養，非有他意。小兒仍在楊居讀書，一家兩爨，微失貧士算計。以此，恒廑知己之慮耳。

鄔天則竟以七夕前一夕去世，善類凋落，痛割何已！而哀仲北山之築，所謂先卜鄰者，已屬子虚，不更傷痛乎！知辱素愛，不敢不附聞。

欲爾雅不敢爲母言壽，尊賜辭不敢當，姑留俟兄西歸再議之。

答伯繩書，輒信筆至數千言，屬至愛，誠不敢不自盡，然失所以愛養虚病之理矣。兄察其神氣，若未大旺，切勿遽進此書，雖遲之又遲無害。一切煩勞身心之事，皆勸止之，尤是吾兄錫類之孝。孝之大，無踰守身矣。禱切，禱切！

寄蔡養吾書 戊戌

聞有陸友欲行生母之喪而爲適母與兄所持，兄與朱子若同往議其禮，兼下問及弟，弟之愚何足以當之！

嗟乎！喪禮之壞久矣，今之所守者，皆非禮之正也。弟嘗有《喪服妄議》一篇，雖戾時王之制，然理實不可誣。今録一通附往。

陸友若欲遵時王之制，丁憂可也，終三年之服可也，而出訃開喪必不可也。或者其適母與兄欲申庶子之情，勸之開喪，而庶子辭之，禮之正也。必固辭不獲而後開喪，亦庶乎其可也。烏有其母兄持之于前，而子弟争之于後者乎？且吾恐陸友之所争者，猶是客氣耳，並適之爲見耳。

不然，則是拘泥形迹，以開喪不開喪爲能盡孝與不能盡孝耳。斯二者，皆非孝子之用心也。若是真孝，則食粥寢苫與哭泣之哀，在人子得以自致，豈惟三年，雖終身焉可也。而其母與兄又烏得而持之矣乎？而又奚待于争焉矣乎？鄙見如此，不審與兩兄所議若何？率勒附報。

與吴裒仲書 戊戌

兩惠好音，知孝履安善，深慰馳情。前數日，以朱正思所寄「卹約」呈覽，因附一信，想尚遲遲未達耶？卹事須仁兄斟酌其可者，俾弟輩奉而行之，期無負張、朱兩兄雅意而已。

鄙意以行素子姪皆漸長成，正當知苦習勞之時，欲兄與季鴻時課督其農桑，以

卒先志，毋使其有仰食於人之心。此小子輩他日成人張本，所以報行素於地下者也。「卹約」所聚，或移爲助葬計，于理當否？

學問至極真切處，本只平常，過一分便是務外好高，於爲己爲人俱不得力。即吾兄哀勞之節，皆當以是心推之，則天理自見。

養身之法，全于藥物無預。先師云：「安有日置其身心于天理之中，而猶嬰无妄之疾者乎？」无妄焉，可勿藥矣。若以哀勞致疾而以藥物救之，是哀勞與藥物相市也，豈用情之道然歟！惟爲道過自愛，幸甚！

與祝鳳師書 己亥，公年五十六歲。

入春連遭兄、友之喪，惘然如夢。人命幾何，而歲不我予，❶能無懼乎！吾鳳師兄弟年力方富，及時進學，何快如之！

知過改過，便是聖學。下愚不知過，知亦不改；中人不能盡知，亦不能盡改；上智則無過不知，無過不改。聖愚之分，在此而已。但吾輩學力未深，或宥於氣質，或牽于習俗，日用動静，何處非過，何時無過？苟不細心體察，亦何由知之？古人所謂認賊作子者，往往而是，可不爲大哀乎！

兩兒已過楊橋讀書，頑庸簡傲，與道

❶「予」，惜本作「與」。

千里。僕既無身教，又鮮師友之助，安望其有成人之日耶！吾鳳師倘不忘前人之愛，惠然思一顧而教之，寬或終月，少或終旬，與兒子日夕講究成人道理，雖老朽亦得時置喙其間，兼與鳳師面相商訂尊先君遺集而去，亦一段大事也。鳳師其許之否？

復韓子有書 己亥

樓聯書畢，三復慨然。吾子有猶未忘勳名耶？安石所云，恐正復不免耳。

承指出種種腐病，快甚。且拈「無依傍」三字，尤快。惟云「軒轅、孔子而後，無復帝王賢聖」，則恐言之太過耳。有依傍固是腐，無依傍者，亦何遽非腐？學固不容有依傍，然亦須著實。如置物然，必著實地，始無欹傾之患；雖著實地，亦未始無欹傾之患，要於置物之心可以無憾矣。至云「看《逸民章》有得」，又恐錯解「無可無不可」五字去也。弟嘗作《有可有不可解》以隄之，今書一紙附正。

孔子不依傍逸民，孟子亦從不依傍孔子一字，是其學力之高，然于要緊著實處，亦未嘗不同。豈惟孔、孟、夷、惠，雖千聖百王，皆可打合同印子。聖人之行不同，歸潔其身而已。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古聖賢人雖和光同塵之中，常不忘溝壑喪元之志，故站得脚根定，頂得天，立得地，做得事。古聖賢所以至今未腐者，徒以此耳。吾兄果不忘勳業，便須亟拔腐根。狂狷腐于中行，鄉原尤腐于狂狷，惟其不著實故也。腐見如此，不審仁兄復何以進之？

元暎《遺事編》亟欲讀之，可覓寄一册否乎？子有、元暎既皆善腐，確又甚焉，可稱三絶。蕭山來成夫嘗痛罵天下之腐儒，弟復以腐罵成夫。喫得確罵者，必非凡人。今年就席三江壩口，子有有意一訪之乎？何時合諸腐生坐子有百尺樓頭，矢口而陳腐論，亦天下之一奇也。子有、元暎其各磨礪以須，某月日將有腐魁入越，與諸腐挑戰决雌雄耳。一笑。

與張考夫書 己亥

白首窮交，踰年契闊，每念悵然！驚聞令女之變，加以訐訟，令我髮盡上指，況吾兄乎！

寵妾殺妻，極人倫之大變，在世俗無不訟之理。然有難言者。人命抵罪，法無不檢。生死一也，殺生妻固慘，檢死女慘又甚焉。若謂既死復何足惜，則何不推不足惜之意，而並宥生者，以曲全夫婦之義乎？始既以夫殺妻，今又將爲妻殺夫，交刃之道也。語曰：「一之已甚，其可以再。」君臣、父子、夫婦爲三大綱，臣子之于君父，固生死惟命，從一之義，何獨不然？孟子草芥寇讎之論，亦第就恒情言之，君子則否。手足視臣，固腹心報之；即犬馬草芥視臣，亦有死無二，何寇讎之有！殺妻之罪，法所不赦；然仁恕君子往往留心法外，故倫全而誼至也。

謨蓋之事，以弟弑兄，舜當日不惟無報之之事，且絶無報之之心。舜亦幸而先出於井耳，假不幸而爲井中之泥，吾知舜九泉之下亦萬無報象之心也。兹非舜之過于恕也，道如是也。蓋兄弟兩全，上

也；萬不幸而殺兄以留其弟，猶其次也。苟兄弟皆殺，則瞽瞍竟無子矣，禍無烈于此矣。

雖嬀氏家庭萬萬不至乎此，然君子讀書論世，須直窮到底，然後處常處變皆中有主而不爲世俗所惑，并不爲理道所惑。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正言反己恕物之道耳。弟故深痛吾兄之喪女，而猶不能無疑于訟婿之舉也。弟母病縈憂，百事俱廢，惟深念兄事，不能已已。生平學力，正須在此等上體驗。一念放下，便天空地闊矣。惟高明省察。

與惲仲升書 壬寅

二十年同門兄弟，從未識面，白首相遇，良爲慨然。連日獲讀雄篇，聆快論，進我良多。臨别又教以從事先生《人譜》，益爲警切。至云「如對弈一事，恐亦非宜」，尤見因事寓誨之意，當敬爲兄翁戒之。

十年前，弟以仲木之言，遂爾輟弈，併與弈類者亦罔勿禁絶。去秋韓參夫先生之子石耕者，二十年闊别，一日獲晤于龍山，恍如隔世。其人善琴弈，弟不解琴理，輒爲開棋戒以娱之。故贈言有云「向余細譜愁中曲，爲爾新開戒後棋」者，此也。今敢不因兄言終戒之乎！

先生《人譜》所戒，本未嘗煩，由學者觀之，覺得太繁耳。若又從簡，勢將何所不至。此子桑氏之「居簡行簡」，不可之甚者也。即吾兄立身，於儒釋去取之間，要亦以《人譜》律之，可立決矣。

讀尊稿中繩、檝二子書序，略曉兄旨，

弟又何敢置喙；但謂出一時偶然不得已事則可，謂道理決當如此則不可。即以繩、檝兩兄觀之，爲檝固未爲大喪，爲繩何遽爲無得耶？ 今兄即未能頓改今服，然須有用夏變夷作用乃可，不然，去清仕一間耳。開美云「於牛羊何擇」，語至刺心。先生門墻，零落殆盡，今其僅存者，要如吾兄之年德並茂，指難再屈，而未能致謹于形跡之間，宜伯繩之忠告無已也已。

約張考兄至漵湖，圖更聚首。六十上下人，不知還有幾番聚首！ 言至此，神思惘然。《性解》並《氣情才辨》，附呈正。學求其是而已，兄必不爲苟異，亦必不肯苟同，望有以教之也。

與張考夫書

湖樓一會，差慰闊懷，尤與雲兄盤桓最久。雲兄明作敦大，可謂兼而有之，弟不及也。學問之事，誠不在多言。即弟所論深葬，已能言而不能行。事關所生者尚如此，安問其他！ 每一念及，心便百碎。此事若但論目前，似可苟安。然子孫之遷徙靡常，盛衰有時，安可常保！ 故古來墳墓悉夷爲平地。此雖明德之後，有必不能免者，惟深葬庶可望或全，淺葬則萬無一全。弟且老矣，負此大罪過，知而不改，仁兄其謂我何！ 舍姪輩皆服膺道論，如弟言非是，即望駁正，如不甚繆，乞惠示一言，破其愚昧，俾弟得雪終天之恨，真生死肉骨也。臨書可勝馳系！

與張石渠書 癸卯，公年六十歲。本注：時往硤川就凌貞侯鍼，留書致之。

弟以懶廢，致久闊疏。自去冬大誕，至今春移居，並爾闕然。然賀壽可以對支，賀新居則未有退帳，罪歉何如！元本作「可知」。

弟近成偏枯之證，勉就凌貞侯鍼灸。寓靜初山樓旬餘，日杜門不拜一客，惟欲尋我故人話闊，而駕復覊省，閒極可知。飯後欲睡，則過慧幢禪堂，談物外事一二時而已。無何，慧師方經營中元法事，無一刻之暇，而寓樓適當劇臺，日夜喧雜。山門演劇，自初七至十一日；禪堂演法，自初十至十六日。士女聚觀，幾忘食寢。置病夫其間，頗似老兄坐杭寓觀科舉，忙否也。但恐吾兄濟人心熱，又復以醫忙耳。

因思天下何人不忙？天地本是忙主，品彙悉屬忙生，世上那容得弟一輩閒人，極可省也。今病廢乃爾，天意想故欲閒之，且不久當大閒之矣。

《感興》二首，漫録呈正，以當面談。何日快晤，各一罄老況乎！臨書可勝惘惘！

復朱康流書 癸卯九月廿四日

熟讀尊集，真潛心理窟，而出之以冲融，所謂有德之言，卓乎無可復議矣。亦間有數節文字，以持論欲平而反失之依回者，時或有之。在尊意不過捄偏去甚，以立大中至正之矩，極是嘉惠後學之意。而讀者不善理會，至釀禍鍾毒，不可究詰，竊

抱杞憂。敢摘一二，以爲請教之地，可乎？

狂夫節取《楞嚴》、《南華》經語，以爲足助發聖人之微旨，此即君子不以人廢言之意。又曰「二氏養以虛，而聖人養以實」，則立説甚正，元本作「語極和平」。理亦無弊。然而君子懼之，將使後學馳騖經典而潛爲所移，不可之甚者也。彼小人之欺君子，正以其言忠信，行廉潔，君子一不察而信之，則其禍有不可言者。況以二氏負出塵之資，具高世之行，其識之超絶，言之深微，必有什伯於無忌憚之小人者。然古之君子，至欲火其書而廬其居，豈過爲此刻薄不情之舉哉！計深慮遠，欲杜天下萬世之禍本，不得不爾也。吾只是咬牙嚼齒曰：「道經佛經，決不可看；和尚、道士、尼姑道姑必元本作「決」。不可做；男女之欲、血肉之味決不可絶。」如是而已。

今即以至粗者言之：男女不交，則生人滅絶；戒殺牲，則獸蹄鳥迹交中國矣。究之，無人，則物亦豈能獨生；無人物，則天地亦豈能虛立。果滿如來之願，度盡衆生，不盡滅天地民物不止矣。此皆極大關係，道理易見，何待深求？又奚暇責其游手游食，蠹國病民，棄君親，蔑名教，而始決其爲異端哉！乃猶竊上哲之微言，以自文其罔世之術，而世卒不悟；學士大夫，猶相與傳誦之，讚揚之，致使佛、老之禍，至於今彌熾，若燎原之火，不可復遏。是誰之過歟！元本作「哉」，下同。是誰之過歟！吾輩縱不得操人國之柄，居得爲之勢，以大禁制之，但絶口不道二氏之言，絶筆不述二氏之書，時時宣播此旨，曉暢元本作「覺悟」。後學，有明王者起，或採其言，奮然禁

之，異學其有止乎？何忍尚持兩端，以益之薪而助之燄也？

卒章又云「葬書之未可廢，而遺蔭之有足徵」，後又云「君子不泥，貴明于道」，厥旨仍歸于正，似無可議者。然其中指草木之腐，或蒸爲菌，或化爲螢，以驗其乘生氣之説，此何語也？向使人之死亦若草木之乘生氣，則其痛有不可勝言者。今棄死人于中野，三日之後，必徧蟲蛆，且將億萬其生，何止蒸菌化螢而已哉！然草木之腐，能蒸菌化螢，而必不能復榮其枝；人之死，能孳生萬蟲，蕃螻蟻，茁烏鳶，而必不能復養其子孫。故中古之聖人棺之槨之，所以深錮其生氣，惟恐其或泄，將復鍾爲異物也，而尚何乘生氣之忍言乎？

若夫父子祖孫，一氣之相感，理不可誣者，亦有二端，而葬地不與焉。一則祖宗積德深厚，慶流苗裔，近者數世，遠者至數十世，尚蒙遺蔭，所謂「子孫保之」是也。一則子孫之仁孝，事死如生，其大者郊事宗事，配帝配天，其下者亦祭廟祭寢，盡誠盡敬，則幽明相感，其祖考亦必來格而佑之，所謂「祭則受福」是也。二者，古之君子嘗言之，而於葬地何有焉！蓋人之死也，魂升而魄降，其降者終化爲黃土，而升者則無所不之。故爲之設重、設主，以求其神於廟寢者則有之，不聞其於塊也。

今夫百草之灰，舉足以壅禾，豈惟稻藁哉！使斷死人之肉，撒之南畝，則其肥又將百于稻藁矣，利雖倍屣，而人必不忍者，矜死之情然也。況忍以遺骸爲子孫之利乎？循稻藁之言，將必煮死人之骨，以復啖其子孫而後已耶？絜情稱指，其誰曰不然？至于燧火磁鐵，此又生物之性，

得之于天，不可移易，以擬于枯骨，尤爲不倫。

嘗論異端之害，自楊、墨而後，學莫詭于二氏；佛、老而外，禍莫烈於葬師。竊以文公之欲火佛書，與温公之欲焚葬書，皆絶世之卓識，至仁大勇之事，孟子以來，二公而已。然楊、墨、佛、老世猶知爲異端，而葬書猥托仁孝，賢者皆不免焉。確是以大懼，每不忍與此輩共戴天，兄慎勿復卵翼之也！古人之卜宅兆，是指始葬之祖穴而言，若其下，昭穆之次既定，何容復卜！如卜室者，始亦未嘗不度陰陽，觀流泉，至成室以後，則主伯亞旅，各安其次矣。若復於其中各擇便利，將不勝其爭。族葬之廢，殆由於此，不可不察也。尊意豈真謂子孫之禍福實關葬地？不過兩存其説，以示通理。然天下愚者多而明者少，末俗難悟易流，一惑其説，便無所不至，如近世之禍，大可鑒矣。本奉互相訂正之約，輒不覺縱言及此。義有未安，伏惟教正。

寄張考夫書 癸卯十月十六日

厚菴先生之盛德而終不獲一見，豈非恨事！然吾聞厚翁生平氣體尚强，猶爾奄忽，況弟之衰蹇乎！聞吾兄年來精力亦不甚旺，極爲可念。

吾輩雖皆就衰，學問之事，疑尚有可以相長者。而蹤跡疏闊，動經歲年，餘齒幾何，堪如此契闊乎！頃從諸同人過奠厚翁，以爲必得一唔吾兄，又復相失，悵恨何如！

留《孝經》一册於雲士處，想已奉到。

此亦往歲所書，今不能矣。弟右手右足漸弛廢不爲用，觀弟近書便可見。敝里又遭奇荒，終歲之計茫然。三復吾兄致射侯書，長嘆而已。

嘗念雖老病，或得一閒館，可不甚煩勞，而主人稍不俗者，亦似可處。大辛尤貧，每欲爲之地，亦未可得。兄能一留意否？近搆得《顏子問說》一篇，附正。臨書無任馳系！

復張考夫書

弟十年前往返山陰，如游庭户，略不經意，今望之便如登天之難。衰强之感，如何，如何？伯繩兄喪，决宜扶服往弔，兄似猶可勉，弟不能也。

子本兄弟間既翕與否，念之痛心。而

仁兄勉確以先教己子，尤爲探本之論。翼兒虚憍之氣未除，禾兒尤極粗浮，皆由乃父不德，弗能變化，夫復何言！有子不能自教，遑恤他人子？但友子猶子，正自未能忘情，况先生弓裘是係乎！興言及此，筆與淚隨。

弟老病寖加，死期不遠，一切已置度外。惟以聖學久誣，恨之入骨，雖死不瞑。承仁兄愛我，惠問及《大學》、《中庸》所見，惟有心感而已，復何所置對乎？此事但平心觀理，本容易明白，然俗學錮人，猝難曉悟。自昔孔、孟，已不能得之賢弟子，况弟之迂愚者乎！兹事惟有信之千秋而已，非筆舌所能争也。臨書豈勝惶悸！

復張考夫書

去冬辱顧，以病甚不能細請教，虚此良晤，深爲耿耿。已而兒曹述錢子之善言，不覺喜劇，形之詩歌。隨寄一書從欲爾處轉達，尚未塵清覽耶？

兼山兄來，獲拜手教，捧讀涕零。確不幸多言，與先儒違異，抱此深痛，垂十五年，今雖疾困之中未嘗忘，而時士悠悠，罔關痛癢，久置之不足論議之列。孰有如吾兄心懷憂慮，不以老病而終棄之，拳拳教誨，婉轉懇切，如此其深且至者乎！確雖未能苟從，而良友之意，愧無以報，是以感極而隨之以涕也。

然兄所憂者，弟老病之身，戰戰然惟恐其終負此大罪以死；而弟所憂者，在疑似之亂真，爲聖學千秋之計。弟何敢苟倖一身之無罪，而重誣先聖賢之學乎！學道非情面間事，作好之與作惡，俱傷天理，惟是之從而已。凡儒先之言，一以孔、孟之學正之，則是非無遁情；其互有是非者，亦是不掩非，非不掩是，夫而後古學可明也。若徒各傍門户，是此非彼，如鬪蝗之歸穴，莫肯認錯，弟誠傷之，痛之。吾兄之高明，萬萬不出于此；然猶願益擴大公之懷，以兼收愚者之一得，斯道幸甚！

弟病困日甚，氣志日積，自反所學，毫無長進；惟一二辨學書，庶幾效忠先儒，相與共扶古學之意。况承眷念之篤，萬不敢匿情阿旨，以負仁兄相厚待之至誼。顫甚屬筆，率復不備。少間，還欲命兒曹彙録比年論性書一卷，齋心請正，以報厚德。仁兄愛我，情溢楮墨，銘德之心，没齒不

忘,非筆所能喻也。

附原書　　　張履祥

別後,不審道體所患如何?去冬遄返,不盡衷懷,每勤遠念。然兄疾苦之中,得兩令子盡心盡力,久而不怠,斯亦天倫至樂也。弟不及兄之齒者七年,餬口於人,衰病歲加。回視七年前,吾兄體力之健,遠不同矣。未知過此七年,此身尚得無恙否?一日病卧,貧婦弱子飢寒隨之,何堪賴其相養耶?所以見令子服勤而爲之深羡也。

弟復自念從前歲月,總不如無生。癸巳一病,幾死而不死;己亥顛沛,亦幾死而不死。其後檢點,祇覺此時各有得力處,益見天之戹我,所以益我也。兄今日自知病中實有進步否?

吾人既老且病,更無别項商量。生死存亡,當已置之度外。即此身病痛疴癢,亦且聽之。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爲一息尚存不可但已之事。善無盡,過亦無盡。邵先生云:「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又云:「曩日所云是,如今卻是非;安知今日是,不起後來疑。」古人日進無疆之益,莫不如此。《大易》示人,所以損在益之先,革在鼎之先;蓋不能去故,必不能取新。鳥獸之文希革,故繼以毛毨;艸木之生甲拆,故從而條暢,萬物一理也。

學者凡事執一時之偶見,信一己之偏私,沾沾自得,吝不肯舍者,率因無所進步,是以故步不離耳。夫亦知堅守故步一念,非即心過之莫大者乎?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無内外顯微之判,

未有生於心而不害於事者也。夙夜慄慄，獨此爲切，故不及待兄疾之瘳而進商也。顒惟教正！

與劉子本書

尊先生之喪，幾及大祥，未遑奔哭，每一念至，汗浹重衣。某既痿廢，不復能出門。張考夫亦屢失機緣，時與願違，慚恨何如！祝鳳師兄弟每約翼兒問渡錢唐，已二年矣。鳳師弱質多病，兒一身不能自舉，終以不果。近得許大辛之便，謹附粗綿半觔，代奠三星，奉告几筵。二十餘年之交，遂盡于此，痛當何如！

前辱手書，知友于之情未甚和協，今定式好如初矣，豈勝遥慰！骨肉之間，絶無是非可講，惟有至誠感動一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兄弟有未和，只責吾誠之未至耳，舍此更無法矣。甲辰夏，偶著《雜言》一卷，後頗及舜、象事，屢有發明，庶幾愚者之一得。倘大雅不廢芻蕘，俯賜采擇，或亦高深之一助也。令祖《先師録》中諄諄于孟子之三自反，真至訓也。幸熟玩之！

先師遺集聞已有任刻者，確病困，不能少効筋力，深抱慚悚。時事方棘，閉門讀書，幸勿預户外一事，並時語羣季知之。祖父相承道統擔子，在子本一人身上，切勿自菲薄爲禱！許友行急，張考夫道遠，不及相聞，想同此懸結。鳳師兄弟屬筆致不安。臨書酸結，不知所云。

乾初先生文集卷四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書四

與祝開美書

讀札至「嗽血轉劇」之語，殊使人驚悸。前晤固已安康，何復爾耶？望兄萬分珍重自愛，勿自暴棄也。

自然固指道體言，然舍卻日用，亦無處更覓道體。一言一動，無非道也。前云「局面」二字亦非體面之謂。兄舊宅可居，姑宜從容歇息，隨分自安。且頃緝理舊居，費已不貲，物力尚絀，病體猶羸，皆不宜輕動，與弟之典期已滿而待易者自不同。所謂道無定體，隨時而在也。況事慎之于始，方無後悔。兄每事多後悔，皆由不慎之故。「靜」之一字，養身學道無不得力。率爾輕動，傷財費心，甚不可也。宜且三思而行，勿貽後悔，切囑！

與祝開美書

此來沐先生教誨之勤，伯繩兄相待之厚，深自愧赧。不審尊體近復何如？頗能閉門謝客安養否？服藥效驗較韓、張諸君得手否？先生入山後道體安否？乞詳示之。

弟渡江，欲拂衣東歸，卜之關廟，似未

相許，復留杭數日，隨衆打溷而去。豈明神之欺我耶！或是吾意本未浄，神先知之，而姑嘗以所喜耶！抑諸生緣分未絶，尚該吃幾頓五更飯邪！倶未可知。歸家又以小女歸寧，費數日工夫對副，未得到館。甚矣，俗緣之爲累也。

北事想尚緩。彼方辦寇，尚置我度外，或得苟安一年半載，然終非好消息也。奈何，奈何！先生未死之身，須及早入山，静以俟之。乞致伯繩兄急構麻溪之莊，爲先生養晦地。時事不可測，豈可料耶！光陰如駛，屈指已是清明，會晤不遠。惟祈專神静養，以保百全。父母之身，豈以世治世亂分輕重耶！惟珍重善護爲懇。

與祝開美書

別後與徽之兄弟紆舟遊柯山，穿鑿之奇，甚于烏門，恨不與開美共之。次日到蕭山，又以風雪不得渡江，阻留徽之家一日。正是所至每以行李累友朋，甚不安也。

別後與徽之兄弟口念兄體不置。形神倶不宜勞，一切應酬姑宜脱略。先生既入山，兄只宜閉門謝客，獨坐静養。弟隻身脱去，甚得趣，尊价不煩伴往。兄旅中甚乏人，不可久闕此使也。一幅奉粘齋門，可否？百惟自愛，臨楮情深。

與吴仲木書

七日晦日，❶過祝二陶家，始得接吾兄七月五日書，並示尊先生遺書，欣慰異常。龍山諸子見之，如獲異寶，争相持去，弟尚未得細讀。內《還瓶盎書》中及柳子《淫婦傳》，弟憶是河間，非河東也。想爲書人所訛。又《家書》中如「作事謀始」訛作「議始」，「情形」訛「情刑」等類，都未改正。書想未廣出，幸更詳之。

讀來教，知吾兄勇于進道，有一日千里意思。雖弟之頑懦，能無見獵心喜乎！所云「妄想日縈」，弟亦甚患此，未能斷得。竊嘗驗之，雖是事從心生，然心亦從事生。如人有善念，始有善事，此何待言。假如吾人日行善事，又安得復有惡念乎？書之所爲，即夜之所夢，不可不察也。所以古人用功，貴內外交養。如心體一時未得乾净，更外考之于事；行事一時未得安穩，又內求之于心。如是養去，吾身吾心漸有體段，不可强制也。

强制之學，如盗賊革面，終防竊發。孟子不動心工夫，只是養氣，養氣工夫，只是集義。此外豈別有持志之法乎？雖詩文習氣，何必盡除？詩文亦道也，但不當爲衒俗之文，以致離道之遠耳。大約吾心吾身要使時留餘地，使得舒展爲佳，所謂生趣也。若過于桎梏，其弊正與放心等。

吾兄道體既未全旺，則目下用功便當以養身爲第一義。養身之法，以養心爲第一義。雖讀書體道工夫，亦不宜過煩。蓋

❶「七日」，疑爲「七月」之誤。

心氣安和，則百病自退。即此是道，幸勿當面錯過。弟非知道者，承下問之及，輒復盡此，幸更有以教之。

前月之杪，東約欲爾輩汎澉湖之棹，耑擬問字玄亭；聞有遷居之役，輒復中止。碌碌勞生，未卜請教之日，馳戀良深。

弟素不閑生事，喪婦以來，遂至窮窘。七八月之間，竟告絶糧，賴友朋假貸，尚復存活。而弟目下方赴山中人桂花之約，遇酒輒盡，豈復能憶嗷嗷之八口乎！癡頑若此，因得苟全性命于此世，然去道日遠矣。吾兄其何以振之？

顛毛種種，何止左頰一莖。耳聾目眩，頭暈腰痛，凡百老病，已不啻具體而微矣。兄度此人尚能俟河清否乎？卓甫兄來，率爾勒附，百惟珍重，爲道自愛，幸甚，幸甚！

與吳仲木書

弟益衰廢，負慚知己。接廿三日所發諸教，始知弟之悔過不若吾兄之勇也。《易抄》領到。弟前所寄詩多有落韻，不敢辱和，置之可耳。

白兄曾面許其赴朔日之會，似不能已。但會中人太雜，弟之鈍劣，不能與此輩作緣。大約只此一會，恐後亦未必能赴；或更有他好局面，再作商量。語云「須留讀書種子」，弟亦云「須留道學種子」。如白兄之勇敢，真是吾鄉第一流人物，而好事難成，念此直欲爲之流涕也。

讀教，知近境亦不甚清佳。但古來聖賢豪傑，俱從逆境中鍊出。于此覺身心有安頓處，便好。大約帶一分世俗心，則身

心便苦，便不得安頓。一以道心處之，便泰然無事矣。詢來使，知道體清健，甚慰懸心。養身養心，最是入道第一要義，弟於吾兄尤爲拳拳。率爾拜復，欲言種種，非筆能盡。

與吴仲木書

鳳師兄弟竟兩分出處：一遵父命，一遵母命。局已定矣，弟猶争之不已，又轉而攻濤兄。總之，弟輩生平立身，儘有可議。我無誠身之學，徒責人無已，究何益乎？

先師《易抄》、《年譜》，俱未及校閲。近爲冗累，粗鄙更不可言。俟債會粗了，欲擇一静地避暑，稍爲收歛身心。計想在兩隱、翠薄之間，疑此時兄亦在澉湖，或可圖把晤耳。舟便附，幸有以教之。

與吴仲木書

前月朔日之會，殊未覺兄多言，何相引過之甚也？若弟之放廢，益不可言，真無以對知己耳。頃月杪，查石丈有母之喪，家錫姪爲相，欲爾、住浮、令脩諸子，左提而右挈之，一遵家禮。石丈雖病甚，猶能自勉于禮，極可哀敬。鯤兄已出呈謝事，弟亦未意其勇若此；且移書于弟，欲進求不出後一段功夫，此其志不小。兩事皆兄所樂聞者，故具告之。

令姪試事，須謀之季容。❶ 恐是與樓緩議講秦，曷决之虞卿耶？一笑。羣從

❶ 「季容」，原作「季融」。「季容」，書中屢見，因改。

之試，能勸之絶干求之路否？即不能，豈得更爲之轉託？訟事，視理之曲直、勢之緩急大小而權衡之。若理必須引手，則纓冠之義，當不待令叔之命，若在可已，亦得善辭。審量自在吾兄，又非弟之局外所得而縣斷也。承下問之及，不敢不報，惟尊裁之。

旬日外，擬避暑東膠。此欲爾踰年之約，姑欲赴之，恐未得即叩新齋爲恨。又未知何日得共訂先師遺書，念之惟有汗浹。臨楮惘然。

與吴仲木書

白方之會，弟阻雨不得赴，甚恨之。考兄於前月之杪西歸，曾有信至兄處否？渠無信來，吾兩人宜往會之否？

尊稿讀之不忍置，詩能移人情乃爾耶！前雜詩二十首尤佳。只如此便已稱作家，不必更阿時好也。自此精神漸向内去，不患人品不高，德業不進，况詩文耶！

市居囂雜，固不能静也，只是向外意思尚多耳。《年譜》稱呼，斷宜詳酌，要以求當乎天理而止。此書將遠行，可草草耶？

與吴仲木書

歸來忽忽，絶無要事，租課亦殊窅然。悔且不從吾兄一訪考兄，得探山陰情事爲佳也。考兄祭先生文並贈子本兄序，俱絶佳。其贈序，弟先命翼兒録寄祝鳳師，元本洎諸札俱附上。弟二書絶無倫理，何得與張、劉兩兄書並裝以污清案耶？惶愧，

惶愧！

頃晤數日，深服吾兄改過之勇，益復自視欿然。拳拳詢及芻蕘，而弟侈然徒知責人，不知自責，是宜仁兄之學日進，而弟之學日退無疑也。然仁人君子，不宜以其耄荒而遽棄之。而殷勤教戒之，非吾兄與考夫諸兄誰望哉！

鹽、寧兩邑，風俗大異，田租之先後緩急，迥然不同，歲前不知能清與否。八口之計，全未有頭緒，且姑聽之。楊德宣又遭外難，深爲悼痛！考兄有意海濱之席，何以計之？禮不能館，不問其所舍。弟與吾兄，前日不幾多此一問乎？有可爲地，幸悉心思之。佳山水，益朋友，弟亦夙同考兄之好。而變亂以來，山水之好，亦復漸淡，惟良朋萃止，發明古學，則久聽忘疲。恨所居僻遠，且家累不能脱去，爲可深痛耳。呵凍草勒，筆與神馳。

與吴仲木書

吾兄一身，關係最大，貴恙屢發，使我懸念無已，宜萬分保重。省事，寡思慮，一切放下，使吾身吾心有泰然自得氣象，方能拔去病根。具此力量，便是入道之功，不必外求也。

諸札並弟書，月初已寄出，兩次皆未得達，十五日始得附德宣賀朱之使以往，想已到邑祠矣。張考夫有意海濱之席，倘得偕二三知己，閉關習静其中，最是養德養身第一樂事。雖弟父子亦得裹糧以從，共謀不朽之業，何快如之！此固是常緣，正未易得耳。奈何，奈何！

適聞大辛已削髮，將入山，爲驚悼久

之。大辛才性遠非俗輩所及，而頓自暴棄至此，真可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陳去非兄，幸不相值。弟輩迂愚之論，與時格格不入。若則梁翁所謂「從時調之」，則大非弟之愚所樂聞也。今亦直須聽之。

弟前日之來，不過拳拳爲死友一點念頭，不忍竟嘿嘿已耳。《祠議》末段甚妥，稍嫌儱侗。仍無異統祠，故須專祠爲妥。必欲合之，則無如後議之停當矣。雨雪隆寒，千萬自愛，以俟剡溪之棹。餘情再俟嗣信。

與吴仲木書

念道體不置，日來定已安善。病既時發，必有常感，便可因其所忌而謹避之。弟嘗欲于《素位章》更添一語，曰：「素疾病行乎疾病。」此亦是道，不可忽也。剡溪之遊，得毋非道體所宜乎！

《祠議篇》去，作數日思。是日使者行急，未及抄過，煩賜副本，使兒曹傳讀，以爲師法。弟嘗謂兄文使能不妄應人之求，皆如此等文，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真是可傳可法；就使不傳，要有可傳之理。弟生平不輕許可人，至讀兄詩文，常不能忘之於心，非阿所好也。送友作第三聯，微覺軟俗，結韻亦未穩。要是小疵，雖古作亦未必篇篇能入彀也。弟謂兄於詩文不必更求工妙，它日道境淵醇，則于詩文必有不求工而自工者。吾兄以爲然否？

日思避俗習靜，未得其法。老大無成，念之愾然。連日念尊體，復寄此字，求便郵寄慰，想不厭其煩瀆也。

與吴仲木書

吾兄前月十一日書，至此月朔日始到，具知吾兄絶粒襄事，大致疲困，相念無已。每思遺候，乏力未能。正縈懷間，而使書忽至，又知吾兄以廬墓中風痰症頻發，遺體行殆，毋乃過乎！

居廬，禮也；廬墓，非禮也。蓋以魄藏于墓而魂返于家，故速歸而虞而寧，以塋封未了之事委之子弟。輕重之義，略可睹矣。古者祭廟不祭墓，意亦准諸此。子貢之於孔子，正以禮不得廬於其家，故廬于墓耳。胡可引以爲人子當行之禮也？三代以後，雖人子之于親，有行廬墓之禮者，大率皆緣此誤。弟深非之，舍几筵而即荒艸，獨何心歟！守墳土有人，則朝夕獻几筵者無人，此謂重其所輕，輕其所重，失禮甚矣。以吾兄之習於禮而未之察，何也？

承前札問及翠薄會事，深愧駑劣，無以仰承惓惓之意爲恨。憶山中與考兄龐舉《大學辨》，尚格格未入，竊自惋嘆。從來學者皆爲習心習見所錮，使吾心之明不能作主。亦總緣弟平日衹空言從事，全無實學實得，不能以誠動物，致此道千載陸沉，無可拯捄。罪誠擢髮難數，又何尤乎！惟賴兄等切己反求，體之日用，自當徐有分曉，未易以口舌争也。此外，山中所論切實事，總不過克己反求之學。雨窗無事，憶録得數紙，兹並附正。

欲言種種，亦欲急過喪次，作數日盤桓，而冗俗未能。惟望吾兄深愛遺體，勿以至情一往以增地下之痛，最是孝子第一事。餘未暇悉。

與吳裒仲書

讀教，知相睠顧之深，感切，感切！前月之杪，走候令兄喪次，方在病中，幸所吐皆是淤血，宜無大害，不審近復何如耳？弟前語以「病至宜忘病，病去不宜忘病」。平時既受忘之之過，今又恐受不忘之過。醫藥全不足恃，非惟不足恃，且又有誤。吾輩不幸有病，又不能以己意消息調劑，而以遺體委之他人，此極可怖事。確嘗寫此痛于同人，而鮮克有悟也。未知吾兄近復自驗若何耶？養身即是道，道又豈有急於養身者耶？舍此言道，即爲務外。

弟以久旱不雨，未免憂勞。加以老母老姊相繼患病，母體初安，姊病正劇，往來勞困，飯食少減。天則兄按弟脉，謂中膈殊未調泰，此亦事勢之無如何，然亦不敢不自調節也。成夫未有後信，想不果來。確家庭間或可幸無恙，月杪月初或當相尋湖山，請教近功，最是樂事，然未可期必耳。

《産論述》附正。此即申明兩兄之教，亦是今日熱鬧場中一服清涼散。相知中或不妨一示之，恐未可爲俗人道也。內論亦頗有偏重處，皆有爲而發。要之，至理亦不外是，惟高明更斧駁之。不盡。

與吳裒仲書

四月十六日書，廼至初九始達耶！承兄固不欲列名之意，敬聞命矣。弟頃爲此約，亦勉徇同人之請，實非所欲也。良

誨諄諄，正與鄙見相合，諒曉人當如是耳。野人之家，蠶務粗畢，農事方殷，何暇復言學問事。同人亦頗有因循之患。讀教，慚愧而已。

考兄新有兄子之喪，相知自宜往唁。弟亦同之，道遠冗累，正未審何日，想不得不俟之秋涼矣。往唁即是禮。若夫所將之禮，即以兄所交于考兄者權其隆殺而已，弟豈能臆斷耶！

海上之警，時抱杞憂。敝鄰雖有居欲售，恐窄狹不足容，終以城居爲穩，但瀫宅恐亦不能久曠耳。草復不既。

與吴裒仲書

岀使遠辱，知尊堂夫人近祉彌康，吾兄道履亦適，慰甚，慰甚。前論作詩文，以知己之前不敢不盡其臆，誠爲飾辭文過，當敬爲吾兄改之于後也。又拙稿答考兄書上，承兄細批，教以益求諸己，深合鄙意。即弟答考兄書，意亦如此。初寄還時尚未見，後月餘展見之，深感道誨之切。敢不夙夜以期無負良友乎！

至弟狂瞽之言，屢蒙虚受，益令瞽人愧死。弟所以不辭瑣瑣者，以同志悠悠，鮮克自振，好學如吾兄，指不能再屈，《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故口欲緘而復吐耳。

尊堂夫人即瘡患全平，亦須及時勸開肉戒。鄙意謂必不得請，則兄亦不宜食肉。一體之誼固然，而人情愛子甚於子之愛母，想尊堂夫人自此必不能終素食之志矣。弟月内亦以老母有禮懺事，盡室齋戒，不能出門。蓋既不能先時勸止，亦不敢明知其無益而遊戲從事也。兄得毋笑

其愚妄乎？

前杭歸，見麗京《新婦譜》一册，甚善之，因持歸爲之序，又爲補一二則。書成請教，俱俟續寄。

與吴哀仲書

前晤時，家中忽殤一孫，西歸，殊悃悃不樂。未得達者所謂彭殤一致之旨，以爲歉仄。接教，乃以面時質正數語爲嫌，何耶？弟則尚嫌前教之未盡，未能啓豁愚蒙爲悵悵，而兄何量弟之淺也？

凡辨理之言，貴其有以相發，不貴其相順。相順則非僻無以自見，而至當之理何自而出哉！尚祈卒業之後，更賜詳教爲懇。

家居頗惡，欲再過許山。若澉城再會與否，臨時更酌以報耳。

與吴哀仲書

讀前教，知孝履已安，極慰馳系。晤欲爾，又云尚有可慮者，何耶？昔開美侍山陰，感二人俱逝，恨欲報之無由。先生云：「子之身即父母之身，身在即父母在。今當愛重此身，務其遠者、大者。」又云：「養身之外，更無道矣。養心之外，亦更無養身之道矣。」藥物調理之外，敬進師言，以助静攝。

補 與吴哀仲書

木兄哀毁過禮，深以爲念。近日體中何如？吾兄讓産事，曾具告母夫人未？

事理已安妥未？願悉聞之。木兄一人在城，實鮮兄弟，兹更煢煢在疚。吾兄雖辭人後之名，想時時伴喪次，周旋輔相，此自出至性之不容已者，更不待弟言也。恨弟居遠且冗，無能時過相慰勞。詩人稱友朋之不如兄弟，正謂此耳。木兄處不另札煩之，幸婉致深自愛，餘未盡一一。

補 寄韓子有書 丙戌

變故以來，殘生猶在，每幾于死矣；而卒不死，不審老天欲終留此腐生於何用也？弟自盜劫後，一病百餘日，至今未愈，生事之惡可知，然法亦不死矣。

欲爾歸，悉兄近況。及讀所寄欲爾書，益知越變後，仁兄新履安健，爲慰。其餘欲言者甚多，總非筆所能盡。惟乙酉、丙戌兩年間，越中死事諸賢未得，乞確載其人其事，附便羽見寄。其山林隱逸不屈之士，高節可風者，亦乞示所知，以廣胸臆。

補 與黃太沖書 丁巳

仁兄以碩德宏才，擴無類之教，喚醒羣迷，吾道幸甚。弟病廢十有五年，困苦萬狀，尚賒一死，不知何故，惟有冥心待盡而已。弟愚人也，何敢言學。惟是世儒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爲之痛心。《性解》數篇呈教，據徧見所及如此。是非一聽天下之公，弟何敢强辨，重蒙駁正，感極涕零。病極，未能一一作答，惟有痛自刻責已耳。空玷山陰之門，不能設誠制行，即一二知己，未能相喻，何况其

他。爲學原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即弟所答劉世兄書，極爲辭費，自以通家骨肉，直抒胸臆如此，已深悔其瀆矣。璋案：此書疑尚未完。

附與陳乾初論學書丙辰

餘姚黃宗羲太沖

自丙午奉教函丈以來，不相聞問蓋十有一年矣。老兄病如故時，而弟流離遷播，即有病亦不能安居也，况得專心于學問乎！惟先師之及門凋謝將盡，存者既少，知其學者尤少。弟所屬望者，惲仲升與兄兩人而已。此真絶續之會也。今歲因緣得至貴地，竊謂得拜床下，劇談數日夜，以破索居之感，而事與願違，尚在有待。幸從令子敬之得見《性解》諸篇，皆發其自得之言，絶無倚傍，絶無瞻顧，可謂理學中之別傳矣。弟尋繹再三，其心之所安者，不以其異於先儒而隨聲爲一鬨之辨；其心之所不安者，亦不敢苟爲附和也。

老兄云：「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雖然，未可以爲善也。從而繼之，有惻隱，隨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之心焉。且無念非惻隱，無念非羞惡辭讓是非，而時出靡窮焉，斯善矣。」夫性之爲善，合下如是，到底如是，擴充盡才而非有所增也，即不加擴充盡才而非有所減也。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到得牿亡之後，石火電光未嘗不露，纔見其善確不可移。故孟子以孺子入井、呼爾蹴爾明

之，正爲是也。若必擴充盡才始見其善，不擴充盡才未可爲善，焉知不是荀子之性惡，全憑矯揉之力而後至于善乎？老兄雖言「惟其爲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無不善也」；然亦可曰「惟其爲不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有不善也」。是老兄之言性善反得半而失半矣。

老兄云：「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耳。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無天理之可言矣。」老兄此言，從先師「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離氣質無所謂性」而來，然以之言氣質言人心則可，以之言人欲則不可。氣質人心是渾然流行之體，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則彼絀，彼盈則此絀。故寡之又寡，至於無欲，而後純乎天理。若人心氣質，烏可言寡耶？「根也慾，焉得剛」，子言之謂何？「無欲故静」，孔安國注《論語》「仁者静」句，不自濂溪始也。以此而禪濂溪，濂溪不受也。必從人欲恰好處求天理，則終身擾擾，不出世情，所見爲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頭換面耳。

大抵老兄不喜言未發，故於宋儒所言近于未發者，一切抹去，以爲禪障。獨於居敬存養，則未黜爲非。夫既離卻未發而爲居敬存養，則所從事者當在發用處矣，於本源不加涵養之功也。❶老

❶「本源」下，《黄梨洲文集》有「全體」二字。

兄與伯繩書，引朱子「初由察識端倪入，久之無所得，終歸涵養一路」，以證察識端倪之非。弟細觀之，老兄之居敬存養，正是朱子之察識端倪也。無乃自相矛盾乎？則知未發中和之體不可謂之禪，而老兄之一切從事爲立脚者，及是佛家作用見性之旨也。

老兄之學，可謂安且成矣。弟之所言未必有當。然以同門之誼，稍呈管見，當不與隨聲者一例拒之也。

乾初先生文集卷五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論

聖人可學而至論

聖人非人耶？亦人也。使聖而非人也則可，聖亦人也，則人亦盡聖也，何爲不可至哉？雖聖乎，于人之性曾無毫末之加焉；則人之未至于聖者，猶人之未完者耳。人之未完者且不可謂之人，如器焉，未完者亦必不可謂之器也。然則以非人爲人則安之，以是人爲人則疑之，是何異齊人而疑其不能齊語乎？

夫齊人之爲齊語也，直不學楚語已矣。人之爲聖人也，直不爲禽獸已矣。以齊人而學楚語尚可，以齊人而學齊語反不可，其誰信之？以人而入于非人尚可，以人而完其爲人反不可，又誰信之？以爲有生質之限乎？吾未見參之魯遂有過于賜之達、求之藝也。紂之强敏辯智，遠出箕、微、周、武諸人下也，然參不害爲賢，而紂無救于暴，則何生質之足恃哉！

今天下之不可必得者莫富與貴若矣。然而賈之巧者或富，士之敏者或貴。彼制于天者而猶若是，而况制于我者乎！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

也，求在外者」，❶富貴之謂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聖學之謂也。夫求富貴而不得，猶不失爲貧賤也，然且人人知求之，求之不得而不敢或惰焉。若夫不爲聖人，直爲非人而已，而人顧莫之學。學之可必至，而猶弗之學也，是必下愚而已矣。

謂己不可，自誣也；謂人不可，誣人也。吾既未免於自誣矣，而又敢以誣人乎哉！愚請效其法。善者不自善也，自善焉，必不善矣。故惡者亦不自惡也，自惡焉，必不惡矣。故惡不自惡，惡必極，善不自善，善必至，至善焉而聖矣。

死節論

嗟乎！死節豈易言哉！死合於義之爲節。不然，則罔死耳，非節也。人不可罔生，亦不可罔死。三代以前何無死節者？非無死節也，無非死節者，故不以死節稱也。三代以後何多死節者？非多死節也，無真死節者，故争以死節市也。

何以言之？死生極平常事，人誰不死，絶無足奇者，要善其死之爲難耳。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所欲，義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則舍生取義」，皆推極言之。故義可兼取，則生有不必舍；仁未能成，而身亦不必殺也。由、賜不知，並疑管仲之不死。夫子盛推管仲之仁，而終黜匹夫匹婦之小諒。孟子亦言「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故參觀一聖一賢前後之言，而談死

❶「者」下，《孟子·盡心上》有「也」字。

節者可以鏡矣。

殷之三仁，惟有一死。然比干之死，紂殺之耳。使紂不殺，則比干者終與微、箕同賓周室，必不死也。惟孤竹二子，獨能自立名行，不食周禄，窮餓西山。孔子稱其「求仁得仁」。蓋紂雖暴，君也；武雖聖，臣也。何至使八百諸侯同聲一辭，冠帶之倫，服膺新命。向無夷、齊之餓，則天下後世寧復知君臣之義哉！此抗古以來一大砥柱也。故古今談節義者必以夷、齊爲稱首。嗚呼！若二子者，可謂真節義矣。然二子之義只在窮餓節，如是止矣，不必沾沾一死之爲快也。使二子而亦若後世之不食七日而死，不成夷、齊矣。子長好奇，猥云「餓死」，遂使學古之士信孔子不如信子長，不亦悲乎！夫以二子之義，即優游西山之下，竟以壽終，已大節凛然，照耀千古，何必死？蓋惟其不官不死，不十亂，不三監，非殷非周，非仇非后，伯叔逍遥，西山終老，夷、齊之節，所以稱聖也。而復何忼慨之足云！

凡言餓者，只是窮困之辭。孔子稱夷、齊與齊景之千駟相提而論，可知只是貧耳。故咏詩歎美，不以富而以異。孟子謂七十非肉不飽，不飽謂之餒。夷、齊之餓，不肉食之謂也。即何嘗許其兄弟捐軀，同徇國難者乎？《春秋》褒善之文，舉其大者，遺其小。如真餓死，則死大於餓，不但當稱其餓也。《論》、《孟》並亟稱夷、齊，不一及死。孔序逸民，孟曰清聖，推求義藴，二子生平盡于此矣。即叩馬之諫，《采薇》之歌，或傳好事，或采軼文，何可憑斷？且二子自北海來歸，已與太公同稱大老，後西伯死，又十三年，武始伐紂，則二子者已皆皤皤期耋

之年。天下而無不死之人，夷、齊安得獨不死？只是不餓死耳。

自此義不明，而後世好名之士益復紛然，致有赴水投繯，仰藥引劍，趨死如騖，曾不之悔。凡子殉父，妻殉夫，士殉友，罔顧是非，惟一死之爲快者，不可勝數也。甚有未嫁之女，望門投節，无交之士，聞聲相死。薄俗無識，更相標榜，虧禮傷化，莫過于此！近世靖難之禍，益爲慘毒。方、練之族竟踰千百，一人成名，九族揕首，何可説哉！甲申以來，死者尤衆，豈曰不義，然非義之義，大人勿爲。且人之賢不肖，生平俱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士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姦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未有若死節一案者，真可痛也！

即又何云三代以前無非死節者邪？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由此其選矣。生有所以生，死有所以死，如四時陰陽，更相禪代，不爽毫末，正所謂與天地同其節者，乃真死節者也。即向所舉微、箕、夷、齊之節，各有攸歸。微、箕志存宗祀，故受國而不辭；夷、齊志扶綱常，故辭禄而靡悔。要之，四子易地皆然。節如禮節，揖讓進退之不可踰只尺也。節如音節，高下疾徐之不可差芒忽也。若由是推，則三代以還，死不失節者蓋亦鮮矣。昔人有云，「東漢之節義不若西漢」，良有以也。古人見其大，今人見其小；古人求其實，今人求其名。人心之淳漓，風俗之隆替，由斯別矣。

然則今之所謂死節者皆非與？曰：是不同。有死事，有死義，有死名，有死憤，有不得不死，有不必死而死。要以無

愧于古人，則百人之中亦未易一二見也。

忠矣，可謂仁乎？曰：未知，而何易言殺身成仁之學乎！古人學道，只如布帛菽粟，日用靡間，猶難言純熟。今人皆有意求之，何易可合！果成仁矣，雖不殺身，吾必以節許之；未成仁，雖殺身，吾不敢以節許之。節也者，不可過，亦不可不及，故曰「中節之謂和」。豈惟今罕其人，子固云「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蓋言中節之難也。

深矣乎，子之言節！顧不甚便于天下之苟生者耶？曰：君子且不可苟死，況可苟生！不苟貧賤死，況苟富貴生！君子之於生，無所苟而已。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一死生者，貧賤富貴之推也；貧賤富貴者，一終食之積也。終食且不可違，況貧賤富貴乎！況生死乎！

養生送死論上丙申

吴裒仲嘗言爲母夫人作壽器，沙方而重漆，猶若以爲未工。吾深嘉之，因勸其毋過禮。非以玆事真可苟簡，蓋謂人子之事父母，猶有虚實之分。某於元本作「確與」。裒仲皆幸有母，宜先務盡其實，故歸作此論，以貽裒仲而交勉之。亦以見讀聖賢書者猶有當體之於言外者耳。

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吴秋浦先生曰：「養生送死，未遂畢人子之事。」祝子生日，劉先生過之。祝子傷二人早背，恨欲報之無由。先生曰：「子之身即父母之身，身在即父母在。今當愛重此身，爲其遠者大者。」二先

生之言，所以責備人子之身者至無窮也。養生送死且未足畢人子之事，況并養生送死而未一盡其事乎！

孟子此言，亦爲養生之事從容易盡，送死之事倉卒難盡，故云然耳。非真爲養生事小，而人子遂可忽視之也。難盡者且當克盡，況易盡者而實未嘗盡乎！故即孟子之言，學者不善理會，亦深害事。由確論之，惟養生功夫是父母切實受用處。至于送死，雖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在人子皆發于實心，在父母則盡是虚文矣。語云「椎牛而饗墓，不若雞豚之逮存」，此最傷心之言。蓋既當善養口體，尤當善養其志；既欲得親之心，又欲納親于道，是爲難耳。孟子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然則人子之事，又孰有大於此者乎？

或曰舜不幸處人倫之變，故底豫爲難，他人則不然。確曰：子如此説書，真所謂死古人言下者。蓋心有精麄，而境無順逆。人子之事父母，不論處常處變，其實皆有難盡處。雖文王之事王季，武、周之事文王，觀其用心，時有皇皇若不足者。此孝道之大所以通于天下也，豈惟大舜一人爲然哉！或人憬然曰：吾他日殆未嘗讀書。

養生送死論下

沈朗思嘗致確書，傷子道之未盡，因稱古人之孝，有行傭供母，身無完衣，而其親口極滋味者，願學焉而未能也。確深感其言，隨答以子父一體，烏有人子身無完衣而父母口極滋味能下嚥者乎？由君子觀之，正與

割股、寢冰、十年廬墓等事相類。沈子自有沈子之孝，不必以彼易此也。而先友吴仲木嘗同確遊山陰，傷倪鴻寶先生之喪久而未舉，詰其子，曰：「舉此須二千金以上，故難之。」嗟乎！葬如是其費也，死不若不葬之愈也。辟養生者，必日食萬錢以爲孝，則爲人子者殆矣，而父母亦且必不得食矣，作《養生送死論下》。

樊遲問無違之孝，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三家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故三家之僭廟樂，本欲以光榮祖考，由今人言之，必羣誇爲孝者之事，而子皆深譏之，何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禮故非不近人情者。庸德之行，愚夫婦與知能焉，不亦坦然共由者歟！

昔者孔子、孟子皆逮事母，而學者無所稱述。非以孔、孟之養生爲不若子路，而喪死不若子皋與曾子者也。人子之於父母，非求名聲之地。故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烏乎用吾情？」禮所得爲則爲之，力所能爲則爲之，即力所能爲而禮有所不得爲，禮所得爲而力有所不能爲者，雖聖人弗爲，如是而已。子思子之所爲必誠必信云者，必盡其禮、盡其力之謂，而非能深求于力禮之外也。深求于力禮之外者，即爲不用吾情，而大乖誠信之道矣。

禮所得爲而不爲謂之儉，不得爲而爲之謂之僭，力所能爲而不爲謂之偷，不能

爲而爲之謂之愚，二者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孝子之于父母，推其心可以無所不至，而不能不有所止。故喪三年而畢也。故賢人之孝近名，聖人之孝無名。

「然則舜之大孝非歟？」曰：「舜不幸而有其名者也。」「然則文王世子之孝非歟？」曰：「文王世子之行，皆小子之所有事，後儒述之以爲鵠于天下，而非有高遠難行之事也。」「子皋之泣血三年，曾子之水漿不入口七日，非歟？」曰：「此君子之過，然非以求爲此名也。後人學之，則其心有不可知者矣。是故學獨行之士不若學守禮之士。參力禮而盡心焉，則中庸可庶幾矣。故賢者俛而就，不肖者可企而及也。夫禮，豈不近人情者哉？」

學者以治生爲本論丙申

學問之道，無他奇異，有國者守其國，有家者守其家，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謂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内事，仰事頫育，決不可責之他人，則勤儉治生，洵是學人本事。而或者疑其言之有弊。不知學者治生，絶非世俗營營苟苟之謂，即莘野一介不取予學術，無非道義也。

今士鮮不謂明道義，而學未切實，則所爲非道之道，非義之義，亦往往由之而不自知。要之，辨此亦自不難。《周官》既定爲量出入之法，極明白易守，自天子至庶人，孰能違之！《中庸》又拈「行素」二字，即同《周官》之指，而語尤近道。能之

即居易之君子，不能即行險之小人。《大學》之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孟子之易田疇，薄税斂，食時用禮，並極詳至。足民之道，即足國足家足己之道。有國者違之，必失其國；有家者違之，必失其家；有身者違之，必失其身。所謂失，非必皆敗亡與餓死也，凡因貧而苟爲非義者皆是。雖所失大小不同，其爲得罪于祖宗，得罪于聖賢，則一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斯之謂矣。而豈真一手一足云爾哉！曾子啓手足，蓋使視其正否，即得正而斃之意。時解以全膚體爲孝，非是。如此解，則天下何多孝子耶？忠臣孝子是一是二，偷生與死義，孰爲無忝，孰爲辱親，儒者必有能辨之矣。

確嘗以讀書治生爲對，謂二者真元本作「並」。學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讀書。然第如世俗之讀書治生而已，則讀書非讀書也，務博而已矣，口耳而已矣，苟求榮利而已矣；治生非治生也，知有己不知有人而已矣，知有妻子不知有父母兄弟而已矣：而又何學之云乎？故不能讀書、不能治生者，必不可謂之學；而但能讀書、但能治生者，亦必不可謂之學。唯真志于學者，則必能讀書，必能治生。天下豈有白丁聖賢、敗子聖賢哉？豈有學爲聖賢之人而父母妻子之弗能養而待養于人者哉？魯齋此言，耑爲學者而發，故知其言之無弊，而體其言者或不能無弊耳。

然則當何以捄之？曰：治生以學爲本。嗟乎！士苟志學，則豈唯能讀書治生而已哉！脩、齊、治、平，悉於斯焉取之。而有未能者，亦必不可謂之學。故曰：士惟志學而已矣。

產論述

自井授之澤衰，而民無恒產，則人智有巧拙，力有羸絀，惟田與宅轉相買賣，雖仁人君子不能以自止也，而忠恕之論亦可得而採述焉。其交從之，則太和之世也。雖一聽之，亦靡争之理也。不亦善乎！其一在哀子之論遠業也，其一在木子之論近質也。

吴哀仲曰：「雖先世之產，而原主求加，甚者至求贖。遂許之，則勢不可以復止也；其拒之，亦終爲重財產而薄鄉舊也。雖然，吾寧失財產，毋失鄉舊也。」確曰：「仁哉，哀子！吾於世未聞斯論也。存是心而酌處之，其可也。」

吴仲木曰：「雖先世之產不得已而暫質它人，亦寧贖毋加耳。」確曰：「智哉，木子！雖贖之不可而亦止耳，而況可加乎！」

或聞之而嘆曰：「危夫，陳子之論！贖之不可而亦止，則是有賣而无贖也，則坐而產盡矣。」陳子曰：「嗟哉！贖之不可，而況可賣乎！且謂贖之不可而亦止者，是贖之可而不止者也。由僕之言，將無一賣，而猶有半贖，是愈固吾產而已矣，而何危陳子之論乎？若贖之不可而不止，争道也。君子而争乎哉！夫孰使賣之而必贖之，而至争乎？」

或曰：「吁！賣豈得已者耶？」確曰：「固也，其非得已也。雖然，昔先王井授之時，斯民獨无一不得已之事者乎？而賣之乎？且吾有田有宅，而猶有不得已之事，而必賣之，彼無田宅之窮民，不得

已之事疑若有甚焉者，而又安得而賣之？」

或曰：「不然，有田有宅，則亦有田宅之累，故不得已之事彌多。」確曰：「今夫質產者，謂必宜贖，受質者謂必无贖。子以彼二人之心爲其利耶？爲其累耶？亦爲其利而已矣。豈曰无累，然平情而言之，猶累三而利七也。且吾既受其利，而惡得復辭其累？獨不當豫有以計之耶？而漫云不得已耶？豈惟田宅有累，雖父母妻子亦皆有累。斯固生人之所必不能免也。」

「如是，則奚以解向者袁子重產之誚？」確曰：「財產可重也，而不可重也，亦可輕也，而不可輕也，惟其義而已。惟義，故輕財產；惟義，故重財產。卑者知重，高者知輕，蔽一而已。」

「然則重之可謂善繼述乎？」曰：「未可也。能重之，猶能輕之而已耳。輕之遂可謂能幹蠱乎？故惟輕重之盡義者，斯善矣。」

「是則由袁子之言，將無勿贖也，無勿加也。由木子之言，將无一贖也，無一加也。由二子之言，將無勿輕也。由吾子之言，將无勿重也。而吾子又何以一之乎？」曰：「若僕與二子之言，則已無不一矣。蓋惟其待己也刻者，則必其待人也恕者，是二子之言固無弗一也。亦唯其於財產也重者，而後能於財產也輕者，是僕與二子之言又無勿一也。」

或曰：「何謂也？雖先世之產，而追而論之，莫不有主焉。以必不可賣之產供無不可贖之求，是矛盾之説也。奚其一？將皆許之，是無賣之名，有賣之實也。奚

其重？」確笑而謂之曰：「固矣乎，吾子之論輕重！夫苟吾能重之，夫奚之而不重！雖輕亦重矣。奚其二！雖贖之，必更置之。雖贖十而置五，猶不可不置也。積五之入而徐待其盈焉，是有贖之名無贖之實也。奚其勿重！且吾所以仁哀子之言者，固非無不贖、無不加之云也。猶之謂贖之不可而亦止者，非耑不可而已也。故鬻主之後，不必皆有餘，故不已贖而人贖，必不可也。是故有勿贖者也。不必皆有餘，亦不必皆不知止。然不知止亦不可也。是故有勿加者也。而吾子何患之深也？」

贖產是極美事，當成其美；加價是極苦事，當諒其苦。確嘗稱是言於人，而莫吾悦也。患無哀子之心耳，奚患爲之而自困乎？故產有以義贖，有以義辭；有以情贖，亦有以情辭。權客主之情義而深求其中，是未可以一言盡。故曰存是心而酌處之，其可也。

雒蜀論 戊戌

傳稱司馬温公之喪，諸臣會有慶賀禮，事元本作「禮」。畢欲往弔，伊川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云：「不言歌則不哭。」子瞻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伊川怒，二人遂成仇隙，以及于黨禍。蕺山先生曰：「只一怒字，便毒流區夏，洪水滔天。」痛哉言乎！而論者多右伊川，謂「蜀黨侵鄰之兵，洛黨應敵之兵」。然乎否歟？

夫事理則有曲直，怨隙則有小大，兵端則有先後，昭然在人耳目，不可掩也。

衛侯當祭，聞臣柳莊死，請于尸，不釋服而往襚。仲遂弑逆之臣，罪不容誅，《春秋》于其死而禮之，曰「壬午猶繹」，以譏魯君臣之不恤喪也，莫尊于君，莫重于祭，祭有樂歌，歌哭不同日之言，難以云矣。

温公爲國元臣，朝野倚重，一旦薨逝，普天震驚，兩宮哀慟，即日親臨其喪，孰諸臣而敢後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爾日京師爲之罷市，無不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况伊川有同位之誼，知己之感者哉？伊川而無人心也者則可，伊川而猶有人心者，匍匐往弔宜不待人言之畢矣。顧廼循循然爲「哭則不歌」之言。假有父兄死而子弟聞喪，適當慶會，不知還變歌聲爲哭聲耶？且徐徐俟之明日耶？伊川之言其不通理已甚矣。子瞻憤中姗詆，不爲無過，然是口語之傷，非有不解之仇，置若勿聞可也。從而謝焉，請向者引經之誤，尤改過不吝之美，賢者之事也。若之何怒！聞言而怒，是陋人之態，村巷婦女之恒情，而非賢士君子之養也。徒以語言細故，輒相憤争，禍貽人國，此向者廉、藺之所羞，曾學道君子而甘爲之乎？

且當時發難者，實伊川門人賈易、朱光庭等先出疏攻子瞻，而論者謂之「應敵」，失其實矣。伊川不知，是⿰龍耳瞶也；❶知而不問，是黨比也。伊川而非賢者則可，伊川而誠賢者，何以解于天下後世哉！

且伊川固以子瞻文章之士，未嘗學道，直世俗視之者，而已兄弟則實以古學

❶「⿰龍耳」，當作「⿰龍耳」。按：「⿰龍耳」同「聾」。《字彙・耳部》：「⿰龍耳，即聾字，見《釋藏》。」

自任，得千聖不傳之秘，所謂天下之一人也。嘗言「他人喫飯從脊梁過，頤兄弟喫飯從喉裏過」。當時諸賢，寧復有及之者乎？惟賢者有包含之量，惟賢者之於世俗，尤有弘恕之心。非然者，與庸衆何異！而相攻不已，斯其失豈直從脊梁過已耶？歌哭之議，自取侮也；怒人議己，惡聞過也；徒黨相攻，樹私敵也：負三紕矣。《春秋》責備賢者，於子瞻又何譏焉！

邱文莊有云：「彼徒以文章自鳴，功名建事者黨同伐異，無足怪也。若夫以斯文爲己任，自謂繼千秋之絕學者，而亦視其徒爲之而不捄正何哉？」斯言諒矣。確亦每痛山陰先生之言，竊謂「怒」字若真，則道學是假。雖伊川復生，將奚以雪斯言也。

補雒蜀論後

國忌行香，伊川令具素饌，東坡不欲，曲在東坡；歌哭之議，曲在伊川。是非各不相揜。伊川凡事欲守古禮，雖未必盡當，東坡每加玩侮，斯誠東坡之過；至以奸目之，尤過。言者乃摭其策問制詞爲謗訕，以相報復，則可笑矣。秦有誹謗之罪，漢祖除之，光於史册，而言者欲以此陷士大夫，並陷朝廷耶！東坡雖不脩小節，而表裏洞然，忠直一節，卓乎君子之徒。伊川有意聖人之學，而失之固滯。正如熙、豐君臣間求治太急，所講者未嘗非《周官》之政，而格格難行，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分三秦論

鴻門之會，范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卒爲所滅。已而羽分天下，欲歸楚，侯生説羽留都咸陽，羽不聽而烹之。自棄天下之形勝而歸楚，日削以至於亡。然則二人之言，皆未爲非計乎？桀不出湯于夏臺，紂不出文于羑里，並收其諸子，二主者遂終不亡天下乎？關中雖固，子嬰何以係組？三秦之亡，何以不旋踵乎？使羽終殺沛公，則不義；自都關中，則不信。棄信違義，而背叛天下之共主，以自行其智，雖得天下，其亡益速。亞父、侯生智皆不出眉睫，死安足惜哉！

羽既縱沛公而又能如約，天下之大公也。蓋當是時，天下之大勢已略定矣，楚之强已無敵於天下矣。羽雖歸楚，脩德行仁，益收天下之賢者以自輔，則强者益强。天下無事，則我晏然終爲天下之盟主；有事，則驅天下而之楚。義帝雖在，沛公雖據上游，莫我能禁也。而汲汲然弑天下之共主以啓諸侯之兵，又猜賢遠忠，以自棄其蕃輔，孑然獨夫，天下雖無沛公，羽雖據關中，其亡自若也。

羽既燒秦宮室，心思東歸，而又恐天下之豪傑者居之，據天下之形勝以圖我，故負義帝之約，棄沛公于巴蜀，而使三人者分之。分則全秦之勢析，而不足以爲强。雖三秦益强，而三人皆深德我，是益楚之强也。不能守，則楚因而取之，雖分猶弗分也，此楚之智也。而向之韓都尉固已傳檄而定之矣。故曰：楚之王亡，不在秦之分不分也。

柳柳州論 戊戌

子厚失足當時，蹐不復振。吾讀其文，論其世，未嘗不深痛之。意劉、柳諸子，大概如崇禎之季魏學濂、吳爾壎、周鍾、陳名夏一流人，不過文彩囂浮之士，高自標置，平時妄以功業相期，急難則以節義自負，胸氣激昂，目無流輩，故流輩亦深嫉之。使其得時用事，互相煽引，其聲勢或更過劉、柳當年無疑也。卒之從賊如鶩，百口奚解！鍾尤浮濫，故正其罪而死。議者猶或冤之，非爲鍾冤，冤夫毅然争欲正鍾之罪而殺之者，未知其何以自遠于鍾也。濂悔恨而死，壎從史閣部同死王事，獨名夏致身清朝，功庸甚著，而亦不免於死。方名夏蜚聲端宁，天下莫不賢之。頌美于確者，不止一人，人不止一詞，確笑而未之答也。向使吳、魏諸子與名夏易地而處，庸知其能皆出名夏下？然則士大夫何可以一節概其平生哉！

子厚雖廢，使能稍屈意時貴，未必不如名夏之復振。即便復振，而以子厚居夷自艾之所得行之，其功能德惠亦必百于名夏，於其爲刺史可見矣。而子厚寧爲彼，不爲此，是爲賢耳。吾故讀其文，服其材與識，于其蹐不復振，益重其爲人。知柳州之子厚去向者禮部之子厚遠矣。或曰：「子厚將終得爲君子人矣乎？」確亦不敢謂不然也。

弘光間，士大夫切齒從賊一案。如周、魏諸君，嘗恨不食其肉。及名夏折節，見美順治間，則又莫不賢之，惟恐不得于名夏也。所謂是非之公，大率如

此。故因論柳州並及之。自記。

異端論

異端而自爲異端焉，不必辯也；吾道而異端焉，斯不可不亟辯矣。異端而人知其爲異端焉，不必辯也；異端之倍道益甚，禍世益深，而人猶未覺其爲異端焉，斯不可不亟辯矣。

異端而人知其爲異端焉者，佛、老是也；異端之倍道益甚，禍世益深，而人莫覺其爲異端焉者，葬師之説是也。異端而自爲異端焉者，佛之爲佛、老之爲老是也；吾道而異端焉者，《大學》之教是也。吾之辨之，豈得已乎！至夫二氏之説，則有唐以來，諸大儒辨之已詳，後雖有辨者，弗之能過矣，不辨可矣。

「然二氏之徒日繁，而其教日益横也，則奈何？」曰：「此非二氏之罪，而吾儒之罪也，辟夷狄而入處中國，非夷狄之罪，而中國之罪也。中國之大，而無人焉主之，則夷狄入而主之矣。吾儒而無人焉，則二氏之徒日繁，而其教日益横也，亦勢所必至矣。又何尤焉！吾悲學者不已之憂，而憂二氏，日喋喋焉，曰：『爾老也，異端也；爾佛也，異端之尤者也。』雖敝而舌乎，奚補于吾道，而奚損于二氏！此何異山海之窮寇，自號爲義師，以殃民毒衆，而倖萬不可必之功者哉！」

「然則子之闢《葬説》、《大學》也，何以異于彼？」確曰：「然。賊自内出者也，故攻之，猶之自治之道焉耳。雖然，自今以往，敢不惟己之憂而徒滋夫口！」

廣樂志論

使身有暇時餘力，耕田讀書；堂上有垂白之親，室中無交謫之婦；兄弟和樂，子孫善良；聖明之君不苦我以官爵，直諒之友嘗效我以箴規；悟已往之猶非而問學日進，覺後來者居上而英賢輩生；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未忘夙夜之懼，少紓俛仰之慚。加以年穀屢登，里俗滋厚，盜賊不聞于境，疾疴不作于身，宮賦蚤完，私逋漸減；足迹不至于府縣，杖履偶涉于林泉。雖公侯之榮，姬姜之樂，何足以加玆！

若夫瘠産犓給，饘粥敝廬，略蔽風雨；省事以謝僮僕，緩步以當舟車；親賓歡薄膳之供，妻孥甘苦身之役，則吾事既濟，吾志彌康，又安能舍素位之恬愉，而慕雅流之逸豫者哉！

子惑論

今世之不善養父母者，嘗有詞矣，吾塞耳不忍聽也。曰：「吾非不欲孝吾父母也，奈父母之于兄弟厚而於吾獨薄也。」曰：「吾祖宗之業，吾父盡廢之，而不我遺也，吾何以爲孝？」嗟乎！以市道交，人猶惡之，况於以市道事吾父母乎？雖然，夫亦何市道之有！所謂市道，較利悉錙銖而無爽也。今父母之利其子奚若？而一旦忘之，反誅責之無已時，去市道益遠矣。

今有强賊操刀以擬人曰：「若愛身乎，愛金乎？」則應之者無愚智皆知棄其金。何者？身重于金也。今乃忘其所受於親

之身，而厚責其所樂輸于賊者之金於親，又何其重金不若重身，而待吾親曾不若强賊乎？

不知吾父母視吾之爲父母，故胎則茹血，懷則食乳，疾病也而爲之憂，放逸也而爲之憂，能誦讀則思授之師，有情慾則思授之室，勞身節食，曾不暇給。吾之爲父母，不既然乎？故凡使吾父母之血枯髓竭而不自知者，以有吾身故也。是固非糜頂踵之所能報也，而曰「無所遺焉」，何也？

且夫人之甚愛其身也，非惟全體之身爲然也，拔一毛而知痛，折一爪而知恤。而吾親之所遺，則豈徒毛爪之微焉已也？既遺之身，又遺之以子孫，至百千萬億其身而莫能致詰焉者，孰非吾親之遺也？故即以市道事吾親乎，猶致孝之不暇，而嘵嘵焉何爲者也？

父母之于子，無弗愛也。不然，則是吾之不肖也。不然，則是大舜我而閔子我也。恩至厚也，德至大也，敢不敬承之乎？昔者瞽瞍驕象而增其傲，懼舜而增其德。故舜之所以升聞者，無他也，師錫帝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則舜之所以貴，徒以父母兄弟故也。而曰「瞽瞍之愛舜不如愛象」，吾不信也。

「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不能」，是善承天者也。而愚者不知，謂天之於我獨薄也。斯自棄棄天，終爲戮而已矣。故父母猶天。然天之於物也，有生有殺，歸于生之而已矣。父母之于子，有愛有惡，歸于愛之而已矣，而何憾焉！

且父母之厚吾兄弟者，吾兄弟也。他人有厚吾兄弟者，吾深德之；父母之厚吾兄弟，而吾反深怨之，均之爲厚吾兄弟，又加之以父母之親，而曾不得受他人之德，而更有深於仇人之怨，則惑之甚者也。

道俗論上

道之與俗，相反也。道則不俗，俗則非道。今士往往言道而行俗，則亦真俗而已矣，又何道之言乎！君子有終身之憂，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孔子之惡鄉原，以其同流俗，合污世。久矣夫，鄉俗之爲累也！故曰：「習俗之于人甚矣，賢者不免。」痛哉斯言！孰謂司馬子而非知道者乎？

故曰：出處不同，同乎道。故雖今之出者，未可遽謂之俗也。而士恒侈然自以處爲道而出爲俗，烏知處之未離乎俗也！若出而以囑進，以賄升，斯俗而已矣。背故而即新，誕上而虐下者，斯俗而已矣。

處士之未離乎俗，奈何？曰：道豈能擇處士，處士自擇道耳。非擇道而言，擇道而行耳。今夫黠者浮僞，愚者朴鄙，競者營擾，恬者頽廢，敝俗紛紛，近我者日引之而去，出此入彼，曾莫能以自拔也。且非徒此而已也，請略舉其犕者。

日用之禮，冠、昏、喪、祭而已，而今乃至于無冠禮之可行。姑舍言冠。若夫昏姻論財，夷虜之道，而不肖者争財，賢者亦不能制于財。不能制于財者，姑俗而已矣。喪禮不作佛事，不設樂部，而士逡巡而未能，姑俗而已矣。

然猶非害之大者也。葬法不惑風水，

不拘時日，而俗無不惑而拘之者。士亦曰：「吾猶未能違俗也。」至暴骨數世而不葬，可謂人乎？又喪禮之大者，不飲酒食肉，不內寢，不豫世事，而俗皆反之。士又曰：「吾亦未能違俗也。」可謂人乎？

祭禮，支子不祭，祭則從宗子，所以重宗也。而俗皆人自爲祭，士亦人自爲祭，祭必有時，曠時祭而勿舉，奉俗祭則惟謹，可謂非俗乎？墓祭非古也。重墓祭，輕廟祭，尤非禮也。廟祭崇外神而褻內神，以祭土之餕祭祖。及墓祭而反是，隆于祖，薄于土。土一也，何禮何義而忽隆忽殺，惟俗之從？

故無事而非俗，無時而非俗，是必俗人而已矣。然猶聚而言道，動以古賢自期，曰：「彼世之攘奪權利，遑遑不知止者，何足以與此。」嗟乎！使古而誠有畔禮媚俗之賢，則今之士洵美矣哉！不然，請無言道。

或曰：「子向所言，皆禮之外文也，道之精微不在焉。吾得道之精微者于內，而外姑溷俗以爲通，抑亦達者之所許也。子又何病乎？」陳子曰：「然。吾向者固言之，曰：『略舉其麄者。』今女有淫行，而其貞者詰之。淫女曰：『吾雖淫于外而實貞于內，豈若子外脩皦皦之行而內懷不測之心哉！』子以爲奚若？」

道俗論下

或謂陳子曰：「至哉子言！道則不俗，俗則非道。今吾能勉而不俗，斯道乎？」

應之曰：「子惡易言道？夫道有禮

焉，非俗之謂也。道又有本焉，則非徒矯俗之謂也。故敬之先于養也；非然，則犬馬之養也。哀之先于服也；非然，則僕御之服也。故哀痛斯哭泣，哭泣斯不甘食飲，不安居處。故衰服之惡也，糜粥之食也，苫塊之處也，非作而致之，蓋有繇然也。夫然，故雖廢佛事，撤樂部，而吾心已安，無所復事此也。人惟有所不足于內，而後求飾于外，於是世俗靡然之事日以生焉。今不深求其所以足于内者，而曰：『吾必矯俗以爲高，佛事吾不作也，樂部吾不設也。』是適足以騁其儉於親之邪心，而爲不孝之尤者耳，又何道之云乎？故由是而推之，古之所謂三千三百者，皆非徒爲此文也，蓋必皆有其本焉。子姑務本焉而已，何易言道？」

「然則子向者何言之決乎？」

「向者吾曰『道則不俗』者，從其本言之也；曰『俗則非道』者，從其相反言之也。今子遽曰不俗斯道，則睹其末而信其本。是道乎？非道乎？吾又安能知之！是故離日用言道者，辟之則廢食而求飽也，終不可得飽矣。泥日用是道者，辟之四體具而爲人，而遂謂土木偶之果無以異乎人也。果無以異乎人哉？」

乾初先生文集卷六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議一

使子弟出試議

甲申之後，吾友之出試者絶少，而子弟則稍稍出試矣。確疑而問之曰：「子之不使己出而使子弟也，豈有説乎？」吾友曰：「吾必不可復出，子弟則必不可不出，道如是也，又何問乎？」確曰：「何道哉？可則皆可，不可則皆不可，而不惟然也。若可，則莫可如父兄，謂父兄之壯而子弟之幼也，父兄之學優行立而子弟之學行未成也。若不可，則子父一體，奈何以可者自潔而以所不可污我子弟？且不忍以處朋友，况父子間哉！蓋士君子居今日，以我之心待世俗而謗其出試，必不可；以世俗之心待我子弟而趣其出試，亦不可。」

吾友曰：「子之言可不可，諒矣。雖然，亦有不得已焉者。子弟不試，必廢學，廢學即不成子弟，姑以試勵之也云耳。」確曰：「固矣夫，吾子之爲子弟謀也！其舍曰欲之而爲之辭乎，抑真憂子弟之廢學而姑出此也？夫子弟之廢學也有故，必先自父兄之廢學始也。烏有父兄學于前而子弟逸于後者？父兄之倦于學也，而優遊焉託于不試以明其高；此心既無以對我子弟矣。而又不己之責，獨鰓鰓以子弟之

廢學爲憂，而欲以試勵之。夫勵之以父兄之躬行，則近而專，順而正。勵之以主司之進退，則勞而艱，實費而名污。不此之謀，而顧惟彼之望，亦見其愚而闇于計矣。」

或曰：「子弟之不肖者固然矣。其賢者才高而欲出，亦烏能禁之？」確曰：「嗟乎！所謂不肖者真不肖，而所謂賢者未必賢也。夫賢者之爲學也，更無急于出試者乎？而勿能忍乎？誠若子言，子弟才高而欲試，則勿可禁之；不肖者畏學而不欲試，則必可禁之，則是有百出而無一不出也已矣。吾惟吾正義之斷，而奚聽子弟？若不惟子弟之才不才，而姑以中立爲學術，以安世目，以固身謀，若將以子弟之出成吾之不出也者，則亦世俗之爲見已矣。吾向者固曰必不可以我之心待世俗而謗其出試者也，而尚敢議其後乎？」

出處同異議

今之出者固多矣，人出則吾亦出焉耳，未嘗確然有所以必出之志也。今之不出者亦不乏矣，人不出則吾亦不出焉耳，未嘗確然有所以必不出之志也。苟有其志，夫何敢輕出而何敢輕不出。

或問：「所以出與所以不出之志奚若？」曰：「所以出之志，即所以不出之志，一而已矣。」曰：「異乎所聞。出與不出，曾水火之不相入，而吾子一之，豈有説乎？」曰：「出者止多此一出，而吾之爲吾自若也；不出者止少此一出，而吾之爲吾亦自若也。夫何異？出者必以其道，繼之以死；不出者必以其道，繼之以死。」曰：

「若是乎？出與不出者之皆不免于死乎？」曰：「咨嗟乎！人未有不死者，而子何視死若斯之深也！且子以爲不繼之以死，遂必不死乎？繼之以死者，遂必死乎？夫不繼之以死，而何能必以其道！出者成進士，盡忠爲廉以事主，而無所阿焉，而勢或不可行也。東西南北，惟君之所使，而疆埸之變又何日焉無之也！如是者，欲不繼之以死得乎？不然，則大負此出矣。不出者，或未一旦即至於困辱窮餓而死也，而或不能不至于困辱窮餓而死，而不能困辱窮餓而死，則亦負此不出矣。若夫以道範身，終食勿失，窮通一揆焉耳，又何出與不出之異之有！」

補 新婦見議 壬辰

樸菴叔爲綺思昏，新婦見，欲先昭華叔祖。辭曰：「先親者。」於是先爾宣叔祖。

璋案：樸菴公諱之壎，字伯吹，一字孟樸，先高祖也。❶綺思公諱慎永，字敏脩，樸菴公長子。昭華公諱祖訓，字孝常，爾宣公之兄。爾宣公諱祖諭，字曉常，樸菴公之父。

他日以問確曰：「禮歟？」曰：「禮。」「幼先長可乎？」曰：「幼先長，非禮也。疏先戚，亦非禮也。故禮之悖於古者未有能善者也。古者於昏之明日見舅姑，見廟，而後會宗戚鄉黨僚友，則何先長先戚之嫌之有！」「吾先拜吾父而後受吾子婦之拜也，禮歟？」曰：「拜父母是也，而受子婦之拜非也。」「曾爲父母而不得受子婦之拜

❶「高」，原重文，依文義删。

歟？」曰：「非不得受子婦之拜也，而分祖父母、父母拜之，不可也。且吾叔所謂受子婦之拜者，南面者耶？坐耶否耶？」曰：「奈何爲父母受子婦之拜而不南面坐也？」曰：「此確所以爲必不可者也。禮，父母在，人子坐不中席。新婦見，是教禮之始也，而先以非禮示之，可乎？祖父母在，新婦見，祖父母南面坐，父母左右坐，新婦拜饋於堂下，何分祖父母、父母之有！」「有授之者乎？」「未有所受之者也。」「然則子何以知之？」「以廟中之位知之。無祖父母之父母，猶別子之祖，南面焉可也。有祖父母之父母，猶繼別之宗，昭穆焉可也。又推而上之，雖高曾咸在焉，禮未有易此者，以家無二南面焉者也。若見於私寢，雖先舅姑可，舅姑又率之以見於祖父母；中堂則否。凡新婦初見，必中堂。」

完璧議

元本注：小子禾讀史至此，聲句踴發，義動顏色。余謂：「兒善之乎？」曰：「然。」因爲議。

太史公曰：「知死爲勇。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方相如引璧睨柱，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有味乎斯言！然使確爲趙謀，則猶有進于此者。其道甚正而無絀也，其事甚平而無奇也，其功甚易而無難也，惜乎趙之君臣皆没于功利而莫之知也。

夫和氏之寶，豪末耳。明主棄之如擲瓦礫焉。當秦以虛辭求璧，爲趙計者合予之璧而辭其城。辭若曰：「寡君趙王不敢愛國之重寶，再拜使陪臣某敬以璧獻下執

事，而固辭十五城，恐秦民之以大王爲貴璧而賤城也。」使秦服于趙之義，不宜受璧；即貪而受璧，而趙益以義重，而亦不受秦欺。棄無用之物，以結强秦之驩，以紓國難，可寶孰甚焉！　而趙之君臣皆切切然以秦城之予不予爲憂，又以趙璧之完不完爲憂，固已陋矣。　無論秦城萬不可得，即倖而得之，而趙之禍不旋踵。　是無異飢人之食烏喙，何利乎秦城，而何愛乎和氏。

且趙之謀曰，欲不予璧，即患秦兵之來，故擇人而遣之。　今璧入秦而復挾之以歸，秦怒甚于勿予。　其後秦伐趙，拔十城。又明年秦伐趙，殺二萬人。　趙璧雖完，與剖腹之智何異？　世主從而功之，亦大惑矣。　至其氣鑠秦王，弄若孺子，澠池之會，使趙愈重，回車避頗，公而忘私，雖比之虞廷益、禹之讓奚加焉！　以程叔子之孜孜學道，尚猶愧此，况下焉者乎！　或曰：澠池之召不若無行，良然。

喪實議

先王之制喪也，權親疏而爲之斷，非以其名已也，蓋皆必有其實焉。　昔者宰我欲短喪，而子罪之，齊宣王欲短喪，孟子議之。　儒者必曰宰我，齊宣之非，而孔、孟之是也，何待言哉！　非惟然也。　前古之爲母也，齊衰杖期；近古之爲母也，斬衰三年。　儒者必又曰前古之失，而近古之爲得也。　近古之爲適母也三年，爲生母也期；今之爲生母也亦三年。　儒者必又曰近古之未得，而今制之得也。　於是聞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則羣非之，見時宰有奪情起復之事則大笑罵之。　嗟乎！　不循其實而徒悦

其名，曰吾寧從其厚者，則天下之可非而笑者必多矣。

雖然，今儒者所爲三年喪，吾知之矣。書之簡曰孤哀子而已矣，曰制而已矣，曰泣血稽顙而已矣，而言笑則晏晏也。睹其外貌，則傫然衰冠而已矣，而内皆纖縞也。飲食則厭酒肉也，寢處則安房帷也。夫且靦然宴會而不知耻也，預人閒事，匍匐公庭而不知其非也。有三年之喪，而曾無緦、小功之實，而猶欲非且笑天下之人，可乎哉！

文帝雖更三年之制，然有短喪之名，無短喪之實。歷覩漢代之主，並篤於所生，故死而皆以孝謚，非苟而已也。昌邑入繼，以尊則天子也，以親則非所生也，徒以居喪無禮，私買飲食，爲大臣所奏，至不能保其九五之位，則漢迺嚴於喪制，非弛喪制者也。

陵夷至於魏、晉，一時風俗，號爲頹敝。而劉隗所奏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昏，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及同宴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1]並應時罷黜。故謝安石期功之慘不廢絲竹，則王坦之致書苦諫，至往復再三。故同宴者不免，則喪主可知；期功之喪曾不得少假，則三年者可知。六朝之敝也，而猶篤於喪若此，則三代以上可知。何圖至於今日，雖號稱名賢，行若禽獸，曾不省察！親朋不之規，有司不之罪，誠舉今之所爲能三年喪者，與古齊宣、宰我之流絜情而量實，已不可同年語矣，又何暇譚姚、虞稱曾、

[1]「丞」，原作「承」，依惜本改。

閔哉！

夫孝者，百行之原，喪死尤孝事之大。一端虧損，百行莫救。故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何得不求其實而徒騖其名，曰大夫必三年而後服官，士必三年而後出試！三年則三年矣，試回思三年之中，服食何如也？居處何如也？有不背汗交流，錐心刺骨，跼躬無地者乎？

故古之期母而三年父也，非薄於母也，父在則禮然也。況乎非適母而生母也！然禮雖殺也，而情彌篤矣。今而不然，禮彌隆也，而情則薄矣。故古人之於親也，似薄而實厚；今人之於親也，似厚而實薄。古人之喪親也，擗踊哭泣而已，今則盛集僧尼伶優以悦里耳。夫僧尼伶優之爲費，非不繁多也，然而未若擗踊哭泣之至也。古人之葬親，有懸棺而窆者；今必擇地、擇年、備物而後葬，非然，則久停而不葬。夫擇地、擇年、備物而後葬之於親，非不厚也，未若懸棺而窆之可速安親魄也。

非惟事親爲然也。古之稱朋友者以字，今之稱朋友者曰某翁某老；古之於朋友多規，今之於朋友多頌。夫翁之老之而多頌，似厚矣，然未若稱字多規之真篤也。古之飯客者，有以蔬食，今之飯客者必備味，不備味寧勿飯。備味非不厚也，未若蔬食之可以速飽也。古之於妻也，嘗三世出；今之於妻也，舉世無一出，不若三出之可以肅違也。古之昏者六禮備，然不過數金；今之昏者未能半六禮，已不下數千金。夫數千與數金之爲厚薄易知也，然不若數

金之逮時也。古之嫁女者，荆布而可已，今之嫁者必珠玉綺繡，光耀白日，迎奩之舟相啣而進，而後嫁。夫珠玉綺繡之於女，誠厚矣，然不若荆布之貴德也。種種薄俗，自謂能勝古人，而已不如古人遠甚。吾故欲籲今世之士之稍知道理者，凡事皆求其實，毋徒鶩其名，而况終天之痛乎哉！

僕昔年喪父，隨俗習非，不能循禮，真是千古罪人。然每當賓朋讌集之日，亦未嘗不良心中發，頭面赤脹，坐者怪之。自後每近先人忌日，輒斷腥一月，然亦何能贖吾罪之萬一。此僕已覆之轍，故敢拈示我同志，以爲殷鑒。嗚呼！士苟念此，則時蹈冰淵，又何敢非笑人之有！

孝子不送客議

弔者之不飲酒食肉也，從孝子之水漿不入於口推之也，不然則儉。孝子之不送客也，從朝夕苫塊推之也，不然則慢。

去年張尹來有父喪，某弔之而出。尹來送，某辭曰：「非禮也。」尹來曰：「敢問孝子之必不送客，何義也？」曰：「孝子之守親喪也，寢於斯，食饘粥於斯，哭泣於斯，杖而後能起，曾不離此苫塊之尺咫也。則何忍以客故奪之也？故不送也。且孝子之不送客也，非不送客也，有代之送者也。雖不送客，庸非禮與？今之孝子則不然，它日則無所不之，及客以吾親故來弔，反裹足不出門，而又無代之送者，而曰吾將以行禮也，則失其義矣。」尹來泣而謝

曰：「然。友不孝，嘗以無僕役，躬出市買物矣，敢不送客！」於是遂送客至河滸。

苟孝子之未能食粥也，雖列饌以羞賓可也。未能朝夕不離喪次也，雖送客可也。「然則子之出弔而必不用酒肉何也？」曰：「弔者亦有一日之喪而不能忍與？且吾亦何遑逆孝子之必不以禮自持也！」

黜佛事議

石丈之母之喪，潮生爲相而黜佛事，爰立疑之，曰：「母生而好佛，死而黜之，事死如生之道然與？」曰：「然。喪之有相也，知有禮焉耳。禮所有者行之，所無者弗之行也，雖孝子不得過而問焉。且子以查母之好佛爲是耶？非耶？非也，而爲

人子未能勸止，猶不免非道事親之譏；況母既死矣，而又無成命，而又託於母以爲之，是益其過而已矣。今雖有儒者生而好學，不聞死而又使人誦書以樂之也。況佛事之誕妄者乎！且母之好佛，非真好佛也，惑於浮屠家之言而姑聽從之也云耳。使知其非道也，則弗好之矣。故惑之與正之，二者功罪之相去遠矣。故生而順之，未能喻親於道，死而黜之，使母得正其終。雖使人子斷行之，吾猶以爲孝也，而況相者之志乎！」

答翼兒不脱衰議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脱齊衰而見，君子以爲禮。今翼有大功之喪，而素服出問疾，夫子何罪之深也？」曰：「吾未見子有

功之喪也。」

翼曰：「何哉！夫子之出此言夫！蓋君子之居喪，有内服，有外服。外服，衰經之謂也；内服，非衰經之謂也。古之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悲哀不忘於心，食粥寢苫，便己者而無敢徇焉，故雖不便人者而弗違顧焉。衰而見，不亦可乎？」「今之學者，惟知恕其不便於己者，而不知恕其不便於人者，故不可也。吾見子之飲酒矣，寢於内矣，無功之喪亦已久矣，而曰何哉夫子之出斯言也！」

蟜固能守禮議

禮，親有疾，男女皆變服。于親者且然，况其疏者乎！脱衰於私門，非禮也，不脱衰而見，遂可以爲禮乎？哭武子，非情也；倚門而歌可以爲情乎？記者蓋交譏之，君子不見亦不歌。

昔者吾邑之故諸生之見邑長，以揭帖，後之守禮者執用刺。確曰：「用刺正矣。雖然，不若不見之更爲正也。」禮，三年之喪無外事。曾子齊衰而弔友，君子猶或非之，况齊衰而問疾乎？

《雜記》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權臣之門，豈少問疾者，雖無親喪不入可也。」註：「美其能守禮。」非。

喪服妄議

父在而其子有母之喪，非母之喪也，妻之喪而已矣。祖在而其孫有父之喪，非父之喪也，子之喪而已矣。期而除之，無終三年之服焉，禮也。禮，君子不奪人之

喪，而奪其子與孫之喪乎？

曰：其子與孫之服，除外不除内，三年之中，不昏不宦，飲食寢處無敢越於喪制，憂戚之勿忘焉，何奪人喪之有！故母服之同父服，非禮也。生母之同適母，本注：謂庶子爲所生母。即於夷矣。况庶母而杖期，何居！元本「故母服」以下另爲一行。

爲人後而復歸者爲所後服議

吴哀仲幼嘗與從兄仲木同爲緑野後，受田五百，踰二十年矣，而復辭之而歸其田，以有仲木之爲後故也。所後之母之喪，哀仲問服於陳子。陳子曰：「古未有言之者也。雖然，將退而就子之本服，則不可。必也其加服乎！」

或曰：「先王之禮，不可以妄有加也。蓋服緦麻之本服，而心喪三年焉耳。」陳子未有以難也。既而思之，曰：「皆非也。必期年。非加也，降也，本生之降服也。何以知其必同本生之降服也！易知也。三年同，則出反之降服亦同。奚疑乎！且夫父母之名，不可以妄稱也，亦不可妄奪也。故雖出爲人後，而於所生不敢曰伯叔父母、族父母，而必曰本生父母。則雖出而復歸，而於所後亦不敢曰伯叔父母、族父母，而必曰嗣父母。今之稱所後爲嗣父母者，非也，推而遠之之詞也。父母則父母耳，何嗣之與？有以爲爲後而復歸者之稱，斯可矣。同有父母之名，名隆則服從而隆，于期爲已降矣，而何功緦之可言！苟本緦麻而緦麻之，本無服而無服之，亦可與？」

或曰：「何爲而不可？所生恩重，故

一降不再降。謂親兄弟之子爲後者爲本生，固當期矣，而一從再從，與祖免以下之子爲後者，爲本生服皆期，而不遞降也。所後恩輕，歸則已絶矣，雖遞降而至無服，可矣。」陳子曰：「輕則何以爲爲人後服必三年也？重故也。所生恩重，所後義重，且恩生義，義亦生恩，何輕重之有！故正服皆三年，降服皆期，禮也。雖先民未之嘗言焉，有以知其必然也。且是二者元本注：謂兩降服。皆禮之變也。惟變，故爲必不可變以節之。又變之，將不勝變，亦謂親兄弟及一從再從與祖免以下之異。故爲人後者爲所生期，親期，疏亦期，疏謂一再從而下。無可復降之道也。後而復歸者爲所後期，親期，疏亦期，亦無可復降之道也。」

爲人後者爲生母服議上

議者有謂爲人後不喪生母者，故論之。

禮，爲人後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惟本生父母降服期，心喪三年。詳觀禮文，仍是降而不降之意。蓋不得不降者義也，降而不忍降者情也。然禮所謂本生父母，乃是嫡母、繼母皆有爲之三年者，故降。生母異是，有有兄弟之生母，有無兄弟之生母。有兄弟之生母，固本生降服之條，不待言矣。無兄弟之生母，則非本生兄弟之母而爲人後者之母也，若何而不喪與！

古無爲生母三年者，有之，自近代始。前者不可考，至朱子《家禮》，儒者推爲禮義之宗。《八母圖》，生母同三年矣，然猶

齊衰而已耳。迨洪武五年，竟改斬衰，至於今莫更，斯則禮之過厚者也。雖然，禮所不許，而情有不能已者，人子猶思自盡焉，況禮之所許乎！禮許之矣，或所後父母皆在，人子不能徑情直行，則殺其外文，而死不赴，葬不告期，位不中堂可也。若夫三年之中，不飲酒食肉，不內寢，不干進，衣則外熟布，內生布，哀戚之不忘焉，此非所後之得制者也。矧其在所後父母之喪之後者乎！

王子有其母死而欲終喪，不得原之曰不得哀之也。指之曰其母，則固親之也。蓋雖壓於嫡母，可曰非其母與？故曰：「予也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一則曰「其父母」，一則曰「其母」，皆不待其辭之畢，已使人惻然心動。今雖爲人後，生母非其母而誰母與？

《家禮》：庶子爲其母三年，爲父後降。爲父後降，爲人後亦降，不待言而可知也。至洪武定制，已無爲父後降之文矣。不爲父後降，亦必不爲人後降，不待言而可知也。豈惟生母無降，雖出母、嫁母、慈母、養母、乳母之服，亦皆無降也。出母、嫁母之不降，一降不再降者也。謂固已降期矣。慈母、養母、乳母之不降，無所疑故也。蓋不降本生父母，則疑於並所後父母；不降慈母、養母、乳母，不疑於並所後父母。即嫁女降父母而不降父母以上之義也。慈母、養母之恩，則不能兼生，而生母之恩，實兼慈與養。故慈母、養母之視生母，恩固已殺矣，猶皆斬衰三年，而不云爲人後降，況生母乎！

雖降期之本生父母，有本生兄弟爲之三年矣，而爲人後之仕者，猶爲之請假，治

喪三年始補選。豈惟父母，雖伯叔兄弟之喪，猶得請假，况獨子之生母，更莫爲三年者乎！故不降期固不可不喪，而降期亦不可不喪。豈惟三年期，雖緦麻焉，袒免焉，猶不可以不喪也。

喪有無後，無無主。無五服之親，則袒免以下者爲之喪，無族黨則友朋鄰里以爲之喪。今所生子在也，而莫爲之喪，可乎？予、宣欲短喪，猶見誅孔、孟，况不喪乎！孔氏之不喪出母，自白也始，然不曰「自白始」，而曰「自子思始」，不忍言白始也。今曰「爲人後之不喪生母自其子某始」，忍言之乎？不忍言之而忍爲之乎？

或曰：「其母元隨本生父居而未嘗就養其子者死，則何如？」曰：「本生父主之，殯於本生，葬於本生，子歸爲位而終喪焉。雖父死而迎養者，亦反葬。」「或其母雖生數子，而皆爲人後者，宜何喪？」曰：「所養子喪。皆不養，則長者喪之可也。」「長以下則同本生，降心喪三年，斯不易之禮乎？」曰：「小子何敢言禮，蓋推本時制而云然。」

爲人後者爲生母服議中

或曰：生母服議，雖推本至情，然禮無不降生母之文，而子創爲此議，无乃徇私情而害公理與？

曰：何敢然也！天下豈有離情之理耶？凡僕所言，皆參情與理之中而云耳。夫爲人後者，非樂爲人後也，痛其無後故也。故凡無後者，皆天下之大痛也。烏有謀人後而先絶所生之後之理乎？夫不後吾父母而後伯叔父母，此情之所不忍言

也。然吾父母多後而伯叔父母無後，亦情之所不忍言也，故不得已而分所後以後之。故雖爲人後，而吾父母固有子矣。惟生母，則有子無子未可知之辭也。未可知，則□爲可知以一之？❶ 曰：有二子則降，無二子則不降。禮雖無明文焉，有以知其必然也。人情莫慘於無子，尤莫慘於有子而無子。禮，諸姑及姊妹雖嫁，無子者並不降。不降諸姑姊妹之無子，而反降所生母之有子而無子者與？今雖不降生母，而養於私，喪祭於私，謂私室私廟。如事適母之禮焉，何嫌於所後而云害公理乎？所後先亡，則斂於寢，祭於寢，同日祭於別室。

或曰禮，兄弟之子猶子也，則兄弟之母猶母也。適子衆子既皆爲之杖期，可謂非其子其母與？而必奪爲人後之子而子之母之，何與？

曰：所謂有子之庶母杖期者，惟其子之而母之，故謂之有子之庶母也。今必不許其子之而母之，直一無子之父妾已耳，尚得爲有子之庶母而杖期之乎？夫禮，循名而責實者也。故奪其所生子，則並奪其適子與衆子矣，而復何庶母之有！所謂禮，權親疏輕重而爲之制者也。今且無言奪其適子與衆子也，不降也。即降矣，不奪矣，而庶母與生母孰親？並期與心喪三年之期孰重？喪從其所親，親從其所重，重從其所專一。則必不於適子衆子而於其所生子矣，況不降乎，奪乎！

❶「□」，似當爲「胡」字。

爲人後者爲生母服議下

或曰：子前議禮，甚嚴嫡庶，聞者快心。今議生母之服而忽反之，何也？曰非所謂反也。前議爲君與父言，今議爲臣與子言，故然也。君主法以一臣民，父主義以一妻子，有不可苟徇者。臣與子則兢兢惟禮法之守，不敢過，亦不敢不及，安可同乎？今學士大夫已事事從俗，而於爲人後者，獨引古禮以絶其所生，則不通矣。蓋庶母之嫌，嫌於並嫡，不嫌於並後。今嫡母、繼母在，爲生母固斬衰三年矣。避爲父後，不避爲人後。今不爲父後降矣，不降並存之嫡父母，而降兩亡之所後父母，此禮之不近人情者，故不容不議也。蓋子爲人後，猶女爲人婦。嫁女降父母而不降高曾祖父母。又爲兄弟姪之妻不降，兄弟之爲父後者不降，又雖嫁而無夫與子者並不降，則知雖爲人後，亦必有所不降。凡禮无明文而可以意求之者，此類是也。時制既重生母，則就時言時，有當然耳。若夫嫡庶之嚴，在三代以上者，此神聖之制作，天造地設，豈容以私意增減其間！如用之，吾從古。

乾初先生文集卷七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議二

嫡庶喪服議

《春秋》之義，甚嚴嫡庶。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於是焉係。嫡庶亂，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亦亂，故明主重之。迨乎後王，全以私情絀公義，推己及物，俾大夫、士、庶並得爲生母行三年之喪，至於今不易，不亦異哉！

夫私情之不可以絀公義，久矣。故以情則生母之恩遠過嫡母，豈惟同焉而已。以分則嫡母之尊遠過生母，豈惟不同焉而已。故庶母謂嫡母主母，謂父主君，尊卑之分截然。今而同之，亂倫蔑禮，莫此爲甚。

必欲遵時王之制，爲生母行三年之喪者，確亦有説以處此，曰：可行之於身，不可行之於家；謂庶長子而無父與嫡母者。雖可行之於家，不可行之於鄉黨。死不訃，葬不告期，不當開喪，如父與嫡母之喪。雖時王之制，君在，不聞爲太子母妃喪，況大夫士庶乎！正其爲母，然後可正其爲母之喪。妃之子爲天子，必尊其所生妃爲太后，故薨則爲太后之喪。當其爲妃，雖太子之貴，不能使天下喪之也。士庶之母，妾則終妾，婢則終婢已耳，孰尊之而孰喪之？

弘治十七年二月，太皇太后周氏崩，羣臣引成化間學士議祔葬祔廟文，以唐、宋故事，上曰：「事須師古，末世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爲法。」上曰：「然。宗廟事關係極重，豈可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册立正后，我朝以來祖宗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宫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而以孝穆太后祔，歲時享祭，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又違羣臣會議。會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爲尤重耳。」於是卒定別廟之議，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史臣稱孝皇此舉，抑情遵禮，反覆詳慎，務求至當，以昭一代之彝典，而陋唐、宋諸君於不居。所謂惟聖盡倫，惟王盡制，惟孝子爲能享親，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嗚呼孝皇，吾無間然矣。

不用浮屠議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家化之。今吾鄉之不用浮屠者，何翅一二家，要有其本，非止不用浮屠已也。

子言喪禮之本，與易寧戚。非取不易也，然戚尚矣。得無微存矯飾而非用吾情

者乎！用吾情矣，得毋一往而過，幾於滅性乎？不易猶可，而易之反爲亂，其可乎？是皆不可不察。雖子言之，猶三累而後至於中焉，道固未可以一言盡也。凡事盡然，惟戒懼君子自得之耳。

若以用浮屠爲非禮，而即以不用浮屠爲能盡禮，則可笑矣。辟之殺人爲盜固未可，而止于不殺人不爲盜者，亦豈遽有所可耶？

聖廟議

聖王秩祀，本於至公，故民志不惑而行可久。末流之失，下徇人私，至於不可究詰。故物窮則變，變則通，弗可已矣。自漢高丙午十一月車駕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儒者以爲美譚。後王因之，崇禮無替，不亦善乎！議者欲益廣之，陪以羣賢，贅以後儒，好惡或乖，致屢進退，是紛紛者又何時而已哉！

確竊以爲京師首善，特立廟祀孔、孟，以示隆禮。其餘郡縣但可立學，不可立廟。弟子、諸儒各祀其鄉，合祀最乖禮經。禮无二主。今兩京、十三省、府、州、縣學，計共不下千五百餘所，學各有廟，廟各有主，主各百有餘位。主二不可，況皆千而未止！是何異釋子之奉如來，道家之供玄元？其爲淫瀆，莫斯之甚。

蓋以聖學之隆，極於孔、孟。故當特祀大成之聖，而以子輿氏配，於禮已足。若云大道之傳不自孔、孟而終，亦當不自孔、孟而始，則自羲、農以降，如書文所載堯、舜、禹、湯、咎繇、禼、益、伊尹、傅巖之儔，攷之典謨，理學淵源班班可述。至於

文王、箕子、周公，益弘文教。豈其學反出濂、洛、關、閩下哉！而舍彼取此，徒令末學塗飾言貌，人人自以俎豆百世而有餘，亦足悲矣。故當詔罷各郡縣學聖廟，並削從祀之典，以絶覬覦，然後繇本及末，盡毀天下佛寺道院及梓潼、壽亭等神祠。非鬼之祭，子所謂諂。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夫莫親於孫，祖而猶限於禮若此，况于所不可知之鬼乎哉！故郡縣並祀先聖，已爲非禮，然猶莫敢家祀也。至於梓潼，則靡士而弗祀，壽亭則靡家而弗祀，佛更靡月日弗祀，尤當厲禁。

今天下佛廟、關廟竟不知幾萬萬億，悉令拆毁，以資城築諸費，則財不困而國備完。其寺院閎大者，或量留爲公廨，或爲鄉約所以祀其鄉之賢者，於禮爲得。若壽亭之義，亦止祀於其鄉，或特祠於死事之所，京師不得立廟。其餘非法之祀，悉以類罷。僧道並令歸農，有文學者即使業儒，有武勇者即使投戎。四民各從其使，俾人有恒業。嗚呼！不亦聖明之盛舉哉！

南北墳祭議

墓祭，非古也。然墓祭故重宗，重宗故合族，仁人君子以追遠而合涣，可不務與！而禮俗相沿，不能無敝，與時損益，或待後昆，僭附數言，以資財擇。

一、南北墳祭禮，宜分不宜合，宜先南後北，不宜先北後南。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魯躋僖公，君子用譏。今吾族春秋二祭，率先北墳，後南墳；又兩墳祭禮只是一副，移彼獻此，父餕子餘。神靈有知，其

能无恫！此失禮之大，不可不革者也。

一、北墳賓暘太公穴内，其昭則有宗子養閒太公祔葬，其穆則有宗孫梅岡太公祔葬。准諸廟中之禮，凡祔廟者皆得祔祭，雖支庶不斥，而況大宗乎！昔先王父理川府君主祭，皆同日合祭，自後格於羣議，遂分日而祭。雖祔穴兩祭皆隆上祀之禮，而祖穴正祭曾無下逮之恩。生猶死也。子弟有酒食，必饌先生；父祖有旨甘，亦分孫子。故生則有佐餕，死則有祔食。《詩》有之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怨」，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此之謂也。推而上之，雖異姓之功臣得配享於太廟，隔代之賢咸從祀於孔廡。況同穴之宗子宗孫，而擯絶如路人，此何禮何義也！且此日祔葬之子孫具獲醉飽，而其祖宗乃在旁耽視，曾不獲一染指，諸孫之有人心者能下咽乎！是故於賓暘太公則不慈，於醉飽之子孫則不孝，酌禮準情，无一而可。今兩墳子姓日繁，自成童而上，不啻二百餘口。節其酒食，則嘖有煩言；欲人人屬饜，則勢不能繼。故曰：「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而養閒太公位下，梅岡太公位下，皆有祭田。合无將養閒太公位下祭田并二房雙渠太公位下祭田併入兩墳，而祔養閒太公、梅岡太公之祭於北墳，祔雙渠太公之祭於南墳。推斯道也，雖如某公某公之无祭田而同葬北墳者，舉得祔祭以廣慈惠。无紊越世次之譏，无隔別天親之憾，无支辨不給之苦，无連日上墓之煩，以弘孝慈，以彰通變。意者，孝子仁孫視死如生之道，或有取乎！而墓田既合，則財力頓羸，選擇賢能，俾掌奇羨，可以建義學，贍貧宗，孤寡有所卹，昏葬有所助，去

數惡而增數善。故同穴合葬不惟情理之允當，亦時勢之宜權者也。

一、北墳宜更建祠，備風雨露祭之苦；南祠亦宜亟脩，毋致漂搖。兩祠各擇方外之忠實者，酌畀祭田，使守祠辦祭。春祭則於南祠，秋祭則於北祠，庶風雨皆可行禮，而兩墳亦無畸重之患矣。亦惟合祭始有餘力及此，不然南祠且有傾圮之虞，又何有於北祠哉！

宗祠末議上

宗祠之建，所以合族。睦族之道，端本家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八字，是睦族張本。苟骨肉之或乖，又何有於疏族乎？願我宗人力敦孝友，推之遠族，孰非共祖同宗，自然患難相捄，德相勸，過相規，共成禮義之宗，不亦美乎！

右議睦族

祭於墓，凡祔葬者皆得合祭；祭於祠，凡祔主者皆得合祭，禮也。祭合則費亦合。其費：支養閒公墓田米，視南北墳之半；梅岡公、雙渠公視養閒公之半。（謂如支兩墳祭費，每祭十兩，則養閒公墓田五兩，梅岡、雙渠公各支二兩五錢。）費充然有餘，他年子姓日繁，地不改闢，而費亦給。窮、變、通、久，事或宜然。至如南墳之南厓公，西灣公，北墳之見渠公、對梅公、新洲公，雖无祭田，亦一體祔祭，應无異同。

右議合祭

每年春秋二祭，正日合祭南北墳，是矣。而次日又祭養閒公於北墳，第三日又祭梅岡公於北墳，雙渠公於南墳，上祀再三，不无祭數之嫌。今如合祭議可行，則次

日、三日之祭决宜從殺，其羸以贍無告，並以助昏喪耕讀之不給者。兩墳羸費以贍合族子孫，養閒公、梅岡公、雙渠公則各贍其子孫。親疏等殺，固已極安，而緩急變通以无乖一體之誼，又何所不可。各墳羸羡，仍留歲三之一，以備非時，不得盡給。

右議減祭

南北墳雖同日合祭，而兩墳祭禮並須專設，以將至敬。禮，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况子孫之祭祖宗而餕餘是用乎？移南祭北，不敬莫大。今後决宜備一様兩副祭禮，分祭南北，不得移易，誠敬之禮然也。

右議專祭

賓暘公既葬北墳，主宜移奉北祠；梅岡公主亦然。倘春秋墓祭，風雨不能成禮，南墳設祭南祠，北墳設祭北祠，庶爲兩盡。子孫飲福，亦春南秋北，兩祠無令偏重。蓋北祠雖長房所建，要並是賓暘公子孫，今既合祭，義無彼此，决當公之合族，並無待擬議者也。

右議遷主

廟中之禮，貴於整齊嚴肅。顧簡則齊，煩則亂。即如祠中神主，共一十八位，而子孫入廟，朝上不過四揖，祭祀之禮一獻止再拜，禮不可數故也。乃子孫相禮，百人萬揖，先後錯雜，略無倫次，整肅之謂何！今議子孫入廟，神前四揖，各就位，不得私相亂揖。俟祭祀禮畢，子孫東西序立，相向四揖，乃就席。飲畢辭神，又四揖。相向再揖，乃退，畢事無喧囂聲。如有公議，静聽宗長酌處。宗長亦虚心體問族人，務極公平。毋譁争，譁争者罰。

右議肅禮

宗祠末議下

或問確曰：子嘗欲廢墓祭，今非所當祭之墓而亦祭之，此何禮與？曰：然。古人廟祭，不墓祭。墓祭謂之野祭，不若春秋掃拜，歸祭於寢之爲合禮。今既不可止矣，就俗言俗，當如是耳。死猶生也，辟之禮飲必於堂，小飲必於亭館，豈當從曠野中藉草露飲乎？如既集於野矣，同集必同飲，何間親疏？況生同體、葬同穴者，而不得與於祭乎！

或曰：墓祭則然矣。若夫祠中祔主，自非無後者，不可請歸奉私廟與？按祭禮，雖卿大夫之家，四世以上之主皆從祧。此猶就本支言也，況非本支乎？況不止四世以上乎？曰：此亦就俗言俗當如是也。且此非家廟，乃是始祖墓祠，所以合族飲福於是者也。其祭無常額，惟歲朝子姓會拜，則一獻，又或春秋墓祭，風雨不能成禮，姑一設於此；外此無祭焉，故不可以常禮格也。且此日飲福之子孫，自遷祖以來，近者數世，遠者十二三世矣。不知名氏，不辨長幼者十四五焉，咸獲醉飽而去，無間於親疏故也。況於祖宗，孰敢異同！若其子孫曰：「此吾祖之主也，何爲置於此？願歸奉之家廟。」其誰曰不可！

撤主議 庚寅十月朔日

吾遷居於楊，嘗私設先府君神主洎祖父母神主祀之。既而知其非，遂撤三主，東從祭於伯氏，念不可以獨費伯氏，因助以田，禮也，義也。

許大辛曰：「主既設矣，恐未可輕撤。」余笑曰：「即此是私意也。既知其非，何故不撤，苟是心之難化，又何尤於季氏之祖舞佾而旅泰山乎？吾極喜高景逸先生數語，謂門人厚葬顏子，子路使門人爲臣，子何故非之，即此可悟天理。故知過天理一分，便是人欲。學者往往自以爲善，而不知已入於惡，皆此類也。繇是觀之，吾儒即念念是善，猶未能無過，況念念是惡乎！讀書明理，故非淺事。」

主皆南面議

或曰：「《家禮》，四代之祭，主皆南面，何也？」曰：「吾未之前聞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而皆南面，可乎？」「四龕亦不可皆南面乎？」曰：「龕猶室也，故皆可南面。出主而祭之，猶家宴也，故不得皆南面。」「四龕之以西爲上，何也？」「朱子亦以爲非古之禮也。註云：『漢明帝不知禮義之正，祔於光武以自貶損，後遂因而不改，至唐、宋皆然，故禰爲東廟。』夫既以非禮義之正也，則何以至今不變？祖龕居中，祖龕而下左右列，有祧則遞升，禮也。」

四世祭議

或曰：「四世之祭，士大夫皆不得僭，而今皆僭之，亦有可議者與？」曰：「確亦有疑焉，而未敢輕議也。斯禮之弗可革也，自程子而定，曰『高祖有服自宜祭』，則猶學者之私意也。元本此下有云「而猶有未盡者，今夫萌庶」云云，今附于後。且今士庶之家之祭之可議革者甚多，而何暇及四世！朔望

之獻佛也，中元之施食也，關帝、梓潼之祭也，必可革也，而未可革也，而何暇及四世！」

或曰：「支子則不得祭，奈何于禰猶不敢，而何況四世？」曰：「支子不得祭，以不得祭於私室，從祭於宗子，雖四世亦可，而況于禰！今夫萌庶之家，雖户土、井竈、蠶穀之神，以祈以報，罔敢或廢；以至疏親、恩養、厮役、乳抱之賤，苟未能恝於吾心，率爲之立私祀焉。況吾儕承藉先廕，一畝之宮，一卷之書，自高曾以來，生或蒙恩禮之及，死則在正服之中，而欲一旦變今以奪其祀，則何敢輕議也！雖然，則猶學者之私意也。

「學者之私意而苟從之，可乎？」曰：「雖學者之私意，而王者弗之禁，則猶然公之也。故王者禁之則禁之，王者弗禁則弗禁。亦猶之庶母之杖期也，生母之三年也，失禮傷教，莫斯之甚，而王者欲行之則行之之類是也。」

忌祭配食議

《家禮》忌祭，考妣相爲配也。雲村先生之祭忌也，祭考則妣配，祭妣則不考配。仲木欲反之，以問考夫，考夫以問顥如。顥如曰：「必也其交配乎！共牢之義也。」

確曰：皆非也，忌祭不配。雲村之不考配何義也？祝害也。祝主妣，而末乃云「奉考某配」，爲文害也。眉山劉氏謂當云「謹奉以配考某公」，益不通矣。且如祭繼母而配以考，則反遺嫡母矣。若並配之，則瀆紊滋甚。仲木之不妣配，何義也？父一而母或不一也。嫡母繼母，或一繼再繼，且三繼，配之則不勝配。去《家

禮》之失，若有間矣，而亦未爲盡義也。時祭，吉祭也；忌，祭，凶祭也。吉所同也，故合；凶所獨也，故不必合。觀虞祥之無配，可知矣。故君子有三年之喪，則廢廟祭。廢之猶可，而況可配乎！

士祭議

服上殺，故天子諸侯無期喪；祭下殺，故士一廟，庶人無廟。祭禮之不可以喪禮配，明甚。而伊川謂「高祖有服自宜祭」，是天子止得祭禰也，而可乎？故士庶之得祭四世，自伊川之言而定也。失禮傷教，蕩然無復尊卑上下之紀，容可長乎？

三家祖桓，故祭桓；祭桓故用桓所嘗享之禮樂，於是歌雍而舞佾。夫祖桓而祭桓者，親之也；祭桓而用天子之禮樂，尊之也。尊尊親親，律以今世俗之所謂孝，三家亦可以無愧矣，而夫子深誅之，何也？故子孫之情靡窮，而先王之禮有節，故禮行則情有所絀矣。

確於庚寅歲，撤先考神主洎王考妣之主，而從祭於宗，同學或難之。今以非時王之禁而僭祭四世焉，於宗子猶可也，於支子必不可也；祭於廟猶可也，祭於墓必不可也。

今年秋，家仲氏定《蕺桂堂約》而革墓祭，春秋掃拜，歸祭於寢，祧主之墓，拜而不祭。竊謂當禮。墓祭不革，則寧惟四世，雖數十世而上，凡有墓者，並得與春秋之祭，而尚何祧之有乎！濫也甚矣。其諸非鬼之祭，益不可勝詰。古皇之衰，民神瀆擾，其謂是與！王者有作，其忍寘諸！

與祝鳳師論家廟議

祝鳳師以先集見示，確指《歸囑》内「置主母龕之側」句似可删。鳳師問：「何以？」

曰：「尊先君意，以所生不得祔廟，故貶己以示不安，雖孝子之用心，然非禮之正也。尊先君於贈廷評公爲大宗，禮當祔廟；而奉生祖母於别室，一體致祭子霖之生母亦同之。於孝饗之誠，亦可以無憾。或臨祭，時暫奉尊先君主陪祀，以申孝子之私情，以明後人不忍倍尊先君臨殁拳拳之意，祭畢，即奉主歸廟。此旁行曲成之義，或可以意起者也。

「每感孝皇朝太皇太后周氏之喪，羣臣議祔廟禮，引唐、宋故事。上曰：『事須師古，後世之事不足法。』」大哉皇言！且曰：『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至厚，朕何敢忘！然是朕一人之私情耳。』於是與孝穆太后並祭于别廟。此大孝也，雖百世不易可也。天子且不敢徇其私，况士庶乎！」

鳳師蹶然起拜曰：「幸老伯惠教及此，乞並以達之諸父也。」

補 草蔬飯客議 癸巳

學者每稱茅季偉之議。君子以爲較之薄所生而致飾乎賓筵者，則季偉誠賢乎哉；遂以爲合於道，則不可。君子之道奈何？曰：庸敬在母，斯須之敬在賓客，其半分奉母之雞以餉客可也，即盡以奉母之雞而餉客，亦無不可也。

乾初先生文集卷八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記一

秋遊記

崇禎癸未秋仲朏甲子，祝子開美扁舟而過余曰：「吾自此入雲棲，雲棲五日而下西湖，又十日而東，渡江，謁念臺師於蕺山，假館而留學焉，踰月而後返。計道里往來約共費五旬日，子能則同而行，不能則止。」余曰：「嘻！是何言哉！斯固余志也。獨寒衣未就耳。」必寒衣就而後往，是終不往也，遂偕行。

越翼日，乙丑，抵西湖，假宿湖樓。丙寅，肩輿入山，循湖而南，向者滿家衖之所常游也，香氣滿路，氤氳襟袖。經虎跑之山門，望六和之塔影，豁然而見江抱萬山而東流，懸崖千仞，下臨無地，湍流囓石，緣江之路往往而絕。自梵村折而北，始入雲棲之山。十里無人煙，行旅晝斷，猛虎暮號，恍然如隔人世。近寺二里，翠竹夾谿，茂林偃蓋，如石家錦步帳，青緑黃紫，蔭映頭面，凉風襲人。寺僧愿樸，不諂貴，不傲賤，戒嚴而脩勤，猶有蓮池之遺風，雖今之儒者，或未之及也。

蓋祝子以是月失怙，其來此，乃欲以佛事報所生。余曰：「學道者安可爾乎？且與死何益？」祝子曰：「吾非不識也，而

不能不爲之，此不可解也。以爲苟可以靡吾財，疲吾躬，以酬吾父母，雖無益，必爲之。」是則祝子而已矣。夫祝子失怙，至于今九年矣，而哀號悲思如在衰絰，其至性有過人者。

余每日無事攜筇出游，偏訪林谷之勝，而雲棲僧每爲余言天池之佳，欣然徑往之。出雲棲而右行，緣溪流而北，緑水小橋，渡余而東，則兩山如削，中通一蹊，僅盈尺，不容車馬，雖余一身，猶斂衣而後行。行二里，始達天池。又復開衍明豁，另闢人境。有庵可讀書，有圃可種蔬。迺於是始感而作詩，所謂「十里松陰山路迂」者也。

越五日，庚午，出山，而風雨大作矣。是日下西湖，作《遊子驢西湖》。翌日辛未，晤稽山王玄趾、祁奕遠、張平子昆仲于舟中，而婁江張無近、雲間朱雲子兄弟皆來會焉。于時祝子遂爲西陵諸賢所跡，稍疲于應酬，而余匿影避之，得少閑趣。越三日甲戌而湖晴。越六日庚辰而與湖別，作《西湖漫歌》；偕硤川錢聖月渡錢唐，作《贈聖月詩》。

辛巳，入越城，作《越城感舊》；登蕺山，作《登蕺山》。時日已暮，未敢謁劉師，而先訪劉師之子伯繩兄，假館于蕺之解吟軒，訪解吟主人朱静老。壬午，謁劉師，首以「聖人可爲」爲訓，授《古易抄義》，先生之所手著也；出胡崧高《易圖説》，付余與祝子。其説謂《周易》本《雒書》，辨甚晰。癸未、甲申雨，入侍先生，出讀所授《易》。

乙酉，訪陳紀常于白馬，訪史子復、邢吉先、李止庢、錢欽之於昌安内外，訪陳小集、劉北生于大路，或遇或不遇。丙戌，訪

王紫眉于讓賢街，便道尋古小學，經飛來，登府山。丁亥，解吟主人出先生所著《古小學集》並《自詠十詩》而讀之，和《自咏十詩》。越二日，己丑，《十詠》畢。庚寅晦，晤北直韓參夫父子。參夫，東林之舊人也，老而好道，尤嫻禮樂。其子經正，亦博通羣籍，工詩，善鼓琴，甚貧，從其父負戴而歌先王焉。

季秋朔辛卯，偕祝子謁尹和靖祠，瞻先生之講堂，登塔山而望鑑湖，下而飲於紫眉。壬辰，解吟軒會講，參夫發論而邢吉先承之，祝子、劉伯繩時往來論難焉。癸巳，大集陽明先生祠，張惠侯講書，參夫論道，而陝西俞鋸平先生暢其說。鋸平喜兵法，善談論，其言理，亹亹千餘言不能止。陳小集使其二子邀飯，過之。二子皆俊才。亭池之勝甲越城。飯後再登府山，訪秦履斯。甲午，答訪三江張奠夫於天王寺，遂復集會講。鋸平先生攻禪學甚力，而是日議論微有未合者，祁季超與余與祝子也。

乙未，偕祝子入雲門山，借樵風溯若耶。將至平水，舍舟登筏，飯于小庵。庵壁有句云「清霜壓竹雉雞啼，葉似花殘落滿谿」，真名手也，恨不存其姓氏。大率過平水而山水益奇，清流萬仞，百折生勢，層峯疊嶂，頃刻變容。余與祝子顧而樂之。既而平論道理，其要歸於中正，語具《若邪詩》。上坡，詣辨才塔，進雲門，憩石橋。憶宋蘇子美詩云「五雲山下石橋邊，六月谿風灑面寒，今正炎天君獨往，松間尋我舊題看」者，謂此也。余倒其句云：「石橋猶插五雲邊，灑面谿風秋更寒，碑句煙埋高閣廢，我來無處覓題看。」蓋感于谿風閣

之圮而碑詩不存也。

余與祝子寓廣孝山房，而先生先一日至，寓廣福静室。是時廣孝方與下房争寺前咫尺之路未决，皆來質成于先生，而紛紛者多左右袒。先生以避事入山，復擾攘如此，尚何怪塵市之紛紜者乎！

丙申，從先生下山，遇老父數十輩於五雲門外，遮訴廣孝之冤，悼殿工之垂成而復廢，爲太息久之。飯後，同闍然老衲登五雲山背，其半山爲廣福之篠園。園工鉏石，得古砌數十丈，不知爲何代人所築，廢興寧有常乎！下訪白乳泉，泉流涓涓，謂宜築亭其上。西尋具和尚舊居静室，梅圃數畝，臨谿小閣，無主欲頽。同游有問鼎之思，遂成《登五雲》一章，感慨良深，不獨爲廣孝謝環山之老父也。歸覽《雲門小册》，爲書《若邪道中》一詩。飲丹井之茶，借《雲門古誌》二本觀之。雲門之勝，盡在吾腹中矣。丁酉、戊戌，風雨連夕，得侍先生竟日，聞道理之玄言焉。

九日己亥，霽。先生曰：「子可以登秦望矣。」遂偕祝子、藍宗撰杖而往。行未一里，見水漲前溪，横流山路，疑未可登，而祝子脱履先渡，余與藍宗遂從之。石鋭溪寒，跣行十餘里，竟登絶頂。越山如塊，浙江如帶，大觀也。作《登秦望》。歸迷故道，艸深日黑，四顧無人，不知雲門已在何處。漫跨十數嶺，忽見向所棄衣履，恍如夢覺。喜劇歸山，山中人謂：「吾雖居此數十年，未嘗能一登之。間有一二健游之士，以登秦望爲名，率上數十層，可俛視雲門諸山即止耳，安能如吾二子造其顛頂哉！」

庚子，踰西渡，尋祁氏園亭，覽任公子

之釣臺。而祝子竟以昨日先登受風寒，疾陡發，掖扶而歸。而余復與藍宗攜杖訪諸名勝之未歷者，按圖而索之。春山子敬宅，古木謝敷家，可指點而得也。歷普濟，經慈雲，望明覺之山，所至無不殷勤款洽，盤餐盛美。以有藍宗，非吾羈人所敢望也。吾詩有謂「蘭橈桂楫秋浮剡，鱸鱠蓴羹夜入盤」者，此其事矣。

辛丑，整書出山，順溪流而下，便道瞻劉太先生秦臺公之墳，訪下山之竹林，離墓里許，先生之所欲卜居也。抵平水，憩東嶽廟。辭先生而歸，勉余與祝子千秋大業，期無負于一時相與之意，言諄諄焉。作《別先生詩》。

是游也，獨以未得謁禹陵爲恨。夜復入昌安，宿解吟軒。壬寅，以祝子病，未買舟，而餘杭鮑長孺適至。其學本程、朱，詆象山、陽明之説，而祝子喜象山。兩家之論，是以未合。余就而平之曰：「無庸也！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立言亦然。孔子至聖也，莞爾于武城曰：『割雞焉用牛刀。』既而悔之，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牛刀之喻，喜之失中者也。況自聖人而下，而曰千萬言而無一失，吾不信也。繇此觀之，自曾子、子思之論學，已不能無失中之弊，而況程、朱、陸、王乎！是以君子取其所長，舍其所短。諸子者，吾誠不能必其説之無不善也，而其所爲善固已多矣。吾子若何舍其所善而攻其所不善也？苟徒舍其所善而攻其所不善，奚必諸子！雖聖如周、孔，猶將有遺議焉。求當于吾子之意，不亦難乎！故古聖之求善，若芻蕘皆可師也。今人之求不

善，雖載籍之賢者，猶若不足爲吾之弟子也。此人心世道之所以日壞也。善乎先生之教余曰：『學者務輟我見，去勝心，取衆人之善以爲善，斯無遺善矣。』大舜之所以爲大，從人而已矣；孔子之所以爲聖，無我而已矣。人苟能學大舜、孔子，則諸子者皆足以助我高深者也，何所用非之也！如其未然，長浮辨，墮實脩，將欲求爲諸子不能，而暇非之乎？惜哉！鵝湖之會，二子勝心未去，不能相益，而秖以相争，末已。今之賢者而又代爲之争焉，愈末已。」

癸卯早，已買舟待河下，而王玄趾新從吴門歸，爲言張受先先生、陸鯤庭兄弟將集三吴名士之好道者，來赴嗣月之會，而止余與祝子。余以母誕欲歸，而祝子亦疾憊不能留。晚，遂别劉伯繩、朱静因而西。而静因，解吟之主人也，待余二人甚厚。今歸矣，何以不負此翁？甲辰，渡錢唐，作《歸渡》。乙巳望，抵家，與祝子别，交勉焉，作《江水》二章。喜吾母之得二曾孫也，作《自吾之出》三章，而秋游之咏終焉。

春遊記

陳子將有山陰之役，丁酉正月元日筮之，遇蠱之坎。曰：「吾約劉子數矣，今不往，將無失信乎？若夫山川之險，天設已久，豈曰無之，奚患焉！」四之日丁未，附祝子霖舟而西。明日，入郡城，寓潮鳴寺之西房。明日，出北關門拜沈朗思父母去年六十雙壽。是日有守閫之師入城，繇北關門進城，人戒嚴。余挈一羸僕，從數友人惴惴出入閫師隊中。晚飲徐孝先家，主

人洎朗思兄弟並攻麗京之禪。麗京辨稍絀，曰：「嗟乎！夫其口衆我寡。」是夜雨，麗京跣而歸，而以來屐著我。明日飲麗京齋，挾陳際叔反昨日攻禪之戈，而亦弗能勝也。又微及《大學辨》，語未竟。

明日，欲偓西興轎渡江，徧索不可得，避守閩之師故也。則走晤近思叔于法雲菴，且假宿焉。明日，竟出城問渡，晚入蕭山城，訪徐徽之兄弟，而遺書遲成夫。明日，何伯興留飯。飯後，出看梅東皋草堂，歸登百尺樓，夜飲徐開之兄新宅。往返無虞，惟蕭山無城禁故也。而成夫不至。明日，徽之耑人招成夫，又不至，以出脩歲事於外家故也。余迺始浩然而東。是夜，出蕭山東門，以舟滿不能容，又假宿城外陸二官店。

明日蚤，偓小舟之山陰，晚抵伯繩山居。適張奠夫長兄與陳紀常皆在坐，相見極歡。伯繩病，不寢踰年，去冬略假寐，今不寢如故，然神氣尚清旺，論學亦亹亹若未始病者，此深可慶也。夜，與奠兄同榻卧，因微詰拜某和尚及遺子出試二事。奠兄不諱，蓋若有大不得已者。

明日，從奠兄上古小學拜先生神主，便道訪王紫麈、韓子有。子有留飯，登層樓，城南千山盡在几席，擁古書萬卷其上，岸幘而高歌。古云「樂不可極」，子有其戒之哉！

自念出遊已十日，恐係倚閭之望。明日，欲別伯繩歸，而伯繩固留，欲一訂先生遺集。因閉門謝客，静坐一小樓者又兩日。而確固陋，懵于聞見，亦訖無所效于伯繩也。

十六日己未，出東安門訪史、戴諸兄，

留宿中野草堂。是夜月明如晝，與一瞻兄弟坐靈臺橋，指點煙湖中所爲水心菴者，即先生避難觀變，因出投水處也，爲太息久之。明日蚤，歸劉，即告辭伯繩。而田帥兵方回杭，道山陰，舟盡匿。既不獲歸，則請于伯繩，欲一造下蔣之原，謁先生墓，亦以無舟阻。是夜，微出觀燈。

明日，同子本步謁禹陵。甫出門，遇成夫。某初不知其爲成夫也，成夫亦不知余爲陳子，兩人皆賴子本言知之。所謂成夫者，特循循一愿樸人耳，絕不似他日郵書中激昂言事之成夫也。遂偕游。出稽山門而南，信步十餘里，至南山之麓，而三人者已極疲矣。問山中人禹王廟安在，山中人笑曰：「此安所得禹王廟乎？子出山，試更問之。」於是復退至山外問行人，乃折而東又紆回數里至禹陵之外麓，遂先登南鎮焉，從履錯之便也。蓋稽門南有一歧，稍東之，則禹陵之故路也；直南則向所誤由之路也。語云「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其然哉！向使子本不自號知路，而余與成夫皆初學游，則必且周爰諮諏，博求正道。而子本既恃匈臆，吾兩人復恃子本信心而行，莫一疑問。及行久知失，究亦不能不問也。顧不問于前而問於後，道遠力疲，悔何及矣！

自南鎮至禹廟，婦女塞路。吾三人僂行踽踽，殆無可舒步處。惟仰天看怪松數十樹而歸，則益相悔之，謂茲山之必不可春遊也。歸尋大道，安步入城，不及前路之半。

明日下春，斜橋埠始見一舟，亟俶裝出，已滿載解維矣。轉之東安門，得登舟，然亦衆，窄甚，汗徹夜如雨，況可得偃卧

耶！明日至西興，田兵絡繹，而雨甚，竹輿絶少，亦高其直，不敢過問。彼攘攘者皆跣行也，何獨我！至江，而舟皆遠避，莫能得渡。雖兵威無所用之，何況我！遂褰裳入江，幾至半渡，始得一小舟，附而歸。方褰裳時，江流入懷，浩淼無際。又念筮詞「水流不盈」之語，若非無謂者，良可嘆也。

自吾與龍山祝開美于崇禎癸未八月始問學山陰，嘗再三往返於此，繼復與澉湖吴仲木于癸巳春問渡，中流擊節，莫不以千秋自命。而兩人者或死忠，或死孝，惟我老，偷息人世，獨往獨來，徒僕僕猶溷故人爲乎！

江風既厲，又裸涉滋寒，江中人無弗股栗者，而余麄能自持。入郡城，市一壺，主僕對飲，漸有回春之色。晚至湯箕仲家，念竟日受寒，懼腠理有傷，是夕持不食，計自朝至暮，未始粒也。

明日麗京又同陳際叔至，湯邀以歸，與諸君竟日譚，無倦容。稍出所著示之，亦不至大怪也。讀麗京《新婦譜》，韙之，袖以歸。明日，至臨平，訪應嗣寅。明日丙寅，昏黑抵家。

計出門共二十日，凡行皆雨，往來皆遇兵。在郡城則沈龍錫世叔、陸五疇長者、柴虎臣、陳際叔、毛穉黄、一作馳黄。沈方稷諸兄，陸氏則紫躔、豸胡、遐征，山陰則沈德孚兄弟，流寓山陰者，則韓豐谷兄弟、子有子、趙廷讓、子有壻，上虞、蕭山則來成夫，臨平則應嗣寅，而朗思坐中又有餘姚黄晦木，皆初謀面者也。

董氏兩山莊記

跳頭董氏，今所稱孝友家。兄弟急難相捄，死喪相恤，貧孤老穉相收，其義雖四姓之賢者莫及也。其所居爲明御史愚齋先生之故廬。去所居而西百武，青山屏列。山中之築，南北相望。其南則爲韻弦樓，北則松竹林，皆向者兩隮先生之所題署也。

韻弦主人爲吾友董東隱，東隱之父爲明孝廉夢徵公。韻弦即昔之滌露館，夢徵公所搆，在菩提山之陽，與兩隮先生同讀書處。夢徵公死，而東隱又攜搆于此，徙菩提而北三里，即夢徵公之墓之昭。蔭之以怪松千樹，終日飀飀，如汎大海，聞波濤聲。故兩隮題之曰「韻弦」，取唐詩「松風韻野弦」之義也。樓上四壁多題辭，率予二三十年前句，狂而直，俚而不文，而主人未之毀，以于予有嗜痂之癖焉耳。循松蹊而北，脩篁紛鬱，漫若無屋者，即所謂松竹林者也。

大約韻弦非無竹，而松多于竹；松竹林雖有松，而竹多于松。然松竹林之松，雖矮而疏，俱生石罅中，拳曲如天目種，有絕可愛者，故不從其重而兼稱松竹焉，義有取爾也。

松竹林舊爲明處士董爾春所有，爾春死，欲屬之一野衲，其宗戚改其議而歸之爾春之弟爾夏。爾夏倍直而得之，蓋猶向者所謂孝友之志矣。

韻弦之中樓以龕佛，而松竹林以龕梓潼，各從主人之好也。出竹林而北轉，又數十武，蔚然松石相婆娑者，則爾夏之嗣

父元徵公之墓在焉。則兹園之歸爾夏也益宜，亦猶韻弦之守孝廉墓也，爲得其義矣。

爾夏之子八公，吾甥也；東隱之嗣子思東，吾甥之胞弟。與向者爾春之子介繁輩，兄弟共八九人不以斯園之有先後彼此也，而相與朝夕其中，湌韻弦之清風，漱松竹之澄潭，勵志典墳，潛心道業，以振起御史先生之緒而益光大之，蓋將不越孝友而得之矣。

困勉齋記

吴子裒仲以「困勉」名齋，其友張考夫過確而謂之曰：「以裒仲之天姿明敏而尚云爾，吾輩直可謂困而勿學者矣。子盍記之，以昭吾黨遜志於學之盛事乎？」

確曰：然。以吾視裒仲，誠不翅若生安者，而使爲記，是以下愚而測上智，必無當矣。雖然，《中庸》固言之矣。曰「及其知之，一也」，吾又烏知困知之非即生知者也！曰「及其成功，一也」，吾又烏知勉行之非即安行者也！學者苟自謂生安乎，必將有不及困勉者矣；苟自謂困勉乎，必將有進于生安者矣，裒仲之以「困勉」名齋也，乃其所以爲生安也，則裒仲之天姿明敏於是爲益見矣。

吾聞諸考夫氏矣，曰：「裒仲之學，以事事不輕放過爲功。」果爾，則是孔之時習也，孟之求放心也。確聞言而喜，因益進求其實，則誠有未誣者。若裒仲之《産論》也，辭人後而盡歸其田也，以禮相所後之喪及仲木之喪之葬，而無或失也。確所略得之見聞者如此，而其所不及見聞者，又

可推矣。則夫哀仲之所謂事事不輕放過者，豈虛言而已哉！所謂困勉齋者，豈空名而已哉！今而後人有問吴子困勉之功于確者，亦應之以「事事不輕放過」而已矣。

抑確又有説焉。知行之分，自《中庸》始也。知行之分先後，自《大學》始也。確也惑之。然《中庸》之分知行也，則猶若並重之也，《大學》之分先後則重知矣。重知必輕行，欲學者之不墮于空，不可得矣。確嘗以《大學》爲釋氏之權輿者，殆以此也。嗟乎！知行之難易，必有間矣。《書》有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言知則略無遜詞，言行則鮮有慊志，知行之難易，既可覩矣。而《大學》之説如彼。仁者先難，先克己之難乎，先格物之難乎？昔儒有强以格物之物爲物欲者，良有以也。嗚呼！徒滋惑而已矣。

「然則《中庸》之分知行也，猶愈于《大學》之分先後乎？」曰：哀仲之所謂困知者，謂知即行之者耶，謂徒知之而已耶？徒知之則猶是浮識也。所謂勉行者，謂行其所知者耶，謂徒行之而已耶？徒行之，則猶是冥蹈也。吾哀仲之所謂困勉，必不然也。是故言困知可不復言勉行，言勉行可不復言困知。蓋言知而行在其中，言行而知在其中，雖欲分之，烏得而分之？吾哀仲之體此至密矣，必不爲古人所欺，而亦必不忍以欺同學也。必有以詔我。

補

龍杖記

己卯二月，得之於邵灣山中，屈首縮頸，肩若有負，直躬脩尾，而膝微突，大小節百一十有六，長七尺八寸，形狀駭目，光耀照人。先是，與同學祝武侯競覓杖山中，各已得數杖相矜誇，最後得是杖，而前兩人所得杖皆廢，亦不復覓杖。余見杖多矣，未有若斯之儷者也。

是春，族叔祖昭華公過山中，耆年愛杖，見而欲之，余持不許。時長生、東來兩叔皆從，見余色不許，密授意羣僕竊去，余覺而追還之。自是珍護特甚，日以手撫摩，誤傷其頸，悼惜不已。攜而至祝季寧齋。季寧欲以所愛琴相易，余亦不忍，見其頸瘢，割情易之。後季寧以杖贈上壽祝玄嶽先生，先生酬以十金。既而先生即以是杖贈季寧之母，母不恃杖，仍授季寧。癸未夏，重過季寧齋，見而憐之，以二十緡贖歸。嘗撲婢，折其股，股折而未斷，裹之以銅。頻年館于許之東垞，杖或在許，或在家。

丙戌四月，虜兵至袁花，及許，許守者乘亂竊去，主人嚴追而得之。六月初一，同羣盜劫許，又負之而走。余時卧病在家，正須杖而行，館人來報失杖，驚惋如失左右手。後三日，忽從水面浮來，僮子見而喜曰：「杖歸矣！杖歸矣！」蓋若有神助者，亦奇事也。

八年之間，遭五六劫，肩股受傷，猶矯首翹足，傑然爲羣杖典型。余悲其遇，惜其坎坷，爲叙次其生平如此。人事盡然，豈惟一杖哉！

乾初先生文集卷九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記二

補 東溟寺異人記

順治三年某月日，有二十二人至東溟寺，皆長七八尺，免冑而入，命僧爲作三斗米飯，一斗豆腐。雖倉卒具食，皆恭敬有禮節。僧異之，問曰：「已飽否？」曰：「未飽。吾安敢求飽也！」飯畢徧觀佛像，不拜。見建文君像，拜而泣。一人拜，其二十一人皆在其後，不敢從拜也。

求僧具湯浴。就視其裏衣，皆斑黑頑硬，不辨爲何物，上多蟣蝨及烏蟲之類，種種不可名狀也。其膚色皆若小兒初蛻痘者。人臂二弓，以試鳥雀，皆命中，百步之內無脱者。腰小銃三具，皆尺餘。囊鐵丸子數十，三二十步之內無脱者。鎧仗皆重鐵爲之。驗其重，及弓矢銃砲與他所佩雜物，皆人不下二百餘觔。

其一人獨持鐵鞭，重百餘觔。二僧舁之，僅而起。其一人操之如吾堂頭和尚弄椶拂子，執竹如意，指麾僧衆若無物者，即拜泣之一人也。問其邑里姓氏，不肯答。然皆北音，意其爲北人也。

「今安之乎？」曰：「吾糧食盡，遊視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吴財賦之地，盍往因之？」曰：「吾取彼，未能集

事，彼且必大困其民，與取之於民何异？吾不忍爲也。」「以諸公之義勇，何患無成？即時未可，盍委蛇取尊官，徐爲其所欲爲？」默不應。諷之以削髮皈空門，亦不應。

「即出遇官兵，奈何？」曰：「吾仗劍行數千里，何啻百十遇而已，彼安能奈我何？」曰：「自此至天目，民寨約百餘所，皆稱大明兵，欲往觀之乎？」曰：「吾已按視一二所，皆賊耳。他寨大率類此。吾不欲觀之矣。」

問道於僧衆。曰：「自此而往則天目山，自此則徑山，自彼則之湖州。」曰：「吾之湖州。」「湖州多守兵。」曰：「吾固欲遇守兵。」胄而出。每一人胄，則使二人力收之，皆目火迸流。之湖州，遇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者無恙也。慨然嘆曰：「吾多殺敵何益！且吾所以來，豈但謂能多殺敵而已！」遂皆投碧浪湖而死。順治八年三月十九日，吾之龍山，遇東溟僧指菴言然。

補

獨山遺韻記

獨山遺韻者，東溟僧獨山所寄竹簫也。余問獨山何許人，年幾何矣，何以見贈。人言獨山今年可二十歲以上，膂力過人，善使八十觔大刀，他武藝皆精。其父某，係前明某科武進士，官某地，最稱健將。崇禎末年，知事不可爲，出家東溟，不數年而死。一子。臨死，屬其子於東溟，甫十餘歲，即獨山也。

兵仗皆十餘歲前所習，已精絶過人。自爾便不復習，盡散其父所藏，寶劍直千金者以贈義烈士。其父又好文雅，號知

音，多藏古書畫，亦不下千金。嘗手截竹製洞簫數管。父自言每管直四五金，亦盡散之於客。

吾老友董昭逸亦出家東溟。獨山讀《董子傳》知吾與董子嘗和歌西子湖頭，謂必知音者，乃遥寄一管。不知吾兩人已老，皆二十餘年不事聲音矣。

予獨惜其所從來，遂受藏之。光色果異，音亦清遠，雖吴市稱名製者莫及也。遺其父姓氏，因題之爲獨山遺韻云。是日得二十二人之事，援筆書之，因并記於此。

竹冠記

壬辰八月，余過黄山，取竹節之短而扁者，截其半爲冠，而留兩節爲前後，前凸後凹，從其質也。明年夏，又刻櫺于前後以通其氣，前乾而後坤，故稱明冠焉。

其冬，辱潡湖吴仲木遺我一竹冠、一藤杖。冠爲我中表沈左之兄所製，工甚，吾自視弗及也。或曰：「正當以不工勝之。」吾仲兄見沈冠而悦焉，遂呈仲兄。

今年甲午八月，又過黄山，取一湘竹一毛竹節以歸。家有船匠，假船削以治其觕；查二雅嘗遺我一指刀，以治其細。指刀如鉛刀，輕則不入，重即捲口，蓋致功在輕重之間。客至則置與語，客去復作，或時手作與口語無間也。一日而成湘冠，二日三日而成雲冠。

雲冠鐫四柱上屬，五雲下覆，故以名。皆陽文而雙行，文如絲焉。湘冠内治，雲冠外内治，故遲速略異。湘冠黄質而紫文，燦若雲錦，兩目相望，皆當湘文之缺，如雲開之見日與月也。

明冠用其横；湘冠、雲冠用其直；明冠簪自前，湘冠、雲冠簪自右。簪即削竹杖爲之，纓垂下過頷五寸，束以篠，斷二分。春戴雲冠，夏戴明冠，秋戴湘冠，冬幅巾。蓋於是而野人之服備矣。

客見之而嘆曰：「不亦盡美盡善乎！雖然，未聞道也。君子弗躬細事，不有工人，盍使治之？」陳子曰：「雖竭吾股肱之力，効之于元首，尊尊親親之義也。又何辭焉？」容曰：「是則然矣。子言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无其器而欲干其事，事雖成，亦爲不善用智矣。」陳子曰：「然智者不盡恃乎物，而恃吾有以用之。蓋必先有事焉，而又得利器以爲之助，故半而功倍。❶ 苟棄其事，雖利何益！且或恃其利而不爲之備，徒足以自傷厥指，而事亦頓廢耳。今吾所用器雖至鈍，而兢兢焉，業業焉，惟恐不盡吾力，又惟恐遽盡吾力，目久而昏，手久而疲也，則少假之以俟其復，蓋神完而後用之。刀雖缺，時礪之；竹雖堅，勤攻之。不疾不徐，勿忘勿助，故力未怠而吾冠亦已成。雖嘗什伯利者之力乎，而成功則一矣。是豈嘗習爲冠者乎哉！故心之所欲，巧力生焉。吾於是而愈知學也。志正而堅，心小而慎，雖不言格致，而已無不格致矣。」客曰：「善哉言爲冠！是豈惟吾子之冠，若可以冠羣儒焉。信非子弗能爲也，不可以假人。」

補

述夢記 壬辰九月

節義文章，並儒教所重。兩者或不能

❶ 「故」下，依文意，當有「事」字。

必兼，故志士矜乎節義，俗士飾乎文章，難易輕重之辨，人皆知之。然吾嘗驗諸夢寐，于取予生死之際，頗能自決，殊無貪戀怖畏之情。至于臨文，往往錯誤，雖極推敲，終乖理解。但云節義難而文章易，亦未必然也。

余疇昔之夜夢見月色皎然，澄江如練，余汎扁舟，自北而南，見江心有亭，亭邊牡丹，皆高出于屋，五色燦爛，目所未睹。亭中笙歌沸然，謂是賞花者。水急舟迅，頃刻而過，回首凝眄，眷不能捨。因憶《東坡集》中有《題江心亭牡丹詩》，若昔所熟誦者，朗吟至三四句而覺。首二句已不能復憶。其頷聯云：「清風小閣秋香遠，細雨寒江客夢長。」夢中謂吾昔讀此詩，常疑「秋香遠」三字之誤，謂秋月安得牡丹？今觀此，豈誣也！覺而大異之。謂坡集中何嘗有是詩？詩語與牡丹絕無關會，而夢中自爲解釋，恍若有得，神志飄忽，乃至于此！平生凡夢爲文，皆此類也。

或云：只是文境未熟。或云：節義根本于至性，文章濬發于巧思，二者有誠僞之不同。夢，存誠而去僞者也，非有難易生熟之謂。予未然其言，因書于此，以質之工于文章者。

志喜篇 遺二張子，並示諸同學。

丙申五月之朔，桐鄉張考夫、西泠沈朗思期陳子確於龍山。確先至，至未幾，二子亦自澉至，確與山中諸子出迎林薄間。二子喜動顏色，遽而曰：「白方子不果粵游矣。」於是確亦大喜。山中人亦皆喜，且曰：「非考夫子不爲功，賢哉！能言人

所不言。」確曰：「固也。雖然考夫能言之勇，未若白方能聽之更勇也。能言之勇，勇於責人；能聽之勇，勇於克己。責人之與克己，二者之難易，固已什百矣。」蓋白方家有老母，而其友招之數千里外，白方雖若未能距之，夫固白方之心之所隱也。考夫能探其隱，而益爲之盡其詞，白方幡然從之，曾不踰時。發乎情，止乎理義，不亦善乎！學者有過，患無能改，不患無能言者。自此樂善之士欲效于白方者，且不遠千里之外。白方雖一日而至于聖人不難矣，可喜也。

昔蕺石子有云：「所謂良知，只是能知過；所謂致良知，只是能改過。」確深韙其語。若白方者，可與言良知之學矣，賢哉！吾黨能言，吾不若考夫；能聽，我不若白方。確知愧矣！然以二子之賢，確皆能友之，雖二子之善，猶確之善也，而確之喜可知也。且自此以往，考夫不舍白方，則白方必不舍考夫可知；白方不拒考夫，則考夫必不拒白方可知。考夫、白方各不相舍，不相拒，其不獨舍確拒確又可知。自兹相規相勸，使吾黨無踰時之過焉，必自二張子始也，而確之喜又可知也。

往考夫既遺書白方，又益之以贈言，同人有傳寫樂誦之者。已而考夫大悔之，曰：「奈何彰吾友之過！」戒同人「速毁之，勿復出吾言」。確曰：不然。使白方不聽考夫之言，則考夫之言必不可留，賣己之直而昭友之違，非仁者之所用心也。白方既聽考夫之言，則考夫之言必不可不留，以著吾黨能受善言之美，使四方之學者聞之，皆曰：「言之不可以已如是夫！善言之不可不聽又如是夫！」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考夫子有焉。《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白方子有焉。

暮投鄔行素山居記

丙申十一月二十八日，鄔行素約余曰：「張考夫在澉城，師急來，當可會也。」遂徒步往赴之。至角里堰，日已下舂。行素恐城門且閉，邀余至家。隨市豆腐數塊歸，煮以啖我，又出宿酒一壺飲我，香味可愛。謂行素：「子何從得此？」曰：「餉耕之餘也。」行急，覺稍疲，命其子煮深湯爲浴。解蠶茅數十束鋪地，主僕並寢其上，酣適无比。

行素居止一間兩披，中間飯客卧客，而行素寢室竈室即在其旁，隔一破壁耳。家有母妻子女共五六口，自客至作飯，夜深就寢，懼客之與張先生相失也。鷄鳴起煮粥，竟肅然不聞一語，若無人之室。行素之梱教，陳子弗如遠矣。

比至行素家已昏暮，茫然入就席，不遑循覽。及蚤起，周案桑田，閑閑十畝，可爲隱者之居。居前後皆山，其南山青松深處，與鄔子之門相對者，則秋浦、磊齋二吴先生之墓在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行素向家澉城，今卜居于此，吾知其非無意也。聞行素性至孝，一旦棄藥籠，與二子力耕養母，暇則授二子書，發明大指，不沾沾章句之學，知行素他日必有以進我矣。

蚤粥後，即趨澉城，而考夫昨暮正出城，不及會，與裒仲譚二日以歸。

再作湘冠記

予於甲午八月作三冠而爲之記。其冬，沈左之表兄又製一冠遺余，補冬冠之闕焉。《三冠記》曰：「湘冠内治，雲冠外内治。」而冬冠惟外治，嘗欲改治之，未遑也。記三冠之日，又係之以詩。詩用從吾道人與許杞山先生諸公《中秋游澂湖詩》韻。咸以竹皮冠之，後更用竹節爲冠，實始自陳子，前無古人矣。

今年三月過黄山，許大辛出杞山先生軼稿見示，内有詩，題云「從吾道人截湘竹詩箫，使玉芝僧作冠見贈，引以長句，依韻和答」，詩句極佳。亟搜《從吾集》，則元詩已從軼矣，爲痛惜久之。古之君子，已有先得吾心者。因思余前日作《竹冠詩》何以獨用從吾韻，蓋若或啓之。志氣之相感，于一物之微見之矣。

予甲午所製湘冠已贈老友祝古庵。因大辛之啓予也，又截一湘竹節歸。歸而多病，因病得暇，復補作之，並内治冬冠焉。湘冠較初製略異，面不畫雲，而頂刻三奇之乾。但不知視玉芝所作工拙何如也。湘竹不甚宜外治，則内治益不得疏。謂吾法與玉芝必有合乎，則雖吾一人之手，而所作湘冠已前後異製矣。謂與玉芝必無合乎，則略外治而勤内治，此雖異世，吾知其必有合也。今而後，予益安然冠四冠，以游人間，儼先民之法服，而無復衣冠不衷之嫌矣哉！丁酉三月立夏日，病夫識。

脈變記脈論附。　己亥。

吾於六月之杪，偶有不快，致兩日不粥，五日不飯。飯甫四五日，至七月初四，而吾母疾作，不無憂縈。自爾每不甘飯，即勉强飯、减飯，嘗覺飽悶。故母喪殮後，止食粥，反覺與腸胃相宜，體中亦不甚虛。至九月朔日，以葬期卜吉，哀從中來，不能自止。是日，體中微覺困乏。至初三日，遂用飯一盞，後亦漸加至二盞矣。吾自以略能强飯，稍費應酬。又初四五，弔奠踵至，適輪余直日，想少失之煩，然亦不甚覺疲困，不知何以有初七蚤之脈變也。

初按之，殊自驚，竟在死法中。其脈去來無常，忽疾忽徐，其去而遲也，若不欲來；其來而數也，簇簇若無間。其遲之極，當數之二而有餘；數之極，當遲之半而不足。其遲數之互易也，或三二至而易，或四五至而易，蓋在促、代之間。起而衣冠，則復平矣，但較常時少加數耳。午後則竟平矣。自後，每日亦必蚤晨小數，午後平緩。憶初三四前，常自按脈，不過遲緩無力。至初三四後，冗忙，不及復按。不知變起何時，又不知何以得即平復。

自脈變後，體中極虛劣，常怯怯畏風，下體軟，午後尤甚。夜卧，初亦不能即睡，睡覺必移時，交子丑則竟安睡矣。飲食尚進，脾胃亦好。但時患乾結，又腰氣屢挫，皆舊病也。驗之，當是陰虛火旺之證。

黄帝問：「胗脈常以平旦，何也！」岐伯對曰：「平旦者，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均，氣血未亂，故乃可胗。過此，非也。」而吾之脈變乃在

平旦，故爲可駭。吾居喪，頗以老自恕，即偶有哀感，或以此時氣逆脈變，亦理之所有。若乃終夜所息，至于平旦清明之時，脈宜平和，反有此變，似非偶然者。張仲景《脈論》謂「邪不空見，終必有奸」，不其然乎！

脈論 附

書曰：促脈，來去數，時一止復來。濇脈，細而遲，往來難，且散，時一止復來。結脈，往來緩，時一止復來。按之來緩，時一止者，名結陽。初來動，止更來，小數，不能自還，舉之則動，名結陰。又曰：沉結爲寒邪滯經，浮結爲積氣在內。代脈，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脈結者生，代者死。

又曰：促，陽脈之極也。脈來數，時一止復來者，曰促，陽獨盛而陰不能相和也。或怒逆上，亦令脈促。促爲氣涌，爲狂悶，爲瘀血，爲發狂；又爲氣，爲血，爲飲，爲食，爲痰。蓋先以氣熱脈數，而五者或一有留滯乎其間，則因之爲促，非惡脈也。雖然，加即死，退即生，亦可畏哉！濇，不滑也。虚細而遲，往來極難，參伍不調，如雨沾沙，如輕刀刮竹。代，更代也。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繇是復止。尋之良久，乃復强起，爲代。主形容羸瘦，口不能言，若不因病而人羸瘦，其脈代，止是一臟無氣，它臟代之，真危亡之兆也。若因病而氣血驟損，以致元氣不續，或風家、痛家，脈見止代，只爲病脈。又曰：脈五來一止，不復增減者死。經名曰代。又七來，是人一息，半時不復增減，亦名曰代，正死不疑，然則有增減者，猶未可謂之代乎？

又《脈經》曰：參伍不調者病。又曰：老人陰弱陽强，脈至而代，奇月而死。何以謂之奇月？寄月也。又曰：脈來如屋漏雀啄者死。屋漏者，其來既絶而止，時時復起，而不相連屬也。雀啄者，脈來甚數而疾絶止，復頓來也。又曰：脈彈人如黍米也。吾之脈，其數竟如雀啄，遲亦微似屋漏也。又曰：忽去忽來，乍止復來者死。又曰：脈乍數乍疏，乍遲乍疾，以日乘四季死。

如脈書所云，吾豈復有生理哉！幸不久即平，又幸蚤自覺察，肆意安養，僅獲苟延視息，然已半月餘矣，尚爾劣劣。明者能尋其根源，窮其究竟否乎？生死極平常事，不足置懷。但欲一消息其端委，故復備録于此。

居楊橋記二則。癸卯日記，六月十六日壬子偶書。

吾居楊橋，以小僮、一砂罐自隨。日惟辰、午二炊，小僮晚食，以午炊之餘給之。吾略飲酒一二杯，無亦已。兩人日食不過升，吾僅居三之一耳。小僮未習烹調，吾亦極懶作食，惟飯鍋蒸醃菜，極簡便，亦頗甘之，《蒸菜》之詩所爲作也。薪拾園枯，隨取隨足。嘗經歲不市肉魚，有饋之者，亦時忘食。僮云：「已花，不可食矣。」每一笑置之。

年來嘗著二葛：一葛極敝，已三十年；一葛稍完，亦二十餘年。棉衣亦稱是。人云：「子年已六十，且多病，何自苦？」顧余豈能爲兒孫馬牛者，亦性頗安之，不求美好也。適遇肥美，腸腹如刺。亦以先人

初年遭履困阨，艱苦備嘗，孝養未聞，一旦奄棄，循俗淺葬，思之幾不欲生。又荒旱以來，親知窮困者十居三四，莫能存卹，或羅酷禍，盡室幽囚。若吴下潘、李諸公，雖未識面，亦舊德著聞，夙所敬慕，而身隱用文，五族至碎。余猥以愚劣，獲老衡門，實爲厚幸，顧獨何忍致美服食之間！孟子謂君子之所異，以其存心，故有所不爲也。

吾辛丑冬後，租入絶少，家食亦極艱。正喜天生一副荒年肚皮，頗自安適，初不覺其清苦也。每笑俗士加餐，仙人辟穀，並爲多事。吾穀食至少，已無可辟，更何必議加耶！人亦嘗言「子居楊橋，絶似一住静衲子」。余謂住静衲子居之，正未免多事耳。

《掃室詩》成，以示人。曰：「良是佳事，然大勞苦。」曰：「吾居此，止隨一僮，有所遺，輒連日忘歸。禾兒間至，反多事，每益吾勞，非能服勞者。吾德薄不能化家人，時自怨艾，故躬習勞苦，至老靡悔也。」「何不役之？」曰：「役之每不如吾旨，反增忿恚，更不若役己之安便耳。」日記六月二十五日又書。

義社告成漫記

庚子冬，東山友人有書社之舉，爲邱維正先生作也。辛丑夏，龍山友人又有義社之舉，爲許元忠先生之少子幼庚作也。然二社雖分而意實合，故每集必兼啓兩社之友人合飲之。其兼發兩社會金者，則祝子眉老、許子欲爾與我從子爰立，意更盛也。嗚呼！而我從子亡矣。

自兩社繼舉，即連遭荒旱，慄慄懼不

克終。今書社既先告成，而今年五月二十日，義社亦幸卒事。計集義社正銀五十兩，又共遺利銀一十七兩零，共得正羨銀六十七兩零。亡何，上年二月十四日，同義社蔡養吾兄又繼我爰立亡也。

養吾貧士，能率先讓會，以急窮交，同人皆高其義。今養吾死而貧困彌甚，喪踰歲尚未能舉。同人推義社之意，即以養吾歿後所應發義社會金之力不能發者公免之，以助其二子襄事，聊以報讓會之施。而去年臘月，又有邱夫人之喪，敬以五金爲賻，亦以誌名分實合之意焉。而始事之五十金，尚無恙也。

確適不自量，於去冬勉成一居而力創甚。同社閔其意，許以三十七兩五錢歸我，而質海鹽虞字號田七畝五分於幼庚，歲貢米八石有奇。尚餘二十兩，需用者以確之質田爲例。其田租之入，擇同社之能者司之，以俟幼庚之有成也。它日，幼庚亦不得變賣此田，以孤同社之志。確故樂叙其始終，以徧告之同社，期相與永扶初志云耳。

佛山靈杖記

乙巳二月十四夜，有佛山老友蔡養吾之喪。明日，陳子往哭之。已而僮子從山中斷一竹以歸，始亦不甚異也。又手熨其曲處，火候太過，殊有焦傷之色，大是恨事。然製法頗佳，頭足皆留，故皮頭若牙裝，足若銅裹，皆點綴自然，不加雕琢。頸鬚略翦，尚存蓓蕾，搜剔極細，纍纍如貫珠，又如裝畫古羅漢，作鬚髮螺旋之形，極可愛也。又中若有物，動出異聲，珊然常

如鳴珮，聲亦時定，定若無物，然如有物者，其恒聲也。終莫解其故，因從而靈之，以傳好事云。

彭觀民先生歸骨記

戊申十二月十九日，潮生來，言彭觀民先生之喪歸自粵。

丁亥歲，當贛城未破前數日，先生之心腹曾參戎、楊長班二人知事不可爲，告先生出避深山，以圖後舉。先生曰：「吾始蒞任，即以一帨一劍自隨，誓與此城存亡。今又何避哉！」迺微以後事託二人。城破日，即正衣冠，投繯蕭寺中。越三日，亂稍定，二人跡先生至寺，猶懸梁上，始抱解之。棺衾不備，即埋之緇所後。曾、楊二人皆爲清帥所留，又以先生遺骸轉託參戎之族人。於是每遇浙人之官於贛者，必牒告之，冀其能歸先生之骨，而官者若勿聞也。

後遇石門姓郭者，見牒，亟招致其族人，資以俸金若干兩，俾藏先生之骨，歸其家。仲謀感其義，厚贈之，固辭勿受，曰：「我生不識彭老爺，徒受兩人之託，崎嶇至此。今幸而得達，吾事畢矣。往反不過十金，取之郭者已足，何以多爲！兩人遠隨清去，二十餘年不知存亡。吾歸，市一壺，招兩人之魂而告之，示不敢負託，吾死無恨。它非敢聞也。」

病夫聞之，淚數行下，曰：嗟乎！賢哉！先生之節，二人之義，又何忝乎！而仲謀其何以爲人乎！

補

耆亭記 見許氏宗譜

天啟丙寅，兩垞先生歲六十，倩淮工搴茅爲亭以自壽，鄉人呼爲六角茅亭，先生自號曰耆亭云。亭中置几案，止受坐六人。里中耆舊以次入亭中爲先生壽，皆爭思爲六人中人，日未嘗絶。先生樂之，詠六言詩，余亦和四章。

亭在茂林之下，居嬰巢之左，足臨水面，山前有梅花數十樹，與亭池相映。每夜飲酣，輒有月色千片，從林間漏下。選作亭，此爲最勝矣。

自作亭之年，至崇禎丙子，凡十歲而亭漸圮。蓋耆亭受先生約曰：「吾年增一紀，更爲亭增一角。」迨斯亭及期待易，而先生思十八洞天之樂，已先期棄去。吾友元五不忍先業之墮，命工脩之，移構池臺之上，居枕濤之右肩，據勢高敞，能廣羅園中之勝。日有望遠之娱，夜可以就嶺月，斯亭之樂，更進于前矣。

蓋枕濤莊爲淮齋故址，淮齋廢而枕濤建。淮齋者，亦先生令淮人結茅爲之。今元五移亭于此，欲以兩成先志，使荒臺再葺，遺構猶存，先生魂魄猶將依此。每月朗風清之夜，孤亭兀坐，恍聞清唳，意者此鶴歸故山時也。嗟乎！使先生而在，則此亭當易六角爲七角，改耆亭爲稀亭，而千百世下，止以耆亭稱，悲夫！

乾初先生文集卷十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序

諸子省過録序

歲己丑，觀潮之日，猶子枚直會於黄山，乾初道人自泥橋疾走二十里視之。諸子歡相迎，證我以盟書，又次第陳《日史》於前。直會廉《日史》所犯之多寡輕重而差其罰。《日史》無欺己之言，司罰無阿衆之筆。諸子賢乎哉！

乾初道人作而嘆曰：嗟乎！此吾向者山陰先生之教也。予小子不克舉行，而諸子能力行之，吾深自愧。顧余縱不肖，不能推行先生之志，而一二三子能行吾之所不能行，先生其爲未死乎？吾與有榮施焉，又深自喜。

遂進諸子問之曰：自大辛始事以來，幾何會矣？諸子自驗諸發慮之時，臨事之際，果有以異于未始會之前乎？抑尚未有異也？果有異也，則斯會誠不可已。若猶未也，則雖日有史也，史而已矣；月有會也，會而已矣；會有罰也，罰而已矣，於諸子何益！

夫學者氣質之偏，要各不同，有餘不足，將皆必有對治之方焉。辟醫者之發藥，必察其脈之虚實，證之寒熱，及諸經受病之不同，與所治標本、緩急、先後之宜，

而後定方藥焉。故其病之淺者，一匕而遂起；其深者亦數劑數十劑而蘇。若藥而不能已病，則是藥不對證也。不然，則證雖真，方雖良，而藥非道地，不得力者也。不然，則調理之失節者也。諸子苟未施對證之藥，而汎汎焉惟過之省，省過而過滋多。猶病者能自言其病，曰「吾之病脾」，「吾之病肺」。彼非不知病之審也，然而不愈，則未嘗有治之之藥也。故藥而不對證，與不藥同。知病矣，而不能求良醫以治之，與不知病同。知治之法矣，而不能節飲食、慎起居以養之，與治非法同。

吾習于諸子最深，諸子之善不勝書，請言其不善而諸子自治之。石丈之失柔，大辛之失浮。欲爾之惰有瘳矣，未嚴密元本作「虛心」。也。二雅不能達，夢弼未離乎庸，爰立好善而自是，元本作「爰立不毅」。潮生不弘，槎光不諒。諸子所日省之過，偶感之疾也，凡吾所言者，養成之病也。偶感之疾，勿藥而自愈；養成之病，不治將日深。蓋偶感者，一時若有大苦，而終不能爲人之患；養成者，久若與之相安，而其後有不可拯捄之憂，可弗亟治與！柔者治之以勇，浮者治之以靜，未嚴密者治之以嚴密，元本作「未虛心者治之以謙」。不達者治之以達，以卓然之行治庸，以欿然之心治自是，元本作「以毅治不毅」。以弘治不弘，以諒治不諒。所謂對治者，非耶？

其或吾知之未盡，與吾言之未當者，諸子自察之而自攻之。蓋吾之有過，吾即不自舉，同志能交舉之；同志即不及舉，天下之人皆能舉之。顧即使同志一不知，天下後世之人終莫我知，而吾心不死，遂可晏然以未善爲已善，有過爲無過乎？故

古之君子不畏衆而畏獨，有以也。

以諸子之孜孜好善，而又能勇于克己，以各去其所偏，進于道也不難矣。但諸子能省過，而或未審過之所從生；猶病者能知病，而或未察病之所從起。蓋人之元氣固則百邪無由入也，學者之天理全則百過無從生也。故百病皆乘乎虚，而百過皆叢乎私。吾故嘗曰：君子之愼獨，去私而已矣。所謂未發之中者，無私而已矣。去私即是格致工夫，無私便是誠正氣象。去私之盡，至于無私，天下之能事畢矣。治平以是，位育以是矣。諸子豈有意乎！儻諸子真能絶塵而行，予雖至駑，亦願追騏驥之足，而勉施鞭策焉。

既與諸子言之，遂書于册，以質諸前輩之與聞乎斯道者。

駁潘逸民省過解附

己丑八月，乾初道人既爲龍山諸子叙《省過録》。辛卯臘月，武林潘逸民過訪，偶出示之。逸民答以《省過解》。其言汪洋，如灝海之波，漂激萬狀，使蘇、張遇之，猶失其辨，何陳子之足云乎？

壬辰元旦，兒子翼起大蚤，乾初亦隨之起，盥縰拜天畢，雞尚未號。陳子危坐，翼侍，相對無一語。久之，翼徐理前説，謂：「昔潘先生駁對治之非：『可以過治不及，不及治過乎？』其言似有理。然則大人之説非耶？」陳子默不應。又問。曰：「吾最不喜與人辨，兒自思之。」而終若不能釋然也。

陳子曰：「汝不讀《論語》乎？『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雖以

過治不及，以不及治過，亦奚爲不可！《洪範》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丹書》曰『不强則枉』，朱子解之曰：『强者，以力自矯之謂。若徇其所偏，不自矯揉，則終于枉而已。』古人韋弦之佩，皆此意也。」

翼請書之以示諸子。

卧草序

癸巳閏六月，亢旱不雨，將有去歲之憂。或曰：「非閏也。」陳子畏熱不出門，常于于晝卧，起則危坐而哦，時或廢事。其鄰子過而悦之，曰：「愉乎康哉！子有道耶？奚脩而至此？」

陳子曰：「嘻！吾惟無道以至此也。夫晝卧，則積惰之甚也。起而又廢事焉，則是曾未嘗起也，終日卧而已。以終日卧爲有道，則夫今之耕夫終日力作，至髮枯背拆而不知病者，反無道者耶？吾方欲問道于耕夫，而子顧問道于卧夫，不已悖乎！

「夫詩文於道，末藝耳，是無大異于博弈之事也。今人以博弈廢事則羣非之，以詩文則譽之，豈得爲知類者與！故惟有道者爲能俗不廢文，文不廢俗。俗廢文者，是溺于俗者也；文廢俗者，是溺于文者也。二者交譏。嘻，吾惟無道以至此也，吾知過矣。」

會永安湖樓序

庚子之冬，同人董穉升、許欲爾諸子，舉書社于東隮。所謂書社，非書社也，將

以佐貧友之急，而姑託始焉。確稍變其說，分書社之友之半，舉義社于龍山之北麓。法雖不同，亦猶書社之志矣。惟其名分而實合，故每集則兩社之友迭爲賓主，山中之故事然也。

今年四月十六日，錢雲士值主書社，先十日待于湖樓，即所謂萬蒼山樓者也。樓在錢墓之旁，居兩湖之最勝。主人約同志得先期至會，惟確與二許子十二晚已至。時方葺樓，塗工未畢，役人之趾相錯。主人且督役，且與客言道，無怠容，無廢事。十四而塗工畢，十五而客咸會，十七始罷去。凡前後集三郡九邑之友，共三十有二人。

先是，樓前有堂，主人移之西偏，以蕩樓胸，而甃堂基爲廣臺以待月，登覽益快。萬松繞其後，兩湖鑑其前，浙潮擁雪于雙峰之中，越山獻晴于千里之外，真壯觀也。客或放舟，或攜杖，或循覽大海，或徧登高嶺，或不避烈日而當飯忘歸，或不舍明月而子夜失寐；或老更好學，手不停書；朱子凡、鄭休仲。或病益自奮，輟食蒞事；主人。或馳論不止，或恭嘿沈思。

是集也，惟主人與沈德甫先生拳拳以學之不講爲憂，其嘉惠同人甚厚。張白方則云：「學固不可不講，要以力行爲貴，毋徒爲口耳之學可也。」惟確與張考夫之意亦然。蓋尼山之憂講學，非憂講學也，正爲脩德計，爲遷改計耳。如欲脩其仁義忠信之德，則必有仁義忠信之學，故不容不講。講明後，便分善不善，便當遷改。要之，改不善即是徙義，即是脩德，是一串事，非判然四項也可知。吾儕陶洗習氣，惟改不善爲日用最切實工夫。人非堯、

舜，安能無過！有過即知，知之即改，方爲善學者。確有大過，知而未改，無如淺葬一事，此非不講于葬學也，亦可以爲戒矣。

善乎老友惲仲升之言曰：「吾輩檢身之功，惟當奉劉先生《人譜》。其講改過之學，可謂極詳。舍此又何學之講乎？今雖父責其子之過，尚不肯認，色然不悦，安望其改！夫尋常父兄之言，真講學之最親切者。豈惟父兄師友之言，推而廣之，雖妻兒僕婢之違言，以至薄俗之誹言，怨家之誣言，與諸横逆無禮之言，無之而非講學，即無之非遷改地，無之非脩德地。古好學之君子如是。苟爲不然，雖日聚時賢，講誦無輟，究何益乎！」因略舉市野細人之最篤實者如某某某，皆未嘗有講學之功，而孝友敦篤，甚有吾輩所不能及者，此不可不猛省也。同游皆憬然。

三十一人中，[1]年最長者爲朱子凡先生，次沈德甫先生、邱維正先生、董稺升兄，次確，次蔡養吾、鄭休仲、張白方、張考夫、屠子高、錢雲士、許大辛、徐炯一、許欲爾、查二雅、徐孝先、徐敬可、許子受、許孝先、潘復兮、蔡伯蜚、祝鳳師、虞瀾菴、吴汝典、祝萊邨、鄔子善，及予族弟祖懷、猶子錫、枚，子翼。其最幼者則德甫之幼子、大辛之幼弟二童子云。

辭陳季雝序 庚寅

陳子季雝，吾友羽君之弟，故邑侯林

[1] 「三十一人」，當爲「三十二人」。本文前云「凡前後集三郡九邑之友，共三十二人」，下文所列人數亦爲此數。

子埜先生所拔士也。季雝故貧士，去吾家三十里而遥，嘗徒步踽踽，過余而問學焉。余數辭而未獲也，曰：「敢問子之所以欲師予者，何以哉？學文耶，則吾不如而伯氏；學道耶，則吾不如子埜先生。今子既兄羽君而師子埜矣，何爲而復學於予哉？」

季雝曰：「子埜先生未踰年而去，死王事矣。吾伯氏亦塾於外，無所從學。其它之赫赫者，又非某之所願學也，故不憚道里之遠而來見先生，先生何拒之深也？」

曰：「子之所以師子埜者，豈徒接其儀容，聆其緒論而已乎？抑猶將有進乎是者也？夫子埜言貌不踰中人，詩文亦其糟粕。然吾觀其爲人，深静而有爲，慈仁而能斷，清不絶俗，明不掩衆，公而恕，忠而勇。子退而學之，將終身焉而未之能盡。如是，則子埜雖去而死乎，子埜之所以師吾子者，則固未嘗去而死也。豈惟子埜哉！推而上之，程、朱以前，孔、孟以後之凡爲聖與賢者，皆至于今未死也，而何事予之卑卑焉者乎！苟爲未然，則雖使子埜至今尚令吾邑，日接其儀容，聆其緒論，於吾子何有哉！」

季雝憬然曰：「吾今而後知所以爲學也。雖然，非先生，吾烏從聞是言。此吾之所以欲見先生而願受業者也。先生又何辭焉？」

曰：「吾非獨於子而拒之深也。自吾之受業山陰先生，竊不敏，深負先生之教。又先生死國難，會亂，未嘗一拜宿草。深懼不能爲人弟，而敢爲人師乎哉？故凡以師弟子禮見者，皆弗受也，非獨於季雝而拒之深也。使季雝能聞吾言而加勉焉，

雖吾勿受季雒焉，猶受之矣。而又何强予之所不欲爲！」

季雒名和鳴，舊字羽聖，「羽」「予」同音，非士君子之所宜稱也，敬易之曰「季雒」，而并述其所以辭於季雒者如此。

別劉伯繩世兄序

嗟乎！自有天下以來，道統之正，吾得而知者：自周以前，其在上者五，曰堯、舜、禹、湯、文；在下者二，曰孔、孟；傳子者二，曰啓、武；周傳孫者一，曰子思子；傳子而又傳孫而未已者一，獨文、武、成、康之際而已。自周而後，則有有宋諸儒以迄我明之陽明子，皆得與聞乎斯道，而或傳其門人，或絶而不傳，其傳子者蓋少。獨我山陰先生之學則不傳其門人，而傳其子，且必傳其孫無疑也。非我先生之不傳其門人而獨傳其子也，則其門人不能傳先生之學而其子能傳先生之學也故也。

去年之三月，確嘗越江而弔先生，則伯繩距先生殉國之日已八年矣，而猶然行居喪之禮焉。蔬食也，⿰牜甬布之衣也，寢于外也，八年中如一日也。問其學則學先生之學也。問其學先生之學則由慎獨而終歸之誠意之學也。當事者知其賢而訪之，則弗見；閔其貧而餽之以金，弗受；求先生之遺書而梓之，固弗予。確拜而請之，則盡出以示之，洋洋十萬餘言，已裝潢成帙矣。

問：「猶有副乎？」曰：「有。」「有草本乎？」曰：「有。」「可得而盡觀乎？」則皆伯繩之一書再書，而猶皇然若不足者也。

問：「先生之學日進而未已，有昨所書今已棄之者，朝所書夕已棄之者，子安從

集之？」則曰：「夙夜侍先大人，竊檢拾而録之，而得之。」

問：「先生與友人書，隨問隨答，皆手書，無留稿焉，子安從集之？」則曰：「每先大夫授書，則竊發之，而録其副以授使者，而得之。」

「无或軼者乎？」曰：「我從事于先大夫之手澤者，止二十餘年。而二十餘年之中軼者尚十之三；二十餘年之上，軼者更十之七。吾日呼號于故舊之家之有藏我先大夫之遺牘者，而莫之應也。若之何其言無或軼也！」

「先生之年譜定乎？」則已述上下二卷，凡萬有餘言，所以發明先生之學甚詳，則益儼然如見我先生焉。自是而外，先生之成書，猶不翅數百餘卷，或存或削，則並從先生之遺命。確請奉其副以歸而卒業焉。而徐謀梓于同人，則弗許。

越明年，春正月，確又同潡湖吴子以來，則伯繩之蔬食如故也，麤布之衣焉如故也，寢于外如故也。再請其書讀之，則于年譜節其冗者十三，於遺書，汰其言之複者、尋常酬答之無關世教者十二，已盡非昔日之元本矣。猶以爲未也，就確之愚瞽而問焉：「於年譜，有可以益損者乎？遺集之闕誤而未訂者有之乎？」諄諄焉，切切焉，若未敢以一日而即安也。確有疑於先生之學也而問之，則其應如響；更端而問焉，又如取火于木，挹水于地者之百求而未有罄也。

仲月三日，會同門之士四十餘人於古小學，舉先生之春祭。祭畢而請教焉，則亦皆能言先生之學，而或言之而不詳，或詳之而未會其歸，一未有若伯繩之洞源

流，徹本末者。故曰：吾門人不能傳先生之學，而其子能傳先生之學也故也。

自伯繩而上，四世皆單傳，而伯繩今有四子。此孰非先生之德之所啓！其小者未及見，見其伯子子本、仲子子志，風儀皆酷類先生。以伯繩之所以學於先生者而教其諸子，日夕靡間，吾知其必有成也。故曰：先生之學，不傳其門人而傳其子，且必傳其孫無疑也。又傳之無窮焉，軼有周而過之，奚不可也！伯繩勉之哉！

確向者亦嘗竊聞先生之餘教矣。其言學也，大抵如孔子之言仁。不循一指，或言本體，或言工夫，而要之未始不合，期以開示來學，發明道要而止。伯繩其益虛心以求之，集衆思以訂之，使吾先生之學炳如日星，與千聖而無窮焉。其必不同二溪之説良知，以説我先生之愼獨，而令後之人猶有疑我先生之學者。此確所能深信于伯繩，而尤不能不厚望我伯繩者也。

余與吴子之來古小學也，以正月之二十五日；其辭去也，以二月之五日。鹿鹿人事，茫然未獲窺我先生之學之萬一。求諸己而不得，則益不能不專求之伯繩，故戀戀於既去也，而復遺之以言。

送周子和歸山陰序

山陰周子和，貧士，未得志于時，嘗游吾里，屈首爲童子師。一日過確，致其表兄來成夫書，確以是得交子和，知其非常士也。子和亦誤以確非世俗士而樂交之。去年，家仲氏請子和授諸孫經。諸孫頑梗，未若子和之訓，終歲辭去。來辭于確，依依不忍别，泣數行下。確爲之憮然。今

年八月，子和又不遠數百里涉江過訪，意甚驩，且約每歲當以此月相訪，以時當寒暑之中故也。

嗟乎！ 子和之于確，可謂至矣。 顧確之愚劣，何以得此于子和哉！ 子和言「吾氣質偏滯，每憤悁時，易失其本性。後雖知悔之，而過已在前矣。 願子一言以已其疾。」則確亦嘗患斯疾者，烏有不能自已其疾而能已人之疾者乎！

憶往年子和適有同祖兄弟之釁，亦質其事于確，確告之以無爭。子和以先人之遺魄爲言，確告之如初，而子和亦終得不争之益。今兄弟式好如故，則子和終以確言爲不妄者，故常置胸中耳。

子和又言「每忿悁時，即念吾子，氣亦自平」。嗚呼！ 子和之于確，可謂至矣。 顧確之愚劣，竟不知何以得此于子和也。無已，則有蕺山先生之《人譜》在，此確所欲從事而未能者。凡學人治疾之方，悉備于此，願與我子和共之。子和試服膺此書，將備百行而躋聖人之域，晌息間事耳。豈特忿悁之去而已哉！

子和所居，佳山水足資登涉；近哲人之居，足備師法。聖母悌弟，天倫之樂無窮焉。復何有于確之固陋者，而跋涉數百里爲乎！ 子和休矣，願無復言每歲八月之約也。

輯祝子遺書序己亥。

案是篇刊人《祝子遺書》。

吾友祝子開美，在蕺山之門最稱好學，有「庶乎回也」之嘆，惜其死踰顏子亦止三歲耳。力學未究，而遽死國變，天之將喪斯文乎？ 何奪吾開美之速也！ 顏

子不死匡圍，曰：「子在，何敢死。」而甲申三月之變，先生在籍，可未死，開美亦忍死歸侍先生。乙酉五月之變，先生與「與」字刊本無。開美皆在籍，未死。六月，徵書及先生，先生死。薙髮之令至吾寧，開美亦死，率顏子從匡之義也。

開美之學，尚實踐，以知過改過爲功，以兢兢无負其本心爲要。本心者，道心也。開美所造，雖未可云精一執中之學，然以開美之志與其力，假之以年，於精一何有哉！而天使至此，故可痛也。

開美邃于理學，而確素不悦理家言，❶故不甚悉其是非。崇禎癸未八月，與開美同舟入剡。開美自言「吾學本象山、陽明」，而謂程、朱之説非是。確時不甚爲然。開美則頻舉先生之言爲證，確亦不甚爲然。蓋以習聞良知之學之近禪，而程、朱之言久爲儒者所宗，必有取爾也。既從蕺山先生游，開美亦時理前説，確猶未深省。又後十許年，而確有《大學》之辨，於是益參以諸子之説，乃徐覺其舛謬。雖陽明子之所謂致良知，合之《大學》殊落落難合，然以之詮《大學》則不可，以之捄俗學則無不可。非惟無不可而已，其知行合一之論，雖謂與孟子道性善同功可也。良知非它，即吾所謂本心是也；致良知非它，即吾所謂兢兢無負其本心是也。此吾開美之學之所爲本之陽明、象山也者，而非如世儒之所謂致良知者也。

學失教衰，無人不昧其本心，無事不喪其本心，而猶覆之以義理之言，玄之以性命之旨，若可跨孔、孟而上之。言以近

❶「理」下，疑脱一「學」字。

佛者爲精，書以非聖者爲經，晦蒙蔽塞，積五六百年。人安得不禽，而中國安得不夷狄乎！於此時而猶然與學者説本體，説作用，説未發已發，動静顯微，轉增幻惑。惟有亟提其本心之良，使之自證自合，庶其將有真學術、真人品出于其間。不寧惟是，儒者果有意窮理盡性之學，而將究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者，舍吾本心之良，又復何所致其力哉！舍之，則博是徒博，學是僞學，而凡所謂問、思、辨、行者，亦無之而非僞也。

開美生平大節，世所傳誦者，曰：一疏留先生，一再擬疏擊執政，焚冠袍，惟恐其浼己，葬母結帨，惟恐死之不速，之數事而已。而確之重開美者，刊本无「者」字。獨刊本作「又」。不在此。開美亦惟兢兢無負其本心，以庶幾寡過之學者，而非徒争此區區之節者也。故其《焚巾衫》之卒章曰「一朝夢覺，吾還吾真」，曰「惟義不干，吾心則安」，曰「庶幾乎俛仰刊本作「頫卬」。之無愧，而造次之必端」者，本心之言也。《歸屬》之二章曰「書生今集作「諸生」。非上書之人，名之所在，攘臂而先之；草莽有無逃之誼，害之所在，縮首而避之，此狗彘所羞爲，予不再計矣」，本心之言也。亦豈惟一二章之文而已，由是而益推之，謂《祝子遺書》無之非本心之言，其可也。

或曰蕺山先生以慎獨爲學，而吾子序祝子之書，只刊本作「單」。提「本心」二字，其毋乃廢先生之教刊本作「訓」。矣乎？曰獨者，本心之謂，良知是也。慎獨者兢兢無負刊本作「失」。其本心之謂，致良知是也。先生《答祝子初見問學書》曰：「道不遠人，只就日用尋常刊本此下有「之」字。間，因吾心

之已明者而一一措諸踐履，便是進步。」曰：「如今日驟遇期喪，自是本心迫切處，不肯放過，即與之制服制禮，何等心安理得。外此更求道乎？」曰：「心所安處，即是禮所許處。」曰：「惟大節目不可不自勉，亦只是時時挑動良心，自有不容已者。」此先生之教也。亦寧惟初見之言而已，繇是而益推之，謂先生之言無之非發明本心之教，刊本作「學」。其亦可也。倘刊本作「使」。學者讀先生、開美之書而興起焉，人人無負其本心，而又刊本作「益」。加之學，則是天之未喪斯文，而虞廷精一之心，庶其復刊本作「將復有」。傳于今後也。

戊戌夏，開美之長刊本作「伯」。子鳳師，手輯其先集，並所傳述先生之言見示，確削其十七爲鳳師刊本此下有「之」字。家藏，而梓其十三以問世，期以發明心學而止，又多乎哉！丙戌之夏，予一病幾絶，懼不復生也，亟起爲《開美傳》，略盡其平生。而昔者澉湖吴仲木所述《祝子遺事》已極詳，兹故不復道。因論其本心之學，以遺鳳師兄弟，俾知先學之有本，益相與反求諸心，以孳孳寡過而世其家學焉。則刊本此下有「今者」二字。吾鳳師汲汲惟遺書之輯也，又豈惟遺書之輯已哉！刊本此下有「己亥二月花朝，同學弟陳確拜書」十三字。

送謝浮弟北上序

出處一理，而士或相非，不其陋與！余夙以衰病謝事，不復理經生家言。二子皆蠹筆，不解文字，遂父子力耕泥橋之畔。而世之觀聽聲影者，謂陳子隱者耳，不當復與言用世事。此非知陳子者。間作《出

處論》以一之，而士或未之察也。嗟乎！「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吾世而有以斯世斯民爲己事者，吾拜而禱之，況當有異同之見乎哉！

謝浮弟向嘗從余游，今年甫弱冠，舉于鄉，卜日將上公車。予貧，無以贈其行，則贈之以言。昔孟嘗屬煖市吾家所寡有，君子謂其善市。今余贈謝浮，亦必將以吾家所未有而斯人之所願望而不可得者，以祝謝浮，夫後謂之善祝。科名而至鼎甲，仕宦而至卿相，則吾家所已有。若夫晋木天者，且三四矣。以弟之才，取彼曾如探囊，是烏足以祝謝浮！

吾聞古之君子，有所謂志不在温飽者，有自爲秀才即以天下爲己任者，有以一夫不被澤爲耻者，有人飢己飢，人溺己溺者。古今人不大相遠。今之人志于榮貴而榮貴至，古之人志于聖賢而聖賢至。非今人之與聖賢者遠，而古人之與聖賢者近也，由志與不志耳。要之，所謂聖賢，豈必求之功名富貴之外哉！故有志者居一鄉則仁一鄉，治一國則仁一國，相天下則仁天下。無之而非仁，故曰：無終食之間違仁。

吾弟自高曾以來，世有隱德，故積厚流光，子孫富貴，累世不絶，以及于弟。雖弟材自足以致青雲，要其所佑于天之理焉，可誣乎！故其積彌厚，則其流益光。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吾知其不爽也。謝浮勉之哉！

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光武聞耿弇之言，始亦謂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謝浮若不迂吾言，則如向所述禹、稷、尹及王、范諸賢，直儒

者分内事耳。謝浮不出而圖吾民，謝浮誠出而圖吾民，則吾囂囂畎畝之志，不益有餘適哉！故吾之所以贈謝浮者，非徒爲謝浮也，亦以自爲也。

補 **同人詩草序** 丙戌

予讀《荆卿傳》，至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嗚呼！有以也。

乙酉、丙戌之間，儒者始共棄帖括之學，恣情聲律，而諸好事遂往往呼號同志集壇壝而賦詩，詩成然後命飲，法嚴令具，若闈試然。竊以爲非時所宜。辱召每不得往，間往亦不能成詩，能飲耳。飲後，或時有成，又以非社約見呵，余亦未以爲耻。

今年春莫，稍得謝一切入山。黄山道士韓養元好士，招余及諸同人會飲，實丙戌三月二十日也。諸同人蔑不至。黄山前俯大海，對越壘。憑檻東望，抱孤松而盤桓長吁，日暮悲風交林，棋殘酒罷，如有所不能已者，於是各分韻賦詩。是夕共得詩九篇。次日，又會飲于菀茂堂，得詩六篇。後五日，菀茂堂論文之暇，慨然念許子欲爾，得五篇。

余素非能詩者，而同學查二雅、董典瑞、爰立姪，皆初習詩，未悉聲病，然往往情見乎辭。蓋猶向者燕市和歌之意也。故屬二雅集而書之。後有作者，以次編入。酒後耳熱，隨意抽數篇恣吟覽焉。

乾初先生文集卷十一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説

蔡養吾二子名字説 辛卯

養吾道人與乾初道人，老相得也。一日同過黄山。酒酣，而養吾道人謂之曰：「吾有二子，長名沖，次名洞。其名沖者在成童之年矣。禮，父之友字之，子又何辭焉？」陳子曰：「何謂也？」養吾道人曰：「《説文》：『沖，和也，又虚也。』《詩》有《洞酌》，昭忠信也。二子不幸生衰亂，吾教之以謙和而忠信，庶其可免於今之世乎！」陳子曰：「唯唯，否否。」

養吾道人曰：「子豈不足於吾言乎？」陳子曰：「吾非不足於子之言也。齊威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沖天。』又「洞酌」，遠酌也。意者蔡子外以謙和忠信教其子，而内亦陰以高且遠者期之耶？」養吾道人笑而不答也。夫陟遐者自邇，登高者自卑。吾又安知謙和忠信之非即所以爲高遠者乎！甚矣，養吾之善名其子也！故字沖曰伯蜚，洞曰仲邇。

養吾道人曰：「善！童子懵於理言，孰卑孰邇，孰高孰遠，請言其狀，使童子得從事焉。」陳子曰：「君子之道，務本而已矣。本立而末從之，何近何遠？何卑何高？是故滯於卑邇，不可以爲高遠者，非

吾之所爲卑邇也，子夏氏之儒也。騖於高遠，不自安於卑邇者，非吾之所爲高遠也，子張氏之儒也。夫身心，至近也，而基平治；戒懼，至卑也，而臻位育。故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君子脩其身于一室，而四海之外應之。學者誠神而明之，又何卑高遠邇之足云乎！」

養吾道人戚然不悦曰：「吾爲儒半世，懼貧不能卒業，將率二子耕于佛墩之陰，終爲農夫以没世，而子何言之夸也？」陳子曰：「士力學，農力耕，二者皆本務也，而高遠莫過焉。子又何病乎？昔者舜耕於歷山，尹耕于莘野，諸葛耕于南陽，而當世率賴之。樊遲請學稼，而夫子非之，何耶？蓋子之所非者，以學爲稼者也；當世之所賴者，以稼爲學者也。以學爲稼者，雖身都卿相而算入稱獲，吾必以小人之名歸之。以稼爲學者，雖終身南畝而尊德樂誼，吾必以大人之名歸之。子苟能以稼爲學，雖以老農終乎，吾將負耒而從之矣。」

養吾道人曰：「善！古之耕漁牧販，無非學也。童子其識之，其無忘陳子之言。」

補

試訟説 辛卯

士生乎今之世，或不得已而出試於有司，吾無惡焉耳。惟試而求必售，斯有不忍言者矣。又或不得已而見訟於人，吾猶無責焉耳。惟訟而求必勝，愈有不忍言者矣。不試已耳，試故不可苟也。文，吾盡心焉，售不售則命也，無喜戚焉可也。無訟善矣，訟故不可苟也。孚窒而惕中，吾庶幾焉。幸而勝，吾滋戚也。不幸而不

勝，非吾罪也。雖甚而囹圄焉，桎梏焉，古之聖與賢有不免者，夫何憾！克是二者，士又焉往而不可與乎道矣乎？

補　壽母說 遺屠子闇伯。壬辰。

古之壽母多矣。有其母之賢足自壽者，有以子之賢而壽其母者。二者之壽，皆以千百世計，而屏序牋詩之壽不與焉。故屏序牋詩之壽，此俗母之所榮而有道之母之所大醜也。

確不幸蚤喪父，而幸有母，八十六矣。子姓兄弟稱壺觴而進，則色然喜。頌其德美而颺言之，則艴然怒，曰：「老婦不愛諛。」確又安敢以吾母之所怒怒屠母乎！且吾習聞眉老、仲謀、冰脩、麗京、仲木、封婁、欲爾諸子，皆有母而賢。《傳》不云乎：「身將隱矣，焉用文之。」能如是乎，與子偕隱。」非今日闇伯、麗京諸賢之子母之謂乎！而又何文辭之足榮！請自今與諸子約：凡遇母壽，皆不得徵同志詩文，自屠闇伯始。

或曰：「子之所醜者，謂不賢而賢之，無其實者也。富厚之所招，逐羶而至者也。今以屠母之賢而闇伯之貧，既無二者之嫌，而海内文章之士稔母之貞勤慈惠，而竊欲表章之者，不求而自至，不謀而同聲，顧不可與？」

陳子曰：「然。余向者嘗受屠母《節孝録》讀之，作而嘆曰：「嗟乎！异哉！屠之世德遠矣。」不獨其母賢，其父某公固肫肫篤行君子也。無論其它，即以某孺人之未葬，而抗志三十年不娶，今之君子有是乎？雖其諸父亦皆賢，窮困流離以相全

活，難矣。況闇伯子母煢煢四十年之守乎！」今年春，吴子仲木過余，示新文五篇，中有《屠母壽序》，余讀之又作而嘆曰：「快哉！子文所以壽屠母者，非世俗之所以壽屠母者也。」雖後有作者，度無以加于吴子之文。而即以吴子之文之工，度又何以加於屠母之賢，則繼此者不可以已乎？且吾始謂母之賢足自壽者，以屠母之節之孝，則既可以不愧矣。謂以子之賢而壽母者，則屠子勉之，又豈人言之所能與哉！

自盗說 遺許大辛

丙申之秋，盗風彌熾。吾友張考夫子歸鑪溪而被盗，許大辛子客毘陵而家亦被盗，並在數日之内。若是乎吾黨之士之阸也！而大辛方當遣嫁之時，奩貲盡失，受禍尤慘。陳子于張子則望而弔之，于許子則往弔之，而亦不吾遇也。客毘陵故。

於是陳子慨然曰：嗟乎！奈何哉，許子之窮也！友朋之愛，誼當有以周之。而陳子且貧不能自周，則周之以言。曰：甚矣，盗患之靡時已也。有人盗，又有自盗。人盗有窮，自盗无窮。然人盗不可治，而自盗可治。許子能以人盗之故，轉治自盗，則今日許子之受盗，非不幸也。許子自此必能自立而大有爲于當世矣。

使許子而泛然自同流俗人則已，許子而誠欲守道固窮，以必行其志，則斷非嚴治自盗不可。何者？自盗不治，則日困，日困則終不能無求于人。即許子決不肯求人，而甘窮困以死，而以賢人君子不貲之身，將蓄德俟時，以爲吾所欲爲，而奄然

日就窮困以死，固有志之士之所不忍言矣。而況或終未能無求于人！求人則有得失，有得失則生怨尤，而君子素位自得之學，於是乎大墮。故使許子而泛然自同于流俗則已，許子而誠欲守道固窮，以必行其志，則斷非嚴治自盜不可。

它人則吾不敢望。以許子之聰明强毅，行吾言當如御六轡于康衢，且日有奔軼絶塵之樂。而時士不察，謂許子常崛强不用人言，陳子雖言之詳，復何益。嗚呼！此其所以失許子也。一節之士，固可以常情測，而賢豪特達者，如雲龍出没，頃刻變化，彼下士烏足以知之！許子之不用人言，此其所以必用陳子之言也。

「舍許子無自盜者乎？」曰：「人人有之。」「陳子無之乎？」曰：「有之。」「有之則何以獨責許子？」曰：「陳子之不治自盜有説矣。吾老不復能與争，頗用文法羈縻之。不治之治，僅爲不失下策。辟之官家之於盜，當勦則勦，當撫則撫，一視盜勢之大小强弱以爲進退。陳子之不治，撫之之説也，許子之必治，勦之之説也。又何可以陳子之不治而例許子之必治乎！」

問：「治自盜之策若何？」曰：「有《周官》之法。」

自盜招詞 附

魯人有善自盜者，衛客覺而語之，弗悟。已而盜且盡，主人駭其故，忽而曰：「豈向者衛客之説乎？」大怒而攝治之，曰：「久矣，吾之養盜也。吾始不覺，乃今知之。子毋我隱，悉以狀聞。」自盜不服，而抵之以詞曰：「吾忠信廉潔，與子同德，

苟非其義，一豪莫取。誠不忍盜人，而何忍子盜？子毋信客之讒而枉良善！」

主人益怒，言色加厲曰：「子之黠迺至此乎！吾有盈箱之積，不偷而盡；連雲之搆，不火而墟。良田廣池，雖有力者不能負之而走，而子驅而之它，若驅羊豕朝于牢而暮于肆也。子於我亦毒矣，猶不自伏而誣我爲！子竊何主？夥何黨？誘何綫？械何器？贓何匿？具告以情，吾具善遣汝，弗復汝苦。不爾，將致刑毒。」

盜泣而進謝曰：「誠皆有之。有子之心，以爲我窩主；有子之肝膽腎腸，以爲我內黨；耳目口手，以爲我外黨。子好尚多端，意旨莫測；綫引萬緒，未知紀極。朝東暮西，倏忽變易；我疲奔命，日不暇給。械杖煌煌，列子文房；墨書數行，朱印一方；靡堅不破，利不可當。贓入我手，盡追給主；日夕之需，皆吾是取。雖有分者，僕婢子女；我實徒勞，爲子罪府。」

主人惝然若失，默然良久，曰：「嗟乎！傷哉！雖我豢子，子實善盜。三尺昭然，我不能復貸子。按律，竊盜贓滿貫杖刺，百貫流，三犯絞。子無日不犯，贓千貫以上，罪宜有加。但律無自盜條，姑依親戚相盜例，減等免杖，流三千里。」

自自盜之去，主人日富，再致千金。後自盜遇赦歸，聞主人已富，賂左右欲復進。主人以前招甚明，誓不復用。遂刻其詞以貽子孫，杜後倖進之端也。

老實說 戊戌

張尹來過，問諸子之學。確曰：「病只在不老實。元本作「病未老寔耳」。吾近亦無別

功，元本作「確邇日無他工夫」。惟學老實，然吾學老實，愈覺不老實，此所以知諸子之亦未老實也。」因誦「十室」之章，慨焉嘆曰：「吾欲爲下轉語：千載而下，必有好學如孔子者焉，不如孔子之忠信也。」古之學者求以大吾之忠信，今之學者惟以雕吾之忠信。古今學術之不同，在此而已。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故古之教者皆以忠信爲教，其學者皆以忠信爲學，文行、孝弟皆歸忠信，方是聖學。今之無文無行、不孝不弟者無論矣，其有文行而孝且弟者，以語忠信，均有所不敢。知苟忠信非，將所謂孝弟亦非矣。

吾所謂不忠信，非全是虛僞。心不實固非忠信，心實而理不實亦非忠信。夫心與理，亦豈有二哉！理不實即是心不實，即是虛僞也。

孔子答游、夏與二孟元本作「兩孟氏」。之問孝，皆是忠信意，細思之自見。亦不惟言孝，凡二十章亦無非是此意也。故曾子深信得過，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恕即忠之用也。孔門自顏、閔而下，惟曾子得忠信之學；至子思而孟子，而忠信之學益大。孟子而後，忠信之學日衰。二氏恣爲夸誕，全與忠信相反。宋儒之學出入二氏，病亦只在夸也。觀《通書》、《正蒙》、《西銘》、《皇極經世》等書，可見矣。象山、陽明孜孜反求，庶幾近實，猶皆惑於《大學》之夸文。習心之蔽，賢者不免，況其它乎！

孔子之嘆，非嘆好學者之少元本「少」字俱作「寡」。也，正嘆真忠信者之少也。吾之嘆，非嘆忠信者之少也，正嘆真好學者之

少也。故好學則忠者益忠，信者益信，不學則忠者失其爲忠，信者失其爲信，是所貴于學耳。今之學者不然，深可痛也。

私說

或復於陳確子曰：「子嘗教我治私矣。無私實難。敢問君子亦有私乎？」確曰：「有私。」

「有私何以爲君子？」曰：「有私所以爲君子。惟君子而後能有私，彼小人者惡能有私乎哉！夫君子之于人，無不敬也，然敬其兄與敬鄉人必有間矣。君子之于人無弗愛也，然愛其兄之子與鄰之赤子亦必有間矣。如是，則雖曰愛己之子又愈于兄之子，奚爲不可！故君子之愛天下也，必不如其愛國也，愛國必不如其愛家與身也，可知也。惟君子知愛其身也，惟君子知愛其身而愛之無不至也。曰：焉有吾之身而不能齊家者乎！不能治國者乎！不能平天下者乎！君子欲以齊、治、平之道私諸其身，而必不能以不德之身而齊之治之平之也。則雖欲不正心以脩身，得乎？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此非忘私之言，深于私之言也。

且子獨不見夫愚夫婦之私其子者乎？食必欲其飽也，衣必欲其煖也，出與鄰兒鬬，則必助其子以鬬鄰兒。聞人譽其子，則囅然喜；毁其子，則艴然怒。可不謂之能私其子者乎？然飽之而傷脾矣，煖之而傷肺矣。助之鬬則長其傲，喜譽而惡毁則養其惡矣。傷脾傷肺而疾痛時有，長傲養惡而不肖以終其身，又可謂之能私其

子者乎？

彼賢父母之能私其子者，則不然。見其食也常奪之，依也常脱之。出與鄰兒鬭，則反右鄰兒而責其子。聞人譽其子必不敢謂已然。其毁之也，又必不敢謂不然。可謂之能私其子者乎？然飽煖不過則鮮疾患，責其子，不自賢其子，則有所懲創而日進于德。又可不謂之能私其子者乎？

然則孝子之所以私其父，忠臣之所以私其君，賢友之所以私其友，恭弟之所以私其兄，貞夫之所以私其婦，亦必有道矣。彼小人之所謂私其身者，非能愛其身者也；所謂私其君父朋友者，非能愛其君父朋友者也；所謂私其兄弟妻子者，非能愛其兄弟妻子者也。賊害之而已矣，擠之於穽焉而已矣，而豈若君子之能私乎！

是故君子之心私而真，小人之心私而假，君子之心私而篤，小人之心私而浮。彼古之所謂仁聖賢人者，皆從自私之一念，而能推而致之以造乎其極者也。而可曰君子必無私乎哉！桀、紂之以天下予人，公之至也。舜、武之尊富享保而無弗備也，私之至也。如是，則雖曰君子有私而小人無私，亦可。

問者躍而起，曰：「吾聞吾子之言，方求私之不暇而暇私之去乎？」陳子曰：「然。知所以求之，斯知所以治之矣。」

恕説 書示鍾杓攜

康熙丙午八月，山桂屢發以誘客，而實未也。時陳子病顫五年矣，足不能踰户限，手不能執匕箸，穨然廢甚，復不自恕，

扶而入山，候十餘日，花尚未開。山中友人復不予恕也，謂老人不容無事住山，爭蕩墨濡毫，而納顫手使畫大字，日作數十紙。筆勢欹曲，不復成字，而山中人皆恕其老，不以爲怪也。

鍾子杓攜乃以「恕」名齋，亦屬余書，且質之曰：「吾守一『恕』字，雖繇此可進於聖賢否乎？」曰：「可。孔子云『違道不遠』，孟子云『求仁莫近』，皆是物也。奚爲而不可哉！」

「恕物矣，可恕己乎？」曰：「可。惟君子能恕己。蕺山先生曰『己所不欲，勿施於己』，是恕己也。欲善而惡惡，人之性也。以其所惡，奪其所欲，可謂之恕乎？不能恕己，能恕物乎？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斯可謂能恕己矣。故惟知恕己，然後能不恕己；能不恕己，然後能不恕物。」

「不恕物可乎？」曰：「可。惟君子能不恕物。君子之愛人以德，不以姑息。故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人不能者，賊人者也。吾願鍾子毋恕於朋友，則麗澤深，斯鳳師兄弟之所禱而求也。願鍾子毋恕於子弟，則教學長，斯鳳師之子之所禱而求也。更願鍾子毋恕於衰老，俾昏眊復有所開，斯又蹇確之所禱而求者也。推斯以往，其爲鍾子之所不忍恕者，固已多矣。昔伊尹欲堯、舜君民，而鋭然以知覺自任也，有一夫不被澤，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其不恕己甚矣，其不恕物抑甚矣。是故知恕己之恕也者，然後知恕物之恕；知不恕己之恕也者，然後知無不恕物之恕。神明於恕之理者，欲不謂之聖賢，不可得矣。雖然，此確之偏辭也，敢以質之躬聖賢之

學者。鍾子勿以確之衰聵而恕其言之有所漏也，必有以復我。」

僕説

示兩兒。丙申。案此篇刊入張楊園先生《見聞録》。

家僕謂之義男，即有父子之義，於父僕即有兄弟之義矣。於義女義男婦亦然。君子當一體萬物，而況家人乎！男耕女織，自其職分，而衣食之計，在我固宜有以周之，此勸忠之本也。僕婢有過，切勿遽加呵怒，從容詳審，灼知其失，亦且好言理諭。讀書知禮之士，尚多過舉，而況無知之僕乎哉！如再三不改，法當懲戒，必須弟稟之兄，子稟之父，一聽尊長施爲，不得擅自鞭朴。無論待父僕禮當如是，即己僕過犯宜責，而父兄在前，亦無高聲詈罵之理。夫先自處于無禮，而欲責人之有禮乎？

農桑本務，誠不可曠。然日用之間，須常調定其課，俾時有贏暇。牛馬弗盡其力，而況人乎！羣僕之中，必常知其勞逸，時寓勸懲。遠役必令裹餱，恃食于外，每有稽悮。隨譴必須蚤歸，毋俾久候。或寒夜守飢，縱飲不恤，深乖長人之道。推此以待人僕，客使遠來，務令速飽。此輩驅馳道路，衝冒寒暑，飢疲可念。況敬主及使，焉可忘之！

尤不可褻使女婢，以禮別嫌，預遠淫僻，不亦善乎！人各有偶，今日吾婢，異日人妻。義女即女，何忍亂之！一念不閑，百善莫贖，胡可不慎！每恨金亮之惡，禽獸不若，未嘗不痛心切齒。至於己之身而復不能自制，貧士且然，又何怪醜

虜之性，貴爲人君者哉！念此，真可驚怖。

吾所以深言至此者，以世人理義不明，而習俗久蔽，儘有極異常之事，而習而不察，反視爲平常。即亦有極平常之事而習而不察，反視爲異常者。近有族父，嘗與其僕坐飲，宗人竊非刊本此下有「議」字。之。余謂君自蔽於習俗耳。主僕奚爲不可同坐哉？況老僕乎！不敢坐者，敬上之義；命之坐者，體下之仁。推主僕之分，至君臣而止耳。朝無坐論之臣，儒者便呰其失禮。況刊本作「何況」。士庶之家，而當妄自尊大乎！推此類深求之，家庭日用之間，凡可以違俗而從道者，宜無所不用其心矣。

聾說

吾耳中嘗颼颼聞若風雨聲、大風雨聲，及夫風雨時作，則吾不知也。又嘗聞若擊鼓聲、雷聲，當其雷與鼓，則曾不聞雷與鼓。是故以無風雨爲有風雨，有風雨爲無風雨，以非擊鼓爲擊鼓，擊鼓爲非擊鼓，以不雷爲雷，雷爲不雷。雖三尺童子未有不嗤其惑者也，而吾曾夷然不以爲意。

嗟乎！是聾于耳者且然，況聾于心者哉！聾于耳，猶有治聾之道：人以手爲口，吾以目爲耳，心誠求之，將或得十五焉。若夫心，身之主也，主聾，夫安往而不聾？外蔽於俗，內蔽於欲，昏昏墨墨，曾至死而不覺。治之之道尚其遜心於問學。而學不知道，俗學迷心，雖破萬卷，聾將益

深。是故以非爲是，以是爲非；以私爲公，以公爲私；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以法古爲戾時，以倍道爲能權；以苛細爲察，以闒茸爲寬；以忿争爲剛正，以諂僞爲恭謙；以忘身爲慷慨，以遺物爲自全；以黨惡爲忠謀，以怙不肖爲包含；以大愚爲智，以妄取爲廉；以俗爲禮，以詭爲圓。雖百其口，曾不可與之言也。蓋彼之所謂是非可否者，皆吾耳中之風雨雷鼓也。雖與辨諸，曷得而辨諸！故與心聾者辨理，猶與耳聾者辨聲。

揣摩説

蘇季子「揣摩」二字，可謂極妙。天下事孰能逃有心者之揣摩乎哉！書摩鍾、王則鍾、王矣，詩摩李、杜則李、杜矣，文摩韓、柳則韓、柳矣。學者之心，無微不入，顧所揣摩爲何如耳。雖農工商賈，莫不皆然，而豈獨縱横家之所絶乎！故夫貨殖者之揣摩物情，鄉原之揣摩世情，鄙夫患失者之揣摩朝情，莫不神明默成，不言而喻。使移此心于道，雖坐而至於聖人，可矣。

昔者堯、舜揣摩道心而道心精，禹、湯、文、武揣摩民心而民心得，孔、孟揣摩學心而學心至。要之此，三心者，一心也，易地則皆然。民心至三代而少異矣，學心至春秋、戰國而少異矣，故不得不深求之。要皆道心之分也，豈有異哉！自是而後，治日益下，學日益龐，於是申、商、老、佛之徒，始得乘間而鼓其説。學者不察，遂欲兼收並取，以立大中至正之極，固已愚矣。

夫耳奕秋而心鴻鵠，雖一技之士，莫

能成名，況聖學乎！秦惟一心富貴，故卒得富貴。使既心乎富貴，而又心乎道德，必不得富貴矣。孔、孟之徒，不宜知反出儀、秦輩下。漢唐而後，不乏名賢，大抵不免雜耳。

至於有宋，學者庶幾近古。而程、朱又立爲《大學》之教，一旦出《戴記》而尊之《論》、《孟》之上，於是知行遂分。而五百年來，學士大夫復相與揣摩格致之説，終日捕風捉影，尚口黜躬，浮文失實，是何異潎晉之清言，癡禪之空悟乎？陽明子雖欲合知行，然諄諄言致良知，猶未離格致之説。傳之後學，益復荒唐。非揣摩之不工，其所以揣摩者失其道也。

學者由《論》、《孟》以揣摩孔、孟之道，由《易》、《詩》、《書》以揣摩伏羲以來聖帝明王之道，固若合符節。而《大學》之説何爲乎來哉？支離虚誕，誣道已甚。後儒又類取六經子史之言之近於八條者，輯之爲《大學衍義》，益爲割裂。昔人有云：「六籍之教，可文奸言。」不其然哉！

聖人言學，絶不鋪張一字。鋪張一字，去道千里。觀之《論》、《孟》，既可睹矣。故言知而行在其中，言行而知在其中，言身而家國天下在其中，言治平而脩齊在其中。故其道要約而易操。《大學》字字鋪張，語語分裂，學者驚於其大，黯于其博，而過奉之，亦足悲矣。

夫君子之學，固不容以自小也，亦不容以自大也，惟其當而已矣。苟當於理，雖小，大也；其未當，雖大，小也。舍是言學，徒欺人耳。後儒惟無切實求道之心，故樂虚而惡實，務大而不根。是以語理解則瑩然有餘元本注云：「亦未必。」考躬行則歉

乎未足。恢其量，若可以包神聖；求諸心或未慊元本此下有「乎」字。孩提。豈非耳奕秋而心鴻鵠之蔽歟！

今之求富貴利達者，則不然。專心致志，不顧其它，夢寐惟是，食飲惟是，合知行、內外、動靜、體用、顯微、未發、已發，而無不於是。苟違于是，雖有美名，弗之趨也；苟當於是，雖有惡名，勿之避也。揣摩如是，富貴利達不之彼，將安之乎？而學者之揣摩孔、孟獨異是焉，故終其身不知道。

不信醫說

確生平不輕服藥，嘗謹守「大病餓，小病素」六字，此陳子醫訣也。以此，雖無速效亦鮮悔悞。往年腹下生一小疽，以外病，故稍服藥。本陽毒而陰治之，既平復潰，更變傷寒，遂斷食絶藥，而兩病皆愈，然亦少費旬日矣。因著《藥食誤》一篇，稍稍出示友朋，故友朋間多有陳子不信醫之說。夫醫之理則信有之，獨無如醫之先未能自信何耳。豈陳子之獨不信醫哉！雖然，使世果有未自信之醫，即陳子亦信之矣。

今夫以人命之至重，病之至不一，經絡脈理之變，陰陽、寒熱、表裏、虛實之不齊，有宜專治者，有宜兼治者，有宜旁治與借治者，有治之以不治者，又有證異治同、證同治異者，是至不可執也。斯其標本、先後、緩急之施，非神明默成，烏能與於此乎？雖使洞見五臟之盧、扁、倉公切脈定方，百不失一，而或當其急遽苟且之時，恐尚未能無小誤也。況以下學而主張人病，

桀然自信，百不一疑，豈非天下大可怖事耶？故曰：世有能不自信之醫，則陳子亦信之矣。

吾友陸子麗京，稍能不自信者，故陳子深信之。往同確之武原看吳仲木病，陸子大疑之。而繼陸子主張仲木之病者，則自信之甚，而仲木卒死自信者之手。雖然，以仲木之病，彼雖不自信猶死耳。顧獨多此自信耳。

昔韓卓甫嘗誇余：「某某死，吾生之。」余謂卓甫：「生死人非難，而不死生人爲難。」卓甫韙余言，醫亦日進。今更爲轉一語曰：「求陳子之信醫非難，求醫之真自信難。」雲間李見石以醫隱於龍山，名並陸子，謂張尹來：「陳子不信醫者也。」故書此解之。雖然，陳子之信李子，則固不惟以醫也。

藥食鑒

吾向持不服藥戒，謂大病不食，小病素食，或但食糜粥，以俟病之自退。輕投藥劑，罕不誤者。既以此自戒，又時以戒所知。屢矣。而謂惟腫毒或可藥，以證在外，當可隨證治之。此妄根之先中者，一也。

今年十月初五六間，吾腹下起一小瘡，纔如栗子，然微覺腫痛。至初七八，漸劇，誤服草汁一盞，又圍以白芙蓉葉，兩日而盡平，然體日夜熱，不能起坐。語翼兒爲我揀《活命飲》方，贖服之。兒草草未能供命，而體熱拘痛轉甚。

土醫章姓者，治諸毒頗有成效，急呼之來看，云：「易易耳，明日即起步矣。」吾

訝其言何誇也。先用蟾酥丸五粒，云「服此即不痛」，而痛彌甚。繼用煎劑二服，云「一服即出少毒，脱然乎矣」。再服而毒不出，體熱復不止。又謂翼兒：「今可爲我揀《活命飲》未？」兒揀方，急往村店贖之，曰：「藥至矣。」吾謂今晚轉側更苦，不可忍，《活命飲》其如予何？不意一服遂安卧，竟夕不覺痛，而毒熱隆起矣。時爲十二晚。明日十三晚，又一服而毒出，覺氣漸舒，然體猶熱。

十四日硤僧至，外科專家也。謂「無患，十日即起矣」。予猶遲之，謂毒已出，何至彼耶？用藥四劑，即古方《托裏削毒散》也。云宜加蓡。一時未可得，書問族父近思，回書云：「須多用蓡，凡毒不妨過于補托。」予信之，蓋以近思叔母頻年患疽，與諸醫研究甚悉，而叔又喜博覽方書，論多驗，故不復疑其言。此安根之繼中者，二也。

遂連用蓡芪之藥四五劑，凡兩日而熱退，五日而毒盡出，又三四而肉滿且平。❶此十月廿三四間候也。謂宜即斂，而連日不斂。凡用托削之藥，已不下一二十劑。予固已疑之，謂翼兒「爲我揀瘍科諸方論，必有與我證合者。近所服藥，殊不效」。兒又草草未能詳揀也。至十一月初三四，瘡口復沿潰，痛愈劇，轉側愈艱。固謂兒揀瘍科，兒揀讀至背疽條下云：「肉赤不斂，血熱也，宜用四物湯加連翹、山梔。」予遽曰：「斯宜得之。」

無何，此時已有停滯，體發寒熱矣。近思叔云「是虛熱」，予亦无以辭之，而心

❶「三四」下，疑當有「日」字。

弗謂然也。間日又發寒熱。鄔天則云「是瘧」，諸子或云「內有餘毒，故發熱」，論殊未定。余曰：「熱者，食也。毒久不斂，且腫潰者，藥誤也。兩病自不相涉，往悔已無可追，今當以勿藥愈之。」越日而熱不退，越兩日而外熱退，內熱不退，全類傷寒。絶粒十日，而內熱始退，瘡潰亦解，竟能起坐矣。食粥五日而始飯，食素五日而始肉，卒不服藥而兩疾俱愈。

所以知藥誤者，蓋凡毒宜補，吾毒全是火證，自不宜補也。所以知火證者，歷驗之往證？日痛夜反減，一也；肉深赤色，後變紫，二也；瘡口熱氣甚盛，如飯鍋初開，三也；大便乾結，一月每五日一解，四也；向不夢泄，毒盛時連泄四五夜，傷寒時又連泄兩夜，而體不加倦，瘡口仍熱腫不寒陷，五也。

毒在臍下四寸，偏左五分。硤僧云「是腎經」，張石渠云是「肝經」，按之經論，皆未合。當是一無名腫毒耳，非絶難治者。徒以初起時既誤服涼藥遏藥，以深其毒；後又多服温補，不知變通，以致火燄益張，沿潰不已。又予飲食素清，而病中諸親知每勸以少加滋味，予亦自以出毒之後略進肉食，非事之甚悖者，家人姑息，饋食稍勤，予不能力却。又久卧，食難化，竟以停隔，遂變傷寒。以此，知信巫信醫，愚智正不相上下，或害益過之。而吾輩生平，凡言語飲食，惟患其多，不患其少，而於病中彌甚。諸勸請醫、勸加餐者，皆非真相愛之言也。停隔之後，罷藥絶食，旬日而肌肉全消，臞然骨立矣。然火毒亦以此益解，瘡口遂斂。顛趾出否，利害之相制，抑又未可盡以人謀勝也。

方十月二十日後，朱韞斯兄自語溪至，見余病甚委頓，曰：「藥乎？」曰：「藥。」「藥則何以尚未能起？兄向持不藥戒，今如何？」予笑而謝之，心以其言爲未當理，今始悟而悔之。外病且然，況內病乎？

附　記

兩垞先生病，人勸之醫，弗應。牓于壁曰：「病不能死生，醫不能生死。」時以爲至言。

祝玄嶽先生年八十外，罕疾患，患疾亦未嘗藥，疾每自愈。人問先生：「有內養乎？何以每不藥而愈也？」先生謝：「無之，但病即不食，病已始食。此吾一生治病法也。」

去氣説

友言：「徑山龍井茶亦無甚味，松蘿香味自佳，論者何反劣之？」確曰：「惟香味佳故劣之。昔錫山有一紳老善作酒，忽一日于甕邊大呼曰：『吾酒敗矣！』人問：『酸耶？』曰：『否。』『然則甜耳？』曰：『否。』『太苦耳？』曰：『否。』『三者皆無之，何故言敗耶？』曰：『但滿口是酒氣也。』善哉言酒！故酒之至者，無酒氣者也；茶之至者，無茶氣者也。此龍井、松蘿之所以上下也。非惟茶酒爲然也，今之時文、詩、古文，其工者吾未嘗不欲嘔也。非惟詩文爲然也，其所爲名士所爲善知識，人必皆望而知之矣，有氣故也。況學道者復安得爾耶！」

「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何如？」曰：「所惡于氣者，爲其有習氣也。惟善養氣，則無之。故孟子曰『難言』。口且不可得而言，況目可得而見之乎！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古農說

季俗澆僞，胥爲禽獸，惟農人勤樸，未失古風，而勞苦十倍於古。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農焉而已矣。

古之爲農者官賦之，今之爲農者私賦之。官賦十二，民怨其暴，私賦十五，民樂其寬。晝夜力作，以得完田主之租爲快者，比屋然也。豈非所謂篤于仁義者乎！且吾謂私賦十五，猶約言之耳。吾鄉中田，遇極豐之年，畝穫率不過二石。田主取石焉，故曰十五，而去斛頭脚米、斛手米之類，名十五而實十六矣。加以屋基場圃之虧賠，船夫僕役之饔食，不翅十七八，而農莫敢怨，何其愿哉！若夫瘠田儉歲，畝收不及數斗，而田主必欲取盈，是五而賦十也，況可望十五乎！故雖至鬻妻賣子，而弗遑顧也。故曰：勞苦十倍於古。

是故三代以還，頻遇大亂，有生之倫，胥爲禽獸，而人類猶未盡滅絶者，農之所留也。此天所特鍾之元氣也。故虐民者必亡，愛民者必王，雖曰君德，亦天道然也。

乾初先生文集卷十二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傳

老友許元五小傳

許元五名丕福，先賢淮陽公仲子也。淮陽公二子：長元功，名丕視；次元五。淮陽最愛元五。幼慧，有文聲。游府庠，數舉不得志，轉入太學，再試南闈，罷歸。遂娱情山水，有浮雲富貴之意。往在太學，即嘗撥歷□滿挂選矣，諸故人在當路者，往往郵書招之，鹽以美官，弗願也。元功好游，嘗徧謁淮陽諸故人，藉其貲以窮山川之勝。然游勸而貲隨竭，或更不足，益佐以家産，元五淡然。于諸公間一無所謁，雖諸公有意欲交之，謝勿與通。諸公以此樂伯子之通，而服仲子之介。

淮陽公故所稱兩垞先生。兩垞者，東垞、西垞也。西垞以屬伯子，而東垞屬仲。自仲之受東垞，而東垞之業日新：有梅百餘樹，竹千竿，喬松數十株，茆宇雖陋，然宛轉卷曲，有重房邃宇之勢。好事者往往圖其形以爲法式，蓋費省而功多，材劣而用精，亦園亭之清勝者也。案有遺書，可以教子；山有野蔌，可以娱賓。子更象賢，温恭學道；賓鮮俗駕，彈琴賦詩。余嘗謂世安得此人？此等乃仙人耳。

元五雖生而宦遊，無一點裘馬習氣，

性淡泊□儉約，稍要歲入以爲出，以故雖清白吏子，而田廬粗給，不至假貸，亦以此得益全其高節，不仰面諸貴人。

某年被盜，遭反噬，家中落。後數歲，稍稍復振。一子一女，嫁娶之事，微不能違俗，或時有妄費，故尚平之願畢而家計復益窘，嘗鰓鰓憂不足。伯子元功卒以好游貧困，邑邑而死，兩姪亦先後夭折，煢然以三孀兩幼姪累元五。元五竭心力經紀其事，分衣衣之，分食食之，無倦色。

體素羸，遭家多故，又遭世亂，悶悶無好意，致失血之疾，奄奄不復起，以至于死。元五生以萬曆庚子十二月朔，卒以弘光元年七月初二，僅得年四十六歲。

元五之先世，皆眉壽：其曾祖求吾公八十九歲，祖敬所封翁七十七歲，淮陽先生六十五歲，元功亦五十八歲。而元五獨絀，何哉！往元功兄弟居平戲言，謂吾先世之壽，每下減一紀，至吾兄弟當何如？不意其言竟成惡讖。而元功長子公梁三十五而死，次子公寧二十四而死，尤可怪也。

然元五方二十三歲時，曾一病而死。死一日矣，已徧訃宗戚，宗戚之唁畢至，而元五忽生，唁者大驚異。故元五嘗謂吾自二十三歲以往皆餘生也。故雖病，不戚戚于生死去留。死之日，猶曳杖逍遥于堂除間，家人方喜其有起色，少頃即坐而瞑，若佛氏之趺化者，何其適也！

元五少年讀書之暇，頗嗜飲好弈，弈與余相上下，飲可至數斗。晚年飲漸減，然與亦未敗。昔東坡不能飲而喜與人飲，不能弈而喜觀人弈，今元五皆能之，故雖謝俗山居，頗不寂寞。性醇謹，遇事求適

中，不騖詭異博名高。始若悶悶無可喜者，事後乃羣服其識量，鄉里師法焉。元五雖篤交友，然落落寡所合，惟與余交，二十四年如一日；而中表董爾立、虎林李□言、盧龍韓子由，其忘形友也。世系自淮陽公以上，頗詳于家乘，不具載略，載其遺行。

陳子曰：甚矣哉，習俗之移人。以元五之賢而能儉，猶未免不節之嗟，況世士乎！元五没未一年，而羣盜大起。凡昔諸大家之致飾於兒女簪衣間者，無慮千萬金，皆立盡。豈非侈俗之積怒於天，而愚者相習不察哉！然元五晚年雖憂貧，性疏懶類余，終落落不稍變其前節，曾何足搉元五之美。而余並論之者，欲使天下知習俗之必不可循，而父母之愛其子女亦不以俗禮之厚也。蓋於它事亦可類推云。

元功以好游匱其家産，亦超然塵垢之外者，均無忝淮陽之家聲矣。

韻絃老人傳

韻絃者，老人所居樓名。其表叔許淮陽先生所題，而老人者韻絃樓中一老僧也。老人，昔所稱翩翩美少年，亦嘗游意聲色間矣。幼敏慧好學，工爲文，有聲諸生間。數奇不第，踰壯即厭棄一切，喜學禪事佛，老益篤好之。嘗與余争辨移日，其言禪甚精細而有本末，其爲論愈工，而陳子愈以爲不然。然余兩人雖道不同，而余獨心喜老人，樂與老人游。嘗數月不見老人，即心思老人。每歲必數過韻絃，過韻絃未嘗不累日也。老人亦心獨喜余。近世儒者争言禪，其儒之言禪者，老人未

嘗不深交之，歡相得，後或心薄其爲人，顧反終始服陳子之一於儒而非毁禪者。先聖人有言：「君子和而不同。」豈老人與余之謂乎！

老人性孝友，而蚤喪父，終鮮兄弟。事王父母，生養志，死繼志，鄉黨誦法之。視異祖之兄弟猶兄弟，有未善，諄諄教誨之，家産分給予之；兄弟之幼孤者撫成之；幼孤之分業，任勞怨綜理而完歸之。篤夫婦之愛，鰥四五年矣，雖無子，終身不再娶，不取妾。睦于族而信于友，族友之困乏者，無勿力周也。御羣僕藹然若家人父子，曾不以聲色臨之。其爲人忠誠長者，輕信人之善，而重疑人之不善。其有餘，不惜以貸人；不足亦時貸于人，然不甚責貸于人，必不俟貸人之責。爲諸生三十年，不一干謁長吏，不一訐訟人，亦絶不受一人訐訟。其廉介慈祥，蓋性近于禪，非若世之形禪而心俗者。

弘光元年，適感時事，于十月朔告廟，削髮爲僧，從初志也。然自老人未削髮前十數年，而已純乎爲僧。老人生平惡居家，好游，以山水爲家。其所居，必于寺；其所與往來，必山中之僧。山中僧數千，試一舉焉，老人必能稱其字。獨春秋墓祭，間一歸，歸數日，祭畢即出游，如是歲以爲常。其歸數日，不于家，于山樓，使童距其扉，客來辭以病。聞山尨吠聲，心怦怦然，懼俗人之我索也。僧至，即欣然出迎，終日言，無迕色。少時善啖，嘗一食盡卅鷄子、肉數觔，今止食一菜。菜更不用油醬，稍蒸飯鍋上，視之淡然若不可下口者，而老人食之甚甘，若性成者。故老人之爲僧久矣，而世不察，見其傫然衣冠，以

老人爲儒者也。

老人故善歌，而余少年亦號知音。猶憶二十年前，孟秋之望，月明如水，老人與余坐西湖之斷橋，老人發歌，而余吹洞簫和之。時橋上下游者數百人，杭俗士大夫喜醉歌，嘗紛沓嘩嚻于柳橋之下，然聞余兩人和歌，而醉歌者皆止，肅然拱聽。踰時而歌畢，數百人同聲稱善，余兩人勿爲謝，竟起，聯袂以歸，旁若無人者。曾幾何時，而老人形若槁木，余亦憂亂多病，顔衰，羸然不復似人。追念往蹟，忽忽如隔數世。夫以陳子素倔强，不喜禪，嘗自以爲治平之業可取諸其懷予之，今且投死無地，心惘然如在醉夢中，復何暇論不朽之事乎！以此知老人夙歸命于空門，未云無見也。

自老人之曾祖御史愚齋公而下，其祖文學醇宇公、父孝廉夢徵公，至老人皆單傳；又盛德之後，而老人卒無子，以次房大宗之仲子世昌爲子。老人姓董，名纘緒，字爾立，不知今名，蓋削髮後必更名。世居黄山之東。余作傳之日，老人年五十有八，雖多病，然尚善飯。

韻紘在樵泉山之下，即老人先墓之左，中樓龕佛，旁兩小間，一置老人卧榻，一供坐客茗譚。喬松蔭其上，清流遶其背，梅老而竹疏，蔬筍粗給，若可以忘老者。而老人有遠游之志，遭亂無所往，暫偃息于此，非其好也。余欲其久居此，故係之以韻紘，以固其意云。

丙戌之夏，陳子患瘧疾，六月初七辰時，忽暈仆於地，移時而復醒。醒而陳子慨然曰：「向者余固不已死乎？余嘗欲爲死者數人作傳，使向死而不醒，是使此死

者數人之終無聞於後也。」遂强起爲之傳，而並及未死之老人。

祝子開美傳

祝開美名淵。其先君子大理寺評事士奕府君，❶余先大父理川公門下士也，故開美與余爲世昆弟行。然余年及壯，尚未識開美。崇禎辛未冬，開美束書假館于東𨻳，始識開美，一見意洽，謂開美非世俗士也。開美亦時時竊歸告其尊人，稱陳子之義。開美時年弱冠，而余齒更二十有八，此余兩人定交之始矣。

開美幼即能自立志，與常兒異。方七八歲時，士奕公嘗爲開美納貲入名于太學，❷開美耻之，益揣摩舉子業，卒棄太學生，繇錢塘邑庠以癸酉舉于鄉，然猶非其志也。自後開美之父母相繼即世，五六年間而開美連遘三喪。開美性孝，哀毁過禮。龍山風俗，諸大家皆責于喪禮，開美益竭力供事，喪禮之盛爲諸家最。

蓋士奕公家素封。方士奕公年少時，喜任俠好氣，爲仇家所搆，陷大獄。久之得白，家嘗中落，後更折節爲恭儉，家益振，稱爲富人，富甲于諸姓。生開美晚，不甚知財所從來，開美又性不愛財而好禮，以故嘗恣執事者之所發揮，不問其出入。塋于曹湖。曹湖故諸曹所聚而居也。其旁田皆諸曹所有，開美悉重價得之。諸曹之有旁田于曹湖者，率以是致富。故曹湖之葬，費不翅萬金。

❶「事」，原脱，據《海昌叢載》及《祝子遺書》補。
❷「入」，原脱，據《海昌叢載》及《祝子遺書》補。

余嘗與開美游西湖，入雲棲。時崇禎癸未八月初七，屬士奕府君之忌日，開美嘗以數十金乞雲棲僧設水陸懺。余曰：「子學道者，而未審佛事之妄耶？」開美曰：「某非不審也，然嘗以爲苟可縻吾財，疲吾形，以酬吾父母，雖知無益，恒無辭爲之。」故士奕府君之死九年矣，然從雲棲僧拜誦三日夜，❶欷歔哀慟，聲咽不能轉，如在衰絰時，雖諸僧爲之泣下。其至性過人類如此。

兄弟五人、姊妹四人，昏嫁之事，大半自開美爲之，禮皆從厚。自開美之連遭大故，又昏嫁繁，益瞻宗族貧窮，急士之乏困，略不愛惜其財，先世之積已大耗。又兄弟衆多，析遺產，析彌多而產彌薄。開美又以其肥美予諸弟，而以其瘠自予，開美乃更蕭然爲貧士。然性淡泊，其自奉恒以約，後益兢兢於禮，躬節儉爲諸弟先。諸弟有過，開美立自責，痛哭跪家廟，自傷所以無德化之教故至此。諸弟皆感泣，競勸於善，相戒無復犯者。其教子婦僕婢，亦必先自責而後責人。故羣僕中有素喜事，好役財，性不甘下人者，並益自戢，爲良僕。

癸未春，隨計北上。值周宜興柄國，山陰劉念臺先生掌院事，正身率屬，好直言，周甚不便，因事擊去之。舉朝畏周，無一人開口言者，開美獨具疏力爭，指切當事，無所諱。明旨切責，下部議，罷南宮試。于時開美始執贄劉先生，先生進開美而責之曰：「前日之舉，得微有過？」開美曰：「何哉？」曰：「意氣乎？聲名乎？」

❶「僧」，原脱，據《海昌叢載》及《祝子遺書》補。

開美憮然請益。先生迺更教以遠且大者，共舟南還，朝夕講論。開美得日聞所未聞，於是更益務爲闇然之學。

是年秋，開美與余同事劉先生於雲門、若耶之間。余性惰，而開美勤，有得必細書識之，無一字遺者。余過耳即惘惘然，無所記憶。故余嘗心癡頑若孩子，鮮疾患，而開美以勤學多思，體較弱。論道之暇，頗有事山水。九日，登秦望。秦望于越山爲最高，雖越人好游者鮮能登之。余謂開美「可無登」，而開美以先生命，固欲從余同登，登畢而憊甚。是夕，開美即患瘧，神披靡若不能支，逡巡約裝，辭先生而西歸。歸半月，開美又患嘔血症。或曰病自秦望來，或曰否。

時宜興已敗，天子方怒黨人，疑劉先生與開美亦黨周者，復遣騎逮開美。開美時病甚，聞信即慷慨就道，妻子號慟攀援，絶裾行，不一顧，無分毫可憐之色見眉宇間。諸當事競高其義，爲分俸犒官校；五郡好義之士，醵金而賻贈者，風卷雲湧而至。然開美皆謝卻之，無所受。甲申正月，入詔獄即訊，搒掠備至，舉對無失詞。二月遷刑牢，誦《毛詩》，讀《周易》，聲晝夜不輟，怡然若不知身在囹圄中，病更以愈。三月李賊犯京師，聲息甚惡，諸義士欲爲請命于天子出之，開美以《詩》、《易》未卒業，謝勿願也。然諸義士卒以是月十八日奉詔出開美。

十九日，京師破，天子死社稷，開美號慟欲絶。吴忠節公磊齋先生勸開美「義可以無死，而吾固當死」，稍屬以後事。于是開美竟留視忠節含殮，持其喪歸。歸而留京已立福藩，尚有江東片地可延視息。無

何，北師日南，❶朝廷無北伐之志，開美益恚，嘔血之疾復劇。

乙酉五月十二，留京潰，北師長驅至浙，所至愚民翕然劫守令降附。開美聞而謂余曰：「事如此，安歸乎？此某畢命之日也。」時開美方謀改葬其生母有日矣。余謂曰：「子言是也。然爾母尚暴露，盍少忍之，則忠孝兩盡矣。」開美頷余言。

開美雖病甚，不廢學。自言「吾病中氣益靜，志益專，於道頗有得力」。六月念二，招余對榻前，出一匣見屬曰：「此皆劉先生所示手書，與某居平侍先生時所記録也。吾死，無長物，惟此不能忘，懼失之，敬以遺兄。」余收淚受藏之。

開美晚年，喜博交士，士亦多其義，爭歸之，交籍滿天下。其所交盡海内知名之士，然開美卒獨繆重余，謂余言往往有所駁正，使吾不悖于道，餘子唯唯耳。此如魏其之善灌夫，至死而不自悟，豈非開美之有所蔽乎！

閏六月初二，母得改葬，開美病不能往葬所。初五葬役竣，諸弟及執事者歸報竣，開美强起稽顙謝，遂手帨自縊。諸弟驚解之，氣不絶如線，至初六子時死。先數日作《歸詩》、《歸囑》、《歸禁》，大概言「吾義必死」，及痛革一切惡俗，喪葬悉遵《家禮》，以布素殮。自題其旐曰「明草莽小臣祝某柩」，戒後勿稱孝廉。又前數月，開美忽有所不慊于心，告廟焚其巾衫。余聞而非之曰：「此失之激。」及讀其《歸囑》與《焚巾衫》之卒章，慨然曰：「嗟乎！開

❶「北」，原漫漶不清，據《海昌叢載》及《祝子遺書》補。下文「北師」之「北」同。

美一生真人品，於此見之。」他人不識也，曰「開美好高」！取某氏，生四子：乾明、恒明、升明、晉明。升明、晉明殤。三女。

陳子曰：開美往時，嘗數爲余稱道山陰劉先生之爲人。因事感憤，卒游其門，如有夙因。至以余之固也而不見拒，益用相譽，斯非其誤與！開美始雖稍濫于財，後乃以限制。胸氣磊落，如不可一世。學道孳孳，其究歸之淡易。焚冠與衫，守正而逝，仰天俯地，夫奚愧！于祝子開美，吾無議焉。

我旋兄傳

余兄弟四，家貧，力不能從師，嘗以兄爲師。伯仲皆余師，三兄則嘗同予師伯兄，不予師者，而余之憚三兄者，乃甚于伯仲。三兄在余兄弟中最號端謹，生平不二色，不妄入一文，不苟言笑，冠衣整潔，周規而折矩，踽踽類學道者。余少年任氣，嘗以言忤族達者，有意督過之，余怒不爲謝，三兄乃代爲請解。後同牀夜卧，從容謂余曰：「吾始不言，懼傷弟心，然若昔所爲，非當於理者也，有道者固如是乎？」余肅然起謝。蓋言不煩而理足，詞和而峻，能使人自警動。其教多士，類如此。故士之游其門者，既畏其威嚴，而亦樂其簡易也。其感人一以誠，無愚智遠近，得三兄一言，如奉約券，曰：「未有我旋而欺人者。」下帷發憤，于五經諸子無不手纂録，熟誦之。其爲文始蒼茫尚氣，後益博以經史，歸之醇雅。自以命中之伎，無何歲試，竟置三等，三兄滋不快。蓋歲試三等，于事無關係，士亦每不以介懷，而三兄謂吾

力學而見絀，殊不能平。此亦凡事認真之過也。三兄體素清，既好學深思，心血少耗矣；又適不快意，得牙鮮疾，湧血不止而死。

三兄生萬曆丁酉九月廿七日，死崇禎己巳七月初六日，享年三十三歲。名祥龍，府諸生，我旋，其字也。娶舊鹽倉沈，生三子：長錫世，邑諸生，娶贇山沈；次鑛，爲贅壻于賈；次遺腹子鉉，聘查氏。

嫂沈，性至孝，兄死號慟暈仆者屢矣，以二子幼，勉起供兄喪事。兄故貧士，喪事畢而已無擔石之貯；然嫂沈日夜勤紡績，供吾母，腆洗必潔必誠，和顏色而進之，使若不覺其出于艱難者。吾婦與兩嫂皆自謂勿如甚。而以其餘教子，子以有成。至于今十八年矣，不言勞，此尤所難者。至兄死時，嫂年未三十，窮餓守節，親知共憐敬之；而吾嫂謂：「此婦人常事，方以子幼始未從死爲恨，何忍誇貞節也。」兄死後十八年，丙戌歲六月十九日，弟確力疾再拜謹傳。

敬璋案：沈孺人以苦節著，姚江黃梨洲先生宗羲爲作墓誌銘，叙次最詳。

婦王氏傳

某妻王氏，海鹽故文學王槐心公長女。槐心公，吾祖姑之自出，與先府君，表兄弟也。槐心公久擇壻，愆期而不嫁，故適某之年而二十二矣，隱二歲而曰二十歲。

兩家皆極貧，自王來，無盈尺之帛；適陳，無半歲之食。吾昏時，吾父母已老，再歲即分爨，止受米六石。上供父母酒饌，

下養僕婢，外給吾讀書，薪油筆紙之費皆取諸此，吾弗與知也。婦能晝夜力作，以供其乏困。每冬春之月，則以布易米而食，非蠶事旁午，所謂六石者弗動也。故米雖至少而恒給，即不給，寧縮口待之，不肯稱貸。每吾出外，吾父母食於諸兄，則與婢竊啖糠粥、豆糟飯，或並日食，即如是以爲常，不足異也。

其事吾父母，不可謂孝；然未嘗私作食，有美食，盡以奉吾父母，酒酸而後食之，旨者必以奉吾父母，可謂忠實者。漸以絲布之餘買田，積至數十餘畝，吾亦弗與知也。性安樸陋，不好飾，亦不暇飾，不慕勢而矜貧老。吾季父無子而貧，婦常善事之；吾三兄蚤死，諸孤姪皆厚撫之。此吾妻之善也。然恒多言而善怒。多言，故常有口怨；善怒，故多病。吾德薄，弗能變化也，竟致鼓疾以死。生於萬曆庚子正月十一日，死於順治庚寅三月三日，得年五十一。以本年四月廿六日己酉，祔葬於沈家石橋西五百步先塋之穆。三子：長澂世，甚仁慧，十歲而殤；次翼，娶沈羽伯女；次禾，方七歲，母死而不知哀也。一女，適董世琮文學。

附婦喪約

璋案：原本在《俗誤》後，今附録于此，以便參考事實。

吾婦一生勤苦，未獲享一日之安。吾以不德，致殃於婦，俾中年棄去，痛無以報之。惟茲喪葬之禮竊欲率由前典，不敢因循敝俗，以背昔賢之訓，以辱吾婦，亦所以報也。兼欲遺吾後之人，永爲家法，故詳著之。

一、不用銃手。

一、不用鼓樂人。

一、不用僧尼道士演作非法。

一、不立七七名色。

一、不用楮錠，不受楮錠。

一、衾衣宜皆用布，用舊所常服。今皆以絹，以新縫。

一、棺宜用三樗杉木，今用雙樗柏板。縫用漆麪油灰，亦可粗細灰布皆用。油光用黑漆，不用朱，用朱僭也。以上二物，所以從厚者，以吾婦在日，未嘗穿一好衣，住一好房，姑以此酬之。吾則仍用布衣衾、杉木棺，不以此爲例。

一、送殮，宗親留酒飯，三腥兩素。喪禮本不宜用酒肉，以此日尊幼不齊，不可純用我法也。至於親屬子姪有期功之服者，俱不得用酒肉。諸姪皆知禮者，當不以吾說爲非。

一、卑幼有服者，宜皆分麻，今省以白布。疏者或量折銀，貧故也。

一、弔客，遠者宜皆留酒飯；相知素飯，不用酒；舟從用酒。吾非薄於主而厚於從也。古棺衣附身，稍宜從厚，其餘似宜從省。但吾忝在卑屬，又僦居僻遠，辱吾宗親儼然臨弔之，亦不敢不稍盡。以吾承親知假貸，勉能卒事。若更貧乏，當概從省約，未始非禮。與奢寧儉，與易寧戚，先聖固言之矣。

一、吾兄弟葬次已定，婦喪宜速葬。且僦居年滿，遷徙無時，勢不能久停，不敢復拘忌年月，非不慎也。

一、弔客到門，煩諸姪一人於前廳固辭，切勿引拜，以重吾罪。即非尊屬，而於不肖某辱相知之深者，固辭勿獲，亦切勿開中門，見母在不敢開喪之意，非慢客也。

一、吾婦生平，自奉極儉，萬不敢費親知一盃之奠，傷吾婦心。有過情者，只用清香一炷，小燭一對，拜惠多矣。變故以來，吾於親知吉凶之事，往往失禮，方日夜抱愧，況物力之艱，百倍疇昔，吾其敢以死婦累人哉！有愛我者，更能于親知間徧致此意，俾終不倍吾志，尤深望之。

韓卓甫傳

韓子卓甫，名德琪，居潡城。其始祖某某在永樂間爲御醫，有名當世，工詩學道，有隱君子之風。又數傳而爲□□，醫益神。自□□至卓甫十一世，無他業，或爲儒，然皆不離乎醫。卓甫十三歲而失怙，即爲醫，多奇中，能生死人，里中以是奇之。然亦時能殺人，卓甫懼，棄醫而爲賈。賈三年，賈本盡折，勉而爲鄉塾。鄉塾之席未暖，又去而學武，習弓馬，養鷹逐兔，蕩乎無復繩撿。崇禎戊寅之歲從余於丁園，始知成人之學。卓甫從余學書，余從卓甫學射，兩未有成。然卓甫性樸野近道，能面稱吾過，吾甚敬而愛之。明年，吴磊齋先生以卓甫善弓馬，聘之去，使教諸少年射。久之，卓甫之伎未必足以師少年，而先生之德常有以師卓甫，於是成人之學益進。

居無何，吴之羣公子善病，多四方之醫來，既得博聞其方論，而卓甫又嘗學醫於吴穉先所。穉先非醫，而家多醫書，書多秘，有世所未睹者，俾得博觀，而穉先時時爲詁釋之，醫稍稍進。甲申之亂，江右某官某，攜百口避潡城，以不習水土，多

病。鎮江方某號國醫，某迎養於家，醫無不立效者，卓甫時從請教焉。一婢某病篤，時盛夏，方視之，曰「中暑」，投以香薷諸藥不效，方曰：「不治矣。」其家以方言不治而固棄之。卓甫在旁，微疑之，方過，竊診之，問其家曰：「此向喜食冷浴冷否？」其家曰：「喜甚。」卓甫曰：「固也，此中寒耳。」投以附子理中湯，立起。其家固已異之。又一女某姐傷寒，熱已退，而時反目搖手，如有所憑者。其家大懼，亟召方視之，方曰：「傷寒熱退，不宜復亂如此。此陰陽交攻，邪入内而不得出，必不治矣。」卓甫視之，曰：「脉，治也，而證大駭人，此宜有故。」熟視良久，曰：「吾有藥在家，可治。」歸，則取苧帳一張，付其僕曰：「持是往張之，使熟卧三日，必無事矣。」已而果如其言。蓋其家遠客，不給於帷帳，女病中爲蚊所苦，故病雖稍退，而神思恍忽，若夢若醒，嘗以手作驅蚊勢耳，非亂也。故安卧三日而遂起。其家以是大服卓甫，竟謝方而盡以百口聽卓甫，卓甫亦終無所失。

於是卓甫私自喜。一日，造黄山告陳子曰：「幸也，某藥已能不殺人。」陳子曰：「嗟乎！是何言哉！今之醫者未有能不殺人者也。子之術，去今醫幾何，而遽云若是！子自謂能不殺人，此其所以殺人而不知也。」卓甫瞿然而退。自是，卓甫之術彌工而心彌下，每遇病難治，輒終夜不寐以求其理，見時師必曲意下之。然時師之所必不能生者，卓甫輒生之。今年至袁花，活數死人，于是卓甫之名藉甚。然吾不喜卓甫之能生死人，喜其能以術下人而求其至也。使卓甫自此益多讀書，訪名

師，時違違懷惟恐殺人之心，精勤術業，以事老母，撫諸弟，毋盤于游，毋荒于弈，毋見異物而遷，敬其身以敬人命，豈惟醫哉，可以進于道矣。卓甫勉之哉！

卓甫，其家甚貧，而不知愛財。與人交，忘形骸。龐眉巨眼，黝然而髯，貌類武人。或曰酷似其祖某遺像，知其能克振前業云。

附韓子別傳

翼敬齋

韓子卓甫，諱德基，同「琪」。皷鬚齃鼻，黝如也。善恢諧，當其抵掌譚笑，即庸豎孩童無不愛而慕之焉。蚤失父，不甚繩檢，鞲鷹紲犬，頗以馳騁自豪於閭里。晚乃折節，樂與正士伍。龍山、澉湖諸友人最其所麗益者也。其間質性之通介，賢否不一，卓甫蓋無不與之交歡，且時效其規切，諸子亦無不共樂交於卓甫，謂卓甫之樂易可親，直諒可敬也。

卓甫代居武原之澉城，世業醫。卓甫中年而醫益工，醫亦盛行於時。其藥囊中所入，上以爲母甘旨奉，餘以散諸弟，己無私焉。

又博厚好施。吴子裒仲一家僕病甚，貧不能具藥，卓甫私以葠飲之。或嗤曰：「子以重劑飲若僕，若僕一身之外無餘者，其能以售若直耶？」卓甫則戒之曰：「子勿言。此僕方病，聞吾以重劑飲之，慮病起而吾取償焉，計無聊，將病益其病矣。❶且吾以若僕之貧甚也，而必於取償焉，其何忍矣！」鄉人有緩急

❶ 上「病」字，疑衍。

於卓甫，卓甫每應之而不責期。其弟或徵之，鄉人怒且詈。卓甫切責其弟曰：「錢財末也，而顧以失鄉里歡乎？舛矣！」因率其弟而謝過焉。其急人之困而不屑於財，類發於性之自然，非慕於其名而勉爲之也。

約其生平，可謂誠心合義，坦率無競者矣。年三十六。無子，後其弟之子某。

祝古菴傳

古菴，許淮陽先生之愛壻也。當淮陽先生之擇壻，耻言膏粱子，必欲得士之貧而有行者。故淮陽先生之壻三，皆素士，而古菴獨貧。以淮陽先生宦游二十餘年，不能富一古菴，古菴亦必不求富於先生。蓋先生先不能自富，安能富壻！故使淮陽而能富古菴，不可以爲淮陽矣。使古菴而必求富於淮陽，又何以爲古菴哉！

古菴爲人，孝友肅恭，動有矩矱，❶望而知爲長者。工書，能詩，不屑舉子業，安貧樂道，泊如也。日手録古文辭及淮陽之遺稿以自娱樂，而即以其所樂樂其子。又善圍棋，妙譚論。一事也，雖人所習聞者，而使古菴言之，則又娓娓，使一坐盡傾。以故，古菴所居，河南北諸季皆惠連，無不欲得古菴者。

往淮陽公二壻，皆體强善啖，法當長年，古菴體最弱，多病，淮陽深憂之。今體强者皆先後殀，而多病者獨無恙，且多男子。夫貧之與病相戾也，貧之與多子女又

❶「有」，惜本作「而」。

相戾也，使不知道者處此，則幽憂煩懣，而以身殉之。今古菴有男子子五、女子子三，昏嫁之事，日不暇給。又綢繆堂構，手据口荼，而古菴之貧日甚，而古菴之病日退，非知道者而能爾乎！

庚寅之春，余有婦喪，辱古菴之長君無非過弔，因請曰：「萃與宗父天孫秉脩家乘，有一善弗敢遺焉，而家大人辱先生生平之愛，其何以不朽之？」余辭而謝曰：「吾言何足以重而翁，于兄弟能重而翁耳。」後古菴顧又以無非之言爲言，余又辭而謝曰：「吾言何足以重古菴，古菴能重吾言耳。」古菴曰：「何以也？」曰：「使古菴德日益進，善日益增，人必曰：『信也，陳子之傳古菴者不吾欺也，而又有未盡也。』故曰：古菴能重吾言。又使無非兄弟之學日進，名日起，人必曰：『快也，古菴之有子也，仁人必有後之言不吾欺也，而正未可量也。』故曰：無非兄弟能重古菴。」蓋余昔年嘗謬爲無非師，而今年辱古菴來師吾子，兩人稱莫逆焉。故敢質言之，而又述其所私禱於古菴父子者如此。

查醉白傳

嗟乎！以醉白之盛材博學而無遇，厚德好施而無年，生於素封而無財，一娶再娶而無妻，且無後，且以猶子之衆，有宜爲醉白後也者，而卒無後，豈非天哉！抑人謀之戾也！

醉白姓查，名繼昌，太學鳳衢公之適長子也。始，太學公獨有此子，夫婦絶憐愛之。蚤慧，未弱冠，游黌序，同里許淮陽先生爲之賦《大樹》之篇。已而益志氣勃

發，肆力於詩古文詞。恒睥睨世之爲科名者，自以抵掌可得，而卒困於諸生。既以感憤悼激傷其天和。性慷慨，輕錢財，益喜廣交游，急士之窮。太學每持之，不得自展，至屢稱貸。責貸而不能應，則愈窮愁無聊，遑遑若窶人子。又連喪其佳偶，竊宛轉悲歌，不能自持，而醉白安得復長年矣乎！雖死生有命，而醉白之死，若亦有以致此。士所以不可不學道也。方醉白將死，固甚有志聖賢之學，而病已中膏肓，不可復爲，悔無及矣。

始醉白以終鮮兄弟，與繼室陸氏謀爲太學公置篷室，所以開解其母萬端，卒生幼弟，亦幾幾不舉矣。醉白夫妻復多方護持之，賴以獲全，而醉白竟夭死，無後。大宗封婁之次子某，宜爲後者也。病中拳拳屬意此子，欲待此而瞑，曰：「吾雖至微末，顧由我之身推而上之，嗣續不絕者，自盤古以來幾萬千年矣，忽至於我而絕之。」其言絶痛，有耳所不忍聞，而太學夫婦若勿聞。

死後十餘年，而太學公夫婦同時俱逝。煢煢弱弟，病不能執喪。其友乾初道人往弔之，而愾然言曰：「事惡可已乎！且古孝子之懼無後者，非徒爲其身已也，爲父母也。則當日醉白之所以拳拳欲立後者，正爲今日耳。倘今日而不爲立後承重，代醉白持喪，則醉白之心滋痛。」立移書所親公議之。或曰：「不然。鳳衢固已有子，醉白雖無子，而有弟將成童而娶，娶而生子，則醉白之子也，又何立焉！」遂不果立。

嗟乎！忘嫡長之賢，遺承重之大，棄目前之所宜立與當日死者所拳拳屬意之

人，而求諸數年後或十數年後或有或無、或男或女渺茫不可知之小弱弟之子，醉白之果有後乎，無後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文學陳彬予子季雝合傳

吾生平未嘗識彬予，惟得交彬予公之長子羽君。其爲人，博學，工文章，忠謹木訥，同黨無及之者。甲申之冬，而得見彬予之幼子季雝，固望而知爲羽君之弟。其忠謹木訥，又過羽君，而文才亦盛。弱冠，受知於邑君林子野先生。是年，補邑諸生。越明年，子野去官，而季雝亦棄舉子業，來從予游。嘗手録其尊君彬予公行略，懃懃邀予作傳。予謂季雝：「而翁之行自可傳，能傳而翁之行者在子之身，不在人言。」季雝肅然退。

辛卯冬，以祖墓爲水所嚙，號於兄弟而益其土。羽君兄弟故貧士，而季雝尤貧，則奪其妻子之衣食以鳩工，日親操畚插爲工人先，固已勞苦疲憊矣。而族人不利其增營也，見季雝之在墓，則獨詈季雝。季雝哀傷忿恚，致嘔血，遂卧疾不起。

先是，季雝每數過吾廬言道，或月至，或間日至，至是已連月不至，予固已疑之。壬辰正月，予造其廬而訪焉，則季雝以予故强起，已羸然骨見矣。不數月而竟死，悲夫！

吾哭季雝，歸而檢季雝之遺墨，有細書《三異人集》二本，《林子野先生詩集》一本，《子野殉難詩》若干首，《祭子野文》一篇，《徵子野遺文啓》一篇。每展讀，不忍終卷。至彬予公之《行略》則益爲泣下，曰：「嗟乎！痛哉！此孝子之志也。予

忍終汲諸！」

按略，彬予公同我贅姓，諱文焕，肫肫篤行君子也。少貧，至十九歲，始讀書；踰年，即入泮。盛才力學，終於不遇。天性孝友，居父喪盡哀，事母盡敬，友於伯氏懷溪，相好無猜。或謂彬予：「而兄弟各有子三，安能無猜？」彬予曰：「吾何猜乎！猶力耶，吾之力即兄力；猶財耶，吾之財即兄財。」鄉里以此感化，無兄弟爭者。

非獨同氣然也。有內弟許承源，以役累幾陷獄，彬予爲假所知衣物，典二十餘金脱承源，貧不能償，則彬予自貿絲贖衣物還所知，終不問承源。

不獨姻戚然也。有故人周某負六十金，久無償。一日謂彬予曰：「吾有田十畝雖曾質於人，心不願歸彼，願卒歸之子。」彬予辭曰：「一田兩賣，必訟於官，訟於官則不直有在矣。即我得田，子必獲罪。寧子負我，我何忍負子！」周泣而去。其他厚德尚多，不能悉載也。

又性含弘，能忍詬辱，有以勢陵者，終勿與較。惟勤課其諸子，皆有令名。嫁取日繁，用常不給。至將没之歲，以糧事假人六金，至期，曰：「吾雖老憊，終不能失約於人。」乃往賣絲王江涇，遂得疾以歸。其素履敦實皆此類也。

寢疾二十日而卒。臨没，知世將大亂，屬其子讀書，守禮法，毋預人事。此外無一言。生萬曆己卯年四月十六日，卒崇禎庚辰年十一月九日。元配張氏，生一女。繼許氏，生三子：長飛鳴，即羽君；次朝璜；次和鳴，即季雒：皆文學。四女。男女共八人。爲而翁者，不亦難哉！

季雒言貌不踰中人，而制行高潔。其

好惡與人相反：入見吾父子，即喜形顔色；出見世俗之士，望望若將浼之。履信固窮，傲然竟不知功名富貴爲何物，此亦有過人者。獨守狹，不能安俗。每與予論別人物，攢額多不快。予謂季雝：「無庸。士各有志，顧實行何如耳。出未必盡非，而處未必盡是也。」予持論夙如是，而季雝獨不然吾言，卒以善恚傷其生。哀哉！

季雝，年止二十七。一孤，甫三歲。其遺牘之在我者，則俟其孤之長而知學也以歸之。我翼見其毋漫藏，致有散軼也。其伯仲皆賢而篤友于，必能撫教其孤以有成也。其尊君彬予公死十三年，尚未葬。季雝每見，必涕泣引罪，而終負此痛也以死。嗚呼！此乃伯仲之責矣。

附陳季雝別傳

翼敬齋

季雝姓陳，諱和鳴，舊字羽聖，從家君子遊，遂易以今字。莆田林子野先生諱堃者令我邑，賞其文，拔在前列。是歲，補邑弟子員。未幾，子野先生歸閩起事，死，季雝爲詩歌誄文，激揚忠烈，因以叙其知遇。始謁家君子，因録其文以爲贄見之儀焉。

季雝貌不勝衣，行步踽踽，口訥，不能爲縱譚高論。然當所可意者，亦復縷縷不休，其於所不可意者，則瞠目直視，不交一語。

見義敢爲。子野先生舊有詩稿，刻就，未帶歸。後有族人某按州志，順治四年有教諭林譯，即公族人。爲我邑司訓，終任將歸，季雝訪知刻板所在，酷暑中徒步走

五十里負歸之，并集貲以助其道里之費。其先世墓爲水所剥蝕，季雝躬自負土築石，不以煩羣子姓。役竣，因困憊致疾，遂以不起。死後數日，余哭弔畢事，其伯兄引余至其先世墓道前，則見其廓然以平，奕然以新，洒然攬涕沾襟，就謂余曰：「是吾弟之所經營也。吾弟一生急于義，類如此。而不量其力以死也，悲夫！」

季雝在日，間月必一過余，每語及世俗士，輒嚬蹙似不可爲論説，獨嘖嘖林子野先生不置。謂予家君子爲近之也，故移其所不獲終事于子野先生者以事吾家君子云。子野先生令我邑，有惠政。自變革以來，令海昌者十餘易，而竟莫之及也，則感豈獨季雝、陳生而已也。嗚呼！難矣。

黄山道士韓養元師弟傳

吾十年前嘗擬作《三韓傳》。三韓者，一爲盧龍韓子有，一潋城韓卓甫，一養元。子有故豪於詩酒，自以曉兵機，有先見，屢自脱於危困。顧子有一豪公子，旅于越，儵然貧困，而歌聲振林樾，有足多者，故嘗欲傳之。自革代後，别十許年，未得一晤。今聞其久客江湖，間游諸貴人之門，復不曉其意指，故未敢爲傳。卓甫先已爲作小傳，而去夏竟死矣，又文以哭之，略盡其生平。惟養元最與吾習，聞欲作《三韓傳》，意亦欣然欲得之。無何，養元竟以去冬死，未殮而其徒尊覺又死。予既恨久未得慰養元之意，又痛其師弟之相繼死也，欲操數言以哭之，猝然未得間，以此每隱于

心。而今年秋冬間，余亦病且困，嘗恐終食吾言而遂無以見養元於地下，乃强起而爲之，傳曰：

吾自弱冠游兩垞間，時嶺上新建周將軍祠，見其香火甚盛。土人言將軍之靈爽甚赫，數十里内病人，無不來祀將軍者。予聞而恚之，曰：「如果將軍之靈乎，則斯祠可速毁也。如非將軍之靈乎，則守祠之人可速遣也。」已而知養元實守是祠，爲向者兩垞先生所簡，實忠謹無他，與之言，亦甚洽。久之，因微詰將軍祠事，養元亦言此市之巫卜寔爲之，欲以徼惠於吾祠，非真將軍之靈也。於是遂峻絶諸巫卜之言將軍者。諸巫卜自此遂不復言將軍，而將軍之香火亦不衰。

養元性恭儉，甘勤苦，略能治生産，則盡以其所入，歲葺祠宇，繕垣墻，益增置前後楹，土木之功無虚日。又性好客，樂親君子，非養元飲人，即人飲之，未嘗不頹然醉也。嶺祠當南北孔道，往來行人必入憩祠中，養元每爲煮茗，設果餌供客。或途窮欲留宿，養元即欣然爲之下榻，益陳酒肴，以酣樂之。客或忘歸，至連日夜不去，如是以爲常。人以是疑其贏，共生覬覦。於是數年以來，偷兒胠篋，俠客探丸，鼠牙雀角之争，時時見告，而養元遂疲於奔命矣。

先是，養元既益厭土人之祭腥穢熏炙無已時，迺另葺祠西小閣，自與其徒尊覺爲静脩計，而悉以祠事委他徒之稍耐俗者司之，中截門户焉。尊覺向從養元爲黄冠弟子，甚愿而慧，學書書工，學詩詩工，咸不習而能，温然儒者氣象。師弟子並以醇謹相得，往來枕濤、羲卧之間，守望相助，

枕濤主人亦深賴之。已而尊覺忽慕西方之教，師事閩僧慈津，而養元弗之禁，則知雖養元固已心薄黄冠矣。

尊覺既從慈津偏游海上諸名山，潛心禪理，數年歸，而慈津卧病枕濤，尊覺事之甚謹。慈津雖素稱禪宿，而老病恣睢，尊覺多方順適之，服勤至死，哀勞備至。雖世所稱孝子之事親，或無以過之。慈津死，而尊覺始得專事養元，而養元亦已久祝髮皈空門，斷酒茹蔬，臞然一老僧狀矣。師弟以此益相懽洽，倍於初。

去年，又改造祠西閣，擬並龕梓潼、壽亭。費二百金以外，手無現錢，皆脱空爲之。師弟並著短衣，身先諸役。尊覺尤自以年幼宜服勤苦，事非藉者弗任，食非酸者弗食。而養元年已在五十外，習勞蚤衰，又歲多外侮，身財並困矣。尊覺雖少年，而勤思道妙，甘淡泊，故體素羸，又向患瘰癧，遭三陰瘧，虚乏已甚。而皆不自知其病，故閣成而養元遂不起。尊覺侍養元疾，猶侍慈津。方養元疾亟之時，尊覺鞠躬趨命，猶若無恙也。養元呼尊覺至榻前，屬以後事。尊覺云：「師自去，諸事有弟子在，幸勿以增念。」養元遂瞑。尊覺退而遽不能言，凡兩日而俱逝。嗟乎！老忘其老，貧忘其貧，病忘其病，此養元師弟之所以近於道也。忘貧而費，忘老而勞，忘病而勞，此養元師弟之所以速其死也。

夫脩造塔院，塑神像，竭有用以奉無知之土木，此最是近世第一孽障；而愚者不知，反謂爲功德，恒不惜疲身命而争爲之。嗟乎！以二子專一之心，堅忍之力，移之學道，必有大過人者，而惜乎其溺於此也。

憶丙戌之春，阨江之争未決，吾輩閉户愁吟，或憂室家，或嘆羈旅，多不聊之色。養元爲煮蔬設醴，招致諸隱淪十數子，登層巒，瞰大江，循覽竟日，飲酣，分韻各賦詩數章以見志，欲以豁諸子之愁思，展騷士之逸興，斯固養元之用心也。自此招宴同人，歲不絶。曾幾何時，而同會祝夢得、孫幼安、老僧曇雲並先後死，而嶺閣主人養元師弟又繼死，能不悲乎！

養元祝髮後，又號道謙。稱道士養元，不忘其初云。

蔡養吾子傳

養吾子疏中直氣，不能容人之過，士多畏而遠之；然與之交，率初終一節，老而彌親。故道義之士，交之亦惟恐不及，交道益復廣。少嘗鋭意功名之學，時輩皆避其鋒，然絶不肯一干謁。雅以氣節自喜，每譚及義憤事，輒髮上指冠。

崇禎壬午間，墨吏稔惡，諸奸益大煽之，吾寧無全家。確竊不自量，嘗出爲斯民請命，惟養吾子首先莅盟，諸士亦翕然從之。亡何，當事者婪重賄，欲致辟首事，日十數報，而養吾子不色怖。憶嘗集諸同人詣一紳，不時出見，養吾即從坐上發怒，大聲數之曰：「公言民害，本而紳事，而紳皆默默也，而以遺我。不知自耻，反慢我爲！且吾非有求於而紳以來，以而亦紳列，姑循例一告，固知不足與言。」同坐皆失色，確亦再三勸止，謂此中人不足深較，姑寬之；而養吾之氣益盛，聲益厲。生平不畏强禦，多類此。紳陽弗聞，徐出，漫爲好語。後竟爲諸要紳所賣，同盟幾不免於

難。械已成矣，會有多士之助；惟確與養吾之志益堅，婁訊不絀，彼終怵吾義而止。明年春，屬諸正人主計，最號公嚴，卒用諸生言，褫墨令婺，當事亦中考功去，時論稱快。又未幾，而當事令及所詣紳皆不良死，而養吾子不色喜。

自是之後，養吾子憤時變之日亟，慨然有辟世絶俗之志。會申、酉之難，諸儒生多引退考，然皆呈學乞休。故事，猶優給衣冠，惟養吾與我兄子補庵竟以歲試不到削籍，士論韙之。兄子，即養吾及門士也。養吾即退耕佛山之陰，治一桑，廣不及畝，嘗父耡於前，子灌於後。畢事則父子閤門講頌，聲琅然出環堵中，雖簞瓢屢空，常訢訢如也。亦時寬衣籜冠，游行市中。市中人皆笑而指之，養吾子亦不之顧。

龍山素心之交，指不勝屈，而世儒多言陳、蔡。先友祝子之與吾二人交，尤稱莫逆。祝子死國變，拳拳以二孤子爲托。養吾以古學教其二子，今鳳師、豹臣之學，皆裒然能世其家。其它及門之士，所成就尤多。

其所作詩文，率如其人，蒼蒼莽莽，多一往之氣，而不肯俯就時格。晚尤好義理之學，循循克己，時多悔過之言。然養吾子極直，能容我之過；極貧，能蠲五十金之會以急許子；極病，能赴友生之難。竟以憂憤傷中，致膏盲之疾，不能復起。

臨死之夕，猶負杖消摇於門，與鄰子笑語，已而忽捫腹自言欲死。時二子以踐更之困，在武原未歸，其鄰子曰：「即病甚，獨不能俟二子於四十里之内乎？」養吾謂死生各有定命，豈能久俟。屈其指曰：「吾

以丁未二月十四日生以亥時，今適遇我生日，當亦以是時死，不可復俟矣。喪禮勿從俗，但依陳子《家約》可也。亟呼陳子來酌行之。」此外，無一語及私。從容至亥時，❶就瞑，不爽分刻。嗚呼！若養吾子可不謂之近道者哉！

養吾子名遵，原名宸襄，字上生，❷敬璋案：敬齋公曰：「先生本姓沈，幼孤，育于其姑，遂冒今姓。」願學孟子善養浩然之氣，故改號養吾，可謂名不愧實者。生年止五十有九。有二令子：長伯蜚，按：敬齋公爲之作傳，今附于後。次仲邇，皆温温恭孝，能克振養吾之學。一孫，甫五歲。

養吾死踰月，而老友陳確爲之傳。傳畢，歎曰：「嗟乎！壬午之役，吾二人瀕於危者數矣。卒賴斷金之利而士往往並稱陳、蔡，蓋不徒氣類之合，雖天之賦形，若或一之。世嘗呼確爲蔡子，呼蔡子爲陳子，兩人常笑而□應焉。皆二子一孫，莫相僭溢。豈天實均畀我二人！然確養氣之學既遠不及蔡子，而伯蜚、仲邇之孝謹温惠，又皆遠過吾子，確豈敢望蔡君父子哉！今養吾死，而吾亦老病龍鍾，死期當不甚間遠；又未知死時能如蔡子之笑語從容，刻期就瞑否也。且蔡子已遠翔乎寥廓，而吾猶齷齪塵網，鹿鹿未能少休，又竊嘆陳子之勞，不若蔡子之逸矣。」

附蔡伯蜚傳

翼敬齋

蔡子伯蜚，名自沖，養吾先生之長子也。先生與予父交，終始以道義相規

❶「時」，原闕，依文義補。
❷「生」，原作「朱」，據惜本改。

切，其志尚同，其出處亦同。先生自申、酉之變，擲儒冠，躬耕佛墩之陰，伯蜚同其弟仲邇，亦不事舉子業，隨其父耕且讀。環堵蓬蓽，敦倫慕古，充然有以自樂也。然先生雅尚節概，少委曲，遇所不可，必盛氣叱之，雖觸忤於人，不顧也。伯蜚外貌循謹，言辭恂恂，惟恐有失，其胸中介然不苟，猶夫先生也。人謂其父子繼述之間，殊得剛柔損益之義焉。

力田之暇，與其弟出外課蒙，受其教者，克有成材，脯脩所入，公諸父母，均無私焉。每於課授餘閒，篝燈讀書，夜分不輟。尤熟司馬《通鑑》，類別事分，細楷纂録，約十有餘卷，慨然有志經世之學，意若不欲以邨學究終其身者。

去予家二十里而遥，一歲必四五過。家大人間有所論述，翼懶不省事，未即躭研，伯蜚必手録成帙，再三請正，詞旨殷然。退與予論列今古，往復不倦，時達旦不寐。謂吾彌月不見陳子，耿耿如有所失，一見之後，得快心如是。其相好無間，亦猶家大人之與養吾先生也。然伯蜚不愧養吾先生子，翼未能承家大人教。伯蜚吾益友，吾之於伯蜚，伯蜚其謂之何？顧復稱道不置口，抑以先世之好，遂愛忘其醜耶！

然伯蜚於世俗士，又多所不堪；不必如養吾先生發揚蹈厲之形於外，而恨之怒之，無頃刻去諸懷。予時規正之，而未即改。嗚呼！此其所以不能遐年也歟！伯蜚生平，每事過於刻厲。辛丑以後，荒饉洊告，又困于踐更，境遇既艱，心思又苦，病咯血，卒於丁未之

冬，年止三十四。越三年庚戌，仲邇亦死，去養吾先生之喪未五六年也。其内人亦皆相繼死。嗚呼！禍亦奇矣！

仲邇名自泂，❶鼇顔皓齒，眉目軒朗。一望之，蒼蒼莽莽，久與處，又覺其静細。學問之益，雖不及伯蜚之精勤，其孝友伉直，俱不忝養吾先生之家風云。仲邇無後，伯蜚止一子，依其祖母以居。蔡氏之不絶如綫，賴此而已。

陳子曰：予今日而竟成《伯蜚傳》也乎！予滋痛矣！猶憶伯蜚在日，過予曰：「頃一病幾死，恨不即見吾陳子，囑其爲吾傳。今幸不死，得見子後死，子毋忘吾言。」予笑曰：「子誤矣。天下病者不必死，而不病者未必不死。安見伯蜚不以傳陳子，而陳子獨以傳伯蜚乎？假如伯蜚先陳子死，陳子亦一未死之伯蜚耳。方憂其不能自傳，烏能傳子？雖然，伯蜚固自有其可傳，初不待於陳子也。」今伯蜚死六年矣，言不可以不踐也。養吾先生死，家君子亦爲之傳。嗚呼！吾父子與蔡氏父子交，朋友終始之義，如是焉已乎！痛哉！

俞母徐碩人傳

吾友俞元脩，古所稱篤行君子也。其祖龍淵公，有大功於吾邑，邑人至今頌其德不衰。蓋明季之令吾邑者，前後有兩林侯。前林爲靖宇先生，後林爲子野先生，皆閩人，孳孳愛民。龍淵公遇前林侯，時時察斯民之疾苦而入告之。侯亦樂聞之，

❶「泂」，原作「洞」，依《蔡養吾二子名字説》改。

凡龍淵公所欲興，必興；所欲革，必革。侯去，邑人思其德，祠而祀之，而配以龍淵公，昭公好也。

維時搢紳之勤求民莫者，靈泉許同生先生，布衣則龍淵公，兩人獨深相得。每風日晴和，龍淵挈髫孫，攜斗酒，過東西垞間，與許先生拍浮而談世事，許先生亟許可。每議定，則龍淵公開陳其端，而許先生贊成之。故龍淵公益得行其志於賢令。髫孫，即元脩也。比元脩弱冠，工文，則時令其孫挾數篇求正。許先生亟稱賞，曰：「爾好行其德，故天錫爾佳孫。」龍淵公色喜。時余館於許，始識元脩。後又與元脩同館於丁，朝暮見。予既樂元脩之誠，而元脩亦安予之愿，相得益甚。元脩，我業師金躍淵先生之外孫也。故元脩之言行不苟、敦篤樂善似其祖，而敏學、工文章似其外祖諸舅。然氣促而蚤肥，予嘗私心憂之。未幾，遭世變，元脩悒悒不得志以死。死之年纔四十耳。

配徐氏，遺二孱孤。其大者止五歲，幼者止六月。一女，止三歲。蓋當是時，賦役之艱煩，十倍往常，加以虐令之重徵，里胥之侵欺，窮民賠折十年田而未償。而俞嫂以一弱嫠承三世之孤緒，兒啼于前，女哭于後，俞嫂日夜躬緝績，支吾公私無虛歲。假令僅得保先業，俾無失墜，令諸孤得免於饑寒，猶幾幾難之，况又倍價拓近居之宦產畝百，怙勢責貼價者，再三而未厭。元脩之從祖，老而無子，俞嫂奉養之，終其天年。其絕業，厚價買之，已賣者贖之，曰：「皆吾家世業，不忍棄也。」自俞嫂之稱未亡人，二十五年以來，中間續置房產，及二子婚學之費，共計千六七百金，

皆自俞嫂十指間筋血所積，不亦偉哉！然猶不有其功，臨殁謂其子曰：「非爾舅完如、老僕張四之力不及此。」嗚呼！可謂賢矣。

蓋元脩易簀時，以後事托其母舅金劍耿及内弟徐完如，而劍耿二十年來適遠宦瓊海，故獨稱其弟之功。亦可見元脩之知人善任，而完如之不負所托也。又拳拳以三世之喪未舉爲恨，曰：「少假吾年，當了此大事，而今已矣，二子其無怠。」又以祖墓之遠葬浙東者遭亂二十餘年，不得展掃，屬二子毋忘之。諄諄教二子以守正好善，退讓積德，以毋貽吾憂爲孝。謂長子漢回曰：「爾性仁慈，尚少振作。」謂次子越衡曰：「爾勇於義，當知退守。」得孔門進退由、求之旨。陳確聞之曰：「是可傳也。」故樂叙吾友祖孫之德，以付其二子，俾私藏之。二子與吾□交，皆有文行。元脩與予同齒而長，以兄事之，故得嫂碩人云。

補

鮑節婦傳

老友鮑獻蓋之子，忘其字；之子之妻，所爲節婦也，忘其氏。獻蓋言：「節婦之死，余遺之詩，踰三年而爲傳，忘其事，然其本末大略可記也。」獻蓋，先民之君子也。言發于心，不違其誠。

獻蓋之言曰：「余兒子某，甚慧，不如我，自爲諸生，凡試輒居一二，不爲第三人。」出其所居第一二文，受而卒讀，蓋悠然想見其爲人。其爲人宜澹然默，彬然儒雅，宜如獻蓋。

獻蓋又言曰：「家貧，不能早爲兒子昏，卅而始爲娶妻某，賢而孝，事余二人，

敬而不失和，事其夫如之。生一孫。居無何，而娶妻之二年，兒子病。其妻已知其不起也，豫爲治油線七條，以油線縊可速死也，而家人無知者。出治湯藥，入侍夫子，晝夜未嘗寐，凡盡所以事病者之道；病者死，哭踊無節，哭如孺子，凡盡所以哭死者之道。哭畢而去，家人微疑之；去頃之不來，家人益疑之。跡而啓其户，則已以向所治油線縊死矣。驚救得甦。知事無可奈何，張目而言曰：「以湯來。」救者以磁盞盛湯至，則嚼盞吞之，喉破血湧，噴血如虹，以是不救，同日而殮。」言畢，涕流四座，聲咽學宫。諸生咸聞而義之，言于師。師移文于當事，議欲請于天子，表節婦之間。兹事未知始終，然節婦之本末大略具矣。

獻藎家新安，館于金陵。余于崇禎元年晤于旅館，感獻藎之篤誠。再晤于崇禎四年，知其遭家不造，數月之内其子死，媳死，其老婦又死。今所與共老者止一幼孫耳。天之報善人如此乎！然今天下所少，名節耳，非少人也。以死殉其夫，不以閨中之少婦累翁，非獻藎修誠守義之報歟！天下事未可知，孤兒尚在，異日者讀書成名，顯揚其母節，光大其門，雖獻藎眼中猶及見之。天之報獻藎，豈少日哉！豈少日哉！按：别本復句無。

乾初先生文集卷十三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祭　文一

祭祝開美文有序

嗚呼！吾友祝開美以弘光元年閏六月五日午時自縊，其弟解之。戍時又縊，將絶，又解之。至次日子時氣盡死。功服同學弟陳確、制社弟蔡宸襄、制社姪查嗣琪，既先後來視殮，殮後六日，復以蔬果之儀相與致祭於祝世兄之靈，而確爲文以告之。其辭曰：

嗚呼開美，生禀粹質；孝親悌弟，誠心懇惻。惡佞好直；❶嫉惡若仇，賢如勿克。胡生不辰，遭世頗側。羣邪滿朝，老成廢黜，兄焉憤怒，疏争甚力。既獎忠良，亦詈貪墨，衆忌日深，遂罹不測。一師一弟，獲罪南歸，講學論道，終日不違。師曰：「子疏得微有疵？意氣聲名，未離客私。」兄聞憮然，請益祇祇。師曰「吾學闇然是祈，鞭辟近裹，窮奥析微。惟日孜孜，廢寐忘飢」。

癸未之秋，予亦東渡，假館蕺山，同兄寢寤。雲門、若耶，時一縱步，出訪名山，入侍師坐。訓言必書，兄勤予惰，計相往返，五十朝莫。共訂千秋，期無攸斁，何意

❶「惡」上，惜本空四字，疑有脱文。

吾兄，頻遭大故！

自兄西還，嘔血如流。緹騎之出，兄疾未瘳。聞信慷慨，前途自投。妻兒慟哭，攀止莫由，官吏勿覺，來家撲搜。季又代之，省府拘留。五郡義士，千百雲浮，踰山涉江，醵金相周。兄無一受，行邁悠悠。時惟季冬，雨雪綢繆，厲倅聒耳，冷風劈頭，兄安若故，無怨無尤。

甲申正月，詔獄于入，一桚雙夾，重笞三十，骨碎肉飛，抗詞無失，暨遷刑牢，共六旬日。淫泆《毛詩》，沈研《周易》，如坐深山，手卷不釋。有詔赦之，逡巡未出，謂「忍乘亂，倖脱囚桎」！

遭時不競，糜爛崩分，三月之變，亘古未聞。纍纍賊臣，哀哀吾君，兄心如割，如烈如焚。何以未死？師在五雲。冒險來歸，形容悴槁，問兄北事，絶口不道。惟時涕流，謂「賊未討，庶幾中興，克綏元老」。覆曰「不臧」，謂「徒激矯，聿使吾師，歸與賦蚤」。

乙酉春正，再同吾兄，蕺山之麓，問業執經。兄時骨立，舊疾日增。孰使之然？心非一營。勤學神疲，憤時氣盈，兼移母葬，未卜佳城，縞衣素食，血淚時傾。身非金石，堪此百眚！

無何夏五，虜騎突至，舊京淪陷，新皇留繫。百萬髡鉗，吾黨焉避！兄之家人，戒言時事，懼兄聞知，遽起自縊。前月廿二，弟過兄居，問弟時事，直云「不支」。兄曰「若此，請與子辭。古哲有言，見義必爲」。弟曰「兄母，改葬有期，既葬而死，於義何虧！亦孝且忠，詎不咸宜」。兄頷弟言，强起自持。閏月初二，實葬令慈，初五役竣，諸作允釐，再縊而逝，前言不欺。兄

之緩死，弟實使之。

嗚呼開美，介石之守。疾在膏肓，寓世豈久？優游考終，亦云順受，胡不能俟，蹈義恐後。曰「心所安，不可以苟。莫向編年，問知與否」。

噫予先祖，忝師令尊，揆誼考序，爲世弟昆。況同渡江，受業師門，弟與兄友，非常可倫。兄子猶子，兄死猶存，凡所與知，敢不盡言。

嗚呼吾師，山陰夫子，聞之道路，絶粒而死。真耶否耶，兄知之矣。不弔昊天，亂靡有已。吾師吾友，循節安理，存爲明臣，没爲明鬼。予生惘然，曷究厥止！

兄之將死，《歸約》諄諄，一切喪葬，條分縷陳，屏棄俗禮，而式先民。猶虞諸季，勿克力遵，復謂弟言：贊助殷勤。自題銘旌，曰「草莽臣」；弟竊易之，謂「明學人」。並揚死節，不泯其真，義安與否，告予惟神。

嗚呼開美，壽命胡促！兄季少予，學則彌篤；一日百年，奚云不足！細書格言，精楷端淑，並師手札，彙藏一櫝。不遺諸子，不授仲叔，弟之儒庸，乃悉見屬。何以成之？終日愧蹙。俟天稍凉，焚香畢録，留待兄子，長成付讀。胡能不悲，詞窮淚續。尚享！

祭許元五文 有序

嗚呼，吾友許元五之訃，以弘光元年七月初二日至，次日蚤，予同其甥婿俞禹錫匍匐往哭之，而不及尸，痛悼不已。蓋訃帖本云次日戌時斂，而主喪者以熱暑不宜久待，遂卯時先殮故也。哀哉！以二

十四年之老友，至不及一面訣乎！殮後五日，從余伯兄來奠一盃。生平交游中，宜無過余者，當有知己之言以告。會虜騎縱橫，里中擾亂，匆匆未暇就一詞。奠之日，已發舟，而聞虜破海寧，人事倉皇，一拜即反。元五得毋疑故人之暗嘿抑至此也？奠後三日，知虜飽颺去，人情稍定，迺復操筆爲文，並前所製《悼亡詩》一首，附便人持往，以焚告我東隮主人許元五四兄之靈。其詞曰：

嗚呼昔賢，兩垞先生，高風峻節，百禩儀型。豈無令子，弓冶是承，伯主西隮，東隮爾膺。兄能大之，於拓於更；於易淮齋，元注：枕濤，即淮齋故址也。于葺耆亭。元注：耆亭，故與梅林相對。鑿池種荷，結龕供僧，老梅勁竹，奇松怪藤；千株萬樹，偃蹇憑陵。園池之勝，近莫與京。山蔬粗給，尊酒常盈；諧心適意，佳節良朋；殘燈書卷，清晝棋枰；優游雲泉，無逐無營。遭世衰末，曷審辱榮，達未可慕，窮奚足輕！兄之高潔，寵利莫攖，抗心塵外，屏慮茆衡，角巾布袍，詎易公卿？

幼習醇謹，老彌粹精。持躬接物，洽禮稱情。不狂不愿，庶幾中行。善誨爾子，蚤成令名，温恭學道，不隕家聲。亦嫁且昏，居然尚平，宜可及時，嘯傲林坰。兄年長余，兄鬢尚青，指示白髮，僅一二莖，謂當壽考，期耋云并，何爲中年，錮疾遂嬰！嘗謂弟言：「老將退寧，懷新鬻子，葂茂館甥。吾私一室，另設釜罌，老夫與妻，飢自煎烹。與人無求，於世無争，悠哉悠哉，以終餘齡。」斯志未獲，胡遽幽征！

嗚呼兄疾，弟知其萌。辛未之歲，摧梁奠楹，哲人云亡，劇盜縱橫。兄遭反噬，

家業中零，繼悼母喪，憂心悙悙。豈謂暮年，復罹百眚！兩姪夭折，伯亦游冥，一室三孀，孤苦伶仃。盛德之後，云胡不亨！天之夢夢，勿聰勿明，寃煩痛割，兄疾遂成。門單户弱，身獨支撑，况乎比歲，荒亂頻仍。今年夏五，地坼天崩，羣方擾動，黠寇爰乘。雖家深山，日亦數驚，兄之羸尫，堪此棘荆？翩翩長逝，肅肅雲軿，扳望勿及，能不悲鳴！

憶從弱冠，和聲嚶嚶；越廿四年，莫改其恒。豈曰如蘭，蘭胡足馨？寥寥薄俗，古道誰興？不謂天壤，具此心盟。今喪其儔，悼痛曷勝！如夢如癡，如醉未醒。深愧薄德，於兄莫增。失既在前，曾不斯懲。而子若婿，復遣執經，翹翹林木，拙匠是繩。何以堪之，不負材英？曰有一得，擔竭愚誠。

皇天不惠，莫我能矜。甫喪祝子，遽奪吾兄，一月之内，凶告疊層。我淚幾何，其能不傾？七月初二，聞訃來伻，殮既有時，曷不留停？故人哀哀，匍匐兄庭，胡先蓋棺，面訣未能？負兹良友，余辠實羸；復不自慚，擅題銘旌。殮後五日，從兄腹貞，一師一友，來薦蔬羹。道路譁然，言虜入城，民人奔竄，余心亦怦，一盃觕酹，誄詞未成。奠後數日，詢彼游偵，曰既颺去，心魂漸清，濡墨補文，以告兄靈。和淚爲書，一詞百縈，知己之言，神其來聽。

送許元五葬文 辛卯

嗟乎！我二十四年之老友，遂錮重泉，不可復見，能不悲哉！憶昔兄疾將革，招我入山，屬以大事，中心藏之，未嘗

一日敢忘。而嗣子遲疑，七年始决，蓋其慎也。今定以某日時下窆，爾故人確，率子若姪，酹一盃於枕濤之莊，以申永别。兄知之乎？嗚呼！而子而壻，皆恂恂學道，敦行彌厲；内孫二人，外孫一人，日雀舞懷新、莜茂間，皆昔所未睹者。吾兄知之，亦可含笑入地下矣。尚享！

祭山陰劉先生文 丙戌五月

嗚呼吾師！何意去年正月二十一日之别，竟爲永訣乎！自去年五月長江不守，胡馬横驅，所至人心崩潰，浙東、西郡縣之民，劫守令降附。孰非祖宗朝來深仁厚澤所休養之百姓，何以一旦至此！確竊意是時吾師必死，而傳聞不一，六七月間，猶訛吾師率義旅西伐者。已漸知吾師不食死。道路之言無真月日，癡情迷惘，信疑猶半，東望號頓，不知所爲。干戈滿途，母老爲累，棄而渡江，誠所未忍。家自老母而下，四世親丁共三十一口，若攜家東避，則力又不能，因循至今，遂踰年歲。死不視含殮，葬不預執紼，人間有此弟子，何殊禽獸乎？

嗚呼！吾師死矣！同學祝淵亦以閏月初六死矣！淵固病且死，亦憤奴氛日迫，强起再縊而死。獨確懦不能死，又不能編名行伍，爲國家効分寸之勞；又丁口田廬，僞官所轄，輸租納税不異順民，愧師友而忝所生甚矣。師其以確爲非人而麾之門墻外耶？豈憐確母老苟活，情亦有不得已者，姑未深絶之也？

嗚呼！確之登師門最後，得事吾師之日淺，年已踰于强仕，學未及乎童蒙，日

用之間，舉步滋疚，聖賢之道，窅乎未聞。方期與淵結廬雲門、若耶之中，朝夕函丈，訂數年游，究千秋之業，而時移事違，天崩地坼，執友見背，明師云殂，宇宙茫茫，向誰吐語！

嗚呼吾師，視淵猶子，視確猶淵，淵事吾師如父，而確之事吾師未盡豪末也。蕺山、解吟、軒名。五雲、廣福之間，講道論經，經旬累日，孜孜不倦，窮奥析微。游必有樽榼之攜，居必有廩庖之繼；來必潔饗食，去必腆贐遺。雖四壁蕭條，吾師多絶糧之困；而百方贍給，至者樂如歸之安。盛德有無已之施，窶士靡涓埃之答。又何況於德義之訓，百未遵行；仁賢之望，莫慰萬一者哉！吾師之聖，無愧孔、姬；弟確之頑，有踰亢、予。家遠路迂，牲不及婦亨，酌不及躬涚，市脯沽酒，不潔不誠，神其毋怒，尚饗！

祭山陰先生文癸巳春

嗚呼！若確者，豈復有人理哉！師死吾不知日，師葬吾不知處，生爲師弟，没同行路，確獨非人，而胡至是！若以亂爲辭，則未聞亂世遂無師生。以母老爲辭，則八年之内，將母之暇，亦未嘗不東西奔走，動踰旬日，而獨於山陰只尺之路，夙昔誦讀之地，裹足不前，判若異域，邈若天外。雖巧言飾詞，終何以自解，生之大辠，一也。

生之遭遇，固極危困，而學業荒落，至不可言。自變故以後，兩遭危病，再遇凶賊，皆瀕於死亡，幸復苟活。一昏一嫁，拮据靡寧。加以婦病連年，每至沈篤，終於

溘喪，在庚寅之三月。生夙以疏頑，不省家計，婦没之後，勉爲料理，雖下至米鹽委瑣，不能不問，而徒然勞憊，終亦無益。館席久廢，經史不理，學道之心，轉益纍戾，上負吾師，下慚吾友。生之大辠，二也。

生固已至愚極駑，不任驅策，而聰明强力之士，尚不乏於吾黨。或舊在門墻，或轉相私淑，無不兢兢於《證人社約》，罔敢失墜。桐鄉張履祥，素履樸實，澉水吴蕃昌克承二父之志，皆夙所奉教。自餘好脩之士，所在多有。遠者不能悉數，武林則有西泠諸子爲之鼓吹，而鴛湖之秀，亦絡繹不絶，斯文領袖，必有其人。又聞婁江以東，學古慕道，發揚夫子之明教者，且項背相望。近則更有龍山諸子，與確兄子十數人，爲省過之會，莫不服膺道訓，斐然可觀。庶幾風流未泯，振興有日，而或名心潛伏，或客氣用事，自非大力，莫克剗除。而確復優游，不自振拔，不能宣暢師教，錫以和平。生之大辠，三也。

惟吾夫子之道，廣大神化，雖死猶生。其大啓我後，俾不迷失。闇者使通，懦者使力，競者使恬，浮者使實。雖確之頑鄙，猶可鼓舞而變化之，俾得晚蓋而少逭吾三辠之萬一乎！號泣哀籲，惟夫子之仁慈，憐而許之！

告山陰先生文 乙未

明明我師，雖死猶生，我呼我號，在天之靈。《葬書》非古，《大學》非經，確也闢之，不遑敢寧。嗟如之人，否塞晦冥，莫我能信，習解相縈。矧越後世，蠱惑奚勝！確爲斯懼，幽憤填膺。至聖大賢，千秋孔、

曾，赫赫靈爽，確敢妄攖！粵程、朱子，有宋之英，疇曰非賢，日升月恒，偶焉薄蝕，終仰其更。何當衆咻，遂閉堅城！師同雒、閩，頡頏孔庭，雖越千載，靡異親承。上咨宣聖，下質朱、程，是耶非耶，昭然甚明。確之誣罔，是殛是懲，如其未謬，寧弗吾矜！大啓我後，如寐斯醒。葬依《周禮》，學歸正誠，格致非始，誕妄悉屏。俾是聖學，遽底廓清，若大路然，既康且平。師之厚德，永世其馨。敢陳告詞，激切屏營！

告先府君文

維歲丙戌七月朔，不孝男確薄以牲醴之儀，致祭于明顯考，某公府君之靈曰：

嗚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此言自童時習聞之。故薙髮則虧體，虧體則辱親，虧體辱親又何以爲人！去秋新令：不薙髮者以違制論斬。令發後，吏詗不薙髮者至軍門，朝至朝斬，夕至夕斬。

或曰：「子未可以薙乎？」曰：「確生無益於時，正憂不得死所，而以不薙髮死，確其無忝所生哉！恃此盟也而勿薙，以至於今獲全。近聞不薙髮而見執者，法未必死，而大僇辱之，終亦不免於薙髮。夫不殺而終薙髮，則名垢身辱而吾志不得遂，即憤而自殺，而已無解於虧體辱親之辠。如是以爲義，恐又非昔賢之所許也。故同辠也，而吾猶將擇乎未甚僇辱者。故確亦思變計從俗也。而髮非確之髮，父母

所遺之髮也。不敢自擅，❶敬齋卜日，請命於顯考而迺從事乎！」

或曰：「盍先死之？」「母在不忍也。」「然則子前又何以不畏殺？」曰：「苟虜而見殺，則是非人子之獲已也，義不得不爾也。且吾昔之所爲不畏死者，非揚揚然號於人曰：『吾髮未薙，爾執於官而殺之也。』凡可以晦迹而全生者，無不至也。倘萬不幸而卒見獲而被殺，而吾心亦可以無愧矣。與無故而先自殺，以棄吾母者微有間。」

其然乎，其不然乎？ 謹告。

告先府君文

維歲丁亥四月朔，越有五日，不孝男確敢昭告於顯考府君之靈曰：嗚呼！ 父之生我，四十四年於兹矣。德不加進，而髮齒日衰，罔極之恩，終身遂無由報。事已至此，悼恨何如！ 家自司訓梅岡公而下，于今六世，爲國名儒。一旦地坼天崩，逡巡向異類乞活，犬馬猶戀舊主，而况人乎！ 革命以來，即思告退，以不忍寫弘光後年號，因循未舉，謂歲試不到，將自除名。今年春，學廩又已開支，而歲試未有期日，益復遷延，爲疢滋深。將卜日告於先聖之廟，隨呈本學，求削儒籍，終爲農夫以没世。悲夫！ 男之不肖，截髮毀冠，久竊儒生之號，知神之爲恫久矣。是以敢告。

❶「敢自」，惜本作「自敢」。

補

生日告先影文 癸巳

確以冥頑，向辜教育，志業未就，奄及五旬。追念劬勞，不勝愴感！潔玆牲醴，報萬一之深恩。嗚呼！此未死之身，疇非遺體？其復不自愛，以貽所生之羞。神鑒孔明，不敢望宥。

哭表姪丁大赤文

嗚呼！吾大赤其未可死也，而竟以是月十一日死。余時館洄塘，且未知其病，又何以知其死耶？死後四五日，人有來言大赤死，余悲咽至不能出一語。來言者曰：「此未必真，吾子胡遽耳？」余曰：「誰以死誣大赤者！此言大奇，當不妄也。」既而知其果死，迺與爾友徐高伯洎兒子翼同鼓舟而東，撫汝棺而哭之。其辭曰：

嗟吾子之忠醇兮，文與人而皆樸；行循循於規矩兮，異乎後生者之浮薄。謂厚者之必永年兮，胡斯理之難卜！

憶昔西園之雅集兮，家樸菴與仲襄；洎吾與汝與檝姪兮，又俞、查之雁行。此六七子之嘐嘐兮，志遠古而翺翔；維吾子之加勉兮，尤殷勤乎篇章。計五藝之間搆兮，戒未明而畢集；聞卓甫之雲板兮，子秉燭而先出。諸子就而分火兮，咸呷唔而奮筆；忽文成而痛飲兮，吾念此如昨日。

何運會之愆忒兮，驚天地之崩隤。各旦夕之不保兮，悲同人之仳離。去歲之秋，天先奪吾禹錫兮，今子又忽焉其安歸！雖吾亦無樂有此生兮，念親老而難棄。茫乎置理亂於不聞，惟子與禹錫爲得

計。固知非一死之爲難，但置此生者於何地！念吾子之寡兄弟兮，仲多才而蚤逝；今并不慭遺吾子兮，何天道之昧昧！

痛爾母之敏勤兮，羨家道之整整；適寇虐之不遏兮，至一歲而五遷。悼衣食之頓乏兮，而母不言而哽哽。竟煩憂而溘死兮，知其目猶未瞑。

念爾父之老病兮，髮皤皤而蚤衰。須杯醪以遺年兮，恃吾子之怡之。汝不念而竟死兮，又遺之以穉子與弱妻。

爾祖母八十有三兮，兩目盲而身痿。痛老人之多哀兮，方哭爾母之未已。吾每見必相持而擁涕兮，今又大聲而哭子。

吾父姊弟共七人兮，獨爾祖母之尚在。見爾祖母如見吾父兮，今哀哀其何以卒歲！凡此數者，子寧不傷于心兮，竟終然而見背。

嗚呼！死者不可復生兮，徒悲亦奚謂也！而不悲又無以爲情兮，然吾憂其殆也。吾何以告爾祖母與爾父兮，不悲而豫兮；姑留此餘年兮，以視爾孤子與寡婦兮。嗚呼！人生若旦暮兮，可不懼歟！

祭婦文

吾婦以庚寅三月三日死，人事忽忽，未暇哭子，即哭子而未暇文也。今死十有三日矣，人事稍定，又是月之望，遂蚤起焚香而哭之。其詞曰：

嗟乎！吾累子，吾累子！吾以貧累子，貧而懶愈累子。吾實不學，子謬以我爲學，不敢以家累吾學。吾有父母，子爲吾養，吾不知；吾有子女，子爲吾衣食，吾不知；遂積憂勞而有此病也。

人亦有言：「糟糠之妻。」糟耶糠耶，何嘗夢見，徒虛語耳。子於糟於糠，日用飲食，誰則知之？豈惟人不知之，且不欲使吾知之，而吾實知之，而吾敢忘子耶！今有女甫嫁，有子甫昏，可以少息；有薄田數畝，皆子之遺，可以不糟，可以不糠，而子即棄去，能不悲乎！

子病將死，欲我請女姑於榻前念佛，既不汝從；又囑我於死後入木作道場，五七拜懺，七斷誦經，我皆不從。非我子吝，禮所不許。子病，每勸我買妾，我不買；子病將死，又勸我亟取後妻，我不欲取。非我子違，我夙有頭暈腰挫之疾，今腰病甫退，又患耳聾，與人對語，如隔重墻，了不聞一字，衰老之狀，百端並起，其奚能及此耶！

嗚呼！八十四歲之老母，何人供養？七年之幼子，何人看視？人謂吾毋多憂，多憂吾不敢，無憂則何能！前路茫茫，未知終極。子之劬勞，吾生不敢忘；吾之孤苦，子死而竟不念耶！嗚呼，尚享！

補 爲董女告阿母文

維庚寅年四月初六日己丑，去母之日三十有五，蓋俗所謂五七之辰也。母嘗命我於是日請僧衆禮《梁王懺》，以報罔極，而吾父不許。死母之言，不可棄也；生父之命，亦勿敢違也。雖然，兒豈敢以生死異心哉！惟義之從而已。母言而義，雖死行之；父言非義，雖生拒之。今母言俗也，父言禮也，故從父言而不禮懺。敢薦牲醴，告所以不用母言之故。

嗚呼！母以兒等三人，勤苦半世，蠶

織之勞等上婢，衣食之惡等下婢，漸積成病，而遂見背。嗚呼！母豈不能棄勞而即安者哉！然而不能，則是吾母之病之死，皆以兒等故也。如此養兒女，誠不如無兒女。嗚呼！嫁女婚男，而不獲偷一日之安；女嫁男婚，而不及待一日之養。悠悠蒼天，長恨何窮，嗚呼！尚饗！

告捍沙廟土地文

先室王氏病篤之日，諸子某某等不忍坐視其死，相與持酒食以保於神，而廟人又勒其狀以爲後拔地，某竊非之。夫使保而當耶，則神留吾狀以爲憑，而告之於天，弗容拔也。今病者已死，則是神之不准吾狀而棄之也久矣，又焉用拔！

諺云：「一字入公門，千牛不能拔。」故吏受賄而拔之，則官得而罪之。官受賄而拔之，則朝廷得而罪之。故弗敢也。今神不問是非，不置曲直，而獨以飲食細故輕受人保，後又以酒食細故而拔之，若兒戲然；曾墨官贓吏之不如，又可以爲神乎？

蓋土地之所司者，年穀豐歉之事。其在此廟者，則又兼司陂塘堆舍，捍禦風濤之事。故歲始而祈之，歲終而報之，水旱風雨之不時則禳之，海蝕沙岸，侵民廬舍，則禱之，則神享之。若夫疾病死生之事，神何與焉？保云過矣，又將拔之，不愈誣乎！

雖曰穆卜之禮，古人不廢，禱爾上下，於文有之，然而《金縢》之書，傳之再世，以動天威，不聞當時又告而拔之也。拔保狀之説，尤爲不經。此皆愚民貪欲，託於神以飽其腹者，自污污神，獲罪滋大，某不敢

雷同，以爲神羞。敬告。

公奠許元忠文

嗚呼！人之云亡，古今同嘆。胡弗憖遺，俾是模範！而無疾病，溘焉一旦。

嗚呼！公之篤學，天性所鍾。氣若春雲，聲如曉鐘，淩厲奮發，老而彌雄。磊磊胸情，不可一世，管樂自期，指畫天地。堯、舜君民，如取如寄，學富數奇，垂老一第。而百六之運，適焉是遭，操刀小縣，搢笏衰朝。懷抱未展，風散雲飄。牢落家山，遲迴故里，澆花蒔竹，窮經課子，忽忽不樂，未嘗忘死。聆公言笑，如僞如誤；讀公詩文，如泣如訴。睠懷故君，褱回永慕，三閭大夫，長沙太傅。

爾其窮愁著書，廢日失時，上究千載，下攬來玆，鉤深探賾，抉奧搜奇，窮年皓首，揚雄、左思。若夫佳節令時，花晨月夕，好鳥鳴呼，賓朋讌集，賭墅圍棋，嘯歌自得，斗酒百篇，淵明、太白。而醉翁之意，夫豈在酒；歌以當哭，飲亦含詬。塊磊未澆，二豎先守，百年同心，一日分手。

嗚呼！人誰不死，未有如公，生平勁直，易簀從容，不及家事，唯詠《王風》。游子遠歸，輤木素備，必慎必誠，無愧無悔，天若啓之，以報善類。山亭寂寂，雲木蕭蕭，容庵晝揜，書卷塵高。我來自山，即爾林臯，不聞吟聲，陰風暮號。嗟乎痛哉！哲人其萎，民庶孔悼。

皇天示災，十月之朔，日有食之。孰不震驚，況我親知。是月朔，適有日食之異，而許元忠是易簀之夕。某等或玷金蘭，或託肺腑；或交令子，或辱世誼。敢曰庸庸，古學是

志，道業未成，咸資砥礪，胡天不弔，典型遽墜！ 呱呱弱穉，黯黯靈輀，大辛之悲，亦某等之悲。 知死知生，傷弔咸宜，敬陳薄奠，侑以俳辭，赫然神魂，其來格思。

偕檝姪祭徐季嘗文

嗚呼吾兄，守廉貞兮！ 君子固窮，昔所稱兮。兄無間然，垂令名兮；雖飢而死，勝飽生兮。何愧何怍，游窅冥兮。

嗟兄之學，晷無停兮；自髫迄壯，日吚嚶兮；如癡如騃，失寢興兮；極深研幾，造至精兮。未及四十，髮星星兮；終不爾負，賢書登兮。胡生不辰，喪亂仍兮！ 蹙蹙四方，吾焉征兮。

卷而懷之，道固應兮。逍遥林端，歌獨醒兮；布衣蔬食，有餘榮兮。脩篁覆屋，梅欹楹兮；月明在天，影交横兮。兄時最樂，求友聲兮。左持大螯，右巨觥兮，痛飲狂呼，驕步兵兮。

浹日累旬，如勿勝兮。退而寂然，蓬門扃兮；城耶市耶，足跡屏兮。白首著書，槁木形兮，晨炊或斷，浩無縈兮。道之所貴，俗所輕兮。爲人推罵，物之情兮。心常泰然，莫我攖兮。忍以爲勇，墨爲明兮。

兄之晚年，稱向平兮。胡然碌碌，寡安寧兮！ 一蔬一食，手經營兮。諸子克紹，名峥峥兮，學先生計，庶阜成兮。奚所從來？ 理虧盈兮。兄之無欲，潔且清兮。爲我後人，留其嬴兮。何以報之？ 竭股肱兮。養不逮存，哀惸惸兮。

張子來遷，展兄塋兮。情之所鍾，言丁寧兮。期我秋間，顧茅衡兮；言笑永日，樽酒傾兮。何圖斯語，終無承兮！ 一病

奄忽，乘雲輧兮！

仰兄道貌，儼典型兮；兼脩厥德，日懋增兮。宜眷于天，獲脩齡兮；如南山壽，不騫崩兮；如日如月，升而恒兮。奚而先我，蚤凋零兮！

吾之寡昧，無一能兮；兄何愛之，相繆矜兮？屬纊拳拳，及老朋兮；聞言哀感，哭摧膺兮。視殮而歸，心怦怦兮；疑醉疑夢，竊自驚兮。伯也腹貞，尤痛兄兮。欲之洄塘，羞杯羹兮；羸老龍鍾，艱遠行兮。有子概世，曾受經兮，隨我而西，奉過庭兮。有酒一勺，菜一莖兮，以奠以獻，兄之靈兮。物雖無腆，德惟馨兮。兄其來臨，歆吾誠兮！

祭葉四母舅文 大兄命作。辛卯九月二十七日。

惟昔吾外祖之敬業兮，發藝苑之芳聞；蔚神宗之盛時兮，歲己卯之一人，誕荀氏之六龍兮，咸踔越乎等倫。謂錫嘏之無疆兮，胡履運之邅迍！既及身之未竟兮，復不福其子與孫。

吾伯舅之令德兮，允斯文之宗匠；悼志業之鬱滯兮，遽中道而殞喪。子仲舅之子而勿終兮，至一再而始巹；又煢煢其衰蹇兮，離黍禾其彌望。吾仲舅之邁往兮，志愈老而益壯；子爾昭之敏給兮，知弓裘之克抗。忽相隨而奄逝兮，藐穉孫之奚仗！

既伯仲之蚤背兮，又何羣季之殀促也？遺諸孤之孱尫兮，惟吾舅之閔鬻也。

祈一人之壽考兮，謂百年猶未足也。胡天道之昧昧兮，奪吾舅之乃速也！

嗟吾舅之集蓼兮，遘閔凶於童孺：甫三歲而失恃兮，十三歲而失怙。娶鳳林之淑貞兮，曾未幾而告訃；方踰艾而再鰥兮，茫析薪之誰荷！四窮民之無告兮，而吾舅居其三也。誠仁王之所閔兮，矧宗戚之痌瘝也！幸爲後之夙簡兮，謂惟炳爲淑賢；固詢謀之僉同兮，亦倫序之罔愆。嗟炳子之受田兮，懼不給乎粥饘；紛食指之繁多兮，吾奚卜其歲年！翳獨余甥之慟哀兮，宜有心之共憐。

惟吾舅之明德兮，歷多艱而罔怨；克自勵於幼孤兮，至衰老而靡倦。謂科名吾故物兮，將取攜之如券；忽遭亂而乞休兮，亦娱志於篇章。詩直追夫鮑、庾兮，書夙擅乎鍾、張。吾衰年之甥舅兮，時棋酒之相羊。憶今年之三月兮，攜花下之一觴，意流連而靡盡兮，紛白髮之翱翔。知舅情之不厭兮，尤母心之最康。庶往來之數數兮，慰夙夜之所望，何遂成夫永訣兮，遽沈疴之勿臧。

八十五之老姊兮，率我踰耆之小子，遠匍匐而將奠兮，哭吾舅而不能起。告懿親之拳拳兮，謂吾來非得已。痛吾弟之肯堂兮，僅數楹之末圮；膌瘠畝之無多兮，復瓜分其餘幾！爾同祖之兄弟兮，夫奚分乎吾爾；祈共相我厥孤兮，慎清門之舉止。惟長壻之英達兮，又諸孫之濟濟。念外家之一線兮，慘孤危如卵累；宜扶持之益力兮，共均安之休祉；寧惟妥吾弟之靈兮，實吾父母之所慰。責某等之切切兮，爾奚忍乎渭陽；視顛隮而莫救兮，置吾言之若忘。

承母命而痛心兮，抒悃誠之數行。苟

斯事之有濟兮，其敢憚乎趨蹌！ 知吾舅之式臨兮，默啓佑夫羣良。 永百世之宗祊兮，與天地而久長。

哭孫幼安文

今之議者必以幼安之客死而未有子也，而追咎其出，曰：「惜乎其多此耳！」確獨以爲不然。 夫以幼安之死無子而惜其死，則幼安一出而馴致貴官，積財鉅萬，多男而壽考，便以爲幼安不虛此出矣。 此真至愚極陋之見，烏足以定賢人君子之品量哉！ 向使幼安於道無聞，雖抗志不出，簞瓢屢空以終其身，而吾曾不以幼安重也。即一出而馴致貴官，積財鉅萬，多男而壽考，而於幼安又何如元本作「有」。也？ 知富貴顯榮之無加于幼安，則知雖客死無子，而亦無損于幼安也。 又何尤乎！

向者變革之初，幼安嘗削髮皈空門，有終焉之志。 既而以家貧母老，彊顏一出，意大不怡。 故幼安之削髮皈空門，非正義也；而終至於不得已而出，尤非所願也。 吾知幼安有所以爲幼安者，而不在乎區區之間也。 幼安終非富貴之人，使幼安而在，吾知其席未煖而賦歸來，不待言也。而幼安遽死，徒使吾言之不信于人。 嗚呼！ 可痛也夫！

幼安之天性孝友，孜孜好學，有過人者。 其抑心下志，忠事儕輩，切切偲偲，奬率羣材，如將不及焉。 幼安文章氣誼，吾黨莫之或逮，而畏義隱約，終始一貫。 其不變節于當官可知也；其將終無所遇而返可知也。 則幼安雖出，而其所不死者固在也；則幼安雖死，而其所不死者固在也。

幼安何恨！

吾悲世士之論，不知本末，而徒相切切然以幼安之出爲耻，且以幼安之出而遽死爲耻。嗟乎！此夫不自知其可耻，而漫焉以耻人之不必耻。吾所以致痛于幼安，而不能不遺憾于俗議之悖也。

哭吳子仲木文 丙申二月朔日

嗚呼！以仲木之孝而死，以仲木之方壯年而死，多材好學而死，力善若不及而死，能不悲夫！嗚呼某無知蚤衰，於斯道已無望，惟日有望于同人；而仁賢凋落，前冬葬開美，今春殯仲木，天之奪我良友，如將弗及，抑何慘與！

嗟乎！人孰無死？忠節先生死忠，吾子死孝，死復何憾！顧先生不可以不死，仲木不可以死而竟以毀死殆，亦賢者之過矣。嗟乎！人孰無死？死生命也。仲木固以毀死，世人不毀亦皆死，何獨毀能死人哉！而同人或云「仲木而死，則爲善者滋懼」，其然乎，其不然乎？

仲木年纔三十有五耳。而世人或死於三十五年之後，亦或死於三十五年之前。要之，於死生之際何等耶？死同，而所以死不同。仲木雖死，有餘馨矣，奚哀傷之與有！惟是本生母夫人在堂，妻少子幼。此在釋氏，欲一切脱離，曾不足致懷，而在吾儒則殊有未能忘情者。兄臨死數日，從容語笑元本作「笑語」。灑然安命，何其適也！嗟乎！生死元本作「死生」。之際，蓋亦難矣。俗士不勝可憐之態，而賢者又或矯而過之。予懼學者之于仲木或舍其日用常行、孝友敦篤之懿德，而反稱其去

來順適之達情，則失吾仲木遠矣，是以又具論之。惟仲木生平樂受盡言，其亦尚聞予言否？

祭吴仲木文

丙申二月十二日，同學弟陳確，從龍山友人蔡遵、朱天麒、祝沇、許龠、查樂繼、查嗣琪、祝潚、許全可，洎確之諸子檝世、錫世、枚、煌世並兒翼等，以醴羞之儀，致祭于吴仲木社兄之靈，而確又爲文以哭之。其詞曰：

嗚呼！吾黨之好學者，獨以仲木兄弟爲首稱，同人向往，若奉師傅，而仲木何忍舍之而長往乎！嗚呼！三四年以前，仲木與海内諸名賢交甚懽，而時不遺某。三四年以來，仲木與某交，洎某之諸貧交，交甚懽而亦不遺諸名賢。然而仲木遷善之疾，改過之勇，奔軼絶塵，俾某等皆瞠乎其後者，則惟此三四年來之學。某嘗與龍山諸子撫掌稱嘆，謂仲木將遂爲聖賢中人矣，吾輩優游，且自處何等乎？何意勤者没而惰者存，周公《無逸》「克壽」之言，遂不復驗，是可痛也！

仲木夙工詩古文詞，時輩莫及。人曰：「《忠節先生年譜》是仲木平生一篇絶大文字。」余曰：「有進焉者。仲木之居母喪，是一篇大文字。」去春同人聞仲木之過毁，皆惴惴焉有不勝喪之憂，惟某亦屢書争之，而仲木之哀毁益甚。人皆曰：「此仲木之過。」然而古之君子有水漿不入口七日者，有五日而不食者，有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者。如以過，則古之大賢者固已過矣，奚獨仲木！至于死生，命也。曾子

毀，不死；顔子未毀，先死。禮之所訾，何足以擠賢哲乎！

嗚呼！此乾坤何等時也，亂離瘼矣。我輩有生之苦，無生之樂。子之死，誠樂矣。子在地下，有山陰先生以爲之師，開美、玄趾以爲之友，父子伯姪懽若平生，元本作「素」。伯載接侯，更奏塤篪，天下之樂，殆無過此。宜仲木之元本此下有「臨死」二字。言笑晏晏，略無憂戚也。嗟乎！吾言過矣，吾言過矣！斯豈吾仲木之心乎哉！生死一理，生死一心，雖生者之戚，而元本作「抑」。亦死者之痛也，奚其樂？仲木之勉自懽慰，其重傷母夫人之心與羣季之心，而然乎？否乎？

哭徐敬輿孝子文 癸巳

嗚呼！人心失，禮教衰，而斯人之絶無異於禽獸也，非一日而然矣。執親之喪，而飲酒也，食肉也，室家之歡宴也，欲不謂之禽獸，可乎？某昔之居父喪也如是，既而追痛無已，則嘗爲之著《喪實》，以呼號天下之爲子者，而莫之或應也。

於山陰，得劉世兄伯繩子焉，去吾師之死已九年矣，而猶未復寢與膳也。問何以至是，則重痛吾師之以饑餓而死焉故也。於錢塘得二徐子焉，居母喪，幾大祥，而猶未復寢與膳也。此禮之常，無絶奇者，而世俗之士鮮能行之。非惟然也，雖夙稱學道知禮之士，亦鮮能行之。吾故聞而愧焉，欲敬拜二子而納交焉，不可得也。

則張子尹來先示我以所酬之書。視其書，則皆鍾、張之古法也；誦其書之文，則曹魏之清華者也。因其文以求其人，則踽踽然而窮，浩浩然而適，廩廩然而嚴，而志不忘在溝壑者也。吾見而喜焉，欲敬拜二子而納交也，愈不可以已也。

去秋之仲，則二子儼然過而教之，以我稍自異於世俗之士故也。我屬有幼子之嘉禮焉，二子不脱衰而見，亦不以世俗之士而待我也。得益親其道範焉，聆其微言焉，且數晨夕而未已焉。則見其氣剛以沉，其才肆以敏，其思静以遠，其方介也可畏，其温下也可親。則吾昔之所爲愧者益愧，喜者益喜，將與二子久要焉，白首焉，且與吾之子若姪世好焉，而未有窮也。

曾幾何時，而敬輿竟棄我去，且竟棄孝先而去。天之所以生敬輿，如是而已乎？敬輿之所以交我，如是而已乎？嗚呼！可痛也！方敬輿之病痢也，尹來謂我曰：「敬輿之病不起矣，吾師麗京之言也。爲之奈何！」予曰：「不然。雖麗京之手與目，未若吾之臆也。敬輿，吾未見有死法焉，而何憂乎病！」而敬輿竟死。使吾之不能以臆勝麗京者，敬輿而已。嗚呼！可痛也！

孝先兄弟幼孤，未幾遘亂播遷，厥居未奠，母子流離，動遭白眼。前年有母之喪，去年冬又有敬輿之喪。嗚呼！敬輿已矣。胡天之所以厄我孝先不遺餘力之若此也！則吾又遑知非天之所以玉成孝先之不遺餘力之若此也！則吾孝先其重自愛以愛其弟若姪，所以仰承乎天之所以玉成吾者，亦不遺餘力焉，其可也。

今年春二月，自山陰歸，始得同吳子

仲木過孤山拜而哭之，去敬輿之死，將百日矣。棺衾之費何自歟？妻帑之食給歟？葬有日歟？吾皆不得而知之也。則友朋之不足恃，亦已甚矣。則吾所以責孝先之意，不能不益亟矣。嗚呼！痛哉！

乾初先生文集卷十四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祭　文二

祭查母朱碩人文

嗟乎！士固有遇不遇，况婦人乎！雖然，使生孔、顔於盛王之世，位不過三公，功名不過伊、吕，無絶奇者。故士窮則道彌厲，女窮而行益至。顧其人何如耳，窮烏能累乎！然窮一也，而所以處窮之道有不可同年語者。每見世儒無識，喜揚節烈，於幽貞之德略而不宣，吾甚恨之。夫女子不天，遭履厄難，一時引義，千秋嘆咏，其誰曰不宜？至若艱貞備德之婦，畢生憂苦，無烈女赫赫之聲，而檢其行事有萬非烈女之所能忍者，又曰此恒德，不足道。嗟乎！此吾夫子所以致嘆於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者也。其亦不知輕重甚矣！

今且無論世俗，即書傳所載，有若查母之上不愧舅姑，中不愧夫子，下不愧諸子婦者乎？非徒不愧而已。其上事也，循婦之職而兼脩子之道；其俯育也，有母之愛，而又有父之嚴。是以二人悦豫於上，諸子恭義率德於下。且而外内之事，心計手營：五婚二嫁，黽勉過禮；堂構奕然，以新以拓；不出户庭，細大畢舉。而美利不言，括囊無譽，是爲難耳。

嗟乎！人事不可知而可知也，天道可知而終未可知也。方查母未結褵之時，而夫子已病也。人皆爲母憂之，曰：「胡天厄我母之甚乎？」而母曾夷然若不我厄也，來而事夫子益恭，相夫子益勤，四十年如一日也。豈不劬勞，然夫子愉矣。豈無荼苦，然夫子逸矣。夫子雖善病乎，而翻獲壽考，非吾母之賜哉！故曰：人事不可知而可知也。

及吾母之教諸子而皆有令名也，人又爲母慶曰：「天之報我母，若此其不爽乎！其後先摶羊角而上，可計日待也。」乃以二南之才之學而尚遲一第也；二典之直躬慷慨，而傫然病廢也；二宜之粹質雄文而弱冠蚤世也；二雅之潛光隱耀，二宋之風舉玉立而皆未獲顯懿也。故曰：天道可知而亦未可知也。

語云：「是藨是蓘，必有豐年。」言雖歲運之靡常，而積勤之終必有穫也。今吾母之所以教諸子，與諸子所以承吾母之教，可謂藨蓘不怠者矣。而吾母卒不能豐年之待而溘焉仙逝，諸子能不悲乎！而某等能不悲諸子之悲乎！嗚呼！母雖死矣，諸子其敢忘吾母之教！必且勤道不厭，以康病父之心，而大慰死母之靈。如是，則天雖不可知，而終無不可知也，是在諸子矣。尚享！

祭查母朱碩人文

嗚呼！俗士苦不知道，羞語錢財，卒敗行檢。而孔、冉論治，先富于教，自唐虞以來，未之有改，慎此者昌，失此者亡。故老氏寶儉，《易》嘉安節，家國天下，同條共

貫，安可忽乎！

往學憲先生之貽，固云贍給，然入爲後者三，而太學公獨能大其業。《中庸》稱文王之無憂，但言述作，不及壼德，蓋其略也。夫千金之家，久而不治，則誅負盈門。今以太學公之優游無爲，而家日起，雖清浄致理，有合太上之道，而吾母之綜理精密，克贊於門内者，又烏可没也？

聞之福報之理，積憂勞於前者，必獲康樂於後。迺者英來兄弟，頡頏雲路，諸孫之秀，玉立於庭，家門餘慶，方來未已，母宜康强久視，坐享無涯之福，何太學公即世未幾，而母即奄逝，豐於功而嗇於報如是者耶？吁嗟！吾母遭世衰亂，近十年間，遘百凶毒，幽憂成疾，以至於此也。

歲之壬午，貪尹煽虐，借名欽件，蔓抄吾民。我太學公輸家之半，尚猶未厭。屬伯子雷奮，羣兇斂手，家以稍安。而載經鼎革，寇虐未遏，毒螫之加於母家爲甚，剽劫不已，卒焚其舍。西依鳳林，聖儀蚤世，弱嫠哀哀，母心如擣。來遷於我，夫子殞喪，一慟暈仆，哀踰華杞。盜又不戒，英來受創，母子驚魂，奔竄城邑。廛市湫隘，不能容居，伯仲與季，分而爲三，蕩析離居，歲無寧宇。今年夏，又有季子之喪，白首哀號，二豎遂守，豈不悲哉！

七月之杪，我從子某西來候母，英來將俶裝北上，深以母病爲疑，殷勤問某。而某不能力止，使英來遂負終天之恨。某聞訃，嘆悼曰：「是吾之罪也夫！是吾之罪也夫！」嗟乎！豈惟確一人之疚，某等久辱世誼，孰非猶子，聞言哀感，痛結於心。嗚呼痛哉！厥居未奠，靈露逆旅，朔風游子，四千里外，知耶未知？悠悠蒼

天，長恨何窮！　嗚呼！　尚享！

誄查母許碩人文

孔子之係《家人》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其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久矣夫，家道之貴嚴。故雖母亦得稱嚴君，而母德之第以慈著，非其至者也。

惟碩人之適查也，遭家不造，業中落，母則相夫子其皇君，以勤起其家。及其皇君蚤背，諸孤藐然，未知所成立，母則以嚴教其子。是故有母之勤，而向者惺玄先生之家雖廢而弗廢也；有母之嚴，其皇君雖死而弗死也。母道之貴於有家也如是。

嗚呼！　人類何常之有！　有鬚眉而巾幗者矣，則亦必有巾幗而丈夫者矣。非他人，碩人是矣。人孰無生，貴生有所益焉耳；人孰無死，貴死無所恨焉耳。

碩人夙奉兩隮先生之教，克恭婦事，理查氏既衰之緒，持數世孤撐之門户，而日益光大也。潔酒醪以娱賓，而四姓之姻婭，遠方之賢者，至而如歸也。不出户庭，灼知其人之賢不肖，而石丈兄弟之交日益慎也。欲其子以色養，不欲其禄養，而石丈兄弟之德日益脩，守日益固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石丈兄弟有焉。《傳》曰：「能如是乎？　與子偕隱。」碩人有焉。

嗟乎！　俗流失，世敗壞，而先王之禮之不可復行於後世也，非一日矣。頃吾聞碩人之喪也，家錫姪爲相，欲爾、住浮、公息諸子爲之左提而右挈之，非《家禮》之所行勿行，非《家禮》之所止勿止。使吾鄉得一改陋俗之觀，而式於先王之禮教者，自

碩人之喪始也。進而求之石丈兄弟，哭泣之哀，饘粥之食，煢煢焉，皇皇焉，雖以石丈之病之甚，克自勉於禮焉。使吾黨之士知親喪存乎自致，而不忍自夷於禽獸者，自石丈兄弟之居喪始也。有子如此，母復何恨乎！

是故有母之嚴，而後有諸子之賢；有諸子之賢，而後能行先王之禮。自今日以後，士之志於復古者，不幸而至於大故，得一以碩人之喪儀爲準；人子之欲自盡其哀情，而不甘同於行路人之衎衎酒食者，一以石丈兄弟之居喪爲準。或翕然遂成禮俗焉，抑亦未可知之事也。則石丈兄弟錫爾之孝，不更無窮乎！而母之教不益廣乎！

哭韓卓甫文

嗚呼！吾之知卓甫也，以卓甫肯直言攻吾之過，卓甫亦復不自掩其過，而樂吾之攻之也，兩人以此稱相得。甫一二年所，而我與卓甫各東西歸，歸不數數得相見。卓甫則業醫，醫名日起；我學道，道業日退；是則卓甫初不以去我爲憂，而我乃深以去卓甫爲病也。

既而尋卓甫醫名之所由起，則謂卓甫每治病必廢寢食而求所以生之。其生之，則若非吾生之，不責其報；其不生，則若吾不生之，又廢寢食而求其所以不生也。故醫名則日起，而卓甫已數致嘔血。某聞之而嘆曰：「古稱好仁之愚，卓甫其是乎！」

夫病之不死者，卓甫雖不廢食寢，固

不死；病之死者，卓甫雖廢寢食，固死。由此言之，卓甫雖廢寢食於生死之病，而兩不爲功，而徒以其身殉，卓甫殆不得爲知矣。吾嘗欲以是言告卓甫，且欲告同志之凡業卓甫之業者，而皆未之告，亦以卓甫之去我而東故也。而卓甫竟以是死！嗚呼！吾之攻卓甫，不若卓甫之攻吾勇也。吾負卓甫矣！雖然，以我殉病者而殺其身，與以病者殉我而殺人之身，二者之相去又何等乎？則卓甫固愚矣，而仁故厚矣。

吾聞卓甫甚貧，去年獨舉三世之喪，不一以累諸父羣弟，卓甫若預知今日之死者。某固嘗有勸葬之言，亦以見卓甫之勇於從義，而卓甫自此亦可無所恨於地下矣。若夫卓甫雖無子，弟之子則卓甫之子；卓甫雖尚有母，卓甫之母則弟之母也。命不可留，❶俯仰何愧！此亦非卓甫之恨矣，在子若弟元本有「者」字。勉之而已矣。獨使我一旦失此直諒之友，不得元本有「復」字。聞吾過，斯則某之所深恨焉耳矣。

送祝開美葬管山祭文

嗚呼開美，管山尺土，終埋良友，使皤皤故人，永隔幽明，能不悲夫！

嗚呼！確之闇懦，負兄實多，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兄遺言祔葬，而後人弗克遵，弟不能力争，致暴骨十年，卒分葬此山，罪一也。遺言勿令諸子得習舉業，養吾、二陶嘗問弟云何，弟謂習舉業似亦無害，但不可出就有司試耳。竟用弟言，兼

❶「命」上，原有「已」字，據惜本删。

習舉業，而兄之仲子恒明遂欲出試，雖將來必且革心，而弟不能防於未然，使曾有褰裳之失，罪二也。確復過自暴棄，老大而無成，弗克率先令子令弟偕登大道，猶不免爲流俗之人，罪三矣。自兹而外，確所負兄者不能悉數。嗚呼！若確者，其猶自列於人類乎！

今年六月，又妄作《大學辨》一篇，同人皆以爲罪。兄之明知，雖死猶生，必能爲弟精别是非。若確言誣罔，其上告我山陰先生，立賜幽譴，以正無知妄作、謗古惑衆之罪。此孔門鳴鼓之義，於兄所必不能辭者。若猶有愚夫之一得，其亦大啓我後死諸賢毋俾世迷，使聖學復大明於世，兄之惠也。

兄昔在師門，任道甚勇，今豈忘之！敢因諸同人祖奠之誠，附竭愚衷，並辨書數篇，焚靈輀之側。明明開美，勉垂昭鑒！尚享！

哭吴子裒仲文

己亥正月初五日丁酉，吾友吴裒仲死，而先仲氏即於是日發病，某未能往哭也。十四日戊申，而先仲氏死矣。又越十日，始得從同人往哭之，哽塞不能出一語，故歸而屬之以文。其辭曰：

確幼學於伯仲，則以兄弟爲師友。晚年獲交澉湖，諸吴子相規也而日相親，則又以友朋爲兄弟。友朋兄弟，吾未知其孰親而孰疏。無何，丙申正月，仲木以毁死。殮之日，而先伯氏之疾發，越月而伯氏死。今年正月，裒仲亦以毁死。死之日而先仲氏之疾發，未盈旬而仲氏又死。何兄弟友

朋死喪之哀相隨而至之彌速也！此確之奇痛也。

仲木之哭母也，期而死。哀仲之哭母也，將期而死。兄弟死孝，既若合符節，而季容之母之喪，前哀仲之母之喪不一月，汝典之妻之喪，前季容之母之喪不旬月，此吴之奇痛也。

韓卓甫之死也，仲木爲經紀其喪，踰年而仲木死；鄔行素之死也，哀仲爲經紀其喪，半年而哀仲又死。哀仲、行素兩人，嚴介之性略同，其相隨而死也亦彌速。此又確之奇痛也。

之四子者，皆澉之良也，而勤攻我過，故確恒樂就之。至二吴子，愛我尤深，則憂我益至；憂我益至，則規我尤切。確比有辨學之言，二子規之，不遺餘力。確感二子之言元本作「意」。入於骨髓，然卒不敢僞從，則確之所憂又有大於二子者。

去年二月，行素、哀仲偕過確，確正以《氣情才辨》、《侮聖言》諸篇。哀仲默然無言，已而示確詩，有「古學賴重明」之句，則哀仲其已許我乎，否乎？嗟乎！古學之不明久矣！確幸竊聞山陰之餘教，因申明其未盡者，著於篇，至萬餘言。惟確之諸子與龍山諸子，恒有然其説者，然亦未敢遽謂之心得也。外此，皆望而卻走耳。以吾仲木、哀仲之明睿，必終鑒知之，而今已矣！以吾仲木、哀仲之賢而力於善，不惟能明吾言，必能終行吾言。而今已矣！則吾今日之哭哀仲也，豈徒哭哀仲已哉！

惟季容、汝典明於孝友之大義，而毁不危身，以勉輔仲木、哀仲之所未逮，則吾仲木、哀仲，雖死猶不死也。而確之二三同人，皆能如仲木、哀仲之賢而力於善，不

以二子之不佑於天也，而益勵其行，則雖曰吾仲木、哀仲皆不死焉，亦可也。則確豈憂無朋友矣哉！豈憂無兄弟矣哉！

嗚呼！痛哉！

哭伯兄文丙申

嗚呼！吾父母生我四人，如身之有四體，今殘其半矣，痛何如哉！嗚呼！伯兄於確兼有父師之恩，維持教養，以至今日，嘗欲冀一日之成，以圖涓埃之報。而自革命以來，確既自棄，兄亦連歲臥病，曾不獲受確一日之養，而竟溘焉長逝也，痛更何如哉！

伯兄愛確，尤倍常等。兄有詔於確，確未能盡從，確凡請於兄，兄靡勿俯聽者。確則不恭，而兄愛彌篤。今雖欲復聞伯兄之命，而聽從之恐後也，不可復及矣，痛何如也！

兄屬纊前十餘日，確候兄榻前。兄張目視確曰：「吾死日不遠。仲兄館於外，喪中事，爾無坐視。」確不能應，而心不敢忘。今兄死，確不能相諸孤以從禮從儉，而未免有過禮之費，以貽兄憂也；不能助勞助費，任櫬世孤之貧困無聊，外役内憂之交迫，而勿之恤也；不能亟襄大事，扶柩入先人之兆，而濡遲，元本作「歸」。將俟之冬月也。兄病中欲自譜年，嘗口授確，編次其事，而至今未能卒業也，痛何如也！

嗚呼！以兄之學，而不獲一第也。以兄之通智鴻略，而不獲少試以事，終老蓬泌也。以兄之曠適，而厄以七年之疾也。以兄之孝，而不獲終事吾母，甫及古稀，而遂奪之膝下也。豈亂離云瘼，而先

去以避其禍乎？兄之多才能事，鬼神寧棄九十歲之老母與仲兄與確，而往事吾父於地下乎？確之不孝，其又能克從仲兄，孝養吾母，以毋貽伯兄無窮之恨於重泉之下否乎？兄之篤孝，生死一心，其純佑母躬，俾永康强，以默助仲兄與確色養之不逮也，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嗚呼！今年元日，豫爲吾母進九秩之觴，兄色喜曰：「甚善。吾久病，嘗恐不及待，今死無恨矣。」已而確有友生吴仲木之喪，確哭，兄亦哭，曰：「吾病良苦，奈何不代仲木死！」無何兄病遂劇，未踰月而遽死。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確之不德，而天降之割也，奪吾友之不足，而又奪吾兄也。確始哭吾兄，而不能成聲也；踰月而哭兄，能成聲矣，未能成句也；于五日之祭而後能句以哭之。兄其聞之乎，其不聞之乎？嗚呼！

哭仲兄文 己亥

確自年十五，從仲兄於祝；十九從伯兄於靈泉山；二十又從仲兄於審山之陰：皆許以有成。二十後確始違兩兄教，餬口於他，率積放無成，負兩兄實深。

兄弟四人，既各有所就，不遑時聚；又重違二人色養，時疚於心。無何，崇禎己巳七月，遽有叔兄之喪；明年九月又有吾父之喪。詩書誤人，百死奚贖！確自此已絕意榮進，兩兄勉之，姑出竊一衿，非其願也。而兩兄又期以遠大，久之終無所成。

兩兄之才，亦數困場屋，未有所遇。會申、酉之難，確從兩兄並棄舉子業，優游

養母。未幾，伯兄遘疾，元本作「痰疾」。不離床褥者六七年；丙申三月，忽焉見背。則仲兄愛確，尤倍恒昔。每云：「母年近百，止餘我兄弟二人，吾固衰病，弟年亦望六，何得云未老？願蚤自休息。」又云：「吾子不若兄子，不能替力，使我每不得閒，弟子猶吾子耳，豈非命耶！雖然，毋徒自苦。」確亦感兄意，自楊遷陸，求近母兄，爲朝夕承驩計，兄爲色喜。然確甫遷未踰年，手口拮据，碌碌未有寧居，聚樂曾幾何日，而兄忽棄確長逝乎！

兄連歲困瘧，去冬差强飯，確私心甚慰，惟吾母痰嗽不時發，兄弟竊憂念之。歲朝虔筮，遇鼎之蠱。確愕然曰：「止兄、姊與確三人若鼎立，而折足之凶，將誰任之？」無何，五日而兄病，又九日而兄逝矣。繇象卒踐，何其痛也！生時苦不得自閒，至此亦不得不閒。煌雖欲替力，豈可得乎！雖欲不替力，又豈可得乎！

父兄相繼見背，老母弱嫂，事益不支，安可優游復如前日？復孫已婚，將在成人之列；孝事之禮，雖不逮父、祖，猶逮祖母、母也，惟勤惟儉，惟恭惟順，以孝事母、祖母，雖不逮父、祖，猶逮父、祖也。確既負吾兄之教，猶冀以失之於身者，庶幾將得之兄之子與孫，力學有成，以善繼述乃祖乃父之志之事。確亦不敢不愛其身，以終事百年之老母，以卒兄志也。

確始服伯兄之喪，蔬食百日。兄作色言：「弟年過五十，亦多病；禮，五十不致毁。又老母在也，宜自愛。」今兄喪，蔬食甫彌月，而吾母每以爲言，又念兄昔日之言，竊自恕也。嗚呼！確負兄，寧惟此一節已哉！

母邇日病饐，呼確摩背，久之，曰：「兄不若仲也。吾它日嘗饐，仲從囱隙望見，亟趨至，一手按吾胸，一手摸背，輕重疾徐，並合法度，須臾饐愈。念今安可復得！」言訖淚下。嗚呼！確之不逮兄，又寧惟此一節已哉！嗚呼！痛哉！

今春寒食，尚脩先塋之祭，未敢遽從《家約》，敬俟之明年，以兄前日未甚許故也。痛兄不得與祭，分一臠獻于靈座，而侑之以此文。嗚呼！尚饗！

哭老友董立翁文丙申

於我立翁竟之於釋而不反耶！其形釋而實儒，逃於空而非真空者耶！夫儒教，非不空也，而以實爲空。以實，故艱大而弗辭；爲空，故巍巍而罔與。釋氏則以空爲空，而其實亦不能盡空。以空爲空，故倫彝有可廢也；不能盡空，故厲民而以爲功也。此儒釋之異，是非邪正之分，兄其元本作「宜」。知之審矣，而曷其終之於釋而不反也！

確居平每戒同人勿妄攻釋，惟當反求諸身。果有以善於釋乎，則釋不待辨而伏矣。若猶有愧於釋乎，則將自治之不暇，而奚釋之攻！自此絶口不敢與釋争一語，而獨不忍舍我立翁，以三十餘年忘形之交，剖心相信，不翅若親弟兄，而何忍棄之於釋！又世爲御史公之大宗而無子，且異時年力尚可以有子而無子，而何忍棄於釋？故微辭往復，時亦有之，而終棄之於釋，則確所謂反求之學疏，而誠不足以信友也，又何尤哉！

今兄無子而有子，而又甚賢於吾子。

又兄釋而非釋，孝友篤行，不苟取予，足以股肱聖學，所謂逃空而非真空者矣。獨《歸約》諄諄，欲外父母之身而徇茶毗之俗，則兄子思東深以爲懼，遺書問確。確不敢不以正對，而戒思東且勿以其説呈而翁，以兄方病甚故也。而兄病竟不起，亦終莫敢茶毗吾兄者，則終不敢不以吾説呈兄，以確平生素無欺兄之言故也。

若夫與奢寧儉，聖人之教，三復《歸約》，致意良深，則確每屬羣從祇遵遺令。今其或者奉行未盡，以遺兄憂，則確等與羣從不克相爾子以力行古人之禮，而非斬焉衰絰者之過也。

嗟乎！傷哉！三十餘年之交，自此遂已，茫茫泉路，相見何時！東樓明月，梅清桂馥之宵，松閣溪聲，雨霽雪深之日，我杖遲回，何能已已！於我立翁，雖死猶生，龕化之辨，以終不忍棄兄於釋之志，兄宜深鑒。兄子猶子，有知以告令子，苟不忘前人之愛，則三十餘年之交，自此遂復無已。確之愚鈍，所以報兄愛於萬一者，或尚有時，而兄之所以教不肖確者終不可復聞已乎！抑時默佑其愚，俾終不墮於禽獸者而後已乎！則没齒者乎！

嗚呼！

公奠董爾立文 元注：仲兄主祭。

聞之：脩德於躬，必厚其報，雖有小變，不失大常。以驗於兄，何其舛耶！兄至仁肫肫，彌綸姻族；三黨兄弟，如一父母，同方執友，生死靡間；植德之厚，古未有加。確他日嘗館兄家，兄有友人虞德宣之喪，累日哭，確深爲感動，曰：「此其交非

甚親暱者，而哀至於此！」今年春，我伯氏之喪，累月哭，則可謂親暱矣。雖然，未有哭友若斯之哀者也，而况肺腑之親，骨肉之愛乎！然吾兄積學而未顯其身，積德而未廣其宗，此吾黨諸子僉以爲痛者也。

夫周王多男，本於惠鮮之澤。故急人之窮，必不已窮者也；恤人之困，必不已困者也。兄生平敦施煢獨，日不暇給，某遺之不能盡知，知之不能悉數。至若兄御史公而下，四世之子若弟之家事身事，皆不啻兄事：孤穉者撫成之，不足周之，疾痛患難營救而安全之，未若德者嚴教督之。善如己有，不善如己過，卒之至誠之動，應如桴鼓。故兄之羣從，蒸蒸孝友，光於吾黨者，無它故焉，唯兄之以也。而天之所以報兄者，竟如彼！

嘗憶兄拈語坐右，有曰：「天之厄我，如不我克；孤我、鰥我、獨我，天定固可勝人，而卒不能寡我，人定亦可勝天。」其言絶痛，使我不忍竟讀。又不惟此。兄止一姊，我族祖母也，鞒焉在疚，四十有餘年，没齒而無慽志；一女甥，甫嫁而寡，毒甚；姊氏一婿，負才久病，遽復夭折。親串孑然，如既霜之木，無一榮枝。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則兄之逃禪，雖性近之，亦或有所不得已焉矣。

然吾聞之：天之福淫人，非福之也，將厚其凶矜而降之罸也。則天之禍善人，非禍之也，將甚其窮困而集之祉也。吾又烏知天之醖釀蓄積，欲以厚善人之報於無窮，不且在思東與思東之後乎哉！則凡我數姓通家之子若弟，欲以報父執之德於無窮，洎兄之羣從欲以報伯父伯兄之德以翼大宗於無窮者，不盡在思東與思東之後

乎哉！則吾所謂雖有小變，不失大常者，夫又可必之於兄，而又何疑於蒼蒼之天矣哉！

哭鄔行素文 戊戌

澉固多賢，然澉城彈丸，確所得交者，亦無幾人。而甲午六月，卓甫死；丙申正月，仲木死；今年七月，行素又死。不四三年間，而連奪吾澉友，又皆在壯盛之年，確之衰慵，復何堪此離索耶！

崇禎己卯春，始交行素於邵灣山中，則卓甫爲之介。然確時行己無狀，爲干祿之學，行素亦未釋舉業，確實未有以進行素。後數年，遭亂流離，雖骨肉之親，或不及時聚，而行素去予家四十里，獨未能忘確，時過確有所論述，確以是得益悉仲木兄弟之賢。而行素之貧日甚，其介亦日甚，嘗資衣食於藥籠中。確謂醫不如農，行素退而與其子力耕養母，葺一茅於北山之野，風雨不蔽，行素恬然居之。

其居家，孝友雍肅，確所未及。確嘗過其家。其家人與客，止間一破壁，竟日不聞鬩聲，似闃無人者，而朝夕供客饔飧，已不戒而具。每歸與翼兒語而嘆之。顧其胸中，多所不可，無論世俗，即吾同志數人，語及輒搖首，莫一當行素意。蓋其所不可者，真不可也。雖確亦不謂可，然確以爲聖教久湮，士鮮實學，吾姑取其善，而其未善者且少俟之耳。行素則時留胸臆間。故吾黨之愛友朋無若行素之肫切者。今行素死，吾同志何以不負行素乎？

昔吾友陳季雝疾惡太甚，確每見開之，而季雝卒憤憤致疾，未三十而死。吾

行素之養，則進於和平矣，宜若無季雝之慮者。今年夏，久不過確，則心竊然疑之。而朱韞斯從瀲來，固言行素病。確知其中鬱，命禾兒録陽明答劉内重書寄之，以廣其意。書未去，而行素之訃至矣，不亦痛哉！

往年卓甫死而貧甚，則仲木力疾經紀其家，其母妻得至於今無凍餒。今行素之貧，甚於卓甫，累更重於卓甫，而吾同志中又莫有若仲木之急死友者，是可愧也。哀仲書云「吾友生平介然之性，不欲以身後累人」，可謂深知行素者。今諸同志縱力不能周行素之家，雖周之非行素之欲，而去其所不可以成其所可，則固非諸子力之所不能，而又爲行素之所甚喜，以酬行素，不亦可乎！ 余故因哭行素而并以告我同志，且質之行素也。

祭上壽祝伯母文

嗚呼！ 伯母之壽，竟止此乎！ 憶伯母慶八十之明年，即吾母之九十，壺觴相祝，至歡慰也。吾母壽九十有三，伯母壽八十有五，皆不可謂不幸矣。乃吾母小祥之辰，即伯母大殮之日，確聞伯母之訃，而不知涕之何從也。

嗟乎！ 伯母猶吾母也。確每過眉老，母未嘗不在堂，以猶子遇之，莫吾遠也。古之君子，有詠《蓼莪》而隕涕者，况通家至誼，死喪期日之相感觸乎！

嗚呼！ 自母之夫子士瞻先生以純德積學，而終身不禄；伯仲子光侯、夢得又皆以盛材而遭亂，相繼殀折；又前年有季子公幹冢孫子久之喪。母之哀苦荼痛，殆未

有已。時確既蚤失怙，伯仲叔氏並後先見背，亦喪一兄子之壯長者。天倫之痛，若合符節。竊恨吾母辛勤鞠育於確等，既多舐犢之愛，而伯母之聖善，尤篤慈惠，此天性固然。向使吾兩家天親晏然，倫序無闕，有以慰二老人之心，其壽或更不止此，而天不吾佑，故可痛也。故不惟痛伯母、吾母，而猶不能追痛於兩家之父兄與子弟也。

確自去秋以來，衰病日迫，幾有不勝喪之憂。而吾眉老亦復善病，聞母疾將亟之日，正子疾方困之時。確故不勝悼痛，勸其節哀順變，至再至三。幸賴母之靈，眉老之虛受，獲養其無窮之身，戚禮兼至，鄉黨稱孝感焉。其更愛日惜時，亟襄大事，以慰伯母平日惓惓之意也，其何可或怠矣。

以確等沐猶子之愛，於伯母之喪，宜亟酹一奠，從奠哭者之後，而自屬纊至於此，幾四旬日矣。皆以確一人病困，未能扶服之故也，罪何辭哉！抑伯母猶母也，蓋憐其疾痛而驕縱其過也有日矣，其不以確等乾餱之久愆而遽棄疾之也必矣。

尚享！

祭陸伯母裘太孺人文

維歲辛丑秋七月之杪，我伯母之訃至龍山，龍山諸子皆驚相告曰：「以景宣之孝而有母喪，將毋過毀！吾同人其亟往哭母，且以慰陸子。」而久苦旱涸，奔哭無路，淹忽至季秋，又來告乙酉之葬矣，然後迺偕諸子，馳二百里，執紼祖奠而告罪焉，復奚可逭也！

嗟乎！確等之得交景宣，在喪亂以後；而交之之深，尤在景宣謝社事、慎交游以後。景宣之賢，實裨益我。要之，豈無本而然乎！自乙酉之夏，母實許仲子之死，遂與伯子及諸子仲子之子高偕隱之節，至於今靡悔。變故以來，同人亦多引遯，然無若母家之衆盛者；亦姑自覆其短耳，更無若母家之皆賢有材者。向非參意慈母，諸子雖欲行其志，亦何可得耶！某等以是益幸交景宣，得附猶子之義。蓋猶冀吾母之所以教景宣諸子者，並以淑某等於無窮也，而遽捐棄乎！

母既耻言禄養，益喜以古人之學敦厲諸子孫，而諸子孫之才尤足以發之。每佳時吉日，則高堂之上，觴詠並進，母亦顧之色喜，謂可以樂遐年。亡何，樂去悲留，家國之痛，纏綿無已。比乎晚年，尤滋端緒。自吉陽先生中身不禄而後，大行之痛，既絶恒理。往歲又重毁裘太公之喪，隨又慟愛女之喪，而孫壻孫女，殀殤相繼。鬱攸告警，資儲蕩然，生人之艱，投遺略盡，老人多懷，遂遘閔凶。痛何如也！

尤怪景宣之診母，多精思，處方輒奇中。某等每聞母疾，曰：「有景宣在，必無恙。」已而果然。如是者數矣，今竟不可藥耶！前年，母嘗得參附疾，附適涌貴，至一附直三四十金，凡服數十附而後起。深嘆景宣之孝，能破家活母。今聞又甚焉，幾至毁身。夫割股非孝，景宣豈不知之，蓋亦母之教然耳。昔我母之籲吉陽夫子與裘太母之疾如是。嗟乎！以伯母之淑孝，而壽不過耆；景宣之善醫，加以格天之誠，而不能復起其母歟！

雖然，使景宣爲之效，吾尤不願景宣

如此爲能奉母教也。人子欲生親之心固無窮，父母欲生子之心愈無窮。往既不諫，來猶可追。我景宣其又可過毁以恫慈母之靈乎？禮，五十不致毁。今且近卒哭矣，我景宣其重自愛！一節之士，君子不居。某等方將與景宣益進求其遠大，期無愧古人之學而止，乃所以終母之教也。而吾母之所以啓佑諸子，並以淑某等於無窮者，又豈以生死易心哉！故敢以告景宣者並告我母。尚享！

龍山告先師友文

嗟乎！凡物有真即有僞，此自古已然，况兹世乎！故小人以竊財物，君子以竊禄位。乃至功名可竊，氣節可竊，與夫道德仁義理學、性命之精微，而無不可竊。久假不歸，烏知非有？復何真僞之可辨乎！獨此未死之良心，時隱隱發現於行道乞人清明平旦之間，從此滋培長養，庶或有還真之一日。而旦晝萬鍾，時或奪之，亦足悲矣。

陽明先生無可如何，故專言「良知」二字，即孟子之苦心。乃言未脱口，而學者又争竊「良知」以去，奈何哉！劉先生有云：「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良知；知之未嘗復行，是致知。」此王門真血脈。蘿石亦云：「所謂良知，只是能知過；所謂致良知，只是能改過。」吾友祝子嘗向同人言遷善改過之學，而當時有以先致知爲言者。嗟乎！舍遷與改，而又何知之致乎！

某近亦絶口不敢言學，但自痛省，痛病在不老實。乃日學老實，愈覺不老實。可知此兩字工夫，正未易凑泊。則吾同人

中，或亦有與某同病者，又惡可以勿學也！如言其所無，非老實也；即言其所有，遂可謂老實乎？必也言所當言，斯可謂老實矣。而即「言所當言」四字，亦未易承認矣。則推而廣之，凡學者一切浮夸囂競之氣，固須極力湔除，而鄙固偷懦之病，將復乘之。過與不及，皆非老實。老實之學，走作不得，一綫出乎中庸，即入乎罟擭陷阱。危乎危乎！古人所以戰兢乎深薄者，良有以也。居今之世，退藏誠不可不密，而温恭節儉，寡言慎動，尤是退藏張本，而亦未盡乎此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或曰：「莫即是致良知否？」敢以質之先師友。

哭爰立姪文甲辰

嗚呼！我爰立之死，已二旬矣，吾至今不信有此事也。豈天命已定，不可以人理測耶！何敦善勿倦，而終不可回天數耶！

始汝甫病一兩日，自知不起，遽撥置後事。吾謂汝妄耳，汝病必不死。亡何卧病四十有七日，而竟不起也。汝果何所據而自知不起？雖汝言信矣，而吾終不汝信也。非惟不信汝死也，自前年汝婦之喪，今秋汝長子之殤，吾固已疑天道矣。以汝婦之樸勤柔愿，法不當殀而竟殀也；汝長子之温文馴默，法不宜殤而竟殤也。門以内之可恃者，惟此兩人，而天皆奪之矣，而又以身殉之乎？始吾見汝哭殤子

而哀，勸汝少自解，而卒不少解，固知汝必病，豈知一病遽不起乎！

昔翔光之死，已極慘毒；然猶有弱嫠忍窮苦以撫孱孤，亦賴汝時爲之左右也。今三子一女，復誰依賴？雖有汝兄弟以爲之父，有汝姊以爲之母，有汝友以爲之師，外内夾輔，庶幾有成；而東西分隸，童幼離析，視此遥遥，其何時有所成就，以一旦慰汝地下也？

三孫中惟密孫年長，差有質性，可望有成。密孫成，則一妹兩弟皆有所賴以成矣。汝病中惓惓者，惟此而已矣。知伯蜚、欲爾必不負汝。吾密孫其果能不負伯蜚、欲爾否也？異日者，一變至道，循循然惟師長諸父之言是聽，率禮寡過，是密孫之所以孝於爾父，是伯蜚、欲爾之所以信於而友，是我與汝伯季之所以惠於猶子與兄弟者也。汝庶可瞑目於九泉之下否乎？密孫，密孫！其無忘父臨歿丁寧之意也！

烏乎！我老且病，懼旦暮之不保，常欲以後事屬汝，而汝反先我死乎！己亥八月之喪，我欲改先葬而深之，諸兄子皆不欲，痛哭諫止。汝亦泣告我曰：「事須爲之以漸，可矣。」吾勉而從汝，遂因循至今。不幸汝遂溘死，誤我大事。汝獨無遺恨乎？諸未了事待汝以了者何限，而汝皆委之而去乎？宗人之哭汝者曰：「我宗族有事待汝參定也。」里人之哭汝者曰：「吾里黨有事待汝拯濟也。」良友懿戚之哭汝者曰：「友朋之義，非汝弗敦；婣戚之情，非汝勿周也。」而况我一家之内之人乎！而况我之老且病者乎！而今復何望乎！且而三子一女之不暇恤，而遑問其他乎！

茫茫天道，固如是乎！嗚呼！痛哉！

哭長翁叔父文丙午

嗚呼！確老病龍鍾，歲月彌進，常懼先朝露，不及待叔之歸，而叔竟先我逝乎！前月廿五夜，夢從諸叔父會文，叔祖司馬公督之甚嚴，忽怒不可解；確從旁甚稱諸叔之才，且好學甚，幸無它虞，司馬公爲之霽顔歡笑，宛若平生。正反側驚疑間，而兒子翼已從床頭傳叔父凶問。幽明之相感，一至此乎！大可異也！

憶確之愚戇，落落寡儔，惟叔父當年略其形骸，示之肝膈。雖絶塵之姿已先驅王路，未嘗不還顧駑蹇，加以鞭策，每以千秋共相期許。革命以後，更極綢繆，城鄉往還，唱酬靡間。固《白雪》調高，非下里所能屬和，而時蒙節取，謂可感發性情。十餘年中，此爲最密。迨亥、子年間，確自以老於諸生，因病告退，初非好高；而叔父更承嚴命，出從王事，萬非得已。人之相知，貴相知心，雖動寂殊感，而彼此一致，猶之乎前日也。徒以山川遼越，音問久疏，二十年來，窅如隔世。叔父遽疑其有遐心，謂仲襄叔「乾初何無一字致我」。嗚呼！痛哉！早知叔輕重確之一言，確雖病，必力疾脩數行，附候起居，兼趣歸轅，叔父或立變色告車，若信陵之於毛、薛，未可知也。而襄叔客游，厚弟遠省，並未相知，無由附致拳拳。叔父竟留滯中途，終不及歸以死，白首茫茫，永無見期，長恨何如？

嗚呼！人生實夢，吾又烏知夢之非真，而死之非生乎！疇昔之夜，吾叔父子兄弟，固宛然一堂。既死者形魄，不死者神

明，況吾叔之文章氣誼，決不隨泯没者耶！樸翁大叔間嘗與確嘆宗法之陵夷，而民彝之泯亂也。得徼祖宗之靈，若吾叔之質心直行，庶幡然言歸，共相維翼，以固宗盟，澆風其有變乎！而今已矣，無可復望矣。維樸叔與某等亦皆僻處孤村，白首無聊，日冀倖吾叔之歸，更追前好。故去夏聞吾叔歸信，各賦詩志喜，何意又成虛願！既相痛叔，又各自痛也。確衰病日增，駐世非遠，及泉相見，真轉眼間事。假形傷泣，安知非夢，要自不能已已耳。烏乎！

補 **悼錢厚菴文** 癸卯十月六日

嗚呼！以確與先生相慕之誠，而不及生相見，豈非天哉！

確之知先生也，以許大辛。大辛津津言先生之德，有不能忘於心者數端，亦遂不忘於確之心也。會確連歲有兄母之喪，幽憂疾困，出門之日少。辛丑春，嘗同蔡子養吾一叩先生之廬，而先生偶伏枕，未出見，再宿而退。其明年四月，南湖之會，先生又以疾沮。臘月之望，先生至郡居，確亦以事至禾，竟交臂失之。今年秋，聞先生病，欲走候屢矣，又以確新受鍼灸，醫云百日之內未可以有行也，復不果。大辛云：「先生神氣清旺，偶得痰疾，當漸差。」竊幸奉教之尚有日也，而先生竟以是終，痛何如也！

聞先生亦誤聽友人言，謂確有畸人之行也，屢欲枉顧而未果。然乎，否耶？確今年正六十，少先生八歲，頭須盡白，衰老之狀，殊不足觀。今新得偏廢疾，手足漸不隨，當不久與先生相見。先生其無以不

及見僕爲恨也！

先生體受歸全，見於大辛考終之説，雖死無恨。惟令子蚤年失怙，惸惸可念。然是父是子，吾知其必不負先生之志之事。況有商隱以爲之兄，張考夫以爲之師，巢端明以爲之舅，左提右挈，必能長養沖性，以日進於高明無疑也。

去年於禾寓見考夫之館役將命温謹，曰：「異哉！錢先生之僮，有君子之風。盛德之及如此乎！」頃大辛來言二僮之馴德，種種可述，且所見與俗絶遠。先生之德漸漬於僮僕者尚如此，況式穀之似乎！二三子何患焉！

然喬嶽之高，仰之者非一人；廣川之澤，被之者非一物。一日而逝，士庶焉依？確所以咨嗟於未見者，亦非止爲先生痛，爲斯世斯民痛也。去年十月，蒙先生茶布之惠，以拙書《孝經》爲報。緘封久矣，爲欲面致，故踰年未達。今聞先生之訃，出所封視之，不覺泫然。敢敬納之令子，并以告先生也。嗚呼！

哭亡僕願忠文

嗚呼！痛哉！爾之自葉來也，以吾渭陽之故，不忍棄爾，遂以爾夫妻而南。爾來二年，家中内外小大皆安爾，惟爾之良。力田十畝，連遭大旱，困於行水，猶歲收畝二石，惟爾之勤。吾以爾故，欲闢溇東地數畝，結茅親稼，以終我老農之願，而爾竟死，吾事遂不復濟矣乎！爾之生命，固止此已乎！吾之不德而天奪其輔乎！嗚呼！痛哉！

自爾之死，家中人稱爾善不容口；出

步田間，遇里鄰父老子弟，皆稱爾善不容口：皆言未脱口而涕隨之。宜吾之痛爾不置也。嗟乎！世固有王公貴人生極顯榮，而人莫之哀者，衆矣。以爾一介賤僕，來此止二年，何德於鄰里而使至是哉！以視彼王公貴人之死，何如也？

嗚呼！我實負爾。爾妻吾擇配之，爾子爾女吾撫之，爾妻子頑劣，吾多方貸之，不令爾憂地下也。爾性嗜酒，一杯酹爾，爾其歆之。

墓誌銘

查氏石家漾三世合葬誌

嗟乎！族葬之興廢，古今之大利害係焉，豈不重哉！予悲三代以後之民，盡昏昏如醉夢也，病狂者也。嗟乎此醉夢者何日之醒，而病狂者何日之瘳也？豈惟俗士哉？予向者從兩垞先生游，即聞其痛詆葬師之説，予時猶未離乎醉夢與病狂者也，而心竊竊然非議之，謂迂而僻者耳，有意矯俗者耳。又閲十許年而僅然覺悟，則彼醉夢者詎易醒，而病狂者詎易瘳也！蓋葬師之説行，則族葬之禮廢，此不兩存之勢。而查子石丈之母許碩人，兩垞先生之伯女也，遂能篤信先生之教，脩行古法，倣《周禮》族葬於其所居後數十武名石家漾者，啓土合葬存宇公而下共三世。則自三世而四世，而五世，以至世世苟有尺地之贏，又何不可以合葬也！賢哉碩人！可以爲後世法矣。

石家漾之葬，肇自崇禎龍飛之年，葬

查存宇公洎配徐碩人於祖位，存宇公之子惺玄先生洎配董碩人於昭位，孫其皇君於穆位。計合葬存宇公徐碩人之年，其皇君已死，而惺玄先生與董碩人尚無恙也，則虚其昭，而先祔其皇君于穆。又歷兩甲，而惺玄先生與董碩人相繼下世，皆已合葬。今年五月，而許碩人又棄吾石丈兄弟而死，卜以某月某日葬于是，而三世之葬既畢矣。

石丈子乃始踽踽然奉其三世之行述以請。陳確曰：「微子言，吾固稔知之。昔吾父與爾祖惺玄先生、爾外祖兩垞先生交最深，洎吾伯父凝菴先生並以文酒自豪，放浪形骸之外；吾父最號醇謹，則斗酒過從，故亦不廢諧謔也。嗟乎！痛哉！吾父病且死，猶拳拳爾祖、爾外祖，對余小子言，未嘗不呼查伯、許叔也。嘗言：『查伯尤蚤慧，材益放。弱冠，受知於邑侯陳公某，有非常之目，懼其恃材而弛學也，爲假館于邑城之安國寺，朝夕督課。每侯至寺，則屏從者，徒步猝臨查伯所，覘勤惰。覘術愈工，而查伯所以應侯之覘亦愈巧。每侯至，必執卷端坐，侯去則恣所之，凡青樓歌館，鬬雞蹹踘諸戲，應日不給，而材智神敏，於侯之所課亦不至廢闕。一日侯過，問：「有事相屬否？」查伯作色，有頃，徐曰：「退之有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侯斂容謝去。其風骨夷曠，皆此類也。而查伯與許叔兩人居尤近，益相慕悦，爲忘形交；酒後耳熱，則並起舞，或時演古人一二軼事，以快其胸中之憤，不顧世之非笑。時查伯富而許叔貧，兩人初不知其誰貧與富也，遂定子女之婚。已而富者貧，貧者貴，貴者亦無救于貧，故兩人之

交白首無間然。』」

余及見兩先生時，許叔固伉直自愛，聲震鄉國，而查伯雖病廢，猶屼然先輩典型，似於向所傳聞不類。

而查伯母董碩人之行，尤非恒情所堪。以碩人之賢，而不見答于惺玄先生，碩人安之若固，無《終風》之怨，而以一夕之夫婦，上承孤緒，下衍無窮，雖天實佑之，而查母之處此極難矣。惺玄先生好外嬖，則視外嬖之子如己子，碩人亦視如己子。惺玄先生所以禮碩人者愈疏而碩人所以順先生者益至。惺玄先生賓客盈堂，聲伎雜坐，娛心悦耳之事，喧填不絕，而碩人之空閨寂然，衣資蕩然，益佐以晝夜緝績之勤盡，以供夫子之揮霍，而恬然若吾分内事也。坤之《象》曰「厚德載物」，若碩人之厚，無以加矣，後嗣之繁昌，有以哉！

其皇君夫婦，獨能以勤苦振起衰緒，甫十餘載，而中廢之産稍稍復居之，頹者亦稍拓。無何，適有濬河之役，其皇君疲于奔命以死，許碩人獨受承之。兩大人之傫然者，惟碩人是奉；諸孤之藐然者，碩人是教是育；三世之窀穸，碩人是營；公私紛沓之務，碩人是理。卒之内外咸秩，細大畢舉。今石丈兄弟雖皆貧士哉，然堂構晏然，墳木蔚然，孝友之風蒸然，書詩之澤盎然，非它人，皆碩人之以也。碩人之功，於查不薄矣。

自惺玄先生而上爲存宇公，其行事盡軼不可考，大抵皆有隱德。故世嘗言，公當諸伯叔兄弟蟬聯鵲起時，獨能扃户潛脩。某官某，公從弟也，具冠服拜謁，公方啜麥糜，即命啜糜，已謝去，竟不一送。又嘗之武原，期一人於某所，不至，追闇而

返，幾及禍，人謂尾生復出。即此二事，可想見公之爲人。

至如惺玄父子之天性孝友，能急人之窮，有足多者。惺玄先生迎養適楊之貧姑，若夫與子，分食食之，分居居之，終其身不倦。敬養外祖徐公，爲之築室；賑萬曆庚寅之饑；救族人敬□公之貧；設法釐義田之弊，使人有實惠。若此等事，皆日不暇給。而其皇君之殷殷念從父蘊庵之貧，勸遺不絕，皆好行德自其性也。

匪獨存宇公父子祖孫間，尤世有闓德云。董碩人之甘貧習勞，而卻千金之饋，有烈丈夫之遺風。徐太碩人之孝，稱於其姑，慈德著於再世。石丈子嘗涕泣言：「自吾王父孩時，善病瀕死，育於徐太碩人，至請以身代；憂吾大母之不宜於大父也，而計給大父，得與大母有身。嗚呼！傷哉！非吾徐太碩人，吾家無炊火矣。」

陳確氏曰：嗟乎！有以也，而世或未之察也。謂夫惺玄先生之廢其業者，或乃所以起其業也；董碩人之不有其家者，或乃所以有其家也。故可見者許碩人之功，而不可見者其先世之德也。然則石丈兄弟之澤，豈有量乎！可不勉哉！

自存宇公而上，爲貢士鳳巖公；鳳巖公而上，爲高隱養虛公。自養虛公至惺玄先生，四世皆獨子。不惟然也，於惺玄先生之世，勢必無子，而卒有子，且又多孫，豈非天耶！

自養虛公而上，爲大理寺左卿雪坡公；雪坡公而上，爲福建按察司僉事一愚公；一愚公而上，至始遷，爲均寶公，由檇李徙袁花；又上二世，爲千十提領公，由新安徙檇李。代有聞人，詳在家乘，不具述。

存宇公諱□，字□□，號存宇，生□□年□月□日，卒□□年□月□日；配徐碩人，邑諸生諱至言女，生□□年□月□日，卒□□年□月□日，皆以□□年□月□日合葬石家漾新阡。

子一，即惺玄先生，諱□，字□□，號惺玄，爲邑庠生，生□□年□月□日，卒□□年□月□日，配董碩人，孝廉董雲臺女，生□□年□月□日，卒□□年□月□日，皆以□□年□月□日合葬石家漾祖塋之昭。

一子，即其皇君，諱□，字文則，號其皇，以□□年□月□日葬石家漾祖塋之穆；配許碩人，淮陽太守許同生先生長女，生□□年□月□日，卒□□年□月□日，以□□年□月□日合葬穆位，禮也。爰系之銘，其詞曰：

陰陽之義，前宅後墳，既聚而居，亦聚而窀。誰能行之？惟許碩人。我學周禮，以式子孫，百千億年，青于白雲。

乾初先生文集卷十五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箴

坐箴 癸巳

良心炯炯，有過自知；知而不改，謂之自欺。非愚則狂，愧死奚裨！列之坐隅，常目在之，日減一焉，庶弗終迷。

妄想　多言　浮動　忿怒　忽略

閒廢　自是　自炫　妄用　鄙吝

營求　遺忘　昬怠　踞慢　依違

執着　更張　无恒　自欺　欺人

痼疾種種，與我周旋不舍，將終不可治乎？欲以一味湯起之，曰敬。雖然，未易瘳也，則亦不敬而已矣。

銘

龍杖銘 丙戌

己卯二月，遇子邵灣，昂首縮項，奇形怪顏，俯躬若敬，傾蓋交歡。宗老悅之，幾欲復還。中歸季寧，以有頸瘢；棄捐數歲，乃蒙賜環。又折爾股，癸未秋間。迄乎今夏，我病子閒，虜抄盜劫，兩遇凶殘，投水潛逸，言歸故山。我於子薄，子則我敦，八年之中，歷諸苦艱。誓不遺子，終老盤桓。

界方銘

戒之戒之，勿隨俗薄，勿爲兒嬉。孝友恭肅，家國之儀。學乃有反，高明柔克。惟休勿休，以劭前德。庚寅陽月，乾初道人陳確爲祝鳳師世姪篆。

贊

自題小影 癸巳

聖人之道，夫婦與知。五十無聞，爾生胡爲？吾方憂子，子則嘻嘻。象曰：吁哉！予豈有欺！一言一動，咸惟爾師。不正其形，而影之嗤！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反求諸身，念茲在茲。

頌

藤如意頌 庚子

枕濤齋中有枯藤尺許，棄塵灰中，其形略似如意，陳子因而成之。

客詰：「如意以何用也？」

陳子曰：古人之命此，則吾未之知也。若夫體癢則爬，僮頑則撾。揮毫腕着，觀書背加。醉起拄案，倦坐支腮。老眼時昏，常用摩揩。手所不及，摘果攀花。補短續長，或鉤或搓。客意有未達，吾言有未諧，指天畫地，嘿喻胸懷。其用孔多，未可悉誇。命之曰如意，亦未云乖訛也。

眼鏡頌 癸卯

西國之寶，曰惟斯鏡，巧奪天工，妙益人性。昏者使昭，眩者使定；微者使著，遼者使徑。明德遠矣，日月與並。惠我老人，感言匪罄。萬曆中年，利瑪始聘，伎巧實多，惟斯之正，開物成務，聿追前聖。

骨牌頌

千古奇文，《河圖》、《雒書》；兩儀四象，八卦爰殊。因而重之，以成變化；遂半義畫，以教天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先師成訓，誰曰不然！委心任運，四分有截，其成其敗，疇能懸決！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物各有則，安用智巧？理以制欲，私不勝公；展兮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之同，是爲大同；無成之成，乃爲大成。相得有合，無往不利；人和之功，以參天地。

解

侮辱解

孟子曰「不仁則辱」，可謂知辱矣；又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可謂知侮矣。而今之人或未之察也，作《侮辱》三篇以解之。

有人於此，橫逆待我，自反有禮，不可謂侮。維彼憸夫，悦不以道，截截諞言，侮我不小。

太上躬耕，其次賣卜，未可謂賤，矧可謂辱！皇皇得君，非義而貴，一命再命，

辱不可悔。

囚服公庭，身膺三木，苟非其辜，吾弗謂辱。內函謹封，賓館鞠躬，干求請託，其辱靡窮。

詞

怨嬰詞 癸巳

痛吾孫之藐嬰兮，胡瘧鬼之爲厲！淹兩月而未瘳兮，又繼之以疥癘。吾憐之而撫抱兮，蚧竊入吾指臂；旋孳息于周身兮，遂靡遠而弗至。嗟孫殤而疥壽兮，歷暑與秋而未退；待晚浴之若渴兮，喜朝沐之如沸。惟斯之爲少挫兮，未踰時而復熾。紛爬搔而不能自已兮，雖强力其奚制！既外失其儀度兮，亦內消其氣志。詎癬疥之無憂兮，展我生之重累：日曾不得安坐兮，夜未嘗一假寐。悼衰老之日迫兮，又遺之以斯害。黯膚色之慘瘁兮，脂與血之俱匱。心脈脈而誰尤兮，溯西風而隕涕。

弔哀詞 甲午。爲吳子仲木。

嗟我仲木兮，痛何如之！遽敓爾母兮，曾不踰時。哭向故人兮，若嬰兒之啼：但聞其聲兮，不聞其詞。嗟！孰非人子兮，吾不忍見之。

痛縣木之不逮兮，而死與乎來日；哭四晝夜不絕聲兮，憯水漿之未入。念爾體之多病兮，又春寒之尚慄；竟袒跣而弗顧兮，亦勉思遺體之當惜。

爾昆弟之克相兮，一衷之乎《家禮》。

得盡湔夫末失兮，庸苟悦乎里耳！哀與禮之兼至兮，斯昔賢之所韙。吾遂無能贊一辭兮，惟低徊留之不能已。嗟！孰非人子兮，展羣士之儀軌。

吾更感爾渭陽之言兮，曰貴始終之能一也。宣聖猶唏其何有兮，詎吾儕之易力也！惟戒懼之無間須臾兮，亦庶乎其罔失也。《禮》曰：「敬爲上兮哀次之。」吾初疑其言兮，蓋今始知。勉惟古訓兮，念兹在兹。嗟我仲木兮，痛如何其！

引

莌茂堂次集小引 丙戌

粤自莫春，厥興初集，爲期一十三日，得詩四十一篇。而自四月以來，同人星散，百日之内，劇盗雲横，長嗟太叔之寬，咸軫季康之患。無何，患與人共而病維予纏，自夏徂秋，支笻伏枕，生人之趣，愁慘無歡。載及新凉，眷游舊館，悵撫今而追昔，疑沉夢之微醒，未免悲傷，還相慰勞。雖樂正自慚乎傷足，沈猶不戒乎負芻，元注：余股爲盗所傷，而欲爾、二雅俱被慘掠。而欲爾遠旋，布帆無恙，鄙人久病，皮囊尚全，對面青山，傾心白社，每亦一時之樂也。

頃者同志有十旬之約，翹首待九日之遊，元注：石渠、夢得諸兄兩三月前即約登高。而五夜風雷，連朝雹雨，悼嘆不已，咏歌繼之。次集之興，權輿于此矣。雖瑕瑜之互見，各情志之所宣。春咏方酣，風斷嚶嚶之鳥；秋吟伊始，聲悽唧唧之蛩。聊綴微言，用弁佳什云耳。

揭

投太府劉公揭

竊惟杭城之變，無大於火；數年來之火，無甚于今。頃自昭慶失火，殿廡燼灰，而同日被災者，聞尚有數處。自後城中又每日告火，災變相尋，可云至矣。然生考之天意，推之人事，似尚有未可知者，是以復究而論之。

竊聞上古燧人之世，察辰心而出火。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與戌者，火之二墓也。是以季春心昏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而納火。卯又爲心之明堂，心至是而火太盛。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制：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由是觀之，火之宜防，莫斯時爲甚矣。《左傳》：「夏五月，心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爲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夫周之五月，即今之三月也。融風，東北風也，東方屬木，木能生火，故曰火之始也。今二月二十五日丙子大風。又清明已過，名爲二月，實已三月節，則與史書所載適相合矣。幸是日北風大、東風小，其勢稍緩，或可無慮。然與信無，寧信其有，此天意之未可知者也。

往時過昭慶，竊見寺僧潑橫，無復人理，彝酒冒色，漁利無窮，謂非有人禍，必有天災。而杭城風俗，士女淫侈，吏民刁頑，皆足召殃。今皆驗矣。然生觀之，尚恬不知怪，且又甚焉。夫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今城内外

軍民，遇有火發，即乘機搶擄，名爲救火，其實利之，火家畏劫，甚於畏燒，可謂救火乎？豪室大家，飲酒食肉，頑不知省，西湖樓舫，選伎徵歌，晝夜不輟，無異平時，可謂弔災乎？此人事之未可知者也。

然生竊謂天意微渺，未敢深論，至於人事，明白易曉，宜稍知悛改。伏乞明諭士大夫渝心易行，以謹時變；嚴敕市肆斷屠禁沽，限以期日，或半月，或一月，絶火災，方許開戒；榜示錢塘、湧金兩門船户，除撥船外，其餘大小，一不許開。兼之太宗師躬先節儉，惕厲脩省，期在必遵。天或悔禍，❶而蘇此一方民乎！又頻日報火，人情洶懼，慮有奸慝乘時竊發。故子産火政，城下之人，伍列登城，以備奸也。此生又謂宜傳戒各門，時啓閉，謹鎖鑰。此又杜患防微之一事也。

而生又有所陳者。寧人自長安倉來，皆言旗軍之驕横無異往歲，而多方勒詐，將又甚之。生聞之且駭且懼。前者蒙太宗師躬臨兑所，設法均平，軍民悦服。右衛運船，遵法先兑，糧里耆弱，歡呼動天。曾幾何時，而衛官旗軍增立名色，法外苛求。糧長不堪，富者倒囊析産，立時貧窶，貧者賣兒鬻妻，累及周親。而曾父母不得已慰諭糧長曰：「旗軍每年運兑，誠爲艱繁；糧長十歲一輪，何惜浮費！」誠可謂苦心調停者矣。豈知一輪而一家破，則册滿而十家俱破矣。故不越十年，而海寧之民俱盡矣。推之一郡，推之全浙，推之天下，亦不越十年，而哀哀窮黎亦必皆盡矣。豈長世字民之所忍言與！

❶ 「禍」，惜本作「悟」。

且旗軍支兑，果若艱繁，誠爲可念。然生向往海鹽，遇一指揮官，與生有舊，生問其押運頗煩苦否，渠云：「某往年曾一押運，獲常例金一百兩，今其利廿倍矣。一官與某同衛，且又後某，止以押運二次，獲金二千餘兩。即以此金營謀，得先出衛。」時事如此，天下焉得太平乎？

夫祖宗立法，豈不念官軍運米征途勞苦，其費不貲，而止於九升七合者，以爲費如是已足也。今太宗師準情立法，均定程式，已不啻數倍祖宗之制；而諸衛官軍延挨後兑者，朋比爲奸，揑端措詐，名爲遵約，又十倍于太宗師所限額數矣。吸良民之膏血，恣貪弁之營賄，可不爲寒心哉！

要其弊，實由保家指官勒詐，科派窮民，以充私橐。故保家不使旗軍驕横，則無以行其奸；旗軍不得保家指縱，則不敢逞其惡。表裏肆毒，爲害多年，察其流弊，於今爲甚。伏懇敕一敏幹吏至長安倉密訪，擒其尤惡者數人，嚴刑懲治，庶幾舉一警百。一邊嚴敕運船官軍照右衛出兑，毋得妄生支節，額外誅求。明知空言無益，然倘得稍寬萬分之一，即窮民受一分之賜。况右衛既遵法先兑，則餘衛自可循例。豈太宗師之令可行于右衛而不可行於他衛乎？此尤事理之易曉者。故敢瀝血上陳，伏懇詳實施行！

投當事揭

《癸卯日記》：八月初五日庚子，擬投當事揭，言水利、葬埋二事，是日始屬稿。

揭爲懇恩捄拯愚俗，以蘇民困事。竊惟天降下民，作之君師，故明主勤民即所

以敬天，賢臣勤民即所以忠主。上之人無利害，以斯民之利害爲利害而已。生敢陳民困之最大且亟者二端：一曰水利之不講也，二曰葬埋之無制也。

自順治十八年大旱，至康熙元年二年，無歲不旱，高鄉尤極危苦，窮民洊饑，流離滿道。雖曰天時與地勢實制之，豈非人事之不脩以至此乎！浙省財賦，首推嘉湖，次惟杭郡。杭嘗患旱，湖嘗患潦，濬築之功，所當歲講。昔明太祖使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營田專掌水利，務在蓄洩得宜，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大哉王言！豈非天地之所不及，裁成輔相必藉人工！故爲民設官，縣有水利衙，府有水利廳，司有水利道。既居其名，宜責其實，古於水利無歲不講，無時不講，今數十年不講矣，欲民之無凶饑，不可得也。及今開治，萬難再緩。

議者必曰：「往時歲歲開濬，水利通達，民猶畏難，況今河工久曠，談何容易！」事非不然也。辟之人身，方當少壯之時，有小疾病不及時醫治，恃其血氣强盛，猶可支吾，一旦血氣就衰，病證百出，更不醫治，死亡立至。初病時止一二劑可療，日久病深，决非數十劑不效。然亦何可畏難而終棄之也？方今東南待澤之民，情勢危急，何以異此？若更遷延，不翅索于枯魚之肆矣。愚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苟失其道，雖易亦難；苟得其道，雖難亦易。難易之形，不在所治之事，而在治之之人。禹之治水，行所無事，得其道故也。

生海寧人也，請專言海寧之水利；又海寧城東人也，請專言城東之水利。上河

則自海寧城東至黃灣六十里，曰捍海塘，直通杭城之新河壩，古之運鹽河也。父老相傳，不通者已六七十年矣。下河則自海寧城東至袁花五十里，曰袁花塘；自海寧城北至郭店十里，曰郭店塘；自郭店東至峽石四十里，曰峽石塘。又袁花塘少北二里許，曰泙江塘，亦自海寧通袁花者，謂之後塘。前塘最淺，最先涸，後塘稍深，遲五日亦涸；峽石塘最深闊，遲十日亦涸。前者不暇追論，近三年間，河底盡生塵矣，則三塘開濬先後深淺之次第，從可知矣。捍海塘不時可開，下河三塘須稍俟水退方可開。亟開經河，而支河隨之。

生又海寧之廿七都人也，請專言廿七都支河之水利。生所居曰凰岡垷，又西一里曰倪家堰，又西二里曰陸漊垷，又西一里曰戚姬堰，又西二里曰湯家垷，今皆名存而實亡。夫曰「堰」，曰「垷」，皆所以堤水而分上下河者也。鄉民貪一時之利，開運薪米，豈知水通則暫受其利，水竭則先受其害乎！蓋地勢高下，有不得不分爲上下河者，順之則易爲力，逆之則難爲功。皆由捍海塘塞，先截上河之源，故愚民偷就下河，以規一日之利，而貽無窮之害者也。捍海塘開，則諸垷可盡復其故。高者堰之以就上河，卑者濬之以通下河，而沿海數十萬飢民，胥懷樂土矣。由生一都之支河，以推之東諸鄉，由城東推之城西，由海寧推之全浙，地形水道，通塞利病，宜皆有可言者。桐鄉張履祥有《致石門友人書》，言海寧、桐鄉、石門三縣水利，甚有原委，並録呈上。

愚生竊計開河工費，別無措處，勢惟責之産户，産户責之佃户。若通里計田，

照畝派工，按工除租，則費不待徵而足，工不待鳩而集矣。其法每河一里，爲一牌之長，一人督之。通計兩岸車水田及住居桑園共若干畝，畫一派工，則勞逸均矣。若但就邊河田地之丈尺以責工，則南東之畝，長短廣狹之不均，有不翅數十倍者：有畝多而短狹至不盈丈，有畝少而廣長至數十丈，亦有實從河起水之田至數十畝，而外無一畝邊河者。人任其勞，而我獨受其利，豈情也哉！逸者太逸，勞者太勞，而怨生矣。故須總計一里之内之田，合同派工，乃爲公普。大約每河一里，不過一百八十丈。海寧河每丈不過四五工，支河丈不過三二工。經河每里不過田四百畝，支河不過二百畝，故畝三四工而足矣，五工而極矣。除租之法，如秋開則除冬租，冬開除來年夏租，無夏租者，即除來冬之租。蓋責取現糧，雖富户亦難猝辦；扣除後課，雖貧人何説之辭。故業户無措費之艱，勞民無虚役之怨，計無便于此者。每工約除租四升，若業户現發，減四之一，明著爲令，聽民自便。酬工雖薄，然業户之役佃户，亦猶公家之役業户也。皆其分内之事，無可推委，故量給飯米，民已樂從。不過畝損租一二斗而已，大工成矣。回視大荒之年，無粒租而賠糧者，利害尚何如也！況功成歲稔，永無水旱之災，業户不苦賠糧，佃户不苦賠租，費一償百，何憚而久不爲此！

彼愚民所畏者，目前之勞困耳。嘗見勤農貪取河土以益桑田，雖不奉開河之令，每遇水乾，争先挑掘。故上農所佃之田必稔，其所車戽之水必深。蓋下以擴河渠，即上以美土疆，田得新土，不糞而肥。

生植加倍，故雖勞不恤。即就目前而論，適使人人收上農之利，實以益之，非厲之矣。畏難苟安，惰民之偷風，不可長也。

惟天臺至仁大勇，斷然必行，不顧一時之安，而遺百年之利，誠萬世一時也。乞嚴行各屬相度地勢，豫定規程，立册編號，各有分責，一遇水涸，立刻興工，諸方並舉，有不如令者，以法隨之，警一懲百，功不須時而集矣。

抑生居高鄉，所言皆疏瀹之事。聞湖州府歸、烏一帶低田，堤防漸圮，近幸連歲大旱，彼獲大稔，一日患水，胥爲巨浸，可爲寒心。鑿卑增高，功宜兼舉。國家財力，仰給東南，民足則税易供，留心國計者，不可不亟加之意也。

生又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人之大寶曰土。故孟子稱諸侯之寶，首列土地，誠重之也。今中田一畝，歲出米、麥、豆三石以上，腴田出四五石以上，是一夫之食也。若夫桑麻瓜果之田，歲出一二十金以上，是數口之糧也。今葬師鼓其妖説，輕破民田，壞族葬之古制，使人父子祖孫曾不得同穴。每葬一棺，必博求良産，動廢數畝，其塋封開廣者，或至一二十畝，農民拱手，不敢復業，可爲大痛。今一邑之中，終歲舉葬者，不啻百家，歲廢千畝，是敚千人之食也。馴致百年，便廢數十萬畝矣，是敚億人之食也。大邑，田不過百萬，小邑尚不足十萬。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欲民之無饑，不可得也。

先王之制，不以死傷生，故死必擇不食之地而葬。周禮族葬不限世數，子孫昭穆置穴，地盡斯止。計三畝之壙，便可葬百棺。不惟省地之法宜然，而生同居者死

同墳，實天理人情之至，百世不易之道也。今妖師妄言禍福，隔別天親，惟圖厚利，不顧民業，仁人孝子莫克自主，靡然從之，良可哀矜。古惟有罪者不得入先人之兆，今人子謀葬，而先以罪人處其親，可乎？聞之，家和則福生，故九世同居，古稱義門。生死一理，焉有屬毛離裏之親必不容同葬，或隔越數里，或隔數十里，或至不可道里。乖離不祥，莫大于是，尚何福之云乎！甚有廣營福地，屢葬屢遷，顛越險阻，終不成葬者。每遷一墳，輒棄地若干畝，荒穢滿目，略不加恤。廢塋既廣，子孫窮乏，賣妻鬻子，不足賠糧。貽累世之害，斂萬民之業，破傷皇土，違逆天心，異端之禍，無烈于此。故凡百葬師，天罰必重，非及身流落，則子孫滅絶，萬無一全。此輩孽由己作，雖萬死何惜，其如久貽天下蒼生之害何！

惟天臺神明洞徹，素燭奸妄，明彰告戒，喚醒癡愚，嚴爲限制，不許出鄉遠葬；近山葬山，平陽祔葬舊墳，不許更造新墳。即無舊墳可祔，勒令豫定族葬之法，以初葬一穴爲始祖，其下點定昭穆位次，世世序葬，不得紊越。如是，庶生業不致盡廢，而斯民蒙業矣。

葬固宜合，尤宜深，須入地丈以外。深則必實，壙内棺外用灰土實築之，不留罅隙。實則氣固，且不容水，不虚陷；深則久安。葬法之善，無過此者。今世俗皆惑于葬師之説，謂深則有水，苟爲淺葬，淺葬不已，漸且培土高葬，名雖爲葬，實同暴露。每見風雨摧殘，不出數年，便已坍毁，蟻垤兔穴，以飽蟲獸，乞人掘蛇，獵人掘獾，動遭開發。子孫熟視，無可如何。縱

立時收揜，而棺骸殘毁，冤痛曷伸！覆轍相仍，莫之懲改。此皆習俗之迷，風水之禍也。實則雖深葬無水，空則雖淺葬猶有水，事理易明，曾不覺悟。況盛必有衰，世變滄桑，墳壟侵毁，雖明德之後，有必不能免者，惟深則泉下之骨尚可獲全。仁人孝子爲先骸計長久，可不是務乎？乞天臺大申憲令，痛懲淺葬，使愚俗爲之一變。雖西伯之澤枯骨，何以加玆！

此皆關係生民大故，不敢不痛切上陳。惟上帝好生，惟天臺嘿體上帝好生之心，二事兼行，則道贊天地，功同稷、禹。將仁風遠被，九土胥效，豈獨東海數十里之民歌思無斁而已！生老病龍鍾，行將就木，不宜尚有陳請，然竊自念，半體偏廢，猶如此困苦，況百萬生民之疾苦乎！恭遇天臺之明德，而有懷莫告，不惟負天臺，亦自負其心矣。故敢力疾具揭，干瀆嚴威。倘不遺愚者之一得，見之施行，則某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其言之非是，某雖老病，不敢倖逃斧鉞，以明正妄言之辠。謹席稿待命以陳。

呈　詞

呈學請削籍詞

呈爲懇恩除籍，以全愚劣事。切某以至愚極陋之質，當衰老多病之年，久忝宮牆，兼靡廩餼。聞之：食必稱其事，斯受之者安；實不愧於名，故持之而久。今某蹇遭病廢，手不習制舉之書；幸遇賓興，足不赴貢科之試。然猶序列附增之上，歲叨鍾石之糧，惰慢不恭，貪頑已甚。貪固當黜，

惰亦當褫。兼之迂戆性成，過累山積，真師門之敗類，允聖世之廢人。乞還野人之衣，敬讓賢者之路。

伏惟師臺無私秉鑑，以德愛人。蓋賢否智愚，原不齊之物性；則栽培傾覆，均至厚之天恩。懇中學憲，永削儒籍。俾出作入息，相忘帝力之宏；即夏誦春弦，亦咏王仁之浩。庶衾魂之無愧，尤衰病之所宜。安全實多，感佩何量。

疏

衆議建吴磊菴先生祠疏

嗚呼！士有聞先生之所以死而不泫然流涕者乎？有讀先生之遺文而不泫然流涕者乎？有途見先生之歸櫬而不泫然流涕者乎？有之必無人心者而後可。夫惟痛之甚，思之深，則必有以寄其痛之思之之心，而祠而祀之於是不可已也。夫先生之盛德，先生之高風，愚夫婦之所震驚而巷誦，士大夫之所欷嘘而竊嘆者，而先生猶皇皇然負辠引慝，若雖死而無以自容。嗚呼！人之度量相越，不甚遠哉！

惟其有不死而不愧者，是以有雖死而猶愧者。世教衰，人心喪，苟反先生之所爲而爲之，其情狀又何究詰耶！死之去不死，什伯矣。不死而可逃歸，去不死而從賊，什伯矣。不死而從賊，賊敗而歸，歸而就司敗以死，與從賊而歸，歸而畏死復逃，不走虜而走寇者，又什伯矣。從賊而歸，而畏死復逃，與從賊而歸，靦顏士君子之林，更有營復故官，晏然高爵厚禄無慚者，又什伯矣。不幸而遇難不能死，而從

賊而歸，復爲大官，與幸而不在生死之列，身名俱全，遭會際遇，赫然爲中興之臣，復不鑒前人之爲，而所爲之不肖又有過于前人者，又什伯矣。人情益幻，世變益繁，宜乎羣心之共憤，而思先生之愈深也。

嗚呼！國破君亡，大仇未復，雖祠而祀之，先生其歆之乎？豈惟先生，凡古之聖賢，死而祠之者，皆不欲也。孔子之聖也，春秋之天下未能治而死。孟子之賢也，戰國之天下未能治而死。與夫古來之忠臣烈士，死於不可復爲，而義不能復生者，是其身雖死，而其心皆有所歉然者也。天下後世，羣思其德而祠之，豈其心之所欲乎？然卒無以辭天下後世之思其德而祠之者，何也？人之所以不死，心而已矣。心之所以不死，安與不安而已。國破而先生不死，則先生之心不安；先生死而祀典未備，則衆人之心尤不安。故先生之死，非衆之所欲也；當先生之欲死，而衆人不能强之不死。則衆議建祠，亦非先生之所欲也；當衆人欲建而先生又能强之使不建乎？先生行先生之志，衆人行衆人之志，皆以求乎心之所安而已。

嗟乎！使天下之人，有心而皆知所不安，知所不安而皆思所以安之，天下奚患不治！先皇帝之變，吾浙之死事者六人。西泠有祠奕然，既使湖山生色，而先生桑梓之里，未有專祠，於是邑之士大夫共謀擇地祀之。義聲一唱，遐邇響應，又奚俟余言之贅乎！竊恐好義者之多而無所稽也，故爲分簿以記之，而并告以衆人所欲建之意如此。

答 問

金剛會問

吾友祝夢得之死，吾驚往哭之，而不知其所以也。夢得小我一歲，又未有子，何以遽死？其貌厚而神清，其人慷慨好義，急士之窮而忘己之窮，其詩文雄古超忽，駸駸乎如春草之方怒生而未竟，法皆不宜死，而何以遽死？

或曰：非惟然也，近更好善而皈釋氏，受《金剛經》，與宗人之好善者日爲金剛經會，朝呶呶不輟，夢得實始之，益不宜死，而何以遽死？

某俯首嘆曰：嗟乎，惜哉！此吾夢得之所以死也。昔吾未見有儒而誦經念佛者也，有之，必老而垂死者也。而夢得以壯年爲之，豈非《傳》之所謂耄及者乎！今夢得死，而諸君子之在金剛會者，猶守夢得之教不衰。夫釋氏皆父母所生之子，而逃之空門，背天理，滅人倫，吾無暇責；其爲書，孰非反經害道之言，亦無暇辨。即曰經言皆善乎，然彼之所謂經，非吾之所謂經也。經，常也。吾之所謂經者，孝養父母，子之經也；恭事兄長，弟之經也；教子讀書爲善，以身先之，父兄之經也。儉勤，治家之經也；嚴緝家人，勿令生事，厚恤其衣食，主父之經也；緩急相周，維持匡捄者，親親友友之經也；雝雝肅肅，不寬不嚴，門内之經也；謙以牧身，仁能及物，知己過，不言人過，涉世之經也。由此推之，農亦有農之經，商賈亦有商賈之經，以

至星醫相卜，與夫百工技藝之人，莫不各有經焉。苟能守而勿失於吾之所謂經者，一無憾于心，其爲《金剛》也多矣！若其不然，雖日夜誦之，何益！今諸君子或者於吾儒之道猶有所未盡焉，而又竄而之釋。竄而之釋，未必真能釋也，而已自畔于儒。不恒之羞，❶或承之羞矣。

且所謂《金剛經》者，不過佛書之一也。猶之《大學》、《中庸》者，不過儒書之一也。雖聖人之言同歸一致，一經可通衆經，然既號爲釋氏，必能徧誦《楞嚴》、《法華》諸大部藏經，識其指歸，而後謂之真釋。猶之爲儒者，必能徧讀「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左》、《國》、子、史及秦漢以來之文，而後謂之真儒。借有市人之子，偶能誦習《大學》、《中庸》，便囂然自號爲儒者，則諸儒必笑之矣。今諸君子之呶呶于是經也，又得無爲諸釋子所笑乎！

或曰：往夢得苦無子，今雖死，不數月而生子，無亦《金剛經》之力歟！余曰：不然。佛以空爲教者也。《金剛經》雖數千百言，而大指不離乎空。誦而得子，豈空也哉！吾夫子之教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從夫子之教，所以生生不息也。而佛氏一切空之，苟從其教，人道絶矣，何能生子？夢得之有子，非誦《金剛》之力也。然乎，否乎？

祝之諸君子在金剛會者，皆與余有平生之好，因於或人之嘆夢得，而不能無疑于諸君子之是會也，敬書以問。

❶「之羞」，似當作「其德」，按《周易·恒》：「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答龕化疑問 丙申

董思東以其父龕化之約爲疑，遺書而問陳子。

陳子曰：微子之問，吾固將爭之。善矣，吾子之及此也，是孝之大者也。由達者之心，則百年同盡：生可也，死可也，死而或裸焉，或火焉，亦無不可也。由孝子之心，則千秋無窮：生欲其無窮也，故爲之隆其養；死亦欲其無窮也，故爲之固其藏。故有形之累，非獨死也。夫生形之累多矣，死則無累矣，奚惡此僅存之皮骨，而立銷鑠之，使不留毫髮乎？今惡生形之累，而屬其子勿復進膳，須餓而死耳。人子其聽之乎？則親命之不能盡從，亦可推矣。

夫人有生必有死，死終化爲朽壤，此自然之理，何容私意于其間！故生鮮百年之軀，死鮮百年之骸。而愚夫罔識，樂生惡死，生欲求東海之神，死欲錮南山之銅，固宜見笑于達人，設戒于來祀也。而賢知之過，又欲反之，生期速死，死期速朽。不知欲遲欲速，俱違自然之理。由君子觀之，二家之見，悉屬私意，同歸愚妄耳，復何是非高下之可言哉！元本此下注云：「忠臣死忠，孝子死孝，正是自然之理，非速死之謂。當死不死，便是怖死，所謂私意，所謂愚妄也。」

若夫不怖死，亦不求速死；不辭朽，亦不求速朽，斯則情順自然，聖王之教。故生則有飲食宮室之奉，死則有衣衾棺椁之備，皆視吾力之厚薄以爲隆殺，不强以力之所難爲，亦無靳于力之所優爲，誠適情循理之至也。

今惡死者之不速化而加火焉，是無異

憂生者之不速死而加刃也。曾路人之勿忍，而況吾親乎！曾暴人之弗忍，而況孝子乎！彼佛氏雖以無生爲教，亦未聞于生者而加刃。而獨于死者加火，是貴生而賤死者也，是以生死二其心也。嗟乎！此夷虜之道固然，其無足怪。蓋生死一也。燒死親，曾何異于燒生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按律，焚燒親尸，與拋棄水中同辠。明禁昭然，而氓之蚩蚩，屢犯不悔。確嘗爲之痛心疾首，而況讀書知禮之士乎哉！

五刑之慘，不及于火。蓋雖殺其身，而尚留其骸以存仁也。焚尸揚灰，間有行之，此毒痛之至，法外之刑，而以施于罔極之親乎？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且非己之得毁也。而謂爲人子者得而毁諸？既身陷于不孝，而又以不孝遺親，是邀二辠也。雖人焚之，無異于己焚之。今父母無故欲死，而使在旁者攢刃而殺之，而其子熟視而不一救，而曰「此父母之意，且非吾殺之也」，可乎哉！

「然則終何以解違約之辠？」曰：「吾聞子以納親于道爲孝，不聞以從令爲孝也。觀父母之必不忍化王父母，則我之不忍化我父母，乃所以從親也。奚違之與有！樊遲問無違之孝，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烏知不違之所以爲違，而違之所以爲不違也！且古人遇大事，必有相。凡禮，皆相者主之，而人子無預焉。雖違之，是相違之也，子何辠？子知有父命而已，相知有禮而已。命有禮則從父，無禮則從相，所以全孝也。」

答有意問己亥

或云：子誅釋氏，以「有意」二字盡之矣？曰：未也。苟合於道，雖有意可也；苟畔於道，雖無意不可也。佛氏直是畔道者，但吾遽以非道責之，彼必不服，故只云「有意是私」耳。單重無意，又是彼教魔頭。

乾初先生文集卷十六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柬帖

柬同志元本作《粘薄翠山齋二紙》，下同。

吾黨于儒釋之辨，出處之界，每津津言之不置，自今思之悉是辠過。吾勸諸君慎莫攻釋，且反求其所以異乎釋者；慎莫呵出，且反求其所以異于出者。倘名雖爲儒，而於人倫事物往往脫略，是與于禪者也；名雖爲處，而于浮情客氣未盡湔除，是與于出者也，能无懼乎！

吾讀《從吾道人集》，至「異端多矣，奚必西方哉」，痛斯言也至入於骨髓。夫倍於道之爲異端，則吾輩生平豈能事事皆合于道，時時皆合于道！凡吾儕一念之私，一言之妄，一行之錯，真異端之尤者。而愆過日積，又豈止一言一行而已哉！躬爲異端之首，而孜孜釋氏之攻，是無異以暴伐暴，以蠻夷攻蠻夷，其負固而不服也，固已宜矣。

柬同志

吾輩今日學問，斷不外家庭日用，舍此更言格致，正是禪和子蒲團上工夫，了無用處也。蓋心有精粗，而境無順逆，見以爲順，即是自足，見以爲逆，即是自是。

所謂膏肓之疾，不可療治矣。學者且耐心于人倫事物，用些水磨功夫，他日經世之學，端不越此，又何性命之可言乎！

今學者相聚言格致之學，窮極微妙，雖虞廷精一之旨，幾無以過之。及至事物之來，則恒脱略以爲高，或徇俗以自苦，浮情客氣，牽纏不休，何言行相戾之遠也！每念陽明子「知行合一」之説，爲之憮然。嗟乎！絶學之難明，所從來非一日矣。幸諸君爲一洗之，此千載一時也。

粘莌茂堂

學者日用功夫，須相其緩急而爲之。度吾身上何者爲第一要事，未曾幹得，即盡吾心吾力而爲之。爲之而畢，又及其次者。如是不已，工夫漸有就緒，時使吾心泰然，有雖死無恨一段胸次，然後此生綽有餘地。古語有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者，正謂此也。彼非不忘死而已也，蓋不忘其所以無憾于死者也。若只是抛却一死，有何意義，而夫子稱之？如欲爾今日所急，有過葬親一事乎？果盡心力爲之乎？他人可類推矣。

示友帖

八月廿三日，桐鄉張考夫來弔祝開美，致石灰二百觔，以開美之未葬也。謂吾相知中近來行弔率用此禮：弔尸則致含殮之具，殮後則致葬具，如紙錠無益之物，不用久矣。其法甚善，吾輩宜倣而行之。

又數日前老友董昭逸過我伯兄問疾，致一金買參。伯兄固不受，僕以爲於義可

受也。此等餽遺，最是天理上事。特今人罕能行之，反以爲過情耳。推此意而廣之，則凡吾輩之所以處親戚鄉里，度吾力之所能爲與吾情之必不可已者，而黽勉以將之，必有其道矣。況至親乎！

居常見董昭逸兄弟於貧親死喪，賻贈極厚，最可師法。今人家無故會客，致損數金或數十金，浮文妄費，如此等類，不可枚舉。人苟能于此等無益之費，事事裁省，以赴窮親友之急，不其綽然耶！

自喪亂以後，人民大困，兼以頻年米貴，終日不舉火之家，往往而有。每一舉筯，即爲愴而，尚何忍侈無窮之費，而忘窮親友之急難乎！

蓋虛文日盛，則實意漸衰。若前所述張、董兩兄事，皆是實意，有裨禮教者，故樂告我同志知之。使吾輩舉事，能事事如此，便是聖賢一路上人，要當觸類旁通耳。

寄諸同志 癸巳九月廿七日

吾輩於道，未窺一二，便覺世士之可笑，一言一動，了無是處。則又安知彼聖賢者之視吾輩，不猶吾輩之視世士耶？我自不覺耳。念此，使人驚怖。辟如三等秀才，方指摘五六等之文以爲笑樂，而不知一二等者之復辴然而笑己也。然使向者歸、胡諸君子復生，則雖今之所謂超等特等之文，而亦盡可笑矣。學問無窮，一味反求，但知己之可涕，而何暇知人之可笑耶！此孟子所以深致恫于鄉人，而嘆絕于大舜者也。

寄諸同志

吾輩之絶意進取，本是極尋常事，而自世俗觀之，則以爲奇，必有非議之者。夫俗人非議，曾何足恤；所可恤者，恐未免有非議之實耳。苟知恤之，則莫若自立。自立之法，在于不自恕。體道未切，日用飲食，事事有過，而恬然不知愧耻，不知懲改，良可嘆也！

諸子試反之平日立身行己，果有以異于世俗乎，無異乎？何嘿嘿也！非惟無異，且儘有不如世俗處。世俗人能勤儉作家，而吾輩或不如世俗人能發憤讀書作文，以圖進取，其心反有所用，而吾輩或不如。又細推之，所不如尚多。積此數不如，而爲所非議，孰曰不宜？謂世俗之曾何足恤，吾不敢也。

如大辛久負欺父之辠，不知改正，即此一事，便不可爲子，不可爲人。今雖説明，尚宜深自怨艾，何以久從事學道而尚有此通天大過？以此自責，便不暇責人。前晤，所言亹亹，但知責人，吾所以深不取也。大辛能無不足之時乎？能償人金，所約不失時日乎？能必紋銀而無折色乎？能背後發話人無過當乎？不能，則自責不暇，而何以責人之詳且細也！故因自立不自恕之説，而又爲大辛暢言之。要之，病痛人人自有，不獨大辛，各須悟爲佳耳。

寄諸同志

一人身上，自有一人當爲之事。看得

要緊，便須各自尋頭，急急爲之。不爲所當爲，而徒呼朋講學，空言過日，於本身絶無相干。如欲爾葬事未舉，既知其非，便當急救。今日身上惟有此事爲重，精神意思當悉專注于此，他事悉可緩。且自分爲辠人，自不敢朝夕即安。如從游宴會，决不宜復與。乃仍逍遥自在，如不察者，不孝孰大焉！朋友不以此事爲重而力諫之，雖舉會糾過，徒事虚文，絶無實效，不信孰大焉！

寄諸同志

諸過皆從欲念起，無欲即無過。是以善學者不在隨處弭禁，而在閒居慎獨。慎獨之功，要在去私。今人動念，無不爲私心所蔽。喜怒哀樂，本各自有中，則一以私心處之，便多偏駁。即如文字妍媸，平心以觀，無不立辨，一視其姓名，則必以平日毁譽爲轉移。凡此皆成心未破，私之至也。

諸子既當以慎獨爲心，尤須時時驗之實事。相會氣象，月有不同乃妙。不然，日史紀過，總虚文也。性情各有不同，各因其不足處爲救治，自知病根所在，須用一番堅忍，力痛除之，務使其舊習勿復見，然後謂之能改過入道耳。飲食小事，節之最難，亦由力不堅也。吾每飯，初進數口，必白下，不用佐。始習覺勉强，久漸安之，不爲苦。即此推之，凡事皆然矣。

寄諸同志

讀書事大。今人一言一動，無有是

處，只緣不曾讀書。能讀書乃能處世，安危治亂，無適不可。反是，則動成窒碍。深心讀書，自覺自家不是。不讀書人，雖有過差，惘然不覺也。讀書人自有文章，非今之所爲文章也。若今之文章，委靡無用，不足學也。

黏客座甲午元旦

確夙以疏頑，猥積罪過，衰老知悔，欲漸懲改，又自以當局之迷，未若旁觀之鏡。所望仁人君子，閔其無知，以確過差，面相傾告。其或下愚之性，終迷不悟，則至于再，至于三，至于徵色發聲而不舍予焉，真恩同生我矣。謹禱。

補柬近思叔丙申

病人無寐，輒妄擬壽屏詩，共得十一首，附正大方。病已寢酣，便不能復作。想須名手，亦無俟此戔戔者爲也。

凡壽詩固以切於壽者爲佳，尤以切於壽壽者爲更佳。數詩如魯叔《白首篇》、吾叔《多男篇》，洎確兄弟三篇，俱似不可移易，但不佳耳。餘篇亦屬通套，惟高明去取。

但諸詩皆述目前盛事，獨確詩最詳中丞公勤苦邊疆一段公案，似爲不合時宜。然在太夫人身上，似亦不可少此一段古話。而次篇尤失之太率，以欲自任其咎，故不復求工。叔如以爲非宜，竟從删削可也。

確於太夫人實有私感，藏之中心垂三十年，所以不辭縷縷，然終以未能達其萬一爲恨，吾叔何不試一揮毫？思緒既出，數篇之後，直如破竹耳。以吾叔之材，兼列肺腑，必能直抒至情，發揚盛美，宜勝悠悠之口萬萬也。且聞子厚兄弟亦皆能手，相爲鼓發，必有餘什，奚藉他人？且恐捃摭浮言，不足以光此盛舉，故欲吾叔更慮之。餘再俟面盡。

補**書示子强弟** 癸卯八月二十三日。璋案：《家傳》：旻永字子强，假真公元暉孫，海鹽庠生。

癸卯之夏，子强弟遺我一箋，屬作行書。會余有老疾，方就醫硤山，歸而創甚，久未能捉筆。子强屢書來索，不應。今秋又將暮矣，勉圖所以慰子强者。顧念子强少年工書，駸駸入古人之室，而余書素拙，又老病偃蹇，筆力日退，其何足以慰子强？况子强之先數世，皆稱書聖，家藏古名人墨蹟極富，子强既得家學，益參以古人之法，宜吾書之日遜子强也。

然吾夙企子强之家學淵源，雖嘗擅書名，而不止以書名。若我叔祖翰林公之博學淵脩，我叔父太學公之恬心儉德，皆澆俗之儀型。子强其進而學之，益參以古聖賢之家法，則我之不逮子强，又將不止於書已也。《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考亭又善言之曰：「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强而不息矣。」真能自强，則舉天下之强者，無以過之矣，况余之老朽乎！吾書既無以慰子强，斯言也，或乃所以慰子强者也。

辭慶生帖 癸卯九月初四日

吾春初尚不忍言壽，況今敢言生乎！貞觀有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辰，更爲宴樂！」此真學者之言也。

夫以天子之尊，四海之富，且不忍言慶生。今以賤貧之萌庶，而肆然爲之，愚鄙無理，莫此之甚。僕屢形言議，想明德君子皆已見察，猶恐未能偏乎，故復申此言。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吾平生無他長，惟不慶生一事，庶幾近理。望諸君子樂成之也！元注：以汝納微言及此之，故書此。已而汝納言甲申三月之變，盛稱其友慷慨不食，憤不欲生之義。予謂子既以不欲生爲義，則今日慶生之非義，愈可知矣。汝納唯唯。

補辭族正帖 甲辰元日

確老病支離，日月彌甚，有心無力，不任驅馳，拜告祖祠，敬辭族正。自甲辰元日始，凡有族議，勿復相聞。嗟乎！確之不德，一二子婦，莫肯率教。不能正家，焉能正族？孟子有言：「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其又能以偏僻之性，羸病之身，强預人事，上負祖宗，下慚族黨乎？所謂不識人間羞恥者也。敢因殘疾，瀝悃告辭。

書示仲兒

端莊静慎者，望而知爲學人；慢易輕誕者，望而知爲草野市井人。汝舉止言動，多不循禮，吾甚憂之。況年漸長大，今

又成昏，可不戒哉！今更名汝曰「翼」，字曰「敬之」。敬于父母則孝順，敬于夫婦則肅和，敬于兄弟則友愛，敬于朋友則麗益，敬于僮婢則從令，敬于一切世俗則無辱，敬于言則不妄，敬于事則有成，敬于講誦則有得，敬于作書臨文則法日進。《記》曰「無不敬」，盡之矣。

能敬之人，時時見得自己不是；不敬之人，時時見得自己是。故《中庸》言君子，能戒懼而已矣；其言小人，無忌憚而已矣。汝欲爲小人耶？吾無所復責于汝。將爲君子耶？可不於吾言加之意哉！其朝夕省之，毋忽。

示仲兒 癸卯六月十日

吾嘗以細心克己教汝兄，於汝尤切。大克大賢，小克小賢，全不克是愚不肖。賢不肖之攸分，克己不克己之間而已。惟自甘不肖者，直無可如何耳！

以顏子純粹之姿，宜無己之可克。乃夫子惟以此爲教，顏子惟以此爲學。怒與過是己，不遷貳是克，乃所以爲好學也。夫子稱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學者萬萬不及顏子，而自謂無不善，非下愚而何？凡汝生平過惡，吾言之屢屢，毫不見改。大病只一自是，不肯克己。不克己，又由心不細。而今能一變粗放之習，恭嘿深思，搜求己過，自然日新月異，到底有受用處。不然，則終于愚不肖之歸而已。汝自墮落，於我何有哉！

書示兩兒 庚子

讀書不能身體力行，便是不曾讀書。只「慎言語、節飲食」六字，吾嘗諄諄致戒，禾能奉行一字否？ 不用父言，便是忤逆不孝，尚何學問之可言乎？ 吾素不喜浮華，只驗而等於日用動靜間，有一分敬慎意思，便是學力進步處，吾便一開顔。 不然，雖學成揚名，非吾好也。 今姑摘而等習氣之最不易變者，設戒數條如左。 有未盡者，以類推之。 吾衰病氣虚，不能多言，以筆代口。 服膺充耳，則惟爾之以。 賢不肖於我何有哉？

凡聽言須詳審，毋恍惚致思別事。

勿輕信輕諾，易喜易怒。

胸中自有是非，勿遽與人辨駁。

凡作事須從容細密，事事有條理，勿鹵莽粗疏，有初鮮終。

雖行善事，須斟酌量力，稱情當理，勿動于浮氣，好名徇情。 勿留諾不行。

自書籍衣服，以至百物，無小大，悉須收整停當，並時戒内人。

錢財出入，纖悉登記明白。 吾素懶上帳，最是敗德，不可學也。

切勿容易借債。 吾每承親知緩急，稍覺出于輕滑，非愛我者。 寧縮己，毋求人，極是無敝之道。 兒能以我爲戒，方是真能立志者。

勿高聲呵怒妻僕，致聲聞吾耳。 雖吾不在家，亦然。

有客在坐，翼兒不得參論詩文及議他事。 雖吾不在前，亦然。 此未是兒事也。

禾兒過舊居，不許與諸孫着棋及諸戲，至他處亦然。陶士行云，「此牧豬奴戲耳」。志學之士聞此言，有不惕然者，非夫也。

禾兒即日要立志。年十七矣，此時不立志向上，更待何時？能立志則諸病悉除，更不待吾言之贅矣。少壯幾時，忽成老大。終身大事，須自打算。它日始思吾言，何可及也！

婦喪中示翼兒 庚寅

而母病中，嘗謂我云：「吾平時爲子作家，不暇脩行。吾死，子宜爲我多作好事。」我不之許。一本作：「吾不許，亦不辭。」今而母死矣！吾思吾生平未嘗敢作不好事，今尤當爲而母慎之，即是爲而母作好事，更不解何以作好事。但願吾兒吾媳，善居喪，盡哀盡禮，苫寢蔬食，以報三年之愛。所爲好事，無過于此。又能爲我敬養祖母，善撫幼弟，一本此下有云：「敬待諸親知賓客，下能善御僕婢。」克勤克儉，男不失學，女不失績，以毋貽而母泉下之憂，其爲好事多矣。如其不然，一本作「未能」。彼酒肉僧道，安能代爾作好事耶？

吾昔年居父喪無禮，至今以爲深痛。故每至忌月，輒斷腥食，猶自以未能少解萬一之辠。兒宜重以爲戒，失今不慎，後悔無及。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聖賢之言，真足使人百省。

近見吾兒居喪無大悖禮處，乃是好消息。但是發於哀痛之本心，自然而然乎？

抑未能無勉强乎？季孫曰：「勉而爲瘠則吾能。」故瘠非難，以情居瘠爲難。樂正子春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烏乎用吾情！」吾素出外，又家貧乏僮婢，外内之事，一切皆而母躬之，乳汝，衣食汝，請先生教汝，昏汝，辛苦百倍他人。非而母也，是爾之僕婢也。宛其死矣！子他日雖有孝思，欲稍盡一日之養，豈可得乎？以此思哀，哀可知矣。苟如是，則自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而無待於勉强者矣。盡禮不盡禮，人禽之别也。盡禮之誠不誠，亦人禽之别也。兒試一體察之。

示兒帖 丁未

善乎昭烈之詔子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多乎哉！

世俗於新歲争放紙炮，吾少時亦好之，至自中其手，手爲之裂，猶不知改。崇禎丙子，來還於楊，獨鄰老楊連城家寂然無聲。心竊善之，謂無益有損之事無過於此。自此遂絶不放炮，雖昏喪大事皆不用炮，蓋昉諸此也。

癸未八月，從祝子開美東遊，見其於先人忌月不用酒肉。吾謂古人有忌日，無忌月，非禮也。開美曰：「追補喪禮之闕也。」吾輒愀然。念昔居先人之喪，猥多違疚，因而忌月者積十八年。表兄丁仲長喪妻，不用浮屠，羣以爲非，而予獨心善之。吾家喪禮不用浮屠，自母兄而下凡七喪矣，實本之仲長兄，非自吾家始也。

老僧曇雲嘗謂我：飯須連進三口，然後用菜。予習之三十餘年，甚有味。蓋三

口而後，雖終飯不用菜可矣。此我所獨得于曇雲者。然吾竊觀曇雲之自爲飯，未必能常守此法也。

順治壬辰，吳仲木嘗云：「象山、陽明皆不廢圍棋，亦未是。」此言或爲予也，自此遂不着弈十四五年。今老病無聊，間或一舉耳。

甲午冬，以辨學稿質沈子朗斯，❶朗斯云：「精圈文稿甚俗氣，且乖虛受之理。」自此，凡稿不復敢自加圈點。丙申秋，病中戲爲宗貴作壽詩，多夸毗之詞，吳裒仲委書致規。自此絶不復妄諛壽。

予少時善遺物，嘗一夏遺四五扇。開美私憂之。余聞，遂稍自收輯，至一扇用四五夏不忍棄也。

人耻惡衣食，吾深耻美衣食。昔許同生先生嘗見一藩司，兩人以同籍相得。藩揭敝袴示許曰：「吾生平不着絹袴。」時許袴亦舊布也，亦揭示之，曰：「吾似更敝也。」遂相大笑，羣下無不咋舌。歸告吾儕，猶幸不爲此老所絀。雖一衣一食，可不慎乎！余時甫弱冠，聞此言，不覺爽然。錫山高聲野先生極整潔，每解衣，必手自折疊，雖極敝，折痕宛然。洄塘徐道士，貲頗饒給，每見必穿一破布衣，甚多懸結。問其故，曰：「與久習，不忍棄去。」余布衣亦多三四十年者，但病不能手自折耳，前此未嘗不勤折也。

語云：「上山禽虎易，開口告人難。」此至痛之言。先人嘗書此十字於壁，吾未嘗須臾忘。去冬，以迫於時勢，勉割截此居，

❶「朗斯」，似當作「朗思」，朗思，沈昀字，《文集》屢見。下文同。

遂致大困，雖悔何追！ 先訓之不可違，如此。

吾先人德盛，意所可否，嘗不煩詔告子女，皆不言而喻。 今吾德固不逮前人，而屢詔不聽，汝曹亦豈真聖智耶？ 於父言猶爾，又何有於凡衆之言？ 吾所以瑣舉此等者，蓋以事無微而可忽。 吾於人言，凜凜聽受，尚白首無成，况汝等才質未能勝我，而每事予智自用，能無債乎！ 吾生平於人言無所違拒，惟辨學、辨性諸書，恒與時賢相左。 此要別有所見，又關係重大，故不敢苟同。 此豈而輩所及邪？

凡事不可自謂已知。 吾自庚寅來，論葬頗悉，自以無復遺理，然未知淺葬之害。 至丁酉，始著《深葬説》；又格於愚迷，未能改葬。 生平知而不改，惟此一大事，至今爲痛。 兒曹有能成吾志者，此大孝也。

凡聽言擇善，須先絶去自己私意，使心如明鏡之空，乃能照物。 吾往年喪偶，人皆勸吾再娶，母心尤切。 惟潘子去病、蔡子養吾勸勿娶。 吾雖心善潘、蔡，然嘗欲取妾者數矣，而竟不果。 蓋兩端之言，莫不有理。 苟吾意在娶，便以勸娶之言爲得理矣。 吾以爲當吾之年，處吾之世，凡事作一退步法算，然後得宜。 此亦今之士人審時度務一要訣也。 吾所以欲先正心於格致者，正謂此也。 其它擇善而從，觸事銘心者，筆不能悉書。 兒曹能神而明之，觸類而長之，庶可以寡過矣。

又

吾病酷類伯兄，殆難復愈。 又天禀遠不及兄，而飲食更減，且不敢望兄之久病，

況當求速愈乎！每愛昭烈遺言，謂「人五十不爲殀，吾年踰六十，何所復恨？惟以卿兄弟爲念耳。」真至情之言，每讀史，爲之感動。人情孰不望子孫之賢？非惟賢父爲然，雖至愚之父，其心亦莫不然。人謂堯、舜獨疏其子，不知堯、舜之愛子，更切於後人，朱、均自不省耳。使禪不聽黄皓而奉帝言，豈當有歸命之辱邪？昭烈之訓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能體此兩言，雖駟至聖賢不難。是昭烈之言不行于其子，而行於天下萬世也。大哉帝言！可直接危微之傳矣。

吾今年六十有四，天之與我不爲不厚。病顫已六年，去冬始不安寢，兹春加劇。病者不解衣，侍病者無交睫，日進之勢，良難爲繼。縱久病如伯兄，亦不過四五年間事，然何可得邪？生死極平常事，行將去汝。家業極微，無可貽後人者，故貽以昭烈二言。

小善小惡，最易忽略。凡人日用云爲，小小害道，自謂無妨。不知此「無妨」二字種禍最毒。今之自暴自棄，下愚不肖，總只此「無妨」二字，不知不覺，積成大惡。故古之君子，克勤小物，非是務小遺大。蓋小者猶不可忽，況大事乎！二子皆有爲善之姿與爲善之心，但自是之病未除。是己則非人，種毒非小。又氣質粗浮，忽略微細，故爲三復昭烈之言。《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辠大而不可解。」每讀《易》至此，未嘗不驚魂動魄，心膽墮地也。二子毋易吾言，戒謹恐懼，庶幾寡過。

慎小之道，悉數之，雖優優三千，未能

終物；舉其大指，不過言行兩端。慎之又慎，猶多錯誤，况一不慎，事何可言！克己讓人，苟全性命，何獨下士處亂世之法，雖躬上聖而逢熙世，何獨不然？惟泯之蚩蚩，罔知畏懼耳。吾《雜言》亦略本此意，日夕觀省，必有裨益。

喪祭昏嫁，悉以《家約》從事，寧不及，毋過。先公後私，量入爲出，切勿借債。求人極難，戒之，戒之！

吾生不辰，懷抱未展，遂同草木俱腐。生平筆札紛紛，了無足取。惟論葬與世俗異，論性、《大學》與諸儒異。要爲不失孔、孟之旨，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勤收輯，多録副本，以待後學。孟子不云乎：「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其他詩文，無益于世者，切勿多輯，以誤後人。少作詩文，亦是慎言中事。汝兄弟尤輕着筆，所宜切戒。浮文害道，古誌之矣。又今日所慮，有不止於害道者。一字一句，身家攸係，奈之何勿慎！《禮》曰：「無不敬。」三字可括三千三百之旨，并可括千聖萬賢之旨，豈惟昭烈二言哉！書不盡言，有未及者，可悉以此意推之。

乾初先生文集卷十七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書後

書韓柳集後 辛卯

東坡謂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吴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有味乎其言之，非坡公何足以與此！吾亦嘗曰：「古文至韓、柳，時文至黄蘊生，天下之能事亦畢矣。」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河圖洛書，述者踰千萬年，尚闡繹未盡。而後人爲文，務極雄快，不知已大失淳龎之意矣。」

《詩》三百篇，有意無意，可歌可舞。漢、魏以來，尚有足觀，中唐以後，遂靡靡不振，何耶？夫其所以盛也，乃其所以衰也。故文不可無意，意太盡則不厚；不可無法，法太備則不古。知此者可以爲文，可與論文矣。嗚呼！豈惟文哉！

附論

杜律閎整，古詩叙事愷切，淋漓痛快，殆過于李；而其所以不如李者，或正在此。柳文益矜峭奇古，而辨難攻擊之才，或時勝韓，而其所以不如韓者，亦正在此。

書祝開美師門問答後

弘光元年夏，余友祝子開美病且劇，又忿寇氛日迫，自分不免，於前六月十九，招余過葆光居，出一匣見屬，皆劉先生手書及所論著也。遭亂未暇録出，簡篇零亂，懼有散軼，欲先整而書之。十月初四日，避亂友人徐聖儀家，因攜此從事。計共二十五葉：首初見問答語，次別叙，次手札，次詩，次雜論。其手札及詩，以年月先後爲序。雖殘闕多所未備，而先生之惠教祝子，與祝子奉教之誠，大略具于是。凡三日而畢事，以筆秃老艸，不能工楷爲惴惴。

嗚呼！先生立朝，前後所上不下百疏，皆廢其稿不存。于五經、諸子百家，無不精究，皆有所論述，莫肯一刊行。此其僅見者，蓋先生之學如洪鐘，大叩之大應，小叩之小應。確嘗侍坐，竊聞論辨今古精義，洋洋千萬言。每晝而坐論，至昏夜不展股，及退息一齋，則終日不聞聲。真子所爲「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者耶！

乙酉之春，開美渡江而病，故先生手札多論藥理，具精晰，俱一本作「已」。非世醫所能曉。雖小道，亦可以見先生之一斑矣。一本作「亦足以見先生之學，無所不該洽矣」，「雖小道」三字無。今先生與開美俱死國難，而確獨隱忍苟活，皇皇未知所稅駕也。悲夫！

璋案：公更名在丁亥，而是編録于乙酉，故元本多書舊名，今依吴氏定本改從今諱。

書周選古印譜後

確少好作篆，未成而罷，罷三十餘年矣。自更名以後，亦絶不用名章。選古嘗爲余作二章，章法極古，竟置不復用。今人濫用名章，余不甚是之，人亦以怪余，亦各所見之異也。古人翰墨，不惟無圖記，亦不輕著姓氏，極爲雅觀。其有圖記者，乃是珍藏家所用耳。

顧篆刻日廣，篆學日衰，選古慨然有起衰之志，孳孳向余言篆學。余進一「淡」字，選古深然之。夫才美者，人之所共好，亦吾之所欲亟見也。以亟欲自見之才，求供衆人之好，豈肯自留餘？如是而能爲淡者，鮮矣。古今人之不相及，正在見才不見才之間。魏、晉書法，筆筆藏鋒；迨乎唐、宋，悉皆偏露。李、杜雖工詩，要爲不及靖節。而今人之學陶者，又未必是陶也。然則淡豈易言哉！語云：「神奇之極，化爲平淡。」選古知此，則豈惟篆學，可以進于道矣。

書劬節朱母狀後

人言劬節母十九歸朱，歲餘而失所歸。以二十歲之少婦稱未亡人也，則立節難；藐孤子羸然多病，弛之懼妨學，急之又恐增劇，則立孤難；孤死立後，立而無争，争而無墮其家業，則又難。

確曰：以吾母之貞淑，立節固裕耳。即立孤難矣，二十八年中，母之心血，幾盡於孤，然壽殀命也，母亦惟人事之盡已耳。至於立後，則人皆易也，之往往任情棄取，

動貽後悔。又古人皆耻爲後，今人皆争爲後。争則所争之業與爲所争之業同盡而後已。如是者蓋後先一轍，率甘之而靡悔。無論後而未當者必争，後而當者亦争。豈惟婦人，雖丈夫之權有力者，及身而立後，文之以律言，制之以官府，公之以戚族，而率莫能免。獨吾朱母不宿怨，不踰次，不棄孤，言不惑浮議，宜立者立之，宜俟者俟之，守正達權，指顧略定，不動聲色，宗祊晏然，何其裕也！

且人情勤苦不遑，以振興其家業，各有爲也。夫存爲夫，夫死則爲其子孫。朱母則何所爲乎？蓋非爲其子孫，爲舅之子孫。若是，則逾難。善乎我族父孚敬先生之狀母有曰：「婦德之貞，之矢死靡它。一節已足，烏庸别論。然碩人之節，尤難於立業也。」其言似失輕重，顧非孚叔不能爲是言。豈惟婦人，雖丈夫之克光前業者，庸有幾？彼不肖而博弈飲酒以蕩其家者，無論矣，即賢有材者，適遇世亂，或遭家多難，計無可如何，材智無所用之，亦不得不絀于時勢，致覆其家者，有矣。識者皆能諒之，曰：「人各有幸有不幸，非其才之辠也。」然於賢喆恭承前業之終不能無恨，况婦人者，豈易爲力哉！且母之時，何時乎？家既多故，世復大亂，盜賊蜂起，釁孽萌生，而鼠牙雀角，又往往見告。如江心漏舟，東補西塞，彌縫不暇。卒能安危定傾，風波不驚，不惟無失故業，又益增大，則母之所養，有賢於烈丈夫數等者。立業尤難之語，不信然哉！

確近歲亦依姊氏。姊素厚朱母，時時向確言朱母事甚悉。蓋吾姊所遭之不幸與朱母同，其勉立家業亦同，故喜言朱母

事也。孚叔自言：「有事聞之碩人即無誤，不聞即誤。」此若爲確言之，故感於叔之狀母而竊私論之。

又曰：異哉，母家之多貞節也。其娣張與其婦顧，皆少嫠，卓有志行，與母相得。豈天之篤於朱門，抑母之德有以風之而然與！若夫霍山公之不補鄉賢，劬節母之不求旌表，其志較然，後先輝映，又未可爲俗人道也。

書潘烈婦碑文後

確十年前過硤山，訪所親，見紙屏上血書曰：「願終三年不飲酒，不食肉，不内寢。」問所親：「血書者何人也？」曰：「余同居表兄沈方憲，爲其父遠客死王事，旅櫬未歸故也。」「何業？」「業布米。」「無論其志行，即其書，豈米賈哉？」曰：「向固業儒，因貧無以爲養，棄而業賈。」于是確胸中遂時時有一沈方憲。嘗竊從硤之長老參察其日用，益知方憲不獨志行篤實，能精勤慎密，以振起其家業。既爲死父盡償夙負，益以其餘孝養母，勤撫教諸弟妹而昏嫁之，皆以禮。而人又亟稱其賈法之廉平。確曰：「異哉！今之儒者皆以學賈，而方憲乃以賈學。若方憲者，真可謂好學矣。學豈惟舉業之工已哉！」今烈婦，即方憲之女弟。嗚呼！有以也。

然吾以爲烈婦之死，非正也。確嘗怪三代以後，學不切實，好爲節烈之行，寖失古風，欲一論辨其非，會未就。使烈婦知此理，必不死。然使烈婦忍死立孤，窮餓無以自存，人豈有周之者？白首而死，亦豈有醵葬之而碑之，而傳記之，詩歌之

者？夫速死之與忍死，其是非難易皆什伯，而士往往舍此而予彼。甚矣，人心之好異！此烈婦之所以之死而不悔者也。故在方憲，但讀禮無愧足矣，何必刺血書屏以自表其心？然不書屏，則確何繇知方憲？烈婦亦從一而終足矣，何必殉死？然不殉死，天下何繇知烈婦？語云：「三代而下，士惟恐不好名。」悲夫！予故因烈婦之死，而併書之以進方憲。

楊園先生《見聞録》：海寧沈方憲，本舊族，貿易硤石市，皆服其不欺。性篤孝，父母没，刺血書「不飲酒不喫腥不内寢」九字於起居之所，守之不變。其妹適里中潘氏，夫死，畢斂事，慟哭七日而卒，人稱其殉節。

書山陰語抄後 丙申

歲壬辰二月，確與澉湖吴蕃同受先生遺集以歸。已而確嘗致書伯繩，謂蕃嘗有意任删潤年譜之事，而確亦妄欲輯師語之最中我膏肓者，另寫一本，奉爲私書，而亦逡巡而未敢也。每欲書者數矣，而輒止，或且已書，且書成帙矣，而又廢之而復書，而卒未有成也。而今年正月二十五日，蕃竟以毁死，不遂前志，而確復何忍獨輯先生之語録矣乎！無已，則且收理前昔之所謂書而廢、廢而復書而未成者，而姑留之以俟異日，可夫？

或曰：「先生言《大學》心、意、知、物，暨《中庸》喜怒哀樂已未發之旨甚詳，而私抄闕然，何也。」確蓋有所心疑焉，而未敢筆也。非疑先生之言，疑《學》、《庸》之言也。先生嘗言：「愚而好自用，盡天下愚人坐此。愚者必有識，以識自封，故自用。」非不肖確之謂與！語中膏肓，其明徵矣。

「然則子病將終不可藥乎？」曰：「恃先生之教。先生『慎獨』二字，能起千百載以往既死之神聖賢人而復生之，而何有於二豎子！」

書拓扇後 丙申

予昔年用一油扇，直二分五釐，至壬辰五月，蓋四年矣。黃山道士韓養元嫌其疲乏，贈予此扇，價直與前扇等。至今夏，忽復五年，道士死且二年矣，而此扇猶存。予以故人之賜，不忍毀棄，更用高句麗紙拓之，塗以柿水，較昔加固。倘不遂遺失，當復可支四五年。嗚呼！十年一扇，不知吾生還須幾扇耶？

予昔性善遺忘，嘗一日遺數扇。先友祝開美子謂「非吉相」，深用爲戒。今懲前弊，輒復過之。但亦不能無故而棄之耳。

書朱正思卹約後 戊戌

確生平鮮執持而多詭隨，此確之過也。往者同人之壽忠節夫人，確以爲非義也。考夫與仲彝兄弟欲行之，確因而從之。翠薄之館來雲，確以爲非義也，欲爾、爰立欲行之，確因而從之。然確固言之矣，曰：「館來雲之事，未易言也。諸子必欲行之，則來雲之老、病、死與夫既死以後之事，皆諸子之事矣。」諸子曰：「諾。」後亦不食其言。此龍山諸子館來雲之公案也。

故今者行素之喪，當以卓甫爲言，不當以來雲爲言。考夫之序及此，諸子能無愧乎？然考夫、正思之言，固猶然哀仲、欲爾諸子之初意也，又可負乎？而使考

夫、正思之序之約不失之空言者，又非確與哀仲之責而誰責乎？ 今且毋遽言卹之期與卹之事，與諸子姑稱情量力而爲之，俾後無食言之誚，想諸子亦不甚以確之言爲不然也。 某惶恐書。

社　約

南湖寶綸閣社約辛卯

吾聞君子不黨，黨是小人。自非聖哲，安能無過。聞過而改，非吾友誰望哉！ 而俗尚標榜，實長浮僞，吾甚耻之。雖仁厚之道隱惡揚善，未聞譽惡爲善也。夫譽惡者是養惡也。朋友養惡，長此安窮！ 僕嘗有云：「吾甚恕于俗人而苛于同人。」非同人之敢苛，誠不忍棄同人于行路耳。若夫朋友有過，不面正之于前，而私非議之于後，是爲背毁，尤傷厚道。夫譽之不敢，而忍毁諸！

日月如馳，轉眼之間，即成衰老，念之使人驚怖。聖人亦人，如其非人，則是禽獸。先師《證人社約》具在，非予小子所能損益也。願我同人時時省察，本之以無欺，進之以深造，相會晤甚難，幸勿虚此一番聚首。倘不以某無知，各賜大教，則又何啻生死而肉骨也！ 某敬拜以受，不敢忘德。

南湖義社約癸巳

吾甚畏作銀會，尤畏作首會。今而爲之，不得已也。既擇其人，又申之以約焉，貴慎之於始也。會法蛇蜕，不從新名，惡

其詭也。息止一分，輕利而重誼也。孰宜前，孰宜後，吾烏知之，鬮之所擬也。立之監焉，僉曰石丈可，無所于委也。會金不愆期，會日不辭席，違則有罰，監者之所治也。其罰：愆期五星，留佐後會酒資；無故而辭于會者，罰不過是也。愆期過十日，罰倍之。有不受焉，非吾黨之士也。致金則必日，會友則不必日，乾初之紀也。致金必二至之日，不待啟也。足色與兑，近監致監，近首致首，無彼此也。兩合而估視之，以交直會，不煩一使也。會友惟良時之選，先十日單箋啟之，一遠邇也。不赴者，先告故焉，勿欺爾也。會所必擇勝地，適杖履也。必終日，究性命之理也。不辭會外，集知己也。必有述焉，以觀所詣也。尤諄諄於《證人社約》者，吾先夫子之指也。違約必面規，雖卑幼得盡言，毋吾以也。其未改，則心藏之，以待後規，勿背誹也。會外者各持杖頭，以衆濟也。會雖竟日，杖頭不過一錢，宿加一焉，惟啓之視也。啟到先投杖頭，知來之可恃也。會外直會，則杖頭無，會內外皆致，猶懼其菲也，則兩人共直之，雖三亦可，非銀會之比也。飲不至酣，慎爾止也。簋不踰三，飯又減一，戒其侈也。息壤在彼，吾言不再，願我同人同相永矢之也。

乾初先生文集卷十八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雜　著

符止人瘧自瘧丙戌

吾幼時善爲符，止人瘧輒效。後薄其術不爲，二十餘年矣。今年吾女患瘧，姑復試之，立效。又鄰婢二人患瘧，萬方不效，聞吾術求治，爲符二紙，黏病者背，亦立效。相傳誦以爲奇。而吾忽於六月初一日瘧發矣。吾亦十四五年無瘧患，今驟患此，殊不能自忍。此事之偶然者，而迹若相報，方術固未可妄試乃爾耶！

昔杜子美自誇「吾詩能已人瘧」，然其集中有云「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交相戰」，則子美固善瘧也。元里公、倉公稱神醫，彼豈皆無病而死者？故曰：萬物之理，一乘一除，得勢而榮，功成晏如。時命既違，賢哲嘆吁。先利後鈍，奚智奚愚！吾自宜瘧，豈以能符不發，又豈以能符反致瘧耶！但儒者自不宜輕試幼術耳。❶

六月十二日記。

不開戒而瘧發

吾前已憂亂，戒牲食。自五月念五遇

---

❶「幼」，疑爲「幻」之誤。

盗負重傷，妻帑勸我姑開戒，少助以滋味，余不答。已而瘧作，半月而後止。蓋是日傷左股，湧血升許，則血虛；又賊竟夜掣我臂東西馳，傷勞。次日對客語，即惡風，夜復被妻子牽去，坐風露中一二食頃。此其受風寒深矣。夫血虛傷勞而又受風，則必不能化厚味。前既受傷，而風與食更繼相助爲虐，不傷寒而何待！今止於瘧者，此不開戒而節食之效也。而老妻猶咎余曰：「子惟不聽吾言，徒自苦，故體虛發瘧耳。」理或有之，然吾寧爲此而不爲彼。暇復拈此，尚質之明達者。

陳先生 癸巳

八月廿日，晤金公路，言東陽陳正道先生年七十餘，時出講學。公路曾一預講席，見同席皆老成，須眉皓然，相對肅然無一語，有問則答，亦不過數言即了。是日講《其爲人也》章，言「犯上」「犯」字不是十分衝激，一念略有未遜順處即是。言考亭、陽明之學皆是不必紛爭，要身體力行之耳。可謂要言不煩。又云：「山中多盜，獨陳先生所居，一鄉皆化，無盜。」恨時危路遠，不能往從之游，姑記于此。又有李孩如，年亦可七十餘。餘不盡記。

記夢 癸巳

十月初三夜，夢作一賦，蓋極經營慘澹。覺而忘其題，其辭亦不能復憶。大意欲及時勵學，不忍自棄於衰老而已。其結語云：「具余秣于長途，望崦嵫而策駕。」此將醒時所哦，僅而不忘。吾生平極不喜作

賦，忽爲此夢，殊不可解。又夢作一詩云：「天下無直友，庶幾求憎口。憎口攻我深，愛者忘我醜。」此亦隱括《山陰先生語録》中及予前記「愛我者之言」一段語意也。庶未忘求益之心，故並記之。

過舊居

夏日過舊居省母，適遇會飲，吾諸子咸在。有問道者，予曰：「道不必予問，問諸心而已。心所不安者必弗爲，如是而已。即如今日亢旱不雨，而輩飲酒食肉，無異平時，於心安乎？」曰：「不安。」「不安則何故弗禁？且禮義以養君子，而刑罰以懲小人者也。今官府禁屠，道遇市肉者，即攝去重笞，枷赤日中，法之嚴又如此。吾縱不能爲守禮之君子，復不能爲守禮畏法之小人乎？❶推此類廣之，凡禮法之所禁者，事無大小，咸兢兢不一苟，即是克己立誠之學。」

雜記 甲午

吾甥董八公家僕永芳，性嗜飲食，母死，獨能斷酒肉三年。其事病父亦謹。吾嘗對諸子姪言，如永芳者，非吾師乎？

吾潮生姪家婢春女，贅夫湯四有黄氣病，善飲食而不能力作，其妻爲之勤織以食之。每食必以精者供夫，而自食其至粗者；雖其粗者，夫未食畢，未嘗敢食也。或其夫精粗並盡，即忍餓不敢復作食。夫有主人之役，其妻往往代之役。然時怒罵，

❶「守禮」，二字疑衍。

其妻無回言。諸家僕之强力有幹者，每未免于凍餒，而湯四身無一能，且久病，然獨瓶有餘粟，身衣完整，而妻未嘗有德色。事病夫十餘年矣，迄未能成生育，而奉之彌忠敬，无幾微怨恨之生于心。人有笑其夫之騃者，則色然怒。

嗟乎！夫人之賢不肖，又豈論男女貴賤哉！吾輩讀聖賢書，自謂稍知禮義，而不能立志堅忍，略無以自異于流俗，真僕婢之不若矣。

又嘗憶査慶生言：「吾里有一農人，每忌日之祭，必宿戒，素服涕洟，牲醪忠愛，竟日不怡，如是終其身。」恨未悉其名氏。《禮》所謂終身之喪，非乎？

此一僕一婢，與慶生所云者，豈嘗讀書學道者耶！今之讀書學道者，無不以大聖大賢高自期許，而深詘流俗之所爲。惡知流俗中又往往有天資合道，如此等類，不可勝數，有遠非讀書學道之所能及者。嗚呼！有其名而無其實，又何怪讀書學道之士而反爲流俗之所詘誚耶！

又 癸卯日記。六月二十六日偶書

吾自去秋右肩病風，累及臂指至今爲梗，右股足亦然。嘗思古人有習左右射者，亦有習左右書，自是左右均勞之義，以備不虞，不亦可乎！吾向驕左而軼之，今不爲用，夫復何尤！然兩足勞佚自均，莫能先後。今右獨受病，左雖無恙，豈能單行于世耶！吾雖具三十二齒，致用者不過一二，餘皆備員而已。今用力者已漸衰落，更用他齒，莫能如也，然固無可奈何。凡事盡如此，豈惟一身哉！

吾妻頗習勤儉，已先我死十有四年矣。澄兒極願慧，十歲而殤；翼兒近漸知學，已館食于外，不奉晨夕；禾極頑梗。觀女三四歲便曉人意，五歲即殤；長女在家向不閑内事，及適人，又頗以能稱。兩媳並未能宜家，聞其姊妹皆勝是。則吾之所命于天者，蓋可知矣。反己安命，以遺餘年，此吾之所以窮苦而無怨者也。

西路庵僧 乙未

西路庵僧，安静寡營，頗有古德風味。今年秋，嘗中暑而躁，予過而候之。僧云：「老衲無狀，醜態種種，不可爲居士道也。」予問：「何故？」曰：「頃中元後數日熱甚，老衲病煩，解衣跣足，扇地踞坐，猶不自安，生平戒規，一時放倒。孔子七十不踰矩，我七十乃敗矩，奈何！」余云：「師老且病，稍自安放，疑亦無害。」僧因嘆從前終日欺人，漫言參禪學道，不知不覺，養成驕惰，悔無及矣。余云：「師亦何言之痛也？」老僧云：「昨有施主過訪，因云：『有鄰人夫婦，子女數口，居一草舍，甚窄，夜卧無帳。一夕，夫出海不歸，其妻母子畏寂，來頓我廊下，我開門納之，謂有長凳一條，可稍息也。其人喜出望外，明發，謝不容口，謂爾家乃凉至此，且無一蚊，我母子因得竟夕安卧。吾謂予家亦殊患熱，雖帷而卧，尚有蚊，時不得安寢，彼胡云爾耶？』老衲聞此言，大慚，謂我承施主造此菴雖小，較俗居尚敞，然每遇暑熱，即思歸寺納凉。此種習氣，豈非平日養壞，不可復收拾乎？」嗟乎！此老僧者，可謂好學矣。元注：八月初三日，同周子和、蔣書升、俞漢回憩菴

中，因識。

記昔 四條　戊戌

確十許歲時，吾父與季父小致鬩牆，確出聞詬詈語，甚不能堪。入侍，吾父母問：「爾出，聞季父母云何？」確徐應曰：「實無所聞也。」然自以面欺其親，益恨之。季父雖性粗戾，中實無他。不數日，吾父兄弟已相好如初，乃始竊自喜昔日之隱未爲非也。自後無論家族閒，即處世多用此法，得力甚多。

確十六七歲時，小有文名，與叔氏我旋兄同就童子試，縣府皆僭居前，甚愧之。及道試出，伯氏索卷觀，甚喜；已觀叔氏卷，更不快。確懼無所容，至不成寐。及發案，叔氏先售，確爲之狂喜，亦不成寐。此亦孩心之未汩者。後數年，屢試不售，輒不勝牢騷之感，大喪其厥初矣。

有溝于祖墓之前者，而吾叔氏遽死。人皆以溝爲罪，而確之家無言焉。

先人之兆域卜矣，有殯于其前者，以爲奇貨也，而確兄弟弗之問也。葬先人之十年，前殯者又告月日將以其母喪來殯。或曰：「年方利乎？時日無沖犯乎？」確兄弟若弗聞者，而聽之殯。

僮來魁 戊戌

禮有忌日，無忌月，自亡友祝開美始行之。吾問其所以，泫然曰：「淵昔居二人之喪，不能卒于禮，故以月補之。」確感其言，亦忌月。於是某之諸子錫、枚，並子翼，皆忌月，所以補喪禮之失也。

董思東之家僮來魁，幼失父母，無虧禮之憾，不知詩書，無理義之悅心，無朋游講論之益，每遇其父母亡月，即斷酒肉，其主家春秋時祭，必有酒肉之賚，不敢先嘗食，必以祭其父母。其姊甫十許歲，亦董婢也，每積平日所得犒物，竊買楮錠，並以所賚酒肉合之于弟，以共祭焉，歲無闕者。吾每至其主家，來魁奉我加謹。其家皆竊笑之，曰：「是欲學陳乾初者。」僮亦无羞沮之色也。

僮姓徐，其先爲董之世僕。

章瀛寰 己亥

章瀛寰，業篦剃。兄弟四人，瀛寰最長，昏娶衣食，皆瀛寰是給。兄弟妯娌皆無間言。又一從弟，幼養于他姓，不得其所，瀛寰亦收養于家，與諸弟一體。一從父老無子，瀛寰奉養甚謹。從父或過外家，踰三日，瀛寰必登候之，曰：「何久羈此不歸也。」篦剃于業爲最賤，有如此篤行之人。其從父，吾家老門眷，亟稱瀛寰之賢。是可敬也。

書爾旋講師扇頭 己亥

道不離日用，雖飲食男女，無非道之所存，而高明欲一切空之，所謂賢知之過，非乎？吾鰥居食淡，於世無求，宛然一老衲，要只素位而行，非有意爲之也。苟有意爲之，亦即是私欲矣。有意無意之間，吾願與尊宿一細參也。

補書蔡伯𨷟便面癸卯三月二十二日

吴忠節公遺言云：「貴不如賤，富不如貧，生不如死。」當時聞此語爲之酸鼻。今思之，直是講太平話。居今之世，安得復云爾乎？貧賤者已皆不免，死者亦復不免。「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曾子之言，徒欺人耳。余亦嘗云「巧不如拙，勇不如怯，辨不如訥，博雅能文不若目不識丁」，而亦未可盡恃也。

達者直委之天命，徒委之天命亦未得。惟君子則一一反之吾身，克己復禮，庶幾寡過。乃遽欲以此自信信天，豈非癡人！然正不由人不癡。蓋天不可過信，亦不容不信。雖今日之天未定，而千古之天常定；雖千古之天不定，而吾心之天自定也。語云：「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若天人俱定，又孰得而勝之？所謂天人俱定者，吾心之天是也。苟吾心之天定，則貧賤患難，疾病死喪，皆安之若素矣，何不可知之有？今吾心先不可知，而反疑天心之不可知，不亦遠乎？

補書錢氏孤便面甲辰三月二日

弟子入則孝，非徒爲弟子言。吾輩雖老，猶當奉而行之，况弟子乎？「孝弟、謹信、親愛、學文」八字，終身行之不盡。從此發個願，決要依此八字做工夫，便是立志，即孔子所謂志學也。行之不已，便是好學，即孔子所謂時習也。天下可悦可樂之事，無踰此者，欲尋孔、顔樂處，從此八字尋之，有餘矣。工夫到極至處，即是不

踰矩境界。聖門初無第二層工夫，故曰「蒙養即聖功」。豈惟幼學然哉，願與諸弟子共勉之！

作八股之法

作八股之法，能熟知古文之妙境，而俛就時文之恒矩，和養心性，體認題旨，開萬古之胸，抒一己之得，則自然不今而今，不古而古，非時文而時文，非先輩而先輩。若存一摹時文之心，即非時文；存一摹先輩之心，即非先輩。辟作詩家必欲句句是杜，定非真杜；辟臨池家必欲筆筆是王，定非真王。何者？爲梏于古而己之才性不出也。

吾觀古之傳文，有學人之文，有才人之文，有正人之文，有邪人之文。彼惟不自揜蓋，故能各極其才之所至，而傳世不衰。今使仲尼、子輿而爲《戰國策》，必不能傾動當世之諸侯王。又使蘇秦、張儀而作《論語》、《孟子》，亦何以折服千百代之文人學士哉！學者不能反求諸其心，而惟文之求，宜其爲之而愈拙也。

筮葬

己亥歲九月十五日癸酉筮

一筮改深先塋之葬。䷗復彖辭

二筮但去上圈，易以石板。䷵歸妹之需

三筮仍舊制。䷼中孚之蒙

望日之筮，可謂受命如響。復卦一陽復于重坤之下，是昔葬地上，今復葬地下之象也。吾惟懼歲久棺壞，不可復舉。卦辭言亨，而首云「出入無疾」，是告我棺木

尚好，舉動无礙也。故《大象》又申言「剛反」。剛謂木之堅好，剛反則亨，謂反于下而後亨也。又繼之曰「朋來無咎」，言後來同葬者皆獲安固而不遺他患也。「反復其道」者，改葬反復之道也。「七日」者，棺也。囘字外方象棺，内乙象人。同穴已有五棺，今合母兄爲七，皆同葬於下也。終之曰「利有攸往」，以斷其必可行也。卦德動順，謂舉動順乎天理，當乎人心也。故曰「天行」，曰「見天地之心」，所以贊佑我者不一辭而足也。

歸妹之凶，不問可知。需險在上，亦明石板之非宜。中孚上下實而中虛，象發圈葬法。爻辭「有孚孿如」，我始以爲吉而可從，今細思「孚」字義，於葬法無取。蓋指子孫之心而言也。《禮》稱「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如是可謂之真孚。今拘牽世俗，牢固而不可解，乃是孿如之孚耳，謂拘孿之見不合大道也。信心不若信理，欲我子孫破此拘蔽耳。

淺葬之害，瞭然明白。今且無言潮淹盜發，諸不可知之慘變，只是獸穴霖攤，吾目中已屢見矣。又高露則氣不固而棺必速朽，棺以内者尚忍言哉！語曰「既歸三尺土，難保百年墳」，數十世之後，且夷爲平地，必然之道也。即無論秦、漢以上，今試舉目數十里中，近若唐、宋、元之墳，尚得而舉其一乎？

或曰：「雖在地下，亦有不可知者。」然地上則直無不可知矣。防其可知而姑聽其不可知，此孝子誠信之道也。以言乎事理之利害，既較然無疑，以言乎筮辭，又詳切懇至，吾志決矣。諸子試細思之。

石板恐其墜，木板恐其朽，甎圈法本

好，只惡其中空而淺露耳。今吾圈而不隧，先懸棺，以灰沙實築中隆如圈者。而後以甎圈之，俾無空隙，則兩得矣。雖深之又深可矣。城門橋梁，皆用甎築之。葬法非盡甎圈之罪也。

還葬

東坡謂「伏波願馬革裹屍還葬，猶劉伶之忘生不忘形。丈夫即死絕域耳，何須收葬耶！」諒哉斯言！非惟達士之遐情，抑亦哲者之要論也。吾友董紫冒，驅馳王事，死西粵，粵中諸義士禮葬之，置祭田十五畝，春秋享祀無闕者將十年矣。今年，其子某往返萬里收其骨歸故丘，所置祭田捐施彼中佛寺。非不知孝其親也，於繼志安魄之道遠矣。嗟乎！

親家

凡新親家，雖極相知，至行禮及成昏之前後，彼此多有不如意處。此極平常事，最不可輕出語言，致累子女。慎之，慎之！況往來傳言，有增無減，每有無意中一句閑話，遂成不解之怨。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吳茱萸

霜後採茱萸子，每觔用石灰觔許水化，略俟火氣散，將茱萸乘半熱投灰中，一二十日取出，去其蒂，以清水浸之，過出灰氣，撒鹽少許，俟作羹時研用，甚便，可經歲不壞，香氣異常。吾鄉每磨作醬者，非也。此法云得之霅川，須更問之。

乾初先生別集卷一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辰夏雜言

小引

吾去夏醫郭酒，今夏醫許酒，並應手輒妙。客飲而甘之，曰：「異哉！醫酒，伎至此乎！然吾聞孔、孟之言以醫天下萬世，而吾子惟酒之工，抑末已。盍醫人？」曰：「昔孔子之聖，依病立方，故問同答異，如洞見人五藏，猶未能悉起七十子之疾而康安之。冉、閔、南宮，庶勿藥有喜。顔子服四勿古「物」字。湯而效，一貫之旨，則獨參飲耳。外此，並未有瘳焉，繇莫肯依方服藥故也。矧予之德言，豈足聽聞！且吾不能自醫，而遑人之醫乎！甲辰之夏，既治許酒而無其量，甫沾脣輒積然醉，醉輒腸熱，奮筆艸數行黏門壁間，朝夕觀省，欲以攻去夙疾，所謂自醫未能者，輯之得四十餘條。客有意爲我一訂之否乎？」客曰：「唯，唯。抑子之《家約》、《葬論》，並未俗之鍼石；《瞽言》續集諸書，尤醫學之指南。合梓之以壽世，可乎？」客言及此，直愧死我也。僕《家約》未能行之於子，《葬論》未能行之於親，《瞽言》諸集，物議未息。且兹何時，而謀兹事乎！客休矣，毋俾人費！

不亂說 凡六條

俗指妄言者爲亂說，此「亂」字所包甚廣，蓋非止以無爲有也。凡言之雜亂而無序者，是亂說也；浮游不着事者，是亂說也；道聽而塗說，是亂說也；在野言朝，忘己議人，是亂說也；凡非極切實當理之言，皆亂說也；言雖極切實當理，而能言之不能行之者，是亂說也。學者能承當得「不亂說」三字，亦非容易。充之盡，即是至誠無妄，即是聖人。

道聽塗說，不過傳述道路之言，未嘗造謊，夫子何以深絶之曰「德之棄」？蓋道路之言，多虛少實，一味喜談樂道而傳說之恐後，則其人之浮躁淺露，概可見矣，安望其德之成乎！今皆習而不察，每聞一事，即稱引鑿鑿，居之不疑，甚或更加裝綴，雖所謂志學之士，時復不免，吾甚痛之，惜之。某謂即此一事，便是無志於學。

凡言事，且莫論真假；就使極真，多有不必言、不可言者，況非真乎！經目之事，猶恐未真，況傳聞乎！總之，語默有體，吾只言其所當言，言自無多。温公云：「立誠自不妄語始。」妄語非專指說謊，凡言所不當言皆是。吾願學者時時省察而力持之，能改此一過，於學便有根基。

董蘿石曰：「省言甚難。今得一法，只莫說人，則言自省。」董子此言，可謂極妙。某嘗於坐默聽友生譁囂之言，大概是說人也；至於己過，寂不聞提一字。此意最宜思省。所以夫子答顔淵問仁，惟教之克己；至子貢方人，則曰：「夫吾且不暇。」山陰先生亦云：「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

長短始。」今擬書一聯自勗云：「求仁之方，無過克己；省言之法，只莫説人。」

小齋牓八字，云：「但攻吾過，毋議人非。」客得之大喜，曰：他人有過，誠於吾何預。即言之，或面言之，猶幸其人能改；今背言人過，亦復於人何預。人己兩無所預，而娓娓言之不已，斯真不解其所謂也。

凡直氣人多以直自喜，或致輕易出言。不知君子之言以當理爲直，不以無隱爲直。無隱而未當理，即不直在我矣。

聞過 凡九條

先儒云：「訟吾過者是吾師，諛吾善者是吾賊。」此兩言者，亦從來之炯鑒，煞甚分曉。而人情往往喜諛而惡規，豈非大愚！學者若透不過此關，又何須言學！

古道云亡，人習闒媚，求其直言面規，正復絕少。幸有之矣，奚翅空谷足音。若又飾非拒諫，後誰告我？將并斷此跫然者而始快乎？壅川潰防，載胥及溺，何嗟及也！

人説我好是假，説不好是真。吾信其假而疑其真，謂之非愚，可乎？

同爲指斥吾過，而於愛我之口謂之規，於憎我之口謂之謗。其實强生分別，均之爲吾藥石耳。況愛我者多匿非，雖言不快；憎我者必無諱，言輒盡情。此正欲寡過之君子所願聞而無從，顧不以爲德而反以爲仇，真老人之所不能解也。

吾輩有過，雖使僕隸下人皆得開口，何等公道，迺動云「誰許汝説」，甚至反加怒責，此何理也？堯、舜之聖，不廢芻蕘；衛武之賢，箴及暬御。我何人斯，當如

許狠愎乎！或曰：有聞父兄師友之言而作色者矣，又何有於僕輩耶？言至此，真可慟哭也。

所謂愚不肖，只是自是；所謂賢人君子，只是不自是。

他人有過，或無心偶失，或出不得已，或傳述有誤，尚津津喜言；至自過自知，宜十分親切，反絶口不欲言，豈真至聖人地位乎！況雖聖人，亦不能無過乎！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真曠世高賢。但有過待人告，還屬險着。使莫之告，將終不聞吾過乎？未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工夫更深細也。顏子獨喜學舜，其擇善之智，絶非時輩所及。所謂有不善者，謂非至善耳，此豈他人所與知耶！除是自知自改。顏子之學，已幾幾造精一執中之境矣，必如此方可謂之好學。故知過之法，泰上視無形，聽無聲；其次察言觀色；又其次，徵色發聲而後喻；最下文過遂非，怒人議己，乃孔子之所謂下愚不移者也。

道止一中，過一分即是過，不及一分亦是過。無過之學，談何容易！

治怒 凡七條

吾輩處今日，有何可怒，不過小小不平之氣所干。從古來是不平世界，況在今日，何其見之褊也！又況自謂不平，其實本無所謂不平乎！蓋吾輩既息心野處，於民社無關，所嬰吾怒者，值得恁事！或是口語小未齊，或是禮數小未周，或是財物小未清。人生世間，此等事固時時有之，皆極平極常，何足介意？所不勝忿怒

者，只有二病：一自是，一自卑。是己則非人，故易怒。自卑則尊人，以庸衆自居而以無過之君子望他人，天下安得皆無過之君子耶！則不勝其怒矣。故學者直須自尊自責，時時以聖賢之道自責，既不甘自卑，必不敢自是。天下豈有自是之聖賢耶！故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固遠怨之道，即懲忿之道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吾猶未免爲鄉人也」，是「躬自厚」註脚。世間横逆，至虞帝家庭，更無處去，而舜只優游牀琴，絶不見分毫忿怒。況德未至舜，遭横逆決未至舜，只須自責，何用怒人！顔子終身學舜，單成就得「不遷怒，不貳過」六個字，遂千古推爲好學。克己是克此自是自卑之己，故先儒云「克己可以治怒」。學者毋自菲薄可也。

吾輩向無舜、顔涵養，或一時不能無怒，急治良方，莫若一「忍」字。凡遇事有可怒，切莫輕發，姑忍着。小者忍一二時，大者忍一二日，其氣自平。雖曰强制一時，但持之既久，當漸近自然。

正治莫若一「敬」字。如前所説道理，讀書人儘容易明白，然時不免忿怒者，只是失之於易也。惟敬則無此矣。凡人情，於妻子僕婢尤易加怒，以其卑於我而習於我故也。卑則勢易相加，習則心不及察，雖賢者常不免怒詈。克治之功，尤當致謹於此。今如有父母師長，雖復不堪遇我，我必不敢加怒者，夙所敬事故也。《禮》曰：「毋不敬。」《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論語》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用心若此，更從何處説起「怒」字！

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只一「忿」字，煞如此利害，可畏可畏，故曰「忿思難」。蓋忿怒之發，如燎原之火，不可撲滅，此時并自己作主不得。若非於未發之前力自克治，後豈復有救乎！吾身縱不足惜，吾親亦不念乎！人子苟一舉念一舉事皆不敢忘親，當不致輕於一發也。

我得罪他人，真是切骨之恨。人或得罪於吾，失自在人，何預吾事，而當代爲之怒乎！静言思之，不覺失笑也。

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不去。劉先生曰：「見得治不去，便是他過人處。」確曰：「所謂怒亦不同，有公怒，有私怒。私怒決不可有，公怒決不可無。公怒爲天下國家，私怒只爲一己。」或曰：「在一家者，亦莫是私怒否？」曰：「不然。如宗族中有不孝不友，欺孤暴寡等事，安得默然？雖分在卑幼，當力請諸尊長而公言之，況同高曾以下者乎！若能先事隄防，潛消默化，固爲極妙。不幸有之，自當痛哭陳戒，務令悛改。常使一家之中名義凛然，方有攸賴，豈可只作無痛癢人！使象欲謨蓋他兄弟，舜必震驚跌足而痛言之矣。」或曰：「有虐我妻子僕婢者，則何如？」曰：「皆一己之屬，勿問可也。」或曰：「有凌我父母兄弟者，則何如？」曰：「若曲在父母兄弟，則代爲謝過。即曲在彼，亦當權其事之輕重而善處之，勿輕易動氣。在内，則常以情恕理遣，勸我父母兄弟；在外，則從容理解，俾之心服，無已，雖自引咎可也。若所遇非外人，即在宗黨羣從間，尤宜苦心調劑，勿傷和氣。賢者以善消弭爲孝弟，不以能佐鬬爲孝弟。彼爲父母兄弟

佐鬬者，俗之所謂賢子弟，吾之所謂家賊也，直謂之不孝不弟可也。」

雖爲宗戚朋友，亦屬己私邊事。爲之之心愈切，愈不得一毫意氣。意氣最僨事，爲之適所以害之也。惟百方調解，勸之屈己，乃所以爲之也。

名　利 凡七條

「名利」二字，昔山陰先生嘗諄諄致戒，亦止惡其害道，豈知受禍之毒如此！然今之人猶馳騖而不返，何也？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又曰「利者義之和」。聖人何嘗絶口不言名利，但非今之所謂名利耳。義本與利相反，而好義者未始非利；利又與害相反，而好利者未始非害。闇然之道，本遠於名，而未始不日章；的然之道，本近於名，而未始不日亡。此理昭然，從來不爽。况今之人直是以身徇名，以身徇利，又不止在利害章亡之間而已。猶莫之悟，羣然如撲火之蛾，其孰能救之！

所謂居易，只是循理；所謂行險，只是從欲。欲非止一端，要之，「名利」二字其大端也。

君子何嘗不罹患難，然順受其正，故處之泰然，不可謂之不居易也。小人何嘗不享福禄，然處非其據，雖久而不敗，不可謂之不行險也。

《中庸》卒章，歸之闇然潛伏，其味深長。學者能臻此境，終身受用不盡。

坡公負不世出之才，遭兩宫特達之知，忠愛之誠，皎如白日，大非後世僞才僞名之比。况立有宋仁厚之朝，事不諱之

君，衆正盈廷，公道昭著，猶不爲時所容，詩句策問，搜摘無遺，終身負罪以死。才名之不可居如此。吾不知今人更何所恃而紛紛妄作，前車屢覆，後莫之鑒，相率而投網羅，真可哀也！

或謂：士不可不聞道，觀孟子之論盆成括，不甚可畏乎？余曰：然。但齊臣之不聞道者尚多，安得人人而殺之！盆成之死，盆成之才殺之也。惟其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故恃才妄作，動觸禍機。正《中庸》所云「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辟」者也，况居今之世乎！鋒芒圭角，露一毫不得，一露即是殺機。今世之所謂聰明强幹者，由僕觀之，都是極騃無用之人耳。「小有才」三字，元是愚人別號。然彼自視，直是大有才，豈曰小之云乎！自孟子言之，則小耳。古之大巧若拙，大辨若訥，大勇若怯者，吾師乎！吾師乎！

雨牕漫筆 凡十一條

朱康流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亦無獨不是之兄弟」，真見到之言。知此，則父母兄弟之間便已泰然，何不可處之有！不獨處家庭，處他人亦爾。「吾無不是」四字，真陷人阬阱，其毒甚深，自非大智，希不犯手。

無不是之父母，只對人子言。若處它事未善，仍須幾諫。使舜當日單要悅親，何難之有！非道悅親，此又與於不孝之甚者。惟其不違道，又不逆親，是以難耳。舜之所以常於田而號泣者也。此種心事，向誰告語，唯有呼號旻天而已矣。

父母有過，皆是人子之過。兄弟有過，皆是一己之過。誰之父母兄弟，而使之有過而不省，將不己之責而誰責乎？

事父母固當幾諫，即於兄弟朋友間，亦直遂不得。直遂即是過。己先有過，何以正人之過乎？

過有小大，有緩急。諫之之法，亦隨之而異，切不可數，須積誠以動之。諫有不入，只是誠有未至也。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斯言至矣。至於兄弟以下，無不皆然，不幾於全無是非乎？曰：是非何嘗不在天下萬世，但在我決無自是之理。無論不得是其所非，並不得是其所是。况充類至義之盡，雖所謂至是者，元未始無不是乎！蓋甲既是非，乙復是是，兩是則窮，一不是則通。避窮就通，智者之所寶也。謨蓋大逆，當時絶不聞有是非。象曰思君，舜曰予治，仍藹然不失兄弟之好，胸次何等和平，家族何等安貼，而屑屑争是非爲乎？天子之父，殺人必執；都君之弟，謨蓋不較：公私之間而已矣。知殺人必執之法，然後可治天下；知謨蓋不較之義，然後可處家庭。

學者常將舜、象事設身處地，胸中便寬展，臨事纔有把握。

古人耻獨爲君子，則何如？曰：若舜之待象，正是耻獨爲君子苦心。謨蓋之奸，略不指破，則象之耻心還在，可徐收克諧蒸乂之功，至此方得共爲君子。若一説破，則父母兄弟之間，其決裂有不可勝言者：將骨肉爲仇，終身不解，同爲愚不肖之歸而已矣。吁！可畏哉！

君子之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只一味掩蓋，一味將順，於家庭謂之惡養天倫，於

他人亦謂之成人之惡。幸而舜、象善終，不然，亦何異鄭伯之驕京城太叔乎？曰：聖人胸中，自妙有權度。若遇時之可言與事之當言者，聖人豈肯輕易放過。吾固云「無不是之父母，只對人子言，遇它事仍須幾諫」，况自父母以下乎！但如謨蓋事，萬萬不可説，説便壞事，細思之自得。鄭伯處心積慮，欲殺其弟；虞帝處心積慮，欲生其弟。兩人心事，較若白黑。觀使吏治庳，❶則知舜之待象，不拘不縱，動合機宜，與處叔段事正相天壤。舜之不較，絶與妄人禽獸「又何難焉」之意不同。舜之心，固無日不在父母弟身上，欲感動而變化之，無須臾忘。舜無心，以感化父母弟之心爲心；舜無事，以感化父母弟之事爲事。正計無復之，不意又有焚蓋之變，固是舜之不幸，然亦正欲假此爲感化父母弟一大機括。故舜於此事，愈顯神通，愈加和敬。完廩浚井，舜豈不知中有殺機！不逆親命，不墮奸謀，舜之處此，已綽有餘裕。既免於難，并前日呼天號怨之態，一毫不露，悠然床琴，不激不忿；及聞鬱陶思君之言，則益委之以臣庶。其見象弟如此，則其見父母之辭色，必益加和敬可想見矣。其父母弟思之，必且曰：「舜之不可殺如此，吾輩多行不義之無益如此，吾三人之謀，始或未知，及焚蓋之後，情見勢絀，宜大相仇怨，而孝友之無間又如此，吾子吾兄，真聖人也。」由是遂大感悟，相率歸化，未必不藉此一事之功。按焚蓋事，又在克諧蒸乂之後，想前此固已革面，猶未革心，故復行此曖昧之計耳，後此并革

❶「庳」，疑當作「庳」。

心矣。《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亦允若。」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稽其時事，去此不遠，故曰一大機括也。然則舜之不較，渾是化工，豈直不自是已乎！又豈與他人之不較等乎！

《桃應章》問答最好，最有關係文字，但舜決不使父有殺人之事也。瞽瞍之爲人，舜豈不知先事預防！舜之大智，不應尚有疏漏。象在有庳之遠，❶猶不得暴民，瞽瞍居宫禁之内，豈容有殺人之事乎！此等處，正高於周公使管叔一着也。孟子之言，特因桃應之設問而據理以答之，所以窮事勢之變。使後王知此，則天倫重，國法尊，一切權宜苟且之術，無所用之，爲世道人心計不淺。學者須善理會。若聽其殺人，然後負逃，雖能曲全，亦已遲矣。

❶「庳」，疑當作「庳」。

書辰夏雜言後

客閱之，稱善良久，笑睨某曰：「莫又犯亂說自是之病否？」某起謝曰：「然，正確之所謂不能自醫者也。」客又愀然言：「吾儕不幸遭荒亂，惟是克勤克儉，百倍前人，猶懼弗及。修身治家之要，宜無亟於此，而子遺之，何也？」曰：「非敢遺也。竊聞之張元岵先生：『有勤儉而不孝友者，未有孝友而不勤儉者。』雖然，確娓娓數千言，未若客兩言之更切要也。敬拜昌言，并識吾闕。」

乾初先生別集卷二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俗誤辨

非禮之禮，懵俗恬不知怪，而學古之君子所不敢出也。今略條其甚者著於篇，使學者知所戒焉。有未盡者，以類推之。若以禮，則自有先聖王之令典在，非確之愚所得自增損也。

婚嫁第一

幣聘之用黃白，非禮也。衡量豐薄，如市賈然，非之非者也。

　禮有讓無爭。

雖富且貴，幣踰十焉，非禮也。士庶之家，釵釧用金，飾以珠玉，皆非禮也。幣聘之有回盤，非禮也。嫁女備物，非禮也。又迎而衒之，非之非者也。

　誨盜之尤。

送女，非禮也。母送之，尤非禮也。

　《春秋》廢親迎之禮，故有送。今兼用之，甚無謂。

與舅姑並坐主婚，非之非者也。

　謂翁則與舅，姆則與姑。

主婚，非禮也。

　謂雖舅姑，亦無主婚禮。

拜天地，亦非禮也。

　初入門，設香案拜，可也。

不婚而日，非禮也。華筵方丈，宴新翁，宴婿。或又倍之，及舉優，非之非者也。綽卓，非禮也。饋遺之煩數，非禮也。廢產婚嫁，非禮也。

喪葬第二 唁弔附

棺不素具，非禮也。棺衣之致飾，非禮也。

　自天子至庶人，各有所宜。朱木黑漆油，各有限制，衣衾亦然。古人斂以時服，即用生時常服之衣，最得禮意。

饌奠，非禮也。其甚者華筵方丈，又甚者至數丈，非之非者也。

　禮，既葬始祭，設几筵。

鼓鈜佛事之飾耳目，非禮也。五服之親分孝布，非禮也。

至親有喪，義當各効所有，而反費之，何居？有服者各自製。若喪家力有餘，而五服之親有極貧不能自製者，量分一二則可。

成服之奠拜，非禮也。

禮，成服，尊幼各相向哭，無拜奠死者之禮，亦無拜主服之禮。

婦女代哭，非禮也。

《家禮》有代哭。蓋初喪哀甚，人子哭無常時，每更代相哭，不絶聲也。既葬而卒哭止代哭者，則哭有常時矣，非替代之代可知。哭豈可僞代者耶！

裸浴，非禮也。

禮，侍者抗衾而浴。

孤，一而已。備書衆子孫於柬，如家譜然，非禮也。接煞，遣煞，及七七之説，皆非禮也。閉靈謝慰，非禮也。以酒饌娱賓，非禮也。其甚者舉優，非之非者也。

自喪家不飲酒食肉始。

送程、折程、回帛、折帛、折席，及犒舟從之類，皆非禮也。

束帛是弔禮，反致弔客，且致無服之客，益無謂。貧士遠弔，力不能具舟者，量送之；若主人亦貧，則已。

停柩，非禮也。

禮，三日而殯，蓋殮之日即殯矣。露停于寢，懼有水火不時之災，抱恨何已！凡古禮之宜恪遵如此。

弛葬、在三月之外。擇葬、圖度風水。遠葬，出鄉。皆非禮也。不以日，以夜，非禮也。

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親之喪。故

雖遇日食，必止柩。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故也。今俗行柩及葬，不以日以夜，殊乖慎重意。

不避雨雪，非禮也。

拘忌時日，冒雨雪行喪。

葬不族、不序、不坎、不深、不實、不懸棺而隧，皆非禮也。環築穴城，樹竹雜木，非禮也。並詳《葬經》註。破産而葬，非禮也。

廢先業而後能襄事，是爲親之自葬，非人子之葬其親也。喪不慮居，爲無廟也。今廢産，不將憂無祭乎？凡事之不可繼者，皆禮之所不出也。莫大於父母之喪，而猶重廢先業，則餘可推矣。

送殮之用紙錠，非禮也。

有資於含殮者，如綿布米之類，各隨所有致之。送米即送飯意。飯多則易敗，不若送米之有益於喪家。雖布數尺，米數升，皆有實用，遠勝紙錠之虚費耳。吾友張考夫送祝開美之喪，致石灰一石，極有理。璋案：考夫諱履祥，明桐鄉縣學生，稱楊園先生。開美諱淵，海寧人，明末舉人，殉節。

致盛祭，非禮也。

嫁女送殮，俗有敲門羹飯，費每不貲，最可恨。使折其半助喪家，不亦兩得乎！諸親亦然。士牲不踰三，大夫不踰五，庶羞不踰牲。

不辭酒肉，非禮也。受席、謂折席。受程帛及舟從之類，皆非禮也。

祭祀第三 齋供附

主皆南面，非禮也。

昭穆爲妥。不以時，非禮也。以祭神之餕祭先，非之非者也。支子之祭，非禮也。祭從宗子。墓祭，非禮也。

春秋掃拜，歸祭于廟，禮也。中元之施食，尤非禮也。禱賽，非禮也。祭梓潼、關帝，及朔望獻佛之類，皆非禮也。設齋供僧，縱婦女入廟燒香，非之非者也。

愚俗有一齋費百金以上者。

宴飲第四

羅列，非禮也。

大夫自五簋以上，士自三簋以上。若貧士至不能具脱粟，復奚論簋數乎！菽水療飢，仁者必樂享之，備物奚爲！

觴政煩苛，卜晝夜，皆非禮也。甚者至娼優雜進，非之非者也。友朋時集，不言學而言飲，非禮也。舟從飯不及時，不飽，皆非禮也。

敬主及使。

衣服第五

素士衣羅縠，非禮也。爲下褻衣，尤非禮也。

許淮陽先生見某布政，其同籍友也，性極儉樸。兩人傷風俗之弊，出所著舊布袴示許曰：「某平生不會著紬袴。」許亦出示之曰：「某袴不惟布，且破矣，終不忍棄之。」從者皆相顧咋

舌。先生歸，語確曰：「學者設誠制行，即衣食之細，不可不謹。不然，幾無以對此老。」璋案：許公諱令典，字同生，前明進士，官淮安知府。

飾及嬰孺及僕婢，尤非禮也。衣衹不合，非禮也。女衣之不合，非之非者也。

續衹鉤邊，古制也。今女衫四邊皆開，怪甚。

衣裳之短露，甚見其襪結，女衣亦然，尤非之非者也。

短無見膚。

領皆純素，非禮也。

領緣用白，謂之純素，孤子之衣。今皆爲之，不祥莫大。

慶賀第六 拜繼附

慶生，非禮也。

劬勞之辰，更爲宴樂，仁人君子之所隱也。

一衿一舉之榮而言賀，非禮也。

受賀者爲無耻，賀者爲不敬，謂相期待之薄也。

彌月拏週之饗客，非禮也。

即慶生之權輿。老猶不可，况嬰兒乎！且受賀享客，費己費人，傷殘物命，亦非父母愛育嬰兒，保祈福佑之意也。

責禮於外家，若貢額之不可闕，非之非者也。

嫁事甫畢，生育紛然，每遇此等，若點

一解户女，更不諒，反誅求無已，可謂有人心乎？且所求又是種種無益之事，決宜删之。

繼拜父母，非禮也。繼及神佛及漁婆賣婆廝役之賤，非之非者也。三姑六婆，出入不禁，非禮也。

乾初先生別集卷三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叢桂堂家約

叢桂堂家約序

《記》曰：「禮不下庶人。」曰：「貧者不以貨財爲禮。」曰：「國奢則示之以儉。」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前兩言者，固吾家之所當守，而後二言，抑亦今日之所宜致思者也。予兄弟近與同志發明素位之學，格格難行。亦莫之行耳，豈真難行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家無大於父母，事無大於養生送死，而猶可以素位行之，又何况於子女之愛，教養婚嫁之恒規者乎！客午至，宜飯。主人貧不能具肉，艸蔬脱粟，應時出饌，主既不費，而客亦得速飽；有慚不敢言飯，使客忍飢而去；有典衣買肉，晡時始具，客即得肉而久飢，主大勞費。君子於斯三主，當何去從？杜詩「盤飧市遠無兼味」，得素位之理矣。是故權於事父母之禮，而所以撫卑幼者可推也；權於接賓客之禮，而所以待親暱者愈可推也。然則家豈復有難行之禮乎哉！豈惟予家，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於是本先人之志，具爲約，以遺子孫。有渝約者，即爲不類，衆共黜之。

子初生

彌月周歲，勿受人賀，勿開喜筵。凡兒女始生，未知其能長育與否，正當惜物養福，奈何喜兒女之生，輕賤衆生以爲宴樂乎！未離乳，勿與肉食及糕果之類。先人嘗云「養小兒寧饑毋飽，寧寒毋煖，寧聽其啼號，毋勤抱持」，乃所以安全之也。勿寄拜父母及神佛、賣婆、漁婆之類，尤當切戒。

就塾

六七歲以上，漸有知識，擇端重鄉塾以爲之師。先須教以循禮節，知孝敬，敦忠實爲本，而讀書習字次之。經書既完，且令流覽史傳，以裕養本源。勿亟開筆作詩文，俟其文義會通，漸有一種躍然欲自見之意，然後迎其機而道之，亦易就也。詞取明理達意而止，毋令習爲浮華不根之文，養成虛誕。貧不能具脩脯，則伯叔父兄互相師教。吾伯兄幼嘗從吾父游，吾與兩弟幼從伯兄游，季確又幼從予游，此予家法也。子弟患無志，何患無資！教女，静默恭勤，惟令習織紉烹調之事，勿工績繡，及通文墨。

冠

闕。如可舉行，略依《家禮》爲之。

婚

聘積德有禮、貧士之家、工蠶織者爲

上。六禮釵幣茶果之費，雖有力，不過廿金。釵釧皆銀，不得用金。幣不過四，不用綾紵。此大明士庶禮也。聘之用黄白，非禮也。若在廿金以内，不備物而從折者，可也。質産，尤非禮也。然吾王父爲吾父婚，倉猝不成一幣，質田八畝附聘書。他日外王父以歸，吾父藉此起家。吾父爲季確聘於王，亦不成一幣，質田六畝，季亦藉以起家。則質産雖非禮，猶勝廢産，故附記於此，以明産不可廢之意，非欲我子孫以質産爲禮也。貧士稱情量力，錫釵棉布，亦足爲禮。不廢之産，非而子誰歸！又焉用質，以襲浮文！

嫁

不慕財勢，不十年不字。必十年而婿之，賢愚乃可見。不受聘金，不辦回盤，不迎奩。雖有力，不踰奩單。凡嫁女，諸父昆弟不另致贈，即照單分任一二物以助之。始自櫬女，後各以次輪助。婚喪亦然。則主人雖極貧，可免外貸。此一家血脈常通之道也。不授奩産，若廢産賠嫁，寧留作奩産可也。必有贏産，且皆續置者方可，若祖父分産，雖贏不可。不親送女至婿家。

奩單附

衣厨一口　衣箱二口　火箱一隻
梳卓一張　琴凳二條　大机頭二條
小机頭二條　衣架一座　面架一座
梳匣一個　鏡箱一隻　銅鏡二面
面盆一個　燈臺一個　燭千一對
脚爐一個　布衣二襲　紬衣二襲
鋪陳一副　床帳一條　床幔一條

門簾一條　麵桶一隻　脚桶一隻

右費共約卅金。有力者視此，無力者任減之，更無限制。

喪

棺須預製，美惡稱家爲之，切勿高大，周身而止。衣用生時所常服時服。不用僧道吹銃，不接遺煞，不立七七名色。不設酒肉，惟高年遠客，間設一二味，及隆寒間設醴。不折席，不送程帛及舟從。不設盛奠，力辭親友盛奠。不用紙錠。不謝孝，不閉靈，不停喪。

葬

族葬，深葬，實葬。並詳確《葬說》。不信葬師。不拘年月日時。不昏，不雨雪行喪。

祭

祭止二時。支子不祭，祭從宗子。不墓祭，春秋掃拜，歸祭于寢。祧主之墓，拜而不祭。不祭非鬼。如佛、梓橦壽亭及華光之類。

讌集

雖燕新親，勿踰五簋。常會不踰三。不舉優，不沉湎。

雜約

官糧不違限　不與人爭財産　不興

訟　訟不求勝　不輕貸人　不輕貸於人　不負人貸　不窮追人貸　不刻收佃租　不貳權量　不盡親友之情　不盡僮僕之力　不輕收僮僕婢　不褻使婢女　三姑六婆不令入門　婦女不入寺門　農桑毋失時

孝友敦睦，家之本教。吾約獨不及者，以吾子弟自幼讀書，經史所載，師友所講，宜聞之已熟。惟夫非禮之禮，最愚俗所易惑，故肫肫致戒。吾子弟能率由斯約，即孝友之理於斯而寓。有未盡者，以類推之，則無非道義矣。尹耕莘野，樂堯、舜之道，得力在一介不取予，只是分毫無錯，所謂精一之學也。而俗儒罔識，舍日用而空談性命，故終其身不知道。即如喪葬中最切要事無過棺槨。貧家用三槥杉木，或四五槥，但盡心料理，雖四三金以上，亦足爲固。力不能具槨，深坎而葬，棺旁篩細土，實築之，永無水蟻之患，於人子之心，亦復何憾！富貴之家，倉猝買材，百金以易朽木。及壙虛則容水，葬淺則速朽，雖塋封高敞，致飾巨萬，其實不及向所謂杉棺而深葬者。欺己欺人，於所生亦曾有分毫之益否乎？必鬻産後可襄事，彼貧無産業者，必鬻身而可也。先王因人情而制禮，實不如是。聖教衰息，人競虛名，庸有既乎！虛實之間，學術之邪正判矣，而家國天下安危理亂之機，亦于斯決矣。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乾初先生別集卷四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補新婦譜

敬璋案：王晫《檀几叢書》載是譜，接陸圻《新婦譜》後，作新婦譜補。

跋陸子新婦譜後

「余怪世之嫁女者不從禮而從俗，❶竭父母之膏血以奉之，猶若未足，至於女德則略而弗講；非惟弗講而已，反教之升木焉。嫁雖靡乎，飾鉛刀以寶玉，亦失其本矣。《詩》刺牝鷄之晨，《春秋》惡婦乘其夫，皆『做得起』三字實基之禍焉。」痛矣哉，吾麗京子之言也！去冬，晤麗京於邑城，麗京言：「吾頃嫁女，牽犬而外，惟遺以《新婦譜》一册。子謂我嫁女何如？」余欣然請讀，甫畢《做得起》一節，文已快極。會麗京有事欲别，不容竟讀，即袖去，曰：「大意已盡於此。」余心知麗京意，然未能一日忘我麗京之所謂《新婦譜》也。

今年正月，有山陰之役，便道過麗京，請卒讀之，作而嘆曰：「至哉子言！豈惟新婦，即舊婦，宜亟讀之。豈惟爲婦，即幼女，宜蚤讀之。豈惟婦女，即男子，宜共讀之。苟知其意，則忠孝油然而生。雖曰此《子臣弟友譜》，奚不可！」此非獨確之言也，凡麗京之友之言也。於是確亦不自揣，竊以己意更補一二則，續貂尾，附不朽焉。

❶「禮」，惜本作「理」。

絶尼姑《叢書》作「尼人」

三姑六婆，必不可使入門，尤當痛絶尼人。雖有真脩尼人，《叢書》作「真修者」。亦概絶之。蓋容一真尼而諸僞尼亦《叢書》無此字。隨之而入，不可却矣。此肅閨門第一要義。《叢書》此有「也」字。雖或素嘗與姑往還，不無異同之嫌，然新婦苟賢孝素著，事事恭順，惟此一節《叢書》作「事」。固執，亦不見怪。且或以嚴見憚，《叢書》此有「使」字。此輩蹤迹漸疏，家風清楚，亦是新婦入門一件《叢書》作「節」。好事也。

不看劇

新婦切不可入廟游山，及街上一切走

馬、走索、賽會等戲，俱不可出看。即家有宴喜，《叢書》作「喜宴」。偶舉優觴，《叢書》此下注云：「在主家者自須豫絶此等。」內外僅隔一簾，新婦禮不當預席，或辭以疾，或以中饋無暇爲辭，期必獲命而後已。確有女既嫁，一日歸寧，笑謂父曰：「吾年近三十，終不知世所謂戲文者何如。」《叢書》此三字無。確曰：「吾《叢書》作「而父」。素不能教女，惟此一節，差足免俗，更《叢書》作「復」。何用求知之！」女笑而退。敢以爲凡爲婦女者勸。《叢書》作「敢以勸凡爲婦女者」。原注云：「此單爲新婦言，若主家者雖有喜宴不得聚優。」

聽言

婢女傳言，往往失真，切不可聽。若言某人説新婦不好，即《叢書》作「便當」。反求

而速改之，勿加忿怒。若言他人不好，無論真假，置若罔聞。若自己《叢書》此下有「身邊」二字。婢女言之，❶則須《叢書》作「便當」。痛戒，勿令妄言，以啓搬鬬之漸。古《叢書》作「古人」。云：「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且不忍聞，況口可得《叢書》作「顯」。言乎！至言人閨閫事，《叢書》作「言及人家閨閫事」。尤當《叢書》作「須」。塞耳。雖如《叢書》此字無。姊妹姑嫂娣姒間相聚閑論，傳説流言，若言及他人不好《叢書》作「如言及人不好」。及閨門事，亦不得助順一語，默受而已。俟其人説完，須徐徐云「恐傳聞未真」，此厚道也。雖姑及諸尊長言之，《叢書》無「之」字。亦如之。

婢僕相訴，《叢書》有「切」字。不可偏聽，遽加呵責，《叢書》作「怒」。須徐察其實而諭解之。若小事，雖有曲直，須云「此何足較，不得多言，《叢書》作「毋多言」。倘《叢書》作「若」。家主聞之，反取責不便」。若大事不可不理，使從實禀公姑丈夫理之，須一聽外廂理斷，不可從中有所左右。《叢書》作「從中偏袒」。若訴出《叢書》無此字。公家僕婢，雖果負冤，只是不管。《叢書》作「亦只莫管」。凡聞人言，不動如山，胸中却自有分曉，此女中君子也。

勸夫孝《叢書》在「責僕婢」一條後

新婦不惟自己要力行孝道，《叢書》作「要盡孝道」。尤要《叢書》作「當」。勸夫盡孝，不可恃《叢書》作「勿恃」。父母之愛而稍弛孝敬之心。古云《叢書》作「語云」。「孝衰於妻子」，此

❶「婢」，《檀几叢書》作「婦」。

語極《叢書》作「言絶」。可痛。❶《叢書》此下有「令」字。入門，以此事《叢書》作「以勸夫孝」。爲第一，要使丈夫蹤跡常密於父母而疏於己身，俾夫之孝德更《叢書》作「倍」。篤於往時，乃見新婦之賢。若丈夫小有違言，公姑不悦，《叢書》作「快」。便當脱簪待罪，曰：「此緣《叢書》作「繇」。婦之不德，致使吾夫有二心於公姑，非獨丈夫之罪也。」必使《叢書》作「令」。丈夫改過盡孝《叢書》作「盡孝改過」。而後止。《叢書》作「已」。

夫妻相禮 按此條《叢書》不載

每晨必相禮。夫自遠出歸，由隔宿以上，皆雙禮，皆婦先之。

和妯娌 按《叢書》無「和」字

兄弟一氣，必無異心，往往因《叢書》作「以」。娣姒之間，自私自利，致傷兄弟之和者有之。此最《叢書》作「極」。可恨事也。今到《叢書》作「往」。夫家，第一要和妯娌。

妯娌之不和，固非一端，大約以公姑之恩稍《叢書》作「微」。有厚薄，便生嫉忌，便有争執，此不達之甚也。大人胸中如天地一般，有何偏見！若厚於大伯大娘，必是大伯大娘賢孝，得公姑之歡者也。厚於小叔嬸嬸，必是小叔嬸嬸賢孝，得公姑之歡者也。薄於己夫與己，必是己夫妻不賢孝，觸公姑之怒者也。「薄於己夫」以下一段《叢

❶「此語極可痛」，《檀几叢書》作「此言極可痛心」。

書》無。正當自反，負罪引慝，改過自新，庶公姑或《叢書》此字無。有回嗔作喜之時，不可因而不平，致有後言。若公姑獨厚己夫與己，則當深自抑損。與我好物，則再三推與大娘嬸嬸。《叢書》云：「凡百分物，讓多受寡，讓美受惡。」大娘嬸嬸《叢書》云：「如或妯娌中。」倘《叢書》作「時」。有不堪相加，一味順受，聞惡言如《叢書》作「常」。若弗聞，《叢書》此下有「只是陪面要好」六字。久之自然感化。《叢書》此下有「自相和洽」四字。務使娣姒之間，情如《叢書》作「同」。姊妹，此最爲《叢書》作「則可謂」。吉祥善事矣。

待婢妾

新婦成婚後，數年無子，或丈夫不耐，或公姑年老，急欲得孫，須及蚤勸丈夫取妾，或飾婢進之。即己既有子，而丈夫或更欲置妾，以廣生育，無非爲新婦代勞替力之人，當《叢書》作「自當」。歡欣順受；但須防其出入，謹飭閨門，稍有差池，責歸主母，不可謂無預我《叢書》作「己」。事也。恩禮須厚，《叢書》作「優」。夫喜亦喜，情同姊妹。妬在七出之條，稍形辭色，便不成人矣。

抱子

凡生養子女，固不可不愛惜，亦不可過於愛惜。愛惜太過，則愛之適所以害之矣。小兒初生，勿勤抱持，裹而置之，聽其啼哭可也。醫云「小兒頓足啼哭，所以宣達胎滯」，不須惜之。《叢書》作「無須憐惜」。乳飲有節，日不過三次，夜至雞將鳴飲一次。衣用稀布，寧薄毋厚，乃所以安之也。語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飢與寒。」蓋孩

提家一團元氣，與後天斲喪者不同。十分飽暖，反生疾病，此易曉也。珠帽繡衣等物，切不可令着身。無論非從樸之道，而珠帽誨盜，繡衣裹溺，稍明理者，必不當墮此陋習矣。滿月拏週，即是慶生張本，並須殺之。《叢書》作「從簡」。男子生三月髻，女一月髻，父命之禮如是止矣，受賀饗客何爲耶？

責僕婢 按《叢書》在「聽言」條後

凡僕婢雖有大過當責，《叢書》此下有「萬」字。不可自加鞭扑，必禀公姑丈夫，請責治之。倘公姑丈夫必《叢書》作「決」。不肯責，亦只忍耐去，須云「爾等罪實難饒，家主法外貸汝，下次莫再犯」。若再犯，亦只用此法，勿以前告不聽，而擅自笞責也。《叢書》作「便擅自責治也」。蓋凡事持之以正，羣小《叢書》作「下」。自然畏服，不必鞭扑，然後可以《叢書》此四字無。立威。如此，則體不褻，而新婦愈尊重矣。

失物

凡物自當謹守，防閑有法，勿令失所。萬一有失，此自己不能謹守之過，且只忍着，不可猜人及輕聽人言，輒至僕婢房中搜索。搜出則喪其廉耻，搜不出則彼反有辭。若公家僕婢及他家人衆，《叢書》此字無。尤不可妄指。每因失物，反惹是非，《叢書》「非」字上有「招」字。增添閒氣，此不可不深戒。《叢書》作「深思而切戒也」。

勤儉

勤儉《叢書》此有「乃」字。治家之本，爲讀書人婦，尤要講究。每見人家丈夫姿稟絶勝，往往以《叢書》「以」字無。其妻好佚妄用，家計日落，時不勝内顧之憂，并學業亦廢者有之。語云「家貧思賢妻」，此至言也。内外之事，並須細心綜理，寬而不弛，方合中道。雖新婦無預外事，而今日房中之人，即他日受代當家之人，故須預習勤儉。爲新婦貪嬾好閒，多費妄用，養成習氣，異日一時難變矣。戒之！戒之！凡家裏要做事務，並須及蚤趕《叢書》作「趲」。完。蓋先時則暇裕，後時則忙促。忙促則難爲力，暇裕則易爲功。「先之勞之」，爲治《叢書》「治」字無。國之經，亦治家之經也。無事切勿妄用一文。凡物須留贏餘，以待不時之需。隨手用盡，俗語所謂「眼前花」，此大病也。家雖富厚，常要安《叢書》作「守」。分，甘淡泊，喜布素。見世間珍寶錦繒，及一切新奇美好之物，若不干我事，方是有識見婦人。

有料理有收拾

凡物要有收拾，凡事要有料理，此又是勤儉中最吃緊工夫。苟無收拾，没料理，縱使極勤極儉，其實與不勤不儉同。正如讀書人只讀死書，了無用處也。但所謂收拾料理之法，亦非言説可盡，皆在新婦自己心上做出，惟用意深《叢書》作「深詳」。者爲得之。蓋凡事虚心訪求，只管要好，便有無窮學問。雖如日用飲食，煮粥煮

飯，至庸至易，愚不肖咸與知能，苟求其至，亦自有精細工夫。況進而上之，道理原自無窮，而可鹵莽滅裂乎？亦如讀書《叢書》此有「人」字。作文，愈造愈妙，更無底止。新婦惟能不自是而處處用心，則做人作家，俱臻上乘矣。

乾初先生別集卷五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先世遺事紀略

確之先世，自高祖梅崗公而上，並詳大傳，奕世不泯；自高祖而下，代有休德，而闕焉罔載，心竊隱之。確自幼穉，入侍家庭，出從父執，獲聞先世一二遺事，則拱而聽之，勿敢忘。然能言之者至鮮矣，略甚弗詳也。姑節而紀之，以俟博聞者更考正焉。

高祖梅岡公 敬璋案：養閒公長子，諱中益，字守裕，號梅岡，廩貢生，授江南吳江縣訓導，事詳《家傳》。

公高才博學，工詩古文，尤邃理學。世傳稱其敏惠亢直，少有遠志。其學以存心養性爲主，屬文日數千言，其大概也。先是，公父養閒公實始倡學，教諸子弟，而公才最盛，年最長，鋭然以古學自任，率先羣季，雖公諸父中，若蕙溪公之敏遜有高名，亦後公生，璋案：蕙溪公諱緒，字士延，歲貢生，授河南固始縣訓導。無不師學公者。于是公之仲季若雙渠公、案：公諱中孚，字守信，正德舉人。凰岡公案：公諱中節，字守安，嘉靖壬午舉人，官江南霍邱縣知縣。洎從弟洌泉公，案：柳莊公長子中復，字守初，選貢，官江南霍山縣知縣。並學成而仕，有名聲，皆淑公學居多。而公僅以選貢司訓吳江，卒于官，年五十有四，案：公生成化丙午，卒嘉靖己亥。生不盡其才，時論惜之。公嘗聘四明韓太史應龍授諸子經。韓負才不羈，喜市飲，而公性端方，非禮弗動。韓雖雅敬公，實相枘鑿，獨與公之諸父南竹公，案：公諱經，字士綸。以豪氣相浹甚歡。時陰資其市飲，而深德之。公亦不以此薄韓也。查京兆近川公案：公諱秉彝，嘉靖戊戌進士，官順天府尹，吏部左侍郎。公之妹壻，自幼師學公。公所陶成甚衆。嗟乎！吾家自遷祖來，六世至公，始以文學開荒，而一時諸父昆季遂奕奕競爽，至於今，簪纓累世矣。開之者，繄誰之力哉！繄誰之力哉！

曾祖鳴梧公 璋案：梅岡公次子，諱公廷，字曰臚，號鳴梧，邑庠生，事詳《家傳》。

公德性至厚，疏財好義，顧獨喜飲，益喜與人飲。每一飲，盡數斗，猪首一個，饅頭數十枚。它物稱是，不如是即弗快，若未嘗飲也。雖出赴所親之宴，必先於家市猪首饅頭等物啖之而後出，恐出飲而或不快故也。所親皆知之，每盛設以待，或踰公常饌，亦必立盡之後歡然罷。公亦益以此自喜，命飲無虛日。一時風習，如公之從父風山公案：公諱中漸，字守進，先八世祖也。郡庠生，以子與郊貴，贈吏科給事中；曾孫之遴貴，贈光禄大夫、宫保、禮部尚書。事詳《家傳》。並以豪飲落拓，不問家人産。雖其性相近，亦習使然矣。時又苦役累，於是先世之重産，欲盡去之爲快，聞有售即喜。雖有售矣，而稍遼緩之，即怒。以故，未中身而遺産略盡，公曾不以屑意也。晚年，受我王父理川公之色養，又時時順適其意。每理川公自館歸，公即待于衢路，見飲友輒邀之，曰「吾兒歸矣」，必相持痛飲極酣，然後放之去，如是以爲常。

公才甚高，初試童子，即領批道。試題爲「君子而不仁」節，至今誦其破承云：「聖人論仁，時或有間于君子，而絶望于小人焉。甚矣，心德之難全也！君子其猶病諸，而況于小人乎！」以爲有先輩典刑。

公嘗赴省試，遇大府出，所隨僕攔其前導，府怒，命卒攝之而去，倉皇欲入見府脱之，冠衣不備，借同舍生冠衣服之。公身貌故偉，于是冠不及額，衣不及膝，遽詞向府索僕。府疑其非諸生，欲試之。公

曰：「願聞教。」時直夜訊，即指案上燭使賦之。公應聲賦之，府稱善。使更賦之，公又應聲，府起敬。公拱手曰：「願大府亦有以教之也。」府出不意，未能即賦，又不能辭，遲久亦和數言，公即駁某字未安。府慚，即授僕出。其諸不羈類此。原注：並吾父嘗云。

祖理川公 璋案：鳴梧公長子，諱侯佐，字維相，號理川，邑廩生，事詳《家傳》。

公剛直有才略，絶口不道人陰事，績學知名，邑俊髦多出其門。原注：見世傳。

公居常必正衣冠，不跛立，不倚坐，不徑不趨，不談閨閫，不附有勢。原注：吾父嘗云。

公好學工文，試輒命中。某年歲試，同社各出試卷相質，公自謂必第二，謂祝耳劉公第一，案：公諱以幽，萬曆丙戌進士，仕至工部右侍郎。祝仁山公第三。無何，學使者某不先示等第，而呼諸生面發落，自六等唱起，諸生皆面無人色。唱將畢，止餘公及兩祝公三人，于是三人者相視微笑。學使者怒，謂：「何笑也？」三人前言其情。原本此下又有一段云：「學使者又問：『而三人即自謂宜居此，能更知三人之前後乎？』三人又前言之。」發卷，果盡如所擬，學使者亦喜而笑。元注：確十六七歲時，從仲氏學于祝晉武叔家。晉武叔嘗云。晉武，仁山公之仲子也。

某年，蔡曦陽孝廉赴禮部試，來辭于公。公謂「子行勉之，然會元必李廷機也。」蔡唯唯，笑而出。時尚未有小録，雖已揭榜，外間無知者。蔡下第來謁，遽曰：「李某會元矣。」公笑謂「子毋戲我」。

蔡謝曰：「不敢。」公蓋閱李行稿而決知之。

蘇紫溪先生來提浙學，有神明之譽。吾父科試出，吾祖索卷觀之，喜曰：「必第一。」已而曰：「須亟索堰西三叔文觀之。」及索觀，曰：「吾固知其卷必佳，此第一，汝第二矣。」明日，吾祖方婆娑檀樹墳中，一本作「前」。有學役凌老頭者，皇遽自西來。吾祖笑迎本作「迎謂」。曰：「汝來報吾子科舉耳，吾子第二，堰西三叔第一，已早知之矣。」凌眙然無以應。原本作「凌失色曰『誰來報者』」。原注：堰西三叔，族祖樂野公也。 璋案：樂野公諱祖莘，號涵衡，邑庠生，南竹公曾孫也。

某年，吾父與伯父凝菴公案：公諱醇伯，字師孟，郡增生，理川公長子也。同赴省試，臨行，吾祖謂之曰：「今科首題，必『丘也聞有國有家者』節，試擬爲之。」兄弟唯而出。伯父笑謂吾父曰：「烏有兩論題而可必之一節者！」吾父亦謂然。遂不復措意。已果得此題，悔無及矣。原注：以上三事，我從兄亦之嘗言。 璋案：赤之公諱謀永，字訏謨，凝菴公長子。

吾祖教子過嚴，吾父與伯父雖皆已昏，猶不離夏楚，少不當意，即怒撻，或時畏匿，即毀扉發壁，破釜竈，以爲常。某歲旦，吾父兄弟出修節事於宗人家，宗人或不以時出迎。歸詢知之，即大怒，謂「爾等以不能自立，致不爲宗人所禮。」于是兄弟並得罪，不以歲旦假夏楚也。其嚴厲如此。原注：吾母云。

吾父與伯父每試出，吾祖立使背誦試藝，不容緩頃刻。至論策文，微失旨，即怒撻不已，雖在客坐，不少忍俟。原注：吾父云。

吾祖端莊好禮，閨門修飭，與祖母每見，必相揖如賓。

吾祖性慷慨好客，每自教席間歸，原本

作「每自外歸」。吾祖母先使人入市備物，飭庖厨以待。吾祖母每好畜鷄鶩之類，喔咿盈庭，比吾祖出，則家畜爲之一空矣。

吾王父承曾王父積弛之後，産廢殆盡。王父初年稍益振起，復産至七十畝零。然自恃必第，亦未免不節之嗟。晚年多子女累，益不贍。東山董見所翁，我叔父之外父也，案：理川公第三子，諱震伯，字叔奮，號迅菴，配董見所先生女。豐於財。王父每有急，必告董而以産償之。償産且盡，曰：「此吾外府耳。」後叔母來歸，果盡反吾産。故獨吾叔父田稍贏，而吾父與伯父季父各受産止畝七分矣。案：理川公第四子，諱儀伯，字季傑，號慎菴，即乾初公之季父也。

王父與外王父葉潤一作「淳」。宇公案《州志》：葉公諱霑，字仁宇，萬曆己卯舉人。同社相得，而吾王父時名遠過外王父，雖外王父亦謂「必先我售」也。常恐既售而嫁女，則禮不易稱，趣媒氏來議昏屢矣，王父未有以應已。而外王父先發解，王父貧益甚，益不能爲吾父舉昏，會外王母陳病甚，外王父自念：獨一女長，諸子皆幼，脱有不虞，吾未嫁之女何以出理本作「佐」。饋事乎？趣昏益亟。不得已，議以吾父暫贅于葉，王父親送之，蕭然曾無一幣之將。外王父與王父素稱忘形交，固無間言，而諸親知來觀者，閒語藉藉。王父素剛，不能堪，即拂袖出，不知所之。外王父徧跡及之，謝而强之入，僅能成禮。

昏未幾，即遭外王母之喪。居無何，外王父聽人言，趣吾父母歸。王父貧，無以爲禮。時王父與伯父方共省試畢，議以揭榜後擇吉迎我父母。既又原本作「已而」。念脱不舉，則益無色，遂决于揭榜前一日

迎歸，而莫夜趣媒氏告期于外王父。外王父發怒，謂喚工人且須先一二日，況迎婦乎！厥明，王父勉備鷄豚之禮以迎，謂外王父必不吾受，即指所歸禮爲犒勞之費。而外王父怒未解，竟受不辭。王父大失望。吾母來歸，蕭然至無以飯從者，其窮困如此。

今檀樹墳西宗祠基，故吾祖地也。吾祖欲葬吾曾祖父母，而爲宗人所持，因奪之以建宗祠焉。吾祖之不及身葬曾祖父母，以此。原注：以上數節俱吾母云。

吾祖以績學，試輒冠軍，獨艱一第，廩于庠三十餘年。貢單已出矣，竟不及待而卒。天生其才，而故厄之至此，痛哉！

父覺菴公

璋案：理川公次子，諱潁伯，字師端，號覺菴，邑庠生。事詳《家傳》。

吾母嘗云：「自爾曾王父來，家日落；至爾父，貧困益甚。爾父二十四歲，始館穀于外，僅得脩金四兩。是年夏，爾家絶糧，爾父受爾王父命，命僮效能至館，先支二季脩金二兩。伯父亦命僮進能持金一兩八錢，同出市買米。王父恐二僮幼，爲人所紿，使一黠者率而去。舉家皇皇，方待此舉火，而黠者竟誘逃二僮而攫其金。後數日，知二僮逃所，又重購以歸。黠者終不知所之，銀米俱烏有矣。

「是年，吾脱簪買種穀及農具，種屋西田四畝。以初收僕沈三夫妻故也。年饑，種絶貴。吾典銀二兩，糴四畝種至用銀八

錢，置車一口用一兩二錢，典金須臾盡。無何，甫下種而沈三疫死，我復病甚。爾外王父絶憐之，使僕衆來代耕，又旱甚，困于行水。代耕者弗能繼也，則悉以爾父下半歲脩金資之。又弗繼，本作「給」。力竭矣，無如何矣。比至處暑，須水甚，外王父又使僕婢八人裹餱來，行水竟日，水僅暨一田角。其冬，收田角穀三石，以二石五斗納之櫃，以五斗懸于梁，爲明年之種。時爲爾三叔父舉昏，欲借爾伯母房，未應也。吾歸，讓之耳。于是叔父母遂昏于我房。彌月，爾叔母竟歸寧，房中虚無人，四壁本不完，盜盡取櫃穀、梁穀及二空釜去，終歲之望絶矣。

「爾父二十五歲大病，幾不起。醫禱百方，敝衣典盡矣。爾外王父來送風山公之葬，便道入看，爾父以無衣，不能出見也。久之，至河東布店沈敬溪家借得一白苧衣，衣之而出見，外王父廉之，淚數行下，我亦幾不能仰視。

「雖爾父初年，亦第知讀書，未更家事也。嘗欲畜一猪，猪未買而先典我白絹五丈，買餅麥等物置于家。後亦竟不畜猪，餅麥盡爲親鄰借散，絹終棄典中。諸所營皆類此。

「自吾至而家三月，即推自食，指授田一畝七分原注：謂先指撥某田，未始實授也。外，蕭然無辨矣。釜竈皆我自作，又時爲爾祖所破。吾晝夜勤織紡以佐食，不逮，則盡典衣珥繼之。爾外王父雖舉于鄉，未嘗出仕，外王母蚤背，後母遇我不仁，略不肯一周恤。我性不能求人，亦不以言于爾外王父也。爾父館食于外，一作「他」。前後共不過四五年，終謝不復出。雖嘗勉出，率辭

多就寡，去首年四金不遠，不若而輩之貪無藝也，萬分節損。迨四十左右，衣食粗給，而兒女之事紛然矣。爾家故無四壁，爾父先拮据營内川二進，又併得三四房破屋四間，以昏爾兄弟，以三四房並自立居故也。爾父至四十九歲，始自出海買木構中廳前廳及牆門側屋共二十間，約費二百餘金。計今日爲之，且不下五六百金矣。出海時，不隨一僕，隆冬，良自苦。江俗，蒸紅籼作飯，若赤豆，豆腐用白水煮，無油，即爲上味，客皆甘之。海中遇大風，爾父自起扶桅，桅折，舟幾覆父，爲桅所傷，鼻血如注，命須臾間耳。一居豈易易哉！居成未幾，即遭爾祖母之喪，四方之客至，僅不辱禮。爾伯父先歿，叔父居于外，季父年弱，皆不任喪事，爾父獨勝之。賓從絡繹，我四房無分親焉。原注：謂雖各房私親，皆食于我。哀勞兼至，若一子者。葬曾王父母于茅家浜，原本作「范家灣」。葬王父母于宗祠之西，咸惟爾父之辦。恩勤鞠育，四昏一嫁，亦既殫瘁矣。又間以餘力置瘠田百畝而嬴，分授而輩。雖至涼薄，皆吾與爾父辛苦力作所致，無絲毫旁人之利。此爾等所共知見，寧忘之耶！末年，又欲爲爾與錫孫兄弟構一居于西，田力沛若有餘，會病不果，俾兒至今未有寧居，此爲歉耳。」

確曰：「兒至今未有寧居，則兒之不肖可知矣，以吾父受田至少，又吾兄弟多，教養煩費，然且五十而居成。兒兒女及半，受田多，又益以繕居田十五畝有奇，宜易爲力者。今兒年五十有二矣，欲構一居尚難之，況吾父，又何歉乎！」

「先是，爾王母之喪葬有日矣，爾叔父

惑人言，謂葬日妨己，爾父謂無之，固欲葬。吾謂爾父：『叔疑有妨，即弛期何害。』固勸而後弛之。踰旬而叔父死。使不用吾言，必謂爾父以葬日殺弟，雖百端可解耶？原注：吾叔父在時，兄弟無間。叔父歿，而叔母每倍死者之約，誅求無已，父皆曲從之，故吾母有感而嘗語此事也。若以正論，則吾父持之爲是，而吾母勸阻之非。

「吾平生無負心事，惟於二十四歲產一女，溺之，至今爲恨。惟時貧困既甚，顧室中無一有，獨擬一鷄爲產後之需，臨產而人食我鷄。又我父在杭，使人歸囑後母云『陳女產，必立使人候之』，謂當有所遺也。母竟使僮長壽空手來候，又自起作食食之。遂恨絶，謂吾父母生我，長大尚如此受苦，是奚翅漚沫者，育之何爲，徒自害害彼耳，堅欲溺之。血暈不能起，使祖房婢綵繡溺之，置淺水中，一夜不死。我怒甚，原本下有「明日」二字。强起拒門自溺之。蓋回首閉目而後溺之，弗能視也。嗟乎！吾豈忍乎哉！

「吾姊弟九人，獨我長，先許昏，諸弟妹議昏皆在吾父鄉舉後，並極勢厚之選。吾每歸，羣娣姒皆華侈相先，獨我以蕭然緼敝厠其間，亦不以爲愧也。羣娣姒時相聚笑樂，我默然手紉自若。彼不之知，則曰：『陳姑性不語笑者也。』沈姨尤富厚，每歸，未至里許，輒聞榜聲，則羣婢數十出迎，驩被餘潤。即習爲常，後亦不覺其炎冷也。何意後生者皆去世，而我獨存；富者皆極窮困，而我猶不至失所。倏短貧富，豈有常分邪！

「爾父性宏直，能急人之困。每鄉黨戚友有小争訟，輒爲分之，皆皤然釋；有急

難，輒營救之，皆立解。雖省路百五十里之遥，恒辭舟車之費，徒行往返以急之，弗倦也。雖家有必不可已之事，不能兼營者，輒弛己事，急之弗恤也。吾嘗謂爾父：『親友之憂固當分之，顧獨不自愛耶？』父每笑不答。

「爾父器量優裕，臨事未嘗見其張皇，汎然若無事者。然規略徐定，終無敗謀，故戚友皆服其能。有知人之鑒，其所評隲，初皆謂未必然，本作「爾」。後無不驗者，其諸論事理，亦然。」

吾父廣顙方面，圓頂巨趾，原本作「豐頤」。地角平闊，原本又有「五岳相朝」四字。身長七尺有咫，腹背凝挺，端視矩步，顧瞻非凡，兒輩罕得其形似。

確侍吾父，歿身，未嘗聞其言人之不善也。侍飲，未嘗見其醉。父飲量故弘，然初飲時，徐引沾唇而已，若弗勝飲者。人勸之，則未嘗辭。或舉觴政以罰之，雖妄甚，必順而受。坐客嘗相譁，父默然，亦不呵止之也。雖確少不知檢，亦嘗附衆而譁，父亦未始怒而呵之也，或微笑而已。坐客皆沉醉，父惺然。坐客或逃，或假寐，父必危坐竟席。雖臨起，主人見吾父獨醒，又連進巨甌，亦終未嘗或辭也。談者謂吾父威容德度，時輩莫及。父居常見有經時不飲者，或浹旬飲，亦未嘗倦。案：此條原本無。

吾祖待吾父洎吾伯叔父皆至嚴，而吾父待確兄弟至寬。確館于外，歲時歸省，惟叙家人之情，絶不問及程課。即無論夏楚，雖呵責之言，未始一聞之也。一日從容謂確曰：「兒熟《通鑑》否？」確謝未能也。父曰：「讀書不熟《性理》、《通鑑》，則

生平所讀何書？吾於《性理》、《通鑑》至今能成誦，不失一字。即失一字，爾祖向且譴死我矣。」生平督責之言，僅聞此，猶莞爾而語之。因授確《性理集要》一書，確終不能讀也。確之怠棄先命，類此。

崇禎戊辰，吾父年六十五。七月廿三夜，海水大至。璋案：《州志》：崇禎元年戊辰七月廿三日潮決，衝平野二十餘里，漂没人畜廬舍無算。時確兄弟皆在館席，不之知也。獨吾父在家，攜老抱幼，遷奠衣米，撩收器物，竟夜行水中，水及肩頸。先是，吾父嘗患脇痛，及罹此災，濕勞異常，脇更以愈。是日江中淹一舟，並薪，本共百金而外。舟人詭云：「舟在某沙中，可以人力起也。」吾父復資數十金，僱人工至彼起舟，竟不可得。時吾父氣體正强，本作「佳」。嘗云：「爾母多病，不審還能受兒輩幾時奉養。吾當長視，毋以我口腹故，竭一時之物力也。」無何，既橫有此水禍。明年，又遭我旋兄之喪，滋不快。又明年，六十七歲，而一病竟不復起，痛哉！

父病時，我伯仲氏皆赴省試，獨確侍側，自夏徂秋，無一語及後事，惟優游俟命而已。一夕，謂確曰：「吾生平於親知間，無德不酬，惟沈姨遇吾家厚，居遠，會未有以報之。」言訖淚下，若有所待于確輩也。而沈姨亦隨下世，絶無後，悲夫！案：《家譜》：覺菴公卒于崇禎庚午九月十九日，年六十七。

嗚呼！確父蚤背，嘉言善行，不能悉記，尚請於我伯仲，繹思而詳記之。惟吾母時時向確言少時勤苦事，如上所述者，則靡月不聞也。每欲筆而記之，則淚先下，然終不敢不記。欲使我子若孫時時顧諟斯言，一衣一食，無忘烝粃

借苧之風；一寢一處，嘗懷折桅胠櫝之痛，則庶幾哉！我子孫其日夕靡寧，或不至大墜厥緒，而確小子亦得藉以少逭不肖之罪于萬一矣。乙未七月初十日，小子確謹述，並識。

乾初先生別集卷六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瞽言一

瞽言序

「子赫然兩目，而奚以瞽？」曰：「確赫然兩目，而固瞽矣。昔確四十七歲而喪婦，而耳聾，非不赫然兩耳也，聾則已聾矣，人奚以知吾之不聾！元注：不聾者，聾也，人奚以知吾之非聾乎！下「不聰」、「不瞽」皆倣此。迨兩月而復聰，人亦無以知吾之不聰也。今吾目若不瞽，而實無見也，而五六年矣，而彌甚。而猶日屑屑著《葬論》、《大學辨》不輟，咸惟西鏡之恃耳，人又無以知吾之不瞽也。且吾既瞽矣，吾言葬，言《大學》，則世皆切切然莫不以吾言之瞽。人瞽吾言，吾又何敢不以『瞽言』自命乎？」

「《瞽言》則奚以集？」「國有飲狂藥者，未飲則瞭然東西白黑之辨，飲之則必以東爲西，白爲黑，他顛倒皆類是。國人莫不飲者，一人獨弗飲，而日切切然與國人争東西白黑也，一國皆以爲狂而相耻笑之；一人亦弗能忍而終飲之，於是與國人同游混沌之天。今《葬書》、《大學》之爲狂藥久矣，予向亦嘗飲之而狂者也，今暫而醒耳，又安必其弗終飲乎！亦姑爲切切之争而已矣。」

「舍二者無復狂藥乎？」曰：「有。二

氏之書，及諸雜流背理之言，皆狂藥之類也。然猶飲者半，不飲者半，飲之而狂者半，不狂者亦半，未若《葬書》、《大學》之靡然醉人而不自覺也，故滋辨之亟。」

乙未初秋，乾初道人書。

近言集有小序

賢者見其遠，不肖者見其近，吾言近而已。言近矣，則何以集？吾聞惟聖賢者爲能不棄近言，吾固知天下後世之必多聖賢者也，故不以近言而弗集也。

文章入妙處，無過是停當；學道入妙處，亦無過是停當。無不停當，即是可與權，不踰矩境界。窮神知化又何加乎？

或問停當之說。曰：「即理道之正者」、「於何取諸」；曰：「取之於吾心。吾心停當，道理自無不停當。故曰：『先正其心』，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不踰，正吾心極停當時也。」

人欲不必過爲遏絶，人欲正當處，即天理也。如富貴福澤，人之所欲也；忠孝節義，獨非人之所欲乎？雖富貴福澤之欲，庸人欲之，聖人獨不欲之乎？學者只時從人欲中體驗天理，則人欲即天理矣，不必將天理人欲判然分作兩件也。雖聖朝不能無小人，要使小人漸變爲君子。聖人豈必無人欲，要能使人欲悉化爲天理。

君子小人别辨太嚴，使小人無站脚處，而國家之禍始烈矣，自東漢諸君子始也。天理人欲分别太嚴，使人欲無躲閃處，而身心之害百出矣，自有宋諸儒始也。

君子中亦有小人，秉政者不可不知；天理中亦有人欲，學道者不可不知。

國手饒多，亦有敗局，要無敗著；聖人遇衰亂，亦有敗事，要無敗謀。

語云「聖人无死地者」，妄也。確獨以爲惟聖人有死地耳。彼愚人者，又安所得

死地哉！故愚人之死，與草木同腐，聖人之死，與天地同不朽。

吴仲木云：「吾先忠節嘗言：『要窮就窮，要死就死。』當時習聞此二言，卻未理會得，只作尋常憤激語聽過。由今思之，欲爲聖賢者，何得不發如許志願。今世路上人豈盡不肖，要只是不能窮，不能死，遂流而至於此，可不懼哉！」

仲木曰：「學者過端極多，不但過是過，即善亦是過也。如某時爲某善，即有沾沾自喜之心，有不忘之心，有欲求人知之心，此等過端，又隨之而至矣。」確曰：甚哉，吴子之好學也！自非篤志求道者，烏能體驗及此乎！然故無害，但進善不已，此病自除。如學書者，初學時，輒誇示某豎某畫好；又學，又誇示某字某字好。此豈非病，却亦是生意也。有此興會，方肯去學。學之不已，而字之好者已不勝指。但覺得某字某字尚未盡善而已。覺得未善，方可與言書矣。學道者亦然。進善不已，則喜不勝喜，必且欲然，反生不足之心。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諺云「童生進學喜不了，尚書不升惱不了」，此言甚鄙，以喻學人善不自善之心，固自曲肖也。

知過之謂智，改過之謂勇，無過之謂仁。學者無遽言仁，先爲其智勇者而已矣。

好問好察，改過不吝之謂上知；飾非拒諫，自以爲是之謂下愚。故上智者必不自知，下愚者必不自愚。下愚者必自以爲聰明才智之人。惟自以爲聰明才智，故忠言必不可入，故曰「不移」。嗚呼！下愚者吾得而見之矣，所爲上智者，竟何人哉！

愛我者之言恕，恕故匿非；憎我者之言刻，刻必當辠。今人及喜愛我者之言，而怒憎我者之言，何也？

吴仲木曰：「吾謂彭仲謀：『學莫若虛心，而若將有不然者。』適客至，未竟其説也。」確補之曰：所謂虛心亦有辨。果心如太虛，不著一物，惟善是取，如大舜之若決江河，則善矣。苟漫無主張，不辨是非可否，而惟人言之唯唯，此全是浮氣，而世儒誤以爲虛心，則大害事矣。且人心學術之壞，甚有以詭隨爲無執著，以兩可爲能虛公。長此不已，將來竟是何物？故確竊以爲學者但言虛心，不若先言立心，吾心先立個主意：必爲聖人，必不爲鄉人。次言實心，于聖人之學，非徒志之而已。事事身體力行，見善必遷，知過必改。終言小心，於聖人之學，細加搜剔，須從有過得無過，轉從無過求有過，不至至善不止。《論語》之「終食不違」，《中庸》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嗚呼！至矣。蓋小心與虛心相類，而「小」字較有持循。心小則析理深而赴義必，故心之小者必虛，而虛者未必能小。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不是此心全放出在外，倘於危微精一之學分毫體貼未盡，即是心所不到處，即是放心。故曰：「顏子未到聖人地位，也只是心粗。」旨哉是言！《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則仲謀之所爲不然者，其或出於此與？確於學茫然未知所從入，因憶仲木之語，偶見及此，遂書以貽二仲，還祈駁正。

聖凡之分，學與俗而已。習於學而日聖，習於俗而日凡。學爲己，俗爲人。事

事循理爲己，所謂「學而時習之」者也。事事徇欲爲人，所謂俗而時習之者也。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悦乎！」確亦曰：「俗而時習之，不亦苦乎！」人縱不知超凡而入聖，獨不當避愁苦而就悦樂耶！

《中庸》曰「君子無入不自得」，曰「居易」，曰「行險」，曰「自驅罟擭陷阱」，着處指點，人却不醒，只自尋苦趣，奈何哉！

見過内訟，嘗嘆絶于大聖之世，以是知其極難，而蘧寡未能，顔復不遠。子又何得不深思而稱美乎！今人於學，未及蘧、顔之百一，輒云「吾無甚過」，豈非所謂自暴自棄，下愚不移者耶！

彼上古之所謂神聖者，則吾不敢知。若夫堯、舜以來，至於孔、顔，雖其學或未能盡同，要之惟兢兢寡過之意爲多。舍此而言精一時中之學者，祇欺人耳。

至虚以觀理，至勇以決機。夫虚而不爲衆所惑，勇而不爲俗所撓者，非慎獨之君子，其孰能之！

《易》以詣極爲窮理，今學者以講明爲窮理。二者相去，何翅天壤？求古學之復，不亦遠哉！古今學術不同，非有他也，虚實之間而已矣。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陽明子云：「必仁極仁，義極義，而後可謂窮仁義之理。」語皆精切。蓋窮理即是盡理。性即理也，窮即盡也，大抵「窮」、「極」、「盡」、「至」等字只是一義。古人特變文成句，學者須以意逆之，乃可通也。故窮理、盡性、至命是並到之學，非有等級先後。若云窮理然後盡性，盡性然後至命，則不通矣。

張子嘗云：「學者求知人而不求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

大蔽。」不知正是張子蔽處。知人之盡，即是知天，賢人之盡，即是聖人，非有二也。《正蒙》大半是言天聖事，不若孔、孟之切實遠矣。某亦嘗云：學者求知天而不求知人，求爲聖人而不求爲賢人，此又宋以來學者之大蔽也。

或問天。曰：未知人，焉知天。又問聖。曰：未能爲庸，焉能爲聖。

學者高談性命，吾只與同志言素位之學，則無論所遭之幸與不幸，皆自有切實功夫，此學者實受用處。苟吾素位之學盡，而吾性亦無不盡矣。今舍素位言性命，正如佛子尋本來面目於父母未生之前，求西方極樂於此身既化之後，皆是白日説夢，轉説轉幻，水底撈月，愈撈愈遠，則何益之有乎！或曰：如子言學，却粗俗否？曰：吾言雖粗俗，如草蔬麥飯，卻可療飢；諸子言雖精微，如龍肝鳳髓，卻不得下咽也。

主忠信，好問察，謹獨知，行素位，此十二字，確近日所欲請事者也。要所謂聖學，亦不外此。諸子豈有意乎？若夫神而明之，則存乎人。嗚呼！學固未可以言盡也。

古之學者爲己，亦爲人。今之學者不爲人，亦不爲己。古之學者非不爲人也，爲人亦所以爲己也。元注：善天下，師百世，皆了得身以内事。今之學者，非不爲己也，元作：爲私己。爲己亦所以爲人也，卒之名實俱喪，故曰：不爲人，亦不爲己。

君子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自知也。元注：自知謂知己過，顔子而下，罕見其人。

學問之道无他，惟時時知過改過。無不知，無不改，以幾于無可改，非聖而何！

上之，若顔子之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幾于聖矣。次之，亦若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猶爲賢者之事。下之，則如世俗之惡聞己過，終至於過惡日積，人莫敢言，真下愚不移矣。或問：顔子只自知自改，好脩者能之。至子路之喜，更出常情之上，何反不若顔子？曰：聖賢之過甚微，或似過而實非過，或若無過而實有過，或偶失之無心，元注：即是放心。或事出于不得已，皆非他人得知，而己自知之。自知自改，此大賢以上獨步工夫，非顔子何足以當之！外此，則心粗氣浮，易於得過而不自覺，甚至衆人皆知之而我尚未知。如子路之過，必待人告，此正是子路粗浮本色，然子路卻具高明勇决之姿。高明故聞而能喜，勇决故喜而能改，可不謂賢乎？下此，更無學問之可言矣。然則爲子路難，爲顔子更難。吾何以知人之所不知而改之？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則能自知而自改矣。戒懼者，求放心之功也。故曰：「顔子未到聖人地位，只是心粗。」謂其未能至于無不善故也。未能至于無不善，是心放處；有不善未嘗不知，又是放而不放處。故曰：「不遠復。」復既不遠，則顔子之去聖亦不遠矣。若言其至，雖聖人不能無過。如顔子之學，仲尼而下誠未易見，獨以好學許之，豈虚也哉！

千古稱好學者，無過堯、舜。但堯、舜之學，性之也，故其好學比恒人加摯。謂性之無假於學者，真愚賊人之言也。

勤讀書，勤作家，二者雖有雅俗之不同，要皆是好事。惟能學道，則作家者不患其俗，而讀書者不病其浮。且吾未聞真

能學道者而反致敗家廢讀者也。

向未嘗讀書，從新要讀書，向未嘗作家，從新要作家，非得十數年工夫，皆茫無就緒。惟學道者則不然。向未嘗學道，今日始學道，則今日便是聖賢路上人。果能一日立志，奮脩于孝弟忠信，事事無愧，則雖目不識丁，家無擔石，欲不謂之賢者而不可得矣。蓋勤讀書者，無過博雅，勤作家者，無過富厚，然並須窮年皓首之勞。而勤學道者之所成就，則直可爲賢爲聖，夫且求則得之，不需時日，然而人常爲彼不爲此，舍其所急者而圖其所緩者，棄其所易者而求其所難者，則何也？

讀書人正好學道，不讀書人益不可不學道，不然，則鮮有能保其身者。貧士正好學道；富人益不可不學道，不然，則鮮有能保其富者。

身不可使佚也，但須愛惜精神，爲勤勞之本。腸不可使俗也，但須愛惜財物，爲推舍之本。

世俗嘖嘖稱誇，有所謂在行者，有所謂筋節者，有所謂便宜者，有所謂公道者，苟不虛心體察，流毒無已。試以道眼觀之，所謂在行，即市儈之別名；所謂筋節，即刻薄之轉語；所謂便宜，即攘奪之招詞；所謂公道，即自是之寫照也。隨常交易，要占便宜，此得便宜，則彼失便宜，非攘奪而何？人謂我公道，還未必公道，況自謂公道，必將有大不公道者存其間。略一返照，此等字便一一不敢出口矣。昔嘗有「又占買楊梅」之語，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全無算計可乎？曰：善算算身，不善算算人；善算算妻子，不善算算父母兄弟。

寧先時，毋後時，此與天算也。有曠人，無曠土，此與地算也。農桑之利，人收十五，我收十全，口體之資，人用十全，我用十五。賓昏喪祭，循禮而不循俗；日用飲食，從理而不從欲。以公道爲未公道，失便宜處討便宜。此乃吾之所謂在行筋節者也。

余嘗作《知仁勇三言疏》，謂知過之謂智，改過之謂勇，無不知、無不改之謂仁。豈惟三言疏而已，舉千聖心法，皆盡此知過改過中。世儒謂「惟聖人無過」者，妄也。聖人有苦自知，直從千兢萬業中磨鍊得出聖人人品。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以天縱之聖，屆知命之年而又加以韋編三絶之勤，僅曰「可以無大過」，無過之學，談何容易！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是三月不違真消息。餘子非全無知改，然終無顔子克復工夫，那能至不遷貳地位，故僅可日月至焉耳。然則學聖仁者，舍克己改過何由乎？今人一説着自己過失，便不肯招認。豈知不招己過，正已自寫愚不肖招狀也，可憐，可憐！

國事有是非，凡當國者不可不知；聖學有是非，凡言學者不可不知。皆須斷然持之。下之，則一鄉一家之中，亦有公是非。一味依違兩可，乃孟子所云無是非之心非人者也。至於物我之間，有何是非？己非固非，己是亦非，則泰然無事矣。先居身於極是者，盡己之忠；後不執己之是者，循物之恕。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真絶頂占地位之言，非僅退讓之謂也。愚者不知，乃沾沾與人争是非，甚者至執非爲是，可哀也哉！

乾初先生別集卷七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瞽言二

佛道

西方不在天上，近在印度之中，即今之詔納樸兒國，古所謂佛國者也，去雲南界不過一二千里，使者嘗至其國。國俗雖多奉佛教，然男女生育，與它國無異。不然，則佛種盡滅，安得尚有人類哉！則大慈發願，所爲欲度盡衆生者，且不能度其國，况吾國乎！蓋西天有五印土國，故云西土；又曰五信度，即古身毒國，亦曰新頭國。蓋印土、信度、身毒、新頭，皆音之轉也。其國大抵皆信佛。亦不惟印土爲然，凡西番風俗率相類。今河湟、洮、岷間羌屬百餘種，寺簇爲多，國初職貢，絡繹不絕，有勅封灌頂國師、熾盛佛寶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輔教、闡教諸王。而西洋南東海諸夷，亦無不奉浮圖法，或奉回回教，蓋夷俗然也。

今不獨夷狄，即吾中國亦何處無寺？何人非僧？雖曰中華即是佛國，奚爲不可。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夫誦習周公、仲尼之道者，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尊奉佛、回回、天主諸教者，夷狄之所以爲夷狄也。而今天下，

竟何如哉！蓋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辟之晝作夜息，自然之理。然人病則恒晝卧，或夜更不卧，湎酒之徒，俾晝作夜，何可憑準。今中國之奉佛，正如病與醉人之晝卧耳，何怪焉，何怪焉！有聖王作，盡斯人而倫紀之，忽如耳。

或曰：誠則必形。佛惟實有是道，故自漢至今千數百年，而其教未嘗熄。中間豈无一聖王哉？確曰：盜賊亦未嘗熄，惟無聖王故也。或曰：盜亦有道。則謂佛之有道也亦宜。

侮魔

人未有侮我之心，我先有人侮之見，此侮魔也。於是童生而不進，曰侮斯至矣；秀才而不中，曰侮斯至矣；作官而不大，曰侮斯至矣；閣老而罷歸，曰侮斯至矣。由是侮與我相依，終其身不得免焉。我則蓬居而高卧，絶未見有侮我者。果有侮我者，是吾師也，其敬拜而受之，以思吾過。

附雨牕漫筆寄吴仲木兄弟

瀰瀰梅雨漲村河，笑倚南牕看插禾。千里故人移劄至，元注：時越友劉伯繩世兄寄書適至。一庭新水上鐔過。靦顔不去惟窮鬼，肉袒來降有侮魔。元注：仲木屬構《固窮論》，作《侮魔》數篇代之。癡絶只愁驚俚耳，於君兄弟定如何？

僮智

坐言有僮而騃者，使持二錢入市，曰

一買鹽，一買油。僮受錢竟往，中道而若有悟，復歸問其主曰：「吾向者迺失問，此二錢孰買鹽，孰買油者？」而舉坐皆失笑也。陳子曰：智哉此僮！夫何笑？諺所云：「甎錢不買瓦」者，非即此童子之智乎哉！使制用者人人有童子之操，則雖貧，亦必不至大困矣。

眊矚

陳子之卧，帷破而多蚊，目昏不能見，使童子矚而撲之。唯而入，踰瞬而出。陳子怪其疾也，問：「猶有遺蚊乎？」曰：「已盡撲之矣，无遺蚊矣。」「雖然，姑爲我更矚之」。又唯而入，踰瞬而出，曰：「猶有一二蚊之遺者，已盡撲之矣，果無遺蚊也。」已陳子猶疑其未盡也，自卧而徐察之，見則起而撲之，又撲十數蚊而後盡。故童子之目非眊于五十之老也，然再入而不能見十數蚊之遺者，彼固無切膚之患，而驅蚊之心未篤也。今有盲者乞食於路，日行數里，而未始有顛踣之虞；而世之沈淵而墮崖者，❶往往皆有目之人。故終日設戒則瞽者安行，肆行而不知忌，則明者或未免一朝之患，知戒與不知戒之異也。

勝蔽

有二人弈者，慮子而未定，其旁觀者先見之。二人以爲能，求與之對，則不及二人遠甚。故當局雖工，而蔽于求勝之心；旁觀雖拙，而灼於虚公之見，故凡以利

❶「墮」，惜本作「墜」。

害心慮事，則慮彌周而去道彌遠。小數且然，況家國天下之事乎！

故雖使愚者籌它人之事鮮不當，雖使知者籌己之事鮮或當。若是者何耶？非愛人不若愛己，而明智之士慮反不及愚下也，利害心憧，而是非之衡眩矣。故二人之慮弈，非不切于陳子之驅蚊也，而猶有蔽之者。故能操陳子驅蚊之誠，而又無二人慮勝之蔽，則於事也其庶幾矣。

山陰先生曰：「學者必有真切爲己之心。」又曰：「常將一己作世間公共之物。」至哉師言！夫公己者，乃所以爲己也。知公己之所以爲己，則爲己日切而去蔽也日遠。

善護

始升叔之僕與友某有故，友見而憐之，謂始叔曰：「是與我有故，善護之。」始叔曰：「我則安能護彼？須彼善自護耳。」至哉斯言！若漢哀之於董賢，可謂善護矣。

近世

近世有無子而兄弟之子均爲後者，於是至雙繼三繼而未止焉。或問查柱浮子曰：「禮與？」柱浮曰：「吾安知禮？抑亦有疑焉，而欲有所問也。昔者文王生百男，豈無或絶者，苟一人無子，是必將有九十九子焉？是則無子者更多子與？」問

者愕而退。

讀《禮》至「矍相」而曰：「嗟乎，有是哉！古人之以爲人後爲恥，而今人以不得爲人後爲恨也！」元本：矍相之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若是乎爲人後者之久不得與於人列也！夫夫也，非徒樂爲人後己也，或亦有不得已焉者，而猶見擯于禮義若此。況夫又攘臂而争之者哉！此之謂失其本心。

富人

有富人而貧者，善買物，嘗買楊梅三觔，而給二觔之直，賣者靡而退。旁有嘆之者曰：「其能也如是，而何以日貧也！」近思叔曰：「未也。吾之能有進於彼者。」嘆者曰：「奈何？」曰：「吾向者買一觔。」「買一觔則何以能進于彼？」曰：「彼以買三觔而見其能，吾以買一觔而見其不能。然吾雖不能也，止費一觔之直，彼雖能，已費二觔之直矣。」嘆者曰：「然。斯其所以日貧也與！」

生計元本作「春日示二子」，下同。

吴哀仲讓還繼産二百餘元本作三十。畝，蕭然貧士矣，書來，甚安之。大辛聞而嘆曰：「賢哉吴子！安貧樂道，又何求乎！」既而曰：「安貧自是學者本事。但吾儕亦有通病，生計日拙，正復無可如何。」余曰：「不然。生計之拙，即本於不安貧之心。安貧，即是計，又於安貧之外求生計，烏得不日拙乎！安貧故勤，安貧故儉。勤儉者，貧士之素也。不勤不儉，便是不安貧，便非素位而行，安能自得而無怨尤耶！故學者之爲生計亦安貧而已矣。安

貧者常不忘貧，乃所以能忘貧也。」

井田

井田既廢，民無恒産，謀生之事，亦全放下不得，此即是素位而行，所謂學也。學者先身家而後及國與天下，惡有一身不能自謀而須人代之謀者，而可謂之學乎？但吾所謂謀生，全與世人一種營營逐逐，自私自利之學相反。即不越《中庸》所謂「素位」者是。玩下文「正己不求人，居易俟命」等語，可見素位中自有極平常、極切實、極安穩工夫。此學不講，便不自得，便要怨天尤人。貧可忘而不可忘，正己居易，正是不忘貧。實學到得不求人、不怨尤地位，則貧亦不期忘而自忘矣，斯真能忘貧者矣。今學者漫言「吾能忘貧」，不知忘貧之久，終自有不能忘貧處也。

素行

陳子曰：《周官》量入爲出之法，自天子至庶人，皆當守之。彼謂不能者，即是願外，即是行險徼倖耳。不能守法，將能作賊乎？桐鄉張考夫稱其友邱季心貧士也，而無所求于人。確曰：「賢哉邱子！獨操奚道而能至是？」考夫曰：「邱子家有六口，然邱子之制，歲食恒不計口而計食。」「其不計口而計食奈何？」曰：「如歲有十石之粟，則十二分十石之粟，而月給八斗五升。又三十分八斗五升之粟，而日給二升八合，不溢絲粒也。邱子歲爲鄉塾，而待食於塾館之穀。某年某塾主有訟事，不能館邱子。則邱子謂今年現粟六石

耳，遂用前法給食，日粥二餐，餐一升七合。凡半歲而邱子之館復，亦復家人之食，僅能不死，亦終不求于人。」確曰：「難哉！《周官》之法所不能行者，宜無過邱子，而邱子能行之。況貧未至邱子者哉！它年求大節不奪之士，非它人，必邱子也。而吾考夫亦可謂善取友矣。」確謂考夫：「邱子能耕乎？」曰：「不能。」「其子能之乎？」曰：「不能。」它日邱子弛塾館之業，將何以待之？考夫盍爲邱子言，更謀所以自立者，毋使六口之命得終制于塾館。其諸父邱瞻伯，亦賢者也，未嘗讀書，其言論行事，往往與前賢合，亦樂交考夫。

王政

孟子游齊、梁，屢言王政。及滕文慨然願治，孟子贊之，大抵皆不離井田之法，而世儒謂難復行于周、秦以後，識時務者皆以爲然，雖確亦莫能難之也。自遭世亂，傷民生之日蹙，追惟禍始，則又以惟不行井田故至此。向者《產論》之述，深不厭士心。夫不正其本，而徒禁之於末，雖賢有力者，其孰能持之？固知吾言之適取困耳。

而東隱生以井田勢不可復，捄荒善政無若社倉，儒者宜亟修之。嗟乎！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也。井田行，安用是戔戔者哉！乃向者謂周、秦以後不可復行者，真豎儒之見，蔽於私而罔悟已耳。

天降民，而作之君以治民，而非待民自治也。人謀其家，與天子爲謀其家，治亂相百。謀於上則一，謀於下則萬不一。

萬不一，而亂何時已乎？有王者起，君臣一心，以隆堯、舜之治，舍井田惡先？孟子之言，百王不易之道也。

曰：仁固無踰井田，而古今之勢，已甚懸絶，田不加廣，而民生日繁，一夫百畝，其能給諸？曰：不能，則半之；不能，又半之。民浮於田，則土力愈出，而何患焉！故民田相準，而王政于是行矣。雖時方艱食，而諸州尚多不墾之田，得賢君相而經理之，患無耕民，不患無耕地也。不言食而食足，不言兵而兵足，惟井田爲有之。

改量

聖王制世，必謹權量，公私出入，劃然均平，所從來久矣，雖至愚之民，能遵而守之，何必待之賢人君子哉！而近俗富人收租，有加一斛，甚者加二，農人最苦，即以平量取之，猶懼不給，而苛濫相承，恬不之怪。及乎兑漕完櫃，雖有奇贏，未至加一也，輒相譁然怨之，何其無恕心者耶！

某自癸未年冬，始改租斛，較準本啚糧斛，加袁花市斛石三升，以爲租糧不宜異同故也。既而思之，啚斛之稍赢市斛者，啚規然也。訪之他啚，有加二、加三斛，亦將取償于佃户耶？於是又填一板，稍同袁花市斛矣。而袁花市斛，尚餘先朝倉斛石二升。今杭州河斛、河平皆古官斛，官平也。雖往年海寧長安、郭店、硤山各鎮市斛市等，皆同市河斛等。自頃秦邑侯蒞寧，始改增各市鎮米行斛兑，並同袁花斛兑。確家近袁花，遂以袁花斛爲平斛者，非也。今年冬，始託一表弟覓硤市舊

斛之不復用者，取爲租斛而未得，不得則擬于明年更製之。夫糧米從畐，賣米從市，自餘出入，悉宜平量，依古官斛，此豈待格致而後知哉！而十數年以來，雖一再遷改，尚未離月攘五十步之智。以此見習俗之錮人，而學者氣質之不易變，皆此類也。恐明年更製之不果，故先書此爲信；又欲以質之同志，得毋有同予之因循舊習者乎！

聖學

聖學異學之分，邪與正而已。邪正之分，是與非而已。是非之辨，何容淆亂！孔、孟而後，學者無真是非，是者非之，非者是之，世衰道微，邪説並作，庸可長耶！即如孟、告之辨性，决無兩是之理，亦决無兩非之理。宋儒言「孟子道性善，是謂本然之性，本然之性，原無不善，孟子之説是也；告子生之謂性，是言氣質之性，氣質之性原有善有不善，告子之説亦是也。」則兩是矣。「但告子只説得氣質之性，遺却本然之性，孟子亦説得本然之性，遺却氣質之性，未若張、程子之説爲全。」又兩非矣，而可乎？且以孔子言相近，是指氣質之性言，隱然躋告于孔，有是告非孟之意，非特兩是而已。此説之至怪者也，而學者奉之爲聖書，確甚懼焉。

往年嘗作《性説》並《氣情才辨》等篇，一一宗述孔、孟，若可以俟百世者，而學者以其倍于諸子而訾之。夫倍于諸子，洵有辠矣；彼倍孔、孟者不愈有辠乎？古聖賢不苟立言，必大有關民彝物教，然後不得已有言。孟子道性善，具有至意，告子不

知，横争無已，使天下之爲不善皆得諉之於性，豈非萬世辠人邪？諸子又紛紛言氣質之性，真助紂爲虐者，辠益甚焉。氣情才有不善，即是性有不善，正告子意中之言，諸子發明殆盡，何其酷也！

然孟子非空空道箇性善，實欲胥天下爲善耳。若但知性善，而又不力於善，即是未知性善。故陽明子亟合知行而一之，真孟子後一人，而學者又攻之不止，羣愚相咻，千古一轍，真可恨也！言性善，則天下將無棄人；言知行合一，則天下始有實學。然孟子、陽明非姑爲是言以誘人爲善者，要之，性體與知行之體原自如此，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非然，則性非性，知行非知行矣。

諸儒言氣質之性，既本荀、告，論本體之性，全墮佛、老。如「性通極于無」等語，皆指本體言，尤罔世之甚者。性豈有本體、氣質之殊耶？孟子明言氣情才皆善，以證性無不善。諸子反之，昌言氣情才皆有不善，而另懸静虚一境莫可名言者於形質未具之前，謂是性之本體，爲孟子道性善所自本。孟子能受否？援儒入釋，實自宋儒，聖學遂大泯喪，人心世道之禍，從此始不可振救也。

故愚以爲性理不削，則孟子性善之教終不可明；知行不合，則孟子性善之教雖明無益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知行合矣，則性無不善矣。孟子道性善，蓋如此，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山陰先生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良知；知之未嘗復行，是致良知。故可與言致良知者，始可與道性善。」嗟乎！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

知性

孔子言「性相近」，善之意已見；至孟子始和盤託出。既經孔、孟指點，學者可不復言性，只廩廩慎習，孳孳爲善而已。孳孳爲善，雖不言性，而性在其中矣，此孔、孟之意也。

今學者皆空口言性，人人自謂知性，至遷善改過工夫，全不見得力，所謂性善何在？恐自謂知性，非孟子之所謂知性者也。孟子本知性於盡心，正爲時人言性終日紛争，總無着落。謂性有不善，固是極誣，即謂性無不善，亦恐未是實見，不若相忘無言，各人去盡心於善。盡心於善，自知性善，此最是反本之言，解紛息争之妙訣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能盡惻隱之心，然後知吾性之無不仁。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能盡羞惡之心，然後知吾性之無不義。辭讓是非之心，莫不皆然。故所謂盡心，擴而充之是也。苟能充之，雖曰未嘗知性，吾必謂之知性；苟不充之，雖自謂知性，吾豈謂之知性者哉！

乾初先生別集卷八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瞽言三

禪障

或問陳確曰：「子習内典乎？」曰：「未也。」「不習則何以知其非而黜之？」曰：「有獄于此，良盜相質也，良之詞既聽之，盜之詞亦不能不詳聽之，以良盜之案未有定焉故也。案既已大定矣，且久已定矣，而又試聽之，且屢聽之，是徒亂人意，且使盜者復有倖勝之心，故不可也。」

曰：「佛之爲異端審矣，然其言亦有足取者。君子不以人廢言，若之何與盜詞同棄乎？雖盜言而善，君子猶取之，況佛耶？」

曰：「盜言善，君子誠取之，取其人盜而言非盜也。若猶爲盜言，雖善，勿聽之矣。今佛言滿天下，是行釋而言儒者耶，抑猶是行釋言釋者耶？子既審佛之爲異端，而又取其言，是佛之爲異端未審也。是嘗習内典之禍也。

「昔者吾友嘗習之矣，既而知其非，則深黜之，而惟儒言之習。他日與確游山陰，讀《劉先生年譜》，至『臨絶之頃，聞鄉紳有薙髮應聘者，先生太息，反側不安』，吾友指此語未善，宜改之。確曰：『此伯繩記實之言，何害！』確心知吾友未善之旨，

欲俟言其所以而救正之，而吾友無言，某亦未及申辨。後吾友病毀且死，與羣季從容言笑，譚道不輟，不一及家人事。此古昔君子所難，然某竊以爲賢者之過也。是向者釋氏死生之説微有以中之也，是未善反側之旨于兹始睹也。某則以爲生死一也，喜怒哀樂中節之謂和，何以於死時獨有喜樂而不當有怒哀耶！故笑而死可也，雖哭而死，亦無不可也；曳杖逍遥可也，雖反側不安，亦無不可也：惟其時而已矣。

「非惟吾友爲然也。宋、明諸大儒，始皆旁求諸二氏，久之無所得，然後歸本六經，崇聖言而排佛老，不亦偉乎！然程、朱謂二氏之説過高，彌近理，則猶是禪障也。非惟程、朱爲然也。雖周子之言無欲，言無極，言主静，皆禪障也。某云：無欲安可作聖，可作佛耳。要之，佛亦烏能無欲，能絶欲耳。二氏之學所以大繆于聖人者，顯在乎此，而周子未之察，故曰禪障也。

「朱子謂『静』字稍偏，不若易以『敬』字，善矣。而伊川每見人静坐，輒嘆其善學。門人問力行之要，曰：『且静坐。』朱子則教學者以半日静坐，半日讀書。其體『静』字較周子彌粗，去禪彌近矣。曰『察識端倪』，曰『須先明一個心』，曰『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曰『略綽提撕』，曰『在腔子裏』，曰『活潑潑地』，曰『常惺惺』，曰『顔子所樂何事』，曰『觀未發前氣象』，曰『性通極于無』，曰『才説性便已不是性』，曰『無善無惡』，曰『妄心亦照』，曰『無妄無照』，曰『心有所向便是欲』，曰『有所見便是妄』，曰『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

太極』，如此等語，未可悉數，皆禪障也，皆嘗習内典而階之厲也。嗟乎！佛教之溺人，曾何時而已哉！

「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死生之説備矣，而儒者猶未免浸淫佛氏之教。堯夫疾亟，伊川過之，曰：『願先生自作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斯言最善。曾子自深于聖學，而程、朱獨取其易簀一事。易簀固正，然曾子于季孫之賜，爲禮所當受乎，不當受乎？不惟受之，而又嘗用之，其可以用而用之乎，其必不可用而姑一妄用之乎？必也其當受而可用者也。當受而受，可用而用，則胡爲疾亟之時，而遑遑必易之爲快也？如曰『得正而斃』，則未斃而苟可以不正乎？是又以生死爲二也。是故易之可也，終不易之，亦無失其爲曾子也。是則伊川、晦菴之言，恐皆未離乎昔者吾友之爲見也。

「故佛教之惑人不止死生，凡書之惑人不獨内典，而況内典之詖邪者哉！劉先生言：『諸公素叩禪關，雖聞大道之要，未脱舊行履，欲舍短録長，以成其至是。』痛哉師言！非即吾子有可取之説乎？惟其有可取，故惑人彌深，而禍世滋大。嗟乎！磨不磷，涅不緇，惟聖人爲然。自宋、明諸大儒，至吾友之賢，皆猶未免涅緇，而況如某之戔戔者乎！故懼而勿敢習也。

「游酢從二程學，後更學禪，吕居仁以書問之，答曰：『佛書所説，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從出哉！要知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争也。』世儒好弄聰明，大率類此。此學術日雜，議論

日煩，而禪學之禍所以日甚一日，訖無定底。卓哉韓子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所以絶天下萬世之禍本也。』有王者作，必用斯言矣。」

性解上

孔子曰「性相近」，孟子又道性善，論自此大定，學者可不復語性矣。荀、韓之説，未盡蠲告子之惑。至於諸儒，倘恍彌甚。故某嘗云：孔子之旨，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皆由未解孟子性善之説，與《易》繼善成性之説故也。

子言相近，本從善邊説，即孟子道性善之意。孟子更斬截言之，使自暴自棄一輩更無處躲閃，然後相近之説益爲無弊，有功于孔門最大。要之，即本孔子之意言之耳。然孟子卻説得有根據，非脱空肚撰者。何以知之？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于擴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嘗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有所不爲，達之于其所爲，老老幼幼以及人之老幼，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之類，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而堯、舜之可爲，又何待辨哉？故曰：非脱空肚撰者也。

《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下知人之偏而言，而解者深求之，幾同夢説也。一陰一陽之道，天道也，易道也，即聖人之道也。道不離陰陽，故知不離

仁，仁不能離知，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中庸》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繼之，即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也，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如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雖然，未可以爲善也。從而繼之，有惻隱，隨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之心焉。且無念非惻隱，無念非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時出靡窮焉，斯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即《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之謂。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賦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故曰：言體道之全功。

由是觀之，則仁者見之謂之仁，即不可謂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即不可謂智，猶《中庸》賢智之過，即不得謂賢智，從其自賢自智而姑予之之辭云耳。惟仁智既兩失之，而百姓又全昧之，陰陽合一之道於焉大墜，此中古之聖人所以深憂而演《易》者也。「顯仁」以下，俱是讚《易》，然言易道而聖人之道即在其中。而從來解者俱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嗚呼！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此悃悃之愚所必欲與宋以來儒者争之，以復還孔、孟之故者。蓋幾自痛抑焉，而終勿能以已也。

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虛，則恍惚易遁，彼下愚者流皆得分過于天；言其實，則親切不誣，自大賢以下無所辭罪于己。二説之相去，關係世道人心不小，其敢久置而勿講歟！蓋

孔、孟之言性，本天而責人，諸家之言性，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并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蕉菀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穫，而曰麰麥之性之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之有善惡，必不然矣。人爵君命之，天爵天命之，一也。自一命再命以至九命，皆君命也。指下位之士，而曰君之命止于此，則蔽矣。自有恒以至善人、君子、聖人，皆天命也。指一節之士，而曰天之命止于此，則漏矣。日嚴祗敬，而後君寵日隆，雖君命也，猶吾自命之耳，故曰：所以立命也。此孟子盡心知性之旨也。

孟子而後，性學日淆。至于濂、洛庶幾復旦，而所謂剛柔善惡，氣質義理之説，去告子所見，不甚相遠，諸子言雖人人殊，要之不離二家近是，而告子獨擅宗風矣。至云「纔説性便已不是性」，更不解是何語。嗟乎！世流愈下，論益怪幻，我孔、孟之旨何由復明于天下哉！而吾儒之學，何以大別于二氏哉！杞憂日深，不自知其言之愈悖。知我罪我，其敬以聽之矣。

性解下

或問：繼善成性以工夫言，視學者體道親切之旨，則得矣。顧以《孟子》、《中庸》之言性者解《易》，未若以《易》解《易》。孔子贊乾道曰：「各正性命」，又曰「利貞者性情也」，皆以氣化言。「繼善成性」，承上一陰一陽之道來，猶乾道之各正也。何爲不可以氣化言，而謂是道體之全功矣乎？

曰：然。請爲子以《易》解《易》。資始、流形，言天之生物也；各正、葆合，言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人物之性，豈可同哉！且《大象》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注：「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此其解也。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君子語性，不當智出老農下也。是故資始、流形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于各正、葆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于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繼善成性，又何疑乎？

非惟然也。各正、葆合，雖曰天道，孰非人道？今夫一草一木，誰不曰此天之所生，然滋培長養以全其性者，人之功也。庶民皆天之所生，然教養成就以全其性者，聖人之功也。非滋培長養能有加于草木之性，而非滋培長養，則草木之性不全。非教養成就能有加于生民之性，而非教養成就，則生民之性不全。故亟係之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乾元之大，尤不可無體元之聖人也。吾烏知乾道之資始、流形，非即聖人之資始、流形；乾道之各正、葆合，非即聖人之各正、葆合乎！而況繼善成性之功之彰彰者乎！

故曰：天地民物，皆吾性分内事。《中庸》言「中和位育」，又言「至誠盡性」，而極之盡人物，贊天地，皆指性之全體言。謂必如是，方可以語性。故曰「成之者性

也」，即「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之説也。成之也者，誠之也；誠之也者，人道也，而天道于斯乎見矣，故曰性也。凡經文言忍性、養性、盡性、成性，皆責重人道，以復天道。蓋人道不脩，而天道亦幾乎息矣。孟子言心性，篇篇皆是此意。孟子真深于《易》者。故孟子不言《易》，孟子之言，無非《易》也。

或曰：「繼善成性」之旨，則聞命矣。若夫善惡之不齊，判然嬰孺，叔虎之生，知其必滅羊舌。性有不善，昭于前册，又可没耶？

曰：鄙哉若言！告子固云「以堯爲君而有象」，凡此形據，孟子豈不知之！正如其父攘羊，證之何爲？未足賣直，適彰悖亂耳，何必傲象？丹朱、商均係堯、舜親子，豈曰不教，卒無能改于其德，似皆性成，而實非然也。朱、均自甘不肖，若肯改行率德，直旦夕間事，誰能禦之？叔虎覆宗，偶符向母之言。假使叔虎聞言，早自祓濯，必不至此。君子立言，務使賢者益勸于善，而不肖者咸悔其惡，斯可耳。胡乃旁引曲證，以深錮不肖之路？若曰「皆天之所限，人何與焉」，不亦冤甚矣哉！孟子道性善，正爲象、虎一輩言之，直是大不得已。向使普天下無一不善人，孟子何故又道性善，何不曉人意也！

孔子言「性相近」亦正爲善不善之相遠者而言，即孟子道性善之意。孟子之意，以爲善人之性固善，雖惡人之性，亦無不善。不爲，非不能也。謂己不能則自賊，謂人不能則賊人。使皆盡心爲善，雖人人堯、舜可矣，此孟子之旨也。舜不好

善而好傲，便是象；象不好傲而好善，便是舜。舜、象之分，豈絶相遠哉！　蒸乂不奸，象之善端，于斯畢現。太甲顛覆，一日遷義，卒爲賢主；倘終不悔，便與朱、均何異？　不責心而責性，不罪己而罪天，天與性不任受也。與孟子争性善，直是醉人言事，喃喃不了，自謂無一錯，卻何止于錯也！

荀、楊語性，已是下愚不移。宋儒又强分个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謂氣情才皆非本性，皆有不善，另有性善之本體，在「人生而静」以上，奚翅西來幻指！　一唱百和，學者靡然宗之，如通國皆醉，共説醉話，使醒人何處置喙其間？　噫！　可痛也！

氣情才辨

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　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一而已矣。

性之善不可見，分見于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亦有善而無惡。此孟子之説，即孔子之旨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曰：「是豈人之情也哉？」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曰：「非天之降才而殊也。」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是知氣無不善，而有不善者，由不能直養而害之也。

曰「平旦之氣」，則雖牿亡之後，而其所爲善者，固未始不在也。凡讀《孟子》者，宜皆知其解矣。使孟子而非知道也者則可，孟子而知道者，何得輕變易其説以相誑惑乎？

且孟子兢兢不敢言性有不善，並不敢言氣、情、才有不善，非有他意，直欲四路把截，使自暴自棄一輩無可藉口，所謂功不在禹下者。宋儒既不敢謂性有不善，奈何轉卸罪氣質，益分咎才情！情、才、氣有不善，則性之有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説者立幟也，而可乎？無論誣人誣天，畔孔、孟而黨荀、告，爲萬萬不通之論。就使其説皆當，要于性教奚補？祇多開門徑，爲下愚得自便耳。嗚呼！其亦勿思之甚矣。

告子之説似中正，然大有便于愚不肖；孟子之説似偏執，然大不便于愚不肖。此聖學異學之别也。然孟子之説，實至正無偏，與孔子之旨脗合。子言相近，則皆善可知，有不善則遠矣。但孔子卻説得渾融，不若孟子之直捷耳。要其指歸，則一而已。後儒無識，罔欲調停孟、告之間，就中分出氣質之性，以謝告子；分出本體之性，以謝孟子。不知離卻氣質，復何本體之可言耶？又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于氣，故皆有善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皆矛盾之説也。

程子曰「性即氣，氣即性」，是矣；而又曰「人生氣禀，❶理有善惡」，何耶？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不善，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將告子情事，和盤託

❶「人生」，原誤作「生人」，據《二程遺書》卷一乙正。

出。解之者曰：「是蓋言生之謂性，所謂氣質之性也。」是固然矣。冤哉！質氣何以獨蒙惡聲耶？吾未之前聞也。故程、朱注「性相近」句，並以氣質當之，是告子言性，反與孔子合矣。告子之言，果合于孔子，則孟子之言，果悖于孔子矣。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承上章而言，蓋言習也。謂夫習成而不變者：上知習于善，必不移于不善；下愚習于不善，必不移于善。言相遠之中，又有此二者不相移易；自非然者，雖遠可移。此夫子之旨也，即孟子倍蓰無算之説，卻與性何預？且于才何預？故陽明子謂「是不肯移，非不可移」，斯言當矣。而程子于「不移」字中，添一「可」字便滯。又曰「語其性則無不善，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不益支乎？朱子則統以氣質之性言之，謂「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非習所能移者」。子本言習，朱子偏以誣性，程子更以誣才，其乖謬如此。

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力非才耶？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此「欲」字兼才情言，其爲無不善，昭然甚明。故孟子亦曰：「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孔、孟之言，若合符節。而諸儒樂相違異，奚爲者也！且子既以相遠屬習，孟子既以不可與言，不足有爲屬之自暴自棄，已極分曉，奚患無與桀、跖分過者，而重以誣情、才、氣質乎？

《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氣、情、才皆善，而性之無不善，乃可知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而況才、情、氣質乎！氣、情、才而云非

性，則所謂性，竟是何物？非老之所爲無，即佛之所爲空矣。故張子謂「性通極于無」，程子謂「才說性便不是」，其供狀也。彼自以爲識得本然之性，而已流于佛、老而不自知，斯賊性之大者。

今夫心之有思，耳目之有視聽者，氣也。思之能睿，視聽之能聰明者，才也。必欲冥而思慮，黜而睿智，以求心之本體，收而視聽，杜而聰明，以求耳目之本體，安得而不禪乎？故踐形即是復性，養氣即是養性，盡心、盡才即是盡性，非有二也，又烏所睹性之本體者乎？要識本體之性，便是蒲團上語。此宋儒之言，孔、孟未之嘗言也。

且告子止說一性有不善，孟子猶深闢之。諸子猶以爲未足，紛紛指情、才、氣之不善，以盡削其輔，而性益孤危無所恃。善伐樹者，先伐其枝，而本隨之，此司馬翦魏之計也。甚矣，諸子之巧于滅性也！雖張子謂「學先變化氣質」，亦不是。但可曰「變化習氣」，不可曰「變化氣質」。變化氣質，是變化吾性也，是杞柳之說也。在孟子則第曰「善養」，曰「無暴」耳。使諸儒學識更出孔、孟之上，則吾有所不敢知；若猶未也，請一衷于孔、孟之言。

氣稟清濁說

蔣書升曰：「子言性，深得孟子勉人爲善之旨，有功於天下後世甚大。然驗之吾人氣稟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子又安得而盡誣諸？」

某曰：「氣之清濁，誠有不同，則何乖性善之義乎？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

無不善。有不善，乃是習耳。若以清濁分善惡，不通甚矣。斯固宋人之蔽也。氣清者，非聰明才智之謂乎？氣濁者，非遲鈍拙吶之謂乎？夷考其歸：聰明材辨者，或多輕險之流；遲鈍拙吶者，反多重厚之器。何善何惡，而可以此誣性哉！觀于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

「然則氣清者反不善，而氣濁者反善歟？」

「亦非也。清者恃慧而外馳，故常習于浮；濁者安陋而守約，故常習于樸。習于樸者日厚，習于浮者日薄。善惡之分，習使然也，於性何有哉！故無論氣清氣濁，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矣，故習不可不慎也。『習相遠』一語，子只欲人慎習，慎習則可以復性矣，斯立言之旨也。然更古今人千蹊萬徑皆括此『習相遠』一語，可斷後來紛紛之論矣。不意又有告子之三説，故孟子不得已而有言。又不意宋人復有氣稟清濁之説，愚其能已于言哉！」

書升快然曰：「異乎所聞。吾固疑氣稟之有清濁也，又烏知清濁之無關善惡耶！《中庸》有云：『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與柔，必明必强。』非即吾子慎習復性之説乎！愚柔且然，况强明者哉！《中庸》可謂善語性矣。如是言性，雖終日言可也。」某曰：「善。」

乾初先生別集卷九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瞽言四

原教

孟子道性善，正爲天下多不善人，故爲此言喚醒之，俾亟反於善耳。使舉天下更無不善人，即孟子可不言性善矣。荀、告、韓、楊各是所見，銖銖較量，可謂愚甚；後儒之説，更極支離。但孟子道性善，是欲人爲善，若但知性善而不能爲善，雖知性善何益？故陽明子又欲合知行，正爲知行已迴分爲二故耳。使世之學者果皆知之即行，行無不知，即陽明子可不言「知行合一」，知行無先後矣。

凡聖賢立教，非有大關係，不苟爲異；非有大證據，不妄自是。學者不深維立言之旨，而苟習其膚陋之説，羣咻無已。如所謂「性有不善」、「氣才情有不善」，與夫「知先行後」、「知行是兩個」，其爲説豈不明白曉易，無愚知皆知之，詎孟子、陽明子之未知，而待後人之喋喋乎？此吾之所謂愚甚也。

蓋孟子道性善，初非謬爲是言，以姑誘人於爲善而無其實者。性善自是實理，毫無可疑。今人只是不肯爲善，未有爲善而不能者。惟其爲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無不善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

哉？所不爲也。旨哉！孟子之言。故凡人之爲善，皆徐行之類也。今如欲欺人，而辭曰「我不能」，其可也；而曰「吾不能不欺」，可乎？與人争，而辭曰「我不能」，其可也；而曰「吾不能不争」，可乎？故無欺則忠矣，無争則和矣。内忠而外和，雖違道不遠矣，性善故也。不能孝弟，將能不孝弟乎？不能不好犯上，不好作亂，將能好犯上作亂乎？嗚呼！今之爲不善者，皆自棄其所可能，而强爲其不可能，以自誣而誣天下，真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夫仁者，心德之全，而聖功之極粹者也。而孔子恒易言之，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此無異故，由人性無不仁焉故也。知仁之性，則可以知禮義智之性矣。故人但知孟子之言性善，而不知孔子之言性善更有直捷痛快於孟子者，人第不察耳。雖然，性善矣，尤不可以不勉也。故孟子諄諄教人擴充，教人動、忍、存、養，教人强恕、强爲善。如此類，不一言而足。猶之五穀，雖云美種，然不耕植，不耘耨，亦無以見其美。此孟子盡心知性之旨也。

蓋孟子言性，必言工夫，而宋儒必欲先求本體，不知非工夫則本體何由見？孟子即言性體，必指其切實可據者，而宋儒輒求之恍惚無何有之鄉。如所云平旦之氣、行道乞人之心與夫孩少赤子之心、四端之心，是皆切實可據者。即欲求體，體莫著于斯矣。蓋孟子分明指出氣、才、情之善，以明性之無不善。而宋儒將氣、才、情一一説壞，甚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才説性，便已不是性矣」，則所謂性竟

是何物？惑世誣民，無若此之甚者。猶各侈然自以其說直駕孔、孟之上，此尤可痛哭流涕長嘆息者也。嗚呼！且不有孔、孟之言，又何有陽明之言乎！此尤可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子曰性相近也　二章

聖人辨性習之殊，所以扶性也。蓋相近者性也，相遠者習也。雖相遠之極，至於不移，而性固未始不相近也，焉可誣乎？夫子若曰：人之性，一而已，本相近也，皆善者也。烏有善不善之相遠者乎？其所以有善有不善之相遠者，習也，非性也，故習不可不慎也。習相遠矣，雖然，猶可移也。《書》稱「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是也。善固可自矜，而不善固可自棄乎？若夫習成而不變者，唯上智下愚耳。上智習於善，必不移於不善；下愚習於不善，必不移於善。蓋移之，則智者亦愚，愚者亦智；不移則智者益智，愚者益愚。唯其習善而不移，故上智稱焉；唯其習不善而不移，故下愚歸焉。習之相遠，又有若斯之甚者。故習不可不慎也，而性則未有不相近者也。

夫子之言性如此。抑孟子道性善，實本孔子。後儒妄生分別，謂孔子所言，氣質之性也；孟子所言，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無不善，而氣質之性有善有不善：支離如此。夫有善有不善，是相遠，非相近也，是告子之説也。如是言性，可不復言習矣。

大抵孔、孟而後，鮮不以習爲性者。人豈有二性乎！二之，自宋儒始。既分

本體與氣質爲二，又分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爲二，不惟二之，且三之矣。若謂孔、孟皆見其偏，而張、程氏獨見其全，尤極狂悖。彼自以調停孟、告而得其中，抑子所云「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憚也」。

性習圖

上智
習善不移爲
移于惡即非
異端
習于詭異爲
反于常即是
性
曲學
習于一曲爲
是即歸于正
下愚
習惡不移爲
移于善即是

子曰：「性相近也，皆善者也。習相遠也。」始有善不善之分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蓋言習也。言相遠之中，又有不移者。習善爲智，習不善爲愚。習善不移爲上智，習惡不移爲下愚。此智愚上下之所由分別也。

陽明子曰：「只是不肯移，非不可移。」

性習圖詠

性近如一家，習遠如萬里。當其未分途，堯跖本密邇；偶岐南北轅，燕越隨所詣。萬里雖云遙，回身道即是，轉移一念間，聖狂真忽爾。惡胡可自棄？善亦安足恃？惟上智下愚，執心堅石比，爲善若勿及，爲惡日無已。没身不移易，上下天淵矣。王云「不肯移」，斯言有至理。儒俗

遂成訛，紛紛奚所止！千秋孔孟心，滅没竟誰啓！

侮聖言

孟子道性善，惟欲人爲善。爲善，則知性善矣；若不爲善，雖知性善，何益？故陽明子欲合知行，以爲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此言正爲道性善下鞭策也。若見善不遷，知過不改，雖悟知行合一，何益？

陽明固云：「會得此旨，即説知行是兩個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此旨，即説是一個，濟得甚事，只是閑話。」陽明之言，極爲痛切。凡理會聖賢言語，並須默體之身心，若孝子之視無形，聽無聲，始有實得。如只憑意見翻駁，真是侮聖言也。

今學者紛紛，必欲説「性有不善，氣情才有不善，知先行後，知行是兩個」，固可笑矣。即灼見得性無不善，氣情才無不善，知行合一，知行並進，知行無先後，言甚鑿鑿，顧不知自反之身心力行，果何如也。

無欲作聖辨

陳確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耳。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聖人之所欲也，聖人能不縱耳。飲食男女皆義理所從出，功名富貴即道德之攸歸，而佛氏一切空之，故可曰無，奈何儒者而亦云耳哉！確嘗謂人心本無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他日致友人書云：「絶欲非難，

寡欲難；素食非難，節食難。」確每自體驗，深知之。是知異端偷爲其易，聖學勉爲其難，邪正之分，端在于此。而周子以無立教，是將舍吾儒之所難，而從異端之所易也，雖然不禪，不可得矣。其言無極主静，亦有弊。學者只從孔、孟之言儘有從入處，何必又尋題目，多爲異端立幟乎？

又曰：欲即是人心生意，百善皆從此生，止有過不及之分，更無有無之分。流而不反，若貪愚之俗，過于欲者也。割情抑性，若老、莊之徒，不及於欲者也。賢人君子，於忠孝廉節之事，一往而深，過于欲者也。頑懦之夫，鞭之不起，不及於欲者也。聖人只是一中，不絶欲，亦不從欲，是以難耳。無欲作聖，以作西方聖人則可，豈可以誣中國之聖人哉！山陰先生曰：「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而其無過不及者，理也。」斯百世不易之論也。

學解

學未始廢讀書，而不止讀書；讀書未始非學，而未可謂學。讀書而不知學，與博弈何異？而今之士者，但知以讀書爲學，深可痛也。舉子之學，則攻時藝；博士之學，則窮經史，搜百家言；君子之學，則躬仁義。仁義脩，雖聾瞽不失爲君子；不脩，雖破萬卷，不失爲小人。士果志學，則必疑，疑必問，曾芻蕘之勿遺，而況煌煌古訓乎！何當以不能讀書爲慮哉！非然者，不讀書，懵；多讀書，猶懵。惡可以言學？

善夫朱子之釋學，曰「效也，覺也」，又曰「習其事也」，其言學審矣。凡書之言學

者，皆可以推之矣。

往讀鄉前輩黄貞父「終日不食」節文，以力行詮「學」字：「思不如學」，猶云「知不如行」。以此見前輩雖工時文，不苟附會。求之今人，雖學道者或未解此，不已異乎！

至相傳要訣，以半日静坐半日讀書爲爲學之法，然乎，否與？《孟子》之「必有事」，《中庸》之「須臾勿離」，讀書耶，静坐耶？禪和子受施主供養，終日無一事。嘗半日打坐參禪，半日誦經看語録，便了卻一生。使吾儒效之，則不成樣矣。學人所處，子臣弟友，不一其職；所遇，貧富順逆，不一其境，而貧苦者恒居什七。日用工夫，各有攸宜，而欲限定半日静坐，半日讀書，無論非爲學之要，即衡量事理，亦未云通。大舜耕田號泣，加以陶漁廩井之事，靡勿躬親，讀書静坐，諒所未遑，而千古推爲學宗。况吾儕小人，何敢優游廢日耶！

吾願學者素位而行，毋弛正己自得之功，暇則讀書講義，倦或散步行歌，以當静坐。要之，皆無失素位中事。意者有事勿忘之學，庶其無大繆于此乎！

學　譜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子仁問陽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曰：「學以去人欲，存天理。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只説得學中一事，亦似專求諸外了。」「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註「文爲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則學文亦是行，非讀書也。「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

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古之學者爲己。」「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濂溪曰：「學顏子之學。」

伊川曰：「學以正其心，養其性而已。」又曰：「學以鞭辟近裏，切己而已。」

子厚教學者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爲先。

晦菴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

象山曰：「學先辨志。」又嘗自言：「所學只是切己反求，改過遷善。」劉先生曰：「直如此端的。」

敬夫曰：「學莫先義利之辨。」

陽明曰：「學莫先於立志。」又曰：「學只是致良知。」從吾道人曰：「所謂良知，只是能知過；所謂致良知只是能改過。」

劉先生曰：「學莫先於自知。」確云：自知謂知過。又曰：「無心外之學。」又曰：「聖學之要，只在慎獨。」又曰：「學須有決爲人、不爲禽獸之志。苟不辨此志，則講說領受，俱是回護禽獸機穽。即良心乍呈，亦如鬻去家產，偶復從此經過，雖眼眼認得，不爲我有。」又曰：「學務遜志下人，隨處求益。」又曰：「學貴自得師。」又曰：「學貴闇脩，聲塵一些不露。」又曰：「遷善改過，是學者獨步工夫。」

開美曰：「自朝至暮，飲食起居，語默動静，皆所謂學。」又曰：「遷善改過，學者作聖之功。」

吴裒仲言：「近日所學，惟事事不輕放過。」考夫云。

與劉伯繩書

去秋晤西泠陸景先，云兄體已漸佳，又合之周子和之言，周得之成夫，以爲必非妄者，故深信而喜之，釋然若積疴之去弟體。及讀尊教，乃謂不惟無減，而且有增，是何語耶？使我馳念無已。病亦有性情，其消息往復之機，默自體驗，可徐收批郤導窾之功。不然，且屏棄藥餌，並《遺書》、《年譜》事一齊放下，澄懷静養，以待春回，猶爲不失中策。先生云：「治疾不效，治之以不治，便是舜格有苗手段。」斯言最可味。今之醫家，能生人者，千無一焉；古亦無之。能不殺人者，百無一焉；而工殺人者，且十居八九。吾乃輕以不貲之身付之，如託六尺於莽、操，遺體行殆，不孝孰大焉！又好以耳目役其憧憧之心，庸醫之攻械百端，而臟腑復多内應之賊，雖欲不日增，不可得矣。輯《遺書》，訂《年譜》，在兄分上，爲必不可已之事，在今日貴體，爲必可已之事，舍此又何事乎？雖行善事，而强以力之所不能爲，便是浮僞。浮僞便是惡，非善也。一身之緩急輕重，若權衡之不爽，方爲知學者。今學者皆是「之其所而辟」焉耳。

弟三四月間，以母病經營，神志忽忽，百事遺忘。六月寄子和書，又録《氣情才辨》並《侮聖言》篇奉正，而不自知其複。

耄及之狀，于斯可見。不意春初寄朗思者，已蒙批示之詳如此，滋溷静攝，不安彌甚。弟所言皆是老實話，欲我同志日體之日用，而無徒託之空言也云耳，烏有所謂新奇之議也！弟嘗欲一登古小學，盡攜所述，焚告先生，使確有分毫立異之心，願先生之靈立時殛死，以懲敗類。即弟之身未得至古小學，而弟之心則無時不與先生相對。先生之靈，洋洋滿天地，其又能容此狂悖無知之某於門墻之内矣乎！稍知自好者不爲，而謂弟之愚懦而敢出此乎？

至于千慮之一，諄諄向知己言之，又自有深意，非强辨也。餘幅所具，極爲詞費。因尊教肫切，不敢自外，略疏所見如此，亦欲吾兄推此類，一徹前蔽，光復心體，或亦袪病之一助云耳。暇時略一寓目，倘以爲無當，即付之祝融，切勿細作答。或俟道體康復後，終賜之教，亦所甚願，總毋留意，必於心可也。

詳味前後手教，尚多影響剽竊之説。大抵吾兄工夫，猶未離語言文字間，故有此病，苟能切實反求，則自無此矣。恃愛，敢質言之，知不以爲罪也。

來教謂「止就氣質言，便萬有不齊，安得遽謂之善」，此蔽於習聞習見，而未嘗一反而思之，故云耳也。宋儒既以氣質之性釋「性相近」句，今云「萬有不齊」，則相近之謂何？亦勿思之甚矣。大抵兄所謂氣質，指習氣説，正宋儒之所誤認者。習自相遠，以習爲性，何翅千里！先生所謂「人只有氣質之性」，謂氣質亦無不善者，指性中之氣言。性中之氣，更何有不善耶？陽明亦云：「性之善端在氣上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如是則雖曰

「氣質即義理」，亦無不可，❶猶云「性即理也」。弟實未嘗有氣質即義理之説，因兄屢提駁此語，故復爲拈出。蓋孟子言心言情言才言氣，皆是言性，分之無可分。程子曰「性即氣，氣即性」，是也；而其所以言性氣，則非也。宋儒之言，處處爲告子洗發，真是千秋知己。以不善誣情才，兄既不能爲宋儒解矣，尚復何疑于氣質耶？蓋指習氣言，即不當以「氣質之性」四字成文；既以氣質屬性，何得又以不善誣之？此等處極易分曉，而宋儒茫然，前無孔、孟，後無來學，任臆胡説，是可痛恨耳。誣氣即是誣性，是明助告子攻孟子，不敢不力辨也。

來教以弟引孟子「存心」、「求放心」等語爲道性善本旨，而不言性善之體，此亦蔽於習而不思之故也。性即是體，善即是性體。既云「道性善」，又云「不言性善之體」，豈非騎驢覓驢乎！「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脱胎來者。兄謂《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❷此誣之甚也。❸皇降、天命，特推本之詞，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即屬氣質，非本體乎？以詞害意，便動成隔礙。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才説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性而容説者，恰好在何處耶？較佛氏之説，更加玄幻矣。此言體之大惑也。《樂記》「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❶「亦」，惜本作「必」。
❷「言」下，惜本有「之」字。
❸「此」，惜本無。

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本《荀子》，曾何足憑！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後之言性體者必本之，此大怪異事，正弟所欲亟辨者。後儒口口説本體，而無一是本體；孔、孟絶口不言本體，而無言非本體。子曰「性相近」，則近是性之本體；孟子道性善，則善是性之本體。而此本體固無時不在，不止于人生而静之時也。如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❶乍見孺子之心，以至四端人皆有之心，皆指本體言也。曰「平旦之氣」，則雖牿亡之後而吾性之本體亦未嘗不在也。曰「乞人不屑，行道之人弗受」，則雖下流行乞之徒，而吾性之本體亦未始不在也。則亦何時何處而非天命皇降之體乎？學者惟時時存察此心，即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着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个「人生而静」之時，所謂天命而性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正尊教所謂「即得之，亦只在名理衡量，於坐下毫無裨益」者也。無論人生而静之時，黝然穆然，吾心之靈明毫未間發，未可言性；即所謂赤子之心、孩提之愛，稍長之敬，亦萌而未達，偏而未全，未可語性之全體。必自知學後，實以吾心密體之日用，極擴充盡才之功，仁無不仁，義無不義，而後可語性之全體。故曰「成之者性也」，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宋儒既不解「繼善成性」、「盡心知性」二節文義，朱子云：「盡心由於知性。」奈何言性？先生云「繼善成性指人心説，非泛指造化事」，已一語道破。心外豈復有工夫乎？知繼善成性爲工夫，則

❶「不忍人之心」，「人」字原脱，依《孟子·公孫丑上》補。

雖謂「繼善成性是本體」亦得。猶陽明云「或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亦得。蓋工夫即本體也，無工夫亦無本體矣。今弟以繼善成性爲體道之功，責成人心，字字着實，性體始不落虛。若謂是皇降之本體，泛指造化事説，虛無窅邈，使人從何處體驗！細心推究，二説之是非邪正，不辨自明矣。

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吾儒只曉得有生以後、未死之前的工夫。佛氏言雖精深，卻無把捉；吾儒言雖粗淺，卻可持循。人生而静之體，弟之愚誠不足以知之，亦不欲知之也。此尤是性學一大關係，吾儒與二氏之教虛實通蔽相判處，不敢不力辨也。

來教謂：「工夫有精粗微顯，精可該粗，粗不可該精；微可合顯，顯不可合微。」以爲精微之功，無過無欲主静，觀未發氣象、居敬存養、察識端倪等項，而弟俱闢之爲禪，以爲弟罪。此亦蔽于習而不思之故也。朱子初由察識端倪入，久之無所得；終歸涵養一路，則亦既知其非矣。居敬存養，自是聖學，弟未嘗以爲禪而闢之也。然居敬即是存養，亦非有二。觀未發氣象，自是雜禪，先生嘗對開美言之。無欲主静，則濂溪之教門，而朱子固以「静」字偏，易以「敬」字。至「無欲」二字，則弟之所深闢者，兄乃以爲千古作聖之旨未有易此，何其誣也！周子以前，不言無欲，未嘗無聖；周子以後，競言無欲，不多見聖。先生《原心章》：「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而其無過不及者，理也。」兄以爲此有爲之言乎，喫緊之言乎？蓋天理皆從人欲中見，人欲正當處，即是理，無欲又何理乎？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佛氏無

善，故無欲。生，所欲也，義亦所欲也，兩欲相參，而後有舍生取義之理。富貴，所欲也，不去仁而成名，亦君子所欲也，兩欲相參，而後有非道不處之理。推之凡事，莫不皆然。即兄所指「酒色財氣」四字，二氏惟恐不遠之，若仇讎然；君子則何嘗一概謝絶，但無適而非理耳。如不爲酒困是酒中之理，不淫不傷是色中之理，不辭九百之粟是財中之理，不遷怒是氣中之理，雖指爲道中之妙用，奚爲不可？太王好色，公劉好貨，文王、武王皆好勇，固是孟子曲誘時主之言，卻正是近情之言。所欲與聚，推心不窮，生生之機，全恃有此。而周子以無立教，非禪而何？五倫悉是情種，佛則空之，萬物皆吾同愛，老則遺之，故曰無。儒者亦云爾乎？

兄又引克己寡欲之訓以爲證，皆不合。言寡欲，則非無欲可知，猶《易》言節飲食，非教人廢飲食也。克己亦非無欲義。克其非禮之己，而真己自在，安可克耶？故曰「爲仁由己」，曰「欲仁仁至」。克者，勝之之辭，非滅之之詞。欲勝理爲小人，理勝欲爲君子，絀欲從理，儒者克己之學也。世俗流而不反，以至于縱，二氏一切空之，以至于無，兩病正相等，要是其詐耳。二氏乃多欲之甚者，卻累離塵，以求清静，無欲之欲，更狡于有欲。而曰長生，曰無生，妄莫大焉，欲莫加焉。正齊宣所云「將以求吾所大欲」者，何云無欲？真無欲者，除是死人。此尤吾學與異學人禽分別處，不敢不力辨也。

來教又罪弟謂「書不必讀」，弟何敢爲是言耶！《學譜》具在，可覆視也。但世人專以讀書爲學，流毒無已，故不得不痛

切言之。而兄乃引子路「何必讀書」二語，以誣孔門明以讀書爲學，則何可訓也！子路之言亦未嘗錯，但出一時遁詞，而非子路使子羔之本意，亦非夫子不欲使羔之意，故不斥其非，而但惡其佞耳。夫子何嘗以讀書爲學，而並罪以土苴聖訓耶？蓋習俗移人，自昔已然，必當時亦有以讀書爲學之蔽，故子路因論使宰斥言之，夫子亦不欲與之深辨，其意可見。試歷舉《論語》所謂學與好學者，一審思之，則「孔門以讀書爲學」一語可立破。至「半日静坐」之説尤誕，更不待辨。

來教謂「只在誠身素位做工夫，未免鹵莽粗浮之病」。不誠不素則有之，烏有素位誠身之學，而猶病鹵莽粗浮者乎？弟謂《中庸》學問莫精于一「素」字，此他書所未及者。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筆削，皆是素位之學。素位是戒懼君子實下手用功處。子臣弟友，字字着實，順逆常變，處處現成，何位非素，何素非道，雖欲離之，不可得矣。所謂慎獨者，慎此；所謂致良知者，致此。知得素位徹，是明善；行得素位徹，是誠身。精微細密，孰過此乎？學者惟不肯切實體驗于日用事爲之間，薄素位而高談性命，故鹵莽粗浮耳。行素以誠身者，寧有此病也？

兄又謂「誠身指本體言，非功夫；素位亦得手學問，非工夫。故誠身必由明善，素位必由正己反求」，説益支離。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猶謂非工夫，可乎？故明善亦誠身中事，非有先後也。曰擇曰執，以爲工夫，莫全于此矣。《素位章》開口説「素其位而行」，已將全章之旨一語道

盡，下節不過反覆申明素位之義耳。素位之外，無工夫矣。素位而行，即是正己，不願外，即是不求人；素位而行，即是居易，不願外，即是俟命。素位不願外，故失即反求，非素位之外，又有所謂正己反求之功也。謂素位非工夫，又從何着落一「行」字乎？

兄看書率多拘蔽，如引皇降、天命、克己、寡欲、子路等語，俱未得正解，不可不慎。弟於書義，亦烏敢云盡通，所確然不惑者，要未能十之一二耳。如前所疏數段，則似略有所見，非苟然者，願一思之。

兄終教又惠然進弟以「虚心理會古人之言，直勘到此心此性、吾命吾天、至微至密處」，若欲弟兼收佛氏上一截工夫。弟之愚昧，萬不敢當嘉命。弟則只是下學耳，下學工夫，只是素位耳，然且言而不行，况敢希上達乎！後儒材智萬萬不及孔子，猶曰「下學而上達」，「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以合之詩人「切磋琢磨」之説，則學問工夫似必由粗而精，與吾兄精可該粗、粗不可該精之旨正相反。故曰：「灑掃應對進退，即是上達工夫。」

兄前答仲木書，有「舍倫常日用更無性命」之語，弟甚服卓識。今所以教弟者又如此，何其忠仲木而欺不肖弟乎？豈將抑仲木之過而進弟之不及耶？雖然，恐猶未離乎聞見之蔽也。如兄欲至京師，必先自越城發足，烏有先見京師而後發程之理？若只據圖披索，一覽斯盡，何煩推勘，要豈得爲真見耶？推之凡事，莫不皆然，而復何疑於斯道乎？天命精微，今學者之所熟講，雖弟之愚，亦得竊聞一二。

正如「京師」二字，人人知之，只未嘗一至之耳。孔子五十而知命，❶似不如是，其得力正在下學也。願兄益致力於庸，毋徒爲紙上誇言所誤，吾道幸甚！

弟於先生，無言不悦，惟誠意、已發、未發之説雖極精純，然弟意欲且存而不論。蓋《大學》斷是僞書，而《中庸》所言尚多出入。亦猶陽明之説格致，合知行，可謂切實不誣，然遂欲以發明《大學》之教則不可。此又弟一寸血誠所必欲瀝之先聖先師者也。

末幅見示《遺書》事，最得慎重不自專之意，然兄於先生集既已有所刪削矣。夫其異同之甚與泛然酬應者可去，則偶筆之誤，先生所不欲遺之後人者，亦皆可闕也。陽明云：「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爲貴。」又曰：「有愛惜文詞之心，便非刪述手段。」況先生之言，尤千秋萬世之矩矱乎！何可不慎？然兄病體，願且絶意斯事。至弟所辨，尤當高庋之，勿一稍動其心，俟康强後終教之未晚也。弟嘗欲於《素位章》增一語云：「素疾病行乎疾病。」分毫未循理，便失素位本色，況遺體行殆乎！弟數千言中，無如此一語之最切要矣。千萬珍重！

答朱康流書

拙稾歸，兩辱書教，適與欲爾有半邏之役，怱怱未及答。歸而齋心三復，無不近情切理，中又徐分其合與不盡合者，而一一詳教之，如以醇飲人，不覺自醉，弟何

❶「命」上，惜本有「天」字，宜從。

能復有言！學問之事，誠非弟所宜言，尤非今日之所宜言。言之非其人與非其時，多見其不知量耳。況弟之所攻者，又間代之大儒，世所爲孔、孟奉之者乎！此無愚智皆知其妄，兄獨不以爲罪，而反許其情、才、氣之説，誠非弟之愚之所敢望。

至云「情、才、氣之善，必有自來，不得不推本天命」，尤洞識性要之言。雖斯人之耳聽目視，手持足行，何莫非受之于天者，而况才、情、氣質乎！知才、情、氣之本於天，則知所謂天命之性，即不越才、情、氣質而是，而無俟深求之玄穆之鄉矣。惟《中庸》言天命，仍不離乎日用倫常之間，故隨繼之以率性之道；尤不可忘戒懼慎獨之功，故又終之以脩道之教。三語一直貫下，非若《樂記》分天與人而二之也。二、三節正詳言脩道之功，四節又指喜怒哀樂以明之，分明是言感物而動之心，非言人生而静之性也。蓋性本中和，然非戒懼慎獨，則無以致中和；非致中和，則無以位天地，育萬物；非位天地，育萬物，則不可謂之盡性至命；非盡性至命，則亦未可謂之知性知命矣。故《易》曰「成之者性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孔子之聖，五十始知天命；子貢之賢，終身不聞性天。何若是其難哉！彼其所謂聞之而知之者，實以身盡之至之之謂也。世儒不善理會，見《中庸》首言天命之性，便謂學者莫先知性知命知天，終日説鬼説夢，窮玄極渺，雖虞廷之精一，幾無以過之，至考其日用戒懼，調節喜怒之功，則又置而不講，是猶適京師者，不登程而自謂已至也，可乎？

尊教又取《樂記》「人生而静」之語，即

同「維皇降衷」之義，則愚未敢以爲然。《書》稱「皇降」正兄所謂「不過推本言之」，而《樂記》則異是。蓋推本言之則可，推而遠之則不可。本民性于皇降，猶本人身于親生已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此親生之身。爲人子只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便是體受歸全之孝。若咬定「親生」二字，終日呆想受胎之時若何受氣，若何受形，如此癡況，雖剖母腹而觀之，恐見不明白；雖見得明白，要於人子身上何益乎！今人咬定「天命」、「皇降」四字，終日懸想「人生而静」以上體段者，何以異此？若孟子之言性則不然。只言孩提之愛，稍長之敬，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與夫乞人行道、不屑不受之心而已矣。是心也，雖是感物而動之心，然人也而天在焉，非是則僞矣。是乃所謂天命皇降之體也，何嘗有玄渺不容説之奥旨乎？然愛親敬長，猶性而未全，必須學問；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❶亦性而未至，必須擴充。要雖仁至義盡，豈於天命之性有加毫末耶？是故外天命則無人功，而離人功亦更無天命矣。故曰：推本言之則可，推而遠之則不可。《樂記》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已將天與人判然分作兩橛，非推而遠之何？故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纔説性，便已不是性」，由此其誤也。於是五百年來，學者皆知有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之分矣。其言本然之性，則佛氏所謂父母未生前是也。其言氣質之性，則告子所謂生之謂性是也。而孔、孟之性學，

❶「羞惡」上，原衍一「辭」字，據文意删。

于是不復明于後世矣。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吾未見力不足者」，是性近斷案。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曰「不爲也，非不能也」，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是性善斷案。而宋儒紛然言才、情、氣之不善，且誣子言相近是指氣質之性而言，以二孟子于孔子，尤爲怪絶。此等繆論，某安能嘿嘿而已乎！

尊教又云「不究極言之，則無以盡性；不推本言之，則無以盡性而至命」，則是以性、命爲二也。弟則謂盡性即所以至命，非有究極推本之分也。

又云弟詳於人倫，略於天道，詳於踐履，略於討論，則弟何能詳於人倫而詳于踐履乎！若夫略于天道，非略之也，不敢妄言天道也。略于討論者，非略之也，不敢泛然討論也。

又云「以上達一截，推與禪學，不可」。上達豈禪學哉？無下學而上達者，乃所以爲禪學也。又云：「以格致爲不足事。」弟非以格致爲不足事也，第未正脩而先格致，非墮於佛氏之空寂，必流爲末學之支離，斷乎不可也。譬如亂後而至京師，風波荆棘，不容不訪，但走在路上，雖至愚極蠢之人，必能問訊，必能到京。若終日坐在家裏，雖聰明强記之人，將兩京十三省路程稿子倒本爛熟，終亦何益！後儒格致之學，大率類此。此古學之所以終不可復也，不亦悲乎！《繫詞》云有極，周子偏云無極，《易》云「動静不失其時」，周子偏云主静；孟云寡欲，《禮》云「欲不可縱」，周子偏云無欲：故云禪學。何可與無求不願

外之言相溷？推此，則凡二氏與形家近理之言又何容詭託耶？猶兄集云「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亦無獨不是之兄弟」者，豈父母果無不是，兄弟果無獨不是耶？但必不可曰「人子是」，則父母之無不是，信矣。在兄必不可曰「兄是」，在弟必不可曰「弟是」，則兄弟之獨無不是，又信矣。君子立言，務正其大端，則其細末自不容不略。兄言非不和平，恐未免流弊；弟言非不偏執，終少流弊。愚見如此，敢終質之高明，伏惟駁正。

書後

昔象山嘗自喜其文，如「辨無極」二書、《王荆公祠堂記》、《經德堂記》，沾沾示學者知之，若惟恐其言之不見知于世，當有不得已焉者。今觀其文，《祠記》未能無偏，「辨無極」，理甚正，顧於學亦無大關係。而余之所論，則似有大于是者。陽明言格致，發明知行合一之理，有功於天下後世甚大，與孟子道性善同功，後有作者，勿可易矣。

確遭時又不及二子，而躬行之闕，尤負慚于二子遠甚。語曰：「無徵不信。」雖所言滋非得已，而學者之蔽于習俗久矣，且莫悦于二子之言，又况肯降心于確之所言矣乎！顧其言之是非曲直，則有目者共見，有心者共知。吾終不忍薄待斯人，而謂天下之大終莫有諒予心者。孔子大聖，且不能不聽知我罪我于後之人，而况如確之迂愚者哉！

於是自論葬、辨學外，輯其説之有關世教者若干篇，附《瞽言》之末，以正于世之有意斯文者。

乾初先生别集卷十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講義一

顔子好學解

或問：顔子之好學何如？

曰：顔子之好學，反己而已矣。所謂不違不惰者，皆反己而已矣。反己，故常見己之過，故不貳也。反己，故不見人之過，故雖怒不遷也。常見己之過，故忘其善與勞。忘其善與勞，故不知己之能與多，有與實。故曰：「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非顔子之爲謙也，善下也，反己之學然也。曾氏之三省，可謂勤矣。雖然，未若顔子之至也。彼故無時而勿省也，無事而勿省也，故曰：「今也則亡。」蓋弟子之反己者，未有若彼之儷者也。

吾嘗聞顔子之言矣，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舜與回之事，至相反也，而欲比而同之，何也？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而顔子固曰：「有爲者亦若是。」吾不知其所謂有爲者何指也，舉賢與？放凶與？嗟乎！此顔子所以爲好學之至，而非常賢之所能及者也。夫舜之所以爲舜，好學而已矣；舜之所以爲好學，反己而已矣。於何知之？於舜之事親知之。夫舜之事親，可

謂至矣。耕于歷山，五穀之美者備矣；漁于雷澤，水族之鮮者畢陳于前矣；陶于河濱，器用給矣；販于負夏，遠方之珍味咸致矣。然且年三十而不能有其室，獨專心致志以養其父母弟而已矣。宜父母弟之我愛，而父母弟勿之愛也。然則雖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雖舜亦可無疚于斯言矣。而舜不敢也，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即以舜而求得親，易耳。惟父母之意之所向而逢迎之，雖頑嚚必喜。然此諂臣媚子之爲，非仁孝之所敢出也。且以頑嚚之親而又逢其惡也，尚忍言哉！故舜之得親，至難也。得親焉，可以止矣，而舜又曰未也，「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夫順親者，使親心之喻于道也。夫以頑嚚之親之未喻于道，而舜猶曰「此吾之罪也」，必蒸乂焉而後敢即安。然則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又何足言哉！所謂明物者，明此而已矣；察倫者，察此而已矣。此真格致之學，而止至善之極功。顔子之所遥企焉而未能者，意在斯歟！意在斯歟！故顔子之所謂有爲者，反己之云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嗟乎！是故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于禽獸奚擇哉！于禽獸又何難焉！」此自反之善者也。雖然，以觀于舜，則爲斯言者，猶與于薄之甚者也。故曰：「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故凡道之未至于舜焉者，皆鄉人之類也。由此言之，雖三代之聖人，其所以異於鄉人者至无幾矣，而况其下此者乎！

或曰：信若子言，則顏子方終身憂之不暇，而何樂爲？陳子曰：惟其能爲此憂也，乃其所以有此樂也。蓋顏子之學，未必即至于舜，而舜之遇適不若顏子。顏路先游聖門，而瞽瞍不畏帝法，斯固顏子之幸，而帝舜之大不幸也。知舜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則知顏子之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矣。且子謂憂之不復能樂者，謂惡之不復有愛耶？

或曰：然則舜進于堯矣乎？曰：惡！是何言哉！舜之道，即堯之道也。故曰：「堯、舜猶病。」猶病者，反己之無時而已也，斯善言堯、舜之道之至者也。故曰：「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然則堯、舜之道惟不自是而已，而何異焉！

或曰：顏子之好學，與孔子之好學，亦有以異乎？曰：雖堯、舜以來，至于孔子，未有以異也，而況親受業者乎！

學而第一疏略

凡聖賢之書，雖分章截句，而意自相發明。所謂時習之學，決自學爲人子、學爲人弟始矣。君子雖無所不學，要必以孝弟忠信爲本，觀下數章可見。旨哉務本之言！知學仁必先孝弟，不當務外，巧令之所以致慨也。蓋內而省諸身，更外而徵諸國，皆不離此忠信敬愛也，而況弟子乎！《賢賢》章是言學一小結，《威重》章又提忠信爲主，取友改過爲功，尤切要示人之語。慎終無改，以卒孝事；溫良恭儉，以爲學鵠。孝，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和不可過，言行無失，敏慎以求之；切磋以精之；知人然後能正有道，

不失親而友勝己，然後能信交來遠，翼孝輔仁，而大厲吾學也。故《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而又何不已知之足愠乎？如是，庶可謂孳孳篤學君子矣。

學孝弟，習孝弟，方可謂善學善習。孩提之愛，稍長之敬，良知良能，不待學習。過此，便須加學習之功。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便是學有間斷，不能時習也。若大舜之五十猶慕，可謂能時習矣。

程子曰「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而謂「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止有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甚誤。孝弟而非性，將悖逆反是性乎？孩提知愛，少長知敬，不學慮之知能反不是性，更指何者爲性？此等皆是程子言性大錯處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分明是孝弟爲仁義禮智之本矣。

懷德章疏

君子懷德，不遠千里；小人惟戀戀鄉土之懷。然君子之懷德，實心切儀刑，非浮慕也。小人亦時依附有德，不過欲藉其名聲，以干寵利；非是，則去之惟恐不速矣。懷土之小人，猶不失樸陋之習；懷惠之小人，更不勝詭匿之情。有德君子，其足爲人所懷者，亦慎防之，毋徒爲小人所賣哉！

學易章疏

學《易》謂欲得《易》之理於身，非誦習之也。不然，以夫子之聖，於書何所不讀，

而況羲、周之舊文乎！夫子已渾身是天道，即渾身是易道，猶不敢自謂已能，而必待學以寡過者，道固無窮，雖聖人不苟自是也。然則道豈易言乎！《易》豈易言乎！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得見不得見，抑揚感嘆之間，致思有恒之意，於卒章三致意焉，而讀者或未之知也。故聖人之學，本於有恒；而有恒之道，存乎務實。實故可久，於有恒奚難焉！若夫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雖欲恒，得乎？故曰：「難乎有恒。」此夫子痛切喚醒人處。

學者惟無意爲善，果有意爲善，愈不可不務實。今之學者，亦欲爲善人，行善事，然往往騖外好高，莫肯切實循理，素位而行，故爲善不終，而善非其善，故喪葬則欲厚于父母，婚嫁則欲厚于子女，交際宴會則欲厚于親知。無弗厚也，則無弗善也。顧每强以力所不能，質產虛貸而力不從心，則終之以薄。虧祖父之傳業，晙子孫之生理；傷孝慈之實，違久要之義；物窮而變，遂與惡鄰。蓋始焉厚所不必厚，必終焉薄所不當薄矣。「不恒之羞」，非其情劣，勢則然也。

是以呰端木之貨殖，而重闢其博施；誅冉求之聚斂，而復非其予秉；宰予昧于從井，微生傷于乞鄰，輕脱舊館人之驂，而重持賢弟子之槨；進夷之之厚葬，安子輿之前喪。參觀而得中道，故富者絀俗從禮，貧者絀禮從力，則務實之理得，素位之義行，其於善，雖終身焉可也。烏有夫不

恒其德者乎？雖然，斯言也，固流俗人之所樂聞，而高明家或多未悟。孔子之嘆爲學聖人君子者發也。倘不蒙賢者之深察，而徒爲不肖者所共喜，亦吾言之不幸矣夫。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説

顔子之問，皆切問也，問其切于身心者而已矣，而豈姑示謙下云哉！我雖能而不知，故問。彼雖知而不能，就其所知，已足益我，故不可不問。苟切于己，雖寡勝多，焉能無問！如非切己，雖多無益，又奚問焉！古聖賢之學，皆切實之學，問皆切實之問，雖牧豎皆我益，何況同志！昔大舜之好問好察，亦如是。此古聖賢之學所以異于尋常萬萬也。

如適京師者，走一程問一程，日日走，日日問，時時疑，時時問，必至京師而後已。雖我之所閲者數千里之程途，彼土人所及知者不過數里數十里之境界，然此數里數十里卻是我足底最切要之路，必不容不問者也，何暇復較量于能否多寡之間哉！即使身已到京，而某衙門、某衚衕、某下處還須一一訪問；雖經過數次，猶恐認未明白，尚須再問也，而何能與多之足恃乎！自起程至京，凡吾所問，不知已歷幾十百人。此幾十百人之足，必無我之轍跡，此幾十百人之胸亦必無我之原委，然何可以此而遺彼也，此顔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之説也，切問故也。如必求能多于我者而問之，是非孔子莫問也，而可乎？親之鞠子也，不能時置之懷；師之教弟也，不能時聚之室。三人同行，必

有我師；不賢識小，子焉不學！ 顔子之問，乃所以爲善學孔子也。

書後

篇中以適京師爲説者，因近日朱康流書來云：「格致之不可不先，辟如亂後而適京師，風波荆棘，不容不細訪。」某答云：「風波荆棘，傳聞可畏，徒阻行期，不若親至其處。相度而行，果決意前往，自有方法。故走在京師路上，雖至愚極蠢之人，必能問訊，必到京師。若終日坐在家裏，雖極聰明强記之人，將兩京十三省路程稿子記得倒本爛熟，竟亦何益！ 古人之學，皆走在路上問路；今人之學皆是坐在家裏問路者。此古學俗學之别也。弟欲先正修于格致者，如欲格孝之理，須先具極其要孝之心，與孝之所已知者，既竭力行之矣，如是而有未通，那得不格致！ 如大舜之於田號泣，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處，正是舜格致憤悱之時，雖天必來啓發之矣。舜之底豫，皆是一點孝心之靈通。故曰：『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今人子自以爲孝而不肯格致，與雖格致而未至者，只是不曾辦得大舜一副篤至之孝思耳。心苟自恕，何所不可；苟吾心必不肯自恕，自無所不用其極矣。今未正心而先格致，恐不曾格致得自己不是，先格出父母兄弟許多不是處也。鄙見如此，敢質之高明者。」

我猶未免爲鄉人也

鄉人而君子之，胡久不自覺也？ 夫

君子之與鄉人相去遠甚，而烏知其實未免于鄉人之甚者矣。故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異于鄉人也，果且有異乎？無異乎？苟其名異而實不異也，夫烏可不蚤自審也！舜之可傳可法，庶免于鄉人，則自舜而外，其得免于鄉人者，至無幾矣，而況我之庸庸者哉！

今夫天下盡鄉人也，古今盡鄉人也，而獨於其中竊竊然自名之曰君子，固已與也，可不察乎？

自以爲非鄉人，而其爲鄉人彌真；終日非議鄉人，而己之爲鄉人益甚。不爲聖人，即爲鄉人，無中立之勢。學聖人而未至于聖人，即其去鄉人而未遠于鄉人，有至危之機。則夫吾之仁未至于舜，至易知也；我之禮未至于舜，所共見也。仁未至舜，即不可謂之仁；即謂之仁，夫亦鄉人之仁而已矣。禮未至舜，即不可謂之禮；即謂之禮，夫亦鄉人之禮而已矣。

蓋鄉人而橫逆，其惡易窮；鄉人而君子，其慝彌隱。竊仁禮之似，以揜其垢，而非刺莫入也。得橫逆之敵，以形其孅，而聲施不絶也。於是畢世遁鄉人之外，而衆與相忘，夫且終身入鄉人之中而已不自覺。人忘其爲鄉人焉，猶可言也；己不覺其爲鄉人焉，不可言也。非鑒以可法可傳之舜，則幾自昧矣。嗟乎！去鄉人不遠，即去橫逆不遠，去妄人禽獸不遠，而猶終日橫逆人，妄人人，禽獸人乎？雖欲無憂，勿可得矣。

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聖人不求異，故異；有可有不可，故無

可無不可。蓋伯夷、叔齊有不可，無可；柳下惠、少連有可，無不可；餘子亦然，皆所以爲異也。而子則何容心哉！惟其時而已矣。時乎可則可之，不必不可；時乎不可，則不可之，不必可。故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正是有可有不可耳，豈與夫隨俗浮沉者等乎？

學期自得，無取相師。學逸民，失非逸民，非學之善者也。學一逸民，失諸逸民，尤非學之善者也。昔伯夷不能以其所不可奪柳下之所可，柳下亦自以其所可善學伯夷之不可，而復何疑于後之君子者乎？我乃彙逸民之全而去其偏，得逸民之神而無其迹。分而求之，無一是逸民；合而觀之，亦無一非逸民也。蓋惟不求異于逸民，所以獨異于逸民，亦惟不求同于逸民，所以兼包乎逸民也哉！

乾初先生別集卷十一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講　義二

其爲氣也四節

氣無不善，貴得其養而已。夫氣之體，自剛大也。然不集義而助之長，能無餒乎！孟子若曰「浩然之氣」，誠未易言也。雖然，亦不敢不一盡言之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故吾之氣即天地之氣也，至剛大者也。而天地又得吾直養之氣而始實，故盈天地間之氣皆吾氣也，塞乎天地者也。顧剛大者氣之體也，道義者氣之理也。理足，故氣充。剛大之塞天地也，道義之塞天地而已矣。故浩然之氣，無非道也，無非義也。氣與道義，其配合而無間者耶！苟有間焉，則道義非吾之有，而氣從之餒矣，註：謂無是氣則道義亦餒，非是。安所得浩然者乎！

其所以無間者，何也？集義故也。此吾之得於内者也。其所以有間者，何也？義襲故也。此告子之失於外者也。集義奈何？有事而弗正弗忘弗助，所謂直養而無害者也。然能是者，蓋鮮矣。揠苗助長，天下皆知宋人之愚，而不知愚宋人者之未始非宋人也。苗之氣本勃然生也，揠之而槁；人之氣本浩然剛大也，襲焉而餒。非舍則助，二者必居一焉。則非氣

之有不善，而所以養之者誠未善也。

抑孟子道性善以勉人爲善，而性之善無可指，恒指情、才、氣言之。故氣之剛大，即性之剛大，氣之塞天地即性之塞天地，乃所以爲善也。宋人之喻，亦姑爲不善養氣者設此炯戒耳。其實牿亡之後，而平旦之氣猶然善者機也。苟能充之，於塞天地何有！氣生生不窮，豈與夫苗之一揠不復蘖者等乎哉！故物生容有難移之質，而斯人無可自棄之理，要在善養之耳。宋儒以有不善誣情、才，又以誣氣，是廣爲自暴棄者開方便之門也，是不以揠苗尤宋人，而謂苗之氣有不善也。學者率靡然從之，噫！亦大惑矣。

配道義解

丙申九月初八，過吴志伊館中，值拈是題。因謂志伊：「作文必須遵註，更不論是非。如此節書，註豈可通耶？孟子既贊浩然之氣剛大塞天地矣，又恐人徒求之氣，故又補出『道義』二字，謂氣之所以浩然塞天地者，惟其能配義與道故也。若無道義，則是虛氣耳，故曰餒。下節又恐人襲取此義，故又補一『集』字。『必有事』三句，正是集義功夫，意義節節相承。今反云無此浩然之氣則道義亦餒，是何語耶？其上節『直養無害』四字，已含下三節意。其曰『配道義』，曰『集義』，曰『有事，勿助長』，即承『直養無害』四字而暢言之耳。文理甚明，胡相昧昧？」諸友皆首肯，而臨

文莫敢發揮一字。

舜明於庶物一節

證存之於虞帝，可悟知行之一矣。蓋舜之於倫物，知之也不易，故其於仁義，行之也不難。然則知之即所以行之乎？謂夫人惟行之之力，則始若無所知，而卒歸于無所不知；亦惟知之之真，則嘗若勉于行，而實未嘗不安于行。若是者，一之至也。一之，斯存之矣。其惟虞舜乎！

何則？舜之育物，可謂至矣。舜之敦倫，益可謂至矣。然舜于庶物，不敢自謂已明也。惟不自謂明，故能合天下之明以爲明，而其明也罔或遺。舜於人倫，不敢自謂已察也。惟不自謂察，故能合天下之察以爲察，而其察也罔弗盡。明罔或遺，故處物而各當；察罔弗盡，故盡倫而無歉。盡倫而無歉者，仁之至也；處物而各當者，義之盡也。仁之至，義之盡，前此者有之乎？後此者有之乎？夫仁義者，古今之共理，愚智之日用，非自舜始之而自舜生之也。而前此者無之，後此者無之，則仁義雖非自舜始，而實自舜始之；雖非自舜生而實自舜生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又不得不獨推之虞舜矣。

後之聖人，非無舜之仁義，而未必能如舜之明察；亦非無舜之明察，而未必能如舜之不自明、不自察者也。故人但知舜之知在行前，而不知舜之行又在知前。蓋惟其行之篤，故求知也益詳；亦惟其知之詳，故力行也彌篤。行之篤，故求知益詳，誠則明也；知之詳，故力行彌篤，明則誠也；一之至也。一之，斯存之矣。

明察說

大舜一生兢業，僅免于愚。學問之事，談何容易！其明物察倫，皆從兢業中來。學者不察，都認此節書是言性之之學，作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解過，直是說夢。存之去之，只分敬肆。後「惡旨酒」五節，皆是一幅「敬」字圖，況虞廷開百代之道統，具何許神力，而漫焉抹殺，遂使全章語意，絕無頭腦，爲可恨也！

舜於倫物萬分關切，愛之也深，而憂之也遠，真是不由我不明，不由我不察，自然追逼到精一地位。❶故舜之仁，非猶夫人之仁；舜之義，非猶夫人之義。直是仁義由舜而行，非行仁義者也。如行路然，舜是開路底人，非遵路底人。「由仁義行」是倒句法，精神全在上「明察」二句內。《中庸》之「誠則明」、「明則誠」，正謂此也。其曰「號哭旻天」，曰「如窮人無所歸」，曰「不可爲人」、「不可爲子」，此種志氣，皆是明察根本。今人遇小拂意，便爾怨天尤人，語以自反，即艴然曰「吾無不是」，語以誠動，曰「雖聖人無可如何」，直自暴自棄。若此，安得不流爲下愚不肖乎？

答性教問

或問：子以大舜當《中庸》之「誠則明」、「明則誠」，然則性教可合爲一人乎？

曰：奚而不可。自其得于天而言謂之性，自其誘于人而言謂之教。要之，性不

❶「位」，惜本作「步」。

合于教，則性鮮不失矣；教不本于性，則教鮮不僞矣。雖欲分之，烏得而分之？飢則知飢，渴則知渴，誠則明也；知飢則食，知渴則飲，明則誠也。誠則明者，良知是也；明則誠者，良能是也。其曰「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亦猶是也。自其自然者而言謂之天，自其勉然者而言謂之人。究之，自然者不可不勉，而勉然卒歸自然，故曰：「及其成功，一也。」

孔子大聖，自云敏求，造物無爲，晝夜不息，而欲盡廢思勉，以幾至道，豈其然乎！其謂不思而得者，蓋不思而思、思而不思之爲不思，而非一無所思之謂也。其謂不勉而中者，蓋不勉而勉、勉而不勉之爲不勉，而非一無所勉之謂也。堯曰「文思」，非無思也。舜曰「孳孳」，非無勉也。是故擇執之中必有從容，從容之中不廢擇執，天與人交相用之謂道。

存心章説

陽明子謂「《孟子·存心章》妄人禽獸等處尚粗」，此語最妙。然病仍在自反而仁、而有禮、而忠，不在妄人禽獸也。惟其自反而仁矣，而有禮矣，而忠矣，則益不得不横逆人、妄人人、禽獸人矣。此正所謂「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故末章又進以「終身之憂」，而舉大舜爲法，此方是第一層學問。正見孟子文章無破綻處。觀其終身憂不如舜，則知前之所謂自反而仁、而有禮、而忠，而曰此妄人禽獸，皆假設之詞，非實語也。玩「有人于此」數節文氣可見。若曰：君子存心惟憂不如舜，終身焉而已矣；而遑敢横逆人、妄

人人、禽獸人乎？而又何自反而仁、禮、忠之足言乎？元注：《存心章》前數節文字猶著理相，末節乃是化境，并無理相矣。衡量人已，絶是鄉人情狀，故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孟子斯言，直可以當慟哭矣。

孔門惟顔子能及此，故子恒稱其好學。若無若虛，不施不伐，豈有仁禮名相乎！不遷不校，豈有妄人禽獸形相乎！所謂克己之學也。舜自于田號旻，以至兩階干舞，皆用此法。惟顔子善學舜，惟孟子善學顔。學顔、孟者，盍于此一細勘之，便終身受用不盡。

書　後

或曰：然則舜又何以誅四凶乎？

某曰：善，如子之問也！故天之生聖人也，匪爲其身，以爲天下也。故害在天下，雖岳薦之顯侯必誅；毒加一身，雖謨蓋之傲弟不怨：公私之間而已矣。蓋惟不恤一己之私者，而後能憂天下之公。故曰：「仁者必有勇。」使顔子而爲邦，有不斷斷佞人之黜乎哉！于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不然，直是一忍辱頭陀伎倆耳，又何以稱仁禮之宗，而爲天下後世之所可傳可法者耶！

盡心章

觀大賢詳言盡心之功，而學者可以反求矣。蓋存養不二，盡心之全功也，而天、命、性在其中，學者何外馳哉？古有謂性爲天所命者，非推高之詞也，正欲合言之而使學者反求諸幽獨之地焉耳。而時士不察，遂謂學不知性，則無以明吾心之體

量；不知天，則無以見吾性之本原。于是言性者紛紛，言天者亦紛紛，而説何從定哉！ 吾他日亦嘗言天矣，曰「物必有則」，而世猶疑。 它日又嘗言性矣，曰「人無不善」，而世愈疑。 嗚呼！ 其亦弗思而已矣。

流極之運，不足以證大同；反乎本心之良，而後知智愚賢否之所以合。 一端之心，不足以明大備；底乎躬脩之粹，而後知天地民物之所由賅。元注：「盡心」二字，是合知行、徹始終工夫。 即下存養不二是重講二股，乃見詳略之宜。 天下而無盡其心者也，天下而有盡其心者，豈復疑吾性善之説乎哉！ 而又何疑生蒸民之天已哉！ 故穹然而高者，非吾之所爲天也，反之吾心與性，而天在矣。 皇然而對者，非吾之所爲事天也，密之存心養性，而事至矣。 然亦有無可如何者。死生窮達，天之所命，弗能强也。 是故孔、周同道不同位，舜、顔同學不同年，自疑者窘步，達觀者怠脩。 而盡心以脩身者則不然。 存心則存之盡，養性則養之盡，殀壽不貳，况窮達乎！ 知天者不言天，知命者不言命，脩身以俟，所以立命，而豈任命者哉！ 則豈任天者哉！ 而不惟然也，且不敢任性，不敢任心。 不任心者，能盡心者也。 嗚呼，至矣！

乾初先生別集卷十二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葬書上

葬書自序

昔孔子嘆：「中庸之德，民鮮久矣。」夫中庸之德，豈人所不知不能，所不屑知能也！夫以孔子之聖，七十子之心説誠服，而顏氏子之喪，門人欲厚葬，夫子數言之而莫之從也，况某之戔戔者哉！吾比於諸儒語，多所駁正，理極平實，而學者率望而怪之，不亦宜乎！惟論葬諸書，士或稍稍許之，要多蚤歲之文，繁冗未及删定。因兹春有葬社之役，故復哀正同人。而「及時、族葬、深埋、實築」八字，尤是某言葬綱領。知乎此而推之日用，事事求實理實益，不苟徇虚名，即違道不遠矣，豈惟葬然哉！

葬論

葬死，大事也，古人甚重之，惟恐不及時焉。由今人言之，則若古人之甚忍於其親，何惜虛堂尋尺之地，不使死者稍留，而務速棄之重泉以爲快哉！嗟乎！此人心之所以亡，而仁孝之道息也。

夫孝子之仁其親也，非惟不忍葬也，且不忍殮，故三日而後殮。三日之內，無時不望其親之復生也。三日而不生，不生矣。不生，然後殮之，殮然後殯之，殯然後葬之，違違然務日遠其親也者。烏遠諸？哀痛之心不忍之至爾也。始不忍死者之露也，爲之施絞紟以掩之。猶未安於心也，爲之棺以掩其衣，殯之於阼以掩其棺。又以掩之之未固而弗可以久也，爲之葬於墓以固掩之。《記》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予曰非也，人子之所不忍見焉也，掩之誠是也，則何爲其不掩之又掩也？

故先王之制，士喪也，必踰月而葬，謂是喪之中庸焉耳。前此焉，則時力有所弗及；後此，則以爲怠而罪之。大夫之必三月而葬也，待同位之至也。諸侯之必五月也，待同盟之至也。天子之必七月也，待同軌之至也。故雖天子之貴，無踰年弗葬者，有之，必國有大故焉。或君讐未報，國賊未討，則不葬。非是而不葬，則《春秋》書之，以著其忘親之罪，蓋若是嚴焉。今則非但於此已也。有數十年不葬者，有數世不葬，數十棺不葬而終於不可知者。一朝失火，朽骨灰飛；或遇水灾，漂流天末。崇禎之戊辰，浮棺蔽河，子孫莫能辨焉。

其入大海者，更浩淼不知其所往矣。雖曰天數，謂非人子之焚溺其親，吾不信也。

謂無財耶？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豈有非之者哉！謂無地耶？以浮生之多故，所居則必有寢室焉，爨室焉，米薪之室焉；猶不能無交游賓客之往來也，則又必有客館焉；儒則有書室焉，農則有圃場焉，猶未聞無地而給之。死者所須，不能盈丈，烏云無地？謂無善地耳，固已。夫形家之言，謂地有不善，謂天亦有不善耶？天無私覆，故雨露之施不擇物。物之材不材，自爲枯榮焉，非天有意枯榮之也。地承天施，亦猶是耳。人之善不善，自爲禍福焉，非天與地能禍福之也。何不善地之有！藉曰有之，於草木則有之，草木本乎地，非得土氣則不生，故不無瘠美之地之異焉。人本乎親，故善人常生善，不善人常生不善，地安能爲！譬植稂莠於腴土，不能使爲嘉禾；種梧梓於磽土，不能使爲荆棘也。草木且然，而况人乎！

或曰：「地能移人，如北人常强，南人常弱，非地氣然哉？」應之曰：「若子之言也者，生人之地也。吾昔之所言，死者之地也。譬之草木，當其發榮，則瘠美之地不無異態；及乎黄萎，歸之泥土，則均之朽腐耳，又何瘠美之異之有哉！」

曰：「父母之於子，一氣也，故雖死而得氣，則復能蔭其子；一氣之相感，不可誣也。」「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雖父母之愛其子，無生死，一也，固也。雖然，則死父之愛其子，未若生父之能愛其子者也。今生父之欲貴其子也，必爲之聘名師，擇良友，飾華館，聚羣書，所以牖其子之學者

無弗至也。然其子視詩書如仇讎，夜半踰垣而出走，則其父椎胸頓足，而無可如何。欲富其子也，則爲之教勤教儉，以身先之，而其子竊笑也；穴地複墻以遺之金，而不足當樗蒲之一擲也。欲其子之多男子也，爲之妙選不妒之妻，博置宜男之羸，而終勿能育也，則勿能育也，雖生父無奈何耳。惡有其骨既朽而反能化頑子使慧，乞子使厚殖，不宜子之子婦使宜子？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且父母之於子也，賢者愛之，不賢者則不愛也，有常愛惡焉。今形家之言，曰『吾能轉移人禍福如反掌』，則又能令尋丈尺之朽壤忽變易其親之情性，而愛其所不愛，使不善子獲休祉焉？不愛其所愛，使善子蒙顯禍焉？有是理歟？故堯、舜之於子，非不愛也，后夔之教，非不善也，然而朱、均皆不肖焉，故曰天也。故天之所制，雖堯、舜之爲生父而不能善其子。循形家之言，則地之所制，雖桀、紂之爲死父而必能善其子。理之所無，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而世莫之悟，争地而仇鄉黨，争利而仇同氣，速獄連禍，破家亡身者有之。異端之害，未有過此之毒者也。不亦痛哉！」

或曰：「形家妄言禍福，則誣甚矣。或委親骨於非所，而水浸之，螘穴之，亦無不可歟？」曰：「不可。」「不可則安能無擇？擇則安能不待歲月？」「慎道也，子又焉得而非之？」曰：「人子之於親，無之可勿慎也。死葬宜慎，生養宜慎。雖慎養必三餐，雖慎葬必三月。慎養非廢食之謂也，慎葬非停喪之謂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誠信焉之謂慎矣。如不可以三日而勿殮也，若

之何可以三月而弗葬也？ 螘之穴也，淺故也。水之浸也，虛故也。深坎而實築之，奚水螘之足患？ 慎之又慎，再月而畢事矣，豈必優游積歲之後然後云慎哉？故古之君子，有故而弗葬，三年之外服不除。今之君子，冠服燦然，飲食衎然，言笑晏然，忘之而已耳，而曰『吾慎大事焉』，誰欺乎？」

庚寅三月三日，吾妻死，四月二十六日，得祔葬先人之墓。雖吾謂已後矣，而議者猶以爲太驟也。或曰：「今年癸丁向煞，不利，利明年。」或曰：「葬宜以臘月，今方夏熱，不宜葬。」或曰：「葬宜從農人之暇，今蠶工未休，麥秋將至，時使謂何耳？」或曰：「自子之婦病而死，子之費多矣。吾始見子之賣婢矣，多方以貸矣，近又見子之鬻田矣，盍姑弛葬以息之？」或曰：「子之家，丁口繁衆，率爾舉事，無妨害乎？ 子素仁于物者，即不自愛，獨不爲近壙居人地乎？」

或之所以爲我謀者悉矣，其愛我可謂無不至矣，而吾弗能從也。解之曰：「古之葬者皆有月數，弗可易也。如必擇年而葬，亦必擇年而死歟？ 必擇月而葬，亦必擇月而死歟？ 古人之重喪也，雖賤者之喪，不以從貴者之暇。故君之於臣也，雖當祭，必撤以臨之。今吾縱不德，抑不幸而有婦喪，奈何欲使從從僕人之暇乎？ 吾之費誠多矣，推子之言，不如無死。死喪非得已也，吾惡惜諸？ 丁口繁衆，人之所謂吉祥也，而適使死者不得葬，不祥孰大焉！ 脫又幸而獲百年之壽，子孫至百十餘口，又安得無妨之日而葬之？ 雖吾之愛物不如吾之自愛也，吾知向煞之說之妄

也，而斷行之，又何疑於物？昭穆之位定，葬師不敢摇其舌；豐儉之禮均，工人無所衒其能。兄弟一心，子姪宣力，不亦善乎！」

或曰：「善哉！子之適逢其盛爾也。雖然，亦有道乎？」曰：「有之。不聽葬師之言，則兄弟和；兄弟和故不約而固矣。無求福之念，則精神專；精神專，故不戒而成矣。葬爲死者，非爲生者。爲死者，則哀痛之心同，而財力聚矣。非爲生者，則私意無所容，而議論息矣。」

「然則地固不必擇乎？必擇乎？」曰：「古人之營國邑也，則景度之，龜正之，葬地則未之聞。是故公劉荒豳而相陰陽，姬公營洛而卜瀍、澗；絳土深厚，實利晉國；長沙卑濕，卒傷賈子。即向所謂生者之地，故亦未能無擇焉。若葬，則必於國都之北；若鄉居，則於所居之北。《記》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兆域有常，又焉用擇！成子高曰：『吾生無益于人，死可以害于人乎！吾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君子以爲達。程子曰：『擇葬地，當避五患：使他日不爲城郭，不爲道路，不爲溝池，不爲勢家所奪，不爲耕犂所及。』若由是觀，所謂擇，擇人之所棄者而已，非今之所謂擇也。古之族葬者，曾元而下，無弗祔上也。其圖足考也，其文足述也。必勿可容焉而後擇，擇近不擇遠，擇吾之所有，不擇人之所有，近山者於山，無山者於地之高燥者、化水者。擇之道近是矣，他非所敢知也。」

或曰：「吾子葬婦，雖不擇年月、擇日時矣，當擇乎？否乎？」曰：「非所謂擇也，姑立之期焉，以告之於神與人，以要其

成也云耳。吾始與衆約曰：『廿五夜乃發。』既而疑若雨者，遂先時發柩，至墓也而後雨，衆大歡悦，不擇時之效也。始吾又擇二十日蓋廠，如期而往，雨甚，勿可蓋也。吾强使蓋之，僕人大病，廠成而雨止，擇日之害也。按葬書忌用己亥日，而《春秋》書己亥日葬者十餘見，擇日乎？《禮》稱夏后氏尚黑，大事用昏；殷人尚白，用日中；周人尚赤，用日出。大事，喪事也，擇時乎？《春秋》書定公之葬，《檀弓》記鄭簡公之葬，不擇日時，昭然可睹矣。」

「然則福禍之説何自起乎？皆妄者也？」曰：「起於葬師之欲賄也。彼知人子哀親之心必不勝其避禍邀福之心也，而夸其辭以動之，則重賄立至，不虞夫愚夫婦之終惑其説而不悟也。非惟愚夫婦爲然也，賢知之士皆終惑之而不悟也。必謂之不妄乎？則在『大孝』之卒章矣，曰：『大德必受命。』夫德莫大於孝親。人子之於親也，虆掩不已，至於禮葬；禮葬不已，必求善地。曰如何而水弗能浸也，螘弗能穴也，艸木之根弗能入也，盗弗能扣也，百千禩滄桑弗能變也，如上文辟五患。用心如是，可不謂視無形、❶聽無聲者哉！雖受福于天乎，奚不可？故葬而獲福，仁孝之所感也，理之所或有也。福可必而後葬者，愚者之自誣也，理之所必無也。仁不仁之相去，不可同年而語矣。推孝子之用心，若可以殺其身而安其親，無辭爲之。推今人之用心，若可以播越其親而利其身與其子孫，亦無辭爲之。是天之所甚怒而欲禍之

❶ 「用心如是可不謂視無形」，「是可」二字原誤倒，據惜本乙正。

者也，何福之能生？於乎！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文成，以示黄山諸子。諸子曰：「辨甚矣。然朱子，宋大儒也，嘗言之，奈何？」曰：「《家禮》，朱子所定也，其論葬甚悉。前引不擇地、不擇年月日時諸説，情見乎辭矣。它見于集中者，或其蚤年所論著，非晚年見道之文，又或其及門爲之，曷足據乎？君子之行也，雖日用細微之事，必求其理之所有與理之當也而後爲之，則吾心始安，而夢寐亦適，奚昧昧也！夫孔、孟之説，所以至今不廢者，惟其是而已，非以其名已也；苟非耶，雖孔、孟吾猶違之，何有於朱子！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所以學者必先致知，否則未有不爲所惑者。」

諸子曰：「唯唯。」又曰：「堯、舜之聖，不能違天，天若是定乎？」曰：「善哉，吾子之問！非天定也。天之於斯民也，猶父母之於子，無弗愛也，況天之於堯、舜之子也！使其克肖，天之祚之，必百於舜禹焉可知也，然而不得不之於舜、禹者，朱、均之自爲之也。非天意也，理也，勢也。理與勢定，雖天其孰能違之？故曰：天下，勢而已矣。又曰：天者，理而已矣。猶堯、舜之愛其子也，亦百於舜、禹也，然而不得不傳舜、禹者，非堯、舜之心也，理也，勢也。堯、舜之所以爲堯、舜，即天之所以爲天，故曰聖人也。由是觀之，我而不肖，則不肖矣，雖有聖父，不能爲之庇焉，朱、均是已。我而聖人，則聖人矣，雖有凶父，不能爲之累焉，舜、禹是已。故父母也，天地也，君師也，一也，其心皆欲子、臣、弟之爲善者也，然而非父母、天地、君師之所能爲

也，在我而已矣。我之心定，即天之心亦定矣。舍我而求諸天地，日必黄道，地必鈐記，辟之必擇堯、舜以爲吾父，無論堯、舜之父不可必得，即幸而得之，而已不若瞽瞍、伯鮌之爲父萬萬矣，夫何益！故擇天地不若自擇。《中庸》曰『擇善而固執之』，可謂審所擇者矣。」

與同社書

某迂愚之性，不通時俗，至於葬師之説，尤夙所痛心，每欲積其愚悃，以相啓告。所以遲之歲時，未敢即達者，猶懼無盈缶之孚，而有騰口之誚，未足相感，衹益煩囂，故不爲耳。既又以爲忠告之誠終鬱不宣，揆之久要，不能無恨，輒復率言之，惟留神垂省！

弟謂吾輩自讀書談道而外，僅可宣力農畝，必不得已，醫卜星相，猶不失爲下策，而醫固未可輕言。何者？卜與星相雖非正業，而與臣言依忠，與子言依孝，庶於人事可隨施補救，即有虚誣，亦皆託之空言，無預事實。醫則生殺在手，事係頃刻。聖醫差能不殺人，次則不能不殺人，庸醫則殺人無算。今之醫者，率出次下，故未可爲也。若夫葬師之聖者，僅足比醫師之庸者，但有不及，無或過焉。何以知之？醫之道險矣，然十人爲醫，得裕後者猶得一二。至於葬師，雖百千萬億中，未有能善其後者。此百千萬億中豈無一人明通誠慤，洞陰陽而盡忠計者，而天胡罰之若此之必也？蓋居心雖凈，而操術已乖，信妖人之僞書，廢族葬之良法，以無爲有，以是爲非，隔絶天倫，廣廢耕地，下亂

人紀，上干天刑，理之必然，何足深怪！

弟獨以爲《周禮》族葬，其法甚善，聖人復起，必不能易。何者？違親而即疏，人子之大戾也。棄有用爲無用，生人之大殘也。辟如造一石飯，可飽百人，一人食之，即棄其餘，天之殺之，必不旋踵矣。又如狹小父母之居，自圖安便，棄而之他，終身不養，必共指爲不祥人矣。今徇葬師之論，則必不免二者之誚矣。聖王立法，惟有罪者不得入先人之墓。今死者何罪，而必欲奪其父祖乎？且欲以一人之朽骨，長據數畝之腴田，其塋封開廣者，或更至數十畝，苟此俗不變，地何以給？民何以堪？此何異暴君污吏之多爲園囿洿池以害民者乎？顧古之爲暴者，國止一君；今之爲暴者，一鄉有數十師，一師阡數十墳。古之園囿，君可公之於民；今之墳塋，父不可公之於子。每一拭目，平原曠野，壟樹彌望，率皆沃壤，耕夫拱手，民業日促，可爲寒心！夫辟萊任土，猶犯王誅，以此絜彼，功罪之相去又不翅什伯千萬矣。故明知之士，不以死傷生，誠達於分義之至也。

《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故生者與生者爲類，死者與死者爲類。故生既聚族而居，死亦聚族而葬，此陰陽之理，百世不易之常道也。今約而計之：十畝之宅，小大内外，率容百人，曾不以爲隘。死者無所復須，不過容棺，動静異宜，當倍縮于生者，而所費之地更百於生，此何義也？作俑無後，故天罰之加，獨慘於葬師，誠不可不懼。

所誤兄者，不過此幾種葬書耳。弟豈謂無其書耶？苟不惟其理惟其書，則丹藥符水，蠱厭咒詛，諸妖異之術，皆有其

書，苟信而行之，必爲天下之大妄人矣。葬書無慮數十種，大抵以璞爲權輿。弟觀《璞傳》載璞之文賦箋疏與其行事詳矣，所譔註更數十萬言，皆有篇名，而不及《葬經》。其譎詭幻迂之術，亦時發露，並未言其能相葬地也。但云爲其母卜葬，人以近水爲疑，璞曰「此地不久將變爲陸」，又爲人卜葬，謂不出三年，能致天子之問。後無不驗。其言葬者止此二事，要皆卜筮前知之學，非謂地形宜有此應也。後人遂以其工葬術，緣飾成書，謂璞所作，大可笑矣。璞博聞宏藻，爲中興詞賦之冠。《葬經》鄙陋，有目共見。後此之作，抑又何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於大聖人之所删定者而尚云爾，况夫妖僞之徒無知妄作者乎！此君實先生所以欲奮然疏争，而盡焚天下之葬書者也。壯哉此志，功不在孟子、昌黎下矣。

至紫陽論葬壽皇一書，極爲迂誕。賢者立言，何可不慎！然觀其末年，裒集《家禮》最爲折衷。其論葬法甚悉，不一及形家言，中間詳引古人葬不擇地，不擇年月日時，其意可見。吾儒尚友前哲，讀書論世，當有會通之觀，不宜以一偏之説，而遂蔽其至公之論也。弟嘗有云：「豈惟朱子，就使孔、孟曾言之，要當與力争。」非好勝也，理之所無，不敢違心而阿古也。

若乃家運之有興廢，謀爲之有成敗，壽命之有短長，息胤之有繁耗，或由人事，或由天命，禍福之機，何可深論！必欲一一準之葬地，則愈惑矣。今如有人于此，當其得勢益彰，則交口而譽之，曰：「斯人也，有某善某善，是宜其至于此也。」就而察之，則夫人之所謂某善某善者，固亦未

始盡誣也。及其失勢無聊，則又交口而毀之，曰：「斯人也，有某惡某惡，是宜其至于此也。」就而察之，則夫人之所謂某惡某惡者，又亦未始盡誣也。而一人之身，榮瘁殊遭，則善惡頓易，雖百其口，何以自明？矧茲塊然者，復焉能分解？今從事後而論，於其子孫之盛衰，定其先塋之美惡，其誰曰不然？而有識之士，則已撟口而笑。俗之愚陋，乃至於此。不謂吾兄之明達，而猶未離此惑也。

兄自以誠心質行可不愧幽明，不知吾兄必不忍欺人，而古人則先以欺兄，則亦猶之兄之欺人而已。如某年某家某地，兄偶見，言其可用，豈有成心，而聞者欲之，遽興兩家之訟，則可鑒矣。何者？吾本無誤人之心，而已不能無誤人之事故也。必欲行之，莫若勸人合葬祔葬，勿輕造新墳，勿妄言禍福。如是，行之期年，必可以蓋前愆，行之終身，兼可以宏後福。似於迂愚之心，實有所見。苟必不吾聽，則弟之所深憂而大懼者，正不止吾兄一人之身而已也。

使《周禮》族葬猶爲可議，則武、周不稱達孝，而其子孫亦不當享卜世卜年之祚矣。使分葬之爲是，則今之孝者皆過武、周，而葬師錫類之仁，亦宜福禄綏之，子孫保之矣。今以元聖定制，福祚之宏長如彼，以妖師變法，殃罰之明必若此，何去何從，至愚能辨，曾讀書明道之士而未及此乎？

今觀人家舊墳，往往蕪曠。倘得脩族葬之法，自今而後，當可數十世不造墳塋，德莫加焉，利莫大焉，何故棄之而新是圖？以吾兄夙有聖師之譽，人之聽兄必

百于弟，故既深論葬師之必不可爲，而又進望吾兄爲族葬之師也。使此法果有禍敗，某願以一身受誤天下之業報，所不敢辭。敬以所集《族葬圖說》并臆說數篇，及《與張元岵書》具録呈覽，並前所奉《葬論》，俱賜詳照。餘尚容晤盡，臨書不勝翹切！

與張元岵前輩書

久疏道範，貪悉教言，反費郇厨，遂致饜飫。《詩》不云乎：「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感佩之私，何可云量！僕辱先生忘形之愛，恣其愚戇，酒深耳熱，益發狂言，歸寓思之，不覺汗浹。坐間昌言族葬之善，時蒙許可，輒録所爲《圖說》并臆說數篇奉正。

族葬之禮得復脩行，於世道大有裨益。今人一惑於葬師，二蔽於習俗，與言族葬，反滋駭笑。粤犬吠雪，蜀犬吠日，庸愚罔識，各是其所見。辟如乙酉七八月間，聞某所有一被髮之人，便哄然巷議；頃聞杭城有南冠而徜徉者，則又羣然異之。以怪爲常，以常爲怪，世人眼孔，大率類此。氓之蚩蚩，安可與論道理也！

夫婦分葬，今人亦知其不可。夫婦既不可分，胡爲父子而獨可分乎？父子既不可分，則子之子，孫之子，何莫而非父子也者！生欲親之，死欲離之，於情於理，未見其可。爲人子者，不能仰體吾親靡瞻靡依之情，而安生揀擇，使子父異域，或隔數里，或數十里，或至不可道里，未足以安親魄，而先以傷親心，謂之爲孝，竊所未解。

議者或曰：「求福之説，固極癡愚；速朽之言，亦非聖教。惟是預遠水蟻；以安遺蛻，斯則仁人君子所宜用心。」此言似之，而實非也。地之美惡，實不可以形求，愚誣之師，百無一得，盡心營築，水蟻自遠。且祖塋亦前人所慎擇，今昔之知，不甚相遠，苟其祖安之，其父何獨不可？而遽生厭棄，舍此就彼，未能相勝，徒益紛更，浸成築舍。吾見其不孝，而未見其所爲孝也。

蓋人子之於親，愛敬之誠無所不至，然亦有限制，不可踰越。故曰：「死，葬之以禮。」禮也者，不可不及，亦不可過也。吾遵昭穆之位，無願外之求，而塋封高厚，加意慎固，子心亦可以不恨。必欲各私所生，而不自知其或陷於非禮，則當日之歌雍舞佾，皆爲尊榮其親之事，子又烏得而非之？善夫高景逸先生之言曰：「門人厚葬顔子，子路使門人爲臣，此二事夫子何皆以爲不可？於此可驗天理。」嗟乎！禮有所止，豈惟師友爲然哉！今夫坐之安於立也，誰不知之，然父坐則子立矣，爲之孫者雖甚愛其父，欲其父之不立而不可得，何則？分定焉故也。今必曰「是吾父也，我將使大正其位」，而不暇復顧其祖，則必且祖父交怒於上，而爲子孫者之罪終不可解。然則今之所爲孝者，皆不孝之尤者而已矣。

至於屢發洩氣之説，誣惑彌甚。驗之地氣，以屢發而生，不發而死。今夫桑穀之土，一年再墾，加以粗耰耘耔之勤，然後桑蔭廣而穀實繁，一年不墾，則桑穀盡死，此其驗矣。彼以生物承生氣，故論然耳。若夫朽骨入土，即同溝斷，尚何氣之云，而

當慮其洩乎？且前葬已開，不嫌其洩，則後葬既掩，亦當復完。去舊數武，穿不及槨，何嫌何忌而人子惑之？

至爲平中之論者，則曰：「葬師之説固不可惑，亦不可廢。」此之鄙謬，益不可言。既曰不惑，又曰不廢，不廢即惑，義無兩可。每讀《武帝紀》，至「羈縻勿絶，冀遇其真」，未嘗不啞然而笑，謂絶是一幅癡人小影。今之議者，得無類此？蓋族葬之禮行，則葬師之説廢；葬師之説行，則族葬之禮廢：此必不兩存之勢。稍爲牽制，必致濫觴，五十笑百，可爲明喻。先生其更一詳究之！苟吾言不謬，便望大聲疾呼，徧告同志，倘有遵行，爲德無量。僕人微言輕，不足取信，得先生一言，勝僕千言萬言。葬師必無後，歷有明驗。此損地傷稼，分離人骨肉，而重其罰也。苟反是而行之，必有百世之慶，仁者豈無意乎？

乾初先生別集卷十三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葬書下

甚次

今天下異端之爲害多矣：葬師爲甚，佛次之，老又次之。夫佛老之爲異端，信矣。然愚者惑之，害於財已耳；知者惑之，以枯滅自廢，偏私傷道已耳。罪未至于暴人骨，待地不葬，或誤聽屢遷。拆人父母，分葬。啓争速獄，家破親離，争地則親友爲仇，争利則兄弟相惡。禍若此其甚者也。夫佛之以苦空爲行，則猶然善也；老之以清浄無爲爲事，則猶近於治也。佛老之書，猶賢者之書也，誦其書而服其教者，猶時時有賢者之人也；而儒者攻之，至不遺餘力焉。若葬書之倍叛失理，尤非佛老之書之比，而儒者莫之辨。葬書誣矣，葬師又甚焉，而儒者莫之黜，又躬勸爲之戒。夫樂大禍而憂小患，不思去其剥膚者，而隨聲以吠其至緩者，真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者也，亦不知類甚矣。

然則有同焉者乎？曰：有，其妄言禍福則同。故凡書之言禍福者，皆妖書也，而葬書爲甚；凡人之言禍福者，皆妖人也，而葬師爲甚。

族葬五善

骨肉完聚，死而有知，無怨離之鬼，一也。不費耕地，二也。族葬則昭穆不紊而位前定，可不需時月。擇葬則位不前定，而美惡亦未有速決之論也，則不得不需時月。或問地他家，茫然無主；或兄弟爭利，永歲不決。方其議定，而父母之骨已敗而不可舉矣，族葬則否，三也。擇地而葬，賣主有無厭之求，地鄰有刑傷之害，勢家有攘奪之患，臨事有攔阻之虞，變故百出，則不能無争，故未葬而先破其家者有之。族葬則葬師、地主俱無所侔其大利，而紛然之變息矣，四也。墓祭非古也。分葬而祭，則費愈煩，禮愈瀆。一父母也，有父墓，有母墓，又有繼母、生母、庶母之墓，推而上之，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往，無不皆然。每至寒食、十月朔，子姓奔走十數日猶未得止。族葬則數世之墓一朝而畢祭，不瀆不煩，五也。

利害

按《禮》古無不族葬者，而今之人必擇地而葬，吾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也。

於《禮》有國墓邦墓。國墓之葬，雖異姓之臣咸得陪葬，故齊五世皆反葬於周。邦墓，則吾之所謂族葬者也。然而古者天子諸侯之祚，皆數十世不絶，卿大夫皆有世禄于朝，慶流子孫，富厚累世，以視今之滄桑旦夕者，則有間矣。何古者無擇葬之智，而常倖今人所謂善葬之福之厚之若斯也！嗟乎冤哉！

吾聞之，勞多而德厚者流澤遠，不然反是。於葬地之美惡，又何有焉？吾即巧誣曲飾以徇葬師之論，而謂如今日之某富某貴盡由某葬之善，若操券而取焉，而其所謂富與貴者，猶未必如古人之遠且大者焉，然而吾向所謂擇葬紛然之害，則已今人獨受之矣。夫同其利而獨其害，愚者不爲也，況於獨其害而又未必同其利者乎！賢者宜何去從焉，亦可幡然悟矣。

雖然，利害之説，吾猶爲世俗言之也。吾之心以爲苟得盡同今時之士，循循焉惟古昔之從，心志定而禮俗美，無争於世而無疢於所生，雖永絶吾富貴之路，猶欣然爲之，況又盡辭今人之害，而其不可知之福，則又與古人同聽之未定之天者也！然而弗爲，則雖欲謂之智，不可得也。

趙季明族葬圖説

季明曰：以造塋者爲始祖，子孫不別嫡庶，以年齒列昭穆，曾玄而下左右祔。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也。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女君，比妻穴退尺許。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妾無子猶陪葬，廣愛也。葬女殤之右。其黜與改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絶也。不還與前夫合，舉貴以例其餘。男子長殤，及殤已娶，皆居成人之位。中下之殤，葬祖後，示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殀也。如弟先葬，不留兄穴預期兄殀。男女異位，法陰陽也。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祖北不墓，避其正也。嫁女還家，以殤穴處之，如在室也。

族葬圖

后土壇 墓祭祀后土於此	其皆南向 ○男玄孫殤○ ○男曾孫殤○ ○男孫殤○ 男殤先葬居西	北 祖后空三步不葬	其皆南向 ○女玄孫殤○ ○女曾孫殤○ ○女孫殤○ 女殤先葬居東	○孫妾○ ○子妾○ ○父妾○ ○祖妾○ 無子妾
東 空九步或六步	昭 ㊀㊁㊂㊃㊄ 諸子不論嫡庶序葬于此 ㊀㊁㊂㊃㊄ 曾孫序葬于此	祖 祖及昭穆皆北首一向 神道路東西闊五步 南	穆 ㊀㊁㊂㊃㊄ 諸孫序葬于此 ㊀㊁㊂㊃㊄ 玄孫序葬于此	西 或六步空九步

深葬說上

古之葬者必深。今謂深則有水，此愚之甚也。始則去深而淺，繼且去淺而浮，俗名「培土葬」，舉世靡然從之，去葬之道遠矣。

葬者，藏也。深則藏，淺則露，深藏則安固，淺露則傾圮，必然之道。彼愚不知，獨以深則有水。夫地中有水，豈曰無之，故人死則爲泉下人，此非所宜慮也。然實則土，虛則水，故葬法無取寬虛，貴狹實，則無所容水矣。某詳求古人死不欲速朽之義，於棺外加椁，又錮以深土，意極周密。蓋凡藏物之道，氣固則完，氣洩則敗，於尋常菜醬猶然，而况藏人之道乎！

今棺木之取於沙枋者何耶？以其久積谿沙之中，陰寒之氣結而不化，其堅如石，更不復敗也。則棺木之性喜陰寒，不喜和暖，可以明其理矣。故深山中嘗有松化石。又松脂入土千年，化爲珀，亦此理。比年吾里尖山外海沙中，坍出弘光元年淹死鄭兵，衣帽完好，膚色不變。又澉山下

坍出古邨落，街路井竈宛然，更多石蟹，某於祝二陶齋中索得一枚，玩視之，甲螯臍眼皆具，有硃砂香。按《本艸》，石蟹出南海，只是尋常蟹耳，入寒土不能轉動，久化爲石，性凉，能明目。又有大木横出沙中，皆不知爲何代時物。凡雜木性最易朽，而在深沙中反以堅久，蓋生死之理不同故也。生木向陽則榮，背陽則凋；斷木入深土則完，出土則敗。人亦有然。生人欲其和暖，死人欲其陰寒。和暖則生人之血脉流而滋榮，陰寒則其死人之血肉凝而不化。理固然矣。今殮法用水銀，又多置盆水以蔭之，即此意。而形家論葬，欲取土之乾暖者，此何理乎？求乾而不得則淺之，求乾於深而亦不得，則更浮之。浮露則氣洩，氣洩則遺骸速敗，孝子仁孫之所以揜其親者，固如是乎！習久難變，莫覺其非，愚俗何尤，用告明者。

深葬説下

夫事未有有利而無害者，惟君子爲能權利害之多寡輕重，而不蔽於一偏，斯已矣。故利一而害百，君子不趨其利；害一而利百，君子不辭其害。

深葬之有水，此或未能辭之害也，而利故未可殫也：狐兔弗能穴也，螘弗能垤也，盗弗能抇也，竹木之根弗能穿也，雨暘燥濕之氣弗能侵而敗也，歲月積久之無攤露也，雖有滄桑之變，或夷爲平土，犁爲污田，而泉下之骨尚無恙也。淺葬者悉反是，且亦未必無水，智者宜何擇焉？蓋木性埋深土則堅久，露淺土則速敗，此理人人知之。夫棺既朽敗，而棺以内者尚可問

乎？仁人君子不大寒心於此，而顧惟水之憂，所謂其愚不可及者也。

六字葬法

葬法有六要：曰時，曰近，曰合，曰深，曰實，曰儉。時不出三月，近不出鄉，合謂族葬，深入地至丈以外，實謂棺外椁內以灰沙實築之，不留罅隙，儉謂不事虛文。蓋儉則必時，合則必近，深則必實，總之，不惑形家言，烏有稽誤時代而不葬，播越鄉郡而遠葬，擁培穴土而高葬者？故欲全六字葬法，❶尤以痛絶葬師爲本。

地脈論

徐律之所居之東園，地十畝，花木盛植，環之以池，生而樂之，死欲葬焉。其子蒼舒問形家：「可乎？」曰：「可。」「龍脈從何來？」曰：「從水底過。」以正其言於某。

某曰：「龍脈則吾未之聞，若地脈，固未始有間也，而又奚俟其來乎！地脈絶，則斯花木之芸然者何所滋而榮焉？今夫地之厚，吾不知其幾何道里；其橫亘也，益不知其幾何道里。起自足下，以至九夷八蠻，無弗連屬也。於何有間？四海之廣深，皆載於土。不能截土，而謂茲溝澮之水足以間之，何異管窺蠡測之智。彼愚師者又爲之扫池築堰以相通塞，直兒子戲耳。」

「然則財成輔相之謂何？」

曰：「天施地生，聖人與能，故爲財成輔

❶「全六字」，惜本作「合六字全」。

相以興民利，如曆日月與興河渠之類。而非以厲民也。費地傷稼，無過葬師。豈形家之謂哉！」

「蒙恬築長城，絶地脈，以殺其身，茲非其驗與？」

曰：「恬築長城，不惟殺其身，且速秦亡，窮民力焉故也，而致疑絶地脈乎？」

「地脈無絶續，而氣亦無衰旺與？」

曰：「地之氣本於天，而演於水者也。本於天，故有升降，此地之變於寒暑者然也。本於天，故異陰陽，此地氣之限於南朔者然也。演於水，故亦有衰旺，故旱竭而枯，淫溢而菑，近山而剛，近水而柔，近海而鹹，近河而淡。大抵疏達者肥美，壅滯者瘠鹵，則民居之利疾，草木之菀枯應之，古之人恒致慎焉。蓋以生物承生氣，達陽之理也。於死者則不然。形魄既瘞，即同溝斷，善藏之而已，奚旺之能承？故智者必擇不食之地而葬之，幽陰之義也。」

儉葬說

孟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謂不當厚於疏而反薄於親耳，非傾家厚葬之謂也。故又曰「無財不可以爲悦」。今藉口者輒曰「貧不能葬」，將可曰「貧不能養」耶？

夫貧有貧之養，則貧亦有貧之葬，儉葬是也。夫儉非薄也，禮所不當爲、力所不能爲者，吾不强爲焉，之謂儉也。子曰：「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雖有非之者，澆俗之所爲非，非有道之人所謂非也，何病？

夫葬之所須，無先於椁。椁且可省，則自椁而下，皆具文矣，於人親何與哉！而飾僞破家，苟塗人目，愚竊未解。如僧

道優伶喧闐人耳，固極癡愚，即廣塋高壙，如山如陵，鬱然松楸，被阡越陌，觀則美矣，於死者曾有分毫之益否乎？ 非惟無益，且有大損。 壙寬必蓄水，高則易傾，多植竹木則根株盤結，穿壙及棺，無所不至，人第習非而不察耳。 貧者負棺而深埋之，固可不費一文，而死者之魄已安於磐石矣。 稍有力者，築灰棺外，多不過十石，費不過二三金，雖錮南山之銅，莫踰其固，於用雖儉，而於人子之心甚安，不亦善乎！ 若夫重寶殉葬，盜賊生心，文石樹表，傾壓可畏，羅城周環，水之所淤，動費千金，虛文滋害，智者不爲也。

避五患論

程子謂「擇葬地當避五患：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勢家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亦未爲達也。

自古及今，雖明德之後，決無子孫千百世世守不易之業。 其近者至不及世，或僅可一二世，不過數十世止矣。 三代惟周爲久，世不過三十，然陵夷至幽、平，邠、岐故土已淪夷狄，文墓再世即嚙于海，見前和焉。 二陵久棄殽秦，❶禹穴舜疑，盜葬時有。 如程子所慮，必深山絶巘，則五患若皆可避，而踰越險阻，蕩搖遺魄，亦非仁孝之所能安。

愚意惟深葬，則勢家奪之、❷耕犂及之與夫道路、城郭皆於泉下無預。 獨溝渠之患不知所避。 蓋陵谷滄桑，雖前知之聖不

❶ 「殽」，原本誤作「淆」，依文義改。

❷ 「勢」，惜本作「世」。

能逆料，故鑿池穿井，時遇古墓。惟仁人立加揜覆，殘夫則喜爲發視。此亦運數致然，非夫人之智力所能避也。至若今之淺葬，皆將百其患，豈惟五而已耶！

故君子之所能爲者，人事也；所不可知者，天道也。脩德以俟之，明法以守之，猶懼不免，而苟且徇俗，蹈彰明之顯禍，猶規規五患之避，殷勤乞靈於險愚無識之葬師，吾未見其可也。

磚灰椁解惑説

磚葬之與灰葬，所争不過虚名，而利害關係甚大，何故慕虚名而令死者受速朽之實禍乎！

磚葬零砌，且有空隙，而灰葬打成一具無縫之石椁，堅瑕之相去遠矣。疑者不過以磚貴而灰土賤，磚成治，而三和不離水土，無使土親膚之意謂何。不知磚亦土也，窑人燒之而成磚。今石灰本石也，山人煅之而成灰，更用三和法築之而還成彌堅之石。無使土親膚之法，無過於此。而愚者猶以土親膚爲嫌，是何異蠶絲已成綾綺，而守故者猶視爲條桑乎！誠哉夏蟲之爲見也。

蓋禍莫速於淺葬，莫酷於中空。空則畜水穴蟲，兼憂覆墜；淺露必不能久存。二者之禍，其理易見，磚葬者皆將不免。灰葬則實而能深，千秋之計，無以易此，非徒惜費之謂也。然事半功倍，生死兩安，何恔如之！而久迷不悟，習俗之移人，至於此乎！以親徇俗，猶可言也；以親行殆，不可言也。諸孫苟未忍速朽其親，願以老人之言熟思之。

葬經并圖注

郭璞《葬經》怪而不倫，豈經也哉！正使果出璞手，决當火之，况僞書無疑乎！聖教熄而邪言興，君子反經而已矣。著《葬經》六十有六言而詳注焉，並諸圖法，以告天下後世之凡爲人子者。

土必擇高，

山爲佳，平陽取高土，且不宜五穀，即古人取不食地之意。

葬必穴深。

葬者，藏也。惟深則固，淺則易致攤毁。古人葬法，有入土數丈者。今縱不能，亦須掘下五六尺，使蓋板去平土二三尺許方可。

必狹而實，

椁僅容棺，寬而虚，則水聚。棺椁間處，則以灰沙實之，避水之道也。

而平，

謂必懸棺，用明板。今俗尚發圈，大繆。圈則棺上必空尺許，能容蟲獸，且有崩壓之患；而隧而進棺，又必不能深也。明板無好石，即用杉板，板如棺厚，横榑亘以二木，加釘焉，以便舉。用油灰布。富貴家則用漆，與棺並製，較石板更輕便。决宜用之。

而墳。

加封以識之。

必近而合，毋遠而分。

死徙毋出鄉，古人良有深意。族葬有五善，子孫世世祔，地盡而止，勿輕相地。

必求諸己，毋求諸人。

必不得已而另相地，擇己之所有可矣。地一也，甲問乙地，乙問甲地，徒滋紛擾，愚甚。

勿停，

士踰月，天子諸侯大夫皆有月數。

勿遷，

古不脩墓，況輕言遷乎！

勿越，

各循昭穆，毋相凌越。

勿禁。

族衆毋得妄生拘忌，禁遏葬期。

穴城蓄水，

壙外又築羅城，反蓄水，此何故也？北方皆無之。

雜木横根。

松檜根直，量樹以爲蔭。他木根横，有穿壙之患。

戒之戒之，奚取虛文！量力而舉，而何傷於貧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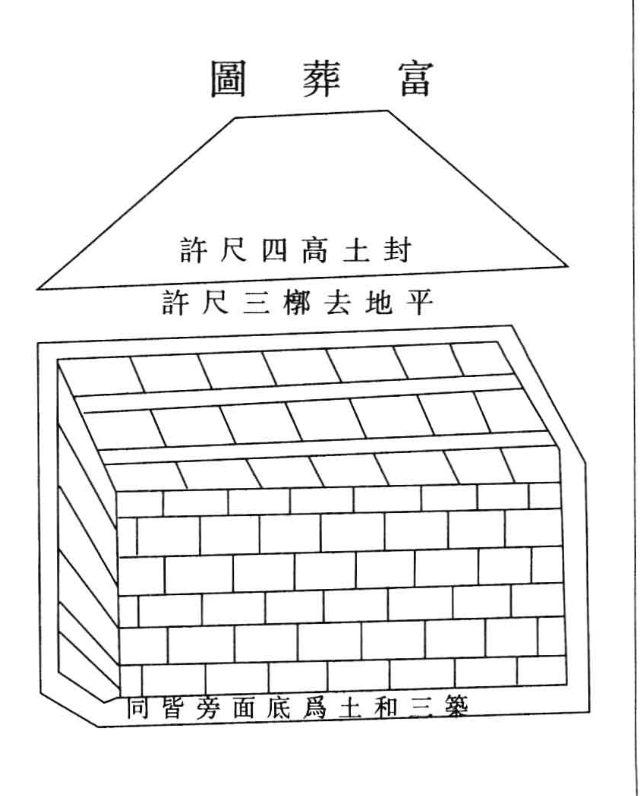
旋葬而無槨，稱其財之謂禮。

木板图

長丈闊四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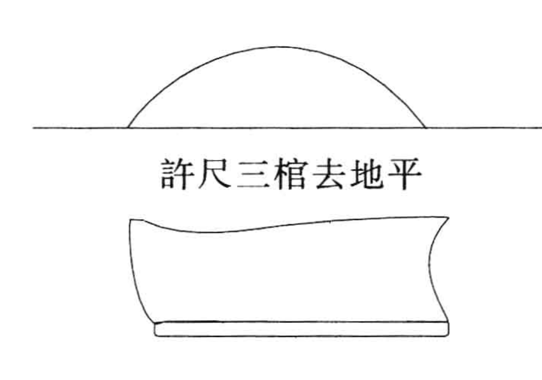
明板用厚石獨塊者最固，而不可必得，然重大難舉。今易木板，即古人用木槨之意。百年之後，即有毀折，然不若石板重而崩墜，尤足寒心者也。難易安危之故，人子必能辨之。

富葬圖



富厚有力者更築三和土爲底，厚不過半尺，四旁築三寸，可容舂杵足矣。以薄則力併而固，厚而瑕不若薄而堅也。築面如底法。棺槨間處僅容索，亦以灰沙實之，如外築法。恔心之道盡矣。若貧者且不能治槨，況三和土乎！三和土者，灰、沙各半，洒以少水，故謂三和。

貧葬圖



孔子爲大夫，葬伯魚，有棺無槨，況貧士乎！雖子葬父不能若父葬子者可以徑情直行，而力不從心，先聖王勿之能强也。無槨之葬，尤宜入深，上下四旁篩細土杵實之，去灰沙不遠矣。貧者以不能具灰磚，因付之一炬，何其忍耶！貽禍既久，至愚不悟，故復圖此。無財不可爲悦，誠足傷人子之心，而深土以戢

先骸，猶愈于炎炎之中頃時立盡者矣。

葬社啓

吾友莘墅唐灝如兄始舉葬會，爐溪張考夫兄繼之，而葬者甚多。社事之盛，無過今日，有如兩兄之切實有益者乎！佛墩蔡養吾兄曾倣行之，而未廣也。今龍山友人更欲廣三君子錫類之孝，而屬確董其役。確不敏，何足以當之！亦惟是敬布唐、張二子之約於諸同志而相敬守之，俾確無奉行不謹之誚，則惟諸君子左右扶持之力是恃，非確之衰慵所能勝任也。

會金每位五錢，米行等色不足者估贈，❶恐力有不同，略分上中下三等：上兼之，如兄弟兩人皆與者，各五錢。中全，五錢。下半。二錢五分。其法上中從下，謂下收則上中減半發。下不從中上，下發中上，於全者半之，兼者全之。故下發無加，雖全與上，而分發兩會，則名全實半，非有加也。而上中有減，惟遇其等則同。謂惟下發下，中上發中上，則各從本等之數。此吾法之微異唐、張者，其餘悉如兩兄之約，無所改。敢先布其略如此，其詳另載約書。

葬約

唐、張子之約，皆以五年爲期。於禮無踰年不葬者，況五年乎？會金五錢，有兼，有全，有半，量力而居之。先收者不出息，功先葬也。過五年，雖葬，同社不復致金，罪後葬也。同社有葬，先一月告社首，社首告宗首，宗首集同社之金，先葬十日

❶「贈」，疑當作「增」。

致葬家，毋後事。後事者罰環翠紙二刀，半會一刀。三罰不戒，竟聽出社，罰無可加故也。惟貧困者不在此例。

或曰：有先收者利於出社，而故違約以激衆怒，將若何？曰：吾社必無若人。果有之，同社亦有罪焉，則徑聽出社，而先責之同宗。同宗不能應，則及同社。諸先收者派償之。於貧不能全約者，亦然。寧可使葬者有觖望乎！

每歲終，社首集宗首登一歲之葬數與其月日於簿，而申告同宗之未葬者之毋弛葬事也。

此葬以提撕葬心而廣錫類，❶故不問士民，不拘貧富，惟無信者，雖士而富，勿使入社。會後有聞風欲與者，推此約從事。

❶「葬」，疑當作「社」。

乾初先生別集卷十四

大學辨一

海寧陳確著

大學辨 甲午六月三日作

陳確氏曰：《大學》首章，非聖經也。其傳十章，非賢傳也。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未始質言孔子。朱子則曰：「右經一章，蓋夫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古書蓋字皆作疑詞。朱子對或人之問，亦云「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以自釋「蓋」字之義。程、朱之說如此，而後人直奉爲聖經，固已漸倍於程、朱矣。雖然，則程、朱之於《大學》，恐亦有惑焉而未之察也。《大學》，其言似聖而其旨實竄於禪，其詞游而無根，其趨罔而終困，支離虛誕，此游、夏之徒所不道，决非秦以前儒者所作可知。苟終信爲孔、曾之書，則誣往聖，誤來學，其害有莫可終窮者，若之何無辨！

客曰：若此，則程、朱之誤甚矣。以程、朱之賢，而暴其誤可乎？

曰：君子固可欺。程、朱之誤，君子之過也。夫君子未嘗無過，孔子嘗信宰予之言，程、朱偶惑《大學》之說。程、朱之賢，如日月之經天，《大學》之誤，如雲翳之虧

蔽，於程、朱奚損焉！而終覆之，損程、朱乃大耳。故敢卒辨之。

辨曰：首言「大學」云者非知道者之言也。子言之矣：「下學而上達。」夫學何大小之有！大學、小學，僅見《王制》，亦讀「太」。作大學者，疑即本此，亦猶宋人之作小學也云耳。雖然，吾又烏知小學之非即大學也？吾又烏知小學之不更勝大學也？夫道，一而已矣。故《易》稱蒙養即聖功。古人爲學，自少至老，只是一路，所以有成。今迺別之爲大學，而若將有所待也，則亦終於有待而已矣。古學之不可復，其以此也。

其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皆非知道者之言也。三言皆脱胎《帝典》。《帝典》自「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時雍」凡七句，此以三言括之，似益簡切，而不自知其倍也。新民即在明德之中，至善又即在明親之中，故《帝典》「克明」句下貫一「以」字，便文理燦然；而此下三「在」字若三事然，則不通矣。古人之學雖不離乎明，而未嘗專言明。推之《易》、《詩》、《書》可見，惡其逃於虚焉故也。而《大學》首言「明明」固已倍矣。且古之君子，非有所親疏於民也，而有以民飢民溺爲己責者，有以一夫不被澤爲耻者，又有簞瓢陋巷以自樂者，而其道則靡不同。此古人之學，所以能善因乎時勢而莫之有執也。今使推高禹、稷、尹爲大人之學，而貶絶顔子爲小人之學，則可笑矣。故君子之學不言新民而新民在，言新民而新民反不在。亦猶吾向之論學也，不言大而大見，言大而大或不見也。

至善，未易言也；止至善，尤未易言

也。古之君子，亦知有學焉而已。善之未至，既欲止而不敢；善之已至，尤欲止而不能。夫學，何盡之有！有善之中又有善焉，至善之中又有至善焉，固非若邦畿丘隅之可以息而止之也。而《傳》引之，固矣。故明、新、至善之言，皆末學之夸詞，僞士之膚説也。而又曰「知止」云云者，則愈誣矣。辟適遠者未啓行，而遥望逆旅以自慰曰「吾已知所税駕也」，知止則知止矣，而止故未有日矣。故未至而知止，如弗知而已，而何遽定、静、安、慮、得之可易言乎？且吾不知其所謂知止者，謂一知無復知者耶，抑一事有一事之知止，事事有事事之知止；一時有一時之知止，時時有時時之知止者耶？如其然也，則今日而知止，則自今日而後，而定、静、安、慮、得之無不能，不待言也。脱他日又有所爲知止焉，則他日之知，非即今日之所未知乎？是定、静、安、慮、得之中，而又紛然有所爲未定，静、安、慮、得者存，斯旨之難通，固已不待其辭之畢矣。《大學》之所謂知止，必不然也。必也，其一知無復知者也。一知無復知，惟禪學之誕有之，聖學則無是也。

君子之於學也，終身焉而已。則其于知也，亦終身焉而已。故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非吾能素知之也，又非可以一概而知也，又非吾之聰明知識可以臆而盡之也。清心寡欲，兢兢焉，業業焉，勤諮而審察焉，而僅而知之耳。而猶懼有失也，稍怠肆焉，蔑勿懵矣。是故以堯、舜之神焉而猶病，文王之聖焉而「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二帝一王者，豈故爲此虚懷，以示宏廣云爾哉！

所謂猶病，則真猶病；所謂如傷、未見，則真如傷，未見也。天下之理無窮，一人之心有限，而傲然自信，以爲吾無遺知焉者，則必天下之大妄人矣，又安所得一旦貫通而釋然於天下之事之理之日也哉！

舜之問察，終身以之，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于人者」。使舜既知之，而又好問察焉，則是舜之僞也。夫舜之非僞，則雖確之愚蒙，有以知其必然也。然而問察無已，則是雖大聖人之智，而果無一知無復知之日也，而又誰欺乎？故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不知焉。」聖人有不知，不害其爲聖人也；以不知爲知，斯下愚之甚者矣。「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有不能，不害其爲聖人也；以不能爲能，斯不肖之尤者矣。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人猶有憾，不害爲天地之大也；以有憾爲無憾，斯誣天地之至者也。君子之於道也，亦學之不已而已，而奚以誇誕爲哉！學之不已，終將有獲，而不可以豫期其效。豫期其效以求知，則浮僞滋甚。今即所謂知止者真知止矣，然猶知之而已耳，於道浩乎其未有至也。而遽歆之以定、静、安、慮、得之效，長夸心而墮實行，必此焉始矣。禪家之求頓悟，正由斯蔽也，而不可不察也。

其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云云者，尤非知道者之言也。古人之慎脩其身也，非有所爲而爲之也，而家以之齊，而國以之治，而天下以之平，則固非吾意之所敢必矣。孟子之釋恒言，提一「本」字何等渾融！《大學》紛紛曰「欲」曰「先」，悉是私僞，何得云誠！寧古人之學之多夾雜迺爾乎！聖人之言之甚鄙倍迺爾乎！

至「正心」以往，益加舛謬。既言「正心」不當復言誠意。既先誠、正，何得又先格、致？夫心之與意，固若此其二乎？故《大學》之所爲誠者非誠也。凡言誠者，多兼内外言。《中庸》言誠身，不言誠意。誠只在意，即是不誠。朱子之解「誠意」曰：「實其心之所發。」心之所發者，欲正也，欲脩也，欲齊、治、平也。而苟有未正、未脩、未齊治平焉者，則是心之所發猶虚而不實也，而何以謂之誠乎？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並兼物言。是故言誠可不更言正、脩、齊、治、平，而分別若此者，則是所謂誠者非誠，所謂正者非正，所謂脩者非脩也。而所謂致知、格物者，非即以吾心致之、吾心格之乎？心者，身之主也。存心公恕，夫後能知己之過，知物之情。知己之過，故脩之而無勿至；知物之情，故齊、治、平之可以一貫也。今不先求之正心，而欲徐俟之格致之後，正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鮮不殆矣。心之不正，必且以未致爲已致，未格爲已格，又孰從而定之？《傳》不云乎：「心不在焉，視而弗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而況能致知格物云爾乎？嗚呼！其亦勿思而已矣。

「正」亦可釋「敬」，《易》「君子敬以直内」是也。心惟敬，故致知而無不致，格物而無不格。山陰先生曰：「主敬之外，更無窮理。」至哉師言！程子亦曰「入道莫若敬」，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固已知正心之先於格致矣。又曰「致知存乎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非正心乎？而《大學》之序如彼，而曾不疑其罔，則固非確之

所能解矣。故程子之言主敬也，陽明之言致良知也，山陰先生之言慎獨也，一也，皆聖人之道也，無勿合也，而以之説《大學》則斷斷不可合。欲合之而不可合，則不得不各變其説。各變其説，而於《大學》之解愈不可合。不可合於《大學》之解，而又未始不可合於聖人之道，則諸儒之言，固無有勿合也。而有弗合者，徒以《大學》之故而已矣。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象山曰：「千百世之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也。」吾友張考夫氏曰：「惟理不可損也，不可益也。」今獨格致之説，言人人殊，雖以朱子之尊信程子，而《補傳》之不能無異同於程子已如此矣，况後儒乎！山陰先生稱：「前後言格致者七十有二家，説非不備也，求其言之可以確然俟聖人而不惑者，吾未之見。」何則？惟《大學》之誣而不可以理求焉故也。是故以諸儒之言合之聖人之道，則無不合；合之《大學》之説，則必無合。豈惟諸儒之必無合，將歷千秋萬世之久而終莫之合也。莫之合而又莫不求其合，猶之合儒于佛于老，而曰「三教無不合」也。夫合則無不合矣，而誣已甚矣。蓋《大學》言知不言行，必爲禪學無疑。雖曰親民，曰齊、治、平，若且内外交脩者，並是裝排不根之言。其精思所注，只在「致知」、「知止」等字，竟是空寂之學。《書》有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大學》之意，若曰「行之非艱，知之惟艱」。玩「知止」四節文氣，不其然乎？聖學之不明，必由于此。故《大學》廢則聖道自明，《大學》行則聖道不明，關係儒教甚鉅，不敢不争，非好辨也。

至複説「物格」一節，詞益支蔓，蔣書升云：「使我學子作時文若此，猶惡其蕪而削之矣，曾聖經而然乎？」予甚韙其語。其「本亂」一節，文勢亦同。此並是後儒靡靡之習，聖言無是也。知聖經之非聖，則賢傳之非賢，不待言矣。

客曰：子之辨誠快矣。雖然，亦有本乎？

曰：程子之聖是書也，亦有本乎？抑余則有本矣。《大學》兩引夫子之言，則自「於止」、「聽訟」兩節而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而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由是觀之，雖作《大學》者絶未有一言竊附孔、曾，而自漢有《戴記》，至於宋千有餘年間，亦絶未有一人焉。謂非孔、曾之書焉者，謂是千有餘年中無一學人焉，吾不信也。而自程、朱二子表章《大學》以來，至於今五百餘年中，又絶未有一人謂非孔、曾之書焉者，❶謂是五百餘年無一非學人焉，吾益不信也。嗟乎！學者之信耳而不信心，已見于前事矣，而又奚本之足據乎！

故君子之聽言也，不惟其人，惟其言。使其言是，雖愚夫之言，其能不聽？❷使其言非，雖賢者之言，其能不疑？向使確幸得親承孔、曾之教，而於心有未安，猶當辨而正之，况如《大學》之説之甚倍于孔、曾者，而欲使確終信而不疑，則確無人心者而後可，而確則安敢以自昧也？故陽明先生之言致良知也，山陰先生之言獨

❶ 「謂是千有餘年」至「謂非孔曾之書焉者」五十字，原脱，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拜經樓《大學辨》鈔本補。

❷ 「使其言是」至「不聽」十三字，原重，今刪。

也，以疏「格致」而非以疏「格致」也，皆以吾學之所得而救《大學》之敝焉云耳，而救之而無可救，弗如黜之而已矣。學者言道，不苟爲異，亦不苟爲同，而惟中之從。故水火非相戾也，而相濟也。堯用四凶，舜皆誅之，不爲畔堯；《春秋》善五伯，孟子黜之，不爲畔孔子。程、朱表章《大學》，後人駁之，豈爲叛程、朱哉！使程、朱而可作也慎，知其不予咈也已。吾信諸心而已，亦勿敢信諸心，信諸理而已。雖然，心非吾一人之心，理非吾一人之理也，吾其又敢以吾之説爲必無疑于天下後世哉！其敬以俟之知道者，而確之罪已莫逭矣。予懼以没世已矣。

書大學辨後 戊戌

家有老親，未遑遠駕，將事之暇，偶及遺編，不意褊心，漸成臆見。竊欲還《學》、《庸》於《戴記》，删性理之支言，琢磨程、朱，光復孔、孟，出學人於重圍之内，收良心於久錮之餘，庶無忝於所生，差有辭於後死云耳。

答格致誠正問

客曰：《大學》先誠於正，子欲先正於誠，《大學》先格致，子欲先正心，不已悖乎？

曰：吾之先正於誠也，蓋欲合意於心，而統誠於身焉耳。分意于心，則支甚矣；

先誠於正，則舛甚矣。此《大學》之蔽也。夫誠是到頭學問，而正爲先端趨向，先後之勢，相去遠甚，何待辨乎？若乃正心之於格致，則正心爲指南之鍼，格致乃辨方之盤，鍼摇不定，雖盤星燦然，度分刻畫又安所取正乎？故學莫先定志，志爲聖賢，而後有聖賢之學問可言。格物致知，猶言乎學問云耳。故曰：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移之；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移之。故志於富貴，則所格所致皆富貴邊事矣；志于功名，則所格所致皆功名邊事矣；志於道德，則所格所致皆道德邊事矣。此非格致之異，而吾心之異焉也。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於聖人之學也。此學莫先正心之一大公案也。

至夫格致工夫，直與學相終始。幼不可不格致也，壯不可不格致也，老不可不格致也。奈何提作一截工夫，而謂是大學之始事乎？舜之好問，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未之有改；武公之好學，耄期不倦，曰「無舍我」。古人之事格致如此，其無窮也。而一旦截爲始事，勢不得不姑置躬脩，而争求徹悟，雖欲不禪，不可得矣。

至朱子之所謂「一旦豁然」，去禪彌近。夫朱子豈以曾子唯一貫之呼實有類於此而云然乎？不知曾子之唯一貫在正心脩身之後，而非在格物致知之後者也。使僅在格物致知之後，則猶是浮情浮識，而聖賢之一呼一唯皆爲虚設矣。若乃既唯之後，正須格致。道雖一貫，而理有萬殊；教學相長，未有窮盡。學者用功，知行並進，故知無窮，行亦無窮；行無窮，知愈無窮。先後之間，如環無端，故足貴也。如朱子之説，則夫子一呼之後，無可復

教；而曾子一唯之後，無可復學矣。豈理也哉！

夫以子之天縱，加以好學之勤，格致之功宜不越數年可了，誠正之效旦夕即見。然猶三十而始立耳，未免于惑也；四十而不惑，未可謂知也；五十而知天命，知矣，未可謂知之至也；至六十而後心與理相化，不煩思索矣，耳順矣，知之至矣；至七十而後欲與理相化，不煩克治矣，從心所欲不踰矩矣，誠之至矣。夫惡知不思之思有深於思者矣！不治之治有深於治者矣！故忘食忘憂，不知老至之懷，則終其身如一日焉耳矣。誰謂不踰之後而遂可忘學乎哉！

今由夫子之言觀之，正先誠乎，誠先正乎？正心之先格致乎，格致之先正心乎？孰爲知止之年，孰爲定靜之候乎？謂不惑知命爲知止乎，否乎？謂立爲定靜安乎？否乎？朱子注謂「定爲心有所定向」，則定乃是志學之日乎？則知止又當在志學之前，格致又當在志學知止之前。而如程子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少須得十數年工夫，則格致之功竟當在嬰抱時，豈得爲大人之學？而所謂知命、不惑者，又有在格致之外者耶？與《大學》之序，直無一語不悖矣。

夫以子之自叙，宜若可信矣；其爲學先後之次，宜不誣矣。顧曾一不足憑，而獨取無名氏之書而表章之，以爲得爲學之序而升諸四書之首，則《大學》之畔聖離經，固作者之戾，抑亦述者之闇矣。

答唯問

或問：曾子之唯，雖在正脩之後，然向未解一貫之道，今忽解得，亦是「一旦豁然」之境矣。朱子之言何病，而謂其去禪彌近乎？

曰：子既知唯在正脩之後，則朱子之言固有病矣。且子以曾子之唯，爲「一旦豁然」，則必以顔子之喟爲一旦茫然矣，而可乎？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曰「於吾言無所不悦」，曰「語之而不惰」，則顔子於夫子之言，夫固無時而不唯也。所謂豁然貫通者，豈直一旦而已哉！而終之以喟然之嘆，夫後知向之所灼然見爲是道者，固猶有未盡也。

道體本無窮盡，故須臾不可忘戒懼。須臾不可忘戒懼，即是聖學。孔門惟顔子之學能及此，故稱「三月不違」。堯、舜之猶病文王之望道未見，皆是爲前聖傳神語。曾子末後，已見得到此，故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蓋謂戰兢之無時可已，惟死而後免耳，非謂能免於過咎也。故道無盡，知亦無盡。今曰「於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何等語？非禪門之所謂了悟，即《中庸》之所謂予知耳，病孰甚焉！或者朱子之學，又遠出堯、舜、文王之上，則吾有所不敢知。若猶未也，將終其身望彌高彌堅，欲從末由之境界，尚未可得，而况猶病未見之聖而易及者乎？而顧可少之乎？

辨迹補

確與友人書辨《大學》，嘗有迹、理之説。謂以迹則顯然非聖經也，以理則純乎背聖經也。顧理細難明，迹粗易見。確辨理之言，已溢簡牘，同學尚未深曉。其辨迹，則惟曰：「《大學》兩引夫子之言，一引曾子之言，則自『於止』、『聽訟』二段文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自『十目』一節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又曰：「自漢有《戴記》至於宋千五百餘年間，真儒輩出，絶未有以《大學》爲聖經者。韓子《原道》引其文，亦止稱《傳》；惟伊川獨臆爲孔氏遺書，而未敢質言孔子。朱子亦云『無他左驗』，意其或出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以自釋『蓋』字之義。則《大學》之非確然聖經可知矣。」蓋自宋仁宗特簡《中庸》、《大學》篇賜兩新第，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學者輒相增加附會，致美其稱，非有實也。

確既深憂其説之近禪，乖違正學，又顯據其迹，非聖無疑，故每不自量度，嘵嘵致詞。而友人之深愛不肖者，動色相戒，或擬之介甫之廢《春秋》，意者非稱情之論乎？《春秋》正王事之書，大義凛然，豈《大學》之膚繆可比？商《詩》、偃《禮》，並擅能家，至於《春秋》筆削之間，游、夏莫贊。故夫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故曰：「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斯其志良苦矣。故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孔、孟之言《春秋》，不一而足，而未嘗一及所謂《大學》也。非惟《春秋》爲然

也，即其所嘗删定《易》、《詩》、《書》、《禮》、《樂》於二十篇之中皆三致意焉。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曰「學《詩》乎，學《禮》乎」；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假我數年，五十學《易》」；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絶不及《大學》，何也？即《中庸》一書，世儒皆言是子思所作，吾亦未知其真僞何如。然《中庸》二字，夫子亦每言之，而獨不及《大學》，何也？豈孔、孟諸弟之賢皆未足以語此乎？抑諸賢已皆默喻而無俟提撕者耶？如樊遲之徒，於仁智之説似皆可曉然篤信而力行之者，猶再三疑問不已，而於格致之説則獨有冥契者耶？

「大學」字最不經。子曰「下學而上達」，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惡小大之可分？《傳》稱十五入大學，蓋例夫子十五志學之言而云，亦謂弟子所肄之學，非學問之學也，當讀「泰」。後儒罔識，附會成書，固已悖矣。宋儒又補《小學》，即同漢儒之作《大學》。而《大學》文絶浮誕，更下《中庸》數等。古人置其篇於《深衣》、《投壺》之後，當有見。《大學》來歷，昭然甚明。而吾友至比之《春秋》，過矣。《家語》、《孝經》，朱子猶疑其僞，學者不敢以朱子之説爲非，況《大學》之顯然非聖經者哉！且駁歸《戴記》，猶是以《大學》還《大學》，未失六經之一也。而遽例以廢經，尤失情實。

故曰《大學辨》爲明理之書，則吾猶慚懼，不敢自居，若以迹，則固有可言者，吾亦未敢遽自誣服。謂當與廢《春秋》之介甫同罪而共誅之也，某則以朱子之進僞經

與介甫之廢真經正同一律，而反以加信古之確，何耶？昔陽明子尊信古本《大學》，謂失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其言甚直，確於今日亦云然。吾又以陽明之信古本，去程、朱所見僅一間耳。蓋以爲《戴記》之雜文，則信古本可也，雖分章而補傳，亦無不可也。以爲是孔、曾之書，則分章而補傳固不可也；信古本，愈不可也。故不争之於其本，而争之於其末，其争殆未可息矣。

翠薄山房帖

僕近作《大學辨》，同志皆切隱憂，故書此解之。君子之於天下，有一毛不拔之操，亦有摩頂放踵亦爲之之勇，顧於義何如耳。而楊、墨偏之，且皆失之有意，故孟子以爲異端。劉山陰先生又以一語勘破，謂「皆起於自私自利」。旨哉是言！學者讀《西銘》，以爲吾儒之量盡於「民胞物與」一言。不知以有意爲之，即與自私自利同歸。若一本於公明正大之心，則豈直如此而已，雖自千載而上，千載而下，又孰非吾之胞與者？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辨楊、墨，陽明之争格致，並孳孳汲汲，不顧世之非議，彼何所爲而然哉？烏乎！有以也。格致功夫，自與學相終始，必不可截爲學之始事。截爲始事，勢不得不盡棄躬脩，争求了悟。如朱子「一旦豁然貫通」之説，是誘天下而禪也，亦不仁之甚者矣。況《大學》之意，只歸重知止，必爲異學無疑。陽明不直攻《大學》，而但與朱子争格致之解，雖諄諄言「知行合一」，「知行無先後」，説非不甚正，而《大學》故在也。《大

學》紛紛言先言後，有目共見，朱子反得憑《大學》之勢，而終以説勝陽明子，故其辨至今未息。嗚呼！此亦陽明之過也。

聖人之道，若大路然，未嘗不明。所恨學者，用其私智，將聖學重重遮蓋着，不得出頭。有作《大學》者，又有表章《大學》者，俾後學之心顛倒回惑垂五百年，靡有夷屆。予閔此，不翅如痌瘝之在身。此而漠然置之，真是无痛癢人，莫可療治矣。諸子不此之憂，而憂《大學辨》，胡其惑也！既憂之，則胡不各以吾身吾心體察《大學》之説，而精求其是非？使吾言果誤耶，相駁正之；有疑耶，相辨晰之；無疑與誤耶，相扶明之。庶幾夙夜以無負上天生我之意，不亦卓然大丈夫之事與！而徒爲是遑遑無益之憂，此吾所以不尤甸華之駁之誤，而憂諸子之悠悠歲月，無所短長者之爲戾更深且大也。

士君子處世，當磊磊落落，使此心皎然，如清天白日，可以上質之前知，下昭之無窮；不宜有所掩覆游移，以自同小人之態。夫道者，千聖百王所共之道，天下萬世之所共由共知，而非一人之所得而私也。信則言之，疑則闕之；是則承之，非則違之。何嫌何忌，而當自生阻畏乎？蓋程、朱之心，聖賢之心也；程、朱之行事，聖賢之事也。使程、朱而在，吾當拜而事之，其言《大學》則敬進其辨，不用則隨之以痛哭，如子事父之禮焉，必也。吾不幸不生程、朱之世，而既失所以事程、朱之道矣，又敢重負程、朱于五百年之後，而不敬進其辨乎！

人非堯、舜，安能無過！過非君子所諱。程、朱偶爲《大學》所誤，因自誤誤人。而吾黨皆熟視而莫敢一匡救，則非程、朱

之過，而吾黨之過也。吾願諸子爲程、朱之功臣，毋爲程、朱之罪人，亟易其所以憂我者進而自憂，以憂天下後世，幸甚。

乾初先生別集卷十五

海寧陳確著

大學辨二

答查石丈書

嗟我石丈，惠寄長箋，何愛我之厚而用心之苦至於如此也！然由僕觀之，亦正見石丈之優游無所用心而待我薄耳，[1]勿思而已矣。旬華之書，不可不答，而不必急答，故答書將遺而復停之。蓋不答，則將長躁競之風；終不答，則似乎外旬華而鄙夷之，若將曰「此何必答」，又大非吾黨以忠敬待朋友之義矣。旬華必來索復書，終當報之，不敢以欺我石丈也。

嗟乎！五六百年來，大道陸沈，言學之家，分崩離析，孰執其咎乎！語曰「止沸者抽其薪」，此探本之論也。姚江之合知行，山陰之言一貫，皆有光復聖道之功，而於《大學》之解，終落落難合。僕痛此入於骨髓，幸而天啓愚衷，毅然辨《大學》之決非聖經，爲孔、曾雪累世之冤，爲後學開蕩平之路。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而吾黨無識，憂譏畏譏，苟倖一日之安，而不顧天下後世之計。此僕之所以撫膺摧胸，而又繼之以痛哭者也。《大學辨》果誤耶，我同志其相駁正之；無誤耶，相鼓翼之。不亦

[1]「耳」，惜本作「而」。

磊磊落落，皆不失爲聖人之徒歟！而石丈乃徒爲依回兩可之言，設美言以諛之於前，立危論以懼之于後，且欲要之以集衆泣請，以求必獲其志，亦可謂愚而闇于計矣。君子之行止，論是非，不論利害，論是非之關于世教者孰大孰小，而不論利害之切於身計者誰淺誰深。今爲義之决不可行者，雖有石丈數十輩痛哭陳請於前，勸其必行，乾子其行之乎？則夫義之决不可不行者，雖有石丈數十輩痛哭陳請於前，以阻其行，乾子其勿行之乎？嗚呼！何其言之固而陋也！

吾以《大學辨》求駁正於同人者，至誠之心也。駁未當而又駁之，❶亦至誠之心也。夫何礙！辟之有父兄之寃，而子弟爲之奔走呼號，以求白於人，可不謂誠乎？人有能白之者，則呼號頓息矣。即不然，而爲之反覆開諭，以明其不寃，則呼號亦暫止矣。今既不能白，又不能反覆開諭以明其不寃，而又益之寃，則夫奔走而呼號者又何時而已也？今旬華駁正之説，即朱子之説，此僕所素稔其未然者，而前後乖異，又過朱子。此非所謂益之寃者乎？而謂僕之呼號能遂已乎？

足下疑僕不能信古而果於自用，乃引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言，請益詳之。夫白之與黑，燦然其殊色矣。東之與西，决然其殊徑也。今詔瞽者以白爲黑，東爲西，則瞽者不敢不信。何則？無目焉故也。《大學》之在《戴記》垂一千餘年，❷絶未有聖之者也。而程子鑿空以爲

❶「又」，惜本作「有」。
❷「一千」，原誤作「二十」，今據文義改。

孔氏之書，既又疑其有錯簡而大變其文，朱子又變易程子之文，又爲之補傳，出《戴記》而升諸四書之首，而反以爲能述而信，而無所改作。僕欲黜還《戴記》以仍《大學》之舊，而反以爲不能信述，而妄改作。此何異瞽者之論東西黑白乎？

且石丈以爲子之於古，但述其所當述，信其所當信，好其所當好乎？抑於古無所不信，無所不述，無所不好者乎？註引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生之舊，而未嘗有所改作，則固然矣。然古詩三千，删者十九，《書》斷自唐、虞，則古人所謂墳、典之書，已盡剷削。三代之文，從删者益不少：《禮》、《樂》僅存先進，而羞蒙君子之稱；古易《連山》、《歸藏》之類並見屏棄；《春秋》筆不勝削。吾不知石丈所欲見處於述古之列者，當何途之從也？今以《大學》還《大學》，世士猶共譁之。設僕一旦不量，而效孔子之述古，必爲天下之大僇矣。豈石丈之明智而未見及此也？

《春秋》記載時事，固宜有所隱諱，然亦何至如韓子之言。《大學辨》論理之書，與《春秋》不同。且聖教之絶續攸係，即冒浮議，非所當惜。每恨以陽明子之賢聖，知行合一之説，決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無疑者，奈何不直辨《大學》之非聖經而徒與朱子争格致之解！朱子之解格致，本未嘗錯。錯在《大學》，不在朱子。夫不務清其源，而惟欲清其流，流安可得清耶？《大學》固明言先後，而陽明子謂知行無先後，此益薪助沸之説也，勢必不息矣。嗚呼！陽明子尚如此，他又何望哉！

而石丈乃欲我姑俟之十年之後。雖

俟之千年，何益？學者蔽於習俗，狃於見聞，敢於誣孔、曾而不敢議程、朱所從來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豈有今不一悟，而十年之後即無不悟者乎？過矣！過矣！

《大學》之非聖經，至公之論也。以《大學》還《戴記》，至平之事也。知止之爲禪學，格、致、誠之不可先於正心，至當之説也。使僕得訂定此書，以俟後聖，雖死無恨。斯事非筆札可了，還欲與諸子面相討論。羽便，先附此。知所素愛，不嫌過直，幸勿罪。

答吴仲木書

讀考兄書，見友朋相愛之至，弟不若也。至言及弟答成夫書後語，更荷厚愛。然弟則尚嫌其言之未盡，而兄反指爲逆耳，過矣。

弟每以「《大學》非聖經」向知己言之者，非敢自是其言也，正欲與諸同人各盡胸懷，以求至當，以開我專固之臆見耳。苟能反覆開諭，使蒙愚之心一朝豁然，則前疑盡釋矣。

弟所訾於《大學》者，正以其絶無義理故也。而考兄但曰：「今大小《戴記》俱在，其義理有可以相並否？」此泛然一語，何遂足以豁弟之蒙蔽乎？若以義理求之，則《曲禮》開口「無不敬」三字，便已抉虞廷之秘，已萬非《大學》之支離所能及矣。而君子何易繇言也！

弟於《大學》信程、朱之説者四十餘年矣，信陽明之説者踰年，信己之説者踰月，而皆棄之。其所信彌深，其所棄彌速，而

終以爲《大學》非聖經。豈得已而然哉！苟無灼然之見，而喜新立異，欲自争勝於前賢，則是無忌憚之尤，是横逆，是妄人，是禽獸而已耳，而尚敢自列於吾仲木、考兄諸君子之林乎！

弟始疑於《大學》，自格致之説，既而覺「古之欲明」全節之支離，既而覺「知止」節之必爲禪學，既則於《大學》全篇無不疑矣。統俟《大學辨》成，以質之高明。然終不敢固執己見，以爲必無可更也，惟其當而已矣。善乎考兄之言曰：「惟理不可損也，不可益也。」信諸此而已。願吾兄深思其至當者。若理有可信而固違之，必無人心者而後可。弟亦少有人心者，決不狠愎至此，萬勿以逆耳爲嫌也。

又答吴仲木書

弟入山即病腹，將已旬日，尚未平復，潦倒頹放，甚無狀也。弟《大學辨》正有深憂，兄又切切然爲弟憂之，固知非相愛之至，不及此。然兄所憂者，止不肖弟一人之身；而弟所憂者，乃在千秋萬世。弟所亟欲辨者，孔、曾五百年之誣；而兄所必不欲弟深辨者，程、朱一時之誤。夫程、朱之誤，不失爲可欺之君子；而孔、曾之誣，至首爲竄釋之罪人。二害之相去，已不可同年而語矣，而兄直漫然置之，非弟之所賴也。

夫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非一人之所得而私也。論説則有是非，義理則有純駁，亦凡有人心者所得而剖别也，弟言誠有未當，兄何不明白示之，爲别程、朱説

之所以是，弟説之所以非，若黑白然，弟亦且蹶然起而拜，退而自悔其言之狂且悖矣。而徒爲此私憂過計之言，則豈弟所以殷勤請教之本意乎！弟觀古來學人，無不爲習氣所轉。此二字中人甚深，孔、孟以後，鮮克自免。今道學家口口欲破除此二字，而忽已陰中其毒而不覺矣。兄得毋猶囿於習而未之察乎？

今有人嘗引其祖之言以爲文者，而其父誤信之，以爲此吾父之文也，而收之家乘，不知其文之似祖而實有悖於祖也。其孫爲明其是非而黜之，則於祖固有開冤釋滯之功，而於父復不失爲幹蠱之孝。今擬程、朱於父則少疏，擬孔、曾於祖則較親，而其文之關係，則又萬於家乘。故竊不自量，深冒不諱，向知己一寫之。而略不爲置理，而惟欲使之同寒蟬之默而已，則何以從命也！

至責弟「不能發明師説，而又忽爲新論，以駕出其上」，語尤痛切。弟真非人，而忍出此！弟所欲儀型一二而未能者，先生之言與行也。所日奉爲程式，欲脩以寡過而未能者，先生之《人譜》也。至於格致之説，前後異違，未審適從。其最後説《大學》則云：「《大學》是一貫的血脈，不是循序的工夫。」今人以循序求《大學》，故謂格致之後，又有誠意工夫，誠意之後，又有正心工夫。豈正心之後，又有脩、齊、治、平工夫耶？朱子之取《大學》正以有其序，而先生云然者，蓋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故是一事，絶分不得前後際。如弟《辨》中已發明一二，但不純祖師説耳。

且君子之聽言也，惟當别其可否而已。故有今人之言萬不及前人者，亦有狂夫之言

而聖人擇焉者。非以狂夫之遂能駕乎聖人之上也。若概以「駕出」二字遏制之，則前人之已言固不必言，而其所未言者，又萬不敢言，學者直無可開口處矣。弟又何敢以此而遂不復申辨也哉！恃愛，輒復縱言如此。總欲請教，非求自直也。

亢旱兩月，雨有日。弔韓之期，邈焉何時！悵恨無已。山陰之使有日乎？考兄書有到者乎？東望不勝懸切！

答沈朗思書

比日得接吾兄十七日書，感深五内。自非愛弟之篤而憂世之深者，胡能及此！弟非木石，敢不夙夜深思，仰承所以啓牖愚迷之意！然竊反覆《大學》，求其義理，終未有得；而即吾兄之所以勤勤誨弟者，恐猶未察於弟之所論也。

弟《大學辨》曰「《大學》言知不言行，必爲禪學無疑」，此一篇之綱也。何以知之？以《大學》先格致而歸重知止焉故也。夫知止之説，不攻自破。將深言知止，則白首而無窮期；淺言知止，則未宜即有定、靜、安、慮、得之效。而兄則欲淺言知止者。淺言知止，則亦不得不淺言定、靜、安、慮、得，而《大學》之旨索然矣。觀下文物格知至之義，❶則決非淺言知止可知。夫「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自古言之。定、靜、安悉屬止功，固不費絲豪氣力；慮亦是空思索，未有力行深造之功也；何遽至於能得乎？《大學》蓋曰「一知止」而學已無餘事矣，此《大學》之供案也。後又遽進而求之格致，皆爲知止起

❶「知至」，原作「致知」，依文義改。

義耳。物格而知至者，知止也。故「物格」節文氣絶似「知止」節。又若曰一格致而學已無餘事矣，又《大學》之供案也。故以其前之歸重知止，而知上文明、親、至善之言之爲虛設也；以其後之歸重格致，而又知上文誠、正、脩、齊、治、平之言之皆爲虛設也。惟「脩身爲本」一言，最爲切實，然已大悖前義矣。故讀《大學》之全文，而又知「脩身爲本」之言之亦爲虛設也。弟謂《大學》竟是空寂之學者，益以此也。彼二氏之學，何嘗不兼言作用，聽其言，若且體用兼得者，要歸於虛無寂滅而已矣，《大學》之謂也。

弟欲先正心於格致，以心爲一身之主。凡格、致、脩、齊、治、平之事，皆吾心爲之，故云然耳。而兄則以爲正心甚難，當先求之誠意。夫謂正心爲甚難則可，弟亦何敢以正心爲甚易也。謂正心甚難，當先求之誠意，則不可。如兄言，則誠意反易於正心耶？弟則以正心固難，而誠意尤難於正心，格致尤難於誠、正。易則俱易，難則俱難，顧學者之用心何如耳。心肆而忽，則無不難矣；敬而詳，則亦無難矣。故心粗則氣浮，復何言格致？格物而物不格，致知而知不致矣。心細則氣靜，復何難格致？格物而物無不格，致知而知無不致矣。非惟然也，夫且脩身而身脩，齊家而家齊，治國而國治，平天下而天下平矣。如是，則可謂之誠矣。故弟之意若曰：「欲誠其身者，先正其心。」此非弟之臆説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此其旨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學則心正矣，而後有立、不惑、知命之可言。至於耳順，從心而化矣，惟至誠爲能化也。此正、誠之説也。

又曰：「志於道。」志道，則心正矣，而後有據德、依仁、游藝之可言。據之、依之，而亦誠矣。此又正、誠之説也。

先師云「無心外之學」，豈欲單提直指，而廢學問之功也哉！謂離心不可以言學耳。而吾兄迺以「求放心」一語爲未足，駮云：「《孟子》何以有七篇？」弟則以《孟子》七篇皆是「求放心」注脚，試舉一二章證之，而其餘可例推矣。《孟子》之一章，言仁義也；其二章，言與民同樂也，亦仁也。《求放心章》曰：「仁，人心；義，人路也。」求放心，所以求仁也，而義盡是矣。故曰皆「求放心」之注脚也。豈惟七篇，自唐、虞三代以來，至於濂、洛，至於姚江、山陰，未有易此者也。「學問之道無他」，孟子豈欺我哉！

自《大學》之教行，而學者皆舍坐下工夫，争言格致，其卑者流爲訓詁支離之習，高者竄於佛老虚玄之學，道術分崩，聖教衰息，五百餘年於此矣。而通時達務之士，則又羣相驚懼危恐，蓄縮而莫敢出一言，此弟之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夫《大學》之崇尚空覺，畔經誣聖，固不待言。即朱子亦以爲無他左驗，則《大學》之爲聖經絶無證據可知。嗟乎！學至于孔、孟可以已矣；書至於《論》、《孟》可謂有證矣。而猶以爲未足，而無端舉一千餘年絶無證據之《大學》，而强以爲聖經，而尊之《論》、《孟》之上，則喜新立異之譏，在程、朱固無以自解於昔日矣。夫以程、朱之賢，即不表章《大學》，而循循焉惟孔、孟之從，必可以守先待後，爲一代之大儒，無疑也；而惜乎其多此也！此吾所以爲天下萬世懼，而轉爲程、朱痛者也。

今即使《大學》無甚訛謬而削歸《戴記》，猶是以《大學》爲《大學》焉耳，存疑焉耳，未爲鑿空杜撰之智也，而矧其譌謬之甚者！而吾黨若羣駭其爲喜新，爲立異，則非弟之所聞也。

弟《大學辨》亦自病其煩碎，惟欲反覆言之，以明《大學》之必非聖經，故至此耳。《大學》首篇二百餘言，豈無一言之合往訓者，而弟必字字而駁之，不幾於吹索乎！語曰「惡樹者及其枝」，此則弟之蔽也。若其大旨，則爲畔聖無疑。弟《大學辨》中所亟争者，惟在先格致而歸重知止。後正心而先格致，則馳外而荒；歸重知止，則誕而墮於禪，故辨之最詳。欲兄熟思而更教之，故敢復布大意，餘未暇悉論，恐涉囂争故也。惟於尊教兩節，註數字見意，並以呈上，他日同嗣教封還之，爲弟「顧諟之明命」，❶幸勿罪其狂率也！

夫道者，天下萬世之公，非一人之所得而私也。弟敢自謂必無錯已乎！而今者諸兄之所以教弟者，則未有以服其心，故逡巡不敢奉命耳。他日教之而當，又安敢不敬以拜！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亦兢兢惟是之從而已。幸勿以其違拒前命也，而並吝後教。區區之心，皇天所鑒，飾非强辨，明幽共譴。弟之坦白，同輩習知，其無嫌無疑，悉心詳誨，不勝禱切！

與劉伯繩書

違晤以來，再易寒燠，懷想之私，與時俱增。伏審道體清安，學識彌進，跂足東

❶「之」上，《大學》原文有「天」字。

望，神與偕馳。

弟質性闇劣，從先生之日淺，學問之事，無所聞知。比來伏讀先生尊心之訓，粗有警發。先生每云「無心外之性，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而歸其功於慎獨，可謂破末學之藩籬，造羲、姚之堂奥矣。而孤音寡和，衆寐難醒，原其始禍，厥由《大學》。自程、朱揭出致知之義爲《大學》始事，於是學者皆舍坐下工夫，争求了悟，今日言格致，明日言格致，謂學必先知後行。夫先知後行，則必有知無行，而究歸於無知，真可痛也！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決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惜亦回護《大學》，❶故其說終落落難合，良是恨事。弟則謂：學先正脩，而積久以至於誠，至於誠，則聖矣，自未有誠先於正者。若乃格致之功，則自幼而壯而老，靡時有間，大概與《中庸》之慎獨相近，所謂須臾勿離者也，烏得云學之始事乎？但言慎獨，便可以該格致；但言格致，不可以該慎獨，故不若專言慎獨之爲無蔽耳。

且《大學》之言格致，惟欲知止，而知止全是虚誕之見，與聖學正相反。虞廷開口說「惟危」二字，便是千聖寳符。惟危故微，惟危故精，惟危故一，惟危故中。此「惟危」二字，直爲堯兢舜業寫照。先生云：「人心之外，更無道心。」卓哉師言！後儒看壞人心，錯解「危」字，遂與聖學去而萬里。

舜之大孝，他無可擬，惟有夔慄精神，千載如睹。使舜當日先格得一大孝道理，則此道理既盡之後，舜固已無不孝矣，而

❶ 「大學」，原重文，據惜本删。

父母已有不是處矣，斯不孝莫大乎是矣。惟舜之初心不知有所謂孝，而但知己之不孝，到底只是自訟，曰「不可爲人，不可爲子」而已。如是，方謂之大孝。即明物察倫，亦是孟子追頌聖德如此，在舜當日何嘗以爲明察耶！緣其不自明之心，故不得不謂之明；緣其不自察之心，故不得不謂之察也。

顏子獨喜學舜，專在此。何以知之？以喟然之嘆知之。道體本無窮盡，本無方所，故須臾不能忘戒懼，故謂之好學。顏氏子直接惟危之傳矣。由《大學》格致之教，則是有窮盡方所矣。聖人之道，焉可誣也！故子嘗曰「堯、舜其猶病諸」，曰「有顏回者好學」，皆一再咏嘆，於此可識聖人意指所在。由此言之，曾子之唯，固未若顏子之喟也。何得侈言貫通而使學者馳騖不返乎？嗚呼！其不流爲禪者，幾希矣。

比年古學凌夷，人心盡喪，故是此世所宜。獨吾黨數子猶未隨時汩没，而優游歲月，莫克自振，要與世俗亦大無異，只是不能具舜、顏之心，輕于自恕，遂流而不返耳。每與同輩論及兹事，未嘗不撫膺摧胸，而欲繼之以泣也，勉强力行，己百己千，以光大先生尊心之訓，非吾兄誰望乎？臨書，豈勝翹切！

與吴哀仲書

四月下旬，獲拜兄北山之書，許以月杪賜顧，何竟窅然？天則亦久絶跡，東瞻澂嶺，眊眼欲穿。暑氣大盛，不審道體清

適何似？尊堂大人起居康吉否？❶聞二孤已歸澉城，不勝欣慰。强健不失學否？氣質馴謹，足紹前徽否？幸一一示之。北山之築已竣耶？知經營勞乏，馳念無已。弟母子兄弟皆粗遣，惟學問之事，種種疑結，不能去懷。長夏無事，又搆得《性解》數篇，其狂癖復不減《大學辨》，然不敢不一正之吾兄。

嗟乎！孔、孟之道，將以公之天下萬世，決非一人之所得私。況如弟之愚陋，曾何足窺孔、孟之萬一！而比年以來，呶呶好辨，幾有同子輿氏之不得已者，亦足悲矣。夫以下愚而議上喆，其自取危困，又何可勝道者哉！不審吾兄於攢刃之中，獨能憐其無知，藥其狂病否乎？

蓋人心之靈鈍，各有分量，不可揜也，惟賴仁人者剖豁變化之耳。如弟前致先令兄書，誤用「不勝喪」句及壽詩之妄誕，俱蒙教示，輒不勝慚伏，内訟無已。弟亦有心胸者，何至久愎戾不循道理乎！夫尋常小筆札尚多迷謬，況弟辨《大學》諸書，動踰萬言，其間倍鄙無理處，宜不勝指。弟自請教以來，再易寒暑矣，猶未可以正教之耶，抑弟求教之心之尚未誠耶？

天下事有甚關切于己而實可已者，有若絶無關于己而實不可已者。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覆。嗚呼！此何所迫之而然哉！士既有志聖賢之學，而視斯道之是非明晦，漠然若無預我事，於安身全名之計則得矣，雖然，未可謂有惻隱羞惡是非之心者也。

拙《辨》初出時，惟奉沈朗思兄一書，

❶「大人」，原誤作「夫人」，據惜本改。

略有批駁。弟以其未極明快，書求再駁。自是之後，遂斷來章。諸同人中，亦各視此事如入國之禁，入門之諱，噤不敢一齒及。惟今夏拜考兄一書，云：「仲木已死，吾同學數人，獨朗思年差少，弟已踰艾，某與伯繩並四十外人，留此一大疑案，不及今剖决，何以示後！」弟深感其言，隨去一書請教，而考兄答書謂向所以不駁一字者，以弟前往數書皆有挾賢挾長之心，故擯絶不告。弟捧讀至此，撫膺傷悼，悲不自持。生齒逾邁，不能有所成立，爲鄉俗疑詬，固亦已矣。獨此悃悃之愚，至不能見諒于同學，尚可以爲人乎！

夫道之所共，固無分于長幼賢不肖也。如其言是，雖幼不肖，不能不伸于長賢，其言非是，雖長且賢，不能不絀于幼不肖，惟理之歸而已矣。如弟與哀仲，亦忝有倍長之年，然獨不能不心折于哀仲之賢者，本心之明，固不容以自昧也。况弟與考兄之年不甚相懸，而考兄之賢又遠過于弟，無一可挾，昭然甚明。惟以聖學真僞關係至大，故每諄諄向我同志痛切極言之。夫大道所關，雖君臣父子師弟之間，尚不容苟阿，况朋友乎！若必以恭順喑默，無一異同之言，而後謂之不挾，則又非弟之愚所深望于吾考兄者。不審哀仲能爲弟一明此意于考兄否也？

程、朱、王、陸，皆卓然爲兩代大儒，至其言學，皆不能無偏。學者正可劑其同異，以求大中，則並是聖門之顔、閔矣。夫言語、文學皆優登大聖之堂，况如四子之德行卓卓者，而重隔别之，若中國之與夷狄，不亦重可悲嘆矣哉！程、朱何嘗不教人存心，王、陸何嘗不教人窮理，從所言之

異耳。有聖人者出，必能一之。而考兄至以象山、陽明之説其流毒比之洪水猛獸，亦已過矣。弟向未嘗讀象山、陽明書，是夏始從舍姪處借《象山集》，從許欲爾借陽明《傳習録》略讀之，亦確然仁人君子之用心；至其言詞痛切處，雖弟之頑頓，亦時爲之隕涕。嗚呼！誰無人心者，而重擯絶之，使若不得與於儒者之數乎？何其忍也！

然弟於陽明子，惟「知行合一」之説深信不疑；至其深信古本，及説《盡心章》等處，私心亦深有未安。於程、朱，惟表章《大學》爲聖經，竊以爲不然；而其他言學切實處，亦多有先得我心者。古之君子，皆以不同爲同，而今之君子，必欲以同爲不同，惑亦甚矣。夫水火，異用也，而爲既濟。況同誦聖人之言，同行聖人之行者乎！嗚呼！今之君子，何設心之隘也？

即弟謂諸儒之學未免雜禪者，非全詆其非禪學也。❶如地師之定向，有七分子午，兼三分癸丁或三分壬丙者。雖其或兼三分癸丁、三分壬丙，而確然爲子午向，不可誣也。雖其確然爲子午向，而其實兼三分癸丁、三分壬丙，亦不可誣也。今諸儒皆確然聖學，而其議論之夾雜，不能無近於禪者，亦不可誣也。雖諸儒之夾雜，實不害其爲確然聖學；而後賢罔識，或反遺其確然聖學之實功，而深奉其夾雜禪學之虚論，則人心之蔽塞，聖路之榛蕪，將何由而通闢哉！此《性解》、《禪障》諸篇，所由必不得已而復作也。故並三分癸丁、三分壬丙而去之，則十分子午矣。並此夾雜而

❶「非」，疑當作「爲」。

去之，則全乎大中至正之聖學矣。此弟拳拳之心，所必欲以忠於諸子者。而或者不察，反以爲好勝，以爲立異者，又必有之。嗚呼！衆實有口，亦不能不聽之矣。

弟不取《大學》致知之説者，非真謂知可不致也。《書》曰：「知之非艱。」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亦豈真謂知之無益，而欲學者盡廢格致之功乎哉！蓋所重又有在焉故也。故真志學者，必能窮理；而但言窮理者，未必能真志學。此聖學與曲學毫釐千里處，故不敢不亟辨耳。

且弟之辨《大學》，亦何莫非讀書窮理之事乎！其曰格致功夫，徹始徹終，必不可以格致爲學之始事者，亦理也。曰心爲一身之主，心正則格致皆正，心偏則格致皆偏，必不可先格致于正心者，亦理也。曰正心是先端趨向，而誠是到頭學問，必不可先誠于正者，亦理也。曰凡言誠者，皆兼内外言；本注：子「毋意」，《中庸》、❶《孟子》皆言誠身，不言誠意。凡言獨者，皆無動静言；本注：朱子以動静分戒懼、慎獨，亦非是。正、脩、齊、治、平，皆是誠，心、身、家、國、天下，皆有獨，必不可專言誠于意，必不可專言慎獨於誠意者，亦理也。曰學無止，知亦無止者，亦理也。曰下學上達，何分小大者，亦理也。曰《大學》之教近禪，惟禪門單言覺，謂一覺已無餘事；惟《大學》單言知，謂一知已無餘事，詳觀文義，情旨立見者，亦理也。弟惟以程、朱子讀書窮理之有未至，故誤以《大學》爲聖經；而弟今日以《大學辨》求正諸兄者，正讀書窮理之事也。考兄必欲置《大學》於無言，而又深責弟以

❶「庸」，原脱，依文義補。

讀書窮理之學，此何異反鑑而索照乎！

喪亂以來，同人蹤跡，倉皇失據，離多會少，固亦其宜。扁舟偶訪，寒温之外，數言申別而已，理何由洽！若膳書遠訊，❶動涉浮詞，又再三之瀆，君子不告。意者，斯道將終不明於天下已耶，抑仁者之用心有迥出尋常萬萬者？終進而惠教之，吾道幸甚！習心習見，是處錮人，驗之日用，真可悲涕。而言學之家，縈絆彌深，自非明達加以克己之功者，鮮或能免。知我裒仲必有超然玄覽者，故復不辭覼縷。鵠俟明教！

❶「膳」，惜本作「縢」。

乾初先生別集卷十六

大學辨三

海寧陳確著

與張考夫書

初涼，想道體漸勝。久約祝、吴兩兄造候，竟不果，私心悵然。入夏，兄既遭猶子之喪，弟亦有殤孫之痛，兼之衰病日迫，人生至此，未免傷懷。吾兄道力堅定，想不同此結滯也。開美葬地，定於管山，去家亦不過五里，期在今冬十一月内，此兄所亟欲知，敬附以聞。

弟之粗戾，懵於前訓，至於《大學》經傳，尤久而愈疑，每欲著之於篇，以一正有道。聿自去秋，藏之中心，寒暑載徂，久未敢舉筆，日夕危懼，不能即安。以爲言之則獲戾前賢，不言則久誣聖學。於頃六月之三日，竟屬之藁。首呈仲木，仲木非之。繼示龍山諸子，諸子憂之，或病其罔，或懼其懟，未有許之者也。若是乎諸子皆知尊信前喆，而弟獨相詆誹；何諸子之敦誠篤厚，而不肖弟之儇薄佻浮，抑至此乎！兄視此兩者，疇是疇非？何去何從？下愚之人，皆能辨此，而弟獨貿貿然寧爲彼而不爲此。雖奉有「竟須削稿」之命，私心尚未釋然，則弟之愚悖，固有什百千萬于恒情者。非吾兄之淵心洞識，明章指示，何以開其重翳，納之朗照也。

學問之事，誠非眇識所窺，然嘗妄測前脩，求其指要。竊謂如孔之「時習」，曾之「日省」，雖微有深淺疏密之未同，要並是不放心之學。故孟子直以一語斷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自唐、虞至戰國二千餘年，聖人相傳心法，一語道破。學者用功，斷不外此。由斯而進之，雖精一執中之學，何以加於是乎？故不放心則自能格致誠正，自能脩齊治平；放心則所謂格致非格致，所謂誠正非誠正，所謂脩齊治平非脩齊治平矣。

程子論格致，提一「敬」字，可謂補天手。山陰先生亦云「舍卻慎獨，更無格致可言」，與程子之説，可謂後先一揆。然是程子、劉子之言非《大學》之教也。雖「誠意」傳亦言慎獨，卻是未嘗慎獨。獨者對衆之稱，非離衆之稱。試思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何處無獨，何時非慎獨？故凡云誠者，皆兼内外言，凡云慎獨者，皆兼動静言。而《大學》專言之意，不特不知誠，且不知慎獨矣。是宜誠意之後而猶紛然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不正者存，所爲慎獨之功，竟安在乎？如是言學，正如笨兒識字，止認定一處，指問他處，便不能復舉。彼但識處，未識字故也。《大學》之言慎獨，何以異于是？《大學》前篇，語語説夢。其尤虚誕近禪者，在「知止」二字，其全神所注，亦只在此二字。所謂格物、致知者，亦惟欲致其知止之知而已。從此下手，那得不禪！弟《大學辨》頗悉之，今不復具也。

朱子又以《易》、《庸》、《孟》之言知者俱在行前爲證，竊恐未然。朱子解《盡心章》，以盡心由於知性，故嘗以物格即是知性，知

致即是盡心爲説。以弟觀之，則未有不盡心而能知性者。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卻不肯擴充。故不充，則惟乍見時有此惻隱之心，而止見吾仁之一；充之，則滿腔子皆惻隱之心，而有以見吾仁之全體矣。故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是則仁義禮智之性，皆非盡心不能知，又何疑乎？告子惟不求之心，故外仁義，故不解性善之説。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語極明順。此最是孟子喫緊示人處，謂學者不知性天，惟當反求諸心，即山陰先生「無心外之性」之旨也。意正與「求放心」節同。下二節即申上節意，非有兩層。存養不貳，即是盡心之功；事天立命，即是知性知天之效。總反覆言之，以見所謂天、命、性皆不越吾身吾心之外，學者毋徒馳騖于荒忽不可知之域，以自誤誤人耳。而又何嘗有知行先後之分也？雖《中庸》之言明誠、擇執，《大易》之言學、問、寬、仁，亦烏有先後際之可分乎？《中庸》固言「誠則明」，「明則誠」，是知不明不可以爲誠而不誠亦不可以爲明。故言誠而明在其中，言明而誠在其中。其言擇執，亦猶是也。學問思辨，皆是行時功夫。如學事父則無所不用其孝，學事君則無所不用其忠，然不敢謂忠孝之已至也。故又須審問、慎思、明辨，以求其至當者而篤行之。要之，篤行之後，又何可一日而廢學問思辨之功也哉！

故「知行」二字，如圍棋家轆轤刼，至局終方了，安分前後？故説書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拘文牽義，必墮支離之習。知學問思辨之

解，則《大易》之學聚問辨，亦可以通之矣。

由是言之，《大學》之知先後，正是不知先後，聖學之不明必由於此。此不敢不辨也。❶此學者萬世之計，故不覺其憂之深而言之長如此，皆出惓篤請教之誠，非敢騁詞而鼓説也。仁兄尚勉思所以教之，得一言剖析，使蒙心豁然，則死且瞑目矣。即不惜千言萬言，反覆辨難，使狂瞽之夫無復躲閃處，則愚心益快矣。何者？一旦釋杞人之憂，而登之樂國也。不然，則弟之狂呼，終無已時，有愁嘆以俟之没世已矣。臨書，不勝馳切！

答張考夫書

仁兄來歲已諾衷仲之約，喜慰之極。仲木雖漸有起色，然足未能履，口未能語，惡得遂云無恙乎！念此，何時已已！弟頃亦卧病四十餘日，前後絶粒共二十日，今雖强起，尚爾委頓，皆是妄投藥餌，不節食飲所致。遺體行殆，往恨何追！弟病中亦深以《大學辨》爲恨，恐一旦朝露，此議遂泯，將遺千秋無窮之恨。而吾兄又復遠訊及此，慚愧何如！弟之辨《大學》，望而知爲狂悖，此無異桀犬吠堯，百口奚解！是以雖辱愛如吾兄，猶未見察，况他人乎！長歎而已。

弟思《大學》本無可辨：以迹而言，則顯然非聖經，不必辨也；以理而言，則純乎背聖經，亦不待辨也。而人心易惑，習解相縈。孔、曾五百餘年之沈冤未伸，後學千萬世之道術誰正！則又有不敢不辨，

❶「敢」，惜本作「可」。

不忍不辨者。何爲迹？謂作《大學》者初未嘗假託孔、曾一字，如篇中兩引夫子之言，一引曾子之言，則外此皆非孔、曾之言可知。又自春秋歷漢、唐千有餘年，真儒輩出，絶未有一人以《大學》爲孔、曾之書者，此迹之顯然者也。❶何爲理？《書》有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古昔聖人皆重言行而輕言知，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之不足恃，亦已明矣。惟佛氏單言覺，謂一覺已無餘事。惟《大學》單言知，謂一知已無餘事。詳觀文義，豈不其然！首節雖不言知，而開口言「明明」已是重知張本。次節緊接「知止」二字，謂一知止而定、静、安、慮、得無不能矣，非重知乎？三節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非重知乎？四節、五節反覆言格致之當先，謂一格致而誠、正、脩、齊、治、平已環至而立效矣，非重知乎？重知則輕行，雖欲不禪，不可得矣。以此知上文言新民，言齊、治、平，並是夸詞。正如佛氏之稱無量功德，務神其説以驢愚俗者，非實語也。烏有一格致而遂馴至治平者乎？學者從而信之，亦愚甚矣。蓋《大學》只是重知，若曰一格致而學已無餘事矣，此《大學》之本旨也。程、朱闢禪，而表章《大學》，是驅天下後世而之於禪也，不亦惑歟！

且弟亦非惡言格致也，惡夫以格致爲《大學》之始事也。謂格致自與學相終始，學無窮，則格致亦無窮，而奈何截爲學之始事？截爲學之始事，則知行分；知行分，則必有知無行，而究歸於無知。此今

❶ 「者」下，原衍「一」字，據惜本删。

日學者之流弊，已可見矣。此昔陽明先生之所大恐也。

蓋《大學》之意只重知止，截言格致，亦是爲知止結案。物格而知致，則知止矣。知止乃全乎禪學，即釋氏所謂「大徹大悟境界」，聖學絶無此也。蓋語其易，則今日即可知可行；語其難，則聖人有未知未行。故曰「堯、舜猶病」，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皆是真實語。而《大學》肆然曰知止則定、静、安、慮、得無不能，而明、親、止善之功於是焉畢矣。誰欺乎？

又不當先誠于正，謂誠是詣極地位，而正、脩是進德工夫，相去遠甚。❶周子亦曰：「夫聖，誠而已矣；誠則無事矣。」蓋正脩之盡處是誠。正心，如孔子言志學、志道、志仁之類，那得更在誠後？蓋《大學》之誤，全在以意言誠。誠止在意，即是不誠。凡言誠者，皆兼内外言。故《中庸》曰「誠身」，孟子曰「反身而誠」。蓋脩、齊、治、平皆是誠，非徒意之而已也。此《大學》之誤也。宋儒之言誠本此，此末學之大蔽也。

尤不當後正心於格致。心爲一身之主，雖格物致知，皆以心格之，以心致之。心正則格致皆正，心偏則格致皆偏。蓋心職思慮而兼掌聰明之官，一不正則反爲耳目所役。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據「正心」傳，亦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而矧能致知格物云乎哉？此矛盾之説也。故學誠不可以不格致矣，然而事物之紛然，雜然其不齊也，義理之精微，淵乎其深至也；非吾心

❶「遠甚」，惜本作「甚遠」。

之神明，其孰從而正之！故繩誠設，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吾心者，亦事物之權衡，義理之繩準也。夫不知格致由吾心而正，而反云「吾心由格致而正」，是無異稱五臣之功，而絀舜德者也，亦甚誣矣。故真能正心以脩身，而格致在其中矣，不言格致可矣。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子豈不知格致之難，而易言若此哉！謂人特患不立志耳，不用力耳，能立志，能用力，而真知出矣。「我未見力不足」，「力」字兼知行言，謂勇力識力也。若曰患不用力，豈患不能知與不能行哉！此聖人之教也。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義未徙，不善未改，則憂之；默識學誨，事公卿父兄，則一再曰「我何有」，凡言行，則退然不敢當若此。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凡言知，則略無孫詞又如此。此知行之難易，既可覩矣。而《大學》之所重在彼，此理之純倍聖經者二也。

雖然，苟迹非而理是，雖弟亦是之矣。今弟之所争者理也，非迹也。而迹理雙違，則誕罔彌著。何斯人之易惑而難曉，至于此乎！嗟乎！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吾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斯言也。夫道若大路，本無他謬巧，真是農工商賈，皆可涉足，必讀書窮理而後能與於道，是絶天下不讀書者以爲善之路也，豈通理哉！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使曾子、孟

子而皆非知道也者則可，使曾子、孟子而皆知道也者，烏得盡以其言爲河漢乎？若夫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後自臻之妙境。正如山窮水盡，忽見奇觀，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匪淺學所能力索也。今之學者，考其行，則鮮孝弟忠信之實，聽其言，則多義理精微之旨，此宋以來學者通弊。此弟所日夜撫心摧胸，而深欲與同志一洗斯惑也。

陽明子言「知行合一」、「知行無先後」、「知行並進」，真是宋儒頂門針子。而吾兄云：「如眼前一步，必先見得，然後行得。」此謂知先於行，可爲切喻；然亦是行得到此，故又見此一步耳。兄能見屋内步，更能見屋外步乎？能見山後步，更能見山前步乎？欲見屋外步，則必須行出屋外，始能見屋外步。欲見山前步，則更須行過山前，始能見山前步。所謂行到然後知到者，正以此也。《大學》明言先後，而陽明子謂知行無先後，説何由合？其曰「致良知」，亦强爲「致知」解嘲耳，而終非《大學》之旨，陽明子亦欲曲護《大學》，其如《大學》之終不可理解何！先生始則欲從古本，繼又欲從石經。非真以古本、石經之爲至也，直是求其説而不得，又轉而之他，亦禮失求野，無可奈何之意耳。

來書云：「有本有源，爲學者所祖述。」以弟觀之，何異説夢。直是無本無源，以開五百年來學者紛紜争辨之端而已矣。夫不宗《論》、《孟》，而宗《學》、《庸》，直以《大學》爲四書之首，真是喜新立異。此程、朱學問大謬誤處。而諸君子乃以弟爲喜新立異，此弟所至死而不服者也。弟於程、朱之學，未能及其萬一。至於表章《大

學》，則又不敢不以死争之。蓋從來賢聖不能無過，如日月之有薄蝕，何損於明，而後儒必欲曲爲之護，真是程、朱之罪人耳。

要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弟雖縱論及此，還望吾兄明歲至山中，面相質問，非筆札所能悉也。恃相知之深，又不覺覼縷此紙。願虚中體認，萬勿牽纏習見，如俗儒之竟死先儒言下者，吾道幸甚。

答張考夫書

弄璋之信至山中，山中人皆狂喜，弟之辱愛者可知矣。不審邇日道體清勝何如？新兒神氣强旺何如？乳飲贍足否？小兒初生，乳極須節，寧饑毋飽，寧薄毋暖，寧多啼哭，毋常抱持，此是保嬰要訣。知兄所素審，恐晚年得子，不無姑息，敢再致丁寧耳。鳳師學問甚進，頗有善可述。豹臣亦肯讀書，頃從諸少年舉一社，其諸父爲言，亦止不赴，皆是好消息。惟鳳師近殤一長子，已將上學，極可痛。汝典新有喪偶之戚，俱是恨事。兄知之否？

憶拜季春戊辰日書，内及弟《大學辨》，云仲木已矣，道義知交，落落數人，惟甸華差少，弟與伯繩與兄，俱各踰五踰四，歲月不待人，此一大疑案，急須究竟之也。弟捧讀至此，感極涕零，故敢亟馳數行請教。而來書乃云，弟前往數書，皆有挾賢挾長之心，故從未條答一字。嗟乎！弟雖不肖，竊奉教於君子矣，何遽狂悖至此，而重爲同門之賢者所擯絶乎！夫至理所昭，初無賢不肖長幼之分。言當於理，雖幼不肖，不能不伸於長賢；不當於理，雖長且賢，不能不絀於幼不肖。不幸犬馬齒實

偷長數歲，至論賢，則不及我考夫遠甚，惡能有挾？即如弟與袞仲，忝有倍長之年，然嘗不能不心折于袞仲之學。本心之明，豈容自昧耶？比雖詩文之誤，亦兩被指詰，不勝慚伏。於袞仲猶爾，而況兄乎？然弟亦不敢不深自反，必弟生平一種驕矜之氣由中達外，弟不自知，而兄已灼知之，故肯直言及此。敢不細自搜剔，力懲痛改，期終不負明教乎！

至《大學辨》實出萬不得已，前數書略見苦心，非所謂挾也。而兄藐然之聽，日甚一日，殊失所望。蓋以弟《大學辨》爲愚昧無知則可，謂當置之不足議論之列則不可。今有一人，忽無故狂呼叫號而不知止，行路見之，皆笑其癡，掉頭竟去；而其父兄親戚則既閔其癡，又必深求所以狂呼叫號之故，寃則解之，病則爲之揀方合藥以療治之，必使之平復而後已。今吾兄之藐藐，意者同路人之掉首而若未始忝一日之愛者乎！

弟之不足教，固亦已矣。至又罪及陸、王之學，比之洪水猛獸，此何語也？且弟之辨《大學》於陸、王何與，而上累之耶？陸、王亦嘗言格致矣，雖所言與程、朱不同，其深信《大學》則一也。程、朱之説非，則陸、王亦非矣。弟説絶不本陸、王，而吾兄深罪之，豈非所謂「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乎？何其聽之不審而刑之太濫也！

王門言學，誠不爲無罪。龍谿以下諸子，轉説轉幻，流而爲禪者有之，要豈可以追戮陽明哉！古之聖賢，亦各有幸有不幸。雖以孔子之聖，七十二子之賢，然當是時，顏子蚤殀，曾子年最少，質最魯，孔

子之道，亦岌乎若一髮之引千鈞。向無曾子，則如子夏、子張輩，各竊其説之近似者，轉相授受，數傳之後，不復知孔子之道爲何物矣，况陽明子乎！堯、舜之後皆不肖，而禹子獨賢，禹不以是加聖于堯、舜，堯、舜之道終必爲萬世宗師。燕噲、子之之假竊，果足以累堯、舜哉！程、朱、陸、王，雖其言學不無少異，而要其所爲同者自在。世儒于程、朱、陸、王之學，❶曾未睹其萬一，而紛紛然各以其私意輕相詆誹，於程、朱、陸、王奚損乎？多見其不知量耳。若其辨學之言，是非曲直，亦昭然可見。象山闢無極一書，辭雖少戇，而理較直。朱、王格致之説，大抵皆爲《大學》所困，而「知行合一」之言，則固百世不易也。議者謂晦菴一於道問學，而疑其支離，象山一於尊德性，而疑其空寂，皆失其實者。晦菴未嘗不尊德性，象山未嘗不道問學。但在象山，則有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意，在晦菴則有道問學而尊德性之意，此亦二賢之本末也。當時二子雖所見不同，而立身行己，並卓然無愧，所謂不同而同也。而傳之後學，則亦有毫釐千里之繆，故當時皆斷斷持之耳，豈可獨罪象山哉！

孔子本言「性相近」，❷孟子偏言「性善」。《中庸》已分知行，陽明子偏欲合知行。《大學》明言先後，陽明子偏言知行無先後。此豈徒駕爲新論，以高出前人哉！皆不得已也。孟子道性善，爲自暴自棄一輩而發。陽明子合知行，爲知而不行者一輩而發。言雖有爲而發，然各有所本，故

❶「學」下，惜本有「何尤」二字。

❷「近」下，惜本有「習相遠」三字。

必可傳也。

《易》言窮理盡性，可見未窮之理不可以爲理，未盡之性不可以爲性。《中庸》言至誠能盡性，可見誠有未至，即性有未盡。以未盡之性爲性，是自誣也。故性善之言，千古不易也。不知必不可爲行，而不行必不可爲知，知行何能分得？然《中庸》先自下一註脚矣，曰「誠則明」，「明則誠」，是無先後之證也。「道之不明」節，言不行由不明，不明由不行，是知行合一之證也。故合知行之言，亦千古不易也。故弟嘗謂陽明子之合知行，決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但以之言學則可，以之説《大學》，則斷斷不可。此亦陽明之一蔽也。弟非肯象山、陽明者，因兄詆訾二子之學，故略疏其大端如此。若銖稱而寸較之，則象山、陽明之言亦時有偏，此或其傳習之訛，然弟亦不能盡爲之諱也。

至於格物擇善之功，宋明以來儒者宜無過陸、王，但其所謂擇，不同俗學之瑣屑耳。而兄若以謂二子少之，何耶？今儒者之所爲講明之學，決非窮理擇善之功可知。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最見道之言。蓋必知行俱到，而後可謂之窮理耳。弟嘗竊語同學：學固不可不講，然毋徒以口講，而以心講，亦毋徒以心講，而以身講，乃得也。孔門之言仁者，如端木、司馬、樊遲之徒，並孜孜請教。至於樊遲之問，尤一而再，再而三，講之不可謂不熟矣。然真能請事者，自顏子、仲弓而外，無聞焉。向使以樊遲之能熟講，而責顏子、仲弓以不能熟講，而輕于從事，則大可笑矣。今以下學而議象山、陽明之疏於窮理擇善者，何以異此？若學者自以爲是，而

不復遜志於格物擇善之功，此正自絶於象山、陽明者，而豈象山、陽明之學哉！

弟性絶懶，懵于前訓。無論諸子，即古昔先聖賢之言，曾未通其一二，但依理剖别，亦不能無所援引。而兄謂「無徒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語至深切。第假六籍文奸言者，信有罪矣。若士生數千百年之後，學絶道喪，是非無所衷，欲妄有所辨正，將非聖賢之言之信而誰信乎？今引聖賢之言，以折後儒，則反曰不可；剿後儒之説，以誣往聖，則反曰可歟？又曰：「責己者當知天下無皆非之理。」古人誠有是言，然是子厚省躬恕物之旨。故下文曰「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即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孟子》《愛人不親章》及《存心章》意。如是，則豈徒無皆非之理，雖曰「己無一是，人無一非」，可也。此大舜之所以可傳而可法者也，而豈所論於持正守道之士乎！若夫聖賢之淆亂，習見之乖訛，則弟決欲冒萬死爲孔、曾一雪之，雖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千秋萬世共非之亦不顧也。孟津之役，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孤竹二子獨排衆而力争之，武、周雖聖，弔伐雖仁，天下後世不敢以二子之言爲非。今《大學》之爲聖經已成極重不反之勢，弟之孤危，正同二子，然是非之公，終難埋没。衆人之諾諾，果理之必不可奪者哉！習見習聞，久司學者之命，良知之性，全被湮没，尚何理之窮而善之擇耶？此不可不深思而亟省者也。辨《大學》正是窮理，舍此更言窮理，豈非反鑑索照者乎？

去秋辱書，念及小兒學問，教以多讀程、朱書，深感厚意。末復深悔少年工夫，

而若私幸今日趨向之正，得附朝聞夕死之義，語殊未安。謂兄踐履敦篤，自然合道，無愧朝聞夕死之義則可；謂以多讀程、朱書爲聞道，則不可。自有宋中葉以來，程、朱之書，已家弦户誦，豈皆聞道者耶？無論程、朱之書，雖孔子時雨之化，一貫之旨，曾子、子貢皆與聞之，子貢可謂聞道者耶？方夫子呼參之時，門人皆在，不惟共聞一貫之言，曾子又告以所以一貫之理，門人豈皆聞道者耶？豈惟一貫是道，凡夫子之言，無之而非道也。七十子之賢，既皆親炙夫子之盛德，又習聞其教，宜皆可謂之聞道矣。然自顔、曾而外，指未可多屈也，而況拾程、朱之牙後者乎！蓋所謂聞道者，心知力行，於道無間之稱，而非徒知解及之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之食之而猶不知，況不飲不食而能知其味乎！「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共行共習而猶不著察，況不行不習而能著且察乎！伊川嘗云「他人吃飯從脊梁過，獨頤兄弟吃飯從喉裏過」，語亦有病。然當是時，程子陶淑多賢，可爲極盛；況前輩則有茂叔，同志則有張、邵，又有司馬、范、富、韓、吕諸大君子之爲扶翼，倡道其間，而尚云爾，況在今日，談何容易！兄無遽易朝聞夕死之言也。

小兒頑惰無成，不足抑副知己之望。至其所讀書，則自幼習四書五經，註不能舍程、朱而他往，要只是讀死書耳。若言所學，則無論孔、孟，雖於程、朱、陸、王亦茫乎未睹其涯岸。而家庭言志，則又孟子所云「姑舍是」，「乃所願則學孔子」耳。雖不能至，私心向往之，實不遑有所愛憎去取於程、朱、陸、王之書也。

凡兄言事，皆不直捷。如兄之愛弟憂弟，發於至誠，弟心知之，亦心感之。然既知弟《大學辨》之非，則必有所以非之者，宜明明白白，條析至道，解其狂惑，乃可也。而往往含糊繳繞，旁見側出，如託誨翼兒之類，不一而足。弟竊以吾兄之言不直，而意微傷於薄也。若弟於同學，則必就事論理，絶不敢旁溢一字。如弟爲哀仲作《困勉齋記》，亦及「知行合一」之説矣，不過就困勉言困勉耳。兄則大發其感憤怒詈之言，有借題罵人之意。兄之爲此等言，蓋已多矣。兄試自一一憶之，此弟之所謂不直而傷于薄者也。學者可以理奪，而不可以曲説回，亦已明矣。紆迴汎濫之言，何濟于本論，而何救于不肖弟哉！每恨朱、陸當日辨學，不免有溢詞，又往往寓諸他書，竊以傷懟失厚，非朋友之道。願兄毋復蹈之也。

龍山諸子，皆以「張先生意不可復回，子屢瀆無益，盍姑已之」。❶弟始惑其説，既而思之，曰不可。吾同門數人，在淛西者開美、仲木，皆已死，獨我與考夫、甸華在耳。三人之心，尚不能相通，況其他耶！所懼于數疏者，猶就非深相知者而言。若真相知，雖一日十往復，何害于同！左手有毒，右手割之，爲割者不怨，亦不德焉，一體故也。知而不言，言而不盡，以待世俗或可，而忍以待吾良友哉！若必以恭順喑默，無一異同之言，而後謂之不挾賢長，則又非區區之愚所深望於吾考夫者。凡有所見，幸各無隱諱，悉意賜教，以卒久要之義，至懇至禱！

❶「盍」上，原衍「曷」字，據惜本刪。

答張考夫書

弟别後即患風氣，殊不堪，坐卧皆苦，無論行立，踰月而後復，是以不克踐廿三之約，至今抱歉。衰病相尋，日新月異，此自然之候，曷足怪乎！吾兄道養甚腴，清朗之氣，十倍於弟，及時進學，何快如之？晤言累日，深愧鈍拙，未能效一得於仁兄，亦未能虚受仁兄與季心兄之教，惶懼而已。

自奉手牘歸，每晨起櫛沐，閑暇無事之時，澄心定氣，反覆莊誦，以深惟所以啓迪下愚之意，時或隕涕，不能已已。吾兄愛弟之誠，明于皎日，殷殷然如慈母之告嬰兒，嚴師之訓童穉，鞭其傲辟，開其迷繆，惟恐其流於異學，陷於非人，此意至深且篤也。吾黨之愛弟，寧復有過于仁兄者哉！《易》曰：「中孚，豚魚吉。」言至誠之未有不動也。弟雖不肖，猶戴髮含齒，靦焉列於人數，而反豚魚之不若乎！有不知感知痛者，真非丈夫矣。❶然弟之愛兄，亦猶兄之愛弟，同門一體，敢稍留形骸？爾我于心，理有未安，誼難終默，故復疏論于左右，惟仁慈省察。

來教有「不可則止，以全交」之語，非吾輩之所宜云也。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蓋汎論友道宜然，亦謂平常交友不能受盡言者而云耳。尋常交友，一時有小過失，失止在一人之身，朋友之義固當盡規，亦不宜煩數，故云爾也。若過非止一人之身，如求之聚斂，獲

❶「丈」，原脱，依惜本補。

罪斯民，則告以鳴鼓而攻，豈得復引不可則止之義乎哉！況道義深交，尤不宜以尋常交相與例者乎！今弟之所辨者學也，所争者是非真僞也。此千秋之事，而非弟與兄兩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公言之而已矣。言之而得，非止一人之得、一時之得也。言之而失，亦非止一人之失、一時之失也。非一人之失、一時之失，雖鳴鼓可也。非一人之得、一時之得也，雖颺拜可也。其事理之易明者，雖片言相折可也。其理之未易明者，雖數十往復，亦無不可也。怙惡不悛，長傲飾非者，固下愚不肖之流；引嫌避疑，畏禍懼謗者，亦非賢士君子之行。辨之勿明勿措，正弟與兄今日之事。兄之不距狂言，亦猶弟之勤求良誨也。弟復何所顧慮，而不一自盡於吾兄哉！

弟謂《大學》言知不言行，與聖學絶相悖者，亦就《大學》首章之旨而云。兄曰：「自誠意而往，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何一而非行之事乎？」此正爲《大學》所欺而不自知也。語云：「癡人前不可説夢。」《大學》俱是説夢，而兄信之，習心之難悟如此，不亦痛哉！定、静、安、慮、得者，知止之效也。誠、正、脩、齊、治、平者，格致之效也。《大學》只説效驗，並不説工夫，弟是以惡其虚誕耳。即首節明、親、止善，皆效驗也。循覽書義，旨趣了然，曾兄之明達而尚未察耶？

據《大學》之意，只重知止，知止之功，只在格物，安得而不入禪悟乎！按「物格」一節文義，並格致亦是效驗，非功夫。而所謂格致之功，尚須禪和子數百輩老坐蒲團，始參究得出來也。雖參究得出，終

爲不了公案。自程、朱至今日，五百有餘年矣，曾有定論否乎？朱子曰「窮致事物之理」，陽明子曰「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劉先生曰「格知誠意之爲本」。諸子之説，益復紛紜。據三説，則蕺山、陽明之言，差有著實。然兩先生之言，於學者實下手工夫則得矣，於《大學》之説終落落難合；不若元晦之説雖蕩而無歸，卻與《大學》脗合，故行久而益信也。孟子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夫不反諸其心，而惟事物之求，此義外之説也，陽明子辨之審矣。若亦不能不反諸其心，則弟向所云「心正則格致皆正，心偏則格致皆偏，必不可先格致於正心」者，疑亦非甚繆之説也。其諸詆舛種種，並詳《大學辨》，此不復瀆。

嗟乎！君子之道，焉可重誣！固不容自小，亦胡容自大？惟其當而已。苟當於理，雖小，大也；其未當，雖大，小也。「下學而上達」，亦何小大之可言乎？故曰「上達工夫，只在下學」。而兄之言曰：「人未有外身、心、意、知、家、國、天下而可以爲人者，則未有外八條目而可以爲學者。」則敬脩一言，宜子路之見少矣。學不務實，而惟悦於名目之夸大，此亦表章《大學》以來學者之深病也，兄何久未之察耶？

兄曰：「今有人於此，事事物物能明其理，意不妄發，心無私邪，視聽言動俱中禮而無愆尤，由是施於家而父子兄弟夫婦以宜，施諸國而君臣上下以定，施諸天下而物物各得其所；其得謂之聖人之徒乎？其不得謂之聖人之徒乎？」中間語意，未免支離，姑不暇深論。即果如此？雖弟亦必謂之聖人之徒矣。非不忻然願之，然

是吾兄之設詞耳，非實事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夫非每況愈下也，亦非卑之無甚高論也。蓋欲求其實，不苟循其名，則斷以有恒爲學本。此即曾子氏所傳忠恕之實學也，而奚夸大爲！不然，以孔子道化之隆，及門之盛，且《大學》既爲夫子所定，則八條之説，必日與門弟子耳提而面命之，較程、朱所言，宜十分親切，當時成就，必有如吾兄所云云者。顔、冉雖死，其餘弟子且不足論；至如曾子，則向所謂親得《大學》之傳者，可謂非其人乎？而子乃以既見爲不得見，何其菲薄一時之甚也！嗟乎！學固不可以恢而大之也亦明矣。故曰：「無而爲有，虚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此正今日格致之學謂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一齊俱到者之誕説也，而又誰欺乎？

尊意諄諄以弟之妄言累歸獄於王氏，益爲冤枉。來教云弟于王氏之書誦之熟而信之深，故一種傲然，自以爲是，前無往聖，後無來哲，目前儕輩皆可弟子視之之意，有不自知其然而發現者。嗟乎！弟於王氏之學，正愧誦之未熟，信之未深耳。果誦之熟而信之深，則必不敢自以爲是。果自以爲是，則正其未得王氏之毫末者。陽明豈教人自是者耶？弟于象山之説，未許者十之三四，於陽明之説未許者十之一二，正不敢效時賢之各護門户，是則全掩其非者。所深信不疑者，惟陽明「知行合一」之説耳。而兄之言曰：「言知先行後可也，言知行並進可也，不當倡知行合一

之說。」❶夫既曰「知行並進」，則必不可曰「知先行後」矣，此矛盾之說也。今陽明之言具在，雖聖人復起，能易之乎？學者自錮於私意，不復體察耳。

尊教謂弟於雒、閩諸書豈云不讀，只是以先入者爲主，而操我見以權衡之，未嘗遜心抑志而奉之以爲規矩準繩，如弟子之於先師也，子弟之於父兄也，故多見其可議耳。弟亦曰：兄於王氏之書，豈云不讀，只是以先入者爲主而操我見以權衡之，未嘗遜心抑志而奉之以爲規矩準繩，如弟子之於先師也，子弟之於父兄也，故多見其可議耳。宗程、朱者，以此議王氏之學；宗王氏者亦以此議程、朱之學。豈復有定論乎！善乎象山之答晦菴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終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斯言當矣。弟讀言學書而隨之以淚者，惟於陽明爲然。是豈徒浮辭之相取哉，有出然也。致良知之說，至今日已不可方物，絶非陽明本旨。董蘿石曰：「所謂良知，只是能知過；所謂致良知，只是能改過。」此陽明之旨也。良知未可謂知，必實致其良知於行，然後可謂之知，此「知行合一」之說也。故陽明之言曰：「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此極真切語，即伊川傷虎之說，萬無可疑者。而於伊川則信之，於陽明則疑之，好惡之能蔽人至於此乎？

良知猶言良心，致良知猶言盡心。而陽明子沾沾以致良知爲言者，亦是牽於《大學》致知之說而爲之詞耳。陽明子深

❶「倡」，惜本作「創」。

痛世之人皆放失其良心，故發此論以救之，至仁之心也。誠使斯人皆心良心之心，言良心之言，行良心之行，天下豈復須治耶！雖唐、虞至今存，可也。蓋存乎人者，孰無仁義之心。呼爾與之，乞人不屑；蹴爾與之，行道之人勿受。雖殺人行劫之盜，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此則小人之良心也。故雖極惡之小人，其心未嘗不知善之當爲與不善之不可爲，但雖心知之，而不能力致之，以必爲善而必不爲不善耳。後世知行之學分，其流必至於此，此大可痛也。

陽明子不翅如痌瘝之在身，不暇審擇其音，大聲而疾呼，今日説致良知，明日説知行合一。若不察其心而循其迹，誠若有可罪者。嗚呼！是豈獨陽明子而已，雖古聖人之所爲，而一以常理求之，將不勝其罪。舜、禹之受禪，湯、武之興師，伊、周之居攝，孔子之作《春秋》，苟律以世儒之繩墨，其何辭以免？况陽明子乎！孔、孟以後，學者無真是非，大抵皆子莫執中之學。執中以議不中，而不知己之所謂中者，非真中也。庸庸之論，以象山、陽明之過於痛切，遂詆其爲猖狂恣肆，爲怒呼叫號，無儒者和平氣象，是何異斑衣舞笑者之議疏衰哭泣乎？不情甚矣。

一天下也，在唐、虞則揖遜，在殷、周則征誅，必欲行堯、舜之揖讓於桀、紂之時，則斯民無噍類矣。一彎弓而射也，於越人則談笑，於其兄則涕泣，若復效越人之談笑于其兄之旁，則至親等行路矣。羲皇畫卦，而中古之聖不能無憂患之辭；考

之《詩·雅》，正始之音絶不復見於幽、平之世。故時易則言隨之異矣。自在孟子，已不免發揚蹈厲之意：楊朱、墨翟世所稱獨行之士，至比之禽獸；仲子之廉，謂不蚓若。至如告子、許行、白圭之徒，並擅當時之譽，有高世之行，而孟子闢之皆不遺餘力。何其無渾厚含容之意哉！蓋有所不得已也。況學絶道喪，如象山、陽明之日乎！閹然媚世，以爲和平，非陽明之所不能，所不爲也，良知謂何耳！陽明被謗，門人問其故。曰：「吾鄉來猶帶鄉愿意，近見得良知親切，始成一狂者。」嗚呼！是未易一二爲俗儒道也。獨其尊信古本《大學》，則去程、朱之改本不能以寸。弟是以謂五百年來，學者大抵皆爲《大學》所困，深可痛也。弟辨《大學》，既異程、朱，亦倍陸、王矣。而兄前後手書，口口歸獄王氏，寃痛何如！

吾兄又云：「信心之有弊，不如規矩準繩之無失。」誠哉是言！第規矩準繩故在也，大匠用之而成，拙匠用之而敗，則非規矩繩墨之異，而所以用規矩繩墨者之異也。豈亦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者耶？乃一道着「心」字，便以西來直指之説誣之，是使後之學者絶口不敢言心學也，豈通理哉！弟觀象山、陽明集中，亦並無直指心體之説。若其近似者，雖程、朱書中亦有之，豈獨陸、王凡論人，須使心服，乃不當附和雷同，以相毁詆。以西來罪陸、王，竟是莫須有之獄，豈止如教所云「以嫌疑殺人」而已哉！

即兄過督弟以挾長挾賢，敢不知罪！然是孟子責滕更之言也。孟子之道，高於當世，滕更之愚，不宜有挾，故孟子直以示

不屑之教耳。今不肖弟之愚即過滕更，而吾兄之賢或猶遜孟子，乃遽以此申明不答之意，以滕更處弟，而以孟子自居，意者吾兄之挾，又有在賢長之上者乎！雖然，此弟之妄言也。吾又烏知兄之學不已進於孟子乎！言當於情，何施不可！兄心上果自信得過，即以有挾責弟，庸何傷！伊尹之以先覺自任，孟子之以師道自任，又孰得而議之！願勉旃，毋自退悔，斯道幸甚。學何嘗廢準繩，要以孔、孟繩諸儒，則曲直立見。弟至愚陋無知，然所言皆樸實有據，非泛説者。亦豈敢云獨得之見，要只奉孔、孟爲規矩準繩而已。故知陸、王之得，亦未始不知陸、王之失；知程、朱之失，亦未始不知程、朱之得也。而吾兄只以雒、閩書爲規矩準繩，安得無全蔽乎？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與吾兄之所爲規矩，似少異矣。學不知道，全憑古人成説以爲論斷，即先生之言稍異於諸儒者，且不勝疑忌，況弟之辨《大學》乎？宜其累疏而莫之省也。瀝血陳詞，並前書及《性解》《禪障》俱往，非以求勝。即來書所云「苟合求勝，小人之道」，兄所必無，亦弟之所不敢出也。鵠俟明教。

附與陳乾初書

張履祥考夫

接讀手教，稔知闔門康福，喜慰無任。弟於孤危之日，幸舉一子，凡知交厚德，莫不爲喜，鄉里親舊，亦莫不然。雖弟何敢不喜，然憂懼方深耳。先人之後，惟兄子一人，十九而殤。弟二十至三十嘗生男子三人，俱不長育。今正如就顛之木，方有萌蘖，此可憂也。愚兄

弟幼失先人，是以無所教訓，冥行多過，甚忝所生。然先人舉愚兄弟，未踰三十耳。每見世之遲暮得子者，多至失教，以覆墜厥世，貽笑於人。弟年力如許，豈有望乎！此可懼也！

往時恒苦暑氣作病，今年尤甚。三伏以來，書册不能親，酬應極厭倦，一日之中，卧多於坐。自知根本之衰，非特時令之感也。近念仁兄疇昔「兄弟同居」之教，將以凉秋稍葺故居，率妻子仍返楊園。但不能無費一番經營，爲力愈詘耳。裒仲兄學問想其益進，春仲寄來《丙申筆記》一帙，讀之，真吾輩畏友也。仲木家室遷入澉城，不審安否？二子讀書，氣色如何？百里之隔，聲問斷絶，仁兄知之必詳，便閒幸以示慰。

吾人生於學絶道晦之日，目前朋友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要無幾人，大率祇如朱子所言「既欲不失賢人君子之名，又欲不失安富尊榮之實」耳。至於誠心嚮此，而又不能無學術同異之辨，此道之所以益晦，而學之往往而絶也。當此，惟有在事物則精心而察理，在古人則篤信而敬求，在朋友則虛己以聽受。然而氣拘物蔽，隨感而有，於道茫乎未之有當也。

弟向讀《龜山先生集》，見其所言「道廢千載，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向風，莫知以爲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習俗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以爲不受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爲之憬然於心。竊以爲今之靡然向風者，非王

氏之學乎！且未論受其變移何如，即所謂「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者，隱微之際，果能一一推勘得過乎？前所進規「挾賢挾長」之語，亦非弟一日之見與一人之私也。平日竊效責善之義，而不足以回兄之聽，疑其有是而不敢信然，則以仁兄前後筆劄出以商之同志之友，同志之友咸謂有之，故盡言而不諱也。即「養生送死」一論於世教極爲有補，然此意不能不露於筆端。蓋兄於王氏之書，讀之熟而信之深，故一種傲然，自以爲是，前無往聖，後無來喆，目前儕輩皆可弟子視之之意，有不自知其然而發見者，固非可以口舌急卒争也。

仁兄於洛、閩之書，豈云不讀，只是以先入者爲主，而操我見以權衡之，未嘗遜心抑氣而奉之以爲規矩準繩，如弟子之於先師也，子弟之於父兄也，故多見其可議耳。夫操我見而讀書，即如《論》、《孟》等書，豈無無忌憚之徒從而指摘，肆其妄議者，何况洛、閩遺書哉！蓋人心不能無蔽，蔽則所見皆偏，偏則於彼勢重，則於此益輕。是以古之人立規矩以爲方圓，立準繩以爲平直。獨無此心之可信哉！以爲信心之有敝，不如規矩準繩之無失也。四家之學，得失是非，自有公論。天下後世，皆有耳目，皆有心思，既非人之所能阿私所好，亦非人之所能蓋護其短。在吾人自審趨向，則當決所去從，不宜昧昧耳。

大著《性解》、《禪障》二篇，極望示教。今日禪之爲禍烈矣！仁兄於此，真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可謂卓乎不惑矣。但其障不一端，未知所論何者？

竊恐「障」之一字已借禪家「事障」、「理障」字面。仁兄有意廓清，即此亦宜去之否？

前書謂《大學》爲禪之權輿，以其言知不及行也。《大學》之書具在，自篇首至末簡，何一章之不及行乎？即以知論，禪之言知，説頓説漸，總不致知者也。今之儒名而禪實者，言致知而不及格物者也。❶且自誠意而往，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何一而非行之事乎？仁兄歸罪於此，正如折獄者以嫌疑殺人矣。弟始終不爲煩言以亂聽，約而斷之，兩言而已。謂《大學》爲非孔、曾親筆之書，則固然已；謂《大學》爲非孔氏之道、曾氏之學，則必不可。蓋人未有外身、心、意、知、天下、國、家而可以爲人者，則未有能外八條目而可以爲學者。今且有人於此，事事物物能明其理，意不妄發，心無私邪，視聽言動俱中禮而無愆尤，由是施於家而父子兄弟夫婦以宜，施諸國而君臣上下以定，施之天下而物物能使各得其所，其得謂之聖人之徒乎？其不得謂之聖人之徒乎？而尚何俟深言也？❷而又何禪之可以附託乎？

至於《性解》，古之聖賢，發明已無餘緼，學者但彙經書之言性者，參以先儒論説而驗之身心以及天地萬物，則有以默識其所以然者，又何必更爲之解？解而同乎古之人，則可以不作；若將求異乎古之人，則已自蹈不知妄作之病，

❶「及」，惜本作「言」。
❷「俟」，惜本作「待」。

陷於惑世誣民之罪。古人有言曰：「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不可不慎也。誠使此言與身俱朽，則亦已矣。使其身死而言傳，窮鄉末學，無知之子爲其惑亂者有之，何足當知言君子之鄙棄誅責哉！弟嘗深疾夫近代之好爲異論者。如體用本一原也，而倡爲有體無用，有用無體之說。三教本三門也，而倡爲三教一門之説。知行本二也，故言知先行後可也，知行並進可也，而倡爲「知行合一」之説。君子反經而已矣，權亦只是經也，而世之學者好爲達權通變，經不足守之説。以是人心壞，學術害，横流所極，至於天地易位，生民塗炭，而未知其所止息。有志斯道者，不能惕厲脩省，屹爲百川之障，而尚將憑臆奮筆，推波而助瀾，何也？

仁兄《大學辨》始出之時，相知論難紛紛，争之甚力。弟以爲學問之事如登山者移步换形，以兄日新之功，不久當自悔之，無俟多其論難也。故雖有以辨言勸弟者，亦有以不言責弟者，而弟未嘗與仁兄極論。今倏忽四五年來，朋友之論寖息矣，而仁兄信之猶深，執之彌堅。夫朋友之論寖息者，非誠降服於心也，度兄之勢不可以復挽，故引「不可則止」之義，以全交耳，仁兄勿謂遂能推倒一世之人也。吾人株守一隅，所交不過一二百里人士耳，然已不能無相異同。仁兄之意，方謂天下非之而不顧，異同知所不恤，然能考之古人而不悖乎？揆之大道而無誖乎？仁兄平昔有云：「道理要當信之於心，未可全憑古人。」夫心何常之有！人心不同，有如其面。

惟斯理，天下古今一也。推其本末，心即理也。陸氏之説，而王氏祖述之。亦非陸氏之説，❶西來直指心體之説，而陸氏符合之。此説一倡，師心自用之學大熾。推其流極，弑父與君而無不忍。何也？吾心信得過自己無有不是處也。莊周「聖人不死，大盗不止」，或亦激於文弊之言。浸淫至秦，李斯用事，廢井田，開阡陌，罷封建，置郡縣，焚詩書，坑儒士，舉聖人之迹一掃而無遺，是亦剖斗折衡之效也。學術之際，何可不慎也！使當時學者循循焉慎守「好古敏求」之訓，處士不敢横議，何至流毒若是之烈哉！

弟辱與仁兄有同學之誼，又念舊友如開美、仲木俱已凋謝，吾等未及泉壤，正宜互爲切磋，以求一日之當於道。《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石之賤或爲玉之所資。兄之他事，弟心儀而行式者至多，惟此未慊於意，不敢尚同苟合，亦非所以求勝。苟合求勝，皆小人之道也。弟雖不肖，亦知所克治矣。不盡縷縷。元注：此丁酉劄也。越二年而哀仲去世，乾初與予，不意今茲尚存。衰病日深，業不加益，自顧惕然。一息未已，如何不念「朝聞」耶！顏氏子録而藏之，十有四載，出以視予。其鑑予所感而勉之矣。維恭且長，其亦知父之心乎！庚戌冬日識。

答惲仲升書

七月中，許大辛北訪之便，弟附一書，略報三月十七日賜書之意，而大辛中道遽返，書留靈巖，想遂達記室耶？弟之狂

❶「陸」下，原衍「志」字，依文義删。

瞽，獲戾前賢，荷長兄賜教，拳拳切切，雖父兄之教子弟，無過此者。若猶强辨，則自是也，好勝也，豈敢然哉！既而思之，弟自辨《大學》以來，凡同人之惠教者，靡不一一條答，無所於隱，而長兄之教，弟默然，未免異同，又終違直道事人之旨，故敢卒辨之，惟仁慈財察。

《大學》之違經訓，❶可言者不一，而兄所引據以護《大學》者，獨稱「知及」章及「聖知終始」爲說，則又不能無言者。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得，非即知止之得乎？夫子危言得，而《大學》侈言得，此其所以大悖也。至仁守、莊涖，動禮，與《大學》尤不可强合。夫子反覆言知及之不足恃，並仁守、涖莊猶未足全恃；而《大學》三、四、五節回環反覆，只歸重一知，與聖訓正相刺謬。蓋《大學》言知不言行，一語是定案。誠、正、脩、齊、治、平是推言格致之效，非行也；猶上定、靜、安、慮、得，是知止之效，並明、新、止善皆指成效言。《大學》只言效驗，不言工夫，工夫惟在格致，竟是蒲團上生活，故曰禪也。老、莊已是禪宗，況漢儒耶！「聖知始終」，姑就樂之條理而言。然條理雖有始終，只是一氣，無間可截，故借以形容大成之聖耳。其實知即聖之知，聖即知之聖，那分得先後，讀末節文益見矣。曰先巧後力猶可，豈可曰先中後至耶？如不可言先中而後至也，則並未可言先巧而後力也。惟其巧力俱到，中至同的，故稱善射，何得遂以「聖知始終」爲《大學》分謗乎？惟《孟子》、《中庸》明善、誠

❶「經訓」，原互乙，據惜本乙正。

身等語，與《大學》格致誠正形似而實非也。曰誠身，便已合内外、徹始終而爲言，與《大學》之誠意迥别；而明善即誠身中事，正是陽明「非知不可謂行，非行不可謂知」之旨，而非有先後也。

弟年來筆札，辨論雖多，理只一貫。《大學辨》非，則《性解》、《氣情才辨》亦未必是；《性解》是，則《大學辨》亦未必盡非也。弟欲求性于實，宋儒求性于虚，其言正相反。兄既許弟之言性矣，而又曰「張子『性通極於無』，程子『才説性便不是』等語，未可盡撥」，何也？《記》「人生而静」，弟已闢之爲禪，孟子道性善，舉四端之心爲言，何嘗説到人生而静以上去？程子至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才説性，便已不是性」，此何語也？不直求之無何有之鄉不止矣。惑世誣民，充塞性學，無若此之甚者，安可訓耶？「寂然不動」，自是贊《易》，亦只言其無思爲耳。未發對已發言，要豈曾説到人生而静以上乎？兄又援之以護張、程，何也？直是聖學絶續攸係，故不得不言，不敢不言，而何氣魄功能之有哉！弟總不敢侈辨，據尊教所及，節引一二段求正，餘悉以類之，皆涣然冰釋矣。

至以言行爲訓，最爲切實。「言行」即「知行」之别名。知之故言之，言而不行，正弟所深痛者。尊教及此，直是刺心刻骨。弟誠多言矣，然弟之所言即行也，非言也。學者扶綱植紀，反躬實踐，則以行爲言，守先待後，崇正黜邪，則亦以言爲行，顧其言誠何如耳。方今聖路榛蕪，急待驅除，所望僇力同心，共闢詖淫，偕之大道。後死之責，無過於此。吾輩不死，不

官不農不圃，優游待盡，何異朽木！誠默默而生，無若諤諤而死。

凡弟所言，皆犯死道，然爲之而不悔者，其志其事，誠可哀憐。求名乎？好勝乎？立異乎？求名耶，則弟自此將大受惡名。好勝耶，則弟必不能以一人之私，勝古往今來百千萬億公是非之口。立異耶，不自異於流俗，而自異於大賢，至愚不爲。今之所爲程、朱，人人自以爲孔、孟復出，奉之者爲正學，倍之者爲異端，顧不正之立，而反立異乎？三者無一于心，昭然可見。然弟猶汲汲皇皇，閔不知畏者，將以何爲也？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凡弟之所言，指之者豈直千人而已。同人即不論，上則儼有先聖賢、先師友之神靈赫臨之於前；下亦代有辨黑白、別疑似之公心紛議之於後。弟寧不知愧懼，而自信若是，抑聞之，「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將或有必不可奪者在也。

恃同堂之愛，不覺直言至此，死罪！死罪！死罪！至長兄愛弟之切，憂弟之深，誨弟之篤，則固已銘之肺腑，死且不朽。茲者之言，誠非得已，勿以狂愎，遽斷來章。肺病委困，草汹不恭，伏惟矜恕。

書大學辨後 乙未

嗟乎！使《大學》經傳於聖教之晦明絶續無大關係，書雖僞，確必不敢争，争之亦不至如此其力矣。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而楊、墨之辨，性善之争，至久而未解，寧習俗之錮深歟！

僕自去歲六月，始作《大學辨》，辱同人厚愛，遺書勸止，不能但已，遂多言論。聞之：無心謂之過，有心謂之惡。況夫詆排前賢，飾非拒諫，惡將比之弒父與君，在人人得誅之例。無慮智愚，咸知其不可，而確猶怙終如彼者，不敢顧一人之身名，而忘千秋之道術也。《記》有之：「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而確不惟然也，且與不仁同惡。將下愚不移之性獨與人殊，亦不幸之罪猶未足棄於君子者乎！

今年三月，桐鄉張考夫至龍山，龍山友人亦稍稍集，確復不量，次而録之，以偏質諸君子。其即賜之斧鉞，無所逃罪。若曰是再三之瀆而終莫我告也，則確且慚死無地矣。

乾初先生別集卷十七

大學辨四 附録

海寧陳確著

與陸麗京書

承索《大學辨》，極欲請教。但弟所惡于《大學》者，爲其近禪也。程、朱深闢禪教，且不悟《大學》之非，兄與際叔方篤信禪教，又何以知《大學》之非乎？釋教非不精微，而弟正惡其精微。聖人只下學而上達，而釋氏則專言上達。離下以爲上，恐所爲上者非上也。《大學》亦懸空説个至善，又懸空説个止至善。聽其言甚好，深體之，則祇是虚誕之詞。大概只是要知止耳，與釋氏之惟求了悟，同一偏蔽。俟兩兄吐棄釋教後，當徐出奉正也。弟生平深戒同人勿妄攻釋，兹因論《大學辨》又復及此，惟勿罪。

答蕭山來成夫書 順治十一年甲午，公年五十一歲。

往從山陰諸君子游，無不知蕭山有來成夫者。由此寤寐懃懃，以未得一識成夫爲恨。而令表弟周子和兄所持寄書，❶忽自天而降，捧讀一過，既喜而欲舞，又慚欲死。謂吾二人何以得此於成夫，成夫迺復

❶「令」，惜本作「今」。

知天壤間有陳、吴二子乎？

某老矣，無能爲矣。惟仲木方當壯盛之年，始嘗致力于詩文，略睹堂奥；今棄其學而學蕺山，事事歸之切實，心專力併，將來成就或未可量。承稱信陽、北地諸公，既非其好；東漢、西晉，亦姑舍是。至訛傳載惠泉一船事，以爲美談，益增惶懼。某與仲木居古小學十日，汲塔泉飲之，入雲門，則汲乳泉，並極甘美，未嘗帶惠泉一滴，猶自以受享踰分，跼躬而無容。仲木雖愛茶，何至乃如尊兄所聞，更以爲可不朽天壤乎？過矣，過矣。

詳味兄書，似稍涉憤激。此心未鎔，于學道全無得力。吾輩既甘爲世所棄，則貧窮困辱，皆分内事，正須恬然受之。即使至爲蠢笨乞兒，原本此句上有云：「仲尼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也。』由此言之，吾儕小人。」凡二十七字。博得高堂一飽，便欣然厚幸，何論其他。以本作「觀」。吾兄之才，視信陽蔑如耳。意者還欲吾兄進求其大，于以成信陽未就之志，而無遺歿後之悔乎！雕蟲小技，有識所耻；聖道坦坦，不肖與能。❶由是而推，則吾輩今日不患不爲才人，患未得爲愚不肖，日用飲食，種種負愧，但有羞慚，更無憤激耳。恃同門之愛，輒進迂言，未審其有當萬一否也。弟近有論葬諸書，并《大學非聖經辨》一篇，欲亟梓之，以告吾黨，以俟將來。一欲黜地師，復族葬以救一時癡愚狂惑之俗；一欲黜《大學》，還《戴記》，以息宋以來五百餘年學人支離附會、紛紜争辨之端；而頗爲時輩所嗤。以吾兄度外之士，必另具眼目，

❶「能」，惜本作「道」。

尤欲急以奉正。恨篇章繁雜，未能畢録以寄。幸仁兄以此二事熟思之，他日晤時，便可詳領教益耳。其《葬論》一篇，已刻于四年前者，略見大意，想劉伯繩、徐徽之兄弟處皆有之，幸先索一觀。因板在桐鄉，猝未得刷以奉寄故也。

仲木處，當敬致吾兄拳拳之意。帶水茫茫，相見無日。或弟輩復有古小學之棹，定覓便相訪，或兄解館之暇，翩然賜顧，皆非天下難事。志壹動氣，自古爲言，吾徐以俟之矣。臨椷惟有馳戀。

再與來成夫書 甲午

二月初旬，獲拜兄正月廿四日書，隨寄一函奉復。此時弟適少出，書爲小兒所滯，竟未得達。自爾以來，夢寐之中，未嘗敢忘我成夫。仲夏二十日觸熱，造子和兄館，詢知道履清勝，極慰馳系。而子和微爲確言，吾成夫貧益甚，遇益不堪，爲慨然久之。詩能窮人，固有之乎！然今日富貴人之可憐，更有甚於貧且賤者，以是不得不轉爲吾成夫賀也。

詩學至今日，不可言矣。成夫爲風雅領袖，想所深察。而論者每謂詩學至宋而衰，至元而稍起，至我明而復還唐人之舊。確獨以爲不然。宋詩雖拙，卻是真宋詩；明詩雖工，卻是假唐詩。譬之聖學，則宋、元猶不失爲狂狷，明詩竟是鄉愿耳。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便爾居之不疑，謂唐人復生，竊恐未然。弟嘗妄言，謂爲詩酷類李、杜，即不成詩；爲文酷類韓、柳，即不成文。李北海有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而況濟南、瑯琊之靡然者乎！弟非知詩者，以

前教所及，輒復放言至此，敢以質之大雅。

則由是而推，學者之于道，何獨不然。周公之師文王，顔子之學舜，何曾摹儗舜、文一事，而千古推好學者，無過顔、周。伊尹樂堯、舜之道，便爾神似；俗學驚之，則謂伐夏放桐，於唐、虞揖讓之風掃地無餘。不知乃正是精一執中之學，使堯、舜復生，那得不爾！學者不求之吾身吾心，而惟陳言之襲，此僕所以痛心摧肝，而欲一披之同志者也。

《大學》首章，支離虛誕，真是誣聖之學，一經程、朱表章，便衆奉爲程式，使千古聖學之不明，必由於此。蓋宋儒之言學，其得者嘗十九，而失者亦或有十一。何然學者率畏舉其所得，而樂奉其所失。何則？其所得者，反厭爲平淡而無味；而其所失者，滋喜其玄遠之可矜。如定、静、安、慮、格、致、誠、正之文，本無理會，而學者必欲强爲之解。强爲之解而不得，則至於争，迄何由定？或竄于禪，或流于支，曷足怪哉！蓋不求之吾身吾心，而惟程、朱之求故也。大哉山陰先生之教曰：「夫道，即其人而已矣；學，如其心而已矣。」今理家之學宋，正無異詩家之學唐，吾是以懼。孟子之不動心，首在知言。兄其何以教之？

子和兄云成兄有意于七八月間過我，何快如之！側身東望，無時已已。前書頗失之狂，兹又甚焉，撫心知悔。然于賢者之前，不能自止，遂併封寄上，統惟慈炤。

寄劉伯繩書甲午

讀教，詢及弟近功，慚愧欲死。日月不居，忽爾衰眊，氣昏力頓，得益濟其懶惰之私，望此生學問之成，難矣。長恨何言！

去秋仲木欲遣一介通問于左右，弟即作一函附之，竟踰年未達。所以然者，仲木欲俟考夫兄書至并達，而考夫竟病不能作書。近聞考夫兄稍已康復，然遠在鱸溪，去弟居百里。仲木此月二十日外方就婚武塘，須一月而歸，以故並未得奉書，并弟前所寄書亦未得達，良爲悵然。

考夫、仲木兩兄精進之功皆十倍于弟，而皆善病，往往致委頓，弟雖衰無病，而懶極，略無長進，皆是師門恨事。祝仲彝叔姪，並得不試，已詳前書中。仲彝尤銳意古學，良足嗣武開兄，爲羣弟姪之表率，此殊可喜。近于龍山集同志一二十人，各奉先生《人譜》爲省改之學。此屬皆聰明英壯，絶非弟衰鈍之比，庶幾有成，則皆先生與仁兄廣勵之厚德也，敢忘所自乎！

弟近胸中有固執之見未能脱化者二端：一則痛恨葬師之説，謂《周禮》族葬之宜復；一則謂《大學》必非聖經，不若仍還之《戴記》。于是有論族葬諸書，且欲著《大學非聖經辨》一篇。以爲俗失教衰，無一是處，然而惑人心而貽世禍者，莫此二端爲亟，故每喋喋向同人言之。而駭《族葬論》者。猶十之七，駭《大學辨》者更不啻十九。蓋葬師之誣易見，而《大學》之蔽難窺也。雖吾兄驟聞此言，必且訝其爲病

狂，爲夢囈，然猶望吾兄一破俗士之見，將所謂《大學》經傳細加尋繹，以求吾心之是而斷正之，庶它日相見，可以大啓弟之蒙蔽，必不同時士之因循成説耳。

去春歸家録《年譜》，秋間録《易抄》，今春録《語録》、《會語》。手抄之後，輒復茫然，真可謂下愚不移。兄其何以教之乎？ 諸書原本或在仲木，或在弟處，尚容收集彙送。未敢先寄，以仲木曾有言，欲親送考夫兄一閲故也。《年譜》亦絶不敢以示人。所謂陸兄者，其冰脩乎？ 此兄亦有意先生之學，但浮氣未除耳，絶非世俗比，即曾見此書，亦無煩過慮。開兄手抄甚富，中多先生語，尚在抄録，録成以奉採擇，補遺集之未備，可乎？ 想所樂聞。仲木有意任删潤《年譜》之事，而弟亦竊欲妄輯先生語録，擇其説之最中吾膏肓者，另寫一本，奉爲私書。此去倘無事擾，則一年之中，此書斷然可成，要歸于愚者之自用而已。他日當攜以請教也。

山陰之棹，雖未能以期必，然志壹動氣，如溝壑未填，則奉教定當有日，但徐以俟之。適西泠沈甸華來拜先生于古小學，先寄此書。仲木就婚歸，必另有遺，當不出兩月之外。又一書寄答來成夫兄者，煩覓便達之。臨書不勝馳戀之至！

與張考夫書

韞兄過，知道履清適，爲慰。歲事將徂，聞且有事于遷居，極爲神往。異日者，白首兄弟日夕靡間，天倫之樂何如哉？前晤不無過慮，恐屬私意。今世俗人，被此種私意錮蔽者不少，細勘即是自是根

株。家有未齊，君子只合反求諸己，克諧蒸乂之功不在他人，責之大舜之身而已。況昆玉之夙稱式好者乎！弟抱遠遷之悔二十餘年，冬春之間，亦欲稍東，就近母兄，終不若兄家之親切也，慚恨何如！向作一書，略盡悃欵，欲寄未得間，今附韞兄以上。

道之難明，非獨今也。孔子雖生衰周之季，去先王之教未遠，不墜之緒猶在于人，然且以道不明爲嘆，況今之時乎！學者讀得程、朱語録數十條，僉謂道已在是，一切都不須理會，斯莊生之徒所爲致誚于媛姝者也。吾輩幸逃世網，無所事事，意者竊欲從日用之所體驗，稍扶明前聖之旨，以俟來許，或亦後死之責有宜然者。而裒仲云：「聖人之道，如白日中天，不患不明。」吾兄則欲奉規矩準繩于洛、閩之書，同心斷金，既如此其利，弟雖有喙三尺，復安用之！顧不審古人所云博學、審問、慎思、明辯四者之功安置何所？豈孔、孟之時聖道獨不明，程、朱而後聖道獨大明？故古人恒爲其難，今人適爲其易耶？不然，何勞逸相去之遠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二子之學必有能優劣之者，況不惟聖人之信，而惟後儒之信者乎！雖欲謂之善學不可得矣！願益弘新功，共究大道，幸甚，幸甚！

聞前月廿五之役，諸君子亦皆不果，爲之慨然。頃與韞兄約來春之暇當續此勝游，但未知後會之期，便羽更望一及之。此生碌碌，忽然老死，吾輩不審還得有幾次相見？念之憫然！

與劉伯繩書 戊戌

前後晤景宣、子和兩兄，並云兄體已全安，歡慰何如！知近養益晬，豈勝遙企！朗思在宅，知己一堂，麗益可知。

弟衰年碌碌，無一善狀。初春有移家之役，三四月間，以老母痰疾熾發，仲氏瘧患未已，日坐愁困中。玆幸母體粗安，仲病亦覺漸解，稍慰目前，餘無可念者。

貧不足憂，貧而無素位之學者，則大可憂。某自反，素位功夫略無頭緒，惶愧，惶愧！以此益信知之非難，行之爲難。陽明子「知行合一」之說，真是砭及膏肓者，而俗學相率禪之，某則謂禪陽明者，正是禪耳。兄之闇脩，于素位之學，必日有得手處，幸有以教之也。

性學日淆，學者日從空中摸索，白首茫然，可爲大哀。確嘗以爲告子之說至有宋而益著，孔、孟之教至先生而始明，非妄言也。先生尊心之論，正欲人盡心以知性，即孟子之旨。蓋尊心乃所以尊性也。故曰：無心外之性，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無心外之道。故即心即性，即學即道，是一統功夫。謂之愼獨可也，謂之致良知亦可也。而宋儒分本體、氣質以言性，何得不支離決裂乎？性即是本體，又欲於性中覓本體，那得不禪！其曰「氣質之性」者，是爲荀、告下註脚也；曰「本體之性」者，是爲老、佛傳衣鉢也。兩者皆從何處撈摸！不知家庭日用，處處有盡心功夫，即處處是盡性功夫，吾輩只是當面錯過耳。今學者言道，並極精微，及考其日用，卻全不照管，可謂之道乎？弟所以惓

惓於素位之學者，固今日貧士救時之急務，即學者他日入道之金針也。兄以爲然否？

前寄《禪障》、《性解》，曾寓目未？兹又附呈《氣情才辨》並《侮聖言》二篇，❶幸兄併駁教之。世俗不察，必以弟爲喜新立異，非敢然也。蓋所關係極大，故未能嘿嘿耳。

輯遺書，教諸子，及一切婚娶禮儀，並是吾兄素位中最切要事。一事少欠切實，便是浮僞，俗之所謂美，道之所謂賊也。某不能行而能知之，故不辭屢瀆，惟仁者曲加涵納。奠兄及紫眉、成夫兩兄，並康勝耶？幸一一致意。百惟爲道自愛，臨書豈勝禱切！

❶「氣情才辨」，「情才」二字原倒，據本書乙正。

乾初先生詩集小傳

從曾孫堔孝纂

先生諱確，字乾初，原名道永，字非玄，居海寧凰岡里。穎悟絶倫，過目成誦。爲邑諸生，聲名籍甚，傾動一時。寧有貪令爲民害，先生誓以一身爲百姓請命，奔控各臺。當事者受賄，恐喝百端，先生諤然不少挫，卒逐去之。後受業于蕺山劉念臺先生之門，斂華就實，反己力行。值鼎革後，遂棄舉子業，閉門事母，躬耕樂道。與同志循蕺山證人之約，發明《中庸》素位之旨，學者翕然宗之。生平著述，大約發明聖學者爲多，詳于邑乘及《家傳》中。

詩集若干卷，天真曠逸，迥出恒谿，古詩得陶之神韻，近體法杜之謹嚴，而出入于太白、香山。要之，俯仰淋漓，一歌一哭，則自成爲先生之詩也。晚年得風疾，坐卧一榻，垂十二年。子翼，晝夜服勤不倦，亦不應試；孫克崐，太學生，俱別有集。

小引

先生詩，原本性靈，空所倚傍，遠追《擊壤》，平揖白沙。其妙處，如春澗泉流，秋空鶴唳，清爽之氣，醒人心目；而率意處，如野老留賓，盤飧略具，真意有餘，儀文不足。蓋緣卷軸無多，又復不屑持擇，衝口信心，未免瑜不揜瑕耳。長夏曝書，偶拈是帙，展閱一過，竟日而畢。選什之一二，以存先生真面目。愛人以德，非敢嗤點前賢也。壬辰六月望日，東隅子記。

乾初先生詩集卷一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四言古詩

江水汩汩二章

癸未，下同。璋案：是年八月，公偕祝開美、吳仲木至山陰，至九月望歸，見《秋游記》。

江水汩汩，雲山屼屼；仲秋而出，學何以不惑！

江水瀠迴，雲山崔巍；秋盡而歸，學何以不頹！

自吾之出三章

自吾之出，浹五旬矣；自吾之歸，茁二孫矣。

衆孫濟濟，母氏色喜；進此甘旨，母氏繁祉。

曾孫緜緜，母氏笑顏；進此甘旨，母氏萬年。

丙戌年蠶謡并序

桑葉每百觔錢四千文，稻草每百觔七百文，樹柴每百觔八百文，炭每觔百文，米每斗八百五十文，油每觔四百文。計中人八口之家，約養蠶十觔，縻口糧五十日，去米四石，魚菜油

醬之費不在其內。蠶每觔須桑葉百五十觔，稻草五十觔，繅絲樹柴五十觔，煮紬繭柴十觔，燈油半觔，炭三觔。上蠶每觔收繭十二觔，得絲十五兩，綿三兩。中蠶收繭十觔，得絲十二兩，綿三兩。等而下之，更有收八觔、七觔、六五觔、四三觔者。上者恒不可必，下者又何忍言！繭每觔時直百文，中蠶之入，每觔得千文；絲每兩直百文，中蠶，每觔入千二百文。而養蠶家每觔所出，已不下萬二千文。所出若彼，而所入若此，十止一償，俛仰奚賴！蠶事之壞，乃至於斯。前此桑葉之貴，亦有賣銀一兩外者，然薪米價平，而繭絲俱貴，可以相當；若桑賤之年，息嘗數倍。今則事皆乖謬，何可復較！故窶人不支，至有中道廢棄者，并十一之償，付之東流矣。而官糧私債，俱責諸此，民雖欲不死，得乎！歌曰：

八口之家，養蠶十筐，繅絲環緜，五十日糧。四萬買米，六萬買桑，油燭薪炭，價十倍償。豈無犒勞，鯗鮝猪腸；豈無禱祈，雞豚酒漿。費踰十萬，百兩歸箱，往市貿之，十未一償。況其下者，半收以降。亦有窶人，中道摧戕。官逋私負，撫膺誰望！吁嗟今年兮蠶事荒，民胥爲爾兮轉死亡！

蒼天七章

嗚呼蒼天！農民何罪！赤日中田，焦髮裂背。渴不得飲，飢不得食，閔其將死，不敢云瘁。天復不念，降此大戾。

富人之子，有高其堂，繡帷冰簟，無風而凉。囷米如山，而價日益强。農民之災，富人之祥。天之賞罰，胡此其盲！

嗚呼蒼天，旱豈無繇！人之無心，忘耻與羞。謂我仇爲親，謂親爲仇。蹙蹙四方，而横戈與矛。匪戈矛之横，惟羣士之啁啾，小大侈縱無時休。上帝赫怒，曰我盡劉。冤乎痛哉！於農民乎何尤！

嗚呼蒼天，吾農民之傷！而不知者，謂民已康。有絲滿箱，而不得以爲裳；有穀滿倉，而不得以爲糧。豈曰無穫，爲他人忙。嗚呼蒼天，吾農民之傷！

往年之冬，米賤麥貴，富人要我，以一貿二。今年之夏，而又反是。何農民之愚，而富人之智！嗟乎痛哉！非農民之愚，雖智其奚如！

五月不雨，民惟怨咨。我謂之曰：「天之仁慈，其不爾施？」六月不雨，民不啻怨咨。我謂之曰：「天之仁慈，其終不爾施？」月之虧矣，雨無時矣，民之哀哀，謂我欺矣。莽其黄蕪，殆靡遺矣。天有耳目，弗見弗聞。騷騷疾風，纖纖碧雲，天日益高，而叫呼無門，如萬里之九閽。

嗚呼蒼天，民知罪矣。不敢怨天，不敢尤人，用自艾矣。彼慆樂日富，德所致矣；此劬苦日餓，孽由自矣。死何悔矣，其敢望吾貸矣！嗚呼蒼天，民知罪矣，豈終不吾貸矣！

京師篇

乙未。　元注：京師以喻聖道。徒行乞假，且猶至之，則富厚有力者可知矣。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則知無不足可知，知亦力也。

鬱鬱京師，駕言星馳。道之云迷，僕夫啓之；僕夫不知，執途之人問之。我駕既脱，我餱既竭；徒行乞假，至岐之下。至則勞矣，誰爲逸者！

彼哲者子，坐而言道，山川阻脩，曲折了了。雖則了了，我行不蚤；四牡具矣，餱糧聚矣；逝不出户，忽其暮矣。老大徒傷，行何日矣，嗟無及矣！

遷居詩

璋案：董畦族父埰孝輯公《編年詩》，此入戊戌。

我徂於東，迴龍之潭，姊氏之居，緑竹萬竿。自吾之生，於今五遷。肇居凰峴，二十八年。叔氏諸孤，同我於南；聿及五載，則惟其期。諸孤復留，我則於西。亦越十載，遘此亂離。鹽海乘桴，梅山寄棲，二三年中，不遑寧居。卒歸於楊，非吾得已。又越十年，實逼處此。真耶，夢耶？流行坎止。密邇先塋，漸即故里。白首何求，兄弟母子，朝斯夕斯，吾願足矣。

母忌哀詞并序

吾父生辰，距母忌止三日，故合祭焉。確病不得與祭，因東望叩首，而申之以詞。

於乎！吾父不死，年方百矣；吾母不死，九十七矣。揆之古初，宜可得矣。百年之中，閏四十矣；雖賒三稔，百之實矣。竊擬今春，壽筵秩矣；如何不佑，又忌日矣！有子四人，確惟隻矣；老病龍鍾，步若桎矣；雨雨風風，塗路隔矣；不與於祭，黯自泣矣；生不能養，死何及矣！何況吾父，歿踰卅矣，悠悠蒼天，恨靡極矣！

昔我

昔我有疾，母常視兮；今我有疾，母則逝兮。雖有子女，不如母之心曲而細兮；雖有醫藥，不如母之言醇且懿兮。今胡可復恃兮，宜予疾之彌憊兮。去秋母病，而我弗能治兮；子之事母，不如母之愛子無所不至兮。己則不能，而又恨吾母之我棄兮。嗟予罪兮，不可追以駟兮！悠悠蒼天，曷有既兮！

乾初先生詩集卷二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五言古詩一

同祝子開美游雲棲歸途有述

游子驩西湖，樓船載歌舞，古寺自空山，徑路絶行旅。吾爾稱同志，行止亦相左。君自悲罔極，竭躬酹恃怙，日夕不得閑，禮拜空王所。我來無一事，飽後出林塢，竟日每不歸，獨往無恒處。循覽山中勝，登涉窮險阻。行止雖云殊，同子勞與苦。兹遊非偶然，身心詎無補！異哉雲棲僧，久已歸塵土，餘教猶未衰，齋肅循先矩。禮失求諸夷，内省愧頑懦。亂雲擁歸輿，西湖滿風雨。

與祝子若耶道中

秋暮一孤舟，逶迤萬山裏，漸引入佳勝，奇絶殆難擬。清溪一萬丈，百折未能止；一折成一勢，奔流一何駛！源高逾潔鮮，啜之澹而旨；徹底無纖埃，華石清磊磊；層巒兩岸移，楓林自成綺。俯仰怡我懷，一笑謂祝子：「人心本無欲，忻厭何從起？戀俗固貪頑，躭幽亦偏倚。何能兩不涉，還我心之體？」祝子謂「胡然，偶爾生歡喜；道機自活潑，飛躍呈妙理。聖人詎我欺，知仁樂山水。」賴子善解嘲，余情

未云侈。何時慰卜居，深山爾鄰比！

告宗祠

亂世無安壤，艸艸事播遷，委肉遺餓虎，狼籍安可言！亂世無善術，彌逢輸金錢，金錢會且盡，猶然恣熬煎。兩策均已謬，覆轍了在前，胡不早覺悟，及今思改弦！吾宗號盛大，培植三百年，子姓日繁衍，林林殆盈千，禦侮故有餘，所慮多疑嫌。明祖曷佑之，各使舊習捐！團欒數武地，墳墓殷相連，舍此更何之？有心宜惻然。國難殊足憂，家禍亦可憐。移孝即作忠，親親宜所先，願言相保障，宗盟日固堅，一家倘有事，百家疾救援。所不同一心，明神是殛殲。皇天胡不惠，好亂若未厭！茲匪旦夕圖，良法歲可沿。豈徒禦暴亂，愈使族誼聯。狂言聖所擇，慎哉各勉旃！

悲遠涉

老母患沈疴，壯兒悲遠涉。生慚未獲養，死恐不遑訣；雙足一遲回，寸腸幾割裂！書生氣太酸，倉吏威殊烈。家貸本虛虧，衙收倍準折；一鍾報五斗，百役恣千詰。難得衆心厭，誰悲吾力竭！邀差酒店坐，囊被保家歇；既怨手無錢，尤憎面有鐵。迂疏不適時，浩落自成孑；殘鎮氣蕭條，豎儒稟薄劣。冬游味甚惡，曉發情尤怯。高岸風如刀，孤篷霜似雪。圍鑪擁貉裘，寒野欺鶉結。天意故軒輊，人功有巧拙。安危各自取，白黑復誰別！歸拜母床前，細詢兒事訖，莫言兒意苦，未若母

心切。

正月廿七口號留葉四母舅 見沈氏本

新正二十後，飄飄春雨浓，閉户絶往來，母子黯相對。念七午飯餘，神昏聊倚睡，推起下東樓，扶母迎舅氏。世亂久闊疏，白頭老姊弟，相見共驚疑，疑猶在夢寐。老人喜長話，各叙幼時事。恒聞所未聞，如讀古傳記。舅氏何皇皇，屢起有歸志。願聽甥一言，言狂勿深罪。吾母年八十，舅年六十四，姊弟共九人，目前止存二。吾母去年冬，一病幾溘逝；舅體幸久康，羣妾尚艱嗣。娱樂貴及時，營營亦奚爲？棋枰敲午風，艸蔬揚晚觶，終歲未云多，信宿豈淹滯！且遣邨舟歸，天晴更爲計。璋案：仁和沈東隅先生元滄評曰：「此首清空如話。」

婦病

婦病已數年，惜財不蚤治。惜財爲家貧，烏知反非計！歲久病彌深，病深須多劑。况復遭世亂，藥餌價十倍。家無升斗粟，匙藥石米費，神鬼不運輸，此物奚從致！念之恒失笑，顛倒不由自。書生謀慮乖，往往皆此類。窶人計口食，健婦代僕婢，卧病動經旬，豈不成老累！餵兒闕乳漿，奉母乏中饋，以此亂人心，舉足多牽制。邈矣山中期，何時忽鼓枻！元注：時許欲爾屢札期入山，冗未果。

日燒一擔柴

日燒一擔柴，青錢足五百；日啖一觔肉，青錢三百廿；音十。兼置魚蝦類，千錢過一日。元注：酒飯米不在此數。富翁尚不支，貧兒何計策！奚爲不食生？食生胡人習。奚爲不食素，母老妻病劇。更有不耐事，婦病須參汁，半甌直數千，槖中未有一。入春人事雜，酬應苦不及：倉保到家來，倨坐煩嘖嘖；上司朋銀增，衙官常例益；漕米截頭多，欲兑兑未得。圖差到家來，條銀如火急，卑詞囑轉限，搖首面發赤；南糧解户來，徵糧及折色，有米嫌不收，無銀慢相責。門庭無雜賓，老醫春絡繹；兼此數等人，來往紛如織。强顔日相對，囊空言語澁。風雨春瀟瀟，婦子晚唧唧，回頭語病妻：「吾亦非金石。」金石會消磨，勿復苦相逼。

聞君將買妾

元注：寄祝夢得。《祝譜》：錫文字夢得，邑庠生，順治戊子副榜，眉老公之仲兄。

聞君將買妾，毋過求精細。精細必嬌癡，嬌癡大娘忌；精細多怯弱，怯弱鮮孕字。莫若田家子，貌質任粗礪。粗礪寵不深，日常少淘氣；粗礪天賦厚，生育必長遂。此言人莫信，其理甚淺易：邨女見聞樸，習勞寡情思；氣血無虧傷，根牢子罕墜。兼之省黃金，貨低價不貴。所以達觀人，恒收衆所棄。

諸同人赴黃山道士之招分韻

璋案：道士韓養元，公嘗爲作傳，見文集。

周祠韓道士，春深酒滿床。願言傾百壺，澆我新愁腸。老衲太簡易，諸儒何慨慷！招之蔑不至，十五森成行。狂雨莫爲阻，淋漓乘小航。古廟當高空，乍霽呈羣芳；牕羅江南山，歷歷清且揚；遠帆千里動，指示爭微茫。微茫奚足爭，良有雲霓望。世事日悠悠，人情徒遑遑，把盞勸諸公，但飲弗過傷。一盞懷抱寬，二盞神氣强，連引十數盞，浩浩追羲皇。山蔬雜亂進，飽甚難徧嘗，不審盤中味，但覺浮殊香。坐客興已盡，主人情彌長，謂「君莫輕去，勝會詎能常！百年會幾何，可惜春容光」。斯言良有以，爲子再舉觴。山房貧不俗，逸事參差將：棋枰欺我醉，翰墨趁我狂。分韻各賦詩，危言驚穹蒼，秘之勿重陳，屬耳憂垣墻。

董甥典瑞以翦髮作數日悲簡慰之

《董譜》：世琮字典瑞，號八公，郡庠生。

守身昔稱孝，儒者良所志，世亂相驅迫，悲哉忽捐棄！珍重千古心，捐棄須臾事。捐棄奚足悲？區區事已逝，一毛亦前定，得失非所意。吾體雖倖全，栗栗胡敢恃！君子憂其大，方寸難區置，時時懼有失，數莖豈爲累！勉之勤進修，古賢宜可至。完虧在厥性，具形未云貴。右見沈氏本。

遇　盜《編年詩》入丙戌

病困適偃臥，乃爲奴輩及！暑月愁赤身，寒家愧徒壁。重煩相枉顧，宜爾施薄責。犓拳錯亂投，雜以九鐵尺；本注：視瘢痕知之。左股受一創，流血滿階石。竟夜被縶拘，押搜及纖悉。一瓶女之珥，二篋叔所擇；本注：令升、仲升兩叔各寄一箱，疑皆軟細。殷勤相付託，忍死爭宜力；硜硜各指與，無乃太柔直。失物奚足悲，傷膚良可惜。孟云必自辱，撿點平生失。造物豈無意，妻女勿遶泣，但看西鄰兒，哀哀吟楚澤。本注：楊連城次子，畏盜溺死。

吾　生《編年》

吾生實不辰，賃屋臨官衢，前臨道人塘，後迫袁花河。始覺往來便，誰知集多虞！昨宵盜行劫，今朝吏怒呼：盜惟劫所有，吏將劫所無。劫無傷吾心，劫有傷我膚。以斯益怨吏，殘酷盜不如。

許生欲爾自越歸過訪老病《州志·文苑傳》：許全可字欲爾，令典孫，從陳確學。

蕭蕭遠遊子，初歸逢盜劫。晚從石渠生，本注：同張石渠過。廿里訪老劣。衣冠各不全，身外靡有孑。本注：余與欲爾皆被盜，衣履盡去。蒼顏帶海風，微喘話庭月，呶呶不肯休，俱是千秋業。余病幸不死，書空日咄

咄；子游不遂意，窮困尚存舌。行矣各努力，乾坤亂未歇。

聞蔡上生家亦被盜簡寄一首《編年》

予家無儋石，蔡子貧更劇，何當兩貧士，先後並遭賊！蔡子住甪里，里隔二十七，本注：船人云：自甪里山至袁花一九，袁花至泥橋二九，凡二十七里。生當亂離時，半載無消息。頃者七月初，見我夢弼姪，《家譜》：賁永子檝世，字夢弼，號鼓濤，邑庠生。云曾晤吾子，蕭蕭慘形色，四體艱尺布，五口無半粒，惟餘氣稜稜，倔强猶夙昔。嗟予復卧病，奄奄無起日；子窮益自勵，抗論爭遠識。以此媿弗如，磨涅別堅白。念昔予三人，泥塗汩其一，我爾雖兢兢，豈云動無失！慎勿自矜高，輕生非正術，遯世聖所難，敬哉朝夕惕。

避亂之武原《浙江通志》：海鹽縣，古武原鄉。見沈氏本。

久病餘微喘，迢遥事遠避，武原六十里，三日始得至。中途遇烈風，船艫莽失勢，飄蕩觸頹岸，四口命如寄。借宿誰家邨，蒼茫無畔際，云是梅園墟，羣盜垂眈視。妻孥膽氣弱，兩夜不成寐，摇屋風雨聲，逼户陰寒氣。本緣養病來，病體益困憊；本緣避盜來，盜賊此復一本作「滋」。熾。蹙蹙天壤間，何從乞片地！明發風日和，僕夫欣鼓枻，相將入市城，民物猶安泰。生平惡市囂，幡然成幽契。東隅子評曰：「投足無地，亂離光景宛然。」

新　政

《編年》。　又見沈氏本。

新政多矜全，獲盜不忍殺，紛紛悉遣歸，盜心彌踴躍。官司且爾宥，誰敢議翦拔！爲盜無後菑，爲良苦窮約。驅良盡爲盜，十人已七八。盜賊一何多！乾坤一何狹！士生此時世，無地可容脚。咎繇古聖人，帝父亦致法。天寧鮮仁慈？明德必慎罰。止殺誠云難，尼父言豈謔！善人俟百年，今者奚所挾！妄冀一感悟，祇以長奸猾。如此稱仁慈，不若恣殘虐。

東隅子評曰：透快。

丁亥正月二十日雪

冬雪滋秋禾，春雪傷夏麥；冬雪祈不至，春雪動盈尺。人事故錯亂，天道亦舛逆。羣盜日富厚，讌賞娱春夕。天罰豈得加，所加此窮赤！四體無完衣，頳檐苦奔迫。羣生甫萌芽，造物遽相厄。摧殘何足云，百卉無顏色。惟有庭前梅，神彩倍恒昔。郁醞聊一呼，隤然披往籍。

朝入城東門

朝入城東門，莫出城東門，鹿鹿竟終日，穢雜何足論。胡馬塞街巷，胡兵滿城闉，區區百夫長，氣勢何巍尊！絲竹出屏後，劍戟森前陳，咄嗟理民事，片言生死分。儒冠黯無色，拙口聊解紛。古人耻降志，靦顔爲所親。急歸手一編，風雪膢紛紛。乾坤方翻覆，慎勿輕其身。

問玄居牡丹

春寒十日雨，名花久含蘤，含蘤如有情，徘徊待吾至，久待香氤氳，乍開色美麗。主人太殷勤，經營甚勞瘁。惜花施廣幔，護根拓舊砌。花亦解君心，一開三百佩，繡毬真素交，木筆稱小婢。相與媚春杯，積然成薄醉，對之不忍別，丁寧有深意。勿便十分開，極盛難爲繼。

張石渠山居《編年》

張子久避世，三月不出門；陳子遠過之，晴風吹山園。春晴不易遘，故交無幾存。相見誰能驩，嘵嘵致多言。多言何足益，世事如波翻。青梅仰可數，揮杖落其繁。停口一咀之，舌齒開河源。老僕謹於童，穉子驕如孫。縱遊前後山，長日歸黃昏。有肉亦盈俎，有酒亦盈樽。貧士安得此？區區爲老髡。停盃莫能飲，兩手搔蓬根。

硤　晤《編年》

張子負清鑒，落落交遊寡，殷勤介陳子，風塵覯二雅：火傳真奇才，卓。道耕自隱者。本注：田，二子皆初識面。聖儀三年別，❶徐。詩卷浩盈把；伊璜千里歸，查。史論新而野。乾坤日擾亂，蹤跡疏白社；一朝六七子，高論硤山下。晴檐飄噢風，新茗向

❶「聖儀」，原誤作「聖月」。聖儀，姓徐，確有《過徐聖儀訂南湖之遊用韻》、《聖儀齋中又用前韻》詩，據改。「三年」，惜本作「三月」。

人寫。勝會良難期，豈非天所假！提筆爲記此，清風照區夏。《州志·文苑傳》：查繼佐字伊璜，自號東山釣史，崇禎癸酉舉人，授職方主事。

爲舊字有贈《編年》

昔我字非玄，今子易乾初，其德爲潛龍，於名取確乎！命子有深意，願言致區區。吾慫賴子蓋，吾美賴子扶；願子深入山，願子多讀書。大道貴闇然，顔子若虛無；勿皎皎而察，寧汶汶而愚；立德敬爲本，安俗恕爲樞。人壽周甲子，贏縮安可虞！吾已四十四，子年寧我逾！歲月去不返，老大良足吁，前此真憒憒，子今其慎諸！

管鮑吟

本注：寄宗父始升，時某有所酬而再三見拒，且以管鮑爲言，故以命篇。《編年》。《家傳》：之闇字始升，號容菴，拔貢生，以子元龍貴，累贈光禄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管子真貪愚，鮑叔一何厚！種種足銘骨，又乃脱堂阜。不能以君王，霸圖良可醜，殷勤負故人，何以並不朽！矧予至駑下，尤非仲之偶，匏落東海隅，秋風嗽八口。惟叔知我貧，所輸固弗受。不賈而分財，毋乃古未有。羞慚仰青昊，狂歌托莊缶。

悼亡詩

璋案：《年譜》：順治七年庚寅，先生年四十七，三月三日，碩人王氏卒，年五十一。是詩六月十八日作。《編年》入己丑，誤。

生爲竈下婦，無異羈與囚，況復夫壻拙，常無卒歲謀！二十爲君妻，終朝事蠶織，蠶織不得休，恒以夜繼日，貧家無燈火，暗中聲唧唧。兒女遶床啼，織婦曾不聞。織婦豈不聞？一身焉可分！夫子事遨遊，終日嘯儔侶，安知竈下婦，俛仰大辛苦！凄風斷晚煙，吞聲向誰語！中年更嫁娶，纖悉君未知；不稼而不獵，夫豈神所爲！長者犓昏嫁，幼者尚孩抱，生總未得安，不若死更好。五十莫怨促，怨促君何愚！思我五十中，曾獲一日娱，晝夜勤織作，不得閒須臾，雖則五十年，而有百歲劬。君乎可我捨，辛苦付後人。爲我語後人：「嫁作貧士婦，安能辭苦辛！」本注：皆吾婦病中語也。追而誌之，以當慟哭。

九日《編年》

吾病豈無罪，繁憂傷老母：白頭衝雨至，庚寅歲重九，勸慰悉萬端，朝夕默伺守。子女恒逸去，其來亦已偶，舉止復犓疏，高言驚病叟。母以手止之，肅氣若無有，八十四歲人，静細不一苟。他年母亦病，吾能如是否？子心若母心，孝名當不朽。

病起《編年》

子房本善病，辟穀非得已，世俗無眼

孔，繆云「學不死」。吾病亦不食，彌月猶果然。所恨病忽已，紛紛嗜欲牽。貧家無儋石，不食良亦便，多食遂多營，始知病是仙。

有　客《編年》

有客叩我床，不語深悼惜，謂我胡爲此，容顏大羸瘠。惘惘昧世事，久坐話前席。欲別不忍別，送子田上陌，冷風變節候，使我心意惻。時物亦隨人，種種異疇昔。病時苗甫胎，病起禾盡碩。蕭條歲將暮，衰積髮欲白。行矣各自愛，日月真駒隙。

詩　成

蕭條秋夜長，不寐良可痛，殷勤託醇酒，功力非不重，昏昏即偃卧，如何忽轉動。自此遂惺然，目耳雨清洞，瘄疥聊足遣，元本作：「神氣久乃疲。」心意渺難控，因之寄新咏，超超蔑沈、宋。詩成大猴寫，寫出小猴誦。元注：翼兒壬申生，禾兒甲申生，常以呼之。小猴聲口清，大猴書法縱。謂足張吾軍，安知祇覆甕！吾意薄文辭，彫蟲何所用？年來欲焚筆，邇日姑一弄，驕矜不知省，元本作「未審作何語」。無乃即是夢。

哭許元忠給諫《編年》。《州志·隱逸傳》：許令瑜字元忠，崇禎癸未進士，任仙遊令。鼎革時，棄官遁歸，隱居翠薄山，不與人世通問。

舊德日淪喪，薄俗安依恃！况予實寡昧，猶望他山砥。君交滿天下，臭味踰蘭芷，一時誦高誼，管鮑焉足比！時移道乃淪，杜門絶綦履；於我愚兄弟，獨不間終始。落落數十年，淡若秋澗水，道理有往復，形骸無我爾。頃君歸翠薄，吾寄擽山趾。兩家映燈火，熒熒松檜裏。尊酒香入樓，緘詩燦如綺；詩成膾我口，酒熟熱吾耳。旦夕歡相呼，年來稱密邇。一別返泥橋，迢迢廿餘里，邨居隔人俗，風雨斷音旨。君病吾不知，君死詎所揣！無由視含殮，寧不負知己！嗟君不得意，宦游值衰否，牢落還舊山，壯心凋髮齒，懷主若三閭，强學窮百史，治家日嗃嗃，憂時或過杞。人命非金石，安得長不死！君死事已畢，艱大遺而子。大辛志弘遠，嘐嘐千載士，勉之近人情，聖學戒自是，夙夜念所生，哀毁無失禮。予亦患沈疴，兩月未能起，匍匐哭故人，積雨爲吾止，遂爾隔幽明，念此何窮已！

守雨洄塘與張方宜對弈《編年》。《州志》：轉塘亦稱洄塘，在州東北七里。

豎儒迫歲暮，盡室苦寒飢，何當沮洄塘，連日不得歸！昏雨淹晨夕，忽忽惰四支，開書不能觀，磕睡相與催。張子亦此客，切切喜圍碁，泥我作晚課，一局酒百巵，勝負同一醉，何心争雄雌。白日聊已

過，憂思徒爾爲。

獨　立《編年》入辛卯

獨立天壤間，俛仰不自怡，大化生吾人，付託何能欺！富貴我不欲，貧賤非苟爲。高者訾貪夫，逐臭無已時。烏知雲泉子，白日恣游嬉！志士惜分陰，克己真良規。孟老學尼聖，韓子崇三師，元本此下有云：「性命必有屬，世論安可隨！」各有萬古心，浮論安可移！金石未足堅，典誥空文辭，目前賢與愚，碌碌誰妍蚩！

種　秫《編年》

種秫墻南田，鋤桑屋後園，赤日中天高，清謳起遥原。膚骨豈不瘁，恒恐過優閒。聖祖厲酒禁，哲王戒原蠶，微意各有屬，萌氓敢勿虔！吾老不知貧，親賓無與歡，相爲力此畝，寒榼資微酣。

其　二

種秫墻南田，鋤桑屋後園，秫邊樹茄芋，桑下植葵萱，非能盡地力，聊以慰清饞。油雲沛時雨，天澤誠何偏！水田固溢溢，旱田亦瀰漫，百物欣向榮，鄙夫復奚言！溽暑稀過從，朋儔阻遠山。稚子自頑劣，書史尤紛繁。塊然誰與娱，浩歌出頹垣。

大　道《編年》

大道本公坦，學者事旁趨。豈不或曰

智，愚智誰能區？如彼商與賈，啞啞笑田夫，自詡不耕穫，勤動良可吁。老農餓且死，莫肯棄犁鉏：「四民各有業，安能終改圖！」卓哉老農語，敬拜此良謨。自茲謝時輩，爾智吾寧愚。

米至 元注：八月十四日。

夙昔昧生事，垂老尤疏迂，往年更喪婦，杼軸常空虛，如瞽之無相，倀乎即闇途。今年七八月，子女嗷邨墟，故人念我貧，往往致釜庾：英子遺黃粱，查英來。金粟美不殊；韻叟惠白粲，韻弦山人董昭逸。光耀若明珠；最後荷近叔，近思。甑石遠載輸。前後適相接，若宮中取諸。奚以少濡滯，赫怒責僕夫！口腹真累人，徒然訴詩書。兒子坐小樓，檐隙當林疏，豈云專心學，米至先瞭如。急下報乃翁，顏色何慰愉！乃翁轉顰蹙，中之以長吁。蚩蚩皆人子，彼此誰賢愚，萬竈絕秋煙，天地慘不舒。我何德可堪，一飽臥蘧蘧！況乃冤僕人，夏楚毒其膚。緬懷天壤間，搔首以踟蹰，咄哉世之蠹，傫然此腐儒。《州志·名臣傳》：查繼甲字英來，任隆安令。董昭逸見《韻弦老人傳》。

過老友張石渠 壬辰

春風吹小棹，薄暮硤山趾，物外訪貧交，花前見二子。朗然玉映人，其仲尤粹美，七歲能言《易》，亹亹出新旨，終夜坐叩之，若決江河水。天才不虛生，喪亂今方始，河清當可俟，笑盡杯中蟻。

道近柯橋有述

官河迫漭泱，前後失民居，重雲蔽晚山，白日無光輝。人事鮮測度，迂儒闇時機，把卷正高吟，倏忽遭攢笞，手書爲朱殷，淋漓染素衣。瞠眼昧所以，分解無良辭，旅囊本虛匱，搜掠徒爾爲。僕夫未聞道，怨詈無已時。孟云「必自侮」，斯言豈我欺！夙昔荷師訓，恩與生我齊。墓艸已幾宿，匍匐始來斯，倫誼既有闕，譴責誠宜施。兇暴亦天縱，默默若使之，吾體矧久虧，毁辱寧今兹。

懷徐子孝先并序。

王晫《今世説》：徐介字孝先，浙江仁和人。

張子尹來，爲余言孝先之爲人。久矣欲一見之，以徵尹來之言，而卒不可得，作《懷徐子》一篇寄之，使孝先知余固已信尹來之不吾欺也。雖然，尹來亦或言余於孝先，吾又何以使尹來之言之終不欺人矣乎！

《大雅》不復作，禮教久沈淪，冠衣而禽獸，安之若重茵。迂士疾聲呼，聾俗了弗聞，弗聞故其宜，吾學慚本身，德薄而言輕，奚以責夫人！天壤有徐子，名行一何芬！高文壓曹魏，篤孝追姬文。頃持繼母喪，凛凛式先民，跣治北山塋，兩踵紛瘢痕，食寢無一違，嚴操久彌敦。孔、周既以

没，典禮復誰遵！一朝克舉之，千載稱功臣。兄弟並才妙，閉門窮典墳，採薇而行歌，西山樂天倫。張子屢爲言，使吾勞寢魂，每欲從之游，百里隔埃塵。頃自山陰歸，踽涼訪湖濱，仙蹤邈難遘，暮山封碧雲。六宇固云廣，高隱何紛紛！馳騖日不足，盛名恐非真。誰能若徐子，幽棲真避秦！漁父倘可言，花源更問津。

生日《編年》入癸巳

踽踽陳氏子，冥冥無聞知，悠悠五十年，歷歷呈百非。聖道若大路，愚智公驅馳。我獨何人斯，旁皇泣路岐！歲月日以邁，氣力日以衰。駑駘無息駕，猶懼不及追；而況過優游，老死竟奚裨！至理無惝迹，古帝云「惟微」，昨非僅云悟，今是恐仍非。

題徐律之園居《編年》

野園習未厭，好鳥鳴相嚶，于玆得少閒，皭然無塵攖。初冬林色靜，落落遺園橙；斗酒霜後熟，尺魚寒可罾。還呼家仲氏，觴咏陶吾情，天風吹笑語，璆然出池亭。我欲從之游，河水漣且清。

哭殤《編年》入甲午。元注：六月廿三日作。

吾年五十一，神志日以衰，方春舉一孫，私心亦所愉，長夏無一事，卧起嘗抱持。白鬚四五莖，長者尺有餘，舉手掠其一，嘗恐復繼之。入山甫踰旬，胡遽棄我爲！吾母八十八，曾孫十四枚，博愛乃其

性，聞此心如摧。天地爲我晦，風雨爲我哀。南山拔脩竹，盡是新生枝，人謀固未臧，時變一何奇！衰蹇無一本作「何」。足道，奚以慰元本作「娱」。慈闈！

良夜《編年》。元注：中元夕作。

良夜息羣籟，月明來遲遲，山居無伴侶，獨行出亭池。松林如有人，肅肅蒼而傾，與我無相猜，形影胡紛披！微風起林末，寥寥遞嗚嘶！我亦流清咏，悠然相壎箎。愛此風月佳，白石坐移時。我欲邀之歸，開卷就檐墀。清風果我逐，明月果我隨。風月如有情，山人復何之！

吾道

吾道若衣飲，昕夕誰能遺！而恐悠悠者，恒忘終食違。年來迫衰病，不復任策驅，勉循同輩意，結社南山陲。常懼弗克終，喋喋規吾徒。秋風掃炎跡，秋月澄寒輝，薄言裹餱糧，來此尋幽棲，吟咏有餘適，夙夜忘其疲。獨慚山中叟，抱薪檐下炊。寥寥吾黨士，優游各懷居，孤此好風月，莫克相追隨。嗟彼求名子，羣聚日孜孜，朝夕各有業，良不負居諸。咄哉窮禪客，什伯參名師，飦粥或不繼，忍死未嘗離。吾道誠云衰，屢盟徒爾爲！古稱「德不孤」，反己長欷吁。

乙未四月翠薄山中呈桐鄉張考夫

《許氏宗譜》：元忠公令瑜築別業于黃山之陰，名曰穀園，淮陽公《兩垞記》中稱從弟元忠翠薄山房，即此公自辛酉鄉薦後，因二親違養，始卜築，攜家讀書于此，全可有記。《嘉興府志》：張履祥字考夫，桐鄉縣學生，父九芝夢金仁山來謁，生祥，故名履祥。少孤，母沈善教之。稍長，即勵志聖賢之學，乃曰：「斯道門庭户牖，其在是矣。」遂致力勿輟。後與兄履禎棄諸生，隱居教授，遠近興起者甚衆，學者稱楊園先生。

吾生迫喪亂，百里隔朋儔，終歲罕一晤，忽忽懷千秋。仁友不我遐，惠然溯春流。豈不念室家，迄夏猶淹留。淹留良有以，古學恣探搜。未暇尋顏樂，切切抱孟憂：大舜伊何人？反己無時休，曰「不可爲人」，讀之迴生愁。況予末小子，俯仰叢百尤，白髮已種種，而敢復優游！願言從吾友，懇欵乞良謀。卓哉顏、孟志，歷歷宜可求。毋忘吴子言，白日晝悠悠。本注：仲木遺書謂：「勿以飲食讌語坐虛此會也。」

中秋

皎皎中秋月，閉門不敢賞，轆轤終夜聲，斷續流哀響。獨寢不成寐，攬衣觀列象，畢行背九道，遐哉不吾枉。久旱自長夏，皜皜迄秋爽，長空絶纖翳，萬里嘆河廣，負海千頃田，塊然成槁壤。終歲已望絶，八口竟奚養！蠲貸非所願，居高亦惘惘，至仁莫如天，屏營以瞻仰。

櫬成偶占時年五十有二《編年》

人壽罕踰歷，元本作「人壽鮮百歲」。五十亦苟延，矧予稱蚤衰，昏瞀絶本作「良」。可憐。所志無一就，徒本作「但」。有平生愆，不能搏萬里，終當錮九泉。奚爲不自計，忽忽恣柔牽？一棲焉足慮，戢身良自便。子孫寡賢達，死後秪紛然；及我蚤爲之，冥心任穹天，美惡非所論，草草聊備員。百年同朽腐，愚者妄求全，安能樹六櫝，遥遥待遐年。

東里謡并序。《編年》。

乙未九月二十五日，朱子韞斯過余，爲述龍山近事。確喟然長太息曰：「是余之罪也夫！」作《東里》二章，以寫予恨。深知哀怨之音有乖中和之教，而不平之鳴，何能已已！隣母，陳子自謂也。其二章，亦欲使吾友分過於地下也。嗟乎！夫豈吾友之過哉！

東里有慈母，莫不稱賢智，生女不欲嫁，十年終未字。不嫁豈良圖，此世無丈夫。臨死戒其女，愼勿工織組。鄰母實聞之，切切時致詞：「不嫁任子意，不織子奚事？織成嫁人衣，嫁人終不歸；不歸猶自可，失嫁無光輝。」「十年」句元本作「瞋目咤媒氏」。

其二

積雨無乾土，疾風無静林，物稟固不齊，誰能持一心！有錢但買飲，切莫遺子

孫，何用虛吾腹，終以飽他人！ 信矣夫子言，有生貴速貧。

病吟 并序

確自以簡事節食，調切心情，雖非幾道之方，庶爲却病之術。 自庚寅秋傷寒後，五六年來，遂稱小康。 不意今年十月初五六，小腹下起一瘡，纔如粟子，今本作「栗子」，誤。 固心疑之，亦不甚以爲意。 無何，至初八九，遂大困，伏枕不能起，連熱八日夜，食飲不一進。 雖依方治之，其熱漸解，而疲困已甚矣。 方論云「病得之膏粱」，又云「七情火鬱」，亦云「心火流入腎經」。 此三言者，皆不足以伏陳子之心。 已而曰：「惟其不伏，所以致疽。」因著于篇，以毖後過云爾。

守身洵爲孝，戒懼勤須臾。 賢者志其大，詎爲此賤軀！ 陳子昧形上，愛兹尺寸膚，口腹不敢縱，四體弗使劬，自以全吾天，何知患不虞？ 不虞豈通言，方論良非誣。 積愆自弗省，而乃訾成書！ 有疾固足懼，無疾未足愉。 借問五六年，碌碌奚所圖？ 吾懷百世憂，安能忽所須！

芽穀餅歌 并序

余自童子，聞芽穀作餅甚甘。 所謂芽穀者，四月間下種時餘穀也，故絶難得之。 今自十月初田禾方刈，而靡日不雨，穀燦然無弗芽者，真童子之秋也，奈何哉！ 先是六月至七八九月，絶無雨，民勞既甚，旱艸所生穀

亦罕，而雨復敗之。蓋糜爛未收，而倉吏已在門矣。陳子慨焉作歌。其辭曰：

久旱積往恨，一雨成新悲，穀爛不可飯，薪爛不可炊。未遑計終歲，惟慚負公私，聊將擣作餅，脱甑譁童兒。童兒不知愁，持餅隴上嬉，嘖嘖謂其父：「新餅甘如飴。」父饑莫能啖，腰間裹數枚，當隨倉吏去，嚴城從縶維。

天地

天地既已久，寒暑屢違迕。元本作「回互」。誰能久不敝？遐哉憶財輔！吾性本庸下，兼之積衰愞。空懷千古意，落落寡所遇。孔、孟真吾師，紛綸值積緒，删述徒爾爲，風流轉委墮。起衰惜韓、柳，極盛愁李、杜。奚爲蒸民秀，白首雕章句！矧乃學道者，憧憧莽思慮，猶然同堂人，逼窄截門户。聖途自坦蕩，有目宜共睹。曷爲繁其詞，終日鮮托步！虞廷十六字，至今窮歸趣，吾嘗聞其人，煢煢老孺慕。精一匪渺旨，惜哉盡馳騖！

子與篇

子與稱性善，伯安合知行，卓哉二子言，吾道之干城。後學昧斯旨，翻與荀、告併，紛紛皐氣質，兼以誣才情。兹言果攸當，桀、跖何過眚？蒲團見空悟，流毒良不輕。《書》云知匪難，先行乃聖經。諸儒欲後之，長夜何繇明！力行且靜坐，迂言悞後生。嗟吾亦徒云，皓首慚邁征。

春賞詠并序。《編年》。

戊戌春三月有六日，癸卯，確至舊居，候家仲氏，值庭西牡丹初放，元注：從弟君章，移樽過賞。低回留之不能去。明日過許欲爾懷新堂，《州志·文苑傳》：許全可字欲爾，令典孫。《許譜》：翠薄山房與懷新堂隔溪而處。則臺上紫牡丹已大放矣。會石丈、大辛輩《州志·隱逸傳》：「查嗣琪字肇五，號石丈，博學敦行，師事劉蕺山，許鸙字大辛，令瑜子，邑諸生。」已先在花下劇談賞之。明日，同之澉城弔兩吴夫人之喪。同人先歸，余留一宿而返。十之日，由董山復過欲爾，欲爾適在山齋，余徑造花下，移時而去。欲爾追留不及，遂偕過祝二陶之葆光居。《祝氏家譜》：葆光居爲評事士奕公所搆，孝廉開美公殉節處，在濟美堂西偏，居前牡丹數十本，歷三百餘年，至今猶盛。葆光居牡丹甲天下，前邑令李公彬文《州志》：李純質字彬文，鄭州人，進士，順治四年任。過見，甚奇之，謂吾洛中亦絶無此也。高踰丈，闊倍之，花二百餘，不疏不密，圓整翹秀，爛若秋山，實天縱之者，而主人亦自誇元本作「陳」。培護之勞，真一大觀也。明晨，遂與子霖訂十二日之會。是日，余以約定暫歸，復過家仲氏，則庭花加燦。適從弟君章《家傳》：之建子綬永，字君章，號彙征，邑庠生。移樽來賞，遂同席。明晨，率枚姪、禾兒赴葆光之約，坐花下者二十人，無一人背花者。欲爾即於坐上期諸子曰：「次日偕過山中，無遺一人。」是夕，余父子同宿花下。明晨

往訪祝士采於龍山，其堂後紫牡丹亦佳，但不樓耳。晚赴欲爾之約，顧葆光之客尚多遺者，欲爾點諸小學子補之。小子六人，另置一席於石案上，興倍諸長者。其最小者始六歲，氣益豪上，言笑飲啖，皆旁若無人，率左手執盃，右手執箸，兩無停待，意所欲取，不辭攘臂。諸兄並罪其紾奪，藉藉有詞，庭花爲之生氣。明日，附欲爾入邑之舟以歸。望日壬子，又同欲爾過仲氏，花尚無恙。欲爾去而余留。是日，吾母姊亦來候仲氏，同在花下，薄醉而歸。蓋連日晴而不熱，蔭以輕雲，潤以微雨，故花久不敗也。頻歲多事，每祝、許兩齋花時，皆負約不赴；今年皆再三過之。衰年若此舉，可多得乎！以是不能忘之於心，故系之以詩。

花事十日好，同人十日閒，春山十日晴，微雨亦時然。春晴使花香，微雨使花妍；停雲如廣幔，繁花如小山。造物固私之，人工亦可言。觀者驚奇葩，主人惜本根，灌溉豈辭勞，前人手澤存。南山許生宅，庭花亦云繁；吾家有一本，歷落略可觀。欣賞不厭頻，十日興未闌，往來詎非疲，聊以開衰顏。

哭董紫冒勳部《編年》

董子天下士，杖策隨寒潮，一朝死所事，十載埋深蒿。彼都久尸祝，吾黨徒神搖；音問每回惑，人言總訛淆。本注：去冬猶訛紫冒未死。枯骨忽歸山，清淚如湧濤。痛爾雙高堂，白首仰天號。痛爾仲文弱，孤

篪不成調。痛爾貧士妻，巧炊亦徒勞。痛爾兩孱孤，幼者今垂髫；長君甫弱冠，收骨萬里遥。痛爾白頭友，偷生殘膚毛。魂歸豈無知，何以解愁牢！吴子死堊室，董子死天曹，忠孝各有合，庶幾酬久要。惟余負平生，狂言驚朋僚，哭子豈徒然，知我今寥寥。

至道篇

至道匪言傳，傳者皆糠粃；虞廷十六字，萬古誰能窺！所以堯舜病，没身不能醫。理家事冥封，無乃隨禪癡！慨焉任絶學，千秋將誰欺！吾疑蘧大夫，五十忽知非。昨非必今是，今是安足爲！奚如周文王，望道未見之！默識我何有，尼山豈飾詞！喟然嘆高堅，顔氏其庶幾。

康孫《編年》入辛丑

康孫雖七歲，踰芾不百日，性既同豩頑，學亦並捷疾。人云酷似舅，斯言良可怵。乃舅竟何成，文藉總虚僻。尚其希顔、孟，超超邁前跡。「文藉」，《編年》作「交籍」。

詠古《編年》

唐世庸四凶，有虞盡誅之。堯仁固難循，舜斷豈易爲！所殺或非罪，後悔何能追！

其二《編年》

朱、均匪不肖，聖父或求全，當時遂見

尤，千載誰能賢？俗情多愛溺，乃以媸爲妍。子惡人莫知，斯語極可憐。聖愚正相反，尼父良亦然。伯魚豈非才，當知絶顔淵。未易追逸足，詩禮亦有傳。包蒙洵爲吉，姬繇夙所研。撻禽非獲已，優游以窮年。

其三

周王生百男，壽考並無疆；尼父止一子，蚤年更殀亡。盛衰各有時，安能置中陽！當時危一線，百世繁烝嘗。赫赫三五後，還誰媲素王！

其四

秦皇燔詩書，口語罪諸生，桉誅四百餘，千載痛煩刑。何知今人愚，嘆息稱其平。聖主量衡石，俗儒坐談經，誰能分主憂，濟濟俾王寧？六國甫振旅，五嶺更懸兵。渭南作阿房，洮西起長城。繇賦非獲已，豪釐安取盈！處士况横議，儔類更相傾。非、斯乃其魁，徒與猶縱横。聖世殲羣醜，按籍可盡阬。何以得不死，白首留漢廷！

其五

堯、湯憂水旱，孔、顔悲絶糧；孤竹二賢胤，老餓西山陽。天心非不仁，聖德非不臧。上哲苟未免，下愚庸何傷！白首安時命，消摇以相羊。

十月五日登龍山作《編年》。《咸淳臨安志》：龍尾山在縣東六十里袁花鎮上，有小山。

入冬楓葉稀，薄暮游興促，扶笻試一登，循覽意已足。年來多衰病，塵鞅亦時梏，春花與秋樹，罕能一寓目。昨日迫家累，倉皇走鄉曲，所謀未獲遂，郗圃看殘菊，雖未窺全盛，繁英猶炳郁。今來訪舊游，忽見滿山竹，欣然遂欲留，忍飢展書讀。更欲窺山巔，連天結茅屋，終朝此坐嘯，煙海恣遐矚。

甲　乙　歌并序。《編年》。

浮生若夢，夢亦須佳，更於夢中自生煩惱，吾甚耻之。《詩》言樂飢，實獲我心。飢固無辭，樂惡可已，歌以見志，庶幾忘食忘憂，不知老至之癡況云耳。

甲以真爲夢，乙以夢爲真，二者孰是非？要之皆解人。真固祈安吉，夢亦厭怒嗔，惟願兩無礙，栩栩忘其身。西山夢採薇，桃源夢辟秦，並是極樂國，華胥吾比鄰。

乾初先生詩集卷三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五言古詩二

笑　歌《編年》入辛丑

吾笑天地癡，幬載何寬饒！無物不見容，安論跖與堯！二季已劇亂，秦隋益不聊，斯民生其間，有如煎與熬。日月豈不照，大度久容包；治亂雖循環，治曾不崇朝。禍亂輒數世，歲月益迢迢，吾生適不幸，白首甘飢勞。一身焉足恤？亦復懷姻僚。聞見日益惡，觸緒生憂忉。無乃非至公，翻以常爲妖！且弘天地心，安之毋輕嘲！

雜　咏《編年》

白日有常照，明月多盈虧，君心本無私，妾顔自蚤衰。房中新美人，皎如圓月輝，但愁三五後，容光漸減時。本注：人情莫不欣有初而惡鮮終，故君子爲賦白日也。

其　二

願君長壽考，願妾得早殀。妾殀君深悲，妾老恩難持。妾死君手有光輝，君死妾前妾安歸！小郎夫婦雖孝思，未若夫君常在時。

其三

子有出母服，妻無故夫喪。故夫安可忘，新夫惡不祥。本注：弘光朝莫爲先皇税服，劉先生力争不省，况清人乎！

悼殤《編年》

吾生適不幸，夙與凶患攖，薄德既蚤鰥，晚更喪母兄。遂使衰病侵，兼之荒亂並，忍飢歌先王，浩然無他營。惟時弄弱孫，殘冬曝茅衡，言笑雖鹵莽，頭角故峥嶸。[illegible]用慰岑寂，何遽歸杳冥！固知時命蹇，亦恨人事傾。飢飽既屢違，寒温全未更，並令四月兒，本注：甲午殤饔孫，亦止四月。一旦奪胸膺。愁中失此物，何以遣積齡！含淚不敢下，願言欲忘情。造物太相欺，幻此泡沫形，百年曾須臾，奚以別殤、彭！憂傷摧心腸，人非金石貞。

夏至

人言入夏好，飢腸得粗飽；吾愁夏忽至，官府開蠶卯，債會悉及期，誰能恕衰老！綿絲非不成，菽麥非絶少，人有貴如珠，我有賤如艸，有無迭相乘，時物故顛倒。天心非有私，人事分拙巧，頫首復奚言，八口徒虚窅。翹翹望秋成，豐凶正難保，亦恐如兹夏，多收復隨了。斯憂已屢然，胡爲計不蚤！小子今識之，聽者殊藐藐。愚智理難齊，輾轉增懷抱。行行時飲啄，静對慚林鳥。謀食聖所嗤，煩憂懼傷道。

不願官糧少歌

不願官糧少，但願田疇好；不願官糧緩，但願收成蚤。力耕無後人，完官無顧身，口體雖不充，吏胥莫吾嗔。

送陸景宣北進《編年》入壬寅。《州志・寓賢傳》：陸圻字麗京，一字景宣，號講山，錢唐人，才性卓犖，風節自許。弟培既殉節，遂絶意仕宦，遠遊不歸。或云：在嶺南爲僧。

殘冬謝百事，古驛候朋儔，未見遠行客，先逢送客舟。寂寥十數子，太息語河洲，烟水簸微航，霜風切寒裘。吾行甫百里，景色已不侔。况彼遠行客，前途百未周。陸子久聞道，夷險理則猶，登車意頗適，守正無嫌尤。羡子有直節，愧我寡良謀。願言慎自保，征途浩以脩，事釋早歸來，湖濱恣唱酬。

癸卯正月三日設陽明山陰兩先生像拜之呈性解二篇感賦一首《編年》

憶昔游山陰，滔滔乘末世，哲人憂喪亂，不替千秋志。眷言集朋儔，竭蹶三之會，肅肅陽明祠，確時預執事。《癸卯日記》：昔歲游山陰，先師時集同人，于每月三之日，講學陽明祠，確亦撰杖以從，痛今何可復得！皇天忽崩頹，梁木久顛墜，披圖何儼然，瞻拜時隕涕。呈我《辨學》書，遑遑不知罪，世士競相非，往復一何亟！古學不可誣，焉能泯同異？竊見兩先生，好辨亦不置，開懷與諸儒，牴牾豈有意！千聖同一心，遐哉俟

冥契。

二月五日甲辰雪六日乙巳猶雪感賦一章《編年》

農人惡春雪，二月故雰雰，或云徵夏雨，災祥那可分！檐風晚逾惡，短褐了不温，況乃涉北朔，嚴宵感羈魂。故人別殘冬，船頭雪正紛，越春猶未已，天威一何頻！人言益荒唐，旦夕昧生存，筮之得吉占，心疑未敢申。且願天日開，疾風噓重雲。《日記》：是日晚晴，連日覺有寒慘之色，心竊憂之。

掃室四章《編年》。《日記》：六月二十五日作。

璋案：依《日記》是詩當在《題山樓》及《蒸菜歌》之後。

老人掃茅屋，帚長四尺餘，腰病不得俯，豈惜卑其軀！

老人掃茅屋，日掃十數巡，四壁雖不完，庭宇無纖塵。

昨夜海風狂，起來塵滿户，疾掃誠乃疲，當窗補宵卧。

朝掃席上藤，莫掃階前石，明月不我遺，相對娱深夕。

題山樓并序。《編年》。璋案：是詩及《懶吟》元本入《補遺》，今依《日記》序之。

硤山周仙佩山樓成，題曰衣雲，邀諸子作詩，乃以及僕。病中漫成六章寄之。《癸卯日記》：二月十二日作。删去後一首。

繚繞山中雲，恍忽不可像，早晚逗天霞，與君坐絳帳。

春雲若重裘，秋雲似薄羅，繡以千林花，美錦良不如。

長候山梅開，冷坐雲中月，浩如蓑笠翁，孤舟釣江雪。

山雲襟我樓，有時帶樓下，亦如着霓裳，僊僊舞空者。

老人住東海，亂雲穿我廬，天涯爾同袍，山樓卧蘧蘧。

璋案：《日記》：末一首云：「『雲想美人衣，誰知非與是。今日並花容，併與樓居子。』謂花照樓而加媚也，此拙者補題法，未知於山翁之意何如耳。」

烝菜歌《編年》。《日記》：三月二十四日作。

瓶菜洵已美，烝製美逾并，尤宜飯鍋上，穀氣相氤氳。元本作「和縈」。一烝顏色潤，再烝香味深，况乃烝不止，妙美難具陳。貧士味肉味，與菜多平生，因之定久要，白首情彌親。元本作「有餘情」。十日菜元作「罄」。一碗，一碗凡十烝，十烝盡其性，鹵莽安可云！元作「妙美良難名」。當午飯兩盞，薄暮酒半升，相得無間然，千秋流頌聲。非敢阿所私，良爲愜公論。元作「評」。

贈凌貞侯《編年》。《日記》：七月初六日辛未晨雨，雨牕無事，成此。

老人年六十，病廢乃其宜；仁者欲違天，併力相攻治。貞侯自國工，其季亦名師，硤山山上下，觸熱並奔馳。微軀廿一鍼，相守無暫離。元本此下有云：「終日不言勞，何以答恩施！」慧師亦同病，顧此攢雙眉，爲言西市士，刳割或過之，一笑同受鍼，娓娓聞

禪機。江南重諸淩，名聲動一時。千里嘗棋置，所至人如歸。昔年過雙林，先辱序賓知，腰疾廿四年，一夕去如遺。今又逢二難，惠愛更踰厓，薄德寧所堪，至仁良匪夷。

次茀孫懷我詩韻《日記》：十二月二十日翼兒歸自館，茀孫呈懷我之詩，因次其韻。璋案：雲怡公小字茀。

學匪徒記誦，所貴性有淑，孝弟苟無虧，勝享千鍾粟。小子不我遺，出門懷獨宿，新詩感人心，千秋思似續。

又呈詠子房詩因鍼之日同上

子房未學道，椎秦若兒戲，大索雖未得，濫誅豈勝計。徒然助秦虐，奚裨報韓事？慎旃勿妄陳，賦詩以見志。

又次茀孫詠史詩韻《日記》：十二月二十一日作。

子房王者師，狙擊奚爲者！不見公子丹，趣軻覆燕社？異哉墮履翁，出辭遽而野，遂成孺子名，煌煌昭區夏。

又和茀孫詠梅詩日同上。《編年》。

林梅挺奇姿，巉然老而癯，先歲發寒葩，霜雪曾不渝。百卉誰能爭？凛冽未敢舒。白雲緜山谷，明月皎庭除，清標迥天外，殊香絕人區。來年春夏交，新翠裹緑珠，行人盡垂涎，始悟非寒枯。

伐園《編年》。甲辰。《日記》：正月初八日辛未立春，成伐園一章。

貧士迫飢寒，塵釜絕吹嘘。所苦非一端，寧惟困廩虛！市米未云貴，靈鬼猶莫輸，薪值況騰涌，何由及老迂！狡焉啓故園，攢斧伐其枯，坎坎林聲悲，叢枝忽以疏。罏灰得復燃，擁之觀殘書，雖非終歲計，旦夕聊支吾。

同葉静遠父子張子敬出郊閑步《編年》。

《日記》：二月二十五日，同葉静遠過濟美堂，鳳師留飯，遂入澉城信宿。隨同静遠、大辛、汝納兄弟至半邏，訪張考夫、錢雲士。大辛與二吴子竟至禾郡。我與葉從半邏橋起步，未得道，偶得一小舟，渡至錢居，甚快。二十九日，大辛與二吴至自禾。三月初一日，大辛、二吴子先別去，吾獨留錢子齋。錢子亦至武原脩墓事，出示諸遺書。初二日甲子，春氣始和，同葉静遠父子、張子敬出郊閑步，至鹿苑寺。寺後小橋，即昔日問渡處也。璋案：静遠名敦艮，西安人，蕺山先生弟子。

葉子天下士，千里馳遐慕，挈我溯南湖，從君適鹽寓，洞口失故舟，天邊獲漁渡。同游略已歸，我懶未得去。淹留錢子齋，往復窮理趣。主人暫有出，閑館足供具，遺書數十種，繙閱聊朝暮。本末了未窺，春郊舒蹇步。菜花浩一作皓。晴原，桃塢圍紅霧，忘機二三子，信足隨邨路。行行及古寺，老僧藹如故，宛然竹外橋，昔日迷津處。

破　帷《編年》。《日記》：以下三首俱甲辰六月中旬日作。

破帷聚飢蚊，雙翅車輪鼓，羣聲若轟雷，利口如攢砮。老人常醉卧，終夜遭毒楚；此夕偶醒然，反側事掙取。一手按數枚，纍纍竟徒與，天明聲寂然，掌指愁殷左。本注：撲蠅蚊而有獲者，必左手也，右必無獲。出反理之常，玄造終無頗，曷爲佑諸兇，食人勝豺虎？一一漏王誅，書史徒欺予。偶然值天寐，醉昏類老瞽，一朝忽大覺，恩寵復誰怙？

病　鳥《編年》

病鳥忘高翔，蹇驢怯遠道，老人惡大言，志氣日積小。豈無納溝耻，不覺喪懷抱。觀書目光散，治圃筋力少，所以日偃卧，忽忽忘飢飽。何知佳客至，冠衣任顛倒，不語復不飲，仁者恕衰老。問吾入山期，兩足未痊好；况兼三伏雨，泥塗正深潦。泥塗會當乾，衰病無時了，遐哉出門難，難於上青昊。閉門即深山，斯理今恂曉，桃源亦人間，記者徒夸狡。

敝　屣《編年》

敝屣何累累，虛庭曝炎夏。問此幾何年，中有前朝者。夙昔好遠游，相隨歷坎坷，豈無平生恩，一旦誰能捨！有虞直藐之，比之棄天下，聖愚不同量，胡敢相援假！新製豈不工，老夫有未可，終歲不出門，日惟眠與坐。著此欲何之？林巒怯

登假，未若敝屣安，茅檐傴老跛。

懶吟寄昺大師《日記》：七月二十三日作。

長夏無一事，連旬不出門，固以安老劣，亦欲遠塵氛。三餐復多事，往往擾寢魂，飽食略開卷，忽忽維欠申。昺師山中來，神宇何清芬！留之不肯住，觸暑走窮邨。自云「雖出世，未敢忘辛勤」。聞言慚予懶，咄哉真耄昏！

藜杖《編年》入乙巳。并序。

拾園薪，獲一藜杖，亦名玉彗，俗謂之觀音蘇，蓋艸本也。而堅樸古駮，絶似靈壽藤。僮人亂斫其枝，遂傷數節，棄之道傍久矣。吾見而憐之，手自脩製。其本高丈餘，去牏本尺許，杪二尺許，還得八尺許長。頭有孔，可穿百文，節勢臃腫如卭竹，皮質麄皴，尤似鮐背老人。宜八九十以上人持之，我似未及也。又題曰：此杖須深山窮谷中，雞皮鶴髮老人，竹簪籜冠，穿寬袖破衲子，赤脚拖深面艸屩，踽踽獨行於荒林晚照之下，然後爲稱也。

僮人刈園薪，良楛不復忖。斬伐一任意，失計安可挽！菜藜高丈餘，古榦異常本。棄置豈足道，風雨久剥損。老人奇其材，一顧生繾綣，既傷摧殘多，又恨相遇晚，勉留未毁節，努力扶衰蹇。

補古詩《編年》

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豆萁然作灰，煮豆爛如泥，同生復同滅，失計安可追！

其二

煮豆然豆萁，煎逼難可説，本自同根生，翻被人挑撥。豆熟還登俎，萁灰委塵土，同生不同榮，無乃自取侮！《編年》注：豆萁雖有火性，然無人則火不能自發，故怨挑撥者，亦風人忠厚之旨，不忍斥言其類之惡也。

效古體作菜萁之什《編年》

菜萁爇菜子，相逼上油車，本是同根生，酷虐胡交加！燒元作「爇」。我猶自可，碾我復醡我，大牛千轉拖，力士百椎下，毒痛已備嘗，追尤始禍者。念爾已灰冷，念我初成餅，一一盡團圓，雙雙脱檻阱。新油琥珀光，鄰女並分香，明鐙續雙曜，千秋開瞽盲。詎曰非汝功，汝獨逐飄風。風飄不得主，違離爾自取。

寄題萬蒼山樓《編年》

不願居蓬萊，願作錢塘守，高樓俛大江，萬松蔭其右。坐收湖田租，精製碉泉酒，塵囂隔人寰，煙波渺漁艘。本注：汝典來言今冬湖水甚高，較往年絶勝，不覺神與俱馳。

大　道《編年》

大道本中庸，賢知者過之。詎曰非高明，岌岌難久持。宰予侈從井，端木誇博施；五秉辱冉子，九百羞原思；慈父請子車，直士乞鄰醯；厚葬酬賢友，爲臣尊聖師。詳觀諸子意，好德故孳孳，要之不可繼，孅行將終虧。未若吾夫子，言論平平而。爲仁自有方，曷爲炫高奇！君子行素位，願外非所期。貧者歡菽水，縣窆誰能嗤！送死尤大事，毀家復奚辭！禮苟未之許，其餘可類推。爲善貴有恒，切實恒之基。虛無而盈泰，安得無速衰！世儒惟好大，意者徒自欺。聖訓久彌新，三復心平夷。

學老實歌

人問我何學，一作「爲」。云惟學老實。老實何必學，老實有繩尺。分寸不得踰，事事貴尋繹。天地物不貳，陶、虞道惟一。皇哉老實師，萬古罕曾匹！吾衰始知學，遑遑昧所執，漫云無欺罔，矢心比金石。差之或毫釐，毋乃千里失！志氣本清明，道理亦虛直。夫婦與知能，詎云獨我匿！胡爲耳順年，尚未幾不惑！發憤勵前脩，戰戰恥俗溺，不敢希高遠，惟用謹行習。弗爲不可久，弗言不可必；饑年力崇儉，亂世貴藏密。昭曠觀今古，溫恭凜朝夕，庶其成擬議，卓爾如有立。那知又未是，所以常慄慄。十室有忠信，天然稟純質，好學愧尼山，猶恐非端的。茲事本平常，隨時屢遷易；神明存

其人，惟聖能建極。至矣老實學，勉旃毋淺獲！學之又學之，惡知老將及！

題西洋鏡《編年》

昊天有常照，日月行不息，斯人繼其明，雙目司厥職。忽焉悼衰眊，如日中必昃。誰能揮魯戈，西法豈非得！一作「西洋豈非得」。巧琢玻璃鏡，宛轉隨目力，一一還初光，秋毫鑒無失。又令遠者邇，百里若咫尺，亦俾微者著，驚看蜩大蝨。斯理似回幻，莫非物之則。前聖亶聰明，利用胡未及？大道本無窮，旁求及西國，萬曆始來歸，兼覆感皇澤。毋以薄技售，並使詖詞惑。

和二陸子輓張元岵先生并序。

《編年》入庚子。《州志·儒林傳》：張次仲，字元岵，天啓辛酉舉人，私淑陽明，窮經好道。順治中舉賢良方正，不就。好遊學，而知交甚嚴，海內不過十數人。自號浙汜遺農，學者稱待軒先生。康熙十五年卒，年八十有八。邑里私謚曰文介徵君。《文苑傳》：陸嘉淑字冰修，號辛齋，博覽羣書，詩文清麗。弟宏定，字紫度，號輪山，詩亦擅盛名。時有「冰輪二陸」之目。

先生命爲輓詩，二子先成，風雅絕世，確則悲憤無聊，去詩人和平之旨遠甚，或亦先生之志云耳。

生世苦不促，長嗟多此身。此身復奚壽，猶爲此日泯。有耳不肯聾，有目不肯盲，種種世間事，往往侵見聞。豈無心與胸，那得不如焚！盍三緘爾口，盍重錮爾

門！開口我詎敢，閉口疑我深。出門何所之？杜門謂自尊。出處語默間，君謂當奚遵？本兹同率土，擯爲異代人。本爾平恒者，相呼爲怪民。所以既自多，人亦多吾生。一朝歸冥化，翔步游蒼雯，天宇忽寥廓，晌息八極臻。遂此謝時賢，邈與前民親，握手友孔、周，大道無乖分。我有平生疑，一一窮根源，豈容漢後儒，千秋恣泯棼。有時尋許、陸，本注：忠翁、真翁。泉路仍班荆，痛哭談先朝，肆意忘朝昏。舌如懸黄河，筆若揮千軍。亦復奚所忌，亦復誰能嗔！仲子洵爲賢，孝友夙所敦，將伯待九泉，融融樂天倫。謂「死不如生」，斯言非公論。朋游無隕涕，歌以怡其神。確也同受命，慨焉此重申。脩短豈有數，譊譊恣狂狺。安知不前驅，公先惠誄文。嗒焉同大化，顔彭總齊倫。公自注：確比年絶不爲詩文，因老友張元翁邀同志預作輓詩，余亦弗能辭也。久之始屬藁，餘幅未裁，又爾妄作，命禾書之，以志吾過云。

六月枕濤山中《編年》

窶子莽憂盗，遠避無乃癡！踽踽負藁芻，來此空山居。山居豈不安，邈與先靈違。衰慵棄其業，書卷了不窺，酣寢未覺曉，子父忘晨炊。僧厨餘粥饘，相呼爲盡之，齋素無間然，日月竟忘歸。本注：山衲永白，戒律極苛，有同遠公豉酒米汁之嫌，俗人罕得親其厨舍，惟余父子至，快然如納緇流，浹旬靡間。朋游或攜壺，顔厚未能辭，數斟聊已可，積然爲此詞。屢空豈云庶，優游慚前規。

卧　痾《編年》

卧痾空林下，蘧蘧絶常餐。稚子故犓疏，小僮尤奸頑。我亦無所須，終朝恣游閑。良朋致藥餌，得失或相關。瞀爾棄其語，投以兩酸丸。肺邪重閉之，乖誤良可嘆。族老昨予顧，驅馳悴容顔，自言爲兒病，醫禱凡百端，辛苦此月中，曾無頃刻安，喘汗未暫停，炎途遠歸還。從來愛子心，誰肯辭險艱！人子事其親，疏節難可殫。去秋母病劇，醫藥屢增删，豈曰無一誤，念此摧心肝！

題松竹林居呈見如老衲《編年》入庚子七月

扶病入竹林，林居忽改觀。主人故解事，山僧尤勤艱，相爲葺此業，因各得所安。禪房洵明敞，書室亦幽閑，書聲與梵聲，時時出林端。世事多廢興，浮生幾往還，訝爾已白頭，憐予更衰顔。養老有常經，毋爲重苦難。

改篇後句又書示董甥八公《編年》

扶病入竹林，林居忽改觀。主人故解事，山僧尤勤艱，相爲葺此業，因各得所安。禪房洵明敞，書室亦幽閑，書聲與梵聲，時時出林端。隤垣可復築，盛年不重還。當時每來游，艸艸恣童頑，廢興略可數，轉盻成穨顔。爲學貴及時，我衰良可嘆。

種樹無近屋《編年》

種樹無近屋，屋瓦礙風枝。一夕狂颷生，動摇不自持。

鳳師南齋漫書《編年》。《祝氏家譜》：淵四子：長乾明，今名翼乾，字鳳師；恒明，今名翼恒，字豹臣，號學存，邑庠生，中戊午舉人；升明、晉明俱殤。

虚館敞孤夜，懸琴時一鳴，本注：齋中懸琴時自鳴，察之，乃鼠過其上。老人悄無寐，歷歷念平生。生平洵多愆，嬉游遂無成，朝來期所知，南山嗅桂英。

予手足之病三年寖加常不能無怨心故詩以解之《編年》

手足本一體，所欲互行持，如何日梗頑，役使漸不隨！衣食須他人，跬步煩扶攜，爬搔莽不著，痛癢秖自知。咄哉平生恩，一旦相乖違！手足深自愧，手足亦有辭，謂「予實有然，嗟君亦太罷；爾聽且日訛，爾視且日迷，爾髮已盡禿，爾齒亦漸稀；鼻不聞馨香，口語故期期。元首尚如此，股肱安足嗤！君毋諉內官，而云外衛弛。藏腑君未察，歷歷難予欺。久嗽知肺逆，善怒悟肝摧！腸枯便結澁，胞虚溺淋漓；膽氣常慄慄，腰腎時酸淒；減飡脾胃弱，不寐心血虧。猶然諉天君，獨夫良可悲。一身誰足恃，而徒咎我爲？疾病各

有由，或者自取之。哲人貴安命，奚爲相怨咨？」老夫嘿無語，俯首自沈思：吾生曾須臾，衰强理難齊，達者外形骸，蒙莊其庶幾。

書示兩兒《編年》

孝子凜冰淵，戰兢無已時；明王凜朽馭，匹婦能勝之。況汝處卑賤，益復遭險巇。忿怒毋或乘，鹵莽安可爲！《大易》賀滅趾，小懲福所基。勿謂遇無良，錢虎是汝師。吾家祖懷弟，東山蔡伯蜚，抑抑並良士，時舉示吾兒，猶或受折磨，前後蹈危機。況汝實浮夸，文筆恒紛披，多詞非吉人，悠悠我心悲。璋案：錢字虎名寅，海鹽半邏人。蔡伯蜚名自冲，養吾先生子，敬齋公撰傳。《家傳》：之虹子貽永，字祖懷，號茹山，邑庠生，性澹泊寧静，喜讀性理諸儒家言，工書法。

丙午正月三日讌諸楊洎我宗人共三十有八人重成楊居故也漫賦《編年》

吾年六十餘，楊居已半世，衰齒更幾何，重與成約誓。結繩不及追，書契亦云贅，遠慮吾何有，素懷聊可示。荒旱已連年，糧長又當歲，舊值踰半百，新價且三倍，徒然累宗親，望門莽乞貸。舉族謂我愚，無端致窮瘁，卜日會姻鄰，白髮紛成隊。咸云「子初來，吾儕尚童穉；今皆長子孫，扶攜此驩會。願言敦夙好，奕葉永無替。」笑謝諸故人，厚意良不匱，遑知百年後，且盡今宵醉。

窺　鏡 戊申

吾年六十五，卧疴七寒暑，手足久不隨，百骸動如鎖。終歲不窺鏡，容顏定可駭，那知還具體，奚殊木與土。啞然成一笑，效嚬胡予侮，本自一人身，繆分吾與汝。安知爾非真，因悟我是假。忽忽百年後，廓然去爾我。

戲成八不就四牌又益以十不就三牌係之以詩

清聖勵高節，傲然不屑就，下士乃風靡，其流安可究！君子貴折中，去就各有數，如何際道窮，舉世罕一遘！於世竟何尤，褊心天所授，率然成此牌，瀟散有殊趣，儔侶飲中仙，風格商山舊。幽賞猶未已，搜遺譜其副，磊落故多英，詩以寄同好。

寒　夜

寒如窶子何？天風穿敗絮；况復老且病，徹夜無安卧。頑僮罔聞知，嬉媮無改度，鼾聲達昏曉，叫呼不一寤。癡兒廢燈火，鏗爾研章句，孳孳無已時，似得此中趣。那知衰病翁，困苦口難喻，舉體如水澆，雙膝如鐵鑄，動若移山嶽，扶持罕僕御，一夜十卧起，其能久不惰！耿耿怨兒童，無乃非平恕！數問夜如何，寒窗斬清曙，惟有前夜風，颼颼不肯住。

先民詩《編年》入丙申

先民有遺訓，養病貴心安。斯言固云達，亦恐有未全。身心本一體，苦樂正相關，身苦心亦苦，安得常泰然！惟能不擾亂，亦不妄憂煎。詎能役至神，營營逐世緣。

贈錢雲士并序。

《嘉興府志》：錢何青原名汝霖，號芸屺，安貧樂道，不求聞于時，隱居半邏邨，躬行孝弟，以率門弟子。四方學者雲集，時號商隱先生。有校訂性理諸書及文集行世。璋案：錢先生，海鹽人，本姓何，一字雲士，又字雲耜。

翼兒云：「錢雲士嘗謂楊德宣曰：『吾兩人之有子無子，皆天也，夫何憂！惟能不自菲薄，勉脩德義，俾後生可誦法者，皆吾子孫也，何必己子哉！』」大哉錢子之言！推斯志也，雖無入不自得可也，豈獨有子無子云耳乎！

錢子洵賢士，其志一何大，廓然忘我爾。云當勉爲善，事事有儀軌，可爲後生法，皆吾子孫矣。斯言豈非公，堯、舜無過是。天位不肯私，求賢與共理。至德邈難追，推此心而已。宣聖闊道法，千秋崇廟祀，後死盡兒孫，從何分彼此！疇能擴斯志，君子反諸己，世人眼孔窄，怨尤紛此起。怨尤徒爾爲，喪厥心之體。三復吾友言，錢子洵賢士。

病夫前篇 己酉夏日

病夫無一能，惟恃眠與坐，豈知久而變，眠坐俱不可。我欲外形骸，形骸不外我。兩髎若受杖，舉體如關鎖，起倒極艱煩，要之無一妥。一死有何難，難於歷坎坷。此夏更奇熱，斗室若圍火，壯夫正難遣，况乃龍鍾者！

癸丑新春詩 并序

僕七旬衰齒，十載沉疴，診治無能，祈死未得，惟閒惟静，庶其苟安。若惠我以嘉賓，道之以話言，則期期莫對，震眩欲仆，顛困之狀，非一詞能述。夫慶弔何常之有！使壽而康强富樂，孫曾滿前，慶之可也。若壽而委廢沉頓，百苦交集，弔之可也。善夫孟子之言樂，有聞之而色喜，有聞之而額蹙，可謂體悉物情。吾方以壽爲苦，而或者又稱壽以益其苦，不情孰甚焉！敬謝親知，無益我苦，敢藉手加額以請。

人壽鮮百年，七十已云稀；况乃遘危疾，纏緜十二期。奚以久未死，壺觴枉親知！鄙夫竊有請，蹇澁難致辭。耆年若可慶，疾憊良足悲，君子善體物，安用苦我爲！願言弛桎梏，百叩謝恩施，老人無僞語，瀝肝爲此詩。

病夫後篇 本注：以解前篇之意也，癸丑夏日。

病夫計無之，委身受百苦，非能外形

骸，内之故未可。不外不内間，意者道之所。忽然欲忘生，去留豈由我！惡死誠乃愚，欲速亦奚補！將以順天命，聊用安艱阻。詎敢云任真，庶幾稱久假。

癸夏漫述并序

余病卧一榻，羣侮交至，苦無法以禦之。堂偏並設二榻，兒榻中無一蚊，予榻獨多蚊。又每歲爲百足之蟲所困，常一夜再三至，兹夏十日之内，已三犯矣。兒僕卧内皆無之。病夫微爲之不平，漫成此篇。

陳子被沉疴，紛然納羣侮，黨類難悉誅，姑舉其尤者。百足如游龍，花蚊若餓虎，微躬恣毒螫，中夜待舉火。童子睡夢中，手足措無所，飽颺亦已久，猶復指左左。大索不可得，反疑事未果；揭帷示瘢痕，乃始大驚駭。性命自各正，有物必有我；我既不汝戕，汝宜無吾負。曷爲歲相侵，再三不予舍，舍壯而争老，毋乃非公溥！病夫三自反，傷哉股肱惰！

慈父篇以下元集補遺

慈父愛其子，爲子遠思維，禮義以防閑，不忍恣游嬉。有仇將爾毒，甘言相欺紿。仇言豈可聽？父言豈可違？教失人心死，遑知辨是非。禍患適我遘，子病狂難醫。父憂置藥石，仇奸設餳飴。藥石一時苦，餳飴後日災。不思仇計險，反怨父非慈。狂發疾益甚，若有物憑之，詬父使父去，寧爲仇人兒。慈父憤成結，有愛苦莫施，流淚與子别，收淚前致詞：「子今

愼事仇，始終勿吾思，豈知仇言甘，甘言難測窺。異類終異心，兇殘性所爲，飢欲食汝肉，寒欲剥汝皮，皮肉有幾何，寧足供寒飢！」父去不復顧，有子今殆危，非緣父心忍，當是兒意乖。逐父而事仇，雖悔亦奚追。

悼亡兒并引

余感昔人之言，情之所傷，爲顛，爲沴，爲蚤死人。余用惕然，懼蹈斯惑，作詩二章，以遺同志，視余于三者何如！

余生何不辰，連年多衰苦！廿五喪吾兄，廿七喪吾父，今年喪吾子，死者如接武。家微意有托，母老吾常旅，愧無兼膳供，貽此大痛楚。與婦相持哭，哭聲達庭闈。老母聞此聲，來勸勿過哀。微窺老母意，雖勸淚將垂。敢不體斯言，忍痛轉爲怡。而令白髮親，念孫復念兒。

其二

吾兒年十歲，讀書肯蚤起，性默人疑愚，獨勤衆所毀。好兒慰余意，一旦手中死！痛哭何了時，來玩山與水。山水清且孤，愁復不可止。凄風晚常益，喜與曇雲邇。曇雲説虚無，却有真實理。此理素所透，今日暫相徙。欲爾重指點，指點不厭累。僧老如有術，言澈令人喜。

莌茂堂集字限七韻時亡友許元五大祥兼以悼之并引。《許譜》：莌茂堂在兩垞之東，懷新堂之右，取《選》賦「鬱兮莌茂」之句。堂右耳房三楹，庭編竹樹桂爲屏，累石植天目松。松爲故太史湯堯文家物。其孫某攜以見贈，至今高丈餘，枝甚古。璋案：元五名丕福，淮陽公次子，卒于乙酉七月二日，年四十六。詳公所撰小傳。

丁亥夏，攜家避東垞，晤冰潭子，見閩製黑漆韻箱，東垞諸子所常攜，集字作詩者也。其法高七寸，長尺，廣半之，中藏韻牌十盤，盤百二十牌字，字平仄各半；又藏十空小盤，詩成集其中。所至無筆墨硯紙之攜，而十人千言之詩可頃刻而具，亦宴集快事也。余始惡其纖猥，戒不欲作。既而朋游時敘，長夏無事，論道之暇，輒復爲之，以其猶勝于弈博諸戲也。共得若干首。璋案：集字詩，近體分載第五第七卷中。

攜家盤谷東，篠逕自積癖，獨處愁道侶，驚夢枕濤客。元五三載別，誰共盟金石！思君及蕭夜，皎月屋梁白。引觴披舊圖，香韻宛可摘，仙游肯辭還，池亭路咫尺。狂哉放歌者，倚杖待遥陌。

徐龍生家園看梅有述

野客尋幽賞，日暮淡成羣，轉眼迎郊園，浩邈非所聞。柔桑一萬樹，新條莽披紛。竹勢若數里，冉冉圍溪雲。中間植古梅，蕭散西東分。小大五十株，疏密皆有文。物理自相得，俯仰各歡欣。一株仆深

竹，厚蘚疊蒼紋。願言攜邨壺，細煮清澗芹，竟造花下坐，藉艸青芸芸。主人貧且賢，樸古無塵氛，殷勤耻荷篠，野哉植杖耘！反覆論至道，橐駝安足云！老圃真可師，四海今推君，歸來鄙賤儒，擬抱殘書焚。

獨 繭《編年》入乙未

獨繭成絲，雙繭作綿，絲緒可尋，綿纏無端。雙繭非無絲，雜亂難可爲。兩蠶不同絲，兩心不同思，謀及異心人，覆敗故相隨。

八月朔日山中展先菴山師遺像惕焉書此

虞帝好問察，千古稱大智；孔子大聖人，發憤忘老至。末學况侗愚，加功宜百倍。先師儼予臨，昭昭聞此誓。

硤川晚泊

茫茫硤南湖，重栅截長浦。日暮無行舟，天風亂吹雨。

補 遺

山夜候僧不至甲戌

冬氣静山館，蕭然露微煙，適來無僮僕，借火籬内邊。清月懸嶺頭，冷風吟松顛。寒犬吠遠邨，孤燈照疏簾。山僧無俗務，亦多世外緣，晨往山南寺，深夜不得

還。開門出候之，但聞泉涓涓，把書步曲徑，竹影相糾纏。讀之不能句，歸坐池亭前，忘機忽高誦，妙韻叶五弦。悄然萬籟寂，澹然百慮捐，反手獨四顧，傲首歌新篇。塵夢無從來，永夜不成眠，好鳥鳴樹林，曉窗見微天。踴躍如有得，遺却漁人筌。

詩以導性情，感物詠懷，不得妝點一字。今人作詩，只顧好看，詩家一燈，滅不復續。余未嘗不爲三歎，往作詩，嚴割浮句，宛轉清削，尤于此篇。公自記。

六月十六日贈貞素己亥

出身遭世難，全家遠流離，父母雙淪亡，中道相棄遺。旅邸惟妾身，寂莫何能支！咽淚隨風塵，才氣自振發。吴中游俠兒，不敢相輕薄。感慨動微吟，聲韻轉疏索。清言勝道韞，悲歌似《笳拍》。東南多騷士，意氣淩雲霄，相逢知貴重，非復時俗交，天涯足爲怡，何用發牢騷！

適過老董韻弦樓飯歸又歌乙亥。

璋案：前七律一首，別録第八卷。《州志·隱逸傳》：董纘緒字爾立，號補齋，明御史學曾孫，少有文名。父早喪，孝事王父母，教養從弟三人，爲之婚娶。己鰥不更娶，遂無子。性超曠，以山水爲家。乙酉以後，屏居韻弦山樓，人罕得窺其面，幾數十年。確爲作《韻弦老人傳》。纘緒又號昭逸，志昭代逸民之意。

無心到韻弦，路便適過經，足力亦已疲，暫息山中亭。進無一俗子，而多躐蹋僧，見我無一言，捉住寫艸行。山中乏他供，清溪煮菜羹，主人無愧容，我亦有飽

聲。元注：改作「山中多雜蔬，煮作骨董羹，主人向我詩，我忙無應聲」，如此亦佳。大意竟已足，天雨亦半晴，負纖自歸去，艸厚新鞋輕。如此乃極佳，往來無送迎，君自登山樓，我行不復停。

贈許生欲爾新婚 庚辰。

《州志·文苑傳》：許全可字欲爾，令典之孫。十六爲諸生，後棄去，鍵户隱淪，肆力于學。從陳確修蕺山《證人社約》，日有計，月有會，期于繩愆寡過，修業進德。母喪，哀毁骨立，鬚髮遽白。又探索史策，各有紀略，蓋學力老而益勤云。

昨暮之東垞，道遇淮陽公，攜我坐耆亭，論議生清風。蹙頞嘆世變，慷慨惟古隆。殷勤意有托，囑咐相磨礱。伉儷誰不驩，璋案：此下五字闕。百化本刑于，慎始乃蓋終。丈夫惟遠志，奮翼摩蒼穹。勿謂正少年，老大如轉蓬。勿謂時事棘，盤錯見英雄。繁華事銷歇，學問無終窮，古人以爲期，習俗安足蒙。

斷牲 丙戌

人事既已非，天怒竟莫測。西山戰正酣，東邑賦彌急，久旱氣如爐，偷生意忽忽。米價日湧貴，一斗千四百，貴勢猶未已，曷以謀昕夕！塘河半死人，乾坤滿盜賊！陳子懷百憂，戒厨斷牲食；妻病辭未能，兒幼忍不得。吾老各行志，瓶菜自蒸喫，問我幾時開，窅窅迷月日。嗟予德不脩，舉動多過失，生平實負天，一匕奚補塞！聊以敬天怒，皇皇寤反側。

乾初先生詩集卷四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七言古詩

湖中十日歌

癸未。璋案：是年八月，公偕祝子開美遊西湖，詳見《秋游記》。

西湖八月雲漫漫，坐使西湖無一山，忽然半露亦模糊，頃刻百變描摹難。湖影山容兩絶奇，高樓滴雨聲凄凄，寶馬香車不敢出，畫船簫鼓殊稀微。西湖本體自幽寂，奢俗相誇失其質。我愛西湖五日雨，孤舟獨傍雲山側。十二十三月正好，四更五更雨聲小。一旦晴湖發異光，青峰歷歷西南繞。祝子前冬上諫書，至誠所發非要譽。《祝子年譜》：崇禎壬午如京師，冬十二月，疏救山陰劉公宗周，下部切責。豈知聲名一時盛，朋游争欲承驩愉。西泠諸子才如綺，車騎雲從蔽湖水。我幸逃名山水曲，君愁挾刺市城裏。相逢傾倒苦淹留，夜深猶醉城東頭，三鼓歸船月當午，我正高歌船上樓。與子移舟至斷橋，登橋四顧成寂寥，惟有明月依人在，開樽復酌風蕭蕭。中秋右，中秋左，夜夜月明如十五，久立露臺不肯下，舉杯對月論今古。乞得西湖十日閑，半浮雨舫半晴天，湖雨湖晴兩妍好，閑心往往成悠然。

鹽州篇

崇禎末年弘光元，世亂民愁不可言，處處鄉兵能殺人，青天白日魂號冤。貧兒驟飽富兒餒，兇人久活善人死。吾邑鹽官親見聞，大第高門盡燼煨。義軍百萬真貔貅，焚家劫藏勇赳赳，一旦驕兵千騎來，甲士雲散衣冠愁。昔日承平風俗惡，鄉官豪橫恣羣僕，沿郵撲捉吏不呵，須臾出反悲今昨。紛紛報復總成虛，大家小家同歸無，朝攫千金暮殺軀，嬌妻掩哭□兒軀。嗟哉世人宜稍悟，今不一悟無乃愚！

硤山

《咸淳志》：紫微山在海寧縣東北六十里。《外志》：高三十丈，與沈山對峙，市河貫其中，故名硤石。

硤山拳石如指尖，直欲上撐將墮天。浙西三郡無完縣，硤山練募猶紛然。孝廉自稱大將軍，徵芻責餉家輸千，傾囊倒篋誰敢怨，盛氣豈止凌雲煙。將軍八月賞中秋，賓朋雜沓觴如流，戒閽不許傳警報，敵兵繞門飲不休。平明酒醒各驚散，五千守軍無一留。□兒殺人如刈艸，硤山轉眼成荒丘。可憐周九真義士，本注：周孝廉之弟字偉光，名啓琦。提刀直前斫不止，左衝右突敵欲退，四顧無援力戰死，妻女赴河弟没陣，全家烈節世無比。將軍豈拘咫尺義，獨自扁舟浙東汜。

《州志・忠烈傳》：周宗彝字五重，崇禎己卯舉人，少出吴太沖、章正宸之門。爲人有膽決，尚氣節，二公數稱之，曰：「周生，吾道干城也。」國變，户科給事中熊汝霖以兵入海寧，宗彝亦起兵硤石。諸生鄒雪昉袒臂一呼，市人集者千餘人，以八月望日敗，宗彝單騎走，旋遇害。妻卜氏束其子明俅于懷，躍池水中。二妾張氏、王氏從焉。弟啓琦格鬥于里巷，刀中腹，腸出，納腸而戰，截其頸而仆。宗彝兄弟，硤人呼爲周八、周九，所設坊廂，至今爲硤鎮之衛。

哭亡友許元五 乙酉七月二日

東垞茆屋書千編，兩人一山廿四年，世間素交若吾爾，白首爲期豈曰厭。不謂頻年禍相踵，兄姪連亡門户恐。今年又復悲亂離，地覆天翻人衆汹！ 君家黄山山之深，路若桃源避酷秦，似此優游足忘亂，何遂中年棄故人！ 故人哭君君知否？ 廿里炎蒸山路走，到來不得及君尸，半生艸艸徒分手。 居平落漠寡朋儔，四海於君稱久游，亦有祝子字開美，蕺山從學同淹留。 前月初六哭祝子，《祝子年譜》：乙酉閏六月丙戌，殉難卒。 今月初二兄復死，天乎曾未滿一月，奪吾二友何道理！ 悲歌未闋天爲愁，山昏林黑雲遏頭，哀哀助我歸途哭，徹夜雨聲慘未休！

山中雲

人生七尺不如無，儒冠峩峩空丈夫。宵行晝伏同賊徒，乾坤茫茫吾安居？ 放肆惟有山中雲，出没舒卷常自如，悠悠豈復知世亂，白日公然遶路衢。

初夏過徐季長梅齋閑話其伯子高伯留飲醉歸口號

四月梓花接天白，午風吹香靄邨陌，徐子幽居一事無，新梅出屋垂青碧。有客叩門老而隤，久坐迂論顰雙眉，大椀筍茶已多事，何當日暮酌深杯！ 深杯屢酌莫能止，蠶豆堆盤添更美，故交淪落安足云，兩丁愁病金三死。 老客徑醉歸東風，餘酒自入勸爾翁，翁但能飲貧何憂，尚平願畢奚所求！

《州志》：徐孟祺字季長，壽朋姪，崇禎己卯舉人。

午榻集字限韻

高松拂雲呼寒岩，放身壓枕驅午炎，倚床魚竿自忘引，夢回茗盞争教添。 動成悲結道之窮，賦性峻別物所嫌，遠揮俗事出林澗，獨與逸侶蓬園淹，仰屋謀詩怕限韻，聲病肯摘吾當拈。 客處寥寂待晚杯，晴原暖樹銜紅帘，酒酣支杖觀新田，明波娟月巾裾霑。

家有病婦

家有病婦兒夜啼，春厨薪濕風雨凄，朝飡夕寐俱未穩，出門不得如囚羈。 天晴地涸人事起，倉保圖差驅入市，將米上行行嫌憎，將絲賣客客莫視。 無絲無米更何如？ 有米有絲尚如此！ 本將絲米抵秋糧，烏知春税還未償！ 春税未償猶自可，明日差人又來坐。 吾安得學陳希夷，終朝昏睡無覺時？ 又安得學劉仲容，百年常

在醉鄉中？不醉不睡醒奈何？四更五更愁應多。

君莫愁

《編年》入丙戌。本注：以自慰也，兼寄徐聖儀同社。又見沈氏本。

君莫愁，愁來無已時。一愁頳容顏，一作「顏色悴」。再愁傷心脾；三愁中膏肓，盧、扁不能醫。假如此身愁死後，此時雖悔亦已遲。請君聽我歌莫愁，使愁有益我亦愁。貧人愁貧貧不去，病人愁病病不瘳。不去不瘳愁何用？貧病曷不姑優游？君不聞，錢唐江上砲聲哀，日日夜夜轟如雷，潮水退後沙岸上，死人百萬春成堆！❶又不見，鹽官城裏高樓臺，連雲耀日無纖埃，前年造作工未畢，去年燒盡惟寒灰？人生世上隨分過，不如意事身恒多，我即無愁會須死，況君終日愁奈何！

春晚入東垞即席

《編年》。又見沈氏本。談遷《外志》：黃山在縣東五十二里，高六十丈，周七里，巉岩峭拔。嘉靖中，都指揮周應禎逐倭死此。萬曆末，許太守令典治東西兩垞，爲名流觴咏處。令典自撰《記略》：西垞結茅三楹，曰篠雪，徑轉旋曲，曰瀛徑。徑上小閣，昂首脩尾，首倚山，尾依水，狀似舟，曰浮瀛。其前竹萬竿，曰小梢雲。竹盡松深，一石拱立如丈人，曰拱辰。石坎下一楹，曰石厂。垞有長坡，可茶可果，可蔬可漁，曰寒林。沿坡而東，迄于東垞；度峪，躡磴上嶺，面海屏山，越中萬峯，若在几席，海中帆影，出没如鳧。隄植芙蓉楊柳，可與西垞長隄埒。更度山腰，曰九杞山人讀書臺。稍進，曰楊梅園。園內茅屋三楹，曰淮屋。潮聲日夜吼枕上，曰枕濤莊。松竹楊梅之湊，竹扉常扃。從東北澗虬松下小竇入扉側，攀蘿累

❶「春」，疑爲「舂」之誤。

石而上，小閣倚樹跨峪，曰嬰巢，四牖玲瓏，遠近山容百出。巢西下曰玉厂，以茶梅名。渡小橋，環溝爲居，曰荷館。後水勒湯太史蹟于壁，曰墨泱。薔薇葳蕤，朱藤虬結，此兩垞之概也。屋宇無多，雲山不礙，取適已爾。

春林新葉滿，舊葉落如雨；春泉晴漸細，涓涓夜如語。一春世上作愁人，此夕山中對靜侶。半酣罷酌各欷歔，夕陽池上破茅廬，八尺杉棺濕欲朽，二十年來一作「前」。膠漆友。東隅子評曰：似摩詰。

邨　酒《編年》。又見沈氏本。

邨酒濁於淮，其淡若無米，一升費錢猶半百，何况姑蘇買清美。日莫泥僮賒一壺，一壺忽盡酒全無，再賒只恐僮無顏，已之又恐宵無眠。愁人愛眠賒不止，野店貪錢惟賣水。黃梅雨發水滿河，豎儒愁生誰能何！試與一愁傾一壺，愁與河水誰少多？

世事篇寄丁兩表兄

世事翻覆誰可測？昔日衣冠今盜賊！棼棼沓沓天地塞，小大驚惶寤反側。夜深賊火徹天紅，出門竊望彌西東，頃刻千邨凈如洗，平明聽説心怔忡。嗟余表兄尤慘悴，一歲三偷及碎細，四顧真無纖屑留，主人一笑成鼾睡。鼾睡到曉味有餘，家破身輕百不虞，惟愁美酒千斛涓滴無，枯腸同我澆邨沽。本注：仲長兄家藏酒最富而旨，併失之，惟此可恨。

間日瘧《編年》。又見沈氏本。

廿年不瘧忘瘧害，一朝瘧發苦無奈，寒時六月思圍爐，熱時五更欲投河。連日瘧如貪酷吏，硃票火籤繼踵至。三日瘧如優柔君，冤獄久滯誰理申；間日瘧覺稍寬假，書云未若連日者。吾寧取此不取彼，偷一日安聊姑且。不醫不禱亦不截，冥坐常將津漱咽；兼避風寒食飲節，瘧鬼瘧鬼任作劣。東隅子評曰：妙語而出以快筆，神似東坡。

六月初七辰巳時 見沈氏本

六月初七辰巳時，陳子體倦忽不持，心迷頭暈倒堂隈，耳聾眼黑百不知。妻兒他往莫一隨，誰其在旁喚我爲？須臾不醒魂已離，始悟死味誠如斯。斯時即死胡便宜，體無疾痛口無呢，速往不聞兒女啼，安逝不受冤鬼笞，世亂洶洶一聽之，長歸冥漠樂何其！少頃胃泛嘔淋漓，三蟲迸出頭尾齊，額汗微發如流澌，開眼徐能運四肢，匍匐歸卧夢逶遲，熱減瘧已生理回。之死而生匪所期，顛趾出否爻豈欺！天未饒過老頭皮，瘦骨再起支亂危。本注：凡病瘧，必痰膈也，故昏仆。嘔則寒與痰俱出而病已。

禾兒《編年》入己丑

禾兒七歲不畏病，食飲貪饕如弗勝。秋深瘧痢乃交作，醫藥百投不一應。瘧隔兩日痢兩月，先瘧後痢主凶證，一日一夜數百下，壯者難堪幼安競！幸其貪性猶未減，既痢且食各爲政。痢疾稍稀瘧復

來，痢瘧相禪何時竟？此兒雖病不忘學，讀書作字日起挣。讀書十徧略能背，作字數行頗秀勁。時時牽我教且解，我亦病憊不耐性，怒而麾去忽復至，一笑受之聊點定，學罷無事即謀食，稍不當意啼聲橫。吾兒好學胡勿聞，發憤忘食古大聖。未明索我新詩誦，枕上高歌兒其聽！

撫松軒松 庚寅十一月初七

撫松軒前松，向值庭當中，以其礙月不敢容，移種西南三兩弓。樹老根深事匪庸，號召閭里鳩千工，父老憂疑龜不從，主人獨斷成奇功。世間尤物天所鍾，人力不至神能通。此松移後更鬱蔥，渥如洗沐出房櫳，矯矯直上摩青穹，儼將搢笏朝天宮，清風勁節百世宗，闒然羣木傴僂恭。崇巍只合晉上公，區區豈願秦皇封。主人樂此興不窮，汲泉掃葉烹團龍，日擕萬卷坐明空，書聲細與濤聲融。乾初道人老而聾，翛然病起常擕笻，意不在酒稱醉翁，時從嘯咏秋徂冬。今將歸去滄海東，欲別不忍憂心忡，酧爾一杯明月酒，送我十里清谿風。

贈論弟髫年採芹 辛卯。❶

《家傳》：之問子論，字謝浮，號內齋，邑庠生，順治丁酉舉人，辛丑進士，康熙甲辰授內弘文院庶吉士，改檢討，歷官刑部右侍郎，崇祀鄉賢。　璋案：內齋公生崇禎丙子十月十九日，時年十六。

吾耕東海頭，子學洄塘曲。耕夫恒得

❶「辛卯」，原贅此條注尾，今依本書體例移至此。

餒，學者恒得祿。耕夫不爲餒輟耒，學者寧以祿廢讀！子家祖澤深而長，何以擬之傴循墻。後有興者誰其將？子能勉旃詎可當！不患不貴患不豫，辟之吾耕器勿具，雖有良田坐荒菸，亂離其瘼需英譽。吾老無能子方孺，千里驊騮始一步，王路艱難敬無斁。

老友董昭逸家園漫賦《編年》。　璋案：董子爾立，又號昭逸。

虛元作「高」。閣俯邨郊，梅竹紛相拏，蒼桂列庭序，含芳未肯舒。主人抱樹笑，仰天而問余：「來月此日花當開，吾定未出子來乎？」人生聚散安可期，約我明日尋元作「訪」。山居，朝來風雨忽間之。咫尺松菴元作「山樓」。尚如此，彌月後事誰能知！君誠出世人，我亦非世士，忽聞藥石言，亹亹說生死。元作「藥石相贈投，倔强各行意」。吾道本超然，却有真實理，往復豈云忤，如以火濟水。日月如馳不我留，相爲努力休勿休。轉眼西風山桂發，紛紛藉藉山中月。

吾癡歌問陸子麗京

微物各有性，大化其如台。我貧我賤復我鰥，陳子蚩蚩知未知？身叢百尤不自責，還復聒聒戒友爲？哀哉陳子真絶癡，陸子陸子曷我醫？陸子陸子能我醫，執鞭隨爾長驅馳。

壽仲兄六十《編年》入壬辰。　璋案：公仲兄諱思永，字孝章，生萬曆癸巳九月十七日，長公十一歲。

吾母今年八十六，耳目聰明牙齒足，杖藜一笑任所之，日飲醇醪啖肥肉。伯兄今年六十五，百事㸗完付一作「謝」。子女，而今更作長病仙，心與羲皇同太古。仲兄今年正六十，膚體睟盎鬢未白，更喜吾嫂日康强，兒孫玉立森青碧。小弟今年四十九，頭禿眼昏如老叟。旁人錯認弟爲兄，忸怩頷之誰我剖？年力衰强安可齊，兄齒長我十有奇，志氣清明百倍弟，絶似五十四十時。吾家兄弟不自壽，一樽常開爲母侑，皤皤萊子拜堦下，吾母欣然笑而受。母壽子壽誰能分，一堂和氣芬氤氲，黄菊花開籬月白，年年歲歲秋風樽。

鋤　菜癸巳

昔日舂米挫腰氣，兩夜呻吟不得睡；今日鋤菜躬傴僂，薄暮不輟兒童糾，元作「愁」。樂正子春悲下堂，君復不鑒罹此憂。嗟乎童子爾何知，假口前哲恣遊嬉！嬴僕一身亟登穫，園蔬將槁需何時？力作有如乖守身，明王應首皐農人。

惜字菴題贈悟源老衲并序。《編年》。

《州志》：惜字菴在北門外一里，即瑞像院。明季，僧悟源提筐挾筴，拾道旁紙墨文字，久而成囷，叠至屋梁，則作佛事以焚之，風雨寒暑不輟，三四十年如一日也。里人拓地建菴，楊司馬雍建顔其堂曰「解脱文字」，至今拾字不廢。

癸巳冬，元注：十一月廿七日。惜字菴菴僧爲梓潼君索聯句，題之曰：「衆造此孽留一字遺臭無窮，帝赫其靈化億身除惡未盡。」書畢，又遺以長篇，感慨係之，非敢助秦虐也。

惜字菴僧苦惜字，終日提籠走街遂，傴僂掇拾不辭勞，安得分身偏大地！世間書卷日紛然，錦軸牙籤倍可憐，誤人子弟千萬億，無邊辠孽欲通天。廢擲泥塗差足慰，如彼兇人方棄市，快絶何當復收恤，辛苦焚埋煩衲子。浩蕩王仁偏八區，當年曾及道旁枯，爲德誰能别善惡，吾師之意豈然乎！我懷鬱結未敢陳，囁嚅欲告梓潼神：那能盡毁羣士業，一洗世界無纖塵！咄哉秦帝真神人，定是文昌變化身。

行路歌

人謂行路須識路，我謂識路須行路。登路問路問即行，於家講之終不明；於家講之雖已明，起而行之仍如盲。知行本合今分之，陽明復生其如台。

柳橋行

柳橋下頭玄趾魂，柳橋南頭鴻寶園，園亭宛轉不復見，祇有柳橋今尚存。柳橋直西古小學，千秋劉子空遺鐸，白頭流落愧生徒，春艸講堂長寂莫。柳橋東第鬱崔巍，學憲家鄰御史臺，一死一生人事變，姬樓夾道半蒿萊。柳橋之北時宰里，流言未作沖人喜，盛衰之理君知之，堂上王家舊

燕子。柳橋底水春悠悠，時向東西南北流，清可濯纓濁可足，孺歌試聽柳橋頭。

己亥春正

己亥春正燈尚紅，徵糧縣檄日數通，借衣出典典鋪中，諸鋪皆云銀已空，十金典一非至公，猶言爲我姑通融。嗟哉吾窮鋪更窮，征輸絡繹將奚供！嗟哉民窮俗則豐，舉世相耀以鮮穠！請君試看陌上傭，黑紗白裏輝其躬。今日製衣明日典，還愧新衣製未工。

芾孫《編年》入辛丑。璋案：雲怡公小字芾，生順治丙申。

芾孫三歲能識字，今年六歲始讀書，家貧無師師乃父，未知其終欣有初。開卷字字如熟識，寫字筆筆工描摹，老坐學堂不一出，舉家誇誦相懽愉。老夫志願不在此，聞語一作「此」。未答心踟躕。子孫愚笨未足嗤，純其藝黍躬菑畬。家庭事事有真意，還淳返樸奚所須！雖有美才侔姬旦，使驕且吝乃可虞。

君憶之《編年》入壬寅

往歲常荒非真荒，上年之荒不可當，《州志》：順治十八年大旱，艸木枯死，斗米四百錢。蠶麥無收禾盡槁，租無一粒更賠糧。父食兒，夫食妻，妻兒作食安足奇！去年猶得食妻兒，今有妻兒難療飢，空持妻子向人啼，粒米無酬徒手歸。比年粟米賤如泥，漁婦不顧薪人揮，轉眼之間事勢移，尋常

粒米如珠璣。今年倖熟君憶之，切弗遂忘飢困時！

麥粥歌《編年》

常年種田啖大肉，今年種田惟麥粥。人間最苦此耕夫，豪家飲宴仍相逐，豪家飲宴一何癡，惟日不足夜繼之。但恐豪華有時歇，耕夫麥粥年年啜。

其二

朝麥粥，夜麥粥，晝麥飯，無粒粟。粟力長，麥力促，啜時一飽已即餒，嗟我農人長捫腹！問爾粒食昔幾時，去年此日一啜之。居恒不粒猶自可，邇日疾耕安可爲？尋常麥粥未須傷，不記初春丐四方：千家萬家咀菜汁，一椀麥粥那可望！還一作「只」。恐三秋禾未登，麥粥不繼愁難勝。

南山謡《編年》

南山有虎，北山有貙，畏虎北走，避貙南趨。往無所之，傷如之何！君不見南山張網北設罟，虎貙欲逃無處所？天生異物多桀驁，虎不食人人食虎。

桔槔哀《編年》

桔槔日夜聲哀哀，如爲窮民訴苦災，麥粥不厭氣力衰，哀聲斷續君莫猜。車腹枵然車口開，天絶纖雲地積埃，登隴一望心欲摧，況復日夜桔槔悲。天寧無耳未聞

知，天豈無心不置懷！天意深微莫漫窺，桔槔聲急未須危。君不記去夏訖秋聲絶稀，至今釜甑生塵灰？

桔槔哀樂聲歌《編年》

始聞桔槔怖欲死，去年六月聲如此，一畝枯田四五車，遠水紆迴行數里。繼聞桔槔喜欲狂，七月河流到北塘。南鄉高涸那能至，桔槔聲似來儀鳳。人心喜慍本無私，前後相遭各一時。今年六月聲又催，切勿令人生喜悲。坐客何人不傷虎，共聞此歌汗如雨。

黄楝頭歌《編年》入癸卯

三月風吹黄楝茶，低枝肥白長新芽，蓬鬆滿野無須買，採取盈筐不厭奢。小曝庭中勿過乾，晶鹽細拌上新罈，少虚罈口毋封裹，一寸翻將浸水盤。浸水盤，日一易，兼旬出之美無敵。福州橄欖旨不如，洞山岕茶香未及，千古惟有淵明詩，風韻悠清神似之。本注：詩中無淵明，比食味中無黄楝，比嚼水黄楝四五莖，以陶詩百篇下之，庶稱玄賞。

農夫樂《編年》

麥滿場，豆滿場，絲滿箱，新打菜油香。何憂無米？市米如糠。石米惟消蠶一筐，田主替我完官糧。官私無擾真樂康：白酒家家煨一廊，更煨新豆酒之傍，小大醉飽趁梅黄，時雨連朝待插秧，謳歌幾處從風揚。樂不可過過則殃，辛丑之夏一作「旱」。爾一作「亦」。豈忘？上年三月更飢

荒，盡室清清嚥菜湯。豆麥雖多未可量，莫教濫賤送牙行！

感懷查石丈

《編年》入乙巳。《州志·隱逸傳》：查嗣琪字肇五，號石丈，博學敦行。中歲師事劉蕺山，與同志爲省過會，事事期歸實踐，葛巾艸屨，絶迹城市。擅文章，工行艸法書。子昇，官少詹，以書名。

石丈石丈吾查叟，昔年小友今老友，五十甫過事惋畢，俯仰無慚死何有！我聞其疾心爲憂，石丈之意轉優游，處置身後只數語，自言得正更何求。念吾兄子及兄孫，諸緒茫然那可論！古云死易立孤難，許子、蔡子其勿諼。友朋之誼一何至，老人聞之感且涕。吾家不造遘此厲，石丈石丈將安計？

十八日晚雪夜更劇

臘月十八雪紛墜，一夜平鋪徧大地，暴以熙陽寂不消，浹日踰旬歷新歲。盡云「盈尺歲豐亨」，或云「乾雪旱之徵」。老人無知莫敢辨，是豐非豐茫難憑。今年年豐絶可憐，將米輸人不直錢，十不償一豐則那？況復非豐奈若何！風病年年老彌劇，憂喜攢心朝及夕，連夜無眠頻反側，雪晃寒牕如白日。

和芾孫贈張元岵先生詩

塵外仙人八旬叟，乘興來尋陋巷友，往返南塘六十里，時下肩輿自趨走。遺我佳肴燦滿籃，私我黃柑大如斗。由來世事

不尋常，先生感慨亦時有。病夫作書亂抖擻，童子歌詩聊信口，先生愛之忘其醜，一笑看搔雙白首。勸君且舉杯中酒，人事安能盡可否！

中秋偶書

病夫度日如度年，立酸行蹇坐不安；病夫守夜如守歲，通宵轉側不得睡。倘或僥倖終此禩，共歷晝夜七百二。彭壽八百未足多，吾於一歲苦經過。本注：是歲置閏，更贏六十晝夜故也。

交道吟贈高聲野 以下元集補遺

搢紳交錢不交文，門下之士如屯雲，翩翩盡是富家兒，窮儒淹抑何所聞。世人交官不交死，生官則趨死官止，胸中分數毫不差，交道於今薄如紙。静念兩者俱欲哭，彼往此來自成俗，吾黨臭味殊懸絶，意氣不矜道義足。昔日同生先生交聲野，一心愛才不愛假。聲野有子俱絶才，聲名奮發如奔雷。以此兩世俱定交，當時意氣雲霄高。意氣非高只是真，非但朋友直家人。今日聲野交同生，中間官況多沉升，矧復道遠隔生死，聲野待之如生平。不特同生先生家，雖是萍水相值無根芽，説道身自黄山來，即便契洽情無加。君家用錢如用土，千金萬兩焉足數，心中只要捄人命，那顧室中如懸罄！此道今人久不然，直須索之千年前。千年以後有聲野，交情真不愧先賢。

題孫雪居畫朱竹款云自漢壽亭侯始故論及之

或云關侯本朱顏，或云面白似微酣；或云關侯騎赤兔，或云侯馬又純素。遂謂朱竹亦侯爲，是侯非侯吾不知。意者關侯自寫容，不寫其手勒美髯睨漢賊，只寫其一種高節凌霜風。嗚呼！吾重關侯非顏色，何必紛紛辨紅白！欲辨紅白不可辨，惟有心事千古見。

補　遺

輓包素娘歌并引。甲戌九月廿六日。

余昔年與王玉汝交，從案頭得見其家姬素之手評元人詞，琢句清新，腕筆雋絶。深歎閨閣之秀，雖古人之美，不足以比蹤。徑于今夏病故，悲惋之私，豈特王郎一人而已。冬初，王郎過枕濤莊索余輓詩，遂書二幅付去。

王郎韻士天下無，千金買妾絶世珍：清言句句謝道韞，法書筆筆衛夫人；風流俱在晉代時，較閱獨喜元人詞。去年七月聞其抱病心倉皇，今年

五月别王郎。吁嗟乎已矣！小青怨而死，素之愛而死。雖有遇不遇，命薄同于紙。鳳皇不叫月昏黑，昭華之琯空懸壁。嗚呼！王郎之哭何時歇！

樸巢中人歌 十一月十七日

樸巢中人貧且賢，胸懷曠達無拘攣，自言前身是洞仙，平生愛客不好錢，開尊相待池之灣，客來醉飲春風前。一自結巢兩樹顛，開窗終日看青山，青山緑野看不厭，何暇瑣瑣問田園！廿五年邊病一纏，病後已復廿五年。年年對人開笑顏，不解人間作病眠。頃因父母連棄捐，時時悲痛懸心肝，憂勞相併神内殘，一病兩月猶奄奄。樸巢中人能達觀，常時元作「兼能」。以死相譬援，以此雖病不足嫌，如今氣體漸還元。人生只怕酒杯乾，那怕尊前懷不寬！由前視後亦復然，因可總計百年間。此去五十殊安閒，再須兩病了夙緣。半生快樂正纏綿，不在山中即池邊，弟兄叔姪相呼懽，白頭猶作兒時頑。余亦應老溝未填，與君日醉巢中天。

滇茶行 乙亥二月廿一日

滇南亦有山茶花，江東名之曰滇茶，❶大如牡丹紅如榴，❷見者驚嘆稱絶佳。江東此花家所無，屈指不能一二株，售者一花值百錢，以此護之如美珠。枕濤莊前即此種，何乃一開三百餘！今年春蚤花先

❶「江東」，惜本作「江南」。

❷「紅」上，原衍「細」字，據惜本刪。

開，二月十二開滿臺，紅光照日日精亂，豔貌元作「治色」。迎風風力斷，曇雲老僧不敢視，視之兩目盡迷幻。元作「眩」。夜深如有神守之，月明端元作「莊」。麗增容姿，至此令人徑忘醉，洗杯狂飲成絕癡。去年曾寄社中書，花開此日會羣儒。羣儒豪快世間少，文章落紙烟雲繞，淹困春風不得至，花影寒山晚獨自。元作「花影悄寂成獨自」。緘書責之默無言，回云「此會待來年」；只怕來年復有待，山齋日日捲湘簾。

偶笑

舉人賣女三百金，蓬頭跣足推出門，夫家女家俱不慚，其位在中以貴行。自記云：雖不叶韻，快意而已。

與老董歌

我自爲儒，爾自爲佛，雖不戒牲，亦不淫溢，無時罷了有時吃。深怪挂空名，功夫要著實，口頭嚼舌，心頭也常自怵惕。不是我老陳倔强不肯聽汝，未能爲儒焉能佛！

乾初先生詩集卷五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五言律詩一

耆亭遷丙子。《許譜》：耆亭在嬰巢之東，池上結茅亭，六角，爲同生公六十壽，陳子乾初爲之記。亭中雙扉，左右鏤一聯，以寫亭之勝，曰「同道之朋，五人六人，竟容爾坐；空林之月，來者去者，常入吾亭」，亦陳子所撰并篆。篆文内外字視如一，無異文，字中空而板不斷，遠近觀者，更詫奇絶。　東隅子曰：亭在枕濤莊内，淮陽公六十時，以蘆代瓦，門聯即先生所撰，今尚存。　璋案：是亭作于天啓丙寅，至崇禎丙子，元五移構池臺之上，故曰遷。

耆亭隱古樹，就月上荒臺。編葦存初制，鐫文一作「聯」。逞獨裁。路删今歲竹，牕見舊時梅。深夜聞清唳，常疑丁令回。見沈氏本。

其二

亭高羅諸勝，夾嶺半松篁。欺屋薔薇勢，親堦荷芰香。酒來明月過，人去白雲藏。此亦神仙窟，奚爲戀欝岡！

九日登秦望癸未。　見沈氏本。《紹興府志》：秦望山，在府城東南，始皇嘗登此望海，故名。

九日欣初霽，攜筇便出遊。豈知山上

路，猶湧石邊流。跣足行千嶺，迴眸俯萬丘。歸來誰最念？脯酒餉東樓。本注：先生遺我脯酒，慰問勞頓。

其二

秦望天邊迴，諸峯莫敢争。乾坤秋暮闊，景物雨餘清。浙水真衣帶，鵝山直弟兄。本注：鵝鼻峙其南，稱最高，此與頡頏。中原頻北顧，何日奏昇平！

邨居 丙戌

邨居無一事，胡馬日縱橫。❶ 晚死慚師友，本注：山陰先生、祝子開美同時死節。宵征戚母兄。愁心風雨惡，病骨露霜輕。不學叢多咎，無眠嘆五更。

題欲爾斑竹杖《編年》。又見沈氏本。

知己天涯少，空林忽遇君。掉成龍尾勢，幻作豹皮文。隨我行秋谷，緣谿撥曉雲。終身如可訂，自此謝塵氛。

又題用前韻 見沈氏本

一筇奚足貴？漢使乃欺君。凡竹誰非杖？斯竿更自文。節如龍脊骨，斑似佛頭雲。伴我三山去，長辭世上氛。

❶「胡」，原缺筆作「古」，係避清諱。今改回。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春晴過張嗣留邨居即事效轆轤體《編年》入丁亥。　又見沈氏本。　《州志・文苑傳》：張標字嗣留，崇禎癸未進士。國初官許州牧。丁父喪，廬墓讀書，凡天官、地志、禮樂、兵刑、河漕、田賦，無不畢貫。

久客謝塵事，乍晴訪隱居。看花煩午餉，撥雪翦春蔬。馬鬣新阡法，魚鱗古地圖。子臣無限恨，郊外立踟躕。本注：嗣留座右有輿圖，較他本獨悉，嗣留更加考核，用硃界之，殊便觀覽，竚閱一過，相爲慨然。

春日攜泓兒過訪顧青城顧上玉叔姪水居值桃花盛開《編年》。　又見沈氏本。

暇日攜兒子，言尋二阮家。隄平環屋水，墻出滿園花。野色春疇媚，林烟晚爨斜。豈能知魏、晉，終歲自桑麻。

寒食雨不得與墓祭《編年》

寒食雨霏霏，春祠艸木肥。遥知新子弟，半易舊冠衣。周嶺書頻寄，秦溪人未歸。寸心誰解者？緑竹自成圍。

清明後二日《正韻》

亂離何足道，骨肉遠難歸。大路滿豺虎，頹檐正雨雷。操豚壟樹杳，視膳寢門違。牢落虛廊下，悄然步百迴。

莌茂堂集牌字

晚岫氣融暢，泉亭獨掩扉。病將玄鬢

盡，慵與此心違。借地通禪癖，拈詩避俗肥。夢餘芳徑寂，竹樹暗層圍。

再飲木禾堂集字限韻見沈氏本

深塢暑還静，茅齋舊半頹。斷雲當牖人，孤柳倚軒栽。抛亂久留客，緣愁共進杯。癡懷翻未足，明月舞林隈。

徐季長家園看梅同近思叔次黄石齋先生韻四首《編年》。又見沈氏本。《州志》：徐孟祺字季長，壽州同知簪朋子，崇禎己卯舉人。《儒林傳》：陳之問字令升，一字近思，贈大學士元成長子，貢入成均，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丹鉛殆徧。從學蕺山、漳海兩先生，得其傳。《明史》本傳：黄道周，字幼平，號石齋，漳浦人，天啓壬戌進士，唐王時官大學士，殉節死。

故人家北郭，花影接寒霄。鳥踏雲中樹，人行竹外橋。老能驕尚子，高可避唐堯。無事日相過，何煩折簡招！

其二

冉冉斜陽下，繁花擁一宫。美人真世外，明月似山中。苔厚客衣净，雪深一作「消」。魚棹通。殷勤頻掃石，不語坐春一作「清」。風。

其三

林下一無事，一作「無一事」。殘書手數篇。客來惟煮雪，鶴在不謀田。晴滿開花日，老忘種樹年。隔溪春更好，還擬放輕船。本注：龍生家梅園三十畝，與長兄居僅隔一水。

其四

百樹未開歇，數株方發時。茗煙留竹逕，人語出亭池。世事此稀到，吾心花盡知。漫云歌《白雪》，無乃愧瓊枝。東隅子評曰：高極。

龍園之游近思叔先有詩四章又次石齋先生光福觀梅韻屬余和之會有客阻止得二首

十里尋瑶圃，嚶聲谷外聞。賞心青埜路，照眼白鷗羣。本注：同游又多縞素者。日暖人開雪，天空犬吠雲。蓬萊如可到，荒忽總輪君。

其二

乾坤正蕭瑟，此處忽逢春。浩白如無地，高虚不到塵。水邊愁獨夜，天外想伊人。卜築何年事，搴茅可作鄰。

糧長

去歲爲糧長，今年尚在身。北漕催兑急，南解趲收頻。羸病途中僕，狼差坐上賓。何時詩役竣，蕭散作仙人！

莌茂堂即席分韻見沈氏本

老友忽凋謝，虚堂久寂寥。本注：悼元五也。花猶開昔歲，酒復醉今宵。本注：先一日，

諸同人有黃山之會。世事殘棋罷，年華短句消。方慚投瓦礫，遽辱報瓊瑶。本注：孫幼安于席間閲余舊稿，先有得句見贈。東隅子評曰：與「志士淒涼」二句同一感慨。

己丑正月過徐季萱齋晚話《編年》。又見沈氏本。

古道茅檐下，春風又一時。病隨殘臘去，詩共老梅奇。瘦骨如存傲，攢眉未覺癡。聞君今夕話，勞我十年思。

無寐《正韻》。《編年》。

衰病難爲道，可憐秋夜清。彼蒼詎易曉，吾學豈常惺！月色疑天色，鷄鳴似鳳鳴。怨咨徒自爾，長夜幾曾明！

勉慰庚寅

兩兒皆白髮，老母更高年。婦既靈魂窅，兒還瘧鬼纏。未能弛戒懼，何敢妄憂煎！惠我此衰骨，優游且任天。

生日十月初七日。《編年》。

爲兒稱最幼，五十已將週。人謂生宜賀，吾慚恩未酬。淚澆中墓艸，原注：先塋昭穆有吾兄弟之穴，故以稱。今秋墓祭，雨阻于家，以吾生日補之。笑奉北堂甌。藹藹兩兒侍，蕭疏盡白頭。

過近思叔齋十月初九日。《編年》。

兩月偷高卧，懷君一出門。芰荷凋石砌，橘柚老霜園。人事閒中廢，吾身病後尊。遲迴卭竹杖，共我傲乾坤。

過丁表兄園中逢諸舊遊皆醉不能歸同宿故館十一月十五夜。《編年》。

病起躡人境，相逢舊雁行。月當今夜好，興似昔年狂。君欲歸何處？我能醉幾場？行行復留止，重此話連床。

酬丁氏兩表兄十六日。《編年》。又見沈氏本。

白髮憐中表，蕭然盡老鰥。夢魂衰亂後，情事別離間。樽酒未當竭，園蔬正可芟。相逢非所意，風雨不能還。

雨渡錢唐壬辰。　璋案：公於是年三月至山陰弔劉先生。

風雨出嚴城，天邊一渡橫。漂摇憐主僕，喪亂愧師生。道自稽山重，身從浙浪輕。悠悠千古恨，不與暮潮平。

九日和許大辛五噫亭登高詩其一次元韻。《編年》。又見沈氏本。　《州志·隱逸傳》：許鵞字大辛，邑庠生，杞山先生元孫，父令瑜，自蕺山之教遠被海昌，鵞共一二有志之士，遵《人譜》爲省過之會，競相砥礪。生平落拓高奇，不問家人生産，屢空晏如。古文峭折如柳州，詩有江潭澤畔之意，慕宋所南翁，自號鐵函子。　《許譜》：元忠公歸隱時，幽憤無聊，仿伯鸞《五噫歌》以見志，遂築

五噫亭。亭在翠薄之上，題其扉曰樂無知。柱書一聯云：「一寸有天懸日月，九州無地哭山河。」亭三面皆牕，東南隅啓扉，南累石爲垣。

危峰舒遠望，萬里係愁思。風雨孤舟客，乾坤老病台。主人無事日，山館放花時。語笑雲中静，天香落酒巵。本注：時麗京冒雨至。

其二

溪山真秀絶，野客亦悠哉！竹杖攜脩嶺，桂花開滿臺。豈知烏帽落，還望白衣來。潦倒誠吾事，賡歌愧爾才。

題蔣園次壁間張元岵詩韻 見沈氏本

蔣園千樹橘，斜日照玲瓏。客坐霏香霧，估航販遠風。有池揚錦鯉，無路到花驄。獨與於陵子，時時嘯隴東。本注：謂時夏也。

尋陳時夏郊居 見沈氏本

猶識城陰路，蕭條處士居。香柑霜後圃，鞭筍雨餘籬。稺子論文罷，山妻釀酒時。故人來正好，把盞看新詩。

其二

喪亂何堪説，睽違不記年。杖藜今日暇，桑柘晚風前。白髮雙親在，青緗諸子傳。天涯吾羨爾，還擬放秋船。

閏月初一省母陸姊家侍竹園納凉竟日

《家傳》：陸節母，文學覺菴公之女，幼即許字彭墩陸處士允忠。既歸而處士喪其居，節母賃桑而蠶，藝棉而織，久之積金數百緡。處士落拓負逋，亦數百緡，不使節母知。比歿知之，則曰：「奈何而使夫子負逋以歿也！」爰盡償以所蓄，撫妾子如己生，早歿，則又曰：「奈何而使夫子不血食也！」爰嗣姪澐爲之後，且拮据以成其家。節母與同懷弟乾初先生幼同學，故其志行絶相似。

朔日朝慈母，清風姊氏家。老桑十畝蔭，新竹數行斜。梅水烹無盡，荷塘話正賖。依依忘却暮，歸路滿紅霞。璋案：是詩以閏考之，當在癸巳。

立夏前二日集韻弦山樓

別業臨幽澗，清風屬舊家。天人還有策，兄弟總堪誇。百里文星聚，千秋道業賖。春光纔兩日，長自嘆年華。

秋　水 癸巳

秋水瀰瀰遠，愁霖黯未開。孤邨天際没，危砌耳邊頹。禾稼無消息，人民斷往來。不堪憂思甚，元作「杞人憂正劇」。宵夢雨聲回。

東山看女歸示翼兒《董譜》：世琮，纘緒弟，義緒子，字典瑞，號八公，郡庠生。娶廩生陳道永女。子三：謙光、孚光、觀光。女一，適陳克嶸。

乾坤衰鬢在，兒女病紛然。風雨山中屐，昏黃野外船。而元作「家」。翁誠僕隸，石老元作「倉長」。豈神仙！頤養看王母，優游大耋年。本注：翼兒近服張石渠藥。

過吴仲木新齋《編年》。又見沈氏本。朱彝尊《静志居詩話》：吴蕃昌字仲木，海鹽學生，貞肅公次子也。師事劉念臺先生，與海寧陳確潛夫、桐鄉張履祥考夫講洛、閩之學。卒時，母喪未除，遺命以衰絰斂。從弟謙牧字裒仲，亦補諸生，居母憂過哀，卒于喪次，里人並稱爲孝子。

半歲山中別，深秋海外過。道心貞介石，病骨傲霜柯。架上書方整，人間事正元作「尚」。多。閉門詎易得，消息近如何？

訪定海張子游辱寫小影賦謝《編年》。又見沈氏本。

海上逢新霽，城隅訪隱淪。魚桑家元作「身」。計穩，雞黍旅情親。白賁道無咎，丹青藝絶倫。吾衰真可媿，摹寫向何人？

訪蔡來老《編年》。又見沈氏本。《楊園先生集》：楚人蔡來雲客遊至龍山，諸友館於許子大辛之山房，及其室家，歲致薪米以終其身，比没而爲之葬。許子復爲之銘其墓而傳之。璋案：蔡子名沛，字來雲，貴池人。

東海尋高隱，蕭然屨空餘。衰年千里客，茅屋一床書。傲骨支天地，清風照里

閭。日斜攜手出，恰是晚潮初。

又題徐炯一西園《編年》。又見沈氏本。前有五言古詩一首。《題徐律之園居》，見卷二。

《州志・隱逸傳》：徐孟鏞字炯一，父伯衡，文行卓然，學者稱紫海先生。孟鏞自幼爲名諸生，遭亂，棄帖括，潛心慕古，疏眉巨目，古貌沖懷。長姊歸查而嫠，迎養終其身，視姊子如子。

仲也同遺世，優游意更閑。垂竿向枕後，把卷出林間。稺子方能笑，慈親尚勉飡。小人亦有母，懷橘不知慚。

過徐有兼郛居《編年》。又見沈氏本。

頻年違舊好，偶復過郊居。良友貧如故，諸郎慧有餘。清風庭外竹，細雨沼邊蔬。白日真堪惜，蓬牕一卷書。

冬夕禪房張元岵孝廉見訪《編年》。又見沈氏本。

日暮陰雲積，蕭森逼旅人。一燈禪定後，孤院犬呼頻。久坐知衣薄，空談愧客貧。歲寒徵節概，誰敢怨風塵！

留宿惜子菴即事《編年》十一月廿七日

歲暮城陰路，寒林帶晚煙。履聲師出定，燈影客離筵。不飲迎微夢，忘歸得小篇。浮生那可念，行色野橋邊。

古　寺《編年》

古寺嚴宵永，羈人未敢眠。遺書何日校？大道幾人傳？歲暮天行迫，時移物

理愆。訟人不自訟，何以答前賢？

次案頭韻贈東隱翁甲午。　見沈氏本。　璋案：董昭逸又號東隱。

吾兄長病膝，老力尚赳桓。雨閣詩千首，雲山杖一竿。只知入世苦，未解出門難。遲我申遥別，溪風報客寒。

山中別考夫朗思韞斯諸同學乙未。　見沈氏本。　《嘉興府志》：朱天麟字韞斯，石門縣學生，特立獨行，明末即棄舉子業，務敦本尚質。性耿直，遇越于禮者誚讓不避。事親孝，遭父喪，飦粥不食，哀毁骨立。家貧，舌耕以佐母膳。值歲祲，自啖糟糠，必求甘旨，手調以進，母所欲，曲意承之。年七旬，如孺子慕。母年九十餘卒，天麟哀毁如喪父時。

百里同人聚，空林物外家。寸心千載上，短髮晚風斜。道路訛方甚，鄉關信竟賒。此生真可恨，明日又天涯。

登祝虛齋先生祠樓望海上諸山見沈氏本。

《浙江通志》：祝萃字維貞，海寧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工部，從徐侍郎貫治水吴中，發卒二十萬，綜理有方，士卒樂爲之用。進虞衡司員外郎。嘗上疏親禮儒臣，以資啓沃，詞甚愷切。不報，乃疏乞歸養。正德壬申，起爲陝西提學副使，進廣東左參政，遂解官歸。劉瑞撰墓誌：公氣質清粹，學本于敬，而受之以虛，因號虛齋。《杭州府志》：廣東參政祝萃墓在海寧妙果山。明浙江巡按洪珠題祠額曰虛翁。《州志》：祠内舊有講堂，里人德公減西湖加派，肖像祀之。

叢桂香猶釀，虛堂迴自清。白頭慚後學，短褐拜先生。東浙紆青帶，南山列錦元

作「翠」。屏。千秋誰著眼？林鳥日嚶鳴。

懷諸同病并序。見沈氏本。

山陰劉伯繩兄、桐鄉張考夫兄，洎澉湖二吴子，既皆善病，不能數相往來，每爲悵然。而余今年十月一病，又復踰旬未已。病中懷我諸君子益甚，因成小詠，各書一紙寄之。璋案：劉汋字伯繩，蕺山先生子。《見聞録》：壬辰冬，予至山陰，去先生殉國已七載矣，伯繩遇飲食輒戚然，蔬布如居喪之日。手輯先生文集語録，撰年譜二卷，數易稿，字畫俱精楷，目爲損明。予勸之曰：「得毋不勝喪之慮乎？」伯繩曰：「不敢。吾大痛于心，不忍食也。必不得已，則異日當如教耳。」又案：二吴子，謂仲木、裒仲兩先生。

風雨静邨廬，交遊盡日疏。寒賒通夕夢，間揀隔年書。貧病無慚爾，癡愁未解余。本注：謂《大學辨》。那能憑尺素，千里致相于！

卧病《編年》

不堪長卧病，人事日蹉跎。書卷紛紜，❶簪衣典質多。有懷秋欲盡，無夢夜如何！牢落餘生在，因風一浩歌。

其二

從知天道遠，身世轉茫茫。農怨秋冬雨，官催南北糧，歲因貧士迫，夜爲病夫長。順受吾何憾，隨間揀藥方。

❶「紜」下脱一字。惜本同。

鄔天則見訪賦贈《見聞録》：鄔日强字天則，一字行素，海鹽澉浦人。性至孝，行己淡然無營，與兄子躬耕養母，暇則授兄子及子書，發明大指，不事章句之學。屋室止一間兩披，客至，中間卧起，寢竈室即在其旁，隔一破壁，母妻子女共五六口，肅然不聞一語，若無人之室。

澉溆安貧者，泥橋訪病夫。裏言承厚德，方藥藉良圖，北道司空廟，南樓高士湖。往來知有意，麗澤昵諸吴。

寄懷吴仲木兄弟見沈氏本

荒邨吾卧病，危堞爾離居。歲晚頻相憶，人歸一寄書。祠田秋雨後，堊室曉霜初。不盡踟躕意，臨風歎友于！

贈吴裒仲賢者見沈氏本。《嘉興府志》：吴謙牧字裒仲，中丞麟瑞次子。髫齡，以五經補學官弟子，隨棄去。邃于性理之學，著《五子折衷》及《困勉齋集》，學者争傳誦之。遭母喪，哀毁如禮，比葬，嘔血數升卒，人稱死孝云。

吾兄天下士，落落古爲徒。讓國吴公子，成家宋大儒。典型羣廟主，道業一門孤。本注：裒仲諸從兄，暨諸猶子，並留心古學，而皆失怙。歲晚南山静，披羊釣兩湖。元作「四海同光被，無忘及老夫」。

《言行見聞録》：吴裒仲兄孝廉晉晝早卒，二孤俱幼，中丞公繼捐館舍，家門凋謝，禍亂方殷。裒仲年十六七，内奉承顧安人，外率導兩姪，能無闕失。弱冠遂棄諸生業，奮然有特立之志。裒仲復不永，兄子曰夔，字汝典，好脩，總家政，兩子亦賴之。

寄懷張元岵聘君因索所留易鈔《編年》。又見沈氏本。

江城門巷古，❶函丈屨一作「履」。聲遲。龍衮何心補，羊裘自欲披。《詩》無删後格，《易》向畫前窺。編韋知三絶，郵封幾見遺？

龍山祝二陶子霖偕無相師遠顧不飯竟去小詩寄懷見沈氏本。《祝譜》：沆字仲貽，號鯤濤，郡庠生。潚字子霖，邑庠生，滋字子威，郡庠生，以子翼權貴，贈承德郎，工部清吏司主事。洪字王訪，郡庠生，並淵之弟。

病骨老崚嶒，幽眠恨未勝。夢中來二妙，物外並孤僧。鷗渚欣初狎，龍山悵晚登。不堪頻遠望，寒靄正層層。

老友張石渠見訪賦贈見沈氏本

病卧荒三徑，幽尋枉一舟。清風窮里巷，白日老朋儔。冰雪心猶在，雲霄志未酬。終當採藥去，長伴赤松遊。

查石丈許欲爾鄔天則重過前一首見沈氏本

廿里寒塘路，扁舟去復來。殷勤諸子意，寂莫故人杯。久病吾還適，新愁爾未開。山中如有約，消息待園梅。

❶「古」，惜本作「口」。

其　二

淪落天涯士，高言静元作「滿」。一齋。文章違世運，杯酒負吾儕。白日無停馭，清風入遠懷。嘐然千古意，寂莫竟誰諧！

許大辛過訪是日余始能起坐《編年》。又見沈氏本。

薄暮枉公子，相尋廿里橋。道風驚末葉，世澤悵前朝。爾自貧非病，吾當老更驕。坐迎曾不愧，懷古復嘐嘐。

柬近思族父見沈氏本

自昔慚同學，於今悵獨居。衰年長伏枕，長者屢迴車。東郡尚書第，南州高士廬。本注：叔久徙洄塘徐氏，今復選武原鄭端簡公故宅。好從詹尹卜，去就定何如？

乾初先生詩集卷六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五言律詩二

夢中詩 并序

夢秋月皎然，獨行山谷，正吟思間，忽聞度曲聲，幽韻可人。循聲而求之，乃是老友張石渠使董僕坐石而歌，傍有一人傾聽，亦常謀面者。覺而忘其姓氏矣。董僕老吶，未嘗知音，又越人安能爲吴音耶？夢境之善訛乃爾。又前兩聯，初入十一真韻。猶憶頷聯云：「明月如寒水，高梧儼丈人。」夢中知爲落韻，復改之。蓋緣前兩聯先成，後聞歌，乃續成之，忽轉先韻。因念《易》「利見大人」，「人」字叶然，豈是耶？然卒改從後韻也。

秋夜迥無寐，獨行寡所緣。疏林儼甲士，微露冷嬋娟。忽若聞遥唱，藹如撫静弦。即之乃舊好，莞爾遂忘還。

蚊障 并引。《編年》入丁酉。

蚊障破極，頻歲翦紙補之，乃昔者吾友陳季邕所遺高麗紙也。隨破隨補，隨補隨破，戲題二律。璋案：季邕名和鳴，又字羽聖，彬予子，邑諸生。公爲撰傳，見文集第十二卷。

如何揜不備？十萬竟長呼！恃陋應懲莒，脩文豈效虞！聊云當一面，還笑用三驅。之子詒謀遠，頻年捍老夫。

其二

藐兹幬載内，闕陷豈無之！山甫脩龍衮，媧皇練綵絲。古今人未遠，愚智性難移。黽勉慚師訓，空留光禄詞。本注：山陰先生稱周寧宇光禄言：「學者補過，要如以新布補舊衣，更加堅固，方永無破綻。若只小小補塞，何濟于事！」

改禾兒作

貧家風味好，破障亦堪題。蠶黑供多口，朱殷漬一棲。右文還上策，不藥得中醫。本注：吴俗喜用蚊藥。聊挂北窗下，羲皇若可齊。

山中次吴裒仲韻《編年》入戊戌

春來無一事，長自感嚶聲。潦倒逢今夕，蹉跎愧此生。淚縈南浦樹，本注：仲木之葬在澉湖，裒仲感而作詩。夢繞北山楹。本注：裒仲之别業。迂僻老還甚，何時嘆合并。

其二

檐風吹短褐，牢落不勝情。説俗懟山衲，談經迕友生。習心良自困，古學豈難明！滕口徒爲爾，揚鞭趁遠征。

卧痾山齋徐子孝先以詩見懷依韻奉謝

《編年》入庚子

白首真無賴，山齋盡日屏。苔蹤秋寂寂，雲卧晝冥冥。新句如投劑，沉痾若頓醒。和平君子志，豈不貴神聽！

重九日《編年》

庚寅吾病劇，母至自重陽。白髮垂兒面，低言貼枕傍。十年曾轉眼，此日幾迴腸。花候猶叢菊，如何酹一觴！

雨阻硤山次張仲張早春詩韻《編年》入辛丑。

《州志·文苑傳》：張英字仲張，幼有聖童之目，博綜典籍，著述俱有根柢。康熙癸丑進士，出桐城張文端之門，選中書科，歷禮户二曹，以僉事提學廣東。將之官，丁母憂歸。

風雨歸驅倦，山齋未掩門，叢蘭圍客坐，脩竹遠人邨。詩句春箋滿，交遊古道存。癡迂忘老態，把卷日高論。

遊梅園《編年》

聞道周園好，相思二十年。來遊春雨後，信步晚一作「曉」。花前。洞窅疑無路，林開別有天。主人無箇事，散髮傲神仙。

辛丑六月從祝眉老避暑鼂公山寓兼懷昔友見《遺老高風》。《州志·隱逸傳》：祝洵文字眉老，補縣學生，晚更名遁，自號山臞，有《影山樓詩集》。洵文目擊時艱，留意司馬、諸葛家言，預籌國事，皆奇中。既而晦迹海隅，與執友陳確諸人入黃山講性命之學，體驗劉山陰《人譜》。晚更仿汐社遺意，邀故將軍丘上儀集隱君子十四人，爲詩酒之社。計社中年歲，名爲《千齡集》。年七十七，無疾而逝。子翼康，字子夏，亦能詩詞。《祝譜》：洵文爲士瞻公守範第三子，又號稼軒，邑增廣生，鄉飲大賓，私謚文惠先生。生明萬曆丙午，卒康熙壬戌。

蒼崖千樹合，小閣一溪迴。静者宜幽寄，野人何處。一作「遠」。來？百壺誇茗量，三復嘆詩才。惟念開山者，一作「山中叟」。乘雲去不回。

禱雨未應感賦用前韻《遺老高風》下又有「呈眉鼂二公」五字，

老夫一作「人」。忘卻跛，遠道故遲迴。一作「紆迴」。既向龍潭禱，還從嶽廟來。炎風一作「威」。胡乃甚，纖雨亦云才。天意渾難測，微誠詎可回！

和鼂公望雨詩又用前韻《遺老高風》下又有「并呈眉兄」四字

天心元子愛，雲氣尚遲迴。海水東南沸，巖風西北來。澤睽高座望，賦擅大夫才。我亦同齋禱，踟躕未敢回。

山中呈眉老《編年》。　又見《遺老高風》及沈氏本。

論交三十載，松閣更連床。生事同兒戲，衰年共一作「並」。母喪。汲山一作「泉」。惟有石，歸路已無航。慘慘歌《雲漢》，周餘重可傷。

次馬蜚生桂下詩韻

良朋時萃止，散髮憇中庭。愧我頭先白，多君眼倍青。香風杯際滿，酒氣坐來醒。莫漫憂鄉國，猶聞直歲星。

其　二

落照墻隅在，天香韻晚庭。雲輕人共碧，花滿樹無青。儉歲貧非病，高言醉亦醒。且當歡此酌，華鬢已星星。

次韓石耕東坨菴詩韻見沈氏本

深山叢桂好，鬱鬱已成林。蘊藉三秋氣，檀欒十畝陰。松間逢坐弈，溪畔想行吟。此夕無辭醉，何時更抱琴。

又次中路詩韻

長年賒勝賞，此夕愜幽期。未共清晨步，還成昨夜詩。野人元有約，山客更相攜。始覺往來悞，何嫌歸去遲。

蔡養吾喜抱新孫醉贈以詩《州志・義行傳》：蔡遵字養吾，疏中嫉惡，負氣一往，人避其鋭。與祝淵、陳確友善。淵死，托以二孤，周旋艱險，不負始終。偕確幽棲談道，率二子耕且讀。預知死期，不爽晷刻。二子沖、泂皆温恭好學而早卒。❶ 璋案：公爲撰傳見文集第十二卷。

十里晴溪杖，東山看蔡孫。定知鍾嶽瀆，還望整乾坤。三世珪璋秀，千秋匕鬯尊。遂成今夕醉，慚愧老通門。

道鶴山瞻祝子墓書感《編年》入辛丑。 又見沈氏本。 《許志》：舉人祝淵，墓在管山，陸圻撰誌銘。璋案：今所存墓誌乃朱孝廉一是所作，並無陸圻撰文，疑志有誤，抑當日本有陸文而佚之耶？ 又《許志》管山在白鶴山西一里，高四丈，周半里。案：鶴山當即管山，以音相近而異其名。

玄霜摧木葉，山色入寒蕪。獨愛青松好，還憐白髮孤。當年攻僞學，此日憶真儒。爲問徐君墓，延陵劒有無。公自注：年來辨學，多先友意中之言，今更默然，輒復自愧耳。

次昺公過董穉升西齋詩韻

董子躭禪寂，秋來許叩關。家園衰亂後，杯酒別離間。逸興雲同遠，癡心石共頑。獨歸無个伴，明月滿松山。

六月初二日偶書癸卯

無言垂白首，長日意如何！辟俗朋儔少，憂時老病多。物情從變幻，歲事竟

❶「泂」，原作「洞」。按文集《蔡養吾二子名説》謂養吾有二子，長名沖，次名泂，據改。

蹉跎，生世同駒隙，悠悠幾耐過。

久　旱《癸卯日記》：六月十一日作。《編年》作「久晴」。

久旱憐茲夏，奇荒怨昔年。人如重病後，家異屢豐前。還憶冬春雪，空犂早晚田。祇應懲老劣，稽首謝皇天。

又　詠《日記》：六月十三日作。《編年》。

赤子宜無罪，皇天詎不知？連年還旱酷，瀕海更艱危。衰病難爲道，災荒竟莫支。一身如可贖，萬死又何辭！

懷慧師《編年》。本注：是時就凌貞侯鍼，寓李静初山樓，慧幢法師過寓樓同鍼，相對終日，庶不寂莫。《日記》：七月初三日，肩輿至硤，借寓李静初山樓。初四日，用二十一鍼。貞侯之弟康侯亦過，趨事甚殷。兄弟過情若此，吾何以報之！是日，慧師過寓同鍼。初七日，作詩一首懷之，又酬静師一首，又贈凌康侯一首。

老去憐同病，天涯共一山。道心三宿後，蓬鬢十年還。身是浮漚影，魂疑夢寐間。師能演上乘，何以啓衰顏？

又題寓樓兼酬静師《編年》

餘生何足戀，衰病未能勝。世上誰相識？天涯一老僧。香厨鐘後飯，寶閣榻前燈。豎子應宵遁，膏肓未許憑。

贈凌康侯并序。《編年》。

癸卯之夏，凌康侯寓醫硤山，硤人頌之不翅口，確未及謀面也。一日，令兄貞侯過敝里，憐確病廢，約入山鍼治。坐未定，即命僮招康侯。康侯寓亦多病人，棄之而來，趨事終日。雖貞侯兄弟之盛德不鄙庸朽，繆相引重，顧確則何以當之！嘗笑世人脩飾邊幅，即子父之間，莫肯假借。康侯雖趨兄命，乃擴然無我至此，此真是大聖賢種子。苟充此心以往，何患不到聖賢地位。確與康侯同行，並居第四。恭兄之禮，愧不及也。貞侯兄弟之鍼，不惟砭我身，已深入我心矣。喜投一章，以託永好。璋案：是序元集不載，今從《日記》中鈔補。

衰病無能藥，從師到硤山。鍼傳六世後，倫序八元間。本注：同胞八人，康侯居四。坦易人誰似？友恭吾甚慚。已知砭入骨，頭白幸追攀。本注：貞侯兄弟鍼術固神，其友愛真率，尤爲可羨，吾甚重之。

避俗并序。《編年》。

山門演劇，適當寓樓。吾避劇過慧師，師方經營法事，百役具興，無一刻之暇，笑謂我云：「覷子神情，絕似歲夜看忙。」或問戲忙懺忙，兩忙是非，余笑答曰：「將無同。」《日記》：七月十一日作。

辟俗來山寺，山中底更忙，劇臺通夜火，齋閣接天香。似令飢人飽，本注：士女日

夜聚觀，幾忘寢食矣。還教早歲穰。神功如不薄，我亦願輪將。

贈陳貞倩《編年》。　又見沈氏本。《日記》：十一月廿四日至杭，宿始升叔寓。廿六日，移寓天長寺水閣房。廿九日訪陳貞倩兄弟，出錢唐門，掉小舟，由清波門入，步而歸。十二月初一日，陳康侯過訪。初二日貞倩使其弟康侯具榼湖舟相待。貞倩病足，不能用扇，頭韻贈之。

羨爾難兄弟，同登百尺樓。寂寥尋郡寓，辛苦説鄉愁。本注：兩昆皆曾贅居吾里，時追叙其事故也。煙際浮寒艇，天厓戀敝裘。卜鄰如有約，相待海東頭。本注：康侯仍有意鄉居。

登祝氏東樓懷二許子甲辰　《日記》：正月十八日與禾兒放舟入山，先過祝二陶宅，登東樓懷二許子有作。

春日思吾友，晨興感雪天。命遊南澗曲，還阻北山前。孤閣雲霄迴，群峰几席連。緬懷元度勝，絶似剡谿船。

和茀孫春鳥未春鳴詩十首并引。《編年》。《日記》：自正月十三日始作，至三十日訂，分上下篇。

癸卯十一月，余在郡城，已聞春鳥聲，欲賦未暇。臘月，茀然歸自澉，❶有詠春鳥詩，以「春鳥未春鳴」起

❶「茀然」，依下文當作「茀孫」。

韻，欣然和之。茀孫時年八歲。

春鳥未春鳴，未春鳴更清。數聲疑小鳳，百囀似新鶯。空谷啼殘雪，寒林弄曉晴。穉孫貪改歲，誤喜是王正。右見沈氏本。

其二

春鳥未春鳴，嚴宵月尚横。枕邊聞絮語，窗外變嬌聲。知爾情多甚，憐予夢不成。儘教同孺子，賡和到天明。

其三見沈氏本

春鳥未春鳴，俄聞遠樹聲。啼寒非鴂舌，警旦豈蟲薨！字字諧鍾呂，時時雜管笙。更憐霜月下，新調絶凄清。

其四

春鳥未春鳴，新喉學乍成。依稀三四月，迢遞百千聲。路轉清鑾遠，山深古梵輕。形容猶不盡，白雪調誰賡！

其五

春鳥未春鳴，河邊遠韻清。小窗兒女語，空谷友生情。幾向山中卧，長聞樹杪聲。老夫堪卒歲，詎用聽雲英！

其六

春鳥未春鳴，吾衰興不輕。頻攜荒野杖，細聽隔林聲。候似迎三夏，音同奏《五

謨》。朔風吹不斷，老耳日盈盈。

其七

春鳥未春鳴，寧同始夏聲！鶯花真俗調，雪月足閑評。縹緲空宵句，纏綿卒歲情。❶那知摇落甚，風韻轉高清。

其八

春鳥未春鳴，隨風斷復迎。當軒一曲好，隔院幾聲輕。玉戛雲中磬，銀鏗月下箏。元注：形容上聯「輕好」二字。歲闌無箇事，欹枕聽幽清。

其九

春鳥未春鳴，絲徽寫不成。縷縷晴雪細，欻欻曉風輕。鴻雁霜中侶，鸞皇霄半聲。本注：氣寒則清，聲遠則細，亦雙承上聯意。誰能傳此曲，獨與孺歌并？

其十

春鳥未春鳴，鳴聲巧復清。清疑兼徵羽，巧絶過優伶。郢曲方三變，虞韶更九成。餘歌未闋，❷巖閣正嚶嚶。

---

❶「卒」，惜本作「足」。

❷此句原缺一字。惜本同。

春鳥下篇并引。《編年》。

後十首率多感寓，故別爲下篇，猶《詩》之有變風也。

春鳥未春鳴，衰年聽一作「耳」。豈熒！歲還淹舊臘，時復絮殘更。底事啼難了，如聞訴不平？多言非美德，無乃學縱橫。

其二

春鳥未春鳴，將無卒歲營！繁多詎一作「寧」。得已，曲折豈非情！殘月啼相別，好風驩與迎。應酬殊不減，似亦嘆勞生。

其三

春鳥未春鳴，憐同《伐木》清。幾時曾出谷，無處不披荊。惟覺友聲苦，安知神聽平！吾園略已盡，還共爾丁丁。本注：癸卯之荒，禍延林木。吾《伐園詩》有云「坎坎林聲悲，叢枝忽以疏」者是也。張樂洞庭，遂驚魚鳥，音聲未殊，憂樂已變，與《伐木》之旨異矣。

其四

春鳥未春鳴，無端感弱嬰。三冬原足用，一旦轉相驚。落落晨星在，朧朧旭日生。此聲殊不惡，趁起檢書籯。

其　五

春鳥未春鳴，噍噍似不情。已教宵夢斷，還使歲愁縈。心事憑誰訴？風霜共爾更。洵爲同調者，詎肯逐繁榮！

其　六

春鳥未春鳴，霜天漸欲明。何當擁褐聽，不盡繞園聲。本注：窮獨之感。琴瑟諧夫婦，塤篪樂弟兄。白頭應愧爾，長自恨生平。

其　七

春鳥未春鳴，寒林雪正晴。花還賒上苑，聲已到茅衡。一作「楹」。豈不知王臘，將無改夏正？微禽先得氣，憑爾說分明。

其　八

春鳥未春鳴，風飄幾疊清。巧寧穿柳葉，香只嗅梅英。蕭野殘冬候，皇州初夏聲。好音徒復爾，肅殺未全平。

其　九

春鳥未春鳴，空山正友聲。定知時暮感，蚤締歲寒盟。清旦無酣寢，殘年有邁征。晏安良予毒，重荷屢申明。

其十

春鳥未春鳴，翩翩不世情。孺歌聊可答，老句亦全傾。人物同吾與，祖孫共友聲。漫書酬阿茀，兼寫示康甥。

入山看梅 并引。《編年》。

二月初七日，始有晴和之色，放舟入山，問欲爾：「山中梅尚何如？」欲爾言：「今年梅事絶勝，此時正佳，但恨山中有梅，吾胸中無梅耳。」余云：「何至於是？未若老人邨居無梅，胸中時有梅也。」遂相與攜杖縱觀，浩若銀海。追憶舊游，忽忽如夢。又登周都司嶺，江南諸山歷歷可數。主人謀酒於婦，新甕尚未成釀，冬釀又未上笮，乃瀝糟而飲，飲生酒頗釅，不覺小醉，因次前《東樓詩》韻。

寂寂山梅好，風光二月天。可憐兩垞勝，還似十年前。暮色雲相亂，春遊日復連。胸懷殊未敗，重擬放溪船。

翠薄看梅大辛見招不果往 并引。《編年》。

初八日，大辛過懷新堂，同至翠薄看梅，梅絶勝。亭前二樹尤古淡可愛。又同至枕濤，大辛邀至其家，因風大不果往，永白設齋。

昨日看梅處，今來看復佳。偶違良友約，又喫老僧齋。深塢花如海，香厨酒似淮。本注：適有人遺永白酒，甚富而旨。白頭潦倒甚，顫筆更書懷。

三月初二同葉静遠張子敬出郊閑步道經屠子高幽居漫賦本注：時留半邏錢雲士齋。《編年》。　又見沈氏本。

郊行經水曲，垂柳子高家。竹徑春遊掩，本注：子高父子俱出外。溪橋晚渡斜。犬迎攜野杖，人見出墻花。洵美幽棲處，深山未許誇。

又贈静遠《編年》。　又見沈氏本。

廿載同門友，相逢半白頭。饑年千里駕，暇日兩湖舟。把盞無留語，談經恣冥搜。異同慚未泯，寄托並千秋。

大辛過示新稿《日記》：又六月十九日早，八公來，大辛、爰立亦至。大辛示新稿，至晚别去。

緑野初秋候，清風小巷偏。艸堂能信信，菜飯只年年。衰病差還劣，饑荒劇復連。憑君相慰藉，文筆更蒼然。

簡懷夢弼大姪《編年》入乙巳。　《家傳》：貢永子檝世，字夢弼，號鼓濤，邑庠生。

白首憐同病，胸懷未可言。悲傷鼯鼠穴，本注：吾傷先墓之淺露。惆悵脊令原。官税交秋夏，尸饔念蚤昏。達觀誠未易，姑用解愁煩。

其　二

《大易》教懲忿，尤宜愁病時。至愚惟僕婢，不及並妻兒。只可從寬譬，還須學假癡。安心即良藥，何用訪明師！

其　三

吾持不食戒，凡病即行之。重且蠲湯飲，一作「藥」。輕惟進粥糜。可爲操要道，奚翅得中醫。多少時師手，常常悔莫追。

其　四

汝衰一作「顏」。漸類父，吾病竟同兄。誰似前人好，都無一事營！至今思孝德，是處有深情。邈矣吾爰立，賢哉莫與京！

璋案：爰立公名枚，號補菴，夢弼公弟。

鳳師南齋漫書《編年》

久負山中約，還辭湖上遊。本注：雨甚，不能赴澂湖之約。災荒常浹歲，風雨更連秋。天豈忘黔首，人能恕白頭。淹留竟何謂，長夜引清甌。

和苐孫豐年謡

垂老遇豐年，年豐更可憐。長賒五月穀，不直半文錢。心肉徒然剜，眼瘡元未痊。童謡亦足痛，何以訴皇天！

庭東偏梅花盛開移榻就之見沈氏本

老來還好事，移榻近梅花。不飲供玄賞，無眠逗遠葩。病憐枝共瘦，倦笑影同斜。知己吾惟爾，中宵伴月華。

陪老姊賞庭梅弗孫呈賞梅詩用其韻見沈氏本

纔餞臘前梅，春梅又盛開。香因露氣貯，皓若月明來。《白雪》誰先唱，斑衣故繞臺。獨憐老姊弟，花下共徘徊。

午後出游鄰家見沈氏本

扶病行郊外，春風季月天。板輿桑陌穩，邨茗竹爐鮮。紅霧圍桃塢，黃雲界菜田。無私惟景物，欣賞野人偏。

補遺

宿東樓見沈氏本。本注：東樓，許欲爾所居之拜山樓也。昔年嘗攜亡室避亂于此。庚寅五月，欲爾見招，信宿此樓，慨然有作。《許譜》：拜山樓在兩垞之東。南山逼户，勿障之。東峯環拱差遠，門向東以收之，爲樓曰拜山，日夕吟咏嘯歌其中。門内一楹方丈，曰五畝宮。循溪而西，曰雀柴，曰梅潭。

一片東樓月，蕭條異昔時。三年真是夢，信宿忽成癡。不寢思晨儆，長飢憶晚炊。徘徊以終日，梅雨咽前墀。

乾初先生詩集卷七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七言律詩一

夜宿枕濤莊

甲戌十月，見沈氏本。璋案：枕濤莊在東垞，以濤聲日夜吼枕上，故名。

山園勝事日蹉跎，不意今能襆被過。諸友社規秋後減，老僧禪課夜深多。池臺新潔通幽步，嶺月空清發元作「起」。浩歌。卧向東窗忘卻曉，人間紅日上松柯。

枕濤莊晚興

見沈氏本

昨日晴和今日陰，煙雲晚漸逼寒林。老僧已抱圍棋待，古樹何移檐影侵。茶沸竹間常自倒，文成花下獨高吟。落紅恰點驚人句，千古知音向碧岑。

寄謝社中

并序。見沈氏本。

余遭亡兒之變，社中友擬釀金爲余拭淚。余病不能飲，因爲詩一章以謝之。又感太白詩，謂舉杯解愁猶之以刀斷水，旨哉斯言！此非愁人不能道。水流日急，豈刀可斷？若能以不解解之，則愁與流水俱逝矣。

午夢醒來雨乍收，故人一札置床頭。

家亡兒子身初出，路受風寒病未瘳。老母面前不敢哭，相知酒後易生愁。如今新學忘哀法，莫漫移尊動悵惆。

春日同鮑有鄰鄭聖冶許元五斷橋晚步喜遇漚容師同行而聖冶常作詩容走此徵之見沈氏本。丁丑。璋案：是年公至武林寓湖上。

勝友酣餘步出亭，歸僧林外喜偕行。久立春風湖上隄新綠，明月雲中天半晴。添衣知酒薄，同遊無語悟詩成。一燈殘火山樓隔，聽得高吟幾句清。

斷橋感懷見沈氏本

十二年前坐斷橋，清風明月夜吹簫。調高和寡意常得，船散湖空興獨饒。白髮故人頭上滿，紅顏昔日夢中遙。如今又讓他年少，畫舫笙歌醉徹宵。

《韻弦老人傳》：乙丑孟秋之望，月明如水，老人與余坐西湖之斷橋，老人發歌，而余吹洞簫和之。時橋上下游者數百人，杭俗士大夫喜醉歌，嘗紛沓譁囂于柳橋之下，然聞余兩人和歌，而醉歌者皆止，肅然拱聽，踰時而歌畢，數百人同聲稱善。余兩人勿爲謝，竟起，聯袂以歸，旁若無人者。

四遊西谿詩并引。見沈氏本。

余遊西谿三矣。丁丑春，寓湖上，無日不念西溪。一日蚤起索飯，作遊西谿狀，竟以無同志不果。而許翮嘲我曰：「西谿之遊樂乎？」余應之曰「樂」，遂有《四游西谿》詩也。

春晴每日念西谿，簡寄城中約舊知。路繞松杉施薄蔭，身辭車馬愜幽期。杖頭錢以看花盡，山後行因得句遲。歸語老髯渾不信，今朝樂事勝前時。

其二

頭上雲開林半晴，谿風松鳥亦逢迎。春園新筍向空一作「人」。出，古寺香羹傍晚成。梅別五年枝更老，山行廿里足猶輕。歸來明月西湖上，鎖屋煙嵐幾樹平。

斷橋步月歸途有作本注：時憩古墓，就石臺索飲，悠然成吟。見沈氏本。

柳深湖谿雲辭天，❶小艇藏歌聲杳然。足倦未歸石可坐，身寒無賴酒爲緣。松針刺破墓前月，露氣壓平山下煙。醉去僧房人事少，客懷爽塏不成眠。

荒臺晚坐漫興見沈氏本

荒臺晚坐獨當天，古寺燒殘石磊然。繞砌老松能讓月，釣湖小艇不辭煙。山前牧笛吹餘照，竹裏僧厨煮白泉。比歲城門勤鎖鑰，西風楊柳亂歸船。

柬老董見沈氏本。璋案：是詩刊入朱氏《明詩綜》。

春風亭子雨迷離，旅意《明詩綜》作「思」。紛紛憶舊知。別去好山遊幾處，倦歸蕭寺

---

❶「谿」，惜本作「谿」。

記何時！期君南閣樽前話，看我西湖隄上詩。莫謂兩人容易見，一《明詩綜》作「滿」。頭白髮已如絲。

懷韓子有舟中見沈氏本

韓子窮途性所安，中年遭亂歷諸艱。奇謀落落憑誰許？敝篋蕭蕭空自還。一葉破舟連夜雨，半衾殘夢幾重山。春風道予能相憶，獨立蒼苔抱古杉。東隅子評曰：一葉一聯，殊難爲懷。

東樓二首見沈氏本

東樓近水見漁桑，霽後邨疇緑幾行。久客歸家聞琢句，新園得主看鋤荒。筍非成竹呼僮取，酒及花開問婦藏。伯仲春閑能襆被，夜深風雨話連床。本注：樓適有二榻，因思蘇氏連床夜話之懽，鹿鹿風塵，春將云暮，未知月内得遂此懷否？

其二

東樓坐久心悠悠，手植園桑雨後稠。擲筆且隨妻子笑，開牕忽見母兄舟。把書不讀自成趣，小飲微酣亦破愁。鳴鳥歸林催晚色，出雲明月亦如秋。東隅子評曰：解人。

題移居圖并引

余於丙子冬移居泥橋之西，許元五贈此圖，遂書數語於上，大率自寓，非僅題畫也。

故居恰好近新居，舟過泥橋僅里餘。

行李只勞兩隻犢，家藏惟見一囊書。容人小徑無軒蓋，飯客荒園有艸蔬。雪夜相尋亦可問，竹林深處是吾廬。

遊天池寺癸未八月。本注：寺在雲棲山背，蓋今之桃源也。《秋游記》：余每日無事，攜笻出游，徧訪林谷之勝。而雲棲僧每爲余言天池之佳，欣然徑往之。出雲棲而右行，緣溪流而北，綠水小橋，渡余而東，則兩山如削，中通一蹊，僅盈尺，不容車馬，雖余一身猶斂衣而後行。行二里，始達天池，又復開衍明豁，另闢人境，有菴可讀書，有圃可種蔬，於是始感而作詩。

十里松陰山路迂，幽人卧起步徐徐。艸鞋竹杖渾無倦，石洞雲菴不忍祛。渡口小橋當阸塞，溪邊百畝足耕鉏。四方蹙蹙吾安騁，秋莫擔書擬卜居。

讀錢聖月删後詩有贈本注：時聖月歸省甬東，而余與祝子訪師入剡，遂偕渡錢唐。《秋游記》：庚辰偕硤川錢聖月渡錢唐，辛巳入越城。

西湖閙口晤君時，惠我齋頭删後詩。匡俗僅存三百首，賞心應盡幾千巵。明朝海上聯舟話，累日山中繫夢思。此去關情仝不薄，人間猶自重親師。

同廣福僧闇然登五雲山頂歸有感作此遺洪溟老衲《秋游記》：季秋丙申，同闇然僧登五雲山背，其半山爲廣福之篠園，園工鉏石，得古砌數十丈，不知爲何代人所築。下訪白乳泉，泉流涓涓，謂宜築亭其上。西尋具和尚舊室居静室，❶梅圃數畝，臨溪小閣，無主欲頹。仝游有問鼎之思，遂成《登五雲》一章。

❶ 上「室」，疑衍。

上人攜我跨層峯，荆棘蒙茸不可從。雲窟半開何代砌？松梢平受幾山風。石泉夜冷宜亭子，梅圃秋荒覓主翁。自古勝緣皆有待，不煩父老哭殘鐘。

游雲門諸山見沈氏本。《通志》：雲門山在紹興府城南，晉王獻之居此。《秋游記》：季秋乙未，偕祝子入雲門山，偕樵風，溯若耶，將至平水，舍舟登筏，飯于小菴。大率過平水而山水益奇，清流萬仞，百折生勢，層峯疊嶂，頃刻變容。余與祝子顧而樂之，丙申下山，借雲門古志觀之。

山多名蹟未曾諳，袖卷雲門古志看。僧許同遊頻指點，境當絕勝每嗟嘆。蘭橈桂楫秋浮剡，鱸鱠蒓羹夜入盤。不忍遽辭明月返，微霜石上坐清寒。

平水東岳廟謝別先生見沈氏本。《秋游記》：辛丑，整書出山，順溪流而下，抵平水，憩東岳廟。辭先生而歸，勉余與祝子千秋大業，期無負于一時相與之意，言諄諄焉。

撰杖從師到上方，連朝風雨閉僧房。澗喧流水山增寂，坐對清林語較長。雲閣夜寒驚客夢，本注：時先生連夜不安寢，而同學亦以寒疾亟歸。邪谿秋晚瀉歸航。千秋大業真吾事，臨別丁寧不敢忘。

歸渡有感見沈氏本

學道歸來感慨多，客游兩月變星河。棲遲東海空攜卷，擾攘中原未息戈。曉郭霜清單褐坐，晚江風惡小舟過。前途是處

生波浪，咫尺錢唐險幾何？本注：曉泊蕭山東門，戒僕夫趨舟，懼晚風之驚渡，余笑謂險不在此。

和韓子有詩韻并引。見沈氏本。

甲申春正，再渡江，將至東關，作書寄韓子有，因和其四十生日詩，大率自悼，非以壽韓子也。蓋余齒與子有仝。

西望關門喟數聲，乾坤何用此迂生！四方多盜兵戈暗，鄉土頻荒粟米傾。强仕漫勞登曲禮，新詩幾欲附由庚。本注：詩題久懸齋壁，不成一字，幾化烏有，今姑塞白耳。仙翁咫尺家東海，何計隨君一步瀛。

乙酉春日侍山陰先生見沈氏本

春入江園花木芬，山空晝永坐論文。君恩處處游筇適，本注：先生時南臺告歸。臣節篇篇諫艸焚。南渡功名諸將在，東遷政令列侯分。悠悠誰識閒居意？盡日柴門鎖白雲。東隅子評曰：時馬、阮執柄，四鎮分争，先生退廢不用，已知中興無望矣。第三聯寄慨特深。

哭吴秋浦先生見沈氏本。

本注：甲申三月二十，磊齋先生死難。乙酉三月十二，秋浦先生憂死。《嘉興府志》：吴麟瑞字思王，號秋浦，海鹽人，萬曆己未進士。授常州府推官。累遷九江參政，極意撫綏，擢方伯。告歸後，詔起偏沅巡撫。時三楚已陷，麟瑞破家募海上勇士千餘人，促裝就道。比至，沅兵已并郎撫矣，遂回籍。聞弟麟徵死難，慟哭成疾，卒。弟麟徵字聖生，天啓壬戌進士，

歷官都給事中。城陷，取酒與故人祝淵共飲，因題絕筆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失之，雖上有龍亢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殮用青衫單衾布席足矣。棺宜早歸，恐繫先人之望，茫茫泉路，炯炯寸心，瞑予目者，又不在此也。」遂自經。淵爲視含殮而去。贈兵部侍郎，謚忠節。本朝賜謚貞肅。《見聞録》：吴忠節公與秋圃先生，兄弟也。萬曆戊午同舉於浙闈，懼太盛，因不赴會試，而秋圃獨往，成進士焉。越三載，爲天啓壬戌，公往，亦成進士。一時傳爲盛事。後兩先生名業日起。甲申之變，忠節殉國，秋圃哭之，次年亦卒，以功名終。

去歲此時燕邸訃，隔年同月澉湖驚。一家學術程夫子，百代文章蘇弟兄。弓冶堂前新世業。本注：仲木兄弟四五，聲名藉甚。塤篪泉下舊生平。二公雖死無遺憾，四海後生誰式刑！

哀江南三篇 見沈氏本

一篇哀藩屏也

侯封百里内王畿，令主東遷古制違。牧貢近嗟三楚薄，本注：左鎮不臣。州糧久割兩淮肥。本注：淮南諸沃郡，各鎮皆得自賦租。爭誇憂國祭征虜，翻作降胡郭重威。惟有靖南真鐵漢，孤臣力盡死如歸。

二篇哀朝廷也

新皇拱默九天高，朝士喧譁門户牢。夾輔周侯誰晉、鄭？中興漢相失蕭、曹。長江無計攔胡馬，空國何勞問楚茅。誰掣師貞長子去？奴兵一夜渡寒潮。本注：主政掣靖南兵，會剿左賦，虜遂乘無備遂渡長江。

三篇哀金陵也

樓堞横江古帝城，高皇陵墓柏青青。吴兒莫顧維桑地，漢主先馳細柳營。本注：走靖南軍。百代儒冠淪艸莽，六朝宫粉污羶腥。契丹莫漫貪降晉，自古南人不易平。

哭祝子開美 見沈氏本。 《祝子年譜》：乙酉五月，留都再潰，客坐驚聞，兄據几仰天一慟，沉殞移刻，客却走復蘇，自是日夕伏藁哭，哭必嘔血，家人相戒，無敢言時事者。乃手一帨自隨，時時有死志。六月廿九日，闔户自經。沆等排闥泣解，適陳子確至，語兄葬母有期，宜少待以瞑目。兄許之，因出一篋，屬陳子曰：「此先生平日教某與某平日侍先生時所記録也。某今且畢命，敬以遺兄。」陳子流涕受之。自是絶食數日。閏六月朔，預出《歸囑》數則。初五日，王孺人葬役竣，沆輩自墓次歸，漏下二鼓，兄至堂上謝客，竟爰大書《絶筆》授諸弟，又口誦昔賢詩見志，即結帨自縊。沆等號泣跪請，兄堅持不少動，移時强解，息遂盡，不復蘇。蓋初六日之子刻也。越二日而山陰先生亦絶食死。烽火一江，閉門合轍，將數天率土，終淪長夜乎！何君臣師弟相殉于一旦也！天乎！尚忍言哉！尚忍言哉！聞山陰臨逝屬致祝開美者三，殆屬兄以千秋大業邪！而兄竟先期俟先生于地下矣！

不弔旻天亂未厭，日驅羊犬噬蒼黔。豈妨聖祖卜年運，莫逭迂生半日淹！身後浮名慚竹史，本注：開美臨殁，哦詩云：「莫向編年問知否，心安理得更何求！」世間公道屬閭閻。出門常恐經郵市，巷哭聲聲祝孝廉。本注：袁花鎮民百餘繞屋大哭。

其二

諸兒繞哭一聲聲，聲徹高天天欲傾。

誤世一作「國」。文章誰可讀，供親筋力未任耕。本注：遺訓戒諸兒毋習舉業，棄讀歸耕。四孤皆幼，無一成童者。乾坤不使奇男在，門户重教弱婦撑。孤寡顛連逢劇亂，交遊何以答平生！

祝子臨難《歸囑》：凡我子孫，冠婚喪祭，悉遵大明所定庶人之禮行之。不得讀應舉書，漁陶耕稼，聽其所業，違者即以逆論。《祝氏家譜》：淵子四：乾明，今名翼乾，字鳳師；恒明，今名翼恒，字豹臣，號學存；升明、晉明，俱早殤。

其 三

塞巷填街滿虎貙，張牙先欲啖諸孤。單身罵賊獨何莽，十日索良亦大愚。益使人心思正士，翻疑天意屬狂奴。讀書粗曉覘成敗，誰復陽門哭介夫！本注：市有亂衿，脅衆虐諸孤，余往叱之。既而衆謀辱予，大索不得。有爲余慮禍者，余謝之曰：「子毋恐，吾立見其敗耳。」不數日驗。

其 四

蘭譜名賢百有餘，蕭蕭塵外獨憐余。嘗同蔬飯遠從學，未獲深山共結廬。本注：同游雲門，擬共卜居，于間未果。壯士那堪隨左衽！中年不忍即分裾。疏慵若弟成何事！慚愧吾兄滿篋書。本注：山陰先生所遺祝子手札，并親書語録數本，悉以見屬。

夜過菩提寺賦謝自明上人《杭州府志》：真如寺在海寧縣東黄灣菩提山，東晉干寶捨宅爲寺。周顯德二年建輪藏。《許志》舊名菩提，宋治平二年賜今額，明洪武二十四年立成叢林。

二十年前此讀書，重來非復舊山居。

門藏古路三移向,本注:柴門以拘忌陰陽,二十年中已三易置矣。室滿脩篁半掩虛。本注:竹室數間,爲祝開美昆季所葺,而開美已作古人矣。杖履豈知游此夕,衣冠翻自悔當初!百愁攬夜何勝飲,感謝殷勤餉酒蔬!

同山衲自明許生欲爾過韻弦樓題壁 見沈氏本

蕭然攜伴過山莊,林外相逢訝道裝。本注:時余變服出游,山僧疑余已削髮也。心事獨驚千里砲,人情空負一壺漿。年來自覺乾坤小,醉去翻憎日月長。滿壁顛狂舊題句,無端又續兩三行。

飯後又賦

小閣詩成山餅香,清蔬白飯午盤忙。重煩老膝催珠玉,本注:山翁脩天目僧故事,踞勸客飯,爲勉加二器。細聽寒牙奏徵商。泉沸晚爐猶貯炭,雨摧歸杖更遺糧。莫因遠過增煩費,金粟僧厨未厭糠。本注:金粟一僧同飯,獨不忍飽,自言禪堂向啖糠餅。

韻弦飯後歸復約餉酒日暮不至不眠成詩

日莫還山嘆索居,細風吹竹雨蘇蘇。闍黎飯飫故人腹,般若湯乾蕭寺厨。夢薄一絲殊易斷,愁深百斛甚難驅。豎儒莫漫多尤怨,曾憶高皇禁秫無?

簡訊董甥并引

莫雨歸山，念董甥典瑞獨居嶺廟，愴然動懷，又不審前夜步歸，脩途遠跋，勞頓何如也。《正韻》。

日莫千邨細雨濛，歸途忽忽念遥峰。荒林雲没館甥室，絶海潮催納麓風。廿里溪橋辮艸薄，五更霜月帽檐空。相思徹夜不成寐，萬仞山頭聽曉鐘。

懷近思叔西歸兼問閩信《正韻》

竹林殘靄結寒風，大阮西歸小阮東。偏是仳離多病骨，屢支傾側亂山笻。家藏萬里拖雲帛，嶺出千江照日蓬。得有好音頻寄示，箋書隨意慰愁悰。

再過韻弦樓

何事重來到韻弦？因論往事每潸然！十年世上無留句，一日山中盡數箋。本注：余生平拙句，遺韻弦者獨多。因覽壁間詩有題崇禎八年者，山翁謂「自此不復見贈矣」。而前一日過樓頭，適感胸事，連賦數章，篋中新箋爲之俱盡。敢賦新詩誇退虜，聊歌短筑學辭燕。眼前聚散真如夢，攜杖歸穿萬嶺煙。

夜過雲萍僧舍

林一作「雲」。黑溪深夜正闌，茫然欲上最高山。清風到嶺執微虐，明月出江光尚慳。混混不知天地小，悠悠惟覺僧徒閑。何從得此無人境，願乞餘生老是間。

曉懷夢弼爰立兩姪都司嶺《許志》：周都司嶺在黄山東麓。明嘉靖三十三年，倭掠袁花，都司僉書周應禎戰歿，天啓初，里人許令典剏議立廟。

紛紛林鳥日驚飛，旅雁雙隨老鶴歸。本注：同志四五人集枕濤莊，各謀所向，而夢弼兄弟獨附一羽衣往。綢密猶餘雲外嶺，夜深自啓月中扉。壽亭樓殿喧屠博，都尉祠堂費禱祈。一曲塤篪愁寡和，曉牕相憶甚依依。本注：所居右關帝閣，左周都司祠，人事囂雜，念之不已。

山後遇老董漫成《正韻》。見沈氏本。

每日攜笻山上行，山翁山後笑相迎。不圖老去成深契，轉向愁中獲勝情。本注：日來相見之密，三十年中所未有也。君已出家未免俗，我猶爲士衆疑僧。從來世眼真顛倒，留與千秋自品評。

留別許欲爾用劉先生游錫山和濂溪韻見沈氏本

攬地西風作小寒，終朝清坐不勝酸。多時已絶遊山屐，隔嶺重煩餉柸盤。本注：余自夏五歸家，今始復一過此。世事悠悠愁罔極，人情艸艸樂偏安。一番來往渾無謂，家裏離家總是般。

醉懷蔡上生見沈氏本

人間無處不張羅，我向羅中偏踏過。東浙好音終間闊，西山定力近如何！《蓼莪》久欲爲君發，《小宛》嘗思共子哦。本

注：開美自題所居曰小宛山堂，今其填寡，足哀也。萬斛新愁付杯酒，惡知酒後更愁多！

雨阻歸筇又過雲萍僧午飯喜聞捷音

年來非是懶歸家，天雨山中乏艸鞵。竟夜竹床成穩臥，本注：儗子夜發足，聞雨而止。明朝嶺廟又分齋。江聲萬里聞夷砲，本注：紅夷銃，□撫所進，聲震數郡。海勢千帆下漢簰。漸有好音塵外至，一回酣聽慰羈懷。

自菩提山下訪蔡子《正韻》。 見沈氏本。

《許志》：在黃山東半里，高六十丈，周七里。

霜林顛頇不勝殘，獨自擔書下晚山。千載故人饑未死，數間茅屋亂粗安。隔溪雲鎖新阡暖，偃户塵封舊突寒。本注：時蔡嫂出避，寄炊鄰家。久別不知清話劇，夜闌風雨僕催還。

夜過韻弦樓宿

深林無月黑成堆，有客茫然夜上來。新浴山盆迎我下，舊眠藤榻喚僮開。五更蝶醒知宵雨，十月蚊喧似夏雷。曉起詩成呼老友，看余蓬首試松煤。

辭　山見沈氏本

十二離家二十歸，褊心不忍負清暉。連朝嶺路雲筇濕，到處山厨霜菜肥。元、白全編隨意誦，歐、蘇選集恣情揮。本注：山中攜書，惟此四部，而元、白集從山僧借觀，未敢動筆。夢餘枕上無些事，簡韻拈詩訖五微。

過查肇五漫賦兼寄封婁兄弟

《州志・文苑傳》：查旦字孟耀，一字封婁。少孤，事母以孝聞。年三十舉鄉進士，益肆力於文章。❶會鼎革，遂放浪山水間，或歌或哭，人莫測其蹤跡，自號海上迂人。其詩文爲仁和陸圻訂定，歿後遭兵火，散亡殆盡。壻朱達搜輯，爲《始讀軒遺集》五卷。

暫辭山衲侵晨還，久枉邨舟因午餐。未死皆緣母已老，粗安惟藉家原寒。迂疏我甚愧三益，密邇君深懽二難。寄語諸賢各努力，丈夫豈肯空儒冠！

曉行

曉霜殘月亂離人，破帽單袍慘澹神。八十老親垂死病，兩三昆弟徹頭貧。書焚尚挂儒生籍，産去徒留糧長身。無怪比年憔悴極，不堪終日嘆吁頻。

過徐聖儀訂南湖之遊用韻

霜清月白埜情偏，寒郭尋君雲外椽。羣豎祇煩牛作佩，諸公亦愧硯爲田。終朝正事惟須醉，絶代癡兒倍覺妍。何日共移南漵艇，銜杯笑出晚湖煙？

聖儀齋中又用前韻

埜築蕭條東海偏，喜連蓊蔚謝敷椽。枕書晝穩風前榻，盤菜冬肥霜後田。建武舊勳聲壯烈，本注：閫帥檄清中原，光聲震耳。元豐新社句清妍。本注：樸菴、長生諸父脩洛社故事，以飲酒賦詩爲娛，篇中所用即其韻也。吴儂醉絶渾無賴，笑起揮豪亂晚煙。

❶「於」，原作「放」，依文義改。

樸菴叔晚過小話兩和來韻 璋案：樸菴公，先高祖也，❶爲爾宣公長子。《家傳》：之壎，字伯吹，一字孟樸，號樸菴，居鵲門口，邑庠生。以孫岣貴，貤贈文林郎、江南歙縣知縣。性嚴正慨直，與人處，無匿情，赴義若不及。博極羣書，淡于世味。遠近欽其文行，競延致家塾，俾子弟矜式焉。撰述甚富，手註杜律，已刊行。生萬曆丁未十二月一日，卒康熙甲子二月二十七日，年七十八。又案：樸菴公後乾初公三年而生，時年四十有五。與乾初公爲忘年叔姪，唱和甚密。乾初公之詩，僅能有存，而先贈公作，竟佚而不傳，惜哉！

艸白桑枯邨路偏，亂離何處認茅椽？髡頭重感蘇公髮，本注：誦東坡「新沐頭輕感髮稀」之句，爲之悵然。負郭猶憎顏氏田。本注：目前難處，惟髡、稅二事，而余屬糧長，更難爲情。新詠入愁拙更好，衰容上酒老逾妍。不堪久立寒郊語，腋透西風杖没煙。

其　二

怪殺吾家醉步兵，悠然清嘯晚來聲。躬堪遠跋今初學，本注：是日自鳳林步歸，往返二十里。腹耐新愁向未更。騷雅不慚唐進士，迂狂全類宋諸生。相逢且莫忙歸去，聽我瀟瀟訴短檠。

濱社見招不赴用韻寄謝 見沈氏本

一自修倉罷讀書，經冬碌碌未遑居。盟逃邾、莒全無憾，集有韋、王勝不虛。本注：來札以韋、王見推，蓋主社自謂也。詩賦悲涼天寶末，文章清麗建安初。偏余近況風塵惡，下筆紛紛帶筍蔬。

---

❶「高」，原重文，據文義删。

早　出《正韻》

早出收糧夕掩荆，書生入俗亦幽清。尋常蔬菜官差飯，潦艸詩篇埜客賡。手有殘編宵代旦，心無雜慮夢如醒。人間何處堪離世，巷杵鄰雞自友聲。

冒雪過仝圖許吉先見沈氏本

破舟殘臘出催糧，白雪紛紛打下艙。雲笠曉迷真入畫，霜毫晚凍漫成章。寒消此夕千杯蟻，暖壓明年百尺蝗。溝壑未填吾志決，股肱儗竭一畦秔。

雪中和聖儀見投之韻

生事無勞問彼蒼，欺人白雪晚茫茫。辟纑老婦形神慘，捧札羸僮手指戕。殘臈數椽成委棄，欲典所居，屬聖儀居間，來札不允，殊爲悒怏。寒宵一盞自温香。不堪醉後哦新句，幾欲爲君請尚方。本注：來詩多不平語。

賦九月梅得開字本注：此濱社初集題也。余不得赴，主社徵詩甚急，勉補一章。

蚤秫初收釀尚孩，園亭先報數株開。露懸清瑩含鷄舌，霜試新鋩坼鶴胎。本是林逋梅院酒，翻陪陶令菊花杯。拙詩補綴聊逃罰，敢敵諸公白戰才！

聽老醫郭南巖誦所製詩有贈

蚤歲聞君善屬詞，不圖世亂興還癡。東奴圜市殘燒日，南老登樓漫賦時。本注：去歲中秋，鹵攻硤川，軍民悉逃，南巖自言登一危樓賦詩。教我新篇踰《七發》，勝人陳艾足三期。相尋非止求方論，知子春來袖滿詩。

春晴過近思叔池上即事《編年》入丙戌。又見沈氏本。

郙圃新晴滿眼花，攜筐小摘足生涯。玉蘭煎餅分瓊瓣，茄葉烹泉鬭碧芽。元注：五茄葉煎茶，色味勝雨前。春酒甕前兄弟榻，晚風池上舅甥家。本注：舅顏亦同居避難。璋案：近思公父無爲公，配太學生桐鄉顏公洙泉女，所謂舅者當是顏公子。莫因多盜謀他適，試聽天邊處處笳。本注：時近思叔將更卜居。

春盡登龍山本注：十六日濱社九集，效鄭谷進退韻。見沈氏本。

萬里神州一望虛，獨餘季壟未樵蘇。本注：山之勝在祝氏諸墳。千林晝入新圖畫，七日春留舊曆書，本注：新曆本月二十日立夏，舊曆廿三日立夏，距今日尚餘七。幾疊松濤翻鶴蓋，本注：空同《咏松詩》，「鶴蓋奔騰欲上潮」。數聲山柝護龍雛。本注：山多松鼠，善食筍，守者擊柝逐之。詩成索飲各喧笑，誰解吾腸百轉車？

懷許欲爾分韻見沈氏本

塞耳寒笳不忍聽，夜潮催子出沙汀。

干戈滿野荒山路，風雨彌天破驛亭。旅雁一聲頭可白，故人千里眼誰青？姚江粒米如珠玉，日暮王孫飯未經。東隅子評曰：蒼涼滿目，不用更歌行路難矣。

其　二

春山鳴鳥晚嚶嚶，此日懷君艸數更。本注：前詩凡三易稿。曹女廟前風浪惡，越王臺畔虎狼橫。饑年兩月拋妻母，亂世一身無弟兄。更有傷心池館上，昏昏梅雨正潮生。本注：若翁柩所停處。東隅子曰：時江上阻兵，故次聯云。

遺雲萍老衲《正韻》。本注：同諸子訪老衲于菩提嶺，誦其新稿，歸遺此詩。

連天石嶺勢峥嶸，共減春衣步晚晴。辨海遠眸矜兩鷺，本注：海有二帆如浴鷺。盤山健足勝諸生。本注：同游有告乏者，予殊矍鑠。隨吾杖老能尋寺，吠客厖驕不聽僧。一卷新詩千葉茗，歸來十日夢魂清。

和平法師韻本注：飯後過翠薄山，閱壁間新詩，獨喜平法師一律，哦咏不已，遂和其韻。見沈氏本。

兩家池館並巖阿，飯後貪眠每一過。雨濕藥欄增婉孌，雲歸林岫失巍峩。別來齋壁新詩滿，讀到禪師好句多。狂咏不知春日暮，出門山月上松蘿。

避兵用前韻兼懷悟凡上人本注：兵至黄山，挈同人奔避翠薄，再用前韻，兼懷悟凡上人。時上人他出故也。　見沈氏本。

百年殘喘一山阿，林外喧闐甲馬過。入竹履聲愁橐橐，出檐冠影畏峩峩。園梅實被頑僮減，埭本注：音代，茶所出，多而美。茗虚叨老衲多。獨有悟師雲外窅，日高何處卧煙蘿。

家居漫興《編年》。　又見沈氏本。

貧儒此日亦陶陶，四月家居未寂寥。邨舍雨聲蠶上葉，茅檐雪影繭成繅。困添夏麥炊香飯，箱簡冬衣換濁醪。日莫三盃誇軟飽，人間甲馬正喧囂。元注：時虜寇相鬬，所至邨落爲墟。

祝季寧沈用晦避余家數日長句誌感《編年》。　又見沈氏本。　《祝氏家傳》：楨文，孝標公第四子，字公幹，號季寧，郡庠生。天資高邁，博學能文，與羣從兄弟一十八人，咸爲復社諸君所推重。工書法，精篆隸，又善鼓七弦琴，極風流瀟灑之致。築精舍，煮茗焚香，讀書其中。晚擅岐黄家言，以方藥濟人，奉母終身。

病眼昏昏午夢闌，故人憔悴忽河干。一天雁影悲零亂，本注：念夢、眉兩兄。　璋案：《祝譜》：孝標公四子，長炯文，字光侯，邑廩生；次錫文，字夢得，戊子副榜；三洵文，字眉老，號稼軒，邑增廣生；並季寧之兄。十載鷦林愧晏安。本注：余遷泥橋十年，幸未有事。蠶事未完茅舍狹，麥田初熟市壺寬。年來同志真疏闊，世難翻成數日驩。

次樸菴叔夜警詩韻

邨沽酌罷醒寥寥，況是深更盜漸驕。儻出無門惟擬溺，本注：余居前阻鄰，三面拒河，盜來褰裳可免。雖居徒壁亦愁燒。叔宜聚族聯鄉寨，姪正呼鄰塞岸橋。本注：岸橋在余居西北里許，盜來必由於此。忽發新函憂怖甚，滿前珠玉底防剽。

其二

夜闌欲出走邨寥，悔抱兒來哭正驕。斂足細求烏黑路，回頭屢見血紅燒。板聲疑是幾千艘，本注：盜將試手，先踏船板壯威。煙氣知非第六橋。本注：樸叔去余家，計隔六橋。未必真緣貧見憫，本注：長生詩云：「亮得貧家不忍剽。」原夫子舍尚愁剽。本注：宗譜字余曰原季。

其三

吾里風淳盜尚寥，比因兒輩養成驕。邑三千户共弛備，家七八抄終被燒。本注：余友查英來家，寇已共掠八次，卒付一炬。喜我堂猶慚肯構，本注：余貧，賃一椽，未應愁燒。畏君材不愧題橋。愁中日月憑詩卷，新句真無一字剽。

鯤濤東樓

本注：是日八月晦，出袁花鎮，欲附便舟之武原，不獲而返，因過鯤濤，出新詩見示，次韻爲別。　見沈氏本。　《祝譜》：淵弟沆字仲貽，號鯤濤，郡庠生。

身隨風葉飄還轉，面似霜柑皺不青。

路入西州渾是夢，本注：感開美也。山排東閣尚如屏。遠歸詩卷紛成帙，老去兵戈嘆未寧。明發離愁秋水闊，哀鴻嘹亮孰能聽！

九日風雨次查二雅韻 見沈氏本。《查氏家傳》：樂繼，彦莊公大臨第四子，字二雅，更名清，海鹽庠生。

曾因離音麗。畢卜滂沱，其奈吾言偶中何！菊插滿頭秋雨重，帽吹短髮晚風多。自憐老病宜清坐，誰恨離愁發浩歌？莫怪朋儔今阻約，明朝新霽或重過。

兩月前，同志有屢約登高者。余曰：「今年九日必雨。」約者驚曰：「子何豫知九日之必雨？」余曰：「子亦何以豫知九日之必不雨耶？凡事恒失之有意，而子數數約之，若惟恐其不獲登者，此乃必不獲登之兆也。」比至九月初八夜，月色皎然，同學疑余言不驗。余出庭視之，曰：「明日必雨矣。」未半夜，即大雷雨。感二雅詩，捉筆成和，并附記於此。

又和子美二韻《編年》。又見沈氏本。

斷酒除腥擁褐寬，年年此月不成歡。本注：先嚴以是月見背。更無短髮羞吹帽，自有傷心欲燬冠。本注：變令以來，冠衣之蒙垢久矣。自書所感，非樂翻案也。覆嶺煙雲秋氣塞，打門風雨晚聲寒。獨餘照面茱萸在，病眼茫茫未忍看。

其二

終年望雨無半滴，九日轟雷打百回。攲枕正便高士卧，緘書空約故人來。深秋肺熱宜辭酒，久病眸昏懶上臺。惟有午餘茶量好，手烹檐水倒連杯。

十日偕欲爾登都司嶺再用杜韻《編年》。又見沈氏本。

山清路軟艸鞵寬，新霽攜朋意更歡。煙艇望迷雙白笠，嶺祠陪老一黄冠。本注：道士韓養元，守周祠二十餘年。余讀書黄山，旦晚相見，今皆老矣。半酣溪樹春争媚，久狎巖風晚覺寒。十日登高渾未錯，秋林猶擬百回看。

茶磨山有訪不遇《編年》。又見沈氏本。

《嘉興府志》：茶磨山在海鹽縣西南三十七里。《宋志》：山在黄巢衖側，山下周迴有港，港外有塹，昔人避兵結砦處。許全可《紫雲石閭記》：山在紫雲邨，孤山拔起，形圓秀，盤旋如磨，而宜茗荈，故名。

雲邨舊業竹森森，亂石岡頭坐曉陰。當户青山終歲好，映堦紅葉暮秋深。園翁日午方高枕，埜客霜晨枉抱琴。攜杖出林忘近遠，嘐嘐空腹縱狂吟。本注：晝呼不起，真成隱者。但東道無主，忍飢奈何！

小憩邵灣拜祝玄嶽先生之柩于敗垣下

《編年》。又見沈氏本。《嘉興府志》：邵灣山在海鹽縣治西南三十六里。《州志·循吏傳》：祝以真字佑徵，號玄嶽。幼有神童之目，九歲入庠，萬曆戊午，始以南雍發解，年五十八矣。除嵩

縣教諭，遷南豐知縣。繕城簡甲，備禦有方，流寇不敢入境。考滿歸。乙酉，聞南都亡，痛哭不食，旋卒，年八十五。曾孫琦，康熙丁巳解元。

故園無恙午峰環，門外初開水一灣。挂地霜茄新菜圃，撩天煙竹舊柴山。本注：邵灣，余八年前所讀書處也。故先記時物之異以誌感。松堂影寂人稀到，藥隴雲深師未還。本注：邵灣主人已出山二日矣，主人甚好學仙。獨拜遺骸荒艸下，敗垣風雨淚潸潸！

夜歸憩都司祠竟成隤醉《編年》。　又見沈氏本。

緩步歸來月照牆，晚餐未罷酒盈觴。豚蹄魚膾虛神惠，本注：病禱日多，神餕狼藉，而余適茹素。柏屑松脂噴佛香。人世一逢今日笑，吾徒重學昔年狂。君看鬼牒山房滿，夜夜敲門請道場。

同人以杖頭爲自明僧四十壽并約看紅葉侑以此詩《編年》。　又見沈氏本。

不喫長齋不坐禪，也無機詐惱蒼天。樽常有酒時能醉，我得如君便是仙。三歲偶贏慚馬齒，余年四十三矣。百齡將半慶一作「度」。龜年。杖頭聊佐山厨費，待看霜楓最上顛。

秋游即事分韻并序。　見沈氏本。

同學有登高之志，素矣。昨夜自邵灣歸，憩都司嶺。道士韓養元爲言菩提僧自明四十壽，往往有醵金索醉者。余聞欣然。今蚤，先遣杖頭致自明，約其買麵，到雲萍山打餅看紅葉。

而余與欲爾、二雅、爰立姪、泓兒緩步徐往，爲竟日之遊。醉歸，再憇都司嶺，祠香出林，明月矚地，裴裒樂之不能去。俄有二僧自馬墳踰絶巘，按板唱佛而下，聲隱隱自雲中出，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意。自以塵勞世界，當無復有清閑好事如吾兩人者。何意天壤之間，磐石之上，又有此數子乎！遂各相視而笑，劇談移時。予乃與諸子咏歸葹茂，而二僧仍唱佛入雲中去。二僧者，尊可、尊覺也。世事惘惘，勝遊靡常，睠我同人，爰分四韻。

病骨深秋萬仞臺，霜林處處繡成堆。飽餐一沓千層餅，醉厭雙排百勝盃。本注：與自明拳謎連捷，反受大觥，俗謂之挂紅酒。松影黑沉山嶺日，柏煙紅出廟爐灰。半天兩個僧巡炤，橐橐雲中敲月來。本注：禪家擊板警夜，謂之巡焰。

母誕《編年》。又見沈氏本。璋案：丙戌九月十九日，爲葉太孺人八十誕辰。

慚愧慈親壽八旬，亂離艸艸負晨昏。盈頭雪白二三子，繞膝冰清十四孫。本注：孫十人，曾孫四人。菊圃深秋開小酌，蓽門晴日擁高軒。年年此夕還偷淚，萬死難酬嚴父恩。本注：吾母降生之辰，即先嚴易簀之日。

璋案：《家傳》：貢永子三。長檝世，字夢弼，號鼓濤，邑庠生。生萬曆甲寅，時年三十三。次枚，字爰立，號補菴，石門庠生，生天啓癸亥，時年二十四。三栻世，字爾玉，號益齋，生崇禎辛未，時年十六。思永子二。長煒世，字翔光，號玄度，郡庠生，生萬曆丁巳，時年三十。次煌世，字槎光，號鶴亭，邑庠生，生天啓甲子，時年二十三。祥龍子三。長易，字惕非，又字潮生，

邑庠生，生萬曆戊午，時年二十九。次鑌世，字簡生，號約菴，生天啓癸亥，時年二十四。三鉉世，字季懷，生崇禎庚午，時年十七。道永子二。長翼，字敬之，號敬齋，生崇禎壬申，時年十五。次禾，字若木，生順治甲申，時年三歲。所謂孫十人也。檝世子學英，字東藩，號舒菴，桐鄉庠生，生順治乙酉，時年二歲；煒世子克復，字聞起；煌世子正始，字心伯，號定山，生崇禎癸未，時年四歲。曾孫三人，而云四人者，殆既生而殤歟！

乾初先生詩集卷八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七言律詩二

春夕與同館講杜詩隨各分韻余得藍字

丁亥。《編年》。又見沈氏本。

春郊平遠碧於藍，日暖花香慰盍簪。舊讀杜詩繙更好，老爲狂論恣無慚。胡姬是處留邨落，蜀相今誰卧艸菴。本注：是夕所論，即《明妃邨》、《諸葛祠》二篇也。旅館寂寥歌再闋，一庭明月下樓南。

偕同館重尋顧青城顧上玉叔姪水居《編年》。又見沈氏本。

自慚塵世一閒身，敢向仙源再問津！客不通名常徑進，花曾識面倍相親。乾坤晝裏二三月，童冠風前六七人。池上乞君留片地，天涯容我作新鄰。

歸　家《編年》

煙艇迷離入舊邨，敗籬斜竹黯銷魂。妻孥兩地雲千嶂，童僕三春艸一園。細雨閉門書卷亂，繁花映閣酒杯温。隤然徑醉忘人事，明日天晴不可言。

春雨

竹扉斜掩悄離羣，亂艸深苔染緑裙。短髮幅巾雲悶悶，破牕書卷雨紛紛。一春人事渾難憶，徹夜檐聲不可聞。翹首曉天猶有望，夭桃南陌正如焚。

晨炊《編年》。　又見沈氏本。

邨雨沉沉艸没墀，小詩吟罷憶晨炊。綆枯甕澀春江遠，竈濕薪㹘午餉遲。籬下土高知伏筍，菌生石罅似靈芝。搜求野蔌猶勞瘁，慚愧尋常肉食兒。

許元忠閩歸《編年》。　又見沈氏本。　璋案：元忠先生官福建仙遊知縣，上佐軍需，下恤民隱，以實心幹實事。惜世亂，不展其蘊，棄官遁歸，隱居翠薄山，不與世通聲問。

三年仙縣夢魂中，白首還家山萬重。邦國崩分悲魯政，君臣揖遜笑唐風。隻身鞍馬髀無肉，滿目親朋鬢兩蓬。憔悴故園花尚好，春來杯酒幾人同？東隅子曰：第二聯謂隆武。

其二

春山日日雨模糊，劇亂何堪久道途？滿目烽煙兼盜賊，一江波浪共妻孥。客囊零落殘書卷，園樹攲斜黯畫圖。相見宛然

如隔世，小詩吟罷復狂呼。

梁谿唐有功父子別五年矣丁亥三月初九載酒遠過晤于東垞

念載交游半死人，五年阻絶更傷神。豈知梅塢連旬雨，忽載梁谿滿甕春。短髪細添新白雪，破袍深積舊黃塵。友朋今夜猶杯酒，父子明朝又水濱。

菀茂堂集字書懷

數解輕衣灑緒言，漸憎苔滑掃梅根。披離釣歇閒時課，凄淡鐙殘醒後魂。長寄廣菴堪促席，恰通孤棹豈容軒？風期落落將迎懶，斜谷深谿鹿護門。

拜山樓見月有感

入春人事太忽忽，廿日洄塘遽復東。忽見好山因婦病，可憐明月滿花叢。當樓夜色如清晝，擁樹寒雲接遠空。莫訝愁多耿無寐，此身還是夢魂中。

咏梅限韻《編年》。又見沈氏本。

處士家風正寂寥，一庭殘雪覆檐茅。牆虚月夜窺鄰影，水動霜晨挂屋梢。國色自兼林下味，素心欲訂歲寒交。清香隔院嘗吹徹，午日悠悠韻遠郊。

萬古樓晤鴛水屠闇伯并訂後期《編年》。

《嘉興府志》：屠爌字闇伯，嘉興人，善事母，隱居講學，脯脩之人，輒以周宗黨，故常至空匱。楊園先生題其《郊居詩》云：「霍原六聘山，焦先三詔洞。漁子定迷津，只莫桃花種。」

明月臺前萬古樓，百花深隱護崇丘。文牕晝擁昨宵醉，詩卷春開近日愁。化外冠裳山俗異，病餘膚髮賤儒留。相逢未信非真夢，恍惚還思後約不？

秋興八首《編年》。又見沈氏本。

余嘗謂少陵八篇，後人不當擬作。蓋少陵《秋興》遂成絶唱，後來雖工，不能追矣。其不當擬一也。又觀少陵集中可題以《秋興》者更不下數十篇，而八篇之中亦有可以不名《秋興》者。於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自可一可二，亦可九可十。偶以八止，豈有成心，而後人遂奉爲額式，不容增損，失詼甚矣。其不當擬二也。戊子八月，同人祝二陶、許冰潭諸子，檄書來徵，嚴立程限。余雅不欲違初心，又會有移居之事，遑遑未有以應，而移文督促，迫然後應之。其前五篇，黄山寓中作也；後二篇移歸泥橋作也；末一篇洄塘館中作也。咏非一時，而地凡三易。强而合之，曰《秋興八首》，亦足明其不敢擬作之本意矣。

清谿緑樹古垞東，短褐黄髭晚照中。萬里雲山一茅屋，百年身世兩飄蓬。嶺風似箭吹天黑，海月如盤映日紅。忽意中秋

是令節，故交零落酒杯空。

其二

終年漂泊不知窮，小閣時時對遠峰。叢桂再三開未已，疏楓一半色先濃。日高助婦舂新穀，風過隨僮一作「僧」。掃落松。人事因循成晚出，東郊月黑尚攜笻。東隅子評曰：逸致如畫。

其三

天清日薄正愁人，鯨領中原戰壘新。英布九江終叛楚，尉佗七郡尚欺秦。雙橋野店無行旅，獨樹遙郵少比鄰。雲水蒼茫歸計亂，西風回首欲沾巾！東隅子曰：寧南晚年雖跋扈，以馬、阮誤國，舉兵東下，亦屬不得已，而當時遂有不臣之目，三句一聯，似爲此君而發。

其四

飄風豁豁撼危樓，竟夜無眠動百愁。遠客經年終困頓，故人垂老尚幽囚。更無後進思宗國，賸有新書譯滿州。何處人間能駐足？煙波天際一漁舟。本注：老友張石渠囚繫未釋，故篇中感慨及之。

其五

長愛溪南看秫田，晴峰歷歷布袍前。芙蓉零落秋原靜，菱芡參差晚市鮮。客病忽驚將暮歲，吾癡猶信是豐年。一樽莫忘山中約，九月霜紅瀲墅船。

其　六

歲晚移家嶺樹西，碧湖秋漲野橋低。入門處處惟荒艸，伴我年年一病妻。塵突不通煙縷細，蒿園初闢菜苗齊。昔日鄰老幾人在？隴首斜陽逢杖藜。

其　七

天涯寥落幾相知？白首依依喪亂時！松月夜深溪上石，荷風秋老竹西池。狂言鹵莽全無忌，正事蹉跎共有規。一別空山驚歲晏，蒼葭湄水不勝思。

其　八

三清樓閣迴洄塘，病眼時時一悵望。寂莫乾坤秋雨後，蕭條民物夕陽傍。稻畦狼藉喧鶏鶩，梧院凋殘冷鳳凰。白首無能何所用，只應蓑笠老滄浪。

酬徐季嘗用來韻《己丑》。《編年》。又見沈氏本。

窮老衡茅未覺愁，閉門隱几亦千秋。五車書盡教兒讀，一斗酒曾與婦謀。明月欲來花寂寂，暝煙不散鳥啁啁。無端春雨洄塘漲，[1]竹外頻添問字舟。

[1]「漲」，原脱，據《叢載》補。

裕菴小憩 庚寅六月十二日。《編年》。又見沈氏本。

松菴積雨斷行人，又是初晴景物新。河水到階白漭漭，園蔬繞屋緑蓁蓁。終朝無事若皇古，長夏多陰似晚春。一覺風前禪榻穩，何如車馬洛陽塵！

忌日 本注：吾父以庚午九月十九日去世。《編年》。

風雨莙蒿淚已横，況堪羸疾痛先靈！昏迷幾使遺歸日，魂夢如聞説與齡。半世負心惟有恨，廿年轉眼不勝情。病餘猶足三冬用，夙夜何能報所生！

近思叔齋中又題 立冬前二日。前一首見五言律。《編年》。

風物蕭疏已暮秋，到來齋館更清幽。疏窗小几同鷗艇，明月中庭似虎丘。守樹香橼二百個，乞鄰美酒兩三甌。病夫樂此忘歸去，負杖高吟何所求！

壽韓道謙五十 元注：十月廿四日。璋案：道士韓養元祝髮後，又號道謙，見本傳。

老僧五十體逾强，頰瘦顴高骨法蒼。善事日多安可記，本注：吾嘗許其作傳，未遑也。福緣無盡豈能量！那知堂上争高座，且向山中引滿觴。勸爾百齡方戒酒，急須煮秫趁初霜。

游天開圖畫次元人韻元注：三月廿六日，時友人張松民攜酒至。　《編年》入辛卯。　又見沈氏本。

市帘西盡硤山山，僧院棋聲許扣關。本注：棋僧醒然，吾寧第一手也。頓覺身游塵世外，卻忘人在畫圖間。元作「好畫隔川分半幅，閑房背日隱千間」。拏雲嶺樹春深暗，覆屋藤花雨後殷。張仲豈煩更膾鯉，若爲飲至起衰顔。本注：蓋謂奕勝也。

東垞歸舟有述《正韻》。　壬辰正月二十七日。　《編年》。　又見沈氏本。

霜鬢新年復幾莖，春風昨日五噫亭。入雲松嶺青相疊，待月梅邨白欲平。慷慨樽前真醉語，飄零河上又浮生。蹉跎人事深堪詫，岸草萋萋十里横。

即日又同張尹來入山兼訂後晤《編年》。　又見沈氏本。

清晨洞口始歸來，仙棹何緣得再陪！青眼對君憐弱柳，白頭如我妬殘梅。胸懷已盡癡還訴，山席猶温笑更開。溪路分明恍可憶，漁郎此去未須猜。本注：尹來以不知山路，故泥我同行。

同談觀若張尹來許大辛許欲爾五噫亭看梅有懷陸子麗京即席同賦用陸韻見沈氏本。　《静志居詩話》：談遷，字仲木，一字觀若，海寧人。留心國史，考證累朝寔録、寶訓，博稽諸家撰述，於萬曆後尤詳，號爲《國榷》。中年燬于火，乃復沉思强記，覆閲羣書，詢之故老，墨枯筆秃，晚克成編。《州志・文苑傳》：遷始名以訓，字

孺木，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陋，而好觀古今治亂，尤注心明朝典故。於是汰十五朝實録，正其是非，補其缺文，成書名曰《國榷》。或聞有是書，思竊之以爲己有。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遷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龍錫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愼言、膠州高相國宏圖，皆以遷爲奇士。其在南都，欲薦爲禮部司務，遷力辭，亡何，太宰、相國相繼死，遷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卒，丙申十一月也。

暇日尋梅上翠微，山亭猶是主人非。本注：構亭者爲故許給諫。天涯詩興皆楊倅，海内才名僅陸機。花密未防僮折減，酒深還訟客斟稀。可容醉後驕貧賤，回首乾坤幾布衣！

五噫亭席上酬陸講山扇頭韻《編年》。又見沈氏本。

東垞本注：亦葉宅，見文貞仲先生《題畫詩》。西泠盡採薇，安知人世是還非！柴桑處士新逃酒，本注：怨其不與山亭之會。抱甕先生久息機。四海一瓢塵界闊，十年三賦雅音稀。本注：尹來稱麗京近年絶不作詩，忽辱投贈。莫言採藥徒游戲，古學黄、農此紹衣。東隅子曰：陸遁跡于醫。

又次麗京韻謝其末句之意見沈氏本

長年飽食愧山薇，回首真成事事非。敢向先生聞道學，還從孩子治心機。兩湖社業慵全廢，四海朋儔老漸稀。邨野農閑

奚所務？春風日日舞萊衣！

伯兄壽室初成值庭中牡丹盛開喜而賦詩命和一首《編年》

散帶衡門且自寬，新詩灑灑杖藜間。百年一樒皮高閣，三月繁花如元作「罩」。小山。青眼故人長對酒，白頭兄弟共衣斑。太平有日優黃耇，歲歲春風醉牡丹。

過蕭山晤徐乾六兄弟《編年》。　又見沈氏本。

《浙江通志》：漢餘暨縣，孫吴改永興，唐置蕭山，今屬紹興府。

故人牢落尚荒城，何事相逢涕淚横！四海兵戈移里巷，千秋節烈失師生。衣冠今日吾知賤，然諾當年爾不輕。同學弟兄皆老矣，可能强健俟昇平！

八月十五琣綸閣社集和從吾道人詩用原韻《編年》。　又見沈氏本。　《嘉興府志》：

董澐字復宗，海鹽人。與沈周、孫一元交最善。家徒四壁，日放浪山水間。年七十，執經陽明先生門下。其友人咻之，不聽，曰：「吾自從吾所好耳。」遂自號從吾道人。《州志·儒林傳》：澐字子濤，別號蘿石，徙居澉浦。少慷慨慕義，晚而聞道，所得甚粹，嘉靖甲午卒，年七十七。

葑湖漠漠隱漁舟，萬里晴光靄素秋。浙水午聲來石枕，越山曉色入溪樓。道尊百代還遺像，客盡三吴豈浪遊！舊德我懷蘿石子，月明詩思滿汀洲。

其　二

天涯落日並扁舟，月湧寒潮海國秋。逸少豈慚書誓墓，仲宣真欲賦《登樓》。當年有客還高會，千載何人續壯遊。寂莫乾坤吾輩在，釣竿長把緑陰洲。

即日過老友董昭逸又用前韻見沈氏本

昔歲曾期訪戴舟，隔年相過又中秋。稜稜病骨谿邊杖，靄靄歌聲竹裹樓。細雨爐香甜一枕，浮生樽酒惜重遊。話深不覺山郵暮，月色紛披蘆荻洲。

竹節冠成戲用前韻《編年》。又見沈氏本。

可憐身世一浮舟，一作「輕舟」。鬢髮蕭疏欲傲秋。自脱緇冠長學圃，每搔白首獨登樓。凌霜愛爾山中節，暇日便吾物外遊。急往東園尋桂約，側弁還許嘯滄洲。本注：韻弦老人招我云：「東園桂花已開二日矣。」東隅子評曰：瀟洒。

秋日飲葆光居本注：時同談觀若、許大辛。惟大辛得歸山，談與予不能也。戲題一律，次扇頭韻。

西風丹桂小亭初，樽酒蕭疏山下廬。可笑一軍争出馬，頓令舉座嘆無魚。本注：席上遺一魚，其味甚美，莫敢先啖乃共以拳賭之，余幸獲雋。緊余獨醉慚遺履，及爾同歸懶上車。

世事不須頻感慨，只應通作絶交書。

祝眉老齋中書感《編年》。　見沈氏本。

天涯形影並初鰥，母老兒癡絶可嘆。薄歲壺飧當日暮，衰年衣絮及秋寒。木棉花熟家家杼，桂樹香清夜夜欄。白髮定知添幾丈，脱冠林外笑相看。

題永安湖社集元注：寄仲木。《編年》。　又見沈氏本。《嘉興府志》：永安湖在海鹽澉浦鎮西六里。本田，瀦爲湖以瀦水，資灌溉，置閘蓄洩。雨久瀰漫，東入于海。湖上四圍皆山，號小西湖。

蕺山講堂春尚在，耶谿美人秋可憐。

本注：昔人以澉湖比西湖，儗于西子，則耶谿之西，非吴宫之西子也。此許同翁先生語，爲千古定評。

清風明月爾主，❶樽酒琴書我欲眠。鷹嶺雲開千丈旭，鼉江潮落五更天。新來會得無言意，一笑拖筇出晚煙。

題蔣園本注：北門外。《編年》。

郊園寂莫自藩籬，野客披雲試一窺。橘樹豈同奴子懶，芙容真有美人姿。方塘明月涼秋夜，曲徑清風旁晚時。閒卻主人無個事，婆娑亭下泛瑶巵。

龍山社集本注：尋去年南湖之約也。即席一首。　見沈氏本。

澉溆論交又一年，小山黄菊尚霜前。

---

❶「清風明月爾主」，此句當有缺文。

松楸百代還抔土，瓢笠半龕自洞天。酒禁苛煩循舊約，文誅逋負得新篇。浮生去住渾難定，風雨寒塘滯客船。

癸巳正月同澉湖吴仲木較山陰先生遺書於古小學漫賦《編年》。又見沈氏本。

藹藹春暉儈越城，先生木主書堂清。元作「扃」。儒風自昔推東浙，聖學從今遡大明。千載知音吴季子，四時禋祀魯諸生。本注：時值諸及門春祭，諸生自魯國之遜，並不赴試。乾坤獨我羞慚甚，潦倒年華學未成。

謁大禹陵《編年》。又見沈氏本。《浙江通志》：大禹陵在紹興府城東南會稽山側，有禹廟。

夏王遺廟柏森森，艸莽書生肅拜心。萬國衣裳留斷碣，六陵風雨共悲吟。峰回南鎮雲相護，水出東江澤正深。太息勤勞吾輩事，誓從衰老惜分陰。後四句元作「鎮連衡嶽雲相護，水接閩江澤正深。嘆息風流陶太尉，敢從衰老棄分陰」。

再游雲門書感并序。《編年》。又見沈氏本。

崇禎癸未之秋，同祝子開美從山陰先生讀書於此，今十年矣。師友既皆殉國，而寺僧亦往往謝世。悲感之餘，援筆賦此。同遊者爲劉伯繩、吴仲木、林慎脩。

學道山中又十年，重來不禁淚潸然。劫餘六寺新封塔，夢裏孤亭舊講筵。愁見宋碑支白日，欲登秦望問蒼天。浮生幾度還攜伴，宛轉耶溪雨後船！本注：有宋欽宗大

書「傳忠廣孝」之碑，向蓋以大殿，今圮。

題廣孝寺呈三目和尚《編年》。又見沈氏本。

五色雲開古道場，目師重上具師堂。檐間花影春泉沸，樹裏鐘聲午飯香。日暖遊人迷澗谷，夜深禪語雜風篁。勞生何事忙辭去？魂夢時應繞上方。

耶溪道中邀仲木同作《正韻》。又見沈氏本。

幅巾野褐及春融，百折耶溪信晚風。兩岸依依隨處竹，羣山歷歷舊時松。蒼茫禹穴書還秘，彷彿桃源記未工。只有君詩摩詰似，若爲寫我畫圖中。

五游西谿詩并引。《編年》。又見《明詩綜》及沈氏本。

憶自崇禎丙子春有《四游西谿詩》，從此遂不復游，已十八年矣。本集作「二十三年」，誤，今依元稿改正。今年二月，偕仲木由雲門歸，復尋舊遊，慨然有述。

秦望歸來興尚賒，幅巾筇杖又天涯。還開古寺花。《明詩綜》作「入山窪」。迷離不記前朝路，寂莫月千家。春水橋邊雲萬樹，晚風亭外可憐潦倒吴公子，頻道西溪勝若耶。本注：永興寺有緑萼二大樹，人皆訛爲宋物。

西湖書感《編年》。又見沈氏本。

西湖春望不勝嗟，宛轉南城牧馬遮。三竺雲封迷客屐，六橋苔滑躓行車。泉聲自咽忠臣廟，艸色全荒處士家。痛哭孤山徐孝子，虛亭寂寂揜梅花。本注：是日謁六忠祠弔徐敬輿之喪。

山陰歸別吳子仲木《編年》。又見沈氏本。

嚶嚶鳴鳥午風前，此日慚歌《伐木》篇。豈有編摩酬往哲，只將行李累時賢。梅花爛漫山中屐，竹影參差溪上船。迤邐歸來春正好，衰殘何以答盟言？

清明後十日牡丹未開用韻《編年》。又見沈氏本。

虛檐長日望青森，未解新來造物心。從哭介推還改甲，可知杜甫不留吟。庭花覓主春相亂，山月無朋夜自深。國色定教終一遇，莫因遲暮怨春陰。

賀許欲爾宋犀杯兩次遇盜不失用韻《編年》。又見沈氏本。

遺杯猶記紹興年，老眼摩看倍黯然。寂莫淮陰曾伴釣，本注：從淮陽先生罷官帶歸。殷勤溪閣舊登筵。重雷未失曾孫卺，一笑還誇中聖天。留與湖元作「空」。山長作鎮，夜深相泛月明船。

改筆五清明後作起結

十日春煙暖未成，藥欄悄絶不勝情。吉祥寺後荒煙斷，興慶池邊蔓艸横。國色總堪陪夕輦，芳心未肯訴流鶯。尋常桃李芳菲盡，獨爾遲回殿洛城。

補裕菴社集《編年》。　又見沈氏本。

桑麥清和四月天，游筇歷歷出郵煙。小菴竹色連鄉鎮，古墓溪聲静野禪。異代尚能弛學禁，衰年還欲戒賓筵。殷勤重訂南湖約，坐下何人繼昔賢？

山居即事《編年》。　又見沈氏本。

暇日秋林借一枝，桂香寂寂靄亭池。故人攜手初凉候，病女關心不寐時。風雨空山僮去久，兵戈滿路客歸遲。本注：二雅至自杭。閉門齋沐書三易，階艸欣然欲變著。

簡謝吴仲木冠杖之惠《編年》。　又見沈氏本。

竹冠藤杖兩蘢葱，荒艸籬邊賜野翁。杖自天台山窟裏，冠從闕里畫圖中。蕭疏殘鬢年來盡，擾攘塵寰路未通。忽拜長牋慚欲死，候人還擬賦《曹風》。

酬同年友韓子有五十壽詩用來韻本注：子有，盧龍人，寓越。《編年》。又見沈氏本。

白髮蕭疏意轉舒，乾坤浩蕩盡吾廬。若耶水鑄雙龍劍，委宛山開五帝書。洞口已傳非漢代，海濱還擬是周初。側身長向闕門望，紫氣東來萬丈餘。

其二

長憶相逢廿載前，東新關外艸芊芊。可憐萍遇三千里，遂爾瓜分一百年。老去未宜須藥物，別來又幾變桑田。尋常樽酒君休詑，定有人間問渡船。

臨平道中讀吴仲木日譜次譜中詩韻甲午。《編年》。

春湖春水路悠悠，剩有新編散客愁。羣從風流皆羯末，譜載其諸父洎羣季賡和詩，皆佳什也。幽居禮節亦言、游，瑕玼日去還相戒，藥石年來更屢投。長恨吾衰追未及，看君如踞百層樓。

寓湖上同仲木書懷又用前韻《編年》

孤舟風雨夜悠悠，正是君愁我亦愁。歲事忽從忙裏去，春湖誰擬病中游！蕭條旅舍炊難熟，躑躅侯門刺未投。今日那能思往日？一樽吾欲醉南樓。

和仲木偶至湖上《編年》

浩蕩乾坤未有家，天涯共爾逐飛花。羈懷欲訴還憑酒，客夢無成又聽笳。晚浦樓船彌岸艸，春城宅第滿田瓜。百年人事誰堪憶，便擬優游老歲華！

西泠獨步和仲木兼懷龍山諸子 三月三日。

本注：時余在海昌道中。　見沈氏本。

褉日辭君湖水濱，孤舟寂寂渡芳春。西泠把釣還憐爾，北固題詩轉悶人。本注：時有海客題金山寺詩，傳詠載路，予未謂能。風雨僧寮情尚舊，兵戈客路禁逾新。本注：仲木留湖寺，以連日門禁，不得入城。而予歸海昌稍暮，亦投宿北門外惜字菴中。山中定有流觴者，列坐懸知盡隱淪。

候仲木不至次湖橋夜坐詩韻 見沈氏本

天涯游子豈勝嗟，猶自隄橋玩物華。春雨滿湖跛竈冷，晚風削岸破帆斜。舊疴未盡還爲客，新月將盈不到家。龍竹山深饑可共，遲君歸責澗中沙。

韻弦樓漫賦 本注：時主人將復爲東明之行。　見沈氏本。

三十年來此舊遊，乍涼扶病復登樓。狂言欲戒還須發，倦卧忘歸豈待留！有子有孫憑白首，無賓無主任科頭。荊榛滿路君安往，只合婆娑老故丘。

次韻酬來成夫《編年》。

《浙江通志》：來蕃字成夫，蕭山人。居貧，所儲圖史外，惟瓶盎十餘，實米鹽紵絮於其中。每出行，書衣筆袠，手自持抱。十歲出試即冠軍，尋棄舉業，爲詩古文詞。始以博大自喜，好爲瑰奇倜儻之語，已又力追先秦，崇尚奧衍。有《北沙集》藏于家。少嘗游劉蕺山之門。蕺山曰：「子狷者也。」蓋有所不爲云。

昔日西陵尚有邨，對江風雨一蓬門。愁中歲月厨煙冷，夢裏乾坤海氣昏。元作「中年舊業青山冷，萬里長虹白日昏」。澤近麻溪流未遠，人歸蕺嶺道長存。十年同學睽違甚，元作「凋零盡」。幾度相思欲斷魂。見沈氏本。

其二

萬里中原野霧冥，寂寥吾黨幸同醒。稜稜傲骨支天地，燁燁雄文動斗星。家室枝梧逢儉歲，山川憔悴抱遺經。生平欲識原夫子，有日擔簦拜艸亭。見沈氏本。

秋日登尊經閣《編年》

岧嶢虛閣倚層城，萬卷空留刼後名。漫説華夷同血氣，卻憐人士共經營。西風鈴鐸聽還響，東海朝宗望欲平。恍爾一登渾似夢，白頭慚愧舊諸生。

韻弦樓又題《編年》。　又見沈氏本。

暮雨昏昏客未回，小山敧閣轉悠哉！君因老去分禪座，我以愁來寄酒杯。青史古今安可問，白頭朝夕豈須催！清歌漫引當年事，爲爾臨風弄晚哀。

海　國本注：七月十二憂風潮作。《編年》。又見沈氏本。

海國風潮最可憐，田廬宛轉越江邊。飛空浪雨晴還潤，本注：江郵潮上，常不雲而雨，蓋浪雨也。入枕濤聲夜未眠。魚鼈尋常游巷市，蛟螭頃刻變山川。至今父老驚前事，腸斷思陵御極年。本注：崇禎元年七月廿三日，延江上下，淹萬餘户，死者數萬。

中元後連夜都司嶺看月元注：自十六至十九。　見沈氏本。

秋林雨歇净無埃，夜夜山頭看月來。松徑客迷初似曙，石床僧卧久如雷。雲歸夜壑吴航没，天盡寒江越嶠開。河漢横斜人獨坐，卻憐綺閣夢初回。

候考夫不至即事書感乙未三月十八日。《編年》。　又見沈氏本。

五更雷雨撼茅茨，正是愁人不寐時。竈火銷沉田婦淚，龍湖寂莫野臣悲。朱櫻有夢登春薦，白髮無心失曉炊。最是朧雲撩亂甚，直教何處望天涯。

喜老友東隱翁歸山賦寄《編年》。又見沈氏本。

亂離辛苦各天涯，此日誰能不憶家？暮雨江邊人望堠，曉風城外客聞笳。百年老友同衰病，四月荒園滿落花。知爾歸來愁正劇，稚孫迎笑饟新茶。

龍竹墳看桂呈祝二陶兄弟見沈氏本

龍竹山深元作「前」。路逶迤，元作「欲迷」。桂香松影緑垂垂。碑殘元作「文」。未蝕前元作「先」。字，❶墓老元作「法」。還堪百世師。本注：自祝静菴先生而下，三世並依《周禮》族葬。烈祖風流餘仰止，元作「清風歸淡漠」。元孫忠節動悲思。本注：恫吾友開美。嗣音更有君兄弟，鴻羽翩翩並可儀。

丙申元旦壽吾母九十《編年》。又見沈氏本。

艱難辛苦獨吾親，荏苒流光又九旬。日暖茅堂年始旦，風迴蘋渚酒初春。早慚兒輩斑衣敝，重怪孫行白髮新。盡室歸農慈母意，懽持菽水不知貧。

母壽辭親知賀貺《編年》。又見沈氏本。

長年奔走曠晨昏，此日尤慚罔極恩。碧雪川原新歲月，清風閭巷舊兒孫。紛紜口食愁千指，勞苦躬耕愧一門。敢爾丁寧辭寵錫，艸蔬何以答姻昆！

❶ 此句缺一字。案：底本此行天頭處注有「前字下是朝字否」七字，「前」字已蝕大半。

壽沈三叔七十

長憶當年老表親，太平無事往來頻。此時極盛惟諸叔，今日推尊第一人。檜藹疏林忘晚歲，蘭滋寒谷覺回春。本注：叔素患無子，家爲宗人所奪，垂老復連舉數雄。不須瞋目語家難，滄海青青幾見塵！

其二

十畝閑閑久未親，那堪垂老把鋤頻！中遭劇難緣何事，再造勤勞得幾人。日轉榆桑還復旦，歲殘松柏自長春。眼前七衮尋常甚，會看新駒盡絶塵。

其三

蕭疏堂上白頭親，長共羣龍下食頻。卷土重來歸舊主，蒼天還自佑仁人。庚寅始降惟今夕，甲子從周又十春。小子不辭遥獻壽，題詩渾欲絶纖塵。本注：叔來命確曰：「欲得子新詩，他人以蕪句辱我，勿願也。」

病中辱徐邈思屢顧兼惠新詩依韻送別

枉駕寒廬復幾巡，新詩濯濯出風塵。鳳林自昔多才子，鷗海於今狎異人。室豈馬卿長卧病，交從鮑叔久知貧。艸蔬未對看君別，漫説年來只任真。

病中夢訪劉伯繩世兄因寄《編年》。又見沈氏本。

年來心事託郵封，跋履艱難恨萬重。家自亂離還艸剏，身從老病轉疏慵。望迷澤國三江雨，聽斷雲門六寺鐘。惟有夢魂常往返，夜深浪黑怯魚龍。

病起書懷

新來攜杖試蓬門，往事淒涼不可論。一枕荒荒淹白晝，數杯寂寂耿黃昏。衰年勞苦愁兄姊，本注：並異居數里外，時過訊慰。薄暮倉皇愧友昆，更有深心堂上母，中懷百結口無言。

簡答東隱 見沈氏本

歲晚中峯正掩扉，本注：東隱久逃禪，近亦以老病閉關。懷人何事更依依！棲林野鶴憐同瘦，渡海雲鴻悵獨歸。本注：屢書遠訊，病未能答。薄暮風聲方緊急，殘冬日色轉霏微。扁舟小阮寒塘路，辛苦還山報曉帷。本注：來書云：「不必作答，阿咸歸可得子近狀。」阿咸，即吾甥八公也。

至日 見沈氏本

長至婆娑境上居，一隨時祭展先祠。微軀始與陽同復，緩步初從日共遲。家禮不苛衰病後，本注：是日寢祭，余未能拜。親心正繫晚寒時。元作「堦下綵衣真滾滾，樽前白髮正垂垂」。關河此夕稀行旅，何事歸舟又遠移。本注：母念確寒途，欲留宿，竟辭歸。

乾初先生詩集卷九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七言律詩三

夏日侍母用禾兒韻丙申。《編年》。

五月邨居綠蔭偏，慈親舉止自僊僊。每抛竹杖從閑步，頻弄牙牌遣晝眠。長日艸堂絶塵俗，晚風蔬圃摘清鮮。頑兒殊未諳聲律，强欲歌詩頌大年。本注：母嘗愛舉牌義，風示確輩，謂牌專取人和。八不就者，絶無私與，乃所以爲和也。小不同，大不同，正以不同爲同也。餘盡取和同之義。

新孫璋案：是年二月二十五日，長孫克邕生。

新孫語笑亦粗能，弄向高堂喜不勝。元作「聊與高堂媚寢興」。百囀鶯聲嬌未已，幾番雀踴墮還仍。幽居六月清無暑，邨甕經旬旨更澄。膝下幾人同白首，萊衣時復溷玄曾。元作「舞斑吾欲傲玄曾」。

病夫《編年》。又見沈氏本。

顑頷秋林一病夫，支離竹杖賴相扶。瓶罍久罄渾無耻，書卷全抛轉自娛。花檻月高吾欲卧，蓬門日上吏争呼。茫茫天地愁何限，且爾優游作老逋。本注：比來貧極，公私之負彌多。

秋夜讀家乘漫書《編年》。又見沈氏本。

何事清秋臥不成？白頭長念厥初生。學歸皇宋還騷雅，本注：宋處士菊磵先生。人至胡元盡耦耕。本注：先世無一人仕元者。渤海雄風千古蹟，潁川新譜列朝聲。只今簪紱纍纍者，誰向澶淵續舊盟？

璋案：《家傳》：高公諱翥，宋武烈王瓊七世孫，字九萬，一字衍孫，行百五六。南渡，居越之餘姚。少穎拔不羈，好讀奇書，自以宋室懿親，抗志勵節。既屢試不偶，且察朝廷無恢復意，遂絕意進取，隱居教授。名所居曰信天巢，日惟以詩自娛。孝宗朝累徵不起，即所居賜號菊磵處士，仍手書賚之。晚愛巖門山水，與子鄉貢進士道隆遷焉。淳祐元年卒，年七十二。葬杭之葛嶺談家山。八世孫諒，贅海昌陳氏，其後遂蒙外姓。

雨阻山園漫興兼懷東隱 見沈氏本

白髮無眠悵獨興，元作「自蚤興」。溪雲圍閣正層層。歸心一夜愁難任，酒力連朝病豈勝？煙際又開前月桂，天涯幾杖元作「仗」。去時藤。西風吹客無情甚，腸斷山中瘧後僧。

贈張亦五邑侯 見沈氏本

白頭懶散負年華，長恨從前隔絳紗。枳棘偶時辭彩翰，甘棠頻元作「終」。歲護繁花。一泓寺水流還止，本注：乙酉之夏，張解職投天寧寺河，居民力救。得免。九柯山雲夢已賒。本注：張辟難許山數月。此日逢君天所賜，未應顰蹙苦思家。元作「臨風何事苦思家」。

其二

何事相逢淚暗流？見君如見我林侯。福寧城下冤誰訴？本注：子野先生戰歿於此。秦駐谿邊節尚留。昔去但聞風兩袖，今來惟有雪盈頭。干戈滿路秋將盡，腸斷天涯一敝裘。

沈珩撰傳：林坔字子野，號耻齋，侯官人，崇禎癸未進士，知海寧縣。性澹泊，厨舍蕭然。部民訴事，或對簿必告勉如賢父兄。久之，民以及訟庭爲耻。與士大夫交遊真率，無岸谷，然莫敢干以私。去之日，民追呼號慟數十里始返。公至家，寄書有云：「寄言父老休相念，我死魂猶到是鄉。」寧人見者，無不墮淚。公歸，黃冠艸屨，授生徒自活。又逾年，某月日，語其徒曰：「我今日得死所矣。」具衣冠，赴兵而死。

東渡書感呈劉伯繩世兄 丁酉新正十一日。

《編年》。又見沈氏本。

白髮摧頹一老翁，自慚無面見江東。路從昔日仍胡馬，客向新年又朔風。祠廟晚寒苔寂寂，元作「雲羃羃」。講堂春閉雨濛濛。元作「草茸茸」。故人愁病今何似？聞道相思夢屢通。本注：伯繩病不寢踰年，近稍假寐。

同徐徽之兄弟游何伯興東皋别業漫賦

天涯兄弟一扁舟，寂寞寒塘溯晚流。十畝桑閑塵外徑，一池水浸月中樓。松經百折還青頂，梅及初春盡白頭。知爾清標俱不減，若爲攜卷老菟裘。

集中野草堂感賦呈草堂主人兼寄史孔裁長兄十五日。見沈氏本。《正韻》。璋案：丁酉之役，詳見公《春游記》。

天涯風物近初春，明鏡湖頭訪隱淪。四海弟兄同亂世，千秋人杰元作「道業」。並高鄰。水心菴外流還止，本注：先生辟難投水處。野艸堂前月正新。白首蹉跎誰似我？下愚何以答殷勤。

題韓子有樓居見沈氏本

僊閣春開最上層，山翁無事日閒凭。雲嵐西繞連三浙，風雨南來自六陵。客邸長年惟對酒，人間元日更懸燈。兵戈海内還兄弟，頭白相尋復幾登！

西渡書感《編年》。又見沈氏本。元注：轆轤體。

望京門外雨模糊，垂老棲遲此復過。沙際昏昏胡騎滿，天邊灩灩浙潮多。風飄旅橐愁春渡，雲裹征裳傲晚波。本注：久客不能僱轎，而江人畏兵，絕無艤船待者，褰裳竟渡。迢遞昔年江上路，舊游零落悵如何！本注：自癸未八月，同祝子開美，繼與吳子仲木問學山陰，今無復存者。

補壽沈朗思兩尊人六袠元注：二月六日。尊人字龍錫。《編年》。又見沈氏本。

君家兄弟並神仙，綵服雙依具慶前。世外元作「亂後」。晨昏安菽水，壺中元作「閑

中」。日月變桑田。聖慈合共巢、嬀壽，遺軼寧知魏、晉年！小子後來容下坐，關門紫氣正連綿。本注：朗思寓北關門外。

酬谷大師并引。見沈氏本。

丁酉二月廿四，母請僧衆禮《梁皇懺》於沃雪菴，確勿能勸止，因攝拜焉。累日晴暢，羣情豫悦，漫賦一章。

谷師七十會登場，法語如雷徹上蒼。曉月半規催梵鼓，晴雲五朶覆齋堂。天心若共人心悦，母壽還同佛壽長。小子那能酬錫類，一作「寵錫」。瓣香憑爾答空王。東隅子評曰：次聯景物如畫。

答黄山劍安并引。《編年》入戊戌。

劍安嘗有躬耕之志，確有意成之，非諷歸里也。新詩見投，次韻奉答。

安公面目本猶人，爲甚年來漸失真？五世通家同燕翼，千秋宗事想龍鱗。天涯豈必維桑舊，春雨從看野艸新。一畝閑田耕且饁，只教青海任揚塵。

長夏篇酬祝鳳師通家本注：時鳳師手先集見示。《編年》。又見沈氏本。

長夏荒邨静欲禪，沉沉檐雨壓茶煙。桂稜隔歲香於芥，梅水經旬旨似泉。三世交遊惟我老，兩家子弟只君賢。尋常過從

非無事，血淚猶看漬一編。

春正書感寄祝眉老《編年》入己亥。　又見《遺老高風》及沈氏本。

天涯牢一作「淪」。落近何如？山月山梅約屢逋。十八里橋春水隔，璋案：自袁花至泥橋凡十八里，故里人謂之十八里泥橋。三千丈髮曉霜枯。蒼天頻歲摧一作「戕」。同氣，老母餘年並一孤。本注：眉兄母八十有四，吾母九十有三，而確與眉老之兄弟皆四人，今獨確與眉老在耳。腸斷北園荒草沒，殯宮塵滿穴鼪鼯，本注：眉老父兄之喪皆殯北園未葬。

璋案：《祝譜》：士瞻公守範生四子。長炯文，字光侯，邑廪生。天資俊朗，爲文頃刻萬言，光焰驚人。父早世，事母孝，能養志，見義勇爲，收藏圖籍，甲于一邑。生萬曆庚子，卒順治乙酉。年四十六。次錫文，字夢得，邑庠生，戊子副榜。天性孝友，爲文洒洒曠曠，獨以意行，所著甚富。表弟朱朝瑛爲序而傳之。生萬曆乙巳，卒順治己丑，年四十五。三洵文，字眉老，號稼軒，邑增廣生。生萬曆丙午，時年五十四。季楨文，字季寧，府庠生，生萬曆己酉，卒順治戊戌，年五十。

登黃山嶺閣《編年》入庚子

高閣巋然舊魯靈，重摩老眼望蒼冥。越山天杪澄初霽，浙水風高撼遠星。繞坐白雲如可掬，當軒明月若爲停，數聲清磬希鏗爾，獨有橫霄野鶴聽。

重游真如寺并序。《編年》。　又見沈氏本。

余先伯仲，自天啓癸亥歷崇禎間，歲聚生徒，講習於此，余時亦預焉。計三十有八年矣。時序既移，塤

篪寂然，金蘭摧謝，良爲愴而。而枕濤生方列菩提諸勝宋梅、横浦先生讀書臺、靈石、靈泉爲題，示同游，並留詠焉。衰拙未能也，聊述之篇端，以當畢賦云耳。

菩提古刹儼峥嶸，靈石靈泉舊有聲。處士山中花更老，狀元臺上月空明。他年遺墨慚蟲鳥，累葉横經痛脊令。白首重來無限恨，可憐林谷自嚶鳴。

簡友戲成 六月晦日。《編年》。又見沈氏本。

人間襏襫莽呼門，寂寂仙爐藥正芬。再世弟兄猶有我，百年交友豈忘君！待林秋月將成魄，守户晚風漸解熏。不是此翁相愛甚，那容科踞老松雲！

訪庚友董治升見以二子因屬以詩《編年》

我習爲儒未是儒，君求釋理定何如？信心羣妄同參久，弄掌雙珠小學初。老去齊年還有幾？秋來暇日偶相於。兒童轉眼輕吾輩，看爾誰工闢佛書？

訪曜公長老山樓次韻 辛丑。《編年》。又見沈氏本。

松風拂拂滿溪樓，曳杖來尋方外游。一鉢雲中歸暮嶺，數甌竹下煮春流。不須問我今何代，直欲從君老是丘。二十年前安國寺，可憐還憶舊同仇。東隅子評第三聯曰：如此方解對法。

贈燕臺韓石耕《編年》。　又見沈氏本。

春來無事不相思，窮海兵戈道路危。白首重逢徒有恨，丹心並在竟何裨！向余細譜愁中曲，爲爾輕開戒後棋。讀罷新篇腸欲斷，天涯孺慕一何悲！

七　夕見沈氏本

天上佳期隔歲遥，悠悠那得至今宵！人皆乞巧穿新月，我獨如癡拜碧霄。織女長年嗟漢廣，耕夫邇日痛禾焦。若爲盡瀉銀河水，夜夜相逢不待橋。

海上看菊口占贈主人《編年》

九月南塘天氣空，小園晴日正花叢。堂開春野千重錦，門揜秋山萬樹楓。風引帆檣來海上，雲移軒騎出城東。主人一笑忘投轄，舉世曾誰識此翁？

送周子和東渡《編年》。　又見沈氏本。

故人何事遽南征，九月江寒夜獨行？枕上海壘還百里，坐來潮信恰三更。飢年過客慚供具，衰齒逢君懶送迎。此去白頭長引領，蕺山東近倚干城。

風雨書感壬寅。《編年》。又見沈氏本。

野人無事日穨然，長向郙南看蚕田。終夏旱乾連昨歲，入秋風雨又今年。愁來漫説寧遺世，老去重教不信天。徹夜危檐吹欲墮，白頭何計得成眠！東隅子評第六句曰：我亦爾爾。

世事《編年》

世事年來已絶奇，天心日後竟難窺。新功漸熟惟師吏，舊業連荒且授兒。不得意時尋得意，失便宜處討便宜。等閑道理憑推擇，恰好中間知未知。

次昺公懷林思明詩韻《編年》。又見沈氏本。東隅子曰：海寧令林公諱坴，後殉難閩中，思明想即其子。

山僧無寐意偏長，秋夜懷人牕月凉。丹桂昔知雙樹好，甘棠近報一枝香。先師節義向天壤，故老傳聞盡渺茫。白首通家誰似我？不才慚愧舊升堂。

尋昺公同訪董居士次昺公韻❶《編年》。又見沈氏本。

昨日尋師到竹樓，今朝許我共郊游。田看南陌雙岐瑞，溪溯東山第一流。海内

❶ 下「公」，原脱，據詩集原目録補。

盛名皆上座，樽前衰疾伴荒丘。莫嫌形影分儒釋，聞説同參半是仇。

訪桂董思東東樓旬日始盛開感賦《編年》。

又見《遺老高風》及沈氏本。《董氏家傳》：世昌，纘緒嗣子，庠名璜，字嗣徽，號思東，邑庠生。生崇禎庚午，卒康熙乙酉。

秋閣花繁耐不開，故令白髮久遲回。病餘未厭寒宵話，醉後誰辭儉歲盃？樹近百年高過竹，香聞十里遠于梅。老一作「貪」。饕莫漫一作「更」。流連甚，又是重陽令節來。

次日同眉老昺公大辛過穉升家園看桂邀諸子同賦限昨韻《編年》。

又見《遺老高風》及沈氏本。八月廿七日。

秋林無處不花開，日日相陪看幾回。笑向老參拈一朵，强簪衰鬢遺餘盃。輕風小閣香疑麝，明月空山韻似梅。坐客詩才誰最健？醉歸試艸百篇來。

其二

懷抱經旬得乍開，杖藜花下故邅回。一作「步紆回」。瓶分月魄供蓮一作「禪」。座，塵拂天香落茗杯。一作「帽觸天香落酒杯」。粧閣曉攀堆寶髻，本注：穉升雖已付拂，尚多少妾。齋厨晚摘滲疑當作糝。羹梅。山翁何事忙投

轄？吾亦忘歸歸更來。後四句一作「老樹色侵郊外稻，新英味奪鼎中梅。主人莫更忙投轄，明發天晴許再來」。

同眉老昺公過二許子家園看梅桂再用前韻《編年》。又見《遺老高風》及沈氏本。

黃山山曲桂全開，看徧南園又北回。冷浸蟾光凝夜坐，清分蟻色映秋盃。乍舒已近重陽菊，再發應隨十月梅。滯我白頭潦倒甚，負笻何日賦歸來。

眉老攜樽桂下謝賦再用前韻九月朔日。

《編年》。《遺老高風》題云：「連日從眉兄山中看桂別去，又移樽花下，依韻賦謝。」又見沈氏本。

仙種懸知落更開，故人誰解去重回？風前共脱簪花帽，石上還攜釀桂杯。閑却諸公一作「白頭」。長倚樹，愁令一作「煩教」。少婦屢調梅。本注：半歲中辱再移樽矣。蒼茫夜色渾難辨，洞口歸舟喚未來。一作「憐君病後歸舟遠，一醉渾忘黑夜來」。

荒年詩并引

諺云「荒年不怕怕來年」，又云「不怕荒年怕熟年」，皆刺骨語也。演爲長歌，以當痛哭。

荒年不怕怕來年，典盡衣資賣盡田。去歲債期今歲滿，新冬租課舊冬捐。本注：田已賣故。家家糴米仍無米，本注：吃得早，償得多，佃户有倍出之苦。色色沽錢不值錢。本注：有半租，無半值，田主止有三分之收。翻道荒年容易過，荒年已過更堪憐。

癸卯元日漫興《編年》

歲朝無事雪紛紛，潦倒衰翁飲乍醺。學謝顏回年過半，道漸唐帝壽中分。❶庭梅漸效頭鬢白，園菜時餘齒頰芬。盡説冬春多瑞應，竚看萬户穡連雲。

寓樓書感《編年》。《癸卯日記》：七月初三日至硤，寓李静初山樓，就凌貞侯鍼灸。初七日作《書感》詩。

病夫憂旱不曾眠，曉閣南窗起拜天。心血久枯同逝水，頭鬢全白似荒田。人當七夕愚相乞，鬼近中元餓可憐。子弟未知時事變，艷歌還遶寺橋邊。本注：是日演劇臺適當寓樓，終日避慧師所。

秋夜漫成效唐人進退格《編年》。《日記》：八月十二日作。《遺老高風》題作「秋夜」。

風風雨雨不曾停，又是空邨旅夜聽。宿火漸微吹更滅，薄一作「濁」。醪初遣坐還醒，南瓜滿屋繩相撼，北牖臨床墐元作「壁」。屢傾。最怪老人頻待一作「望」。旦，鄰元作「寒」。雞啼徹未天明。

連日飲花下書遺眉老《編年》。《日記》：自八月廿四日至九月初二日。《遺老高風》題云：「今秋桂花最早且久，予率諸子諸孫共十三人，連日飲花下，惟恨眉兄不至，小詩奉懷。」

桂園長趁稻園黃，何事今年更蚤芳？

---

❶「漸」，疑當爲「慚」。

我老未除前歲病，花深還擁上旬香。全家列飲人如堵，越月忘歸我似狂。一作「竟月無歸客豈狂」。獨有眉翁遲不至，空留高唱閣東牆。本注：思東云：「園中桂自八月初六七已極香，至今未斷也。」

酬眉翁見懷用前韻《編年》。《日記》：九月初八日作。又見沈氏本。

山桂方殘菊又黃，故人攜伴攬羣芳。羨君病東隅子曰：疑是「瘦」字。骨年年健，惠我新詩字字香。砭俗正須良友力，拜生翻效世人狂。置身自足雲霄上，何用依回傍壁牆！

武林謁姚邑侯《編年》。《日記》：十一月二十四日入城，二十八日謁姚邑侯，同寓故也，贈之以詩。《州志·名宦傳》：姚夔字樂臣，海門人，副貢生，順治十六年任。

重華遠胄道風尊，精一心傳宛尚存。百里久違賢者路，三年還載直臣恩。本注：順治十八年，吾邑酷旱，姚邑侯竟報全荒，免糧一萬五千七百兩。流免至康熙二年。天涯朔雪青氊冷，水閣春風絳帳温。慚愧白頭窮海士，支離懶散未登門。

甲辰元日書感《編年》。　又見沈氏本。　《甲辰日記》：正月初一日甲子，大霧，晴熱，東南風，主穀賤。早起占年，過節之坎，書感一首，次樸翁叔韻。

白髮凌晨起拜天，甲辰人遇甲辰年。青龍舊識教重憶，黃石新書問孰傳。本注：《易象正》舉堯甲辰、吳元年甲辰爲説，不知何指，今又五甲辰矣。學豈留侯爭辟穀，節非介子斷炊煙。一作「盡禁煙」。饑荒無奈還祈歲，屈指勞生幾悵然！

宗祠即事《編年》。　又見沈氏本。　瑋案：公於是日有《辭族正帖》，見文集第十六卷。

祠堂元日演宗儀，白髮穨然拜起遲。袖底香煙紛道路，廟檐清靄晃郊菑。祖宗德澤原千祀，子姓衣冠又一時。吾老豈堪從執事，敢因衰病乞恩私。

七日大雪漫成《編年》

艸堂風滿雪紛翻，無米無柴自搎門。宿鳥啁啾迷舊谷，春牛狼狽失歸邨。芸生未解人爲貴，疇錫空教壽獨尊。誰念白頭憔悴甚，一編殘卷正黃昏！元注：鳥遇雪則失食，牛迎春而受鞭。人亦同此飢疲，了無生趣也。

雪中書感《編年》。　又見沈氏本。

風吹茆屋雪翩翩，兀坐無言意惘然。病餘書劄尋常債，老去兒孫未了緣。世未迕人人迕世，天寧違我我違天。謀生自拙

何尤怨，一笑誰知斷晚煙。

乙巳元日過舊居書感《編年》

甲辰人過甲辰年，日譜新開第一編。羃羃曉煙郵路迴，融融晴日艸堂偏。諸孫笑語喧屏蔽，仲子音容宛几筵。白首重添心上事，幾回欲説復茫然。

張元岵先生家庭梅極盛時與先生婆娑其下漫題《編年》。又見沈氏本。

庭花寂寂對春醪，誰似先生風度高！緑萼浩如千樹李，紅梅絶勝滿園桃。嬌孫學語新鶯囀，俚客題詩鉅鹿鏖。劇賞不知僮睡覺，入林明月又三篙。

聞族父長生翁歸自粵已過嶺矣喜極賦懷兼慰樸叔西河之痛《編年》。又見沈氏本。《家傳》：祖訓子殿桂，字長生，號岱清，郡庠生，崇禎壬午舉人，癸未進士，歷任廣東高州府推官。以子奕禧貴，贈奉政大夫、户部郎中。之壎第二子恂永，字裕功，邑增生。生崇禎丁丑，卒康熙乙巳五月一日，年二十九。璋案：裕功公爲先高祖祇齋公仲兄。岱清公爲樸菴公同祖之弟。

當年叔姪如兄弟，盡日詩篇相唱酬。豈意徼荒需國士，頓令宗社失名流。炎秋甌粤千山騎，静夜閩江萬里舟。寄語西河卜夫子，定應投杖慰新愁。

和眉老探桂山中之韻《編年》。又見沈氏本。

秋林無處不花叢，棹過南山又復東。

坐雨前軒開陸博，穿雲深塢逗孤筇。殘英屢褪還芬郁，老樹初移更鬱葱。歸去霜紅猶有約，楓湖煙艇豈辭同！

無錫高彙旃自黃山過訪喜次來韻《編年》。又見沈氏本。

天涯猶見古衣冠，千里尋交夙所難。夜雨山中人共寂，秋風海上客先寒。新篇乍喜三章法，本注：示律詩三首。舊學還愁百尺竿。本注：示家學一帙。白髮滿頭誰更劇？來朝落帽醉相看。

早起書懷兼寄東林諸子《編年》。又見沈氏本。九月十六日作。

九月邨寒已朔風，朝來簌簌滿蒿蓬。江田未穫潮還没，溪岸初平楫偶通。青眼乍時懽縞紵，白頭頻歲哭期功。春間定擬扶衰病，倚杖東林聽發蒙。

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漫成《編年》。本注：是日霜厚以寸，加以重霧飄風，寒威逼人。

朝來霜氣滿空邨，如槊如刀刺老髡。停夜被爐吹未活，隔年袍絮貼無温。倉河露輓憐孱子，城浦宵唔憶稺孫。寒犬吠明何太急？里胥懷檄又呼門。

十一月十七日早漫作丙午。璋案：《編年詩》終于此篇。又見沈氏本。

宿雪層層築井榦，小齋寂寂坐清寒。薄田遇歲翻成困，老病經冬轉不安。夙債

漸稀惟翰墨，俗緣未盡只壺簞。可憐垂死還癡夢，乘興登游夜未闌。

雪夜陪張石渠小飲見沈氏本

艸堂二月小筵開，正是林風攪雪來。老別數年疑齒髮，寒侵深夜恥瓶罍。紙窗木几虚相映，布被繩床冷共陪。辛苦艱難成一寢，又驚檐竹静中摧。

次韻答徐孝先見沈氏本

每歎長年不自閑，病餘粗遺鬢全斑。疏頑似我真無有，衰廢何人更往還？殘卷久抛塵底架，孤筇空曳夢中山。跫音乍喜來天外，讀罷新詩幾破顔。

壽張元岵先生八十見沈氏本。戊申。

先生八十道彌尊，夙註《羲經》更討論。心薄漢儒何但宋，世傳家學又曾孫。豐年預報三冬雪，元日初開百歲樽。古不慶生惟慶壽，倘分斗酒醉齊髡。

命童子出羣杖拭之慨然有述庚戌五月。見沈氏本。

年來廢病隔人寰，羣杖風流悉退閑。不逐勝游扶白髮，却隨癡夢繞青山。晚留知遇形骸外，夙有名聲載籍間。本注：並有傳記。歷歷生平恩舊在，並從棄置吾何顔。

辛亥元日見沈氏本

白頭危困重堪憐，猶自挨身天地間。終歲未離兒僕手，百年又過父兄關。空庭乍掃三冬雪，斗室初開一日顏。笑謝故人相賀意，病閑曾似死逾閑。

壬子元日見沈氏本

天道茫茫竊自嘆，我生何故太艱難！比來東海饑方甚，老去西河淚未乾。穉子漫誇年始旦，病夫翻覺歲逾闌。癡心莫問兒孫事，回首榆桑日幾竿。

雪晴補壽老友祝眉翁七十初度乙卯十一月。見沈氏本。

天涯氣誼憶當時，如虎如羆宛夢思。四海祇留雙白髮，百年還得幾追隨！歲豐好共蒼生慶，雪滿争傳郢客詩。自此人間譁有漢，山翁笑道未聞知。

補　遺

鮑節婦詩甲戌

别離生死積煩冤，熱血衝霄白日昏。旅館凄凉藏一老，閒時涕淚視孤孫。空名自古歸華閥，公道如今到蓽門。邂逅相聞

心膽裂，汗青千載照乾坤。

代贈場司

東南民力正艱難，幸得逢君青眼看。知己天涯成寂莫，客官滄海任浮湍。千江帆亂知商集，萬竈煙和識政寬。聖主待求鹽使者，水濱夢在下魚竿。

社集枕濤莊次查封婁韻 十一月廿二日

日薄雲寒歲暮遲，山齋閒空叙相知。隔籬酒店呼能應，接户煙林畫更奇。移席軒前人醉後，歸途山下月明時。來年三月滇茶發，再過拈題共賦詩。

遺大兄病中 乙亥正月廿六日

寰間大業屬吾徒，矧作熙朝六世儒！未肯一枝遺石曼，反將四壁病相如。堂中老母能强飯，膝下諸兒喜讀書。只此因緣已足樂，前身况是北溟魚！本注：兄康節數中爲魚，因夢而感，故以解之。

帶書堂即席呈朗公普師 二月十八日

春晴閒字每盈堂，楚楚庭垣意致蒼。園植竹梅青雨後，家攜泉酒置書傍。文無改樣元和句，教可仍吾古老方。羨殺海陵規制好，恨余素業隔山莊。

滇茶開柬寄社中廿一日

去年山館聚相知，明月當頭醉別時。曾約滇茶初放日，即來分韻共爲詩。名花歷亂争春發，好友栖遲阻昔期。興至獨吟陵谷應，溪風林鳥自壎箎。

韻弦樓

數年不到此山中，緑樹清谿繞一宫。壁上手書添幾種，主人頭髮已成翁。歌喉久澀聲□嫋，酒力相持我獨雄。□□老松簾外立，夜深吟起一天風。

元功淮上歸出扇索書成此四月。　瑋案：元功名丕視，許淮陽先生長子。

提劍出門心慨慷，征途白日滿豺狼。中年爲客遭衰世，千里孤身返故鄉。旅邸悲懽憑濁酒，人情冷暖看空囊。相逢敢不爲君醉，愛聽州官殺闖王。

其二

空山碁子正相圍，忽道江淮客已歸。知己天涯增幾個，故園花樹緑成幃。林深風急吾來暮，坐久身寒酒力微。抱病出門無病返，醉看面色較前肥。

和韓子有來韻兼以遲之 廿二日

雲覆書窗没艸萊，情思撩亂日悠哉！故人江上連年別，鴻雁天邊寄信來。晴海客舟當反照，緑陰亭子正黄梅。山蹊新潔宜開卷，坐撫清流洗玉罍。

其二

白絹斜封人寄來，花牋側理自溪苔。孝娥書法無新樣，本注：《曹娥碑》在上虞縣。客子詩腸遠俗埃。便我入山歌菉竹，倩君出海訪蓬萊。本注：元五獨往，我不得從。同歸仙侣安何處？池上初增顔闔坯。

過老董韻弦樓飯歸

無事山中每獨行，故人亭館自幽清。布鞵竹杖爲僮僕，緑樹清溪代送迎。息足亭中當飯熟，歸途林外值天晴。幾時再過聞佳話？看罷經書月二更。

憶團瓢看雪之勝恚前詩未快乃更爲之 用東冬二韻 前詩見七絶

松巖晨氣逼穹窿，僧舍山腰劈遠空。亭外微聞林雪下，人高漸被竹煙幪。杖頭礙屋驚檐鐸，石勢含窗削嶺風。冷竈煙寒茶未熟，佳篇已就付詩筩。

其二

山僧歸去失前蹤，古壟身西第一峯。雲裏小舟邨際動，溪邊老友嶺頭逢。風清如水澆空谷，日薄生煙匿遠松。屋後幾家消未盡，明朝相約更攜筇。

殘冬客況

歲盡隨人作客遊，霜風颯颯動危樓。水澆布被先欺足，風入篷牕獨上頭。蚤起文成猶畏録，昨宵書亂未能收。不如且向西湖去，買酒呼朋引數甌。

題近思從父邨居

蕭疏邨舍隱洄塘，秋水環門到野航。臨砌小齋供隱几，隔河新圃看鋤荒。夕陽林外垂垂橘，春雨樓深寂寂棠。十里城陰歸路晚，一燈清絶課諸郎。

辛卯長至後一日集南湖寶綸閣《編年》。

又見沈氏本。《遺老高風》題云：「辛卯長至後一日，南湖社集，似眉老社兄，并賜報章。」

故人清興晚年同，又是霜湖漾曉空。雲岫梵音晴海外，鹽州官路靄煙中。閑閑鷄犬皆仙種，落落交遊盡古風。何計覓一作「乞」。君憑細語，千秋大業渺難窮。

其二

松陰漠漠覆祠堂，殉國孤臣骨尚香。吾道一時逢剥運，天心昨日見回陽。葑一作「風」。湖蕩漾飄鷗侶，霜月高寒貼雁行。藹藹五雲江水上，年來無處不羹牆。本注：吳磊齋先生曾停柩于此。

壽從祖母吳太夫人七袠丙申。

《家傳》：祖苞字爾翔，號孝咸，海鹽廩生，萬曆己酉舉人，癸丑進士，歷官順天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累授大中大夫。以子之遴貴，贈光禄大夫、宫保、禮部尚書。配廣西梧州府同知秀水吳熙亮女，封淑人，贈一品夫人。

中丞聲烈著先朝，太母恭勤豈憚勞！三徒極邊從戰伐，十年辛苦補征袍。丹心未逐天星殞，白髮長隨歲月高。此日奉觴人子意，紛紛池上鳳皇毛。

其二

聞道蓬壺日月長，蚤從青海見塵揚。太君自探千年策，宗老咸開七秩觴。五世弟兄同上第，元作「羣從弟兄皆羯末」。一門叔父盡中郎。幅巾野服吾何等，慚愧婆娑組綬傍。

乾初先生詩集卷十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五言排律

秋夕過祝氏葆光居有感增和蔡養吾韻

瑟瑟秋寒夜，茫茫夜晤時。可憐叔喪偶，本注：子霖。還念仲爲羇。本注：仲貽。伯死甫期歲，家殤兩幼兒。本注：開美四孤，已殤其二。何堪此劇難，況復世多危！長病吾顔改，久疏人事移。烏陵陳仲業，本注：余避亂秦谿，遠隔母兄，時用心疚。黄絹蔡邕詩。壯志

空牢落，餘生漸痤癡。蹉跎不足道，無語謝相知。本注：蔡詩多相勗語，愧無以副之也。

莌茂堂集牌字限十韻

東游尋小憇，蕭館麓池傍。柳映澄川媚，藤交幽嶼蒼。冥昏此弄釣，鄰近正攜觴。微燭倦還照，薄蔬爽更香。鷗盟隤楫穩，筇步斷蘿妨。妙思箋驚雨，繁愁鬢擁霜。度楹隱梵磬，披荔訝仙裳。抱子幾喧舞，辭家每悵望。盜盤檐下睡，緩就洞邊行。疏節予誰奈，危歌似楚狂。

書贈丁二表孫便面

夙擅青箱業，聲名足可誇。百年隆禮樂，六葉盛文華。荒艸猶三徑，遺書自五

車。魚從虛牖踴，竹向水池斜。負郭先疇在，循牆祖德賒。《關雎》端梱化，《棠棣》爛庭花。宴爾唯知學，終貧不用嗟。儉勤姒氏蹟，恭孝魯侯家。守定須兼創，瑜寧未揜瑕。風流還邃古，材藻黜淫哇。俗罕一絲染，身標萬丈霞。春陰良所惜，天路待騮驊。

六月六日終日偃卧自題《編年》入乙巳

空邨炎暑外，疏竹野塘濱。兀坐同蕭寺，鰥居類道人。童頑呼未至，良友約徒殷。老去惟安病，饑來敢怨貧！藥鑪慵不理，書卷眊難親。此外更何事？蘧蘧午夢頻。

乾初先生詩集卷十一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七言排律

哭劉念臺師

乙酉。見沈氏本。《明史》本傳：劉宗周字啓東，浙江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乙酉六月不食死。學者稱念臺先生。

百代斯文賴主張，何當今日痛摧梁！豈容元刃污柴市，還憾姬薇誤首陽。天使一時争氣運，人教萬古重綱常。悲傷父老新祠廟，冷落生徒舊講堂。仲夏見危先引決，初秋聞訃尚疑惶。本注：先生引義在五月某日，而七月初，吾鄉猶訛言先生方率義師，鋭意北伐者。半千里内音書阻，三十年來睡覺長。本注：丙辰年，澉湖吴奉嘗夢先生題文信國句相贈，寤知不祥。去年三月，吴縊燕邸。今年五月先生不食死。三十年來，如一睡覺。重穴嵇山埋伯禹，本注：先生曾遷司空，而先世墳墓俱在會稽山下。誰疆冀野佐皇唐？本注：先生死而唐邸已正位矣。承家孔鯉終貧困，本注：先生家無擔石，伯繩兄尤能固窮。得道顔回蚤死亡。本注：及門祝開美名淵，先生最愛之，同時死節。黯黯荒原愁不盡，悠悠滄海恨難量。漢廷封事推歆、向，魯國傳經孰偃、商？本注：愧未能傳先生之教。學並箕、周寧忝聖，言稱堯、舜且羞王。累朝莫肯殫聰聽，吾黨猶望救瞽盲。大教屢煩床損剥，小疏頻辱篋輝煌。疏慵禮節憐窮窘，放浪形骸譽簡狂。上勇昔曾箴季路，本注：余昔年有擊

奸之舉，先生諄諄致戒。下愚今遂棄陳亢。遑知春月隨東浙，永作寒宵送北邙。本注：今年正月十五，同祝子渡江謁師，廿一日別歸，不意遂成永訣。千歲巖前泉哽咽，五雲寺後閣淒涼。本注：先生常養疴此山。師恩獨自戀當日，母老何能棄故鄉！蕭館夢通心耿耿，炎江塵塞眼茫茫。亂離久未將芻束，每向無人哭斷腸！

哭徐聖儀十韻

《編年》入丙戌。又見沈氏本。

天涯寥落幾相知？此日何堪作死悲！廿里送君荆棘路，一朝棄我亂離時。文章賈傅才空負，劍術荆卿數已奇。本注：聖儀多不平，頗善擊劍。瘦影共疑新寫照，高情常想舊臨池。本注：尤工書。髮膚爾慰參乎志，脣齒吾悲白也詩。本注：樂天《哭微之詩》曾用「脣齒」。冥冥豈忘前歲約，去冬聖儀急我二金，約今夏還，及其未殮，封歸之。嚶嚶忽斷蚤春詞。本注：臘月，辱以一詩見贈，遂成絶筆矣。擁書齋閣長荒艸，背郭田疇半質劑。兩載緹縈真幼女，十年梁孟竟煢嫠。友朋慵劣慚无恃，一作「似」。門户單虚嘆莫支。聞有閨中三月孕，皇天可許是男兒？

秋夕漫成

壬寅七月廿三夜作。《遺老高風》下又有「寄眉老」三字。又見沈氏本。

秋來旱嘆迥郊原，並海高鄉不可論。他日桔槔天上轉，本注：七月河竭，遂絶車聲。昔年黍肉夢中飱。南山獵火添新戍，東國魚鹽減舊恩。災疏屢謄真故事，赦書數下竟空言。京輸豈似邊輸急？帝勅無如郡勅尊。三百圖差皆氣盡，四千糧長又聲吞。

本注：謫追數年前糧長，不止本年。紳纓已揭營中債，艸野誰拯獄底冤？何意白頭逢世難，那堪血淚迸黎元！蒼蒼未必全聾瞶，更是風霾徹夜喧。

乾初先生詩集卷十二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七言絕句

過爾立山中乙亥

秋來塵事亦紛紛，且過山中與論文。恰值館僮研墨在，待余揮翰掃煙雲。

其　二見沈氏本

竹樓高敞四窗虛，明月清宵好看書。懷我不須煩致札，松風幾樹隔山呼。

閒時偶筆

半生落拓少知音，家計雖疏不賣文。倦時臨幅張顛字，讀罷仍將茗火焚。自評云：牢騷之音，溢于翰端，有知我其天、遯世無悶之意。

三塔僧孚吉予我題曰東坡三過煮茶亭

煮茶亭子已荒煙，緑樹成陰半插天。三過題詩前代事，至今分韻寫花箋。見沈氏本。

其　二

東坡三過未爲多，只是東坡兩字無。

五百年來亭子下，不知若個是名儒？

其　三

新茗春山正雨前，古人曾此試龍淵。一杯啜盡詩千首，寫付郵筒索和篇。本注：爲孚吉。

寄程於正長至前三日。　見沈氏本。

爲客江湖數十年，蕭疏生計自天然。只餘漢鼎千金值，作伴天涯不賣錢。

其　二

風塵落落孰爲羣，昔日南都得遇君。一別五年音問隔，紛紛離緒遶寒雲。

其　三

聞君久已住西湖，屢有人來不寄書。入世已深狂漸減，相逢應不似當初。

其　四

西湖好景四時同，拖仗樓船日正紅。獨有故人天際遠，兩垞寒樹起西風。

其　五

別後東垞更結廬，小池新畜數頭魚。君來自有平生樂，日看青松一作「山」。夜讀書。

雨中簡董爾立

吾黨風期世所推，百年今得聚天涯。
興來何必晴相過，醉話山樓雨亦宜。

題士采駿馬圖

本注：圖肖士采像，傍有侍婢捧硯。

貳師城裏馬如龍，戰士將歸詣漢宮。
遺索新歌奏太廟，緑楊青艸暫嘶風。
紫髯學士多賜物，录耳曾從天廄分。
豈念貧交李方叔，與書賣券顧朝雲！

越城感舊

蚤歲曾從招寶還，近年擊賊過稽山。
悲來古廟頻留句，今日重游不忍看。

登蕺山

蕺山山上午風亭，獨倚高虛跨越城。
何處最宜人遠眺？鑑湖秋晚碧雲橫。

歲半兒

可笑吾家歲半兒，見翁狂詠謂翁癡。
一回呆看有憂色，此意東坡亦未知。本注：吾詩多傷時語。

咏瓶中紅白芍藥

并引。《編年》入丙戌。

余素不喜爲此等詩，適同社孫幼安寄一篇到山，因答以此，然非其質矣。王晫《今世説》：孫宏字幼閶，海寧人。幼孤

貧，奉母氏依外家張，遂名張孫宏。貌古質弱，性樂托，喜飲酒弈棋，醉後叫呼，胸氣甚急。訓童子學，拳拳忘勞，有不率教，則撻之，亦自悔罵流涕。朱近修歎曰：「孫郎審有氣人。」遂相攜徧交邑之諸名士，由是著名。崇禎壬午舉于鄉，已就選，得宣平教諭，未幾，卒于官。

絕代名姝困艸萊，何緣並選入宮來？
趙家姊弟顏如玉，一自昭陽醉舞回。

次日又成《編年》

誰道芳容亞牡丹？淺江深白盡凋殘。
憐新棄舊尋常事，掌上何人不笑看！
本注：來詩云「芳容亞牡丹」。

其二

左設新書右古琴，更邀絕色賞知音。
粉腮紅頰懽相得，異面同心吾所欽。

其三

自離塵土主恩新，詔浴華清露半身。
小妹嬌慚紅滿面，大姨顏厚不羞人。

其四

漫將滴水侈恩波，紅粉從來薄命多。
並入春閨莫相妬，使君已作老頭陀。本注：幼安逃新令，祝髮居山菴，因戲之。

其五

君愛繁華摘一叢，殷勤結束更鮮穠。
豈知還有根埋土，赤白俱函造化功。

奉和季舅父壽母詩

渭陽春酒厚於錫，日午殷勤勸數觥。
亂世天留老姊弟，艸堂雲擁衆孫甥。

梁溪高聲野封君饟錫酒四罌報之以詩

《編年》。又見沈氏本。

風雨瀟瀟一事無，故人千里餉春壺。
豈知病骨瞿曇似，非復當年舊酒徒。

其二

君家家醞美難名，新色微黄似雀錫。
欲著《酒經》傳好事，心粗手拙未能成。

其三

干戈滿眼路悠悠，百斛春泉寄舊遊。
誰料數年人事變，故交零落半荒丘。本注：聲野餉酒山中。自元五而外，如元綏、爾範、九華，皆作古人矣。

其四

家慈八十未全衰，强飲猶能盡百巵。
忽發書來狂欲舞，一罌酒報一篇詩。

偕老友徐季長再過問玄居看牡丹《編年》

入戊子

頻日看花看未足，春風野外更尋君。

百年知己幾回晤？又是花開已十分。

其　二

不寒不暖養花天，百朵俱開滿更圓。隔幾日來看愈好，紅妝白髮兩嫣然。

其　三

天然國色美無雙，錦綉乾坤賴主張。試譜百花傳信史，也須特筆起春王。

其　四

可憐落拓舊衣冠，頻向人間看牡丹。日暮犬羊攔去路，花前贏得久盤桓。

哭老友徐季長辛卯八月七日。《編年》。

三十年交如一日，元作「轉眼間」。遡因喪亂更依然。秋風淅瀝承哀問，欲往臨之咽不前。

其　二

荏苒年華五十强，怪來髯鬢滿秋霜。誤人書史今知否？漫説分明是旻蒼。

其　三

衰世人情已日新，吾兄厚德復誰倫！生平事事俱堪憶，豈是黄、農以後人！

其　四

風檐辛苦亦生涯，常恨吾儕意轉睽。老大孝廉真悶殺，十年曾未上公車。

其　五

支離一作「吾」。作活嘆恩斯，每憶羣龍下食時。誰道向平吾願畢？白頭終日耻瓶罍。

其　六

天上脩文事有無，可憐懷抱向誰抒！元作「生前習氣未應除」。蒼蒼若果憐才子，何似傖兒不解書！

其　七

靄靄晴空郵路迷，角巾芒履興偏宜。西風稻子秋將老，何處人間覓杖藜？

其　八

老年交籍不堪搜，何事吾兄又玉樓？太上忘情非吾輩，洄塘深處是西州。

再過韻弦樓次案頭詩韻甲午。　見沈氏本。

百年真似水萍浮，十日重來話舊遊。風雨滿山留我宿，白雲堆裏萬松樓。

韻弦山樓憶亡友許元五用前韻見沈氏本

黯淡雲山雨欲浮，那堪衰病此頻遊？
紫髯白面人何處？橫篴一聲風滿樓。

初夏庭中玫瑰盛開口占

玫瑰花放大於盤，絶勝懷新紫牡丹。
可惜蠶忙剛四月，人間只許病夫看。

其　二

久病甘爲人所棄，交游漸已失生平。
庭花何事多情甚，百朵俱開向老傖？本
注：予坐室之西偏，花皆西北向，可怪也。

補　遺

許二无它惜若成索詩于余成四絶似之乙亥

俗事人間不放來，關門好護幾株梅。
園公近日能如約，認是相知始與開。

其　二

風高日落懶觀書，自署齋傍曰酒徒。
客到未宜輕入座，問君能盡幾提壺？

其　三

別後園中更結廬，小池新畜數頭魚。

故人若過堪怡悦，日好清談夜讀書。

其　四

新齋結搆自清疏，題咏紛紛盡大儒。
獨我未甘輕下筆，銜杯數問醉曾無。

長至前二日過韻弦看雪

白雪紛紛打作堆，山翁望見叫奇哉。
呼僮買酒蒸初熟，林外何人縮項來？

其　二

獨坐思爲訪戴遊，衝風冒雪過山頭。
到樓未暇清詩句，且向窗前倒數甌。

團瓢看雪似爾立

布鞵滑蹋上層峯，亂石叢中砌一宮。
指點君家何處是？ 朦朧雪樹曉煙中。

戲爲禾兒改先太子太孫新月詩丙申

雲邊一曲似銀鈎，夜夜懸空釣碧流。
四海魚龍驕不餌，那知天意本無求！

又五絶一首附見

誰將玉一鈎，高挂碧雲頭？ 指日團
圓相，光輝徧九州。

乾初先生遺集外編

族玄孫敬璋録

張楊園先生

璋案：《嘉興府志》：張履祥，桐鄉人，字考夫，邑庠生，潛心程朱之學，以居敬窮理爲要。

陳母葉太君九袠壽序 丙申

予與陳子乾初，並遊山陰先生之門，以兄禮友陳子有年矣。陳子長予者七載，其兄二人，皆將杖于鄉矣。兄子八人，年皆視予不遠。予得交者爲爰立、潮生、槎

光。璋案：《家傳》：腹貞公賁永子枚，字爰立，號補菴，石門庠生。孝章公思永子煌世，字槎光，號鶴亭，邑庠生。我旋公祥龍子易，字惕非，元名錫世，字潮生，邑庠生，並乾初公之姪。每至陳子家輒見其二子。長者爲敬之。《家傳》：翼字敬之，號敬齋。知學問。

今年九月，其母葉太君方九十，予從諸執友後，奉觴以進。太君出見子之友而受爵，齒髮顏色如七十以下者，步不杖，聰明如六十以下者，諸孫或先或後從道之，不俟引翼。余則何以祝太君？蓋夫詩書所歎誦，舉世所稱願，不能必之天與人者，則愛者多爲之祝而庶幾焉。今太君之壽，上壽矣；太君之身，安且寧矣；太君之子若孫，踰艾而耆矣，林立而壯盛矣，抑又賢而好德矣。余則何以祝太君？不然則將以勉陳子。

夫菽水以歡其親，其親可以安之，於人子之心終有憾。陳子家非富有，而衣帛食肉，可以不匱。太君又不惑于釋老之教卻酒肉以速其衰。然或子之不淑，毁廉墮節以爲親僇，遠遊涉險以貽親憂，亦無如之何。陳子飭躬立行，不求聞達，與其兄弟子姪怡怡温温，朝夕承事于太君之側，則又體養志養無不足也。雖然，予則終以勉陳子。

蓋凡本乎天者，莫爲而莫致，故有幸有不幸。本乎人者，盡人皆可自爲而自致，而容有不得自爲與不得自致者，則亦有幸有不幸。年至期耋而身樂康，子孫衆多而養豐給，此本乎天者也，陳子可謂幸矣。多賢而懿德是好，本乎人者也，陳子可謂幸之幸矣。然而德者，求之皆我固有，而雖聖人猶亹亹焉。孟子言三樂，次之以「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有以也。必能盡天之道，而後可以不愧于天；盡人之道，而後可以不怍于人。是以子臣弟友，夫子未能；而脩己之盡，堯、舜猶病也。近世學者，於道粗知嚮方，遂自矜許，上無古人，甚至信一人之臆見，薄尊聞爲流俗，足己自賢，而無復求益之意，非聖人日進無疆，綏其福履之道也。

夫崇德之量，至于效天而已矣。古之人脩身以立命，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故德盛而休祥集之。陳子據今所至，益以懋脩厥德，不自滿假，於先民之遺訓篤信精求，遜心以從，歸于至善之則，以馴至于踐形惟肖，而後由事親以達之事天，均爲克家之子。故曰：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以是干百禄而稱無期，寧有既乎？

予故奉觴而祝，本乎陳子兄弟子姪之賢而好德，廣之天人之説，以侑太君之觴。雖然，予則何以勉陳子？

答陳乾初書

別後，手諭惓切。因年來衰廢益甚，課誦之餘，心目俱困，失於酬復，罪甚，罪甚！弟幼無父兄之教，及長雖知秉彝之良不可自梏，而沈淪流俗，正學未聞，信心直往，陷於戎狄之道者，種種而是，悔不可追也。即先人葬埋一節，夙夜哀痛，未嘗不以情事未申，天地間一罪人，爲疚爲惕。乃當時倉皇艸率，徇俗畢事，自後禍亂相尋，不遑改葬，至今尚在淺土。每一念及，如不欲生。往歲嘗以此事質之長兄，承教以體魄宜静不宜動，未可輕言。又歷引鄉里某家一改再改，而竟至於終不克葬；又某氏一改再改而水蟻之侵，反不如舊阡之安，以爲戒。弟因瞿然而懼，又以播遷之餘，繼之顛沛，貧益有加，遂爾遷延二十餘年。每讀古不脩墓，勿之有悔，以及無財不可爲悦諸書，徒爲泫然泣下也。

弟何人斯，而敢與謀兄之大事哉！顧下問不可以不塞，妄以「理勢」二字揆之。葬之宜深宜堅，百世不易之道也。子孫欲爲先人計長久，謀無窮，亦百世之人必同之心也。惟勢則人人各異，事事各異。弟於尊塋未及登拜，亦未悉諸賢從今日之不欲者所執何端。陰陽拘忌之説，知其不足惑矣；事力之辦，知有所不難矣。或者老伯母葬時，壽藏之啓，温燥美善而無水蟻之驗，則虞改卜之兆未必有過乎此與？或者主穴祔穴一改則必俱改，其間

歲久者，不忍多此震驚，即未久者，壙已堅凝，不便有事啓鑿與？此蓋從兄往者嘗悔壽藏之虚與亟稱族葬之善推而得之。若諸兄之意果出於此，則亦仁孝之用心，而未易亟奪者也。

不得已而思其次，得毋已成之局深之容有所不能，將培之極厚而加封樹焉，猶之深也。竊度尊塋，必不至於侈費，約其方廣，當不數畝。若每歲培土數寸，積之十載，即有數尺。由是而積之不已，雖越尋丈，不難至也。天下後世即不無滄桑之虞，又焉有耕犁之能及於高壟乎？兼此地無業陶者，窰井之虞，可以不設。古人有言，人子於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乃事之得遂與否，其間恒有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孝子慈孫亦祗盡其心之所得盡，與爲其力之所能爲而不留遺憾焉爾已。若非人之所能爲者，雖古之神聖亦莫如之何也。庸鄙之見，知無足慰兄罔極之心，尚惟反覆示教，則弟於先人既往之悔，猶將取決於仁人之一言也。

弟於此益信古訓之不可不式，而一心之未可全恃以裁决事物也。當先人入土之日，諸所舉動，此心豈以爲非是而故爲之，但以窮鄉末俗，習聞近説，未知從事博文約禮之學，徒信禮義之生於心，而不知氣拘物蔽以後之心，所知所覺，已非禮義之本。然據其一時私見，目爲禮義而執持之，孰知所執之禮義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久而漸將有聞，揆以古昔聖賢至當之矩則，已蹈終身之悔耻，而莫可如何。此學於古訓乃有獲之一言，爲百世學者不易之矩法，而後儒單絜心宗，動夸精一者，其弊適足以張異幟，斁彝倫，率斯人於無

所忌憚而已。弟固嘗蹈習於此，而深自悲恨者。故因事言之，而冀有志於學問者，鑒爲前車也。

令郎氣貌昂昂，具見不可一世之意。少年若無此種，固易入於流俗，但已逾三旬，竊意英氣已宜斂藏，古人所謂盡收湖海氣者是也。相見殊艱，不覺縷縷。

與陳乾初書 癸丑

仁兄久病，弟不通聲問竟五六載，同學之誼，闕失如此，幾於無復人理。顧以歲屢不登，遇人艱難，百凡俱廢，諒知己不以爲咎也。往聞令仲子之戚，不審老年何以堪此？念之痛切，而亦不能奔慰，徒從知交往來詢無恙而已。歉仄，歉仄！如何，如何！

今夏忽遘大辛兄之變，又不特哀知交之彫落已也。至其生平願大而識端，辛兄志節耿耿，人所共欽。期將講禮以需明主，傳經以佑後人之意，尤非人所易及。一旦云逝，向後孤寡衣食何所仰藉，婚姻教讀何所資仗，種種宜皆朋友之責。而幾輩貧困之士，率皆不能爲力，奈何！近聞葬事得其令壻錢亦駿任之，而商兄亦有歲恤之米，猶得粗給目下。比聞遠近親友多有相與共恤之意，此亦辛兄盛德有以得之於身後，但恐怵惕惻隱之發，時移勢改，不無難繼之慮。因堅石兄過而相商，必得老成厚德如仁兄者順風而呼，相與約爲久要，如往時之爲丘維翁先生及蔡來雲之事，使生者有所賴藉，則死者可以安於泉下矣。諒亦仁兄之素志及之者也。弟適抱疴兩月，率此附懇，諸惟仁兄與欲爾、潮

生諸兄斟酌施之，不具一一。

祝月隱先生

璋案：《明史》本傳：祝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六年舉于鄉。十五年抗疏救劉宗周。明年，逮下詔獄，進士共疏出之。未幾，都城陷，淵詣南京刑部竟前獄，尚書諭止之。宗周罷官家居，淵數往問學。杭州失守，淵方葬母，趣竣工，既葬，還家設祭，即投繯而卒，年三十五。

與陳子乾初書

璋案：先生《年譜》崇禎癸未秋九月，偕陳子確從學山陰。此書當在是年。

秋日甚烈，舟行頗艱，未得尋晤爲歉。里閭見聞日惡，此誠難與力争，惟有脩其本以勝之而已。弟決意東遷，前所云朱氏宅，已不可得，但得一椽庇風雨，擁書高卧，足了此生。卜鄰之約，吾兄果有意乎？中秋前後，思踐山陰之約，爾時未知得暇否耶？上生兄教我近課數首，以弟於此道誓不作緣，煩兄爲一評騭，封還之。

二

老伯大舉，定是何日？弟不能執紼前驅，歉何如之！昨答吴秋翁東云：「從古聖賢，磨礲鍛鍊，俱從顛沛中來。」愧淵學力脆弱，負此一番造就，是則可懼，餘非所計也。辱教，弟當書之紳佩。時事不可知，兄能過我一話，亦厚幸也。璋案：乾初公於崇禎庚午遭覺菴公喪，而於辛未始識先生，則是書當在辛未。

三本注：時就逮檇李，寄至杭者。　璋案：先生《年譜》：崇禎癸未，年三十三。十一月癸丑，聞詔北征，丙辰緹騎至嘉興，戊午開讀，庚申檻車如京師。

諸同人過從，道義相勗，多有省悟。然未得如吾兄嚴正痛快者矣。思得在險在夷，總着一分安排不得。委心任運，或左或右，無非天也。乃從而號之曰「我將爲生，我將爲死」，不大惑乎！兄試後，可得過越臺否？客秋曾以先慈行述乞先生華袞。痛先慈勤苦一生，未得表章什一，倘先生暇刻，煩兄以此爲言。猶憶先生之言曰：「孝子事親，有第一義在。」以弟將來生死總不可知，不得不三致意于兹也。餘無可念者，不更及。

四本注：時乾初嫁女，借《家禮》故云。　璋案：乾初公女於甲申冬適董子世琮，則此書當在是年。

俗事之來，只得耐心做去，纔起厭煩，便已不是道矣。兄以爲何如？弟以不能簡事，賤體頗不得平。過廿四，便可入山過歲。兩日徙居碌碌，書卷一經搬徙，錯雜無紀。近亦爲遷葬之舉，欲按古禮行之，徧覓《家禮》，不可得。俟三四日後，稍稍整頓，可得奉覽也。昨得張吉人兄來訊，深服其造履純篤，此真吾輩之畏友也。璋案：楊園先生初字吉人，後更字考夫。新正初七八，渠必過我，約有渡江之役，計爾時兄之得閒否？

陸辛齋先生

璋案：《州志・文苑傳》：陸嘉淑字冰脩，明舉人鈺子。博覽羣書，詩文清麗，援筆數千言立就。以父歿于亂，棄諸生不應試。晚歲遊京師，一時名公鉅卿交相推重，文采風流，名震輦下。或欲薦應宏詞科，力辭不就。

和六謙哭乾初

璋案：《陳氏家傳》：奕禧字子文，號六謙，又號香泉，由安邑丞歷官貴州石阡府知府，工書冠昭代。

誦爾哀賢什，能無涕淚潸！側身長白屋，埋骨已青山。未許横流日，深憂聖道閑。十年悲伏枕，猶自痛時艱。

其　二

滔滔天下是，莫問此何年。或負陳登氣，偏求許靖田。違時人慘澹，杜足悵流連。天意何曾酷，吾儕自逆天。

其　三

浮世馳駒隙，彭、殤算未殊。海濱留故老，天下一迂儒。《長慶詩》頻和，《蘭亭帖》手摹。即論游藝事，大雅復誰扶？

其　四

春深吾枉棹，猶記叩司閽。忽已成前事，緣知合斷魂。風塵增白髮，燈火夢黄

昏。浩蕩江湖外，寥寥不可言。

朱止谿先生

璋案：《州志·文苑傳》：朱嘉徵字岷左，崇禎壬午舉人。國初署會稽教諭，歷敘州推官。詩文卓絕一時，著述百餘卷，佚不傳。

讀乾初先生遺詩有述

本注：時戊午登高日。

先生板蕩起王風，不羨隆中又剡中。土室長饑傳祖臘，寒雲空斷眺歸鴻。生來奉母憐徐穉，愛急窮交憶孔融。不愧山陰留述作，衣冠仍復照江東。

其二

君是孤松凌歲寒，騷情那惜傍猗蘭！寧貪雪窖千秋筆，不負羊裘一釣竿。枉自有詩題甲子，尤憐多病憶長安。夜臺應少知音在，怪爾陽春亦罷彈。

張待軒先生

次仲

與陳乾初書

弟居海壖，鬱鬱無可語。兄來，得領塵餘，胸次豁然。別去，非徒離索之感，有難爲懷者。尊體霍然，承歡太夫人之側，可爲天樂。人而得有天樂，世事亦隨緣任之。弟與小孫閉門誦讀，以銷餘年。天氣清和之時，當持尊挈榼，與兄巡行話舊於阡陌間。桃紅柳緑菜花黄，覺有天然真趣，視彼耦耕者，孰勝一籌？

又

胡汲仲謂子昂書上下三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古人作書，高空天界，不欲苟且詭隨，故爲世推重如此。余少壯時，亦曾臨摹趙書，未能神似。足下嘗留心於此，久爲許淮安所稱許，心中必有所得。若無心得，日臨百紙，形雖似，弗似也。後生小子，今日操觚搦管，明日便傲視儕輩，曰：「我能書，我能書。」書可易言哉！

又

世之所謂孝者，欲覓地若眠牛馬嘶，爲先人決千年之計，即以卜子孫奕世之休。吾思人生飲啄皆有前定，不可强致，何况富貴利達哉！且先人云亡，其骨已朽，欲藉之以邀福禄，亦心所不忍言者。世人囿此隅見，遂至積年越世不得一親黄土，甚足悲矣。讀尊著《族葬論》，破盡向來拘忌之説。《周禮·地官》「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註云：「生相近，死相逼。」一族之人，皆葬於此，墓大夫掌之，而辨其昭穆也。古者萬姓葬地皆可同處，不特同姓同氣爲然。將周、魯、齊、衛、燕、趙間皆塚纍纍而域比比，迄今當無隙地矣。而猶豐原曠土之甚多，則何故耶？豈秦楚以來，屢遭戰士之蹂躪，猛將之發掘耶？或云北方土厚，可以深入，久則隱而難見耶？大江以南，土力淺薄，深則有水，當厚培其土，然後可以下缺。

{
  "before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yMjM5NzA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223970.zip",
    "filesize": 203715651,
    "md5": "81cf990e5701d85346c9ed47ca4f3f7c",
    "header_md5": "42ddec41708ddfce2a4d303435e28919",
    "sha1": "c4e44cda4eeacb64f64e826f62891f5b143a89a1",
    "sha256": "67e2d343e97df3d513585cb6eec339e6ece23a156af282d452d43a3b0c229ab1",
    "crc32": 1405476230,
    "zip_password": "52gv",
    "uncompressed_size": 231910827,
    "pdg_dir_name": "_13223970",
    "pdg_main_pages_found": 859,
    "pdg_main_pages_max": 859,
    "total_pages": 870,
    "total_pixels": 4407885648
  },
  "after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yMjM5NzA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223970.zip",
    "filesize": 204228345,
    "md5": "77dde87052b932134b19a09cf8943fb6",
    "header_md5": "eb25f727c828ddf2726a5a3995a41c1a",
    "sha1": "579c8cecde39107861810ed96a46a6e330910d8d",
    "sha256": "9b4251f971798a7f6eeb3999a9b5539df95ea0a68a0016f640ccedb3d9fe0adc",
    "crc32": 502226313,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31895725,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859,
    "pdg_main_pages_max": 859,
    "total_pages": 870,
    "total_pixels": 5431807512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